三二八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一卷目錄

馬部雜錄一

禽蟲典第一百一卷

馬部雜錄一

易經坤卦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程傳）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大全）建安丘氏曰馬象乾而坤言牝馬者明其爲乾之體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義）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

屯卦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程傳）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

馬異處也（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

大畜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戒之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

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大全）雲峯胡氏曰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爲牝馬爲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爲日爲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日離之象蕃庶三接坤爲衆爲文之象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

明夷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程傳）夷于左股

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

睽卦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程傳）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

渙卦初六用拯馬壯吉（本義）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大全）蔡氏曰馬壯則行速言用救渙之急也

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程傳）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于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大全）方氏曰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繫下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本義）下動上說（大全）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

始服乘之鄱陽董氏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安定胡氏曰隨者動作必隨于人

說卦八乾爲馬（正義）乾象天天行健故爲馬也（大全）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項氏曰造化權輿云馬乾象故蹄圓牛坤象故蹄析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說卦十一乾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正義）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爲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爲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爲駁馬言此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爾雅云鋸牙食虎豹此之謂也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大全）吳氏曰瘠馬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

震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正義）善鳴取其象雷聲之遠聞也爲馵足馬後足白爲馵取其

動而見也爲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爲的顙白額爲的顙亦取動而見也（大全）蔡氏曰氣始亨故於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馵足爲作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顱是也吳氏曰善鳴者陽在內爲聲上畫偶口開出聲也馵足足骹白陽之色作足足趨起陽之健皆言下畫之陽也的顙額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

坎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正義）美脊取其陽在中也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也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薄蹄取其水流迫地而行也爲曳取其水磨地而行也（大全）徐氏曰上畫爲馬顙下畫爲馬足坎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蹄爲曳程氏曰坎于馬爲曳者陷則失健也

書經五子之歌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旅獒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注）唐孔氏曰晉惠乘小駟旋濘馬非土性故也林氏曰漢文却千里馬光武以駕鼓車三代後能行召公之言者二君是也

費誓馬牛其風勿敢越逐竊牛馬汝則有常刑

詩經邶風擊鼓章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秦風渭陽章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小雅皇華章我馬維駒六轡如濡我馬維騏六轡如絲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采薇章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注）業業壯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注）騤騤强也

四牡翼翼（注）行列整治之狀

杕杜章四牡痯痯（注）罷貌

六月章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注）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强也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注）修長廣大也顒大貌

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注）佶壯健貌

采芑章乘其四騏四騏翼翼（注）翼翼順序貌

車攻章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注）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注）阜盛大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注）連絡布散之貌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大全）王氏曰向四牡既言其力之強又言其色之純也不倚御能正其馬也

蕭蕭馬鳴（大全）孔氏曰軍旅齊肅但聞蕭蕭然馬鳴之聲

吉日章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注）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于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大全）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孔氏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注差擇齊其足也

白駒章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注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托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注賁然光采之貌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注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于是嘆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

節南山章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注項大也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無可往之所將何所騁哉

北山章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裳裳者華章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鴛鴦章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注大全釋文曰摧莝芻也秣穀飼馬也

車舝章四牡騑騑六轡如琴注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

采菽章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角弓章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注）言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知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

大雅卷阿章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崧高章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注）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烝民章四牡業業（注）業業健貌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四牡騤騤八鸞喈喈

韓奕章四牡奕奕孔修且張（注）修長張大也

周頌載見章和鈴央央鞗革有鶬（注）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

有客章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注）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言授之縶以縶其馬（注）愛之不欲其去也

魯頌泮水章其馬蹻蹻（注）盛貌

閟宮章六轡耳耳（注）柔從也

禮記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注策馬杖綏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注效陳獻也以右手牽之爲便

犬馬不上於堂注犬馬充庭實故不上堂以犬馬獻人則執緤靮而已以馬合幣則達圭而已奉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

式視馬尾注馬引車其尾近車闌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瞻視馬尾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注此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駕路車之馬也既衣朝服又鞭策則但載之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則僕授綏今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己也左必式者既在尊位當式以示敬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注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邊側卑褻不敬或傾跌也齒評量年數也誅罰也

大夫士去國乘髦馬注髦馬不翦剔馬之髦鬛以爲

飾也

歲凶年穀不登馬不食穀

朝言不及犬馬（注）犬馬微賤不當言之于朝

檀弓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少儀賵馬入廟門

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注）此皆貴貴之道以廣敬也

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

國家靡敝馬不常秣

學記始駕馬者反之（注）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

雜記大夫之喪旣薦馬薦馬者哭踊

凶年則乘駑馬

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周禮地官鄉師之職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夏官齊右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訂義）王昭禹曰持馬所以備駭輿之患

凡有牲事則前馬（訂義）鄭康成曰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鄭鍔曰當其式時前視馬尾端拱而立懼馬或驚故亦立其前也

道右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三式則下前馬

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分公馬而駕治之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訂義）鄭鍔曰圭者東方之玉帝出乎震陽氣用事物于是生故有君德之用者宜享以圭必用馬以合之蓋乾爲馬而震爲善鳴之馬坎爲美脊之馬皆陽之象也馬象陽之剛有行地

無疆之材足以配乎君德之用也易氏曰圭用于東方有始事之義而馬爲天駟爲辰次之始亦東方之象故合圭以馬

冬官輈人爲輈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訂義）鄭康成曰登上也輈和勸馬用力

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正義）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牝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

宣公十五年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南海輸以文馬

山海經西山經石航之山其陰多銅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以塗牛馬無病

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蘅可以走馬（註）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

東山經東始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可以服馬

戰國策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古諺疲馬不渡溷水（注）言溷水之急流也

羸牛劣馬寒食下（注）言其乏食瘦瘠寒食必死也

道德經儉欲篇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管子霸言篇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

心術篇毋代馬走使盡其力

形勢篇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注）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于野其養食馬也未嘗懈惰也

家語子路篇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致思篇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注扞馬突馬

執轡篇閔子騫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一其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

文子道原篇以四時爲馬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

上德篇飢馬出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

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

微明篇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上仁篇與驥逐走卽人不勝驥託于車人則驥不勝人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上義篇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于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

莊子齊物論篇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人間世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蝱

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馬蹄篇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秋水篇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則陽篇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墨子親士篇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

非攻篇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七患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經說篇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牛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

小取篇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

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耕柱篇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

魯問篇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

公孫龍子通變論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

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

商子畫策篇騏驎騄駬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

禁使篇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

荀子勸學篇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

不苟篇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

儒效篇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

王制篇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禮論篇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

也

解蔽篇奚仲作車乘杠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

性惡篇驊騮騏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

哀公篇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

韓子難勢篇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

外儲說宋人善辯者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今有馬于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托其足臧獲之所願托其足于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避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托其足焉

呂氏春秋精通篇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

別類篇驥騖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

君守篇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

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執一篇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明理篇至亂之化馬牛乃言馬有生角

觀表篇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衞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胷脅管靑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史記張儀傳張儀說韓王曰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注） 索隱曰謂馬前

足探向前後足趹于後趹音烏穴反趹謂後足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注）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騂非也

漢書趙廣漢傳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

韓詩外傳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于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于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汝故御馬有法矣御民

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蕤賓有聲鵲震馬鳴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

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

易林馬驚車破玉墜深津

龍馬上山絕無水泉喉焦唇乾舌不能言

公孫駕驪載聘東齊

城上有馬自名破家招呼酖毒爲國災患

白駒生芻猗猗盛姝赫諠君子樂以忘憂

太乙駕騮從天上來徵我叔季封爲魯侯

望雞得雛求馬獲駒

春鴻飛東以馬貨金利得十倍重載歸鄉

騄牝龍身日越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爲婚

牛驥同堂郭氏以亡

蹇驢不材駿驥失時筋勞力盡疲於沙丘

羊驚馬走上下揮擾

馬驚傷車步爲我憂

白馬騮駮更生不休富有商人利得如丘

騏驎騄駬遊食萍草逍遙石門循山上下不失其子

躓馬破車惡神降家青蠅汙白暴子離居

順風吹火牽騎驥尾易爲功力因懼受福

四馬共轅東上泰山騂驪同力無有重難與君笑言

白馬騂騮生乳不休富我商人得利饒優

菀馬疾步盲師坐御目不見路中止不到

牛馬聾瞶不知聲味

東賫東魯得騂大馬便辟能言市人善賈

老馬垂耳不見百里

敗牛羸馬與利爲市不我嘉喜

良馬疾走千里一宿難逃它鄉誰能追復

馬眠長股宜行善市皆蒙福祐獲金三倍

淮南子俶眞訓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兔之死也

割之猶濡

齊俗訓夫待騕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故六騏驥駟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

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

修務訓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噆碎肌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敎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敎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敎而成又況人乎

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策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

天文訓日夏至蟁蝱不食駒犢

氾論訓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橛策錣而御馯馬也（注馯馬突馬也）

主術訓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注黃馬白腹曰騵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

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

說山訓遺人馬而解其羈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

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

將軍不敢騎白馬（注）爲見者所識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

馬氂截玉（注）氂馬尾也

說林訓見驥一毛不知善走

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注）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

馬不食脂

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馬書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枚乘七發鍾岱之牡齒至之駒前似飛鳥後類駏驉此天下之至駿也

京房易傳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

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新序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

說苑雜言篇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

法言學行篇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

後漢書輿服志大行載車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既下馬斥賣

馬援傳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

論衡狀留篇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

案書篇驥與衆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于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

在曰子水也午火也其禽鼠也其禽馬也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

無形篇牛壽半馬馬壽半人

潛夫論考績篇馬不試則良駑疑

鹽鐵論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

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扼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獨斷法駕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謂五時副車

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

月令問答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

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諸葛亮與姚伷教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陳琳檄譬如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乎駑馬可以齊足

晉書輿服志賜藩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

博物志燒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著濕地生羅勒

和氣相感則澤出神馬

大宛國有汗血馬天馬種漢魏西域時有獻者

荆楚歳時記董勛問禮俗曰正月六日爲馬今六日不殺馬亦此義也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勛學篇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訓也輿役凡馬野鷹本實一類

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頂領之駿騁跡於千里

博喻篇棲鸞戢鷺雖饑渴而不顧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饑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驚駿危苦於險峻之端不樂咈守之役吉光饑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

廣譬篇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鉏鰍褻絳虬於淵洿駑蹇黷駿騄於坰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喻蔽篇騏騄追風不能近其跡

詰鮑篇促促銜鑣非馬之性

古今注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述異記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秣龍芻化爲龍駒

新論知人篇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

命相篇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

均任篇騕褭一騖騰光萬里絕塵掣微有迅足之勢

也

貴速篇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

南史曹景宗傳景宗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一卷目錄

馬部雜錄二一
馬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二卷

馬部雜錄二

唐書百官志每歲孟秋羣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爲一以仲秋上於寺送細馬則有牽夫識馬小兒獸醫等

司馬子收心論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御

柳宗元答問且夫白蟻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

酉陽雜俎馬鬼名賜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臟

唐國史補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人語訛爲蝦蟆陵

唐六典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麤良以數紀爲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麤馬之監稱右

兩同書白駒投谷天下惡之願逃其恥也

牧馬者先去其害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

夫騊駼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鸞鶱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

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惟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惟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

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圖畫見聞志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世尚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兼曾見蘇大叅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畫虢國出行圖中亦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騣爲三瓣白樂天詩云鳳牋書五色馬鬣剪三花

續博物志野馬類麟

馬出越睒之西若羔紐莎糜之粉米飲之七歲可御日馳數百里

翰林志唐學士初入院賜中廐馬一匹謂之長借馬

北夢瑣言唐時杜彥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旣深抽脚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於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爲門楣所軋項頸

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項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駿者卽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穩免勞控制唯扇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甚便乘跨是知躞蹀者跨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君子之難逢假剪剔者抑其次也哉

兼明書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杜注曰畫馬爲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清異錄吉祥座杜重威馬也肉胡牀景延廣馬也

筆記造父亡轡馬顛於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

鑑戒錄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曰萬歲三代典郡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齒爲張氏諱也按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

齒亦已長矣然則以馬歲爲齒有自來矣豈爲張氏諱

孔氏雜說俗呼牝馬爲騍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謂歲課駒犢

吹劍錄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馬陽善御故名焉同時九方歅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皐

物類相感志馬食雞糞則生骨眼

後山談叢馬騍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駕以一馬夾轅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駕一馬謂之兩驂驂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駟騑亦驂也說文云驂駕三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爲四名乘矢乘韋是也

墨客揮犀世爲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春明退朝錄北都使宅舊有遷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蹀躞斯鳴也蓋唐時方鎮亦倣之因而名廳事也

石林燕語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隴右人爲張萬歲諱萬歲爲太僕卿掌馬政三十餘年恩信行于隴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計年惟馬之壯老人所欲知而無以驗其實必自其齒觀之則以歲爲齒理固宜爾也

鼠璞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于苞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爲蠶神爲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蠶爲龍精月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舊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楊伯嵒臆乘粟馬秣馬也西漢匈奴傳云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注云以粟秣馬蓋用詩鴛鴦篇乘馬

在廐摧之秣之注秣乘也前摧之用粟字已奇注又云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以穀若莝馬穀馬尤奇

演繁露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爲賦按此時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刱教也

市馬于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顧其虜未知中國縑帛眞價故得出一縑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曉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威公城楚丘以封衞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千駟弗眎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扶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

釋常談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爲貳師將軍領兵伐宛國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爲大宛也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肉食史記蔡澤曰吾躍馬肉食更得四十三年亦足矣

補筆談服馬當衡輈兩服齊首驂馬齊衡兩驂雁行謂小却也轡六服馬二轡驂馬一轡

雲烟過眼錄李伯時天馬圖跋云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右騏驥院故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四日左騏驥院收董氈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于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五寸一匹元祐三年閏月上元日沮溪進照夜白

蓉塘詩話姑蘇沈石田啓南嘗有詩題趙子昂畫馬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西涯李文正公亦有一絕云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舊價任他評品落人間二詩之意皆惜子昂事元之非也

賓暇錄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爲蜀馬今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爲宣州蜀馬語習不悟良可笑焉有似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爲陝州吳兒

寓簡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內廏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俶儻權奇龍爲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于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皐賞其神駿而遺其牝牡元黃者得此道也

田間書盡民之力必傷盡馬之力必蹶

中山詩話張籍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

微而顯亦少其比

樂府古題要解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

省心錄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癸辛雜識虜中謂一聚馬爲颩或三百匹五百匹凡驢馬之自斃者食之皆能殺人不特生疔瘡而已豈持食之凡剝驢馬亦不可近其氣薰人亦能致病不可不謹也今所賣鹿脯多用死馬肉爲之不可不知

五色線伯樂相馬經曰相馬膝如團麴千里三軍逐但知所獲不知所宿

地鏡圖銅氣之精見爲馬

長松茹退憨憨子曰聞鐘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于人者也過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聽不聽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眞聰明也耶

玉堂漫筆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其詩云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囘騎過午門東

海槎餘錄儋耳境山產山馬其狀如鹿特大而能作聲尾更板闊與鹿稍異蚺蛇嘗捕吞之從后脚而入雖角實大二倍于鹿毒氣呵及卽時解脫初吞時亦不能轉動略向水次伸舒消盡無餘矣

名馬記夏戎事乘驪殷乘翰周乘騵夏駱馬黑鬛殷白馬黑首周黃馬蕃鬛疏曰魯有三代之馬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飛黃服皁高誘曰飛黃如狐背有角日行萬里乘之壽三千歲韓愈曰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

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匹教令習拜

空同子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

乘馬金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于馬

推篷寤語吳人呼疾速爲飛風未詳所始唐制凡細馬次馬送尚乘局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右髆以飛字印印左髆然則飛風二字葢取義於馬耳

三餘贅筆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玉笑零音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騏驥也

珍珠船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青驪騂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

賢奕衞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此言至言也然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

眉公筆記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景師多有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松雪翁所圖六蹄此類也

枕譚唐詩紫陌斷嘶紅叱撥叱撥馬名

淮南子馬聾蟲也用修以爲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向言聾何也

太平清話馬無膽午者馬之宮五行肝膽屬木木死于午故無膽也

書蕉車二馬爲丽三馬爲驂四馬爲駟

羣碎錄巤膝之馬艮馬低頭口至膝故云

日知錄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然則騎射之法不始于趙武靈王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

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郭璞註以牡爲駁馬牝爲草馬魏志杜畿傳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晉書涼武昭王傳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魏書蠕蠕傳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隋書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匹今人則以牡爲兒馬牝爲騍馬而唯牝驢乃言草驢

趙州志獸類牛羊驢騾犬豕在北地田牧素稱蕃庶而惟馬尤良魏都賦冀馬塡廄而駔駿唐天文志曰冀之北土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馬是也

馬部外編

搜神記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旣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

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于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校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名馬記乘黃龍翼馬身黃帝乘而仙

竹書紀年洪水既平堯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齊修壇場於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

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字綠文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土爲函泥似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闓色授帝舜言虞夏當受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

雲南通志周宣王時西竺有國曰摩揭提王曰阿育生三子長福邦次弘德季至德王有神驥一其色如金三子皆欲之王意欲與季而患其爭乃以轡私授至德縱驥東馳命三子曰捕獲者主之三子各部衆追至滇池上長子意馬飲滇池伺而邀之不獲仲子意馬至甸中亦不獲至德追至東山松林以轡邀之馬見轡而就遂獲焉王思滇遠恐不得歸遣舅氏神明統兵以援將歸哀牢彝阻道不返既歿福邦爲碧鷄山神弘德爲巖頭山神至德爲金馬山神今安寧有龍馬跳澗山並草溪井龍馬河卽其所經之地石上蹄跡深尺許

起世經轉輪王有紺馬之寶名婆羅訶色青體尾毛

悅澤頭黑髮披有神通力騰空而行日初出時乘此馬寶周流大地還至本宮乃始進食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于吳過淮津欲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于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

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母年百有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

漢武內傳帝閒居承華殿仙女王子登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於是到七月七日勅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乘軒車或乘天馬

洞冥記東方朔遊結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鶩蹇之驢耳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饑也畢勒國有小馬如駒日行千里毛垂至地東王公嘗乘此馬朝發湯泉日飲虞淵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貍也盜社公馬耳

搜神記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鎭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眞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

梁四公記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西海漆海乳海三海間方七百里土極肥沃犬鴨生駿馬

李衞公別傳唐衞國公李靖微時射獵靈山中寓食山村村翁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陰晦迷路不知所歸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邀入廳中有項一青衣出曰夫人來靖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輙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客非乘雲者何能行雨有方可敎卽惟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勑黃頭鞴青驄馬來夫人命取雨器乃一小缾子繫于鞍前誡曰郎乘馬無須銜勒信其行馬跲地嘶鳴卽取缾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隨所躍輙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

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瘁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負之甚本約一滴何乃私滴二十邪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正連坐如何靖慙怖不知所對

獨異志唐韓幹善畫馬閑居之際忽有一人元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大唐奇事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于豪貴忽知有人貨駿馬遂急令人多與金帛于衆中爭得之其馬白色如一團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龍駒馳騾之駛非常馬得及王武將以獻大將軍薛公乃廣設以金鞍玉勒間之珠翠方伺其便達意也其馬忽于廐中大嘶一聲後化爲一泥塑

之馬立焉武大驚訝遂焚毀之

酉陽雜俎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腳以二十鐶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眞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値韓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腳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瀟湘錄鄭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求曰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爲惠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觀遠而言曰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人賣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爲我昔

日遇北邙山神爲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祇如百里也我常乘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兒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當還我遠性癖好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慊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翫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遂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宅財寶遠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

韋鮑二生傳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歡矣頃之

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回部落駔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脛梟膺眼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匹於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頊之而至乃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名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捐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持杯曰今珠露旣淸桂月如晝吟咏時發盃觴閒行能援管聯句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

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燿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紫衣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于綠鬢汗流紅頷愛無異于凝脂長鬚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既盡有類蔓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集異記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于是驅

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于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鶱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會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言笑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櫜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

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筈之旣至而槖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槖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

聞奇錄沈傅師爲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聲極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一玉馬高二三寸長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致碎硃砂貯以金槽糞如菉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恆以硃砂餧之

瀟湘記益州刺史張公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爲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廄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乃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覩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駿馬一匹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廄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爲一畜涕下入地被地神上奏於帝遂得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張公大驚異之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間婦人

仰天號叫自撲身忽却化爲駿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

閑窻括異志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于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噀之其疾如飛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戸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吾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

豐縣志初高宗爲康王時質於金靖康之亂得逸南奔力疲困於豐之崔府君廟中夢有人促之曰起起追兵至矣請乘馬王驚寤果有馬在側馳之日行七百餘里及渡淮鞭之不動下視則泥馬也方知神助由是得以延宋祚

陝西通志金天會戊申正月有紅巾十萬攻城危甚忽大兵至破賊時統兵烏魯大王憩兵同州界八魚井見老翁馳白馬汗如洗詣軍門告急莫知爲誰忽

有人曰城隍廟塑馬迄今有汗乃知告急者神也

銷夏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從此池內出四大河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璃河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

汝寧府志光州劉孝廉黃鼎蚤卒忽著綠袍黃金甲擁卒徒過鄰媼曰汝語我家送馬來媼以見死者憂不言越三日嗔遲復來摑媼頰流血媼始往語其家而不知馬所往然已施鞚轡出門馬忽咆哮死

昌平州志柳林村有馬食人田禾常群圍之不可獲後相約窘以矢馬創血淋漓以去衆隨蹤跡至周皇親墓一石馬有痕始知食禾者爲石馬也

三二九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卷目錄

駱駝部彙考

駱駝圖
山海經（北山經）
漢書（西域傳）
淮南畢萬術（槖駝所本）
酉陽雜俎（明駝）
洽聞記（風脚駝）

埤雅（駝）
爾雅翼（駝）
獸經（駝賀）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駝脂氣味 主治 肉氣味 主治 乳氣味 主治 黃氣味 主治 發明 毛主治 屎主治 附方）
駱駝部藝文一
槖駝贊　晉郭璞
駱駝部藝文二（詩）
蜀駝引　唐馮涓
詠駱駝　宋梅堯臣
歎病駝　元王逢
駝車行　劉秉忠
塞上曲　迺賢
駱駝部紀事
駱駝部雜錄
駝駝部外編
騾部彙考
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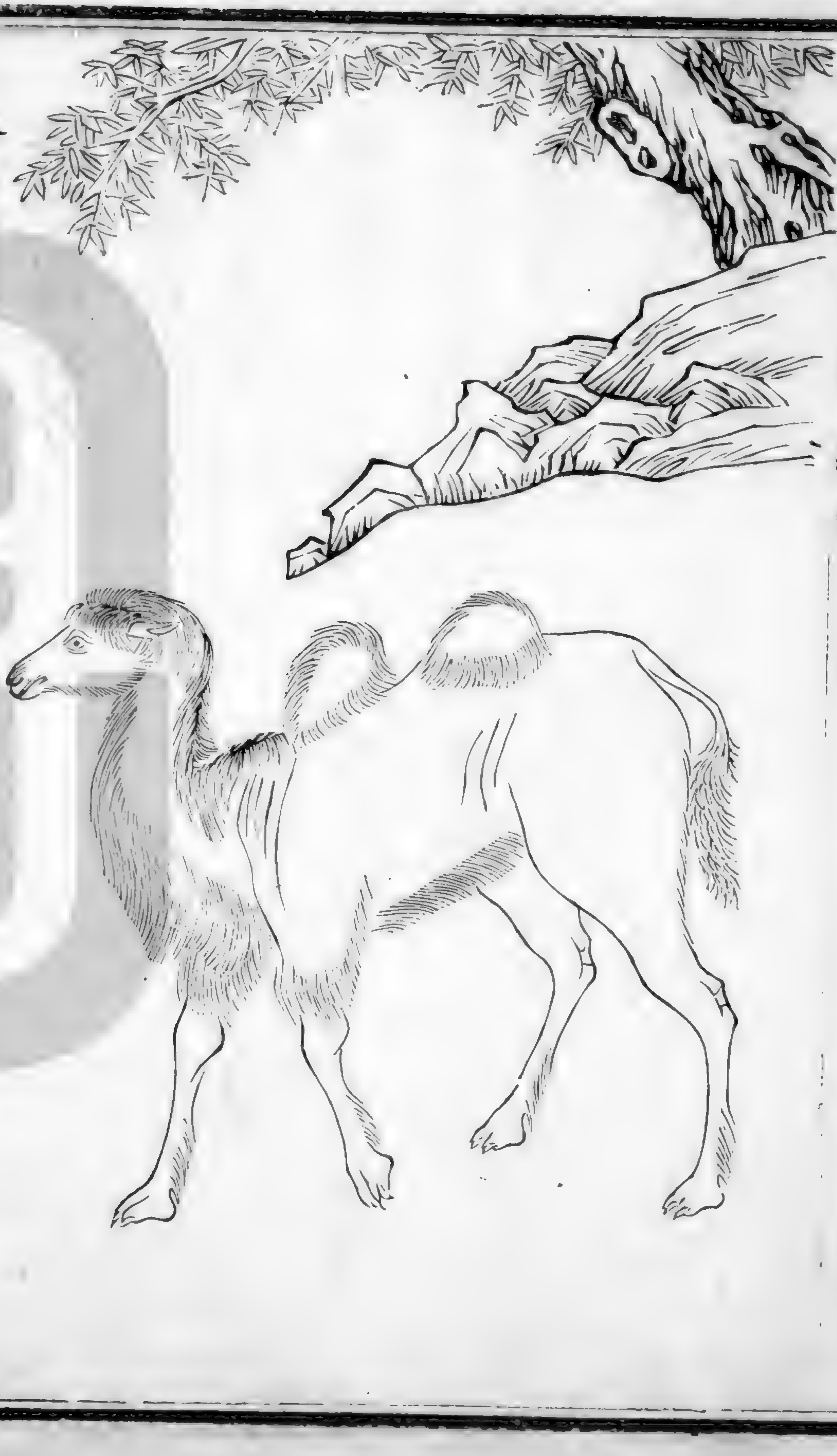
古今注（駏）
爾雅翼（驘）　駃騠
獸經（驘）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蹄主治　屎主治）
騾部紀事
騾部雜錄
騾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三卷

駱駝部彙考

釋名

橐駝（山海經）
一封駝（漢書西域傳）
明駝（酉陽雜俎）
野駝（本草綱目）
獨峰駝（本草綱目）
犏牛（本草綱目）
牥牛（穆天子傳）
兩脚駝（梁書滑國傳）
風脚駝（洽聞記）
家駝（本草綱目）
封牛（本草綱目）



駱駝圖

山海經

北山經

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於河其獸多橐駝

有肉鞍知水泉所在

饒山其獸多橐駝

陽光之山多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力負千觔

漢書

西域傳

大月氏出一封槖駝

注 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

淮南畢萬術

槖駝所本

槖駝之本出泉渠

酉陽雜俎

明駝

駞性羞木蘭篇明駞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駞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洽聞紀

風脚駝

于闐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風

埤雅

駝

義訓曰牛之聲曰牟駝之聲曰圖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背有肉鞍如峰長頸高脚善負知

泉脈所在遇處輒停不行其糞煙直上如狼煙也又知風候段氏云駝亦齡今其毛縟溫厚煖於狐貉極堪禦寒遇夏常退毛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也金柯要訣曰行之善者如龜如龍如馬如駝如鷹如鴈

爾雅翼

駝

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觔日行三百里凡欲脊載輒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量終不起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性能知水源自燉煌往外國者多乘之涉水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駞獨知之遇其處輒停不進以足踏地掘之常得泉又青海而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將至老駞預知之引項而鳴以鼻口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壅蔽口面而避其患穆天子傳曰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獻牥牛二百以行流沙郭氏云駞匈奴每歲祝走馬鬬橐駞以爲樂事蘇秦說楚威王稱燕代

橐駞良馬必實外廐是戰國時已入中國矣其臥腹下帖地屈足漏明者曰明駞能行千里古樂府云明駞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多誤作鳴字唐天寶間嶺南貢荔枝楊貴妃發明駝使賜安祿山明駞日馳五百里若駞足之捷云明駞亦或作鳴駝凡駝糞爲煙直若狼煙鄴中記銅駝如馬形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漢書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駞顏師古曰脊上有一封言隆高若封土今俗呼爲封牛伊尹朝獻商書正北以橐駝爲獻漢有牧橐令丞牧養橐佗郭氏贊曰駞爲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淵微乎其智駝名曰圜漢書儀云諸侯至黃金璽橐駞鈕

獸經

駝智

駞智而安

漢書月氏注曰橐駞脊上若封土然晉陸翽鄴中記曰脊如馬鞍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里餘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駞知水

脉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則得水後周四夷傳曰流沙四百里夏日多熱風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卽預鳴而聚埋其口于沙中是謂智而安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駝能負囊橐故名方音訛爲駱駝也

集解

馬志曰野駝家駝生塞北河西其脂在兩峯內入藥俱可蘇頌曰野駝今惟西北番界有之家駝則北中人家畜養生息者入藥不及野駝李時珍曰駝狀如馬其頭似羊長項垂耳脚有三節背有兩肉峯如鞍形有蒼褐黃紫數色其聲曰圖其食亦齝其性耐寒惡熱土番有獨峯駝西域傳云大月氏出一封駝脊上有一封隆起若封土故俗呼爲封牛亦曰犏牛穆天子傳謂之牥牛爾雅謂之犦牛嶺南徐聞縣及海康皆出之南史云滑國有兩脚駝諸家所未聞也

駝脂

卽駝峯脂在峯內謂之峯子油入藥以野駝者爲良

寇宗奭曰家駝峯蹄最精人多煮熟糟食

氣味

甘溫無毒

鑑源曰能柔五金

主治

開寶曰頑痹風瘙惡瘡毒腫死肌筋皮攣縮踠損筋骨火炙摩之取熱氣透肉亦和米粉作煎餅食之療痔宋人大明曰治一切風疾皮膚痹急及惡瘡腫漏爛並和藥傅之正要曰主虛勞風有冷積者以燒酒調服之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宋人大明曰諸風下氣壯筋骨潤肌膚主惡瘡

乳氣味

甘冷無毒

主治

正要曰補中益氣壯筋骨令人不饑

黃氣味

苦平微毒

主治

李時珍曰風熱驚疾

發明

李時珍曰駱駝黃似牛黃而不香戎人以亂牛黃而功不及之

毛主治

蘇恭曰婦人赤白帶下最良李時珍曰頷毛療痔燒灰酒服方寸匕　出崔行功纂要

屎主治

寇宗奭曰乾研搐鼻止衄博物志云燒煙殺蚊虱

附方

周痹野駝脂鍊淨一觔入好酥四兩和勻每服半匙加至一匙日三服（聖濟總錄）

陰上疳瘡駝絨燒灰水澄過入炒黃丹等分爲末搽之即效（龔氏經驗方）

駱駝部藝文一

槖駞贊　晉郭璞

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駱駝部藝文二　詩

蜀駝引　唐馮涓

昂藏大步蠶叢國曲頸微伸高九尺卓女窺窻我莫
知嚴仙據案何曾識

咏駱駝　宋梅堯臣

鳴駝出西域銜尾足連連漢驛凌雲去胡兒踏雪牽
當時識風候過磧辨沙泉老覺肉峯側猶蒙錦帕鮮

歎病駝　元王逢

狂夫東遊乘白騾道路適遇病橐駝紫毛無復好容

邑肉鞍尚聳雙坡陀南人從來不夢此私怪目擊臨干戈泉渠元自控蕃落天苑畢竟連銀河吳郊楚甸水草淺任重却欲千觔過青袍朝士爲起立茜帽番僧時撫摩熱風吹塵鼻出火積雨成潦瘡生窠牛蝱狗蝨苦嘬血末由驅除知奈何頻年出師數百萬熊羆獅豹相奔波豈期獨後死溝壑餘光所及良已多老奚首帕短袴靴手持鞭策涕泗沱憶昔灤京避暑日氣骨礧峗從鑾和沉沉金甕夾犅馬裊裊錦帶懸靈鼉眼勞犖下藉髯鬍刷屈跡澤畔甘蹉跎疇能推廣愛烏義沒齒仰飼公田禾

駝車行

劉秉忠

駝項丁當響巨鈴萬車軋軋一齊鳴當年不離沙陀地輾斷金原鼓笛聲

塞上曲

迺賢

雜沓氈車百輛多五更衝雪渡灤河當轅老嫗行程慣倚岸敲冰飲橐駝

駱駝部紀事

拾遺記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

博物志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沙往外國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脈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酉陽雜俎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華嶠漢書南單于奉蕃稱臣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

馬十四

魏志外國傳評（注）車離國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槖駝以戰

法苑珠林獅子國有婆羅門聰辯多學爲外道之宗聞鳩摩羅什在關中行佛法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

鄴中記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三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宋書索虜傳拓跋燾至瓜步聲言渡江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駞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駞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駞名馬

張暢傳索虜拓跋燾南侵江夏王義恭出鎮彭城燾始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世祖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駞可遣送明日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騾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

南史蘭欽傳欽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恆於市騙槖駝

梁書滑國傳滑國其獸有獅子兩脚駱駝

述異記上虞縣有石駝步水際謂之步水駝

魏書迷密國傳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

且末國傳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孝文帝本紀太和二年龜茲國遣使獻名駝七十頭

朝野僉載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駞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人謂之駞李焉

隋書虞慶則傳慶則子孝仁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酉陽雜俎王元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飇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

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駞髑髏沉於石臼取水轉注瓠瓢中

唐書五行志神龍以後民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烏鵲窠者人居寡也山北異域也金駱駝擄獲而重載也

太眞外傳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駞使持三枚遺祿山（注）明駝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

明皇雜錄哥舒翰鎮青海路既遙遠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日馳五百里

唐書食貨志貞元初關輔宿兵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給禁軍

舊唐書范希朝傳希朝除振武節度使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希朝一無所受

酉陽雜俎龜茲國元日鬪牛馬駞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蕃息也

三水小牘乾符中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而逸於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見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而斃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旣至愀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瘞於江壖

唐書吐蕃傳吐蕃獨峰駝日行千里

諧噱錄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座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

五代史王章傳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

契丹附錄出帝下詔親征軍於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已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於陽城衞村晉軍饑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

寰宇記周世祖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

驚以爲鬼乘龍也遂名乘龍洲

見聞錄蜀地無駱駝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貴近權幸出入宮省者競執駱駝杖以爲禮內外效之識者以爲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劒棧而來至是方驗

遼史蕭忽古傳忽古字阿斯憐性忠直趫捷有力甫冠補禁軍雍咸初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駞峰而上者以儇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禮志公主下嫁儀賜公主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駝

宋史祁廷訓傳廷訓形質魁岸無才略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爲祁槖駞以其龐大而無所取也

薛懷讓傳懷讓好畜馬駞及罷節鎮環衞祿薄猶有馬百匹槖駞三十頭傾貲以給芻粟朝夕閱視爲娛家人屢勸鬻以供費懷讓不聽

十國春秋吳越孫承祐傳承祐歸宋扈從太宗北征以槖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

己卯西京畱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

宋史哲宗本紀夏人以其母遺畱物馬白駝來獻

青箱雜記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已過續有一龍蜒蜿騰上又有一駱駝繼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在其後

癸辛雜識西域雪山有飛駱駝

回回國所經道中有沙磧數千里不生草木亦無水泉塵沙眯目凡一月方能過此每以鹽和麪作大臠置橐駝口中仍繫其口勿令噬嗑使鹽麪之氣沾濡庶不致餓死

金史蕭仲恭傳蕭仲恭本名朮里者祖撻不也仕遼爲樞密使守司徒封蘭陵郡王父特末爲中書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動有禮節能被甲超橐駝

章宗本紀以北邊糧運括羣牧所三招討司及西京太原官民駝五千充之

元史木華黎傳木華黎父孔溫窟哇在太祖麾下從

征乃蠻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橐駞殺之燔以啖太祖

阿沙不花傳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母苫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去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駞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繫駞營外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耶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駞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時太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廪餼以居焉

鐵哥傳鐵哥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杳兒之地獵人亦不剌金射兔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牧人有生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

英宗本紀賜上都駐冬衛士鈔四百萬貫與聖宮牧

駝戸貧乏並賑之

文宗本紀至順元年敕上都兵馬司官二員率兵士由偏嶺至明安巡邏以防盜賊市橐駝百充扈從屬軍之用

輿服志凡行幸先鳴鼓于駝以威振遠邇亦以試橋梁伏水而次象馬

九朝野記解學士縉與呂尙書震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峯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誑己他日得一死象蹄踁語解曰昨有駝峯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個解癡哥光祿何曾殺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爲之哄然一笑

駱駝部雜錄

古諺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

史記蘇秦傳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鄭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

唐書百官志獻駝馬則陳於廟堂

續博物志駝糞烟殺蚊壁虱

宋史藝文志朱遵度論駝經一卷療駝經一卷醫駞方一卷

艾子雜說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槖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故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鵲也豈以車駝比耶

後山談叢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癸辛雜識駝峯之雋列於八珍然駝之壯者兩峯堅聳其味甘脆如熊白奶房而尤勝若駝之老者兩峯偏軃其味淡韌如嚼敗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負重者而壯有力者未始以爲饌也

輟畊錄白湛淵先生續演十雅詩發揮云兩駝侍雪立終日饑不起一覺沙日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趺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氈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長松茹退憨憨子曰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蓴菜衆人以爲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噫如舌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哉

書蕉木蘭詞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或改明作鳴謬也按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有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賜安祿山荔枝

廬山人見駝以爲山精

瑣碎錄駝峯倒者齒老矣少健者峯直

駱駝部外編

東陽夜怪錄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曀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

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詣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光依微略辯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踈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

其心之教俄則沓沓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惟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著皁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然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叅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

冷會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峰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羈於維縶巍巍道德可爲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作替驢也）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耶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

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味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曰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謝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恧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朶頤（謂齕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佳話可以忘於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讖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

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情事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抉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俊氣性好鷹鸇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畤（此處地名苟家觜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汙泥高鑒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爲公得毋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

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鋭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日涉句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鋭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在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倘各瑰寶大失所望鋭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噱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曰翹首御樓前養鬭形如水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鋭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臧否吾輩抑將不可免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畱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

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惟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寗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與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于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甚有爪距頗聞廉潔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鬬伯比之胄下得姓於楚遠祖棼皇茹分二十族祀

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獰守酒旗諂同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目視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桃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嘉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瓠裔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乖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棼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然若白邑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笠自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

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汚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兎皆變爲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佳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逝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庖氏爲讎惡聞發硎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機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兎終當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顧曾無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鍧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臊穢撲鼻雖窣颯如有

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攫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齕草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槖駞一貼腹跪足儑耳齝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鷄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南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會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踣雪齕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藉糞於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荊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

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括異志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橐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酉陽雜俎拘夷國北山有石駝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毳毛落盡得仙

清明投轄錄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答曰諫議願自寬會當免耳使臣竊視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騾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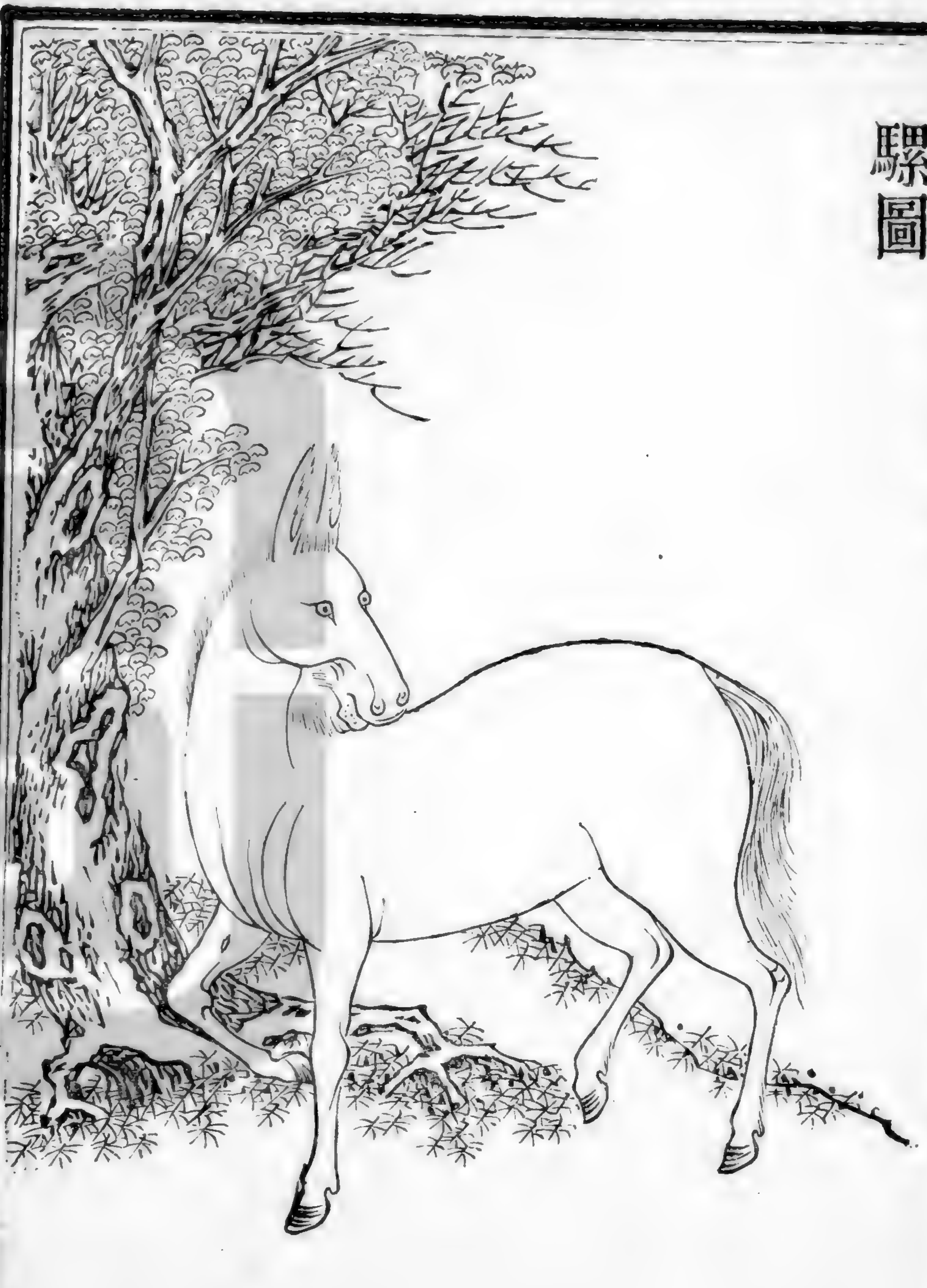
驘（爾雅翼）

駃騠（音決題）　本草綱目

馲䮂（音宅陌）　本草綱目

𩦸驝（音謫蒙）　本草綱目

騾圖



古今注

駏

驢爲牡馬爲牝生騾騾爲牝馬爲牡生駏

爾雅翼

驘

驘者馬牝驢牡所生似驢而健於馬舊非中國所產故漢書以爲匈奴奇畜也馬力在前髆驢力在髀驘力在腰騎乘者隨其力而進退之驘股有鎖骨故不能生其狀大骨若臼而口小小骨若杵而頭大小口

銜大頭故不可出此驘所以不滋息焉馬生一驘其價過馬遠矣漢元康中龜茲王絳賓娶烏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樂漢衣服制度歸倣而作之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驘也言其不純一耳晉令乘傳使遭喪聽乘驢車騾車者犢車裝而馬車轅

駃騠

駃騠說文曰驘驢父馬母也駃騠馬父驢母也又一名驘崔豹古今注云驢爲牝馬爲牡則生驘馬爲牝驢爲牡則生驘蓋今之人以此爲駏駝亦與驘音相扶然玉篇稱駏駝驢父牛母則與崔及今說異今蜀中驘乃有馬與牛合而生者皆牛爲牡馬爲牝故今川廣皆產驘生於廣者蹄輕產於蜀者蹄重以大武之遺體也此實四類然古今說者但有驘及驘駃騠二類之名牛父驢母自當從古說附于驘篇牛父馬母亦以俗而謂之驘爾識者詳之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騾古文作驘從馬從𣎆諧聲

集解

李時珍曰騾大於驢而健於馬其力在腰其後有鎖骨不能開故不孳乳其類有五牡驢交馬而生者騾也牡馬交驢而生者爲駃騠音決題牡驢交牛而生者爲馲駋音宅陌牡牛交驢而生者爲騚驝音谪蒙牡牛交馬而生者爲駏驉今俗通呼爲騾矣

肉氣味

辛苦溫有小毒

甯原曰騾性頑劣肉不益人孕婦食之難產李時珍曰古方未見用騾者近時小籍時有其方云按呂氏春秋云趙簡子有白騾甚愛之其臣陽城渠胥有疾醫云得白騾肝則生不得則死趙簡子聞之曰殺畜救人不亦仁乎乃殺騾取肝與之胥渠病愈此亦剪鬚以救功臣之意書之於此以備醫案

蹄主治

難產燒灰入麝香少許酒服一錢（普濟方）

屎主治

李時珍曰打損諸瘡破傷中風腫痛炒焦裹熨之冷即易

騾部紀事

呂氏春秋愛士篇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嘻胥渠也欺吾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漢書霍去病傳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遂乘六蠃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洞冥記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駮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埏爲鑣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魯女生別傳李少君死後百餘日人見其在河東蒲坂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見

神仙傳成僊公者諱武丁後漢時爲縣小吏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異之留在左右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爲騾岡在郡西十里也

薊子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八彩欲見我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各走馬逐之望見子訓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晉諸公讚劉禪降乘騾車詣鄧艾

魏書眭夸傳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浩慮夸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

于闐國傳苜拔河中出玉石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

三國典略齊陽休之嘗乘騾遊於公卿略無慚色

集異志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回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夫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潛逆謀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顚沛之應也

傳信記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櫝壘石爲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於今存焉

羅公遠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傳雖授不肯盡其要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壓殺而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乘騾而笑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懷慶府志唐天寶末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至竇門頗甚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羣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李泌見居於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兆避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尹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

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嘗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旣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於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河淸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値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旣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嶽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狀泌請宥庭芝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

唐書吳少誠傳李希烈死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申授蔡光等州節度留後蔡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尤悍銳

舊唐書劉沔傳蔡將董重質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卽戰最爲勁悍沔驍銳善騎射每與騾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

酉陽雜俎禪師法空影堂世號吉州空者久養一騾將終鳴走而死

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死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

拳紫色赤斑瑩色可愛

吳越備史江南國主徐知誥在賊中與王騎相逼僅獲之知誥易服乘白騾而竄

玉堂閒話李彥光爲秦內外都指揮使主帥中書令李崇委任之專其生殺虐酷黷貨遭枉害者甚衆部將樊某者有騾一頭甚駿彥光使人達意求之樊悋之不與因而蓄憾以他事搆而囚之僞通辭款承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光卽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死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而彥光染疾樊則形見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自牆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箠左右長幼皆散走於是便聞決罪之聲不可勝忍惟稱死罪如是月餘方卒自爾持權者頗以爲戒

宋史鄭起傳起乾德初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乘馬令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

張亢傳亢上疏請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駝騾各

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軍須

揮麈錄靖康元年金人犯濬州徽宗微服出通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阻淺船不得進夜出隄上御駿騾名鵓鴿青望睢陽而奔

姚平仲小傳平仲夜刼金營不尅乘一青騾一日夜走七百里至鄧州轉至蜀青城山放騾入山後嘗有人見之

金史宣宗本紀括民間騾付諸軍與馬參用

裕州志明萬曆三十六年冬州民畜一羸口吐一駒大如兎正赤邑州守欲上其事尋以爲怪止之

騾部雜錄

抱朴子論僊篇愚人不信騾及駏驉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

後山談叢馬驢騾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癸辛雜識北方大車可載四五千觔用牛騾十數駕之管車者僅一主一僕叱咤之聲牛騾聽命惟謹

騾部外編

六一詩話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今爲鬼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卷目錄

驢部彙考

驢圖

齊民要術（治驢漏蹄方）

爾雅翼（驢）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頭肉主治 脂主治 髓氣味
主治 血氣味 主治 乳氣味 陰莖氣味 主治 駒衣主治 皮主治 毛主治
骨主治 頭骨主治 懸蹄主治 溺氣味 主治 發明 屎主治 耳垢主治 尾軸）

垢主治　溺下泥主治　驢槽主治　發明

附方

直省志書（登州府　含山縣）

驢部藝文一

廬山公九錫文　宋袁淑

三戒（錄一）　唐柳宗元

驢部藝文二（詩）

小遊仙詩　唐曹唐

繫驢　李洞

陳雲岫愛騎驢　宋牟巘

韓陵道中　金王庭筠

題畫扇騎驢踏雪　元陳深

畫意　馬臻

陳生華山圖　張雨

題倒騎驢觀梅圖　吳澄

夢騎驢　王逢

驢　明梁小玉

磨驢　高輔

驢部紀事

驢部雜錄
驢部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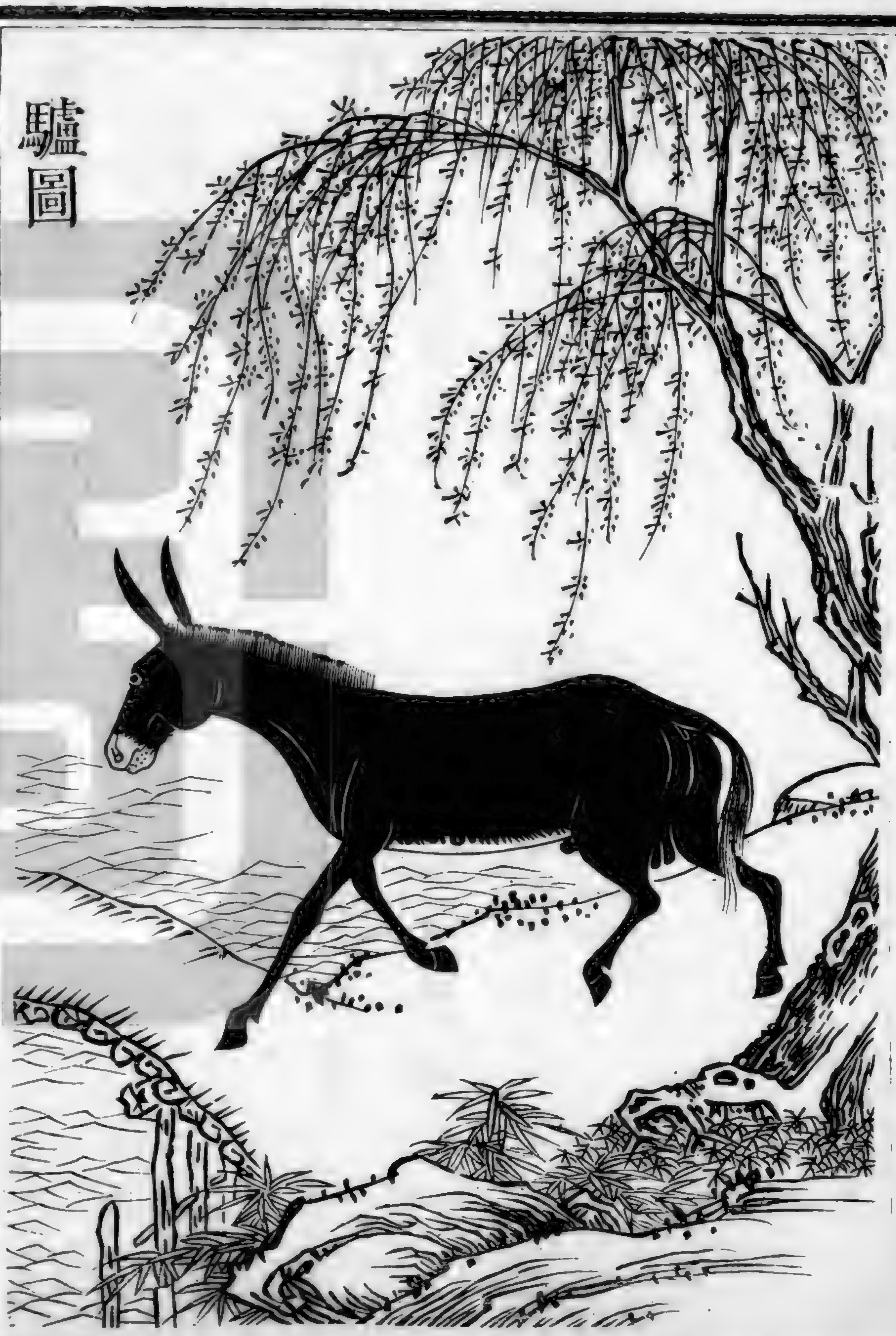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一百四卷

驢部彙考

釋名

衛（爾雅翼）　褐驢（本草綱目）
黑驢（本草綱目）　白驢（本草綱目）
野驢（本草綱目）　山驢（本草綱目）
海驢（本草綱目）

驢圖



齊民要術

治驢漏蹄方

鑿厚磚石令容驢蹄深二寸許火燒磚令熱赤削驢蹄令出漏孔以蹄頓著磚孔中傾鹽酒醋令沸浸之牢捉勿令脚動待磚冷然後放之卽愈入水遠行悉不發

爾雅翼

驢

驢似馬而長耳其龎（恐作巤）褐不甚駭異九懷云驪垂

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無用日多驢既低小而不甚駿故稱蹇焉則爲無用甚矣一名爲衛或曰晉衛玠好乘之故以爲名始自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里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價與馬齊說者以爲驢遲鈍之畜至遠上下山谷野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是胡服之妖也性能旋磨及馱負故袁淑九錫云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是也率以午及五更初而鳴說者云音隨時與晨夜不默仰契元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是其事也其聲醜惡乃獨有好之者王粲好驢鳴魏文帝臨其喪使赴客皆作驢鳴又晉王濟好之孫楚哭之爲之作聲而形體皆似人之嗜好不同有如此者或所無處其鳴亦能駭虎顧久習其技則殺之矣其子按說文

別名騡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驢臚也臚腹前也馬力在膊驢力在臚也

集解

李時珍曰驢長頰廣額磔耳修尾夜鳴應更性善馱負有褐黑白三色入藥以黑者爲良女直遼東出野驢似驢而色駁鬃尾長骨格大食之功與驢同西土出山驢有角如羚羊詳羚羊下東海島中出海驢能入水不濡又有海馬海牛海豬海獾等物其皮皆供用陳藏器曰海驢海馬皮毛在陸地皆候風潮則毛起物性如此

肉氣味

甘凉無毒

孫思邈曰酸平吳瑞曰食驢肉飲荆芥茶殺人姙婦食之難産同鳧茈食令人筋急病死者有毒

主治

日華曰解心煩止風狂釀酒治一切風孟詵曰主風狂憂愁不樂能安心氣同五味煑食或以汁作粥食李時珍曰補血益氣治遠年勞損煑汁空心飲療痔引蟲正要曰野驢肉功同

發明

寇宗奭曰驢肉食之動風脂肥尤甚屢試屢驗日華以爲止一切風狂未可憑也

頭肉主治

孟詵曰煑汁服二三升治多年消渴無不瘥者又以漬麴醞酒服去大風動搖不伏者日華曰亦洗頭風風屑李時珍曰同薑虀煑汁日服治黃疸百藥不治者出張文仲方

脂主治

日華曰敷惡瘡疥癬及風瘧孟詵曰和酒服三升治狂癲不能語不識人和烏梅爲丸治多年瘧未發時服二十丸又生脂和生椒搗熟綿裹塞耳治積年聾疾李時珍曰和酒等分服治卒欬嗽和鹽塗身體手足風腫

髓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耳聾

血

李時珍曰熱血以麻油一盞和攪去沫煮熟即成白色此亦可異昔無言及者

氣味

鹹涼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利大小腸潤燥結下熱氣

乳氣味

甘冷利無毒

孫思邈曰酸寒唐本曰小兒熱急黃多服使利孫思邈曰療大熱止消渴蕭炳曰小兒熱急驚邪赤痢日華曰小兒癇疾客忤天弔風疾孟詵曰卒心痛連腰臍者熱服三升陳藏器曰蜘蛛咬瘡器盛浸之蚰蜒及飛蟲入耳滴之當化成水李時珍曰頻熱飲治氣鬱解小兒熱毒不生痘疹浸黃連取汁點風熱赤眼

陰莖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強陰壯筋

駒衣主治

外臺曰斷酒煅研酒服方寸七

皮主治

孟詵曰煎膠食之治一切風毒骨節痛呻吟不止和酒服更良日華曰膠食主鼻洪吐血腸風血痢崩中帶下其生皮覆瘧疾人良

毛主治

孟詵曰骨頭中一切風病用一觔炒黃投一斗酒中漬三日空心細飲令醉暖臥取汗明日更飲如前忌陳倉米麪

骨主治

孟詵曰煑湯浴歷節風李時珍曰牝驢骨煑汁服治多年消渴極效

頭骨主治

李時珍曰燒灰和油塗小兒解顱

懸蹄主治

李時珍曰燒灰敷癰疽散膿水和油敷小兒解顱以瘥爲度

溺氣味

辛寒有小毒

主治

陳藏器曰浸蜘蛛咬瘡良李時珍曰治反胃噎病狂犬咬傷癬癘惡瘡並多飲取瘥風蟲牙痛頻含漱之良

發明

朱震亨曰一婦病噎用四物加驢尿與服以防其生蟲數十帖而愈李時珍曰張文仲備急方言幼年患反胃每食羮粥諸物須臾卽吐出貞觀中許奉御兄弟及柴蔣諸名醫奉敕調治竟不能療漸疲困候絕旦夕忽一衞士云服驢小便極驗遂服二合後食止吐一半晡時再服二合食粥便定次日奏知則宮中五六人患反胃者同服一時俱瘥此物稍有毒服時不可過多須熱飲之病深者七日當效後用屢驗

屎主治

唐本曰熬之熨風腫漏瘡絞汁主心腹疼痛諸疰忤癥癖反胃不止牙齒痛治水腫每服五合良晝體成

字者爲燥水用牝驢屎不成字者爲濕水用駁驢屎

李時珍曰燒灰吹鼻止衄甚效和油塗惡瘡濕癬

耳垢主治

崔氏曰刮取塗蠍螫

尾軸垢主治

蘇恭曰新久瘧無定期者以水洗汁和麵如彈丸二枚作燒餅未發前食一枚發時食一枚效

溺下泥主治

陳藏器曰傅蜘蛛傷

驢槽主治

陳藏器曰小兒拗哭不止令三姓婦人抱兒臥之移時卽止勿令人知

發明

李時珍曰錦囊詩云繫蟹懸門除鬼疾畫驢挂壁止兒啼言關西人以蟹殼懸之辟邪瘧江左人畫倒驢挂之止夜啼與驢槽止哭之義同皆厭禳法耳

附方

中風頭眩心肝浮熱肢軟骨疼語蹇身顫用烏驢頭

一枚如食法豉汁煑食（心鏡）

滴耳治聾烏驢脂少許鯽魚膽一箇生油半兩和勻納縷葱管中七日取滴耳中日二（聖惠方）

眼中瘜肉驢脂白鹽等分和勻注兩目眥頭日三次一月瘥（千金方）

多年耳聾重者用三兩度初起者一上便效用驢前脚脛骨打破向日中瀝出髓以瓷合盛收每用綿點少許入耳內側臥候藥行其髓不可多用以白色者爲上黃色者不堪　又方驢髓以針砂一合水二合浸十日取淸水少許和髓攪勻滴少許入耳中外以方新磚半箇燒赤潑醋鋪磁石末一兩在磚上枕之至晚如此三度卽通（普濟方）

心熱氣癇黑驢乳暖服三合日再服（廣利方）

小兒口噤驢乳豬乳各二升煎一升五合服（千金方）

重舌出涎方同上

撮口胎風先炙兩乳中三壯後用此方大驗用烏驢乳一合以東引槐枝三寸長十根火煨一頭出津拭淨浸乳中取乳滴口中甚妙（聖惠方）

中風喎僻骨疼煩燥者用烏驢皮燖毛如常治淨蒸熟入豉汁中和五味煮食（心鏡）

牛皮風癬生驢皮一塊以朴硝醃過燒灰油調搽之名一掃光（李樓奇方）

小兒客忤剪驢膊上旋毛一彈子以乳汁煎飲（外臺祕要）

襁褓中風取驢背前交脊中毛一拇指大入麝香豆許以乳汁和銅器中慢炒爲末乳汁和灌之（千金方）

腎風下注生瘡用驢蹄二十片燒灰蜜陀僧輕粉各一錢麝香半錢爲末敷之（奇效方）

天柱毒瘡生脊大椎上大如錢赤色出水驢蹄二片胡粉熬一分麝香少許爲末醋和塗之乾則摻之即愈（聖惠方）

飲酒穿腸飲酒過度欲至穿腸者用驢蹄硬處削下以水煮濃汁冷飲之襄州散將樂小蠻得此方有效（經驗方）

鬼疰不止用白驢蹄剉炒砒霜各二分大黃四兩綠豆三分雄黃一分硃砂半分研丸梧子大未發平旦冷水服三丸即止七日忌油（肘后方）

狐屎刺瘡烏驢屎頓熱漬之（千金方）

白玷風驢屎薑汁等分和勻頻洗（聖濟錄）

耳聾人中白一分乾地龍一條爲末以烏驢駒屎一合和勻瓷器盛之每滴少許入耳（聖惠方）

卒心氣痛驢屎絞汁五合熱服即止（肘后方）

經水不止及血崩用黑驢屎燒存性研末麪糊丸梧子大每空心黃酒下五七十丸神妙（龔雲林醫鑑）

疔瘡中風腫痛用驢屎炒熨瘡上五十遍極效（普濟方）

小兒眉瘡黑驢屎燒研油調塗立效（聖惠方）

癱緩偏風治癱緩風及諸風手脚不遂腰脚無力者驢皮膠微炙熟先煑葱豉粥一升別又以水一升煑香豉二合去滓入膠更煑七沸膠烊如餳頓服之乃暖喫葱豉粥如此三四劑即止若冷喫粥令人嘔逆（廣濟方）

肺風喘促涎潮眼竄用透明阿膠切炒以紫蘇烏梅肉焙研等分水煎服之（直指方）

老人虛祕阿膠炒二錢葱白三根水煎化入蜜二匙溫服

胞轉淋祕阿膠三兩水二升煑七合溫服（千金方）

赤白痢疾黃連阿膠丸治腸胃氣虛冷熱不調下痢赤白裏急後重腹痛小便不利用阿膠炒過水化成膏一兩黃連三兩茯苓二兩爲末搗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粟米湯下日三（和劑局方）

吐血不止千金翼用阿膠炒二兩蒲黃六合生地黃三升水五升煑三升分服　經驗治大人小兒吐血用阿膠炒蛤粉各一兩辰砂少許爲末藕節搗汁入蜜調服

肺損嘔血并開胃用阿膠炒三錢木香一錢糯米一合半爲末每服一錢百沸湯點服日一（普濟方）

大衄不止口耳俱出用阿膠炙蒲黃半兩每服二錢水一盞生地黃汁一合煎至六分溫服急以帛繫兩乳（聖惠方）

月水不調阿膠一錢蛤粉炒成珠研末熱酒服即安一方入辰砂末半錢

月水不止阿膠炒焦爲末酒服二錢（秘韞）

姙娠尿血阿膠炒黃爲末食前粥飲下二錢（聖惠方）

姙娠血痢阿膠二兩酒一升半煑一升頓服

姙娠下血不止阿膠三兩炙爲末酒一升半煎化服卽愈　又方用阿膠末二兩生地黃半觔搗汁入淸酒二升分三服（梅師方）

姙娠胎動刪繁用阿膠炙研二兩香豉一升葱一斗水三升煑取一升入阿膠化服　產寶膠艾湯用阿膠炒熟艾葉二兩葱白一升水四升煑一升分服

產後虛閟阿膠炒枳殼各一兩滑石二錢半爲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溫水下未通再服（和劑局方）

久嗽經年阿膠炒人參各二兩爲末每用三錢豉湯一盞入葱白少許煎服日三次（聖濟總錄）

直省志書

登州府

海驢出文登海中狀若驢常以八九月上島產乳其皮制爲雨具水不能潤齊乘云海驢皮今有獲之者淺毛灰白作鱸魚班

含山縣

驢馬類長耳便于乘騎故驢背可以敲詩其雄者逢

五更則嘶叫

驢部藝文一

廬山公九錫文　宋袁淑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元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分毫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晨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實

須精麴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班腳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廬山公

三戒（并序 錄一）

唐柳宗元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强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驢部藝文二　詩

小遊仙詩　唐曹唐

沙野先生閉玉虛焚香夜寫紫微書供承童子閑無事教剉瓊花喂白驢

斃驢　李洞

蹇驢秋斃瘦荒田忍把敲吟舊竹鞭三尺焦桐背殘月一條藜杖卓寒烟通吳白浪寬圍國倚蜀青山峭入天如畵海門搘肘望阿誰家賣釣魚船

陳雲岫愛騎驢　宋牟巘

君不學少陵騎驢京華春一生旅食長悲辛又不學浪仙騎驢長安市凄凉落葉秋風裏却學雪中騎驢孟浩然冷溼銀鐙敲吟鞭梅花溪上日來往身跡懶散人中仙有時清霜松下路松風蕭蕭驢耳豎據鞍傲兀四無人牧子騎牛相爾汝勸君但騎驢行路穩姑徐徐九折畏途鞭快馬年來曾覆幾人車

韓陵道中　金王庭筠

石頭犖确兩坡間不記秋來幾往還日暮蹇驢鞭不動天教仔細數前山

題畫扇騎驢踏雪　元陳深

雪沒驢腰白行行詩興催不因太清絕那肯犯寒來

畫意　馬臻

緣谿路滑蹇驢遲水色山光總入詩還勝襄陽孟夫子滿身風雪灞橋時

陳生華山圖　張雨

西祀曾尋箭括天雲臺石室故依然雪驢嗅地鞭不起一笑太平三百年

題倒騎驢觀梅圖　吳澄

玉妃一笑本無猜拗性驢兒去不回見面可憐交臂失畱情聊復轉身來月凝絕豔駸駸遠風送清香款款陪雪裏吟翁吟弗就過時却與惱癡獃

夢騎驢　　王逢

蹇驢雙耳卓東風前導靑衣一小童石澗倒涵嵐氣白海霞高貫日輪紅桃花芝草經行異鶴髮雞皮語笑同却待朝天驚夢失春醒無奈雨簾櫳

驢　　明梁小玉

買得靑驢捷似梭松雲蘿月任婆娑還嫌踏碎嬌花影款款扶轠倩墨娥

磨驢　　高輔

東園馳罷屬渠家負磨團團去路賒混沌氣中挨地軸雷霆聲裏轉天車灞橋有夢衝殘雪杜曲無由踏落花暫得偷閑仰天笑爲誰辛苦作生涯

驢部紀事

洞冥記修彌國多神馬騾驢十丈能行水上常與牧馬合則生神驢

後漢書光武本紀光武年九歲而孤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注）東觀記曰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㠯給諸公費

鄧訓傳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欲令通漕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

宗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張霸傳霸子楷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

向栩傳栩性卓詭不倫或騎驢入市乞匃于人

薊子訓傳子訓有神異之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

戴良傳良字叔鸞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樂焉

五行志靈帝于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于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

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

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于西園使內豎驢鳴于館北

外史交情篇李膺訪徵君于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

下帷短牒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釵其二曰遠遊其三曰鷙羽其四曰自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

世說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神仙傳沈建丹陽人也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

晉書阮籍傳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淸簡旬日而還

晉陽秋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淸白父質爲荆州守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

晉書王濟傳濟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祖逖傳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追擊于汴水盡獲之

諸葛恢傳王導問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驢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也

戎幕閒談李勢在蜀欲滅頻有怪異廣漢一驢無毛飲食數日而死

世說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遙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豬

晉書劉兆傳兆博學洽聞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

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酉陽雜俎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南史宋後廢帝本紀帝喜怒乖節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

謝超宗傳超宗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

庾仲文傳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

南齊書劉祥傳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魏書公孫表傳表子軌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

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强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

司馬楚之傳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鎭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卽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氷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

常景傳天平初遷鄴詔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

烏萇國傳烏萇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北齊書權會傳會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僕隷初任助敎之日恆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晩不歸會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

惟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墜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楊愔傳愔典選二十餘年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北史孟業傳業遷東郡太守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

三國典略齊蕭慤爲太子洗馬慤字仁祖常患腰痛眩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見者笑之

北史波斯傳波斯名馬大驢有日能行七百里者

廣古今五行記北齊時曲安賀世伯年餘六十家有小驢未經調習使兒乘之二兒更亦被仆世伯嗤之

日傳劣小子試無堪我雖年老不須韝鞍猶能控制遂卽躍上驢驚迅跳走世伯荒忙跳下僅得免仆其夜在堂內與所親宴聚世伯欲睡忽然驚起以手掩額家人怪問云吾夢調此驢以杖擊之誤打吾額今痛熱如湯腫大如梨往看其驢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

舊唐書高宗本紀永徽五年八月辛未吐蕃獻大驢可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

大唐新語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于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朝野僉載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王及善爲右相無甚設施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室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張鷟夢著緋乘驢其年及第授鴻臚丞

傳信記上于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亡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于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于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枝蒜備饌酒肉霑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靈異錄開元中校書正字俸祿微少孤寒英傑者居之正字騎驢入省而太祝奉禮每月請明衣絹布及胙肉俸祿倍多乃公卿子弟居之時有語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太祝輕裘食肉

摭遺李白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不知太白也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輙敢

無禮曰乞供狀無姓名曰曾用龍巾拭唾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道上不許騎驢

唐書食貨志天寶三載海內富貴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

青州府志諸城黃坂店南石道有驢騾蹄跡前後相錯深入二三寸俗傳張果老所遺又云安期生往來東海所遺者

因話錄竇相易直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入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此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唐書賈島傳島當其苦唫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謼詰之久乃得釋

嘉話錄賈島得僧敲月下門之句始欲作推字驢上引手作敲推之勢時韓愈爲京兆尹跨驢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云云愈曰敲字佳矣遂並

轡論詩久之

孔帖敬宗寶曆二年六月甲子觀驢鞠角觝于三殿

酉陽雜俎祕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駮放

西域厭達國有寺戸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紿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歳照水見青毛驢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劾亦歇

摭言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唐書郭英乂傳英乂鎮劍南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寶鈿爲驢鞍

玉泉子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平生廣

求滋味每取驢縶于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爲火所逼鑠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蘇曰某見詹爲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爲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愼思所傳故得以廻無何愼思復卒愼思亦登進士第時爲諫議

宜春傳信錄彭伉唐徵士構雲之孫也伉妻即湛賫之姨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爲縣吏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童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友人謔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落驢橋即其地也

因話錄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答曰總是小竇建德

北夢瑣言夏侯孜相國未偶伶傳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

崔元亮會典眉州嘗于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旱疾疫道士羅昭然壽一百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脚在鐙內因拖拽而死

全唐詩話鄭綮善詩或曰相國近爲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

遼史景宗本紀乾亨元年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

南唐近事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于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

東都事略陳摶嘗乘白驢欲入汴中途聞太祖登極大笑墮驢曰天下于是定矣

宋史郭從義傳從義善擊毬常侍太祖便殿命擊之跨驢馳驟曲盡其妙

後山談叢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後命爾上聞

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

清異錄行脚僧驚舉子驢舉子不忿僧曰麻衣鬼著汝何時會林舉子揚鞭曰鉢盂精且理會取養命圓

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字永年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

蒙齋筆談楊朴咸平景德間隱士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

宋史魏野傳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居士往來留題命話累宿而去

澠水燕談錄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法參軍廉愼至貧及罷官先聽爲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埜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

墨客揮犀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許姓對人無貴賤皆稱我公欲見之邀之數四卒不至後苦邀致之許竟欲騎驢造丞相廳門吏止之曰此丞相廳門雖丞

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

括異志天聖中侍中馮拯薨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潛育于槽中四方皆知之

東軒筆錄楚執中性滑稽詼玩無禮慶曆中韓魏公琦帥陝西將四路進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師行有日矣尹洙與執中有舊薦于韓公執中曰虜之族帳無定萬一遷徙深遠以致我師無乃曠日持久乎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倍道兼程矣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耶韓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驢行速可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子大好酬獎韓公怒其無禮遂不使之入幕然四路進兵亦竟無功也

賢奕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

官位不得只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去

宋司馬光詩話韓退處士放誕不拘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詩曰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著寬袖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黝鶴舞閑臥白驢號

冷齋夜話王文公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爲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自贖公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極佳山中人忘之後人爲之補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續聞見近錄王荊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予嘗謁之既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則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即

遺牽卒牽卒卒之餘即飼驢矣或田野間人持飯飲獻者亦爲食之葢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于無心者也

蒙齋筆談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臥即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之西庵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遍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

後山談叢里人某贓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于帷久之而沒

家世舊事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于廳旁書室惟乘一驢吏無餘貲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嘗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出正如所說之

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黃灝傳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知常州旣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

王晧素傳晧素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爲純質若此

杜常傳常字正甫衞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

范廷召傳廷召爲殿前都指揮使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司馬池傳池中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

江休復傳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少強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

失道家人求得之

猗覺寮雜記張南渠好驢鳴

金史太祖本紀世祖天性嚴重有智識一見必識暫聞不忘凝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被甲先以夢兆候其勝負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足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

世宗本紀大定十六年上按鷹高橋見道側醉人墮驢而臥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

宣宗本紀興定三年以官驢借朝士之無馬者乘之仍給芻豆

輟畊錄吾鄉呂徽之先生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莫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瑞州府志義驢塚在高安地名坪上洪武初高安熊

士典乘驢往鄉遇賊被殺驢長鳴驚知鄉人救莫及以舌舐血哀鳴三晝夜而死鄉人義之爲葬此立碑曰義驢塚陶履中曰義馬義犬古記之矣閱鈞志復有義驢不尤異乎抑黔驢以技而敗此驢以義而傳君子于此得察則之道焉漫志云乎哉

見聞錄張公諱賢字思齊永樂乙酉舉鄉試屢赴會試不第謁選授吏部司務薦陞驗封司郎中云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餽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爲板張超拜山西右布政使長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艮苦以一驢送之旣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紀不敢隱具實對公怒痛箠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

定州志明成祖十年春三月定州衛軍趙四獻馬產驢有肉角類麟

虎苑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鬬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鬬一蹄而斃又鬬牡虎三蹄而斃後取鬬獅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莘野纂聞希顏先生楊翥拜禮部侍郎進尚書時公在京邸鄰有惡少甚侮之公不爲意至慮以驢鳴駭其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德如此

靈丘縣志馱水縣南十里俗傳僧畜驢馱桶自下山取水時人識之僧遂酌水注桶自馱而去

威縣志戚文輿家有牝驢一頭產一卵堅如石剖之其氣腥臭踰月又產一卵如前

驢部雜錄

漢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驂蹇驢兮

易林蹇驢不材駿驥失時筋勞力盡疲于沙丘

驂駕蹇驢日暮失時居者無憂保我樂娛

老狼白驢長尾大狐前顛却躓進退遇祟

鹽鐵論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

外史名器篇夫爲士者猶策驢以代勞兄于諸侯乎

抱朴子安貧篇陟六萬者不爭塗乎蹇驢之群

清異錄驢名長耳公

後山談叢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墨客揮犀昔人曾有爲驢喫牡丹賦云展似鐵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

該聞錄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屬詰廐吏言俱可驗蓋上旬駒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與母並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每驗之皆不謬質曰是含靈之類悉稟五行之氣馴至之道得于自然

春渚紀聞余家收山谷所書禪句三十餘首有云牽驢引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

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爲禽獸九錫以驢爲盧公者

資暇錄代呼驢爲衛于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有冑曹也自目爲衛

賢奕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

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然則措當作醋曰驢曰溝皆自鄭地起也

銷夏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當時謂之鶴觴或曰騎驢酒當時以驢載之而行也

陳眉公筆記洪崖跨白驢曰雪精今樹上至今有雪精遺跡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日知錄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注）爾雅無驢而有鼰鼠身長而大秦人謂之小驢

驢部外編

搜神後記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卽驢物如故

法苑珠林隋大業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

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行鞭其頭面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其日妹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悴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門尋之不見唯見驢頭面流血如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回怪而問之女以狀告于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卽爲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芻粟送王五戒處後死兄妹收葬焉

唐京兆湯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一日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以驢皮遺安仁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逕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湯安仁安仁應而念誦愈進鬼相謂曰昨日

悔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得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日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非我殺何爲見追諸君還爲我語驢我本不殺汝我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礪說之安仁今見在

宣室志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飯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

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卽以事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薰具言其事卽殺而食之

高道傳張果嘗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夜卽疊之其厚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也

河東記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旣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窸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幷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

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番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於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麪訖却收木人於箱中卽取麪作燒餠數枚有頃鷄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餠于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于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餠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慕其術後月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餠大小如前旣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慇懃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餠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餠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

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幷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續元怪錄長安張高者轉貨于市資累巨萬有一驢盲之久矣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卽臥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我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和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父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故爲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算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常騎我我因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

我汝强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刦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二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人酬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無錢也麩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麩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緡半易問之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鄰有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焉云見驢言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貪昧者故備書之

集異記涇之北鄙農人有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唐寶曆三年冬夜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枝梧而室內衣裘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阿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爲賊射應弦而斃安國閭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阿七之魂登房門而

號我死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孃耳遂寃泣久之鄰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爲雪涕因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名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來蹊踐狼籍安國牽歸遍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齎償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畜者聚視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逃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賫而歸我畜焉其里人詰所從因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卽醒阿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卽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也卽述其故曰我既行刦殺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逐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縻紖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蹤跡之由徑來至此去冬之寇詎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酉陽雜俎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

步驢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廣異記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嘗因選集至東都騎驢行槐樹下見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惡之母云彼此俱閒何惜來相澄坐驢上以手授之母看畢謂澄曰君安所居道里遠近宜速還家不出十日必死澄聞甚懼自爾便還至武功一日許旣無疾意甚懽然因脫衫出門忽見十餘人拜迎道左澄問所以云是神山百姓聞公得縣令故來迎候不得已隨之而去過水有甲宅一所狀如官府門牓云中丞理寃屈院澄乃大呌寃屈中丞遣問有何屈答云澄不奉符枉被鬼拘錄中丞問有狀否澄曰倉卒被拘實未有狀中丞與澄紙令作狀狀後判檢云枉被追錄算實未盡中丞判放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適徘徊衢路忽見故妹夫裴氏將千餘人西山打獵驚喜

問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値幾成閑鬼三五百年不得變轉何其痛哉時府門有賃驢者裴呼小兒驢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錢與之澄得還家心甚喜悅行五六里驢弱行不進日勢又晚澄恐不達小兒在後百餘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兒走至以杖擊驢驚澄墮地因爾遂活

清尊錄石泉縣民楊廣既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蹄踢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縶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山東通志宋武城東普光寺僧元暉嗜酒得疾困臥忽仰首長鳴頓仆於下問所苦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視之乃驢尾自皮膚茁出明日長尺許遍體生毛首面肖驢數日蹄鬣皆備哮吼悲鳴家人議殺之僧人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十年方死

潞安府志郡之東南五龍山多松數百年來人無敢伐者僧直果俗姓馬假修廟砍伐私賣易驢十數覓取脚利積錢百餘緡將還俗託婚偶暴疾而卒是日申莊民家產一驢作人言曰我五龍山馬和尚也夫伐神樹得惡報可深懼哉

三二九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五卷目錄

牛部彙考一

牛圖

犛圖

旄牛圖

詩經小雅　無羊

禮記曲禮　月令　王制　內則　少儀

周禮天官　冬官考工記

爾雅（釋獸　釋畜）
春秋緯（潛潭巴）
山海經（西山經　北山經　中山經）
相牛經（相牛法）
史記（天官書）
漢甘公石申星經（牽牛）
博物志（越巂國牛）
述異記（果下牛）
金樓子（日及牛）
齊民要術（養牛　煑膠法　炙法）
大業拾遺錄（徐聞縣牛）
酉陽雜俎（野牛　潛牛）
暘谷謾錄（牛）
宋史（天文志）
席上腐談（牛　順物）
埤雅（牛　犛牛）
爾雅翼（牛）
瀛涯勝覽（古俚國牛）

禽蟲典第一百五卷

牛部彙考一

釋名

犉（詩經） 一元大武（禮記）

太牢（周禮） 犘牛（爾雅）

犦牛（爾雅） 犤牛（爾雅）

犂牛（爾雅） 犣牛（爾雅）

犝牛（爾雅） 犑牛（爾雅）

觭（爾雅） 觢（爾雅）

牰 爾雅
牧 爾雅
犢 爾雅
欣犌 爾雅
⿰牜乍牛 山海經
犛牛 山海經
果下牛 述異記
野牛 酉陽雜俎
特牛 爾雅翼

犚 爾雅
犈 爾雅
⿰牜弗 爾雅
⿱敏牛 山海經
旄牛 山海經
夔牛 山海經
日及牛 金樓子
潛牛 酉陽雜俎
犅牛 爾雅翼

⿰牜曹 爾雅翼
⿰牜市 爾雅翼
牭 爾雅翼
牷 爾雅翼
牻⿰牜京 爾雅翼
⿰牜平 爾雅翼
⿰牜冓 爾雅翼
⿰牜亶 爾雅翼
瞿摩帝 梵書

⿰牜壽 爾雅翼
犙 爾雅翼
犗 爾雅翼
犖 爾雅翼
⿰牜無 爾雅翼
⿰牜余 爾雅翼
⿰牜将 爾雅翼
⿰牜雚 爾雅翼
牯 本草綱目

⿰牛啇　本草綱目

⿰牛孛　本草綱目

⿰牛桼　本草綱目

⿰牛俞　本草綱目

犂　本草綱目

⿰牛貝　本草綱目

⿰牛冓　本草綱目

稷牛　本草綱目

青牛　本草綱目

⿱⺌牛　本草綱目

⿰牛吳　本草綱目

犠　本草綱目

⿰牛卒　本草綱目

犍　本草綱目

⿰牛分　本草綱目

州留牛　本草綱目

水牛　本草綱目

黃牛　本草綱目

封牛　本草綱目

⿰牛堂牛　本草綱目

⿰牛亢牛　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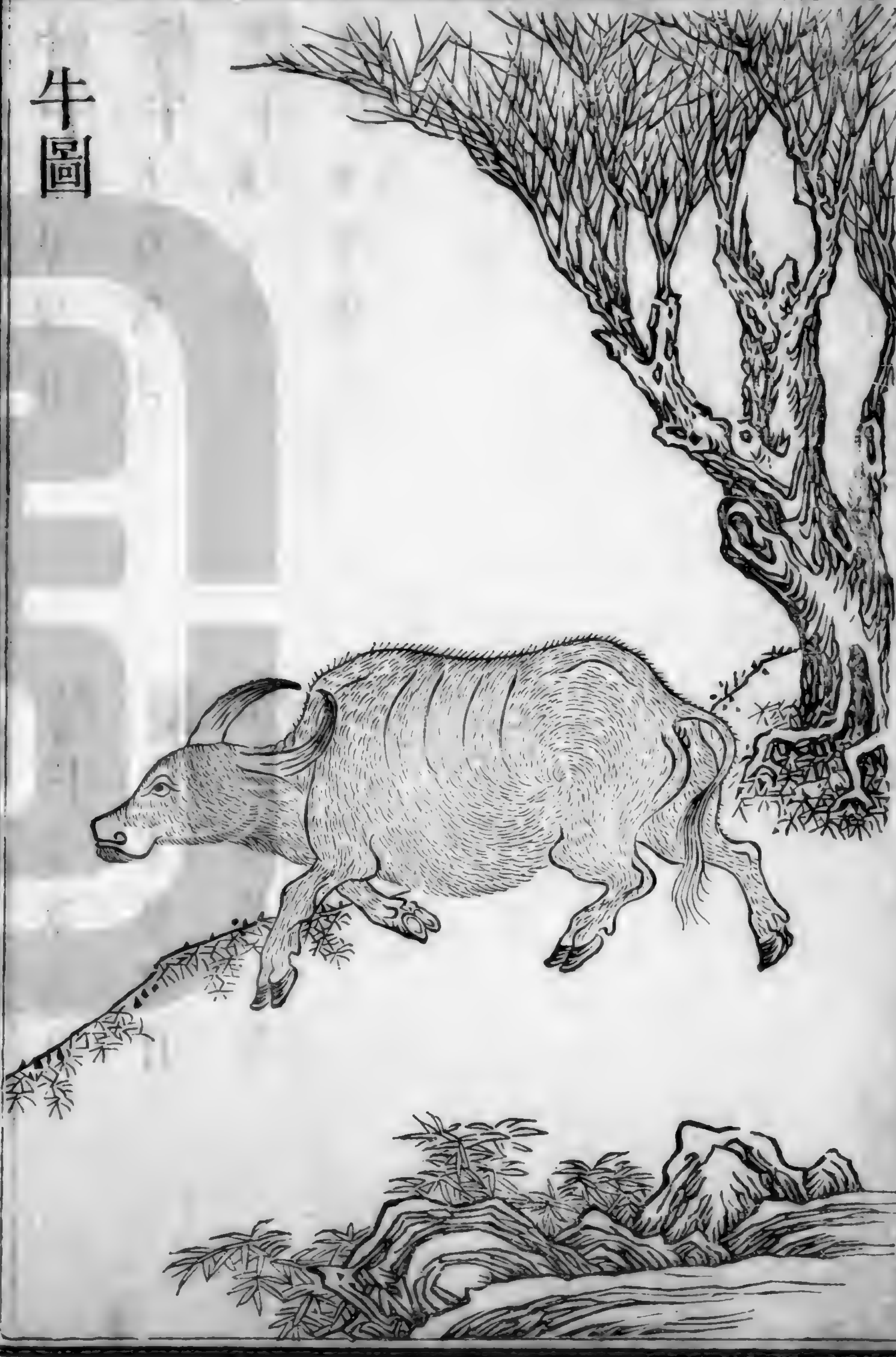
山牛　本草綱目

烏牛　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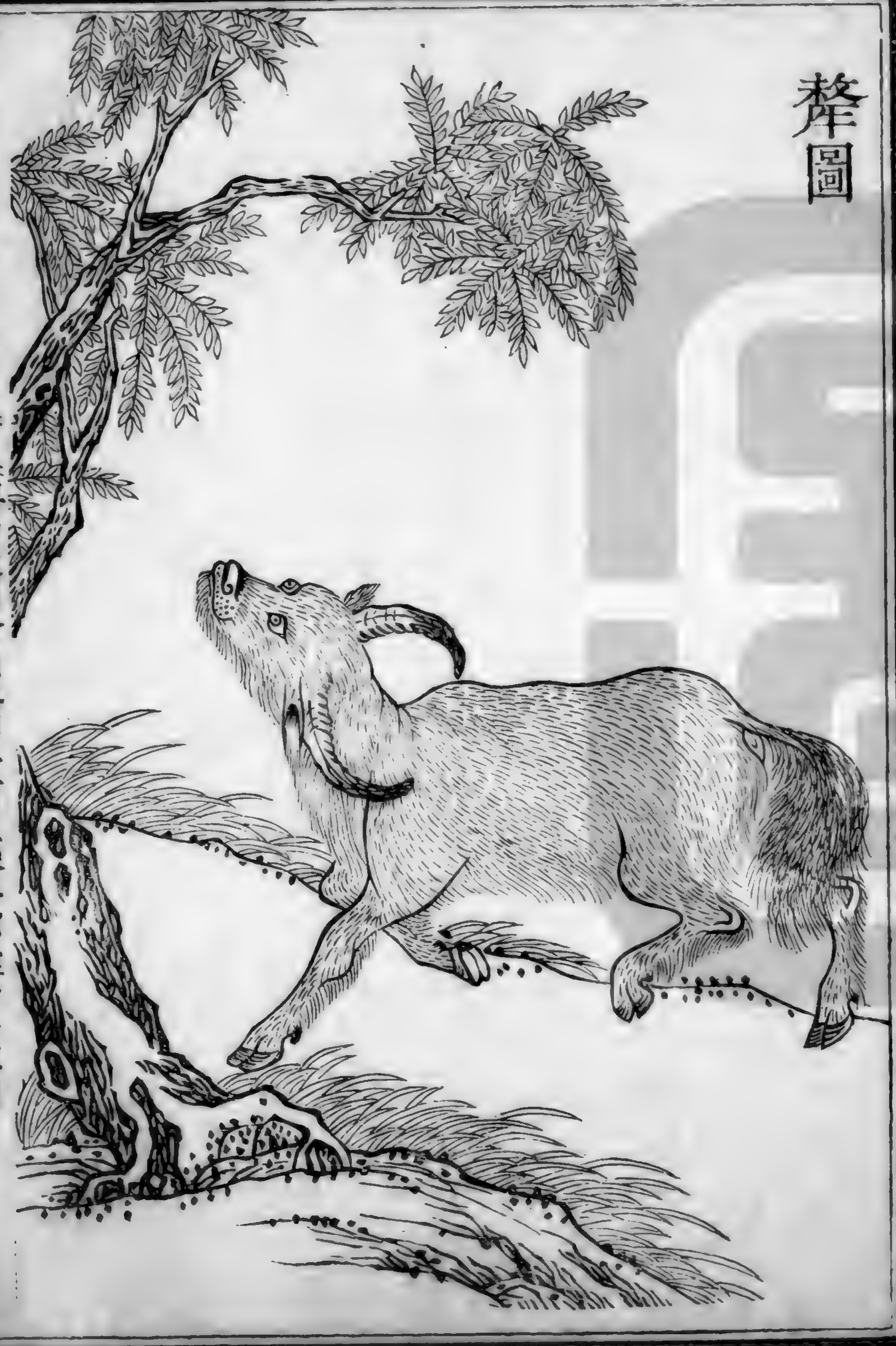
犏牛　本草綱目

海牛　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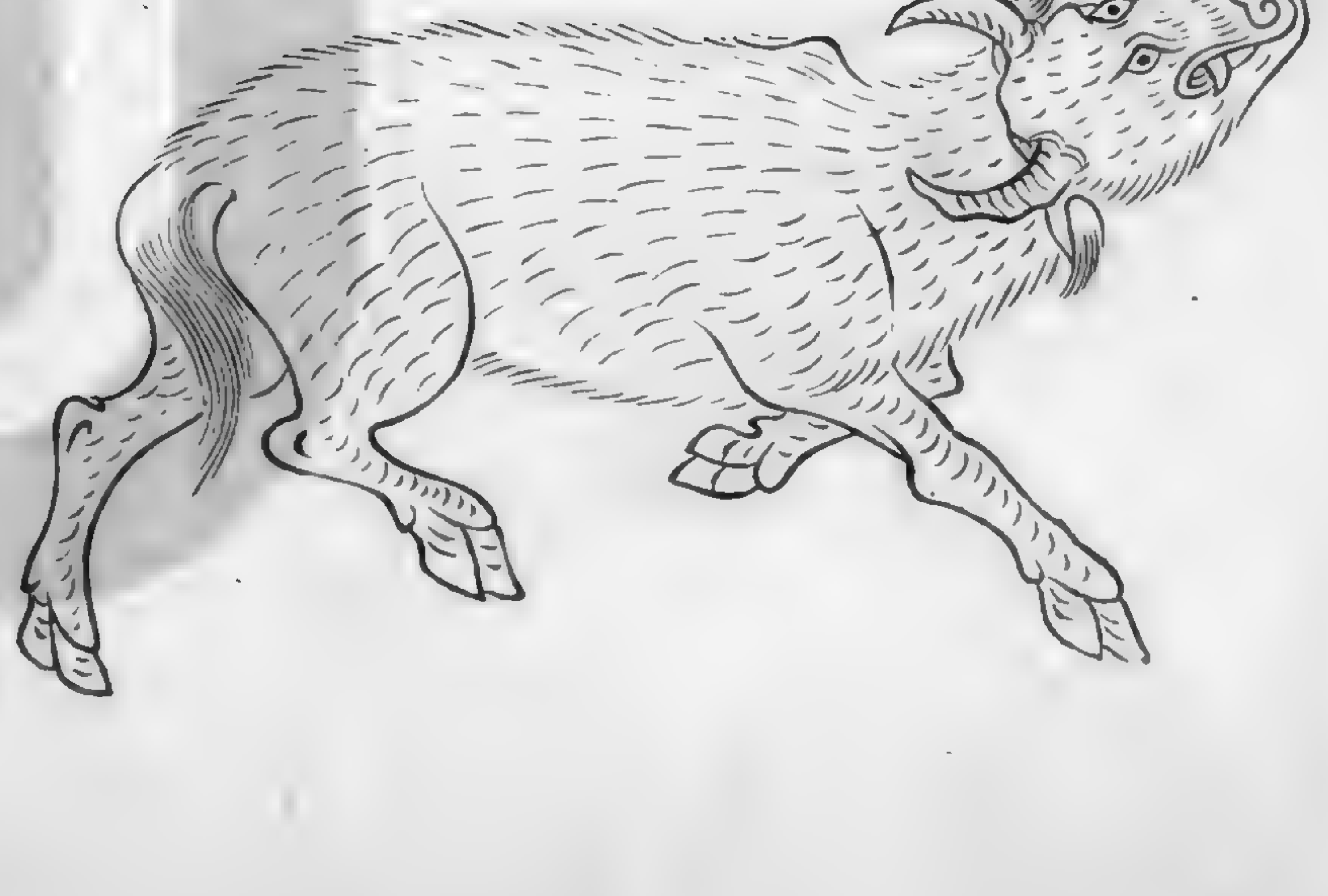
牛圖



犛圖



旄牛圖



詩經　小雅無羊

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朱注）黃牛黑脣曰犉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

王氏曰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大全）

山陰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

禮記　曲禮

凡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

注 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而得之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注 元頭也武足迹也牛肥則迹大

月令

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注 春陽旣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祟之牛使牡就牝欲孳生之蓄也其中犧牲之用者皆書其數以備稽校多寡也

中央土食稷與牛

注 牛土畜也

王制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注 如繭如栗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爲膚四指也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

內則

膳膷　牛炙　牛胾　牛膾

注 膷牛臛香美之名也炙炙牛肉胾切牛肉也

牛宜稌

注 牛肉稌飯尤相宜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秋宜犢麛膳膏腥

（正義）春爲木王膏薌牛膏也牛中央土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也

牛脩鹿脯 又 牛夜鳴則庮

注 牛之夜鳴者其肉庮臭不可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注 脄脊側肉也餌筋腱也柔之爲升和也汁和亦醢醯與（陳註）脄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醢醯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注 湛亦漬也（陳註）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期朝今日至明旦也醷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注 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爲醓（陳註）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牛擣而去其皽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澤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注 此周禮糝食也（陳註）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少儀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注 聶之言牒也先臛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

疏 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也臂臑

謂肩脚也

周禮

天官

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

（訂義）賈氏曰按庖人註云香牛也

食醫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

（正義）牛味甘平稻味苦而又溫甘苦相成（訂義）鄭鍔曰牛土畜也稌稻也澤中所生與土畜相宜

冬官考工記

弓人凡相角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

（訂義）鄭司農曰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桷理錯也　王昭禹曰穉牛方少而氣血剛則角之文正直而澤潤老牛已疾而氣血衰則其文麤紾而交錯

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

（訂義）趙氏曰險傷也中裏也　鄭鍔曰角之中險阻而突起者必疢疾之牛也無光潤之氣者必瘦瘠之牛也知此法則凡角皆可以逆而知之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訂義）鄭鍔曰角長二尺有五寸長之極矣既極其長又且本白而中青其末又豐三色俱不失其文理如此之角是謂牛戴牛蓋一角直一牛之價如牛之上又戴一牛也茲其至貴者歟

凡相膠牛膠火赤

（訂義）王昭禹曰膠或用角或用皮牛用其皮

爾雅

釋獸

牛曰齝

注 食之已久復出嚼之

釋畜

摩牛

注 出巴中重千斤

犦牛

注 卽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

犤牛

注　犤牛庳小今之㹇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

犩牛

注　即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

犣牛

注　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

犝牛

註　無角牛

犑牛

註　未詳

角一俯一仰觭

註　牛角低仰

皆踊䚥

註　今豎角牛

黑脣犉

註　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

黑眥牰

（註）眼眥黑

黑耳犚黑腹牧黑脚犈

（註）皆別牛黑所在之名

其子犢

（註）今青州呼犢爲㸬

體長牬

（註）長身者

絕有力欣犌

（疏）此別牛屬也云犘牛名也郭云出巴中重千斤犦牛領上肉犦胅起之牛也郭云卽犎牛也者卽上註云漢順帝時疎勒王來獻犎牛是也云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者謂領上肉腫墳起也云狀如橐駞肉鞍一邊者山海經云虢山獸多橐駞彼註云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負千斤知水泉所在是也橐駞肉鞍胅起有二此牛領肉胅起惟一故云一邊云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犤牛名也郭云犤牛庳小今

之犪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以其庳小可行果樹下故又呼果下牛犩亦牛名也郭云卽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按中山經云岷山其獸多犀象犪牛彼註云今蜀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犪牛晉大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之得三十担肉卽爾雅犩牛是也犣亦牛名也郭云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按山海經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彼註云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是也犝牛無角牛名也易云犝牛之牿是也俯低也牛角一低一仰者名觭言傾攲也踊竪也牛兩角竪者名觢牛黑脣者名犉背目匡也牛之目匡黑者名牰黑耳者名犚黑腹者名牧黑脚者名犈郭云皆別牛黑所在之名其牛所生之子名犢郭云今青州呼犢爲㸬體身也凡牛之身長者名牬絕有力壯大者名欣犌詩小雅無羊篇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毛傳云黃牛黑脣曰犉毛意以此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而牛之黃者衆故云

黃牛也其實不主爲黃牛故郭氏云此宜通謂黑

脣牛

牛七尺爲犉

（註）詩曰九十其犉亦見尸子

春秋緯

潛潭巴

宮中有牛鳴政教衰諸侯相幷牛兵之符也

山海經

西山經

黃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𤛓

郭云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宮漢惠帝所起疑非此　任臣案卽牰犚牧犈之屬事物紺珠云𤛓蒼黑色大目

小華之山其獸多㸲牛

英山其獸多㸲牛羬羊

翠山其陰多旄牛麢麝

鹿臺之山其獸多㸲牛

大次之山其獸多㸲牛麢羊

底陽之山其獸多犀兕虎豹㸲牛

西皇之山其獸多麋鹿㸲牛

白於之山其獸多㸲牛羬羊

北山經

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

郭云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　任臣按文獻通考云冉駹有旄牛無角一名犝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羅氏爾雅翼曰犛西南國旄牛也似牛四節腹下及肘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爲之是旄犛一物也又按上林賦庸旄貘犛顏監注云庸今犎牛旄今犏牛犛今貓牛李東璧亦云旄牛亦名犏牛卽爾雅之犣牛若犛牛則爾雅之犘牛明爲二種矣圖贊曰牛充兵機兼之者旄冠於旌鼓爲軍之標匪肉致災亦毛之招

敦薨之山其獸多旄牛

中山經

牡山其獸多㸲牛

夸父之山其獸多牸牛

荊山其中多犛牛

岷山其獸多夔牛

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

崌山其獸多夔牛

支離之山多牸牛羬羊

相牛經

相牛法

牛岐胡壽

岐牽兩服下分爲三

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頸骨長且大駛壁堂欲得闊

鄭段間也

倚欲得如絆馬

聚而正也

膺庭欲得廣

胃前

天關欲得成

背接骨

雋骨欲得垂

脊中央欲得下

闌株欲得大

尾株

豐岳欲得大

膝骨

種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垂星欲得有努肉

蹄上巴肉覆蹄間名努肉

力柱欲得大而成

當車骨也

懸蹄欲得如八字陰虹屬頭

陰虹者有雙筋自尾骨屬頭

陽鹽欲得廣

陽鹽者夾尾體前兩膁上

常有聲似鳴者有黃也洞湖無壽珠淵無壽

旋毛當目下也

上池有亂毛妨主凶

上池角中央也

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大膁䟽肋難飴龍頭突目好

跳豪筋欲得成就

脚後橫筋也

毛欲得短密若長䟽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毛少

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堅角欲得細鼻如鏡則難

牽口方易飴[illegible]府方易飴水牛肚大尾青最有力

史記

天官書

牽牛爲犧牲

正義曰牽牛爲犧牲亦爲關梁其北二星一曰即

路一曰聚火又上一星主道路改二星主關梁占

明大關梁通不明不通天下牛疫死移入漢中天

下乃亂也

漢甘公石中星經

牽牛

牽牛六星主關梁工異主大路中主牛木星春夏木

秋冬火中央火星爲政始日月五星行起於此皆攜

星遠漢天下牛貴明亦貴暗小賊入漢中井役死直米穀價平曲米貴失常邑牛多死穀不成木星守天下和平久守水災人凍死米貴賣子虎害人臣謀主木逆久守有水道不通火星守老臣逆牛貴十倍人相食兵起將軍死大水災津梁不通土星守臣謀主君有失位臣金星守地氣泄兵起至城天下人多死水守辰星常以冬朝牽牛若不朝來年五穀不熟大水損害客守二十日兵起彗孛行牛中吳越有自王者彗出牛中七十日有政更像虹蜺出牛必有壞城臨淮月暈圍牛損小兒災變也八度八月昏中氐中去北辰一百十度

博物志

越巂國牛

越巂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日肉生如故

述異記

果下牛

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

金樓子

日及牛

大月氏有牛名日及牛割其肉明日瘡愈

齊民要術

養牛

牛岐胡有壽（按齊民要術前數行與相牛經雖多重出但微有異同處故並錄以備參考）

岐胡牽兩腋亦分爲三也

眼去角近行駃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

二軌齊者快

二軌從鼻至髀爲前軌甲至髂爲後軌

頸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闊

壁堂脚股間也

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莖欲得小膺庭欲得廣

膺庭胷也

天關欲得成

天關脊接骨也

儁骨欲得垂

儁骨脊骨中夾欲得下也

洞胡無壽

（洞胡從頭至臆也）

旋毛在珠淵無壽

（珠淵當眼下也）

上池有亂毛起妨主

（上池兩角中一曰戴麻也）

倚腳不正有勞病角冷有病毛拳有病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熱單膂無力有生癖即決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腳者快直下者不快亂睫者觝人後腳曲及直並是好相直尤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爲下行欲得似羊行頭不用多肉臀欲方尾不用至地至地少力尾上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硬角欲得細橫竪無在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

（卷者其形側也）

插頸欲得高一曰體欲得緊大膁踈肋難飼龍突目好跳

（又云不能行也）

鼻如鏡鼻難牽口方易飼蘭株欲得大

蘭株尾株

豪筋欲得成就

豪筋脚後橫筋

豐岳欲得大

豐岳膝株骨也

蹄欲得竪

竪如羊角

垂星欲得有努肉

垂星蹄上有肉覆蹄謂之努肉

力柱欲得大而成

力柱當車

肋欲得密肋骨欲得大而張

張而廣也

髀骨欲得出儁骨上

出背脊骨上也

易牽則易使難牽則難使泉根不用多肉及多毛

泉根莖所出也

懸蹄欲得橫

如八字也

陰虹屬頸行千里

陰虹者有雙筋白毛骨屬頸

陽鹽欲得廣

陽鹽者夾尾株前兩臁也

當陽鹽中間脊骨欲得窜

窜則雙膂不窜則爲單膂

常有似鳴者有黃

治牛疫氣方

取人參一兩細切水煑取汁五六升灌口中

又方

臘月兎頭燒作灰和水五六升灌之亦良

又方

硃砂三指撮油脂二合清酒六合煖灌卽瘥

治牛腹脹欲死方

取婦人陰毛草裹與食之卽愈誤治氣脹也

又方

研麻子取汁溫冷微熱擘口灌之五六升許愈此

治生豆腹脹垂死者大良

治牛疥方

煮烏頭汁熱洗五度卽瘥耳

治牛肚反及嗽方

取榆白皮水煑極熱令甚滑以五升灌之卽瘥也

治牛中熱方

取兔腸肚勿去屎以裹草吞之不過再三卽愈

治牛虱方

以胡麻油塗之卽愈豬脂亦得凡六畜虱脂塗悉愈

治牛病

用牛膽一箇灌牛口中瘥

家政法云四月伐牛骨茭

四月毒草與茭豆不殊齊俗不收所失大也

術曰埋牛蹄著宅四角令大富

煑膠法

煑膠要用二月三月十月餘月則不成

熱則不凝無餅寒則凍瘃白膠不粘

沙牛皮水牛皮豬皮爲上驢馬駝騾皮爲次

其膠勢力雖復相似但驢馬皮薄毛多膠少倍費樵薪

破皮履鞋底格椎皮靴底破鞾靫但是生皮無問年歲久遠不腐爛者悉皆中用

然新皮膠邑明淨而勝其陳久者固宜不如新者

其脂肕鹽熟之皮則不中用

譬如生鐵一經柔熟永無鎔鑄之理無爛汁砌巴

唯欲舊釜大而不渝者

釜新則燒令皮著底釜小費薪大釜渝令膠邑黑

法於井邊坑中浸皮四五日令極液以水淨洗濯無令有泥片割釜中不須削毛

削毛費功於膠無益

凡水皆得煮然鹹苦之水膠乃更勝長作木匕頭施鐵刃時時徹攪之勿令著底

匕頭不施鐵刃頭攪不徹底則焦焦則膠惡是以尤須屢數之

水少更添常使滂沛經宿晬時勿令絕火根皮爛熟

以匕瀝汁看後一珠微有黏勢熟矣

爲過傷火令膠焦

取淨乾盆置竈埵上以米牀加盆布蓬草於牀上以大杓挹取膠爲著蓬草上濾去滓穢挹時勿停火淳熟汁盡更添水煮之攪如初法熟挹取看熟皮垂盡著釜焦黑無復黏勢乃棄去之膠盆向滿舁著空靜處屋中仰頭令凝凌旦合盆於席上脫取凝膠口濕細緊線以割之其近盆底土惡之處不中用者割却少許然後十字坼破之又中斷爲段較薄割爲餅

唯極薄爲佳乾又色似琥珀好堅厚者既難燥又見滯黑皆爲膠惡也

近盆末下名爲笨膠可以建車近盆末上卽是膠清可以雜用最是膠皮如粥膜者膠中之上第一粘好先於庭中豎槌施三重箔擿令免狗鼠於最下箔上布置膠餅其上兩重爲作陰涼幷扞霜露

膠餅雖凝水汁盡見日卽消霜露霑濡復難燥乾

旦起至食時卷去上箔令膠見日

凌旦寒氣不畏消釋霜露之潤見日卽乾

食後還復舒箔爲蔭雨則內廠屋之下則不須重箔四五日浥浥時繩穿膠餅懸而日曝極乾乃內屋內懸紙籠之

以防青蠅壁土之汙

炙法

夏中雖輭相著至八月秋涼時日中曝之還復堅好

捧炙大牛用脊小犢用腳肉亦得逼火徧炙一面色白便割割又炙一面含漿滑美若四面俱熟然後割則澀惡不中食也

牛胘炙老牛胘厚而肥剗穿痛蹙令聚逼火急炙令上劈裂然後割之則脆而甚美若挽令舒申微火遙炙則薄而且明

大業拾遺錄

徐聞縣牛

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白里

酉陽雜俎

野牛

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

潛牛

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鬬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宋史

天文志

牛宿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卽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明大則王道昌關梁通牛貴怒則馬貴動則牛災多死始出而色黃大豆賤赤則豆有蟲靑則大豆貴星直羅賤曲則貴日食其分兵起暈爲陰國憂兵起月食有兵暈爲水災女子貴五穀不成牛多暴死小兒多疾月暈在冬三月百四十日外有赦暈中央大星大將被戮月犯之有水牛多死其國有憂歲星入犯則諸侯失期留守則牛多疫五穀傷在牛東不利小兒西主風雪北爲民流逆行宮中有火居三十日至九十日天下和平道德明熒惑犯之諸侯

多疾臣謀主守則穀不成兵起入或出守斗南赦塡星犯之有土功守之雨雪民人牛馬病太白犯之諸侯不通守則國有兵起入則爲兵謀人多死辰星犯敗軍移將臣謀主客星犯守之牛馬貴越地起兵出牛多死地動馬貴彗星犯之吳分兵起出爲羅貴牛死孛犯改元易號羅貴牛多死吳越兵起下當有自立者流星犯之王欲改事春夏穀熟秋冬穀貴色黑牛馬昌關梁入貢雲氣蒼白橫貫有兵喪赤亦爲兵黃白氣入牛蕃息黑則牛死

暘谷謾錄

牛

牛四爪

席上腐談

牛順物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

埤雅

牛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

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健決躁速故易坤爲牛乾爲馬詩曰爾牛來斯其耳濕濕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抱朴子曰鴈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也傳曰禘郊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詩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捄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有捄其角也禮云牛曰一元大武六牲之號牛曰一元大武號最爲美者牛大牲故也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牛含宮聲故柳子以爲黃鍾在脰也周官曰牛夜鳴則庮許叔重曰庮久屋朽木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也牛膏曰香故其臭朽則不可食矣列子曰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爲戎易林曰牛龍且聵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爲面牛鼓簧爲聾故也造化權輿云夫乾爲馬坤爲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

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世之學者以爲坤牛取順乾馬取健蓋知其一而已封人曰凡祭祀飾其牛牲卽莊子所謂衣之以文綉者也鄭氏以爲飾謂刷治潔清之誤矣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及楚是以云爾舊說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占其日以知其登耗

犛牛

犛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爲纓人或射之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而莊周以爲牛之白顙豚之亢鼻者巫祝不以適河乃無用之爲大祥也古者於旌旗干首注犛尾之毛焉而謂之旄凡建旄皆首物者也示使愛尾焉

爾雅翼

牛

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用頭三封尾之形也

又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物從牛爲物大可以分故半從八從牛牛之名色特牛謂之犅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吳人謂犢曰𤛓（於杏切）牛羊無子謂之犗二歲謂之㸬三歲謂之犙四歲謂之牭騄牛謂之犗純色謂之牷駁謂之犖白黑雜毛謂之牻惊黃白色謂之犥駁如星謂之㸸黃牛虎文謂之𤙴黃牛黑唇謂之犉白脊謂之犡又謂之将長脊謂之𤛱白牛謂之犨世本骸作服牛黃帝臣也景文公云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代耕而王弼注易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余按古稱牛耕非特王弼之說也其來舊矣太史公律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同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物也淮南子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許叔重以爲牛者所植穀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太史公淮南子博通古義其書皆不在趙過後又古人制名冉耕字伯牛其造書也曰犂耕也

犂兩壁耕也一曰覆耕種也字皆從牛則耕之以牛尚矣山海經曰稷後曰叔均是始耕郭氏曰漢武帝用趙過代田之說用耦犂二牛三人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則過之法有由來矣景文之說未之盡也牛畜之有力而順者但有豎瞳而無橫瞳見物輒長造天故童子得而制之論衡曰馬稱驊騮騏騄牛譽郭椒丁櫟古者犧尊以牛爲名然亦不畫畫（疑衍）牛故淮南子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以青黃華藻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新序鄒穆公曰

百姓飽牛而耕

瀛涯勝覽

古俚國牛

古俚國水牛不大黃牛則大有至三四百斤者不食其肉取其乳酥喫飲不絕口牛死則埋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六卷目錄

牛部彙考二

本草綱目

釋名　集解　黃牛肉　氣味　主治
發明　水牛肉氣味　主治　頭
蹄氣味　主治　鼻主治　皮主治　乳　氣味
主治　發明　血氣味　主治　發明　脂
氣味　主治　髓氣味　主治　腦氣味　主
治　心主治　脾主治　肺主治　肝主治
腎主治　胃氣味　主治　膍　主治　膽
氣味　主治　發明　喉主治　發明　靨主
治　齒主治　發明　牛角䚡釋名　氣味
主治　發明　角氣味　主治　骨氣味　主
治　發明　蹄甲主治　陰莖主治　牯牛卵
囊主治　毛主治　發明　口涎　主治　鼻

津主治 耳垢 主治 溺氣味 主治 屎
氣味 主治 主治 發明 黃犢子臍屎 主治 屎
中大豆主治 聖虀 主治 齝草 主治
發明 鼻牶主治 附方 牛黃釋名 集解
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犛牛
釋名 集解 角 氣味 主治 黃氣味 主
治 發明 牦牛釋名 集解 喉嚨 主治
發明 附錄 犝牛 海牛 月支牛 山牛
黃明膠 正誤 氣味 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 登州府

禽蟲典第一百六卷

牛部彙考二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牛周禮謂之大牢牢乃豢畜之室牛牢大羊牢小故皆得牢名內則謂之一元大武元頭也武足跡也牛肥則跡大猶史記稱牛爲四蹄今人稱牛爲一頭之義梵書謂之瞿摩帝牛之牡者曰牯曰特曰㸬曰犅牝者曰牸南牛曰㹀北牛曰榛純色

曰犧黑曰犥白曰㹀赤曰牸駁曰犂去勢曰犍又曰犗無角曰牛子曰犢生二歲曰犋三歲曰犙四歲曰牭五歲曰㸻六歲曰犕

集解

陳藏器曰牛有數種本經不言黃牛烏牛水牛但言牛爾南人以水牛爲牛北人以黃牛烏牛爲牛牛種既殊入用當別李時珍曰牛有㹇牛水牛二種㹇牛小而水牛大㹇牛有黃黑赤白駁雜數色水牛色青蒼大腹銳頭其狀類豬角若擔矛能與虎鬬亦有白色者鬱林人謂之州留牛又廣南有稷牛卽果下牛形最卑小爾雅謂之犤牛王會篇謂之紈牛是也牛齒有下無上察其齒而知其年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年接脊骨一節也牛耳聾其聽以鼻牛瞳豎而不橫其聲曰牟項垂曰胡蹄肉曰衛百葉曰膍角胎曰䚡鼻木曰牶嚼草復出曰齝腹草未化曰聖齏牛在畜屬土在卦屬坤土緩而和其性順也

黃牛肉氣味

甘溫無毒

陶弘景曰榛牛爲勝青牛爲良水牛惟可充食日華曰黃牛肉微毒食之發藥毒動病不如水牛孟詵曰黃牛動病黑牛尤不可食牛者稼穡之資不可多殺若自死者血脉已絕骨髓已竭不可食之陳藏器曰牛病死者發痼疾痃癖令人洞下疰病黑牛白頭者不可食獨肝者有大毒令人痢血至死北人牛瘦多以虵從鼻灌之故肝獨也水牛則無之李時珍曰張仲景云噉蛇牛毛髮白而後順者是也中其毒者惟人乳可以解之內則云牛夜鳴則庮臭不可食病死者有大毒令人生疔暴亡食經云牛自死白首者食之殺人疥牛食之發癢黃牛水牛合豬肉及黍米酒食並生寸白蟲合韭薤食令人熱病合生薑食損齒煑牛肉入杏仁蘆葉易爛相宜孟詵曰惡馬食牛肉卽馴亦物性也

主治

別錄曰安中益氣養脾胃孫思邈曰補益腰脚止渴及唾涎

發明

李時珍曰韓𢘅言牛肉補氣與黃芪同功觀丹溪朱氏倒倉法論而引申觸類則牛之補土可心解矣今天下日用之物雖嚴法不能禁亦因肉甘而補皮角有用也朱震亨曰倒倉論云腸胃謂積穀之室故謂之倉倒者推陳以致新也胃屬土受物而不能自運七情五味有傷中宮停痰積血互相纏糾發爲癱瘓爲勞瘵爲蠱脹成形成質爲窠爲臼以生百病而中宮愆和自非丸散所能去也此方出西域異人其法用黃肥牡牛肉二十斤長流水煮成糜去滓濾取液再熬成琥珀色收之每飲一鍾隨飲至數十鍾寒月溫飲病在上則令吐在下則令利在中則令吐而利在人活變吐利後渴卽服其小便一二椀亦可蕩滌餘垢睡二日乃食淡粥養半月卽精神强健沉疴悉亡也須五年忌牛肉蓋牛坤土也黃土色也以順德配坤牡之用也肉者胃之藥也熟而爲液無形之物也故能由腸胃而透肌膚毛竅爪甲無所不到在表者因吐而得汗在清道者自吐而去在濁道者自利

而除有如洪水泛漲陳莝順流而去盎然渙然潤澤枯槁而有精爽之樂也王綸云牛肉本補脾胃之物非吐下藥也特飲之既滿而溢爾借補爲瀉故病去而胃得補亦奇法也但病非腸胃者似難施之

水牛肉氣味

甘平無毒

日華曰冷微毒宜忌同黃牛

主治

別錄曰消渴止啘洩安中益氣養脾胃陳藏器曰補虛壯健強筋骨消水腫除濕氣

頭蹄氣味（水牛者良）

凉食經云患冷人勿食蹄中巨筋多食令人生肉刺

主治

孟詵曰下熱風

鼻主治（水牛者良）

陳藏器曰消渴同石燕煑汁服孟詵曰治婦人無乳作羹食之不過兩日乳下無限氣壯人尤效寇宗奭曰療口眼喎斜不拘乾濕者以火炙熱於不患處熨

之卽漸止

皮主治（水牛者良）

心鏡曰水氣浮腫小便澀少以皮蒸熟切入豉汁食之熬膠最良詳阿膠

乳氣味

甘微寒無毒

陶弘景曰㹀牛乳佳蘇恭曰㹀牛乳性平生飲令人利熱飲令人口乾溫可也水牛乳作酪濃厚勝㹀牛造石蜜須之陳藏器曰黑牛乳勝黃牛凡服乳必煑一二沸停冷啜之熱食卽壅不欲頓服與酸物相反令人腹中癥結患冷氣人忌之合生魚食作瘕李時珍曰凡取以物撞之則易得餘詳乳酪下

制秦艽不灰木

主治

別錄曰補虛羸止渴日華曰養心肺解毒潤皮膚陳藏器曰冷補下熱氣和蒜煎沸食去冷氣痃癖孟詵曰患熱風人宜食之孫思邈曰老人煑食有益入薑葱止小兒吐乳補勞李時珍曰治反胃熱噦補益勞

損潤大腸治氣痢除疸黃老人煑粥甚宜

發明

朱震亨曰反胃噎膈大便燥結宜牛羊乳時時嚥之並服四物湯爲上策不可用人乳人乳有飲食之毒七情之火也李時珍曰乳煎蓽茇治痢有效蓋一寒一熱能和陰陽耳按獨異志云唐太宗苦氣痢衆醫不效下詔訪問金吾長張寶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蓽茇方上服之立愈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擬上疾復發復進之又平因問左右曰進方人有功未見除授何也徵懼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豈不及汝耶即命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寺卿其方用牛乳半斤蓽茇三錢同煎減半空腹頓服

血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解毒利腸治金瘡折傷垂死又下水蛭煑拌醋食治血痢便血

發明

李時珍曰按元史云布智兒從太祖征回回身中數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之牛腹中浸熱血中移時遂甦又云李庭從伯顏攻郢州砲傷左脅矢貫於胷幾絕伯顏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而甦何孟春云予在職方時問各邊將無知此術者非讀元史弗知也故書於此以備緩急

脂氣味（黃牛者良煉過用）

甘溫微毒多食發痼疾瘡瘍 鑑源云牛脂軟銅

主治

李時珍曰諸瘡疥癬白禿亦入面脂

髓氣味（黑牛黃牛㸒牛者良煉過用）

甘溫無毒

主治

本經云補中塡骨髓久服增年別錄曰安五藏平三焦續絕傷益氣力止洩利去消渴皆以清酒暖服之孫思邈曰平胃氣通十二經脉李時珍曰治瘦病以黑牛髓地黃汁白蜜等分煎服李時珍曰潤肺補腎

澤肌悅面理折傷擦損痛甚妙

腦氣味（水牛黃牛者良）

甘溫微毒心鏡曰牛熱病死者勿食其腦令生腸癰

主治

蘇恭曰風眩消渴李時珍曰脾積痞氣潤皴裂入面脂用

心主治（已下黃牛者良）

別錄曰虛忘補心

脾主治

陳藏器曰補脾李時珍曰臘月淡煮日食一度治痔瘻和朴硝作膾食消痞塊出千金醫通

肺主治（已下水牛者良）

陳藏器曰補肺

肝主治

別錄曰補肝明目孟詵曰治瘧及痢醋煮食之李時珍曰婦人陰䘌納之引蟲

腎主治

別錄曰補腎氣益精孫思邈曰治濕痹

胃氣味（黃牛水牛俱良）

甘溫無毒

陶弘景曰青牛腸胃合犬肉犬血食病人

主治

孟詵曰消渴風眩補五臟醋煑食之李時珍曰補中益氣解毒養脾胃

膍 一名百葉

李時珍曰膍音毗言其有比列也牛羊食百草與他獸異故其胃有膍有胘有蜂窠亦與他獸異也胘卽胃之厚處

主治

陳藏器曰熱氣水氣治痢解酒毒藥毒丹石毒發熱同肝作生以薑醋食之

膽（臘月黃牛青牛者良）

陶弘景曰膽原附黃條中今拔出於此以類相從耳

氣味

苦大寒無毒

主治

本經云可丸藥別錄曰除心腹熱渴止下痢及口焦燥益目精蘇恭曰臘月釀槐子服明目治疳濕彌佳藥性云釀黑豆百日後取出每夜吞一枚鎮肝明目蘇頌曰釀南星末陰乾治驚風有奇功李時珍曰除黃殺蟲治癰腫

發明

李時珍曰淮南子畢萬術云牛膽塗熱釜釜即鳴牛膽塗桂莫知其誰註云能變亂人形詳見本書岣嶁云蛙得牛膽則不鳴此皆有所制也

喉主治（白水牛者良）

孫思邈曰小兒呷氣李時珍曰療反胃吐食取一具去膜及兩頭逐節以醋浸炙燥燒存性每服一錢米飲下神效出法天生意

發明

李時珍曰牛喉嚨治呷氣反胃皆以類相從也按普濟方云反胃吐食藥物不下結腸三五日至七八日大便不通如此者必死昔全州周禪師得正胃方於異人十痊八九君子收之可濟人命用白水牛喉一

條去兩頭節幷筋膜脂肉乃取阿膠黑片收之臨時旋炙用米醋一盞浸之微火炙乾淬之再炙再淬醋盡爲度研末厚紙包收或遇陰濕時微火烘之再收遇此疾每服一錢食前陳米飲調下輕者一服立效

靨主治（水牛者良）

李時珍曰喉痹氣癭古方多用之

齒主治

外臺曰小兒牛癇

發明

李時珍曰六畜齒治六癇皆比類之義也耳珠先生有固牙法用牛齒三十枚瓶盛固濟煅赤爲末每以水一盞末二錢煎熱含漱冷則吐去有損動者以末揩之此亦以類從也

牛角䚡釋名

李時珍曰此即角尖中堅骨也牛之有䚡如魚之有䚡故名胎者言在角內也陳藏器曰水牛黃牸牛者可用餘皆不及久在糞土爛白者亦佳

氣味

苦溫無毒

甄權曰苦甘

主治

本經云下閉血瘀血疼痛女人帶下血燔之酒服陳藏器曰燒灰主赤白痢寇宗奭曰黃牛者燒之主婦人血崩大便下血血痢藥性云水牛者燒之止婦人血崩赤白帶下冷痢瀉血水洩時珍曰治水腫　千金徐王酒用之

發明

李時珍曰牛角䚡筋之粹骨之餘而䚡又角之精也乃厥陰少陰血分之藥燒之則性澀故止血痢崩中諸病

角氣味

苦寒無毒

徐之才曰平

主治

別錄曰水牛者燔之治時氣寒熱頭痛日華曰煎汁治熱毒風及壯熱蘇頌曰半牛者治喉痹腫塞欲死

燒灰酒服一錢小兒飲乳不快似喉痹者取灰塗乳上嚥下即瘥　出崔元亮方李時珍曰治淋破血

骨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日華曰燒灰治吐血鼻洪崩中帶下腸風瀉血水瀉

李時珍曰治邪瘧燒灰同豬脂塗疳瘡蝕人口鼻有效　出十便

發明

李時珍曰東夷以牛骨占卜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先事之靈宜其可入藥治病也

蹄甲主治（青牛者良）

蘇恭曰婦人崩中漏下赤白李時珍曰燒灰水服治牛癇和油塗臁瘡研末貼臍止小兒夜啼　出集要

諸方

陰莖主治（黃牛烏牛水牛並良）

蘇恭曰婦人漏下白赤無子

牯牛卵囊主治

吳球曰疝氣一具煑爛入小茴香鹽少許拌食

毛主治

蘇恭曰臍毛治小兒久不行李時珍曰耳毛尾毛陰毛並主通淋閉

發明

李時珍曰古方牛耳毛陰毛尾毛治淋多用之豈以牛性順而毛性下行耶又治瘧病蓋禳之之義耳

口涎

日華曰以水洗老牛口用鹽塗之少頃即出或以荷葉包牛口使耕力乏涎出取之

主治

日華曰反胃嘔吐孫思邈曰水服二匙終身不噎李時珍曰吮小兒治客忤灌一合治小兒霍亂入鹽少許頓服一盞治喉閉口噤　出外臺胡居士方

鼻津主治

李時珍曰小兒中客忤水和少許灌之又塗小兒鼻瘡及濕癬　出外臺諸方

耳垢（烏牛者良）

李時珍曰以鹽少許入牛耳中癢卽易取

主治

蘇恭曰蛇傷惡蝨毒蝨毛蝨也李時珍曰治癰腫未成膿封之卽散疳蟲蝕鼻生瘡及毒蛇螫人並敷之

溺氣味（黃犍㸬牛牸牛者良）

苦辛微溫無毒

徐之才曰寒

主治

別錄曰水腫腹脹脚滿利小便

屎氣味

苦寒無毒

鏡源云牛屎抽銅暈燒火能養一切藥力

主治

別錄曰水腫惡氣乾者燔之敷癙瘻惡瘡陳藏器曰燒灰敷灸瘡立瘥李時珍曰敷小兒爛瘡爛痘及癰腫不合能滅瘢痕蘇恭曰絞汁治消渴黃癉脚氣霍亂小便不通

發明

李時珍曰牛屎散熱解毒利洩故能治腫疸霍亂疳痢傷損諸疾燒灰則收濕生肌拔毒故能治癰疽瘡瘻爛痘諸疾也宋書云孫法宗苦疽瘡夜有女人至曰我天使也事本不關善人使者誤及爾但取牛屎煑敷之卽驗如其言果瘥此亦一異也

黃犢子臍屎主治（新生未食草者收乾之）

陳藏器曰九竅四肢指岐間血出乃暴怒所爲燒此末水服方寸匕日四五服良　出姚僧坦方李時珍曰主中惡霍亂鬼擊吐血以一升和酒三升煑汁服

出肘后

屎中大豆主治

蘇恭曰小兒驚癇婦人難產

聖虀

李時珍曰按劉恂嶺表錄異云廣之容南好食水牛肉或炮或炙食訖卽啜聖虀消之調以薑桂鹽醋腹遂不脹聖虀如青苔狀乃牛腸胃中未化草也

主治

李時珍曰食牛肉作脹解牛肉毒

齝草

一名牛轉草

主治

陳藏器曰絞汁服止噦李時珍曰療反胃霍亂小兒口噤風

發明

李時珍曰牛齝治反胃噎膈雖取象回噍之義而沾濡口涎爲多故主療與涎之功同

鼻桊主治

別錄曰木桊主小兒癇草桊燒研傅小兒鼻下瘡李時珍曰治消渴煎汁服或燒灰酒服草桊燒灰吹纏喉風甚效

附方

小刀圭韓飛霞曰凡一切虛病皆可服之用小牛犢兒未交感者一隻臘月初八日或戊己日殺之去血燖毛洗淨同臟腑不遺分寸大銅鍋煑之每十斤入黃芪十兩人參四兩茯苓六兩官桂良薑各五錢陳皮三兩甘草蜀椒各二兩食鹽二兩醇酒二斗同煑

水以八分爲率文火煑至如泥其骨皆搥碎併濾取稠汁待冷以甕盛之埋於土內露出甕面凡飲食中皆任意食之或以酒調服更妙肥犬及鹿皆可依此法作之

返本丸補諸虛百損用黃犍牛肉去筋膜切片河水洗數遍仍浸一夜次日再洗三遍水清爲度用無灰好酒同入罈內重泥封固桑柴文武火煑一晝夜取出如黃沙爲佳焦黑無用焙乾爲末聽用山藥鹽炒過蓮肉去心鹽炒過並去鹽白茯苓小茴香炒各四兩爲末每牛肉半斤入藥末一斤以紅棗蒸熟去皮和搗丸梧子大每空心酒下五十丸日三服（乾坤生意）

腹中痞積牛肉四兩切片以風化石灰一錢擦上蒸熟食常食痞積自下（經驗秘方）

腹中癖積黃牛肉一斤恆山三錢同煑熟食肉飲汁癖必自消甚效（筆峯雜興）

牛皮風癬每五更炙牛肉一斤食以酒調輕粉敷之（直指方）

水腫尿澀牛肉一斤熟蒸以薑醋空心食之（心鏡）

手足腫痛傷寒時氣毒攻手足腫痛欲斷牛肉裹之腫消痛止（范汪方）

白虎風痛寒熱發渴骨節微腫用水牛肉脯一兩炙黃燕窠土伏龍肝飛羅麪各二兩砒黃一錢爲末每以少許新汲水和作彈丸大於痛處摩之痛止即取藥拋於熱油鐺中（聖惠方）

水腫脹滿小便澀者用水牛蹄一具去毛煑汁作羹切食之或以水牛尾條切作腊食或煑食亦佳（食醫心鏡）

風熱毒氣煎過牛乳一升生牛乳一升和勻空腹服之日三服（千金方）

小兒熱噦牛乳二合薑汁一合銀器文火煎五六沸量兒服之

下虛消渴心脾中熱下焦虛冷小便多者牛羊乳每飲三四合（廣利方）

病後虛弱取七歲以下五歲以上黃牛乳一升水四升煎取一升稍稍飲至十日止（外臺方）

補益勞損千金翼崔尚書方鍾乳粉一兩袋盛以牛乳一升煎減三分之一去袋飲乳日三　又方白石

英末三升和黑豆與十歲以上生犢牸牛食每日與一兩七日取牛乳或熱服一升或作粥食其糞以種菜食百無所忌能潤臟腑澤肌肉令人壯健

脚氣痹弱牛乳五升硫黃三兩煎取三升每服三合羊乳亦可或以牛乳五合煎調硫黃末一兩服取汗尤良（肘後方）

肉人怪病人頂生瘡五色如櫻桃狀破則自頂分裂連皮剝脫至足名曰肉人常飲牛乳自消（夏子益奇疾方）

重舌出涎特牛乳飲之（聖惠方）

蚰蜒入耳牛乳少少滴入卽出若入腹者飲一二升卽化爲水（聖惠方）

蜘蛛瘡毒牛乳飲之良（生生編）

誤吞水蛭腸痛黃瘦牛血熱飲一二升次早化猪脂三升飲之卽下出也（肘後方）

消渴不止栝樓根煎用生栝樓根切十斤以水三斗煑至一斗濾淨入煉淨黃牛脂一合慢火熬膏瓶收每酒服一杯日三（總錄）

腋下胡臭牛脂和胡粉塗之三度永瘥（姚氏）

食物入鼻介介作痛不出用牛脂一棗大納鼻中吸入脂消則物隨出也

走精黃病面目俱黃多睡舌紫甚面裂若爪甲黑者死用豉半兩牛脂一兩煎過綿裹烙舌去黑皮一重濃煎豉湯飲之

補精潤肺壯陽助胃用煉牛髓四兩胡桃肉四兩杏仁泥四兩山藥末半斤煉蜜一斤同搗成膏以瓶盛湯煑一日每服一匙空心服之（瑞竹方）

勞損風濕陸杭膏用牛髓羊脂各二升白蜜薑汁酥各三升煎三上三下令成膏隨意以溫酒和服之（經心錄）

手足皴裂牛髓敷之

吐血咯血五勞七傷用水牛腦一枚塗紙上陰乾杏仁煑去皮胡桃仁白蜜各一斤香油四兩同熬乾爲末每空心燒酒服二錢匕（乾坤秘韞）

偏正頭風不拘遠近諸藥不效者如神用白芷芎藭各三錢爲細末以黃牛腦子搽末在上瓷器內加酒頓熟乘熱食之盡量一醉醒則其病如失甚驗（保壽堂方）

脾積痞氣牛腦丸治男婦脾積痞病大有神效黃牸牛腦子一箇去皮筋擂爛皮硝末一斤蒸餅六箇曬研和勻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好酒下日三服百日有驗（聖濟總錄）

氣積成塊牛腦散用牛腦子一箇去筋雄雞肫一箇連黃並以好酒浸一宿搗爛入木香沉香砂仁各三兩皮硝一碗杵千下入生銅鍋內文武火焙乾爲末入輕粉三錢令勻每服二錢空心燒酒服日三服（同上）

啖蛇牛毒牛肚細切水一斗煑一升服取汗卽瘥（金匱要略）

穀疸食黃用牛膽汁一枚苦參三兩龍膽草一兩爲末和少蜜丸梧子大每薑湯下五十丸

女子陰冷以食茱萸納牛膽中百日令乾每取二十枚嚼納陰中良久如火（千金方）

痔瘺出水用牛膽蝟膽各一枚膩粉五十文麝香二十文以三味和勻入牛膽中懸四十九日取出爲丸如大麥大以紙撚送入瘡內有惡物流出爲驗也（經驗）

臁瘡不斂牛胞衣一具燒存性研搽（海上方）

大腸冷痢牸牛角䚡燒灰飲服二錢日二次

小兒滯下牸牛角胎燒灰水服方寸匕（千金方）

大便下血黃牛角䚡一具煆末煑豉汁服二錢日三神效（近效方）

赤白帶下牛角䚡燒令烟斷附子以鹽水浸七度去皮等分爲末每空心酒服二錢匕（孫用和方）

鼠乳痔疾牛角䚡燒灰酒服方寸匕（塞上方）

蜂蠆螫瘡牛角䚡燒灰醋和傅之（肘後方）

石淋破血牛角燒灰酒服方寸匕日五服（總錄）

血上逆心煩悶刺痛水牛角燒末酒服方寸匕（子母祕錄）

赤禿髮落牛角羊角燒灰等分豬脂調塗（聖惠方）

鼻中生瘡牛骨狗骨燒灰臘豬脂和敷（千金方）

水穀痢疾牛骨灰同六月六日麴炒等分爲末飲服方寸匕乃御傳方也（張文仲方）

卒魘不寤以青牛蹄或馬蹄臨人頭上卽蘇（肘後方）

損傷接骨牛蹄甲一箇乳香沒藥各一錢爲末入甲內燒灰以黃米粉糊和成膏敷之（祕韞）

牛皮風癬牛蹄甲驢糞各一兩燒存性研末油調抓

破敷之五七日即愈（蘭氏經驗方）

臁脛爛瘡牛蹄甲燒灰桐油和敷（海上方）

玉莖生瘡牛蹄甲燒灰油調敷之（奚囊）

卒患淋疾牛耳中毛燒取半錢水服尾毛亦可（集驗方）

小兒石淋特牛陰頭毛燒灰漿水服一刀圭日再（張文仲方）

邪氣瘧疾外臺用黑牛尾燒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一用牯牛陰毛七根黃荊葉七片縛內關上亦效

噎膈反胃集成用糯米末以牛涎拌作小丸煑熟食　危氏得效香牛飲用牛涎一盞入麝香少許銀盞頓熱先以帛緊束胃脘令氣喘解開乘熱飲之仍以丁香汁入粥與食　普濟千轉丹用牛涎好蜜各半斤木鼈仁三十箇研末入銅器熬稠每以兩匙和粥與食日三服

小兒流涎取東行牛口中涎沫塗口中及頤上自愈（外臺方）

小兒口噤身熱吐沫不能乳方同上（聖惠方）

損目破睛牛口涎日點二次避風黑睛破者亦瘥（肘後）

身面目疣牛口涎頻塗之自落（千金方）

疔瘡惡腫黑牛耳垢敷之（聖惠方）

脅漏出水不止用烏牛耳垢傅之即瘥

鼻衄不止牛耳中垢車前子末等分和勻塞之良（總錄）

水腫尿濇小品用烏犍牛尿半升空腹飲小便利良

肘后用黃犍牛尿每飲三升老幼減半

水氣喘促小便濇用沙牛尿一斗訶梨皮末半斤先以銅器熬尿至三升入末熬至可丸丸梧子大每服茶下二十丸日三服當下水及惡物爲效（普濟方）

風毒脚氣以銅器取烏犢牛尿三升飲之小便利則消（肘後方）

脚氣脹滿尿濇取烏犢牛尿一升一日分服消乃止（楊炎南行方）

久患氣脹烏牛尿一升空心溫服氣散止（廣濟方）

癥癖鼓脹烏牛尿一升微火煎如稠飴空心服棗許當鳴轉病出隔日更服之（千金翼）

霍亂厥逆服烏牛尿二升（千金方）

刺傷中水服烏牛尿二升三服止（梅師）

水腫溲澀黃牛尿一升絞汁飲溲利瘥勿食鹽（梅師）

濕熱黃病黃牛糞日乾爲末麪糊丸梧子大每食前白湯下七十丸（簡便方）

霍亂吐下不止四肢逆冷外臺用黃牛尿半升水二升煑三沸服半升止聖惠用烏牛糞絞汁一合以百日兒乳汁一合和溫服（必效方）

疳痢垂死新牛尿一升水一升攪澄汁服不過三服

卒死不省四肢不收取牛洞一升和溫酒灌之或以濕者絞汁亦可此扁鵲法也（肘後方）

卒陰腎痛牛屎燒灰酒和敷之良（梅師）

脚跟腫痛不能著地用黃牛屎入鹽炒熱罨之（王永輔惠濟方）

姙娠腰痛牛屎燒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外臺）

姙娠毒痛犛牛屎燒灰水服方寸匕日三并以酢和封（千金方）

子死腹中濕牛糞塗腹上良（產寶）

小兒口噤白牛糞塗口中取瘥（總錄）

小兒夜啼牛屎一塊安席下勿令母知（食療）

小兒頭瘡野外久乾牛屎不壞者燒灰入輕粉麻油調搽（普濟）

小兒白禿牛屎厚封之（祕錄）

小兒爛瘡牛屎燒灰封之滅瘢痕（千金方）

痘瘡潰爛王兌白龍散以臘月黃牛屎燒取白灰敷之或臥之即易痂疕而無瘢痕

癰腫不合牛屎燒灰用雞子白和封乾即易之神驗也（千金月令）

瘑瘻瘰癧千金五白散白牛屎白馬屎白羊屎白雞屎白猪屎各一升於石上燒灰漏蘆末二兩以猪膏一升煎亂髮一兩同熬五六沸塗之神驗　肘后治瘰瘻有核膿血用熱牛屎封之日三

蟯蜋瘻疾熱牛屎封之日數易當有蟯蜋出（千金方）

乳癰初起牛屎和酒敷之即消（姚僧坦方）

燥瘑瘡痒熱牛屎塗之（千金方）

瘡傷風水痛劇欲死者牛屎燒烟熏令汗出即愈（外臺祕要）

跌磕傷損黃牛屎炒熱封之裹定卽效（簡便）

湯火燒灼濕牛屎搗塗之（姚和衆）

惡犬咬傷洗淨毒以熱牛屎封之卽時痛止（千金方）

蜂蠆螫痛牛屎燒灰苦酒和敷（千金方）

背瘡潰爛黃黑牛糞多年者曬乾爲末入百草霜勻細糝之（談埜翁方）

小兒牛癇白牛屎中豆日日服之良（總微論）

婦人難産牛屎中大豆一枚劈作兩片一書父一書子仍合著水吞之立産（昝殷産寶）

齒落不生牛屎中大豆十四枚小開豆頭以注齒根數度卽生（千金方）

反胃噎膈大力奪命丸牛囀草杵頭糠各半斤糯米一升爲末取黃母牛涎和丸龍眼大煮熟食之入砂糖二兩尤妙（醫學正傳）

霍亂吐利不止用烏牛齝草一團人參生薑各三錢甜漿水一升半煮汁五合服（劉涓子鬼遺方）

小兒流涎用牛噍草絞汁少少與服（普濟方）

初生口噤十日內者用牛口齝草絞汁灌之（聖惠方）

消渴牛鼻木二箇洗剉男用牝牛女用牡牛人參甘草半兩大白梅一箇水四碗煎三碗熱服甚妙（普濟方）

冬月皴裂牛鼻繩末和五倍子末塡入薄紙貼之（救急方）

牛黃釋名

李時珍曰牛屬丑故隱其名金光明經謂之瞿盧折娜

集解

別錄曰牛黃生隴西及晉地特牛膽中得之陰乾百日使燥無令見日月光普曰牛死則黃入膽中如鷄子黃也陶弘景曰舊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夜視有光走入牛角中以盆水承而吐之卽墮落水中今人多就膽中得之一子大如鷄子黃相重疊藥中之貴莫復過此一子及三二分好者直五六千至一萬也多出梁州益州蘇恭曰牛黃今出萊州密州淄州青州嶲州戎州牛有黃者必多吼喚喝迫而得者謂之生黃最佳黃有三種散黃粒如麻豆漫黃若鷄卵中黃藏在肝膽間圓黃爲塊形有大小並在肝膽中

多生於犛特牛其㹀牛未聞有黃也蘇頌曰今出登萊州他處或有不甚佳凡牛有黃者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即墮下水中取得陰乾百日一子如鷄子黃大重疊可揭質輕虛而氣香者佳然人多僞之試法但揩摩手甲上透甲黃者爲眞雷斆曰此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黃殺死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牛病死在心中剝得者名心黃初在心中如黃漿汁取得便投水中沾水乃硬如碎蒺藜及豆與帝珠子者是也肝膽中得者名肝黃大抵皆不及生黃爲勝寇宗奭曰牛黃輕鬆自然微香西戎有犛牛黃堅而不香又有駱駝黃極易得亦能相亂不可不審之

修治

雷斆曰凡用單搗細研如塵絹裹定以黃嫩牛皮裹懸井中一宿去水三四尺明早取之

氣味

苦平有小毒

日華曰甘凉普曰無毒徐之才曰但人參爲之使得牡丹菖蒲利耳目惡龍骨龍膽地黃常山蜚蠊畏牛膝乾漆李時珍曰別錄言牛黃惡龍膽而錢乙治小兒急驚疳病凉驚丸麝香丸皆兩用之何哉龍膽治驚癇解熱殺蟲與牛黃主治相近亦肝經藥也不應相惡如此

主治

本經曰驚癇寒熱熱盛狂痓除邪逐鬼別錄曰療小兒百病諸癇熱口不開大人狂顛又墮胎久服輕身增年令人不忘日華曰主中風失音口噤驚悸天行時疾健忘虛乏甄權曰安魂定魄辟邪魅卒中惡小兒夜啼孫思邈曰益肝膽定精神除熱止驚痢辟惡氣除百病甯原曰清心化熱利痰凉驚李時珍曰痘瘡紫色發狂讝語者可用　出王氏方

發明

李杲曰牛黃入肝治筋病凡中風入臟者必用牛雄腦麝之劑入骨髓透肌膚以引風出若風中腑及血脈者用之恐引風邪流入於骨髓如油入麪莫之能

出也李時珍曰牛之黃牛之病也故有黃之牛多病而易死諸獸皆有黃人之病黃者亦然因其病在心及肝膽之間凝結成黃故還能治心及肝膽之病正如人之淋石復能治淋也按宋史云宗澤知萊州使者取牛黃澤云方春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流行牛無黃矣觀此則黃爲牛病尤可徵矣

附方

初生三日去驚邪辟惡氣以牛黃一豆許以赤蜜如酸棗許研勻綿蘸令兒吮之一日令盡（姚和衆方）

七日口噤牛黃爲末以淡竹瀝化一字灌之更以猪乳滴之（外臺）

初生胎熱或身體黃者以眞牛黃一豆大入蜜調膏乳汁化開時時滴兒口中形色不實者勿多服（錢氏小兒方）

小兒熱驚牛黃一杏仁大竹瀝薑汁各一合和勻與服（總微論）

驚癇嚼舌迷悶仰目牛黃一豆許研和蜜水灌之（廣利方）

小兒驚候小兒積熱毛焦睡語欲發驚者牛黃六分朱砂五錢同研以犀角磨汁調服一錢（總微論）

腹痛夜啼牛黃一豆許乳汁化服仍書田字於臍下（聖惠方）

痘瘡黑陷牛黃二粒朱砂一分研末蜜浸臙脂取汁調搽一日一上（王氏痘疹方）

犛牛釋名

李時珍曰犛者髦也其髦可爲旌旄也其體多長毛而身角如犀故曰毛犀汲冢周書作氂牛顏師古作貓牛爾雅作犘牛音皆相近也山海經作㸲牛西人呼爲竹牛因角理如竹也或云竹卽㸲音之轉而犨又竹音之轉也楊愼丹鉛錄云毛犀卽象也狀如犀而角小善知吉凶古人呼爲猫猪交廣人謂之猪神是矣

集解

李時珍曰犛牛出西南徼外居深山中野牛也狀及毛尾俱同牦牛牦小而犛大有重千斤者其尾名曰氂亦可爲旌旄纓帽之用唐宋西徼諸州貢之中山

經云荆山多犛牛郭璞註云牦牛之屬也其色黑又昨夢錄云西夏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製弓極勁彼人以僞犀角卒莫能辨曹昭格古論云毛犀卽犛牛也角之花斑皆類山犀而無粟紋其理似竹不甚爲奇故謂毛犀觀此則犛之角勝于牦而牦之毛尾勝於犛也又有野牛與此相類者並附於左

角氣味

酸鹹涼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驚癇熱毒諸血病

黃氣味

苦平

主治

驚癇癲狂

發明

李時珍曰犛牛亦有黃彼人以亂牛黃但堅而不香云功用亦相近也其角亦可亂犀但無粟紋蘇頌圖

經誤以爲牯犀角者是也亦可用而功不及犀昨夢錄格古論說之詳矣

牦牛釋名

李時珍曰牦與旄同或作毛後漢書云冉駹夷出牦牛一名犣牛重千斤毛可爲旄觀此則牦牛之名蓋取諸此顏師古云牦牛卽犏牛也而葉盛水東日記云毛牛與封牛合則生犏牛亦類毛牛偏氣使然故謂之犏然則犏又毛之遺種耶

集解

李時珍曰牦牛出甘肅臨洮及西南徼外野牛也人多畜養之狀如水牛體長多力能載重迅行如飛性至粗梗髀膝尾背胡下皆有黑毛長尺許其尾最長大如斗亦自愛護草木鉤之則止而不動古人取爲旌旄今人以爲纓帽毛雜白色者以茜染紅色山海經云潘侯之山有牦牛狀如牛而四足節生毛卽此也其肉味美故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牦象之肉也

喉靨主治

李時珍曰項下癭氣

發明

李時珍曰牦牛古方未見用者近世臞仙壽域方載治癭氣方用其喉靨亦因類之義也其方用犏牛喉脆骨二寸許一節連兩邊扇動脆骨取之或煮或燒仰臥頓服仍取巧舌卽靨子也嚼爛噙之食頃乃嚥病人容貌必瘦減而癭自內消矣不過二服卽愈云神妙無比也

附錄𤛓牛

廣志云出日南及潯州大賓縣色青黃與蛇同穴性嗜鹽人裹手塗鹽取之其角如玉可爲器

海牛

齊地志云出登州海島中形似牛鼉脚鮎毛其皮甚輭可供百用脂可燃燈寰宇志名潛牛廣志名牨牛

月支牛

元中記云出西胡及大月氏國今日割取肉明日其創卽復合也（按此已見述異記但彼不云並出西胡故載之）

山牛

狀如牛而角有枝如鹿茸

黃明膠正誤

甄權曰白膠一名黃明膠蘇頌曰今方家所用黃明膠多是牛皮本經阿膠亦用牛皮是三膠亦通用但今牛皮膠製作不精故不堪用止以膠物耳而鹿角膠本經謂之白膠處處能作但功倍於牛膠故鮮有眞者李時珍曰按本經白膠一名鹿角膠煑鹿角作之阿膠一名傅致膠煑牛皮作之其說甚明黃明膠卽今水膠乃牛皮所作其色黃明非白膠也但非阿井水所作耳甄權以黃明爲鹿角白膠唐慎微又采黃明諸方附之並誤矣今正其誤以附阿膠之後但其功用亦與阿膠彷彿苟阿膠難得則眞牛皮膠亦可權用其性味皆平補宜於虛熱若鹿角膠則性味熱補非虛熱者所宜不可不致辨也

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吐血衄血下血血淋下痢妊婦胎動血下風濕走注疼痛打撲傷損湯火灼瘡一切癰疽腫毒

活血止痛潤燥利大小腸

附方

肺痿吐血黃明膠炙乾花桑葉陰乾各二兩研末每服三錢生地黃汁調下（普濟方）

肺破出血或嗽血不止用海犀膏卽水膠一大片炙黃塗酥再炙研末用白湯化三錢服之卽止（斗門方）

吐血咯血黃明膠一兩切片炙黃新綿一兩燒研每服一錢食後米飲服日再（食療）

衄血不止黃明膠盪耎帖山根至髮際（三因）

妊娠下血黃明膠二兩酒煑化頓服之（肘後方）

咳嗽不瘥黃明膠炙研每服一錢人參末二錢薄豉湯二盞葱少許煎沸嗽時溫呷三五口卽止（食療）

腎虛失精水膠三兩研末以酒二盌化服日三服（千金）

面上木痹牛皮膠化和桂末厚塗一二分良（葉氏摘元方）

風濕走痛牛皮膠一兩薑汁半盃同化成膏攤紙上熱貼之冷卽易甚效一加乳香沒藥一錢（鄧筆峯方）

脚底木硬牛皮膠生薑汁化開調南星末塗上烘物熨之

尸脚拆裂烊膠著布上烘貼之（千金方）

破傷中風黃明膠燒存性研末酒服二錢取汗（普濟方）

跌撲傷損眞牛皮膠一兩乾冬瓜皮一兩剉同炒存性研末每服五錢熱酒一鍾調服仍飲酒二三鍾暖臥微汗痛止一宿接元如故（藺氏）

湯火傷灼水煎膠如糊冷掃塗之（斗門）

一切腫毒已成未成用水膠一兩水漬耎當頭開孔貼之未有膿者自消已潰者令膿自出（王燾外臺祕要）

諸般癰腫黃明膠一兩水半升化開入黃丹一兩煑勻以鵝翎掃上瘡口如未成者塗其四圍自消（本事方）

便毒初起水膠鎔化塗之即散（直指方）

乳癤初發黃明水膠以濃醋化塗之立消（楊起簡便方）

背疽初發阮氏經驗方用黃明牛皮膠四兩酒一盌重湯頓化隨意飲盡不能飲者滾白湯飲之服此毒不內攻不傳惡證　談埜翁試效方以新瓦上燒存性研末酒二盌服之　唐氏經驗方又加穿山甲四片同燒存性云極妙無比

瘰癧結核黑牛皮膠鎔化攤膏貼之已潰者將膏搓

作線長寸許紙入孔中頻換拭之取效（楊氏經驗）

小兒痘瘢黃明膠炒研末溫酒調服一錢匕痘已出者服之無瘢未出者服之瀉下

物入耳中以麻繩剪令頭散著膠粘上徐引出之（千金）

直省志書

登州府

海牛出文登海中長丈餘紫色無角性捷疾見人則飛入於海其膏可以燃燈其皮可以爲弓韇矢房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九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七卷目錄

牛部藝文一

牧牛說　周甯戚

獻牛表　魏曹植

牛責季友文　晉陸雲

旄牛贊　郭璞

夔牛贊　前人

謝東宮賚蒸栗牛啓　梁元帝

謝南康王饟牛啓　劉孝威

辟厭青牛畫贊　前人

謝豫章王賜牛啓　劉潛

駛牛賦　陳臧道顏

祝牛宮辭　唐陸龜蒙

牛賦　柳宗元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甯戚飯牛賦　紇干愈

目無全牛賦　王履貞

縱火牛攻圍賦　張隨

牛賦　宋吳淑

問牛喘賦　梅堯臣

書柳子厚牛賦後　蘇軾

氂牛賦　孔甯子

御製牛搏虎說　明太祖

牛部藝文二（詩）

詠死牛　隋柳䛒

詠牛　唐李嶠

田園言懷　李白
牧牛歌　陸龜蒙
將牛何處去　元結
詠官牛　白居易
牧童詞　張籍
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顧況
詠牛應制　許圉師
代牛言　劉乂
毛老鬬牛　宋文同
十九日出曹門見水牛拽車　梅堯臣
題竹石牧牛　黃庭堅
車堰牛　陳造
觀小兒戲打春牛　楊萬里
安樂坊牧童　前人
春日田園雜興　范成大
冬日田園雜興　前人
牧牛兒　陸游
游聆牛圖　前人

買牛　前人
甯戚飯牛圖　鄭思肖
春郊牧養圖　戴復古
題牧牛圖　陳與義
次韻和眞長四季牧童　黃庶
牧牛圖　金王良臣
和元卿郊行　党懷英
題牧牛圖　元吳澄
牧童詞　周權

飯牛歌　洪希文
百牛圖歌　舒頔
賣驢買牛歌　張庸
石牛行　李思衍
題劉凝之騎牛圖　戴良
題牧牛渡水圖　貢師泰
牧牛圖　貢性之
題江貫道百牛圖　白珽
老牛　宋无

畫牛　僧大訢
題牧牛圖　明張以寧
牧牛圖　錢仲益
題墨牛二首　薛瑄
北原牧唱　李東陽
牧牛詞　高啓
賣牛二十韻　王鎡
牧牛圖　錢宰
題野老醉騎牛圖　前人
衡岳雜興　胡安
過水下口　劉侃
題畫牛　僧普慈
雨澗牛　如蘭
白牛爲日本純上人賦　來復

禽蟲典第一百七卷

牛部藝文一

牧牛說

周甯戚

古人有臥牛衣而待旦則知牛之寒蓋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知牛之餓蓋啖以菽粟矣衣以褐薦飯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爲衣食之本故耳此所謂時其饑飽以識性情者也每遇耕作之月除已牧放夜復飽飼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凉而用之則力倍於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

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此南方晝耕之法也若夫北方陸地平遠牛皆夜耕以避晝熱夜半仍飼以芻豆以助其力至明耕畢則放去此所謂節其作息以養其血氣也今藁秸不足以充其食水漿不足以濟其渴凍之曝之瘠之役之勞之又從而鞭笞之則牛之斃者過半矣饑欲得食渴欲得飲物之情也至於役使困乏氣喘汗流耕者急於就食或放之山或逐之水牛困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以致疾病生焉放之高山筋力疲乏顛蹶而僵仆者往往相藉也利其力而傷其生烏識其爲愛養之道哉牛之爲病不一其用藥與人相似但大爲劑以飲之無不愈者便溺有血傷於熱也以致便血之藥治之冷結則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卽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其或天行疫癘率多薰蒸相染其氣然也愛之則當離避地所拔除沴（音戾）氣而救藥或可偷生傳曰養備動時則天下不能使之病畜牛之家誠能節適養護如前所云則自無病然有病而治猶愈於不治若夫醫治之宜則亦有說周禮獸醫掌療

獸病凡療獸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其來尚矣今諸處自有獸工相病用藥不必預陳方藥恐多差誤也

獻牛表

魏曹植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焦僥之微不知泱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牛責季友文

晉陸雲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莫同乎人今子履方象以矩地戴圓規以儀天該芳靈之款素挺協氣於皓元故神窮來哲思洞無間踊翰則憤凌風波吐辭則辨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穎秀暘谷景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維子之服既元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冕不易物車不改度子何不使元貂左餌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軺輅望紫微而風行踐蘭塗而安步而崎嶇隴坂息駕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與德而

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乎季友盛時可惜迨良期於風柔競悲飇於葉落陳讜言於洪範圖遺形於霄閣使景絕而音流芬身薦而榮赫奕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予請迹於桃林之薄

旄牛贊　郭璞

牛充兵機兼之者旄冠於旌鼓爲軍之標匪肉致災亦毛之招

夔牛贊　前人

西南巨牛出自江岷體若垂雲肉盈千鈞雖有逸力難以揮輪

謝東宮賚蒸栗牛啓　梁元帝

色似祕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騂角未奇瑩蹄非貴

謝南康王饟牛啓　劉孝威

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辟厭青牛畫贊　前人

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噓風噴精廻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鞦狻力難京肆怒横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滕嬰進芻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輿拂采徐邈成圖

謝豫章王賜牛啓

劉潛

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輒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既獲坐馳之致馴拳廣庭方念載憂之勖

駛牛賦

陳臧道顏

若乃豪宗戚亂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爍爍雲母亙牸擢足於雙鳥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絶綸觀者嗤妍其好醜遂慕駿駛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兒價齊驥騄

祝牛宮辭

唐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違（一作爲）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於土官以從卿教（一作校非）余勉之而爲

之辭曰（集作云）

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集作嚴）納（集作入）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搤（集作盈非）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乎子孫實我倉庾

牛賦　柳宗元

若知牛乎牛之爲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饑功用不有陷泥蹶塊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緘縢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稼藿菽自與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黃帝時以力見名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父犨生五年襲先祖爵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居張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犨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枝派分離散在他處華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性堅勁崛强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制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僻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在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名華俱往伏侍上久之因病開口論議泄露密旨上由是疎之詔將作大

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名使之餘並不得頓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顦顇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令棄之於市朝不復名于矣遂棄之而終華無子其繼者族人矣

甯戚飯牛賦

紇干俞

惟彼甯戚兮既貧且窶迹未出於樵夫身尚同於牧豎劬勞日夕頓冒風雨苟直道而退讓不非義而進取執以縲索積諸歲年飯以露草飲之靈泉取東皐之田同無得而乃得居南山之石常思賢以薦賢高節彌堅潔操無改扣角之音雖倦立身之志恆在遊乎綠野息以青疇雲霞晻曖山川阻修異董生之乘馬同巢父之飲牛棲遲岐路蹉跎隴畝衣褐不足蔽其骭糠粃不足充其口心常想於青雲貌恐遲於皓首强於學也以待問藏其器焉以候時獨商歌而奚謂思齊君而聽之君乃問旃知其在野君臣從此而道合理化以之而相假才足堪於輔佐位寧卑於庸下

目無全牛賦

王履貞

著絕藝者積功而成窮物理者因心而明觀彼庖丁之游刃合夫天道之至情運心術於妙用得元技於惟精相彼牛兮雖完體斯在於我目也而折俎已呈豈不以因功之深爲志所使揮無厚以合度投有間之中軌積就之妙既由乎月將操割之微亦依乎天理若動不導窾任非由己則必受夫力劬孰能免夫目視始吾於牛也慮革未充筋骨靡窮心無所措其利手無所施其功惑臂羺之原本迷脈腠之要終動既多悔勤而未通逮三載以積用乃一朝而發蒙今吾於牛也察其博碩考其小大不俟刃解自將神會定貴賤之骨若委地而在前視血脅之膏雖表革而無外信功著而理貫乃道成而情泰遂得不遵蓮鍔不合桑林騂騂之軀折如應手觺觺之角割若愜心此乃變化斯探視聽靡濫美候明而咸見雖處幽而無暗夫人之修業頗亦象諸能元通而理達則疑釋而悟虛別有技業目牛得同碩鼠取勢行止喻義庠序竊學見賢思齊敢望惟仁是與儻王庖之可待願

發硎而延佇

縱火牛攻圍賦

張隨

昔田單以將亡之國坐必勝之籌伺燕軍於無虞之夜縱燧尾於有力之牛將用突騎勁卒謬以龍文虎彪冀重圍之宵潰復三敗之深讎乃先許以乞降然後謀而竊發內欲激於怒士外且驕其敵卒遂決策於斯須固無疑於飛突於是建阜蓋選名軍因七尺之殊狀畫五綵之奇文先事以謀鑿垣之門暗啓及期而進束葦之火遂焚已而夜景將迷宵輝潛煥龍章交映虎旆雜牛以強服猛犂牽之質前驅從黑忽明無備之師大辭攢萬蹄以躍出噪衆鼓以相從喧聲震乎厚地列炬迸乎崇墉風敲後焰血灑前鋒一戰而強甚周武之驅歸獸衆神皆走劇葉公之懼眞龍始其制勝爲神開機必果合如雷電迫如星火飛馳之際先資戰野之威叱咤之間已轉覆巢之禍故得騁照耀恣橫行士卒咸以奔潰山谷爲之震驚陷陣摧堅不勞於五千之士追亡逐北何啻乎七十餘城由是齊人復振燕國大傾襄王曰牛者以強力稱

猛兵者以計謀自幸必將盡一時之觝觸爲萬代之彪炳豈使飽豐草與清泉望桃林而休影

牛賦　宋吳淑

夫物之大者其狀若垂天之雲禮稱三月在滌詩云九十其犉岐蹄者天穿鼻者人或衣繡而入太廟或鞹鼓而正三軍爾羊來思其耳濕濕鼷鼠既忌於見傷風馬亦知其不及抑角申甯戚之困燒尾救田單之急或爲軍事之占或示農耕之候畏彼髦頭寧爲雞口晉武以青麻彰德何曾以銅鉤被奏至於傷口改卜用犢貴誠或握角而不售或割肉而復生偉劉寬之量遠羨魯恭之政行多郭舒之寬恕慕朱沖之不爭中尉則駕之者赤桃根則獻之者青王愷既聞於八百苟晞亦稱其千里雖有雙筋且無上齒別有得於文山放之桃林木則饋糧石則便金設以楅衡養之牢筴愚公畜犉於齊山百里載鹽於秦國禴祭乃東鄰之殺無妄見行人之得袁宏見諷於嬴犉華元應嘲於有皮遺布既因於王烈置芻亦見於羅威復有職人掌芻封人供槀彥回靡視於墜井盧愷不

烹而享老或償於豚上或置之樹杪詹何既識於白蹄葛盧亦辨其三犧肅慎占之而入貢弦高用之而犒師別有盆子主之以建業光武騎之以起兵或爲夢於蔣琰或見解於庖丁觀其豫章繫絹蒲韉掛書白則識李氷之綬青則駕老子之車季知一搏而思過江湛但飲而無芻又有蹋石成花塗泥求雨或行詐而書帛或爭長而殺御既擔矛而衞犢亦結陣而却虎至若置於盆簝老在闌牢角不失於三邑香獨稱於四膏遇夔致問喘月辭勞稱精鑒者薛公習遺書者晉祖既曰不能執鼠又云難以逐兎成牛弘之寬厚顯盧昌之仁恕至於千足而富夜鳴則庮顧憲仲文咸決獄而人服時苗羊氏並居官而犢畱又有程鄭江竭婁提谷量望氣知北夷之驗卜兆爲司馬之祥若乃嘉彼柔謹哀其觳觫或蹊田而見奪或洗耳而爲辱丙吉已勞於問喘龔遂更懲於佩犢周官分職牛人乃主於牽傍晉室諸賢和嶠亦勤於刺促

問牛喘賦

梅堯臣

客有感前史問牛喘廣而賦義有由余得摭遺辭掇

遺韻索遺意而用以酬夫寒爲冬燠爲夏和爲春肅爲秋和以發生則物萌而抽燠以長養則物盈而周肅以登就則物實而收寒以閉結則物藏而休是則陰陽之道順而變和之職修若乃當春而燠是爲行夏令而火侵於木時則有雨水不降草樹早落火訛相驚疾疫多作故丞相當是月而見牛喘恐天令之愆錯問從來之遠邇兮或力或暵而可度匪賤人而憂畜實原微而意博所以元化日調萬彙時若及其後世我自我物自物天自天人自人胡爲乎冬胡爲乎春孰謂差忒孰謂平均曰吾委佩而端冕服美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蒸民夫何預於我哉我亦無愧於茲辰

書柳子厚牛賦後

蘇軾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饑渴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

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後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犛牛賦　孔甯子

惟茲獸之攸生亦棲遐而憑阻遁綿野於岷隅挹清源於庸渚奔逸躅而倫慘載賁首而乳犴茸長犛之髤鬆戾狠情而首鼠邁羔羊之如膏伴蜉蝣之楚楚既作表於禮樂又爲容於軍旅奉藩岳之休明被戎荒而既亭班琛賂而來庭超邛蒟乎其所

御製牛搏虎說　明太祖

世有走獸其類多端有生而在野者有生而受人豢者斯二者之爲物如在野者兕虎麞鹿獅象生食平原之草昔聖人取之以時如象備法駕以供四時之祭麞鹿爲肴羞祭祀之用如家豢而有功於人者牛馬駝騾驢犬是也且如負重載遠則有駝騾驢若墾

田闢地爲農之上功者無出於牛之力也若開邊拓土巡狩封疆而備侮其馬之功又爲不小犬之力微守舍之功猶義然邇來天長縣羣牧監奏本縣民人戴姓者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其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横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詣虎所在虎乃釋人而應牛來去二物相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爲物雖品有高下力有巨微人之取舍用其所長牛本拖犂耜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獸之猛者無如虎豹猛甚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不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世如者不如者何哉於是别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

牛部藝文二

詠死牛　　隋柳䛒

一朝辭紺幰千里別黃河對衣徒下泣扣角詎聞歌

詠牛　　唐李嶠

齊歌初入相燕陣早橫功欲向桃林下先過紫樹中
在吳頻喘月奔夢屢驚風不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田園言懷　　李白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牧牛歌　　陸龜蒙

江草萋萋正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聳肩抵尾乍依偎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烏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將牛何處去　元結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詠官牛　白居易

官牛官牛駕官車滻水岸邊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污馬蹄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便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何妨

牧童詞　張籍

遠牧牛遶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饑烏啄牛背令我不得戲壟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鼓長鞭三四聲牛牛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顧況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鎖著師子項奚奴跨馬不搭鞍

立走水牛驚漢官江村小兒好誇騁腳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擦過時大蟲著鈍幾落井杜生知我戀滄洲畫作一障張牀頭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織女嫁牽牛

詠牛應制　許圉師

逸足還同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

代牛言　劉乂

渴飲頳川水餓喘吳門月黃金如可種我力終不歇

毛老鬭牛　宋文同

牛牛爾何爭於此輒鬭怒長鞭鬧兒童大炬走翁嫗蒼摟八九子駭立各四顧何時解角歸茅舍江村暮

十九日出曹門見水牛拽車　梅堯臣

只見吳牛事水田只見黃犎負車軛今牽大車同一犖又與騾驢走長陌卬頭闊步塵濛濛不似綏耕泥洦洦一一夜眠頭向南越鳥心腸誰辨白

題竹石牧牛　黃庭堅

野次石崢嶸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鬭殘我竹

車堰牛　陳造

牛力輕萬鈞性順異諸畜有足不解踶有角不皆觸課日引耒耜爲人給穀粟私家憂闕食公家要餘蓄公私雖相須置汝誰取足奈何過堰客行舟動千斛挽牽亦諉汝贔屭頸髀縮抑角一勞之不語對以腹物生愧無用懷安或非福於人儻有益屢身豈云酷君看廟前牲被繡飽芻菽膏血薦鼎俎誰定悲觳觫

觀小兒戲打春牛　楊萬里

小兒著鞭鞭土牛學翁打春先打頭黃牛黃蹄白雙角牧童綠蓑笠青箬今年土脈應雨膏去年不似今年樂兒聞年登喜不饑牛聞年登愁不肥麥穗即看雲作帚稻米亦復珠盈斗大田耕盡却耕山黃牛從此何時閒

安樂坊牧童　前人

前兒牽牛渡谿水後兒騎牛回問事一兒吹笛笠簪花一牛載兒行引子春谿嫩水清無滓春洲細草碧無瑕五牛遠去莫管他隔谿便是羣兒家忽然頭上數點雨三笠四蓑趕將去

春日田園雜興　范成大

騎吹東西里巷喧行春車馬鬧如烟繫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西碌碡邊

冬日田園雜興　前人

乾高寅缺築牛宮巵酒豚蹄酹土公牯牸無瘟犢兒長明年添種越城東

牧牛兒　陸游

南村牧牛兒赤脚踏牛立衣穿江風冷笠敗山雨急長陂望若遠隘巷忽相及兒歸牛入欄煙火茅簷濕

游昭牛圖　前人

游昭木石師李唐畫牛乃是其所長出欄初聽一聲笛意氣已無千頃荒客居京口老益困衣不掩脛鬚眉蒼時時弄筆眼力健蹄角毛骨分毫芒我無沙隄金絡馬拂拭此幅喜欲狂乞骸幸蒙優詔許置身忽在烟林傍日落飲牛水滿塘夜半飯牛天雨霜俚醫灌藥美水草老巫呵禁祓不祥願我子孫勤農桑願汝生犢筋脈强碓聲驚破五更夢歲負玉粒輸官倉

買牛　前人

老子傾囊得萬錢石帆山下買烏犍牧童避雨歸來晩一笛春風草滿川

甯戚飯牛圖　鄭思肖

斯人豈是飯牛者浩歎空懷扣角悲說到漫漫長夜處南山白石也攢眉

春郊牧養圖　戴復古

我之居元在野平生慣識牛羊者今見蒲江出此圖半日不知渠是畫一犍當前轉頭立一犍渡浦毛猶濕中有一蒼騎以牧牯羜相隨數十足殿後兩牡黃觳觫分明如活下前坡路轉山南春草多耳根只欠牧兒歌

題牧牛圖　陳與義

千里烟草綠連山雨新足老牛抱朝饑向山影觳觫犢兒狂走先過浦却立長鳴待其母母子爲人實倉廩汝飽不慚人愧汝牧童生來日日娛只憂身大當把鋤日斜睡足牛背上不信人間有黃輿

次韻和眞長四季牧童　黃庶

曉牧侵星大暑天晝尋芳樹綠陰眠惜牛不使衝殘

日歸帶黃昏飲小川

牧牛圖　　金王良臣

三摩不受一塵侵本分工夫日念深杖履得廻遊子脚葛藤灰盡老婆心顛狂不作風頭絮出入誰傷井底金回首人牛在何許一江明月夜沈沈

和元卿郊行　　党懷英

馬駃車驅起路塵傍山陰翳作春溫東風欲放萌芽動已有疲牛齧燒痕

題牧牛圖　　元吳澄

樹葉醉霜秋草萎童驅觳觫涉淺谿一牛先登舐犢背犢毛濕濕猶未晞一牛四蹄俱在水引脰前望喜近隄一牛兩脚初下水尻高未舉後兩蹄前牛已濟伺同隊回身向後立不移一牛將濟一未濟直須並濟同時歸此牛如人有恩義人不如牛多有之人不如牛多有之笑問二童知不知

牧童詞　　周權

我牧不憚遠牧多常苦辛所幸牧已狎馴擾無敗羣平原濕春煙碧草何披紛大牛隱重坡小牛飲芳津

旦出露未晞及歸景常曛時復扣角歌歌俚全吾眞取樂田野間世事非所聞歌闌臥牛背仰見天際雲

飯牛歌

洪希文

牛吒吒蹄趵趵枯萁蒭盡芳草綠自晡薄夜不滿腹擷菜作糜豆作粥飼饑飲渴兩已足脫紖解銜就茅屋不愁饑腸雷轆轆風簷獨抱牛衣宿丁男長大牛有犢明年添種南山曲

百牛圖歌

舒頔

緊誰畫此百牛圖絹素淋漓懸兩壁摩挲細認角頭奇無乃戴嵩留宦墨牧童騎策過前村春樹陰陰春草碧雲收霧斂山花明遠近巔崖翠光濕平湖斷岸水淺深皺縠粼粼如展席犢眠草間牛不乳饑蒭青芻礪蒼石或飲或浴雲滿身物我相忘祇自得橫斜體態百頭殊牧豎籠雛戲阡陌有時背上顚倒騎細雨斜陽橫短笛時平放爾桃林中布穀催耕苦相迫嗚呼比年兵革彌天下千畦萬隴生荊棘只今農父把鋤犂處處開耕皆爾力斗米三錢戶不扃四海蒼生無菜色

賣驢買牛歌

張庸

驢可以跨不可耕牛可以耕還可跨山人賣驢歸買牛買得牛來頗同價溪雨初收水繞門山人曉耕溪上雲土膏不覺秋成早香秫釀成新酒渾翻思養驢竟何益空將芻豆飽其食軀小蹄薄終無力有時跳梁蹶側石草深牛背穩於舟浩歌白石南山秋却笑哦詩灞橋上滿身風雪歸來休

石牛行

李思衍

寒牛觳觫秋江烟五丁擔落石一拳驚濤拍岸撼不動夕陽老背供鴉眠天荒地老責白石頑懶不過蒼苔田騰騰臥地帶佛性尚肯遠護風濤船泥深蹄轉重鼻缺繩難穿既不能西推紫氣度函谷五千道德言神仙又不能糞金開秦塞隔絕鳥道四萬八千年渴奔一斗酒傲兀廬山前潢池刀劍賣已盡貞觀斗米方成錢雨犁急趁勾芒起不然碎汝東風鞭

題劉凝之騎牛圖

戴良

日落未落西山前誰家老翁牛背眠短身曲局聳兩肩山花插帽帽爲偏左手拊牛右捉鞭牛行不動穩

若船一童銜冷手握拳迎風鼓勢走欲先荒郊冪冪草纖纖云是匡廬古道邊匡廬山水好盤旋此日劉公初挂冠劉公作令天聖間民物熙熙德化宣世上浮榮直幾錢白髮東歸耕石田當時出處亦偶然乃留遺跡後人看長安城中足豪賢車騎駢羅氣灼天一朝變滅如雲烟姓字寥寥若箇傳我觀劉公差獨賢

題牧牛渡水圖

貢師泰

兒騎牛兒騎牛兩牛渡水當中流一牛帶犢臨沙洲沙洲泥深沒牛足中流浪高拍牛腹長繩墜手衣裹身前者起顧後俯伏牛背攲傾不自由誰云穩比萬斛舟待兒出險走平地畫圖忽落東海頭東海頭飯牛之子曾封侯

牧牛圖

貢性之

谿童飲牛渡谿水牛遇水深行復止人知水深牛不行誰識回頭顧其子桃林之野春雨晴燒痕回綠春草青太守勸農當二月土膏肥煖牛可耕邯鄲城頭征戰息甯戚徒勞吟白石一聲笛裏太平歌牛背谿

童自朝夕

題江貫道百牛圖　白珽

幾年散放桃林後餘四百蹄猶可騎攬鏡挂書多事在能騎惟有一凝之

老牛　宋无

草繩穿鼻繫柴扉殘喘無人問是非春雨一犁鞭不動夕陽空送牧兒歸

畫牛　僧大訢

草㹀犢子肥牧閒牛耳濕誰知荷蓑翁風雨租稅急

題牧牛圖　明張以寧

返照在高樹歸牛度層坡一犢牟然赴其母老牸返顧情何多牧兒見之亦心惻人間母子當如何日暮倚門烏尾訛

牧牛圖　錢仲益

東皐二月春草生江邊牧牛花雨晴牧兒唱歌牛齕草穩坐牛背隨牛行牛角攢攢耳濕濕斷隴荒坡隨意入烟蒲風柳不勝情日暮歸來荷蓑笠我本山林牧牛叟濫著朝衫今白首儗買江南黑牯丹乞取閒

身老農畞

題墨牛　薛瑄

青松落陰石苔上雨餘百草芊綿長老叟牧牛牛性
馴牛背讀書與蕭爽書中之味深且長高覞盤古窺
皇唐日暮驅牛下山去風清月白天茫茫

又

綠楊芳草被平坡老人騎牛行且歌歌長扣角角欲
碎悠悠古意何其多布褐涼風生兩肘幾度歸來明
月後夜深遺響入青雲應有知音與攜手

北原牧唱　李東陽

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兒唱歌牛載歸兒家在原牛在
坂歌聲漸低人更遠山蒼茫水清淺

牧牛詞　高啓

爾牛角彎環我牛尾禿速共拈短笛與長鞭南隴東
岡去相逐日斜草遠牛行遲牛勞牛饑惟我知牛上
唱歌牛下坐夜歸還向牛邊臥長年牧牛百不憂但
恐輸租賣我牛

賣牛二十韻　王鏳

摶煤且揑脂馴健里牛兒蠒栗初收買薪芻自料支冥心忘祿爵親手駕轅犂骨隱臕新滿蹄強齒尚差耕鞭一不下秣草百皆宜醫豈煩千頃傭仍費五皮語喉應牧喚戲腦觸童癡念爾三年力嗟余十稔饑兒孫分瘠确僮僕自耘耔朝暮誰收放宮欄合改移近村聞駿駛即日具錢貲書券騂髦貴離門紫鼻澌價收仍買劒恩在爲留縻牧豎餘工去鄰翁乞耜來紫氛休授道白石罷干時僅有田桑與還同鉛槧辭買僮猶里巷放雀只樊籬飼養應逾好經過會有時銜恩倘相識顧主必餘悲歸去收書卷長無挂角期

牧牛圖　錢宰

野老春耕歇谿兒晩牧過夕陽牛背笛強似飯牛歌

題野老醉騎牛圖　前人

村田樂事老來稀記得江南春社時兒女醉扶黃犢背帽簷顛倒插花枝

衡岳雜興　胡安

幽泉自注石厓鎖度壑寒雲去未遙松畔茯苓無處劚倒騎黃犢自吹簫

過水下卩　劉侃

山樹參差石徑斜雨餘飛瀑過桑麻山翁放罷村前犢倚杖谿頭護稻花

題畫牛　僧普慈

林下逍遙飽則眠何人能似爾安然因思昔日陶弘景金作籠頭不易牽

雨澗牛　如蘭

谿岸野橋橫烏犍帶犢行無人掛書讀雨外候春耕

白牛爲日本純上人賦　來復

畊雲不住海門東牧向楞伽小朶峯露地已忘調伏力雪山誰識去來蹤放歸祇樹隨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天闌頭角別水晶池沼玉芙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八卷目錄

牛部紀事一

禽蟲典第一百八卷

牛部紀事一

古三墳太古河圖代姓紀潛龍氏作甲曆伏制犧牛

通鑑前編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

世本胲作服牛（注）胲黃帝臣也能駕牛

高士傳許由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頴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

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水經注箕山下有掌牛墟其側頴水有犢泉是巢父牧牛處也

書經舜典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歸格於藝祖用特（注）特牲也謂一牛也

詩經大雅生民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注）腓芘字愛也（大全）胡氏曰與易咸其腓同義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

越絕書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之也

陰符經註太公屠牛

書經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訂義）王昭禹曰飾謂飾以文繡陳氏曰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鄭康成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鄭司農曰絼著牛鼻繩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同名皆謂夕牲時也鄭康成曰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注）公猶官也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元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樴樴謂之

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牲芻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鄭司農云犒牛犒師之牛喪所薦饋曰奠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元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載師以牛田任遠郊之地（訂義）牛人養國之公牛無田何所取給乎

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訂義）鄭康成曰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也

秋官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訂義）鄭司農曰凡封國若家

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徬此官主爲送致之也鄭康成曰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隷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賈氏曰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二隷前者牽前牛旁者御當車之牛

汲冢周書王會解十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注）十盧盧人西北戎也合盧水是

大夏茲白牛（注）大夏西北戎茲白牛野獸

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注）數楚北戎

西魚復鼓鐘鐘牛（注）魚復南蠻國也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

述異記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書經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穆天子傳己酉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於平衍之中鶤韓之人無鳧乃獻用牛三百牣牛二百天子飲於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牣牛二百以行流沙（注）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

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

天子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之人貀奴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

禽獸決錄穆王賜文山之民豪牛豪馬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爲虎

新序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說苑政理篇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

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臣術篇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

張溫自理昔百里奚賢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奚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

史記秦本紀繆公以五羖羊贖百里奚語三日奚曰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左傳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

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僖公三十二年秦人襲鄭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涉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關令傳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卽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呂氏春秋貴生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

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

淮南子齊俗訓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

孔叢子陳士義篇猗頓魯之窮士聞陶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猗氏之南十年之間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

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

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列子說符篇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韓子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

高士傳莊周爲蒙縣漆園吏或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

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

田單傳燕引兵東圍即墨城中相與推田單以即墨距燕田單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

後牛尾爇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

法言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注以兩牛相擊如抃手狀

戰國策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和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爲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爲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後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天下叛之京房易

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韓子外儲說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愧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史記貨殖傳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

游俠傳魯朱家者先貧賤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注）音雊小牛

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即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險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

史記梁孝王傳孝王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注）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

史記武帝本紀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

馮唐傳魏尚爲雲中守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

洞冥記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華陽國志牛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爲之竭

漢書蔡義傳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

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郊祀志上封禪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

食貨志武帝末年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用耦犂二牛三人民或苦牛少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

外戚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

媼

丙吉傳吉爲相嘗出逢淸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孔帖漢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守人多帶刀劒令賣劒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而佩犢乎

澄懷錄揚子撰法言蜀人齎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攔中之牛安得妄載

鳳陽府志留犢池在壽州西南隅漢時苗來令壽春駕一牛後生一犢逮去任乃曰此淮南所生留之而去

後漢書劉盆子傳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恭降更始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

光武本紀光武起于宛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五行志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逢萌傳平原王君公遭亂儈牛自隱注 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嵇康高士傳曰君公儈牛口無二價

第五倫傳倫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魯恭傳恭爲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

主訟於恭恭名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

王渙傳渙除溫令縣多姧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

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六月疏勒國獻封牛（注）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

劉寬傳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韓康傳康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

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

元中記漢桓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爲中尉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後漢書延篤傳篤從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鷄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

劉翊傳翊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傳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

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搜神記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佩觽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牆成八字

謝承後漢書朱暉爲郡吏有青牛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與及況卒贈送其子曰阮君生時不欲以汚君今而相送明非有愛也

英雄記董卓字仲穎少遊羌中與豪帥相結後耕於野諸豪帥有從之者卓殺耕牛與宴樂豪感其意斂得雜畜千餘頭送遺之

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

西南夷傳冉駹夷有旄牛無角一名犝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

鮮卑傳鮮卑禽獸異於中國者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注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爲弓）

神仙傳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眞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术

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鍼應手立愈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記傳無不習誦復遇魯生女授還丹訣及五嶽眞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

易洞林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

魏志許褚傳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値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

管寧傳（注）皇甫謐高士傳曰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

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鬬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魏略丁斐隨太祖征吳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

晉書食貨志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敎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拾遺記薛靈芸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

魏志衞覬傳覬留鎭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覬書與荀彧曰鹽國之大寶也宜置使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

蜀志蔣琬傳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

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異苑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之卜曰當在西面窮牆中可視諸丘塚中牛當懸頭上向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爲藏己牛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

世說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

博物志越巂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日肉生如故

九守有神牛乃生谿上出時共鬬即海沸黃或出鬬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則霹靂號曰神牛

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

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

武帝本紀帝恭儉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

羊祜傳祜無子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愼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五行志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旤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石崇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煑豫作

熟未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更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駃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趙至傳至字景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寒微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世說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牕作琉璃屛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註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晉書五行志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

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周訪傳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鄉人盜訪牛於家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北堂書鈔陶侃將葬親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

志怪錄荀晞爲兗州鎭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盧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唯奴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

晉書五行志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

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霧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霧不睿之禍

張茂傳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

王導傳導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

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五行志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劉超傳超封零陵伯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廄牛詔便以賜之

朱沖傳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

王延傳延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

幸靈傳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

見侵辱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

慕容皝載記皝開地千餘里以牧牛給貧家田於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

五行志桓元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靑牛形色瓌異桓元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元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元敗被誅

世說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

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華陽國志後賢志王長文字德儁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衰亂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考廉不就遂陽愚嘗騎牛周旋郡守至詣門修敬至閤走出請終不還

搜神記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郭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惟羊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爲致之卽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卽愈

渚宮故事桓沖鎭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淚下都督喝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隕如雨遂遍拜值沖醉不得啓遂殺之

異苑晉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淹淚瘦瘠

廣州記鬱郡山東南有一池池邊有一石牛人祀之

若旱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禮畢則天雨大注洗牛背泥盡即晴

兗州府志抱犢子述征記載丞縣君山壁立千仞山有田數頃有隱者王老抱一犢於上耕種後遇異人仙去因以名山列仙傳曰犢子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尚壯老人乃知其爲仙人也嘗牽一黃犢過陽都酒家酒家女悅之遂隨犢子出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後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

交州記九眞居風山夷人有一嫗向田見牛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人往往見牛夜出光耀數十里也

珍珠船戴嵩善畫水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形

宋書王僧達傳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爲丹陽令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

宋書宗慤傳慤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慤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

江湛傳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名値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異苑山陰有人嘗食牛肉左髀便作牛鳴每勞輒劇食乃止

幽明錄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嘗自乘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不肯行知其異卽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宋書五行志宋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大兒喬之行欲入廣莫門牛徑將入廷尉寺左右禁捉不能禁入方得出明日被收

元嘉二十九年晉陵送牛角生右脅長八尺明年二月東宮爲禍

孝武帝大明三年廣州刺史費淹獻三角水牛

南史褚裕之傳裕之兄子湛之湛之子彥回彥回弟澄遷左戶尙書彥回薨澄以錢贖彥回介幘犀導及常所乘黃牛

幽明錄護軍瑯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語之曰衰老不堪復苦載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偶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

武陵昭王曄傳曄轉前將軍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曄至引見問之曄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復爲通

李安民傳安民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賻錢十萬布百匹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

爲祟

王敬則傳敬則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刧逃紫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刧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刧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幷斬諸刧百姓悅之

陳顯達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蕭穎胄傳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爲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㸓牛

顏氏家訓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呌呼而終

梁書傳昭傳昭性尤篤愼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名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

居身行己不負闇室類皆如此

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常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淳澆矣

扶桑國傳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

顧憲之傳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辭証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服其辜

南史陶弘景傳弘景自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三國典略梁出師拒侯景邵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遊宛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解旗折至是故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廄牴殺綸所

乘服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南史梁邵陵王綸傳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于江

梁始興忠武王憺傳憺子暎爲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比于儒者名盛海內

顏氏家訓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屛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貧士傳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蒿室草徑不治產業饑貧不以爲恥每至貴勝之門恆乘一牸牛見

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金樓子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蟲名爲蠶蠶爲人衣食樹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

廣古今五行記梁末邵桃桃根襄陽人家有一犢肥充可愛桃根恆自飼之此犢恆隨桃根遊行每往官府聚會犢雖繫在家而吼喚終不住後一日桃根晨起開門犢忽從後觝根肋穿流血舉家打去已復嗔目復來觝傷數日氣絕

陳書高宗本紀太建七年夏四月庚寅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

魏書帝紀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容一石

蠕蠕傳太祖謂尚書崔元伯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

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王琚傳琚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養老於家常飲牛乳色如處子

王肅傳肅兄子衍爲西兗州刺史衍居治未幾屬介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靈徵志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郡生犢一頭二面二口三目三耳

昭成子孫傳元暉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卽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

京兆王子推傳子推子泰興泰興子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黃牛山山下有灘名黃牛灘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

北史齊神武本紀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

北齊書楊愔傳愔父津孝昌初爲定州刺史愔隨父之職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秩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瘖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

陸法和傳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

蘇瓊傳瓊遷南清河太守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卽

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

北史李元忠傳元忠子搔搔妹曰法行幼好道遂爲尼逢屠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

孟信傳信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水信適從外來曰此牛有病君不須也

隋書五行志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國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者與黑者鬬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於河近牛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盧愷傳愷建德中爲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

帝美其言而止

高祖本紀開皇元年以官牛五千頭分賜貧人

朝野僉載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胆力袞至左衞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牸宰而獻之因問袞乞姓袞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蓋慮年代深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

隋書于仲文傳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兩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牛弘傳弘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常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

如此

盧昌衡傳昌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來還價值拒而不受

李士謙傳士謙以振施爲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凉處飼之過於本主

法苑珠林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曰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膀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卽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隋書五行志大業初恆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九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牛部紀事二

禽蟲典第一百九卷

牛部紀事二

唐書竇建德傳建德世爲農少重然諾喜俠節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遽解牛與給喪事

李密傳密爲左親衞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入衞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衞閒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

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元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元感遂傾心結納

張允濟傳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以愛利爲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豫卽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冬十一月禁獻庳牛

冥報記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數年矣旣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是實然國事也恪有何罪官

曰汝殺牛會獠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以爲己利何爲國事也因謂恪弟曰汝以證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

法苑珠林唐武德中隰州大寧人賀悅爲鄰人牛犯其稼乃以繩勒牛舌斷後生三子並皆瘖啞不能言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居宰相十餘年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法苑珠林永徽中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共錢主佛前爲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後當與公家作牛畜話訖逾年而卒後錢主家牸牛生一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字其子姪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啓福寺僧眞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布施焉

冥報記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滻之間也有婦女

謝氏適同縣元氏有女適廻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未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生時酤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作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爲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觝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就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名視競施財物

唐書五行志調露元年春牛大疫長安中有獻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者

武太后從姊之子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

神龍元年春牛疫二年冬牛大疫先天初洛陽市有牛左脅有人手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張廷珪傳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荊益奴婢置監登萊

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相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戸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未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朝野僉載武后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皆賀侍御史王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愀然

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涌貴故江南人謂爲金牛御史

洛州杜元有牛一頭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龐帝師養一牸牛一赤犢子前後生五犢得絹一百疋及翻轉得萬疋時號金犢子

唐書宋之問傳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

辛讜傳讜終嶺南節度使方讜之少耕於野有牛鬬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五行志開元十五年春河北牛大疫

嘉話錄洛陽畫匠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産一騂犢有白文於背曰是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懷慶府志河內王琚常飲牛乳色如處子

廣異記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恆於城西數十里作羣人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

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鷙獸狀如大犬而邑正青都督問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賞錢當爲相取於是以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呪願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逕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已獨處中埋身於土獸乃前鬪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坌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鬪見獸大如蜀馬鬪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累噉之漸小如故也

唐書五行志大曆八年武功櫟陽民家牛生犢二首

貞元二年牛疫

舊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二月太僕寺郊牛生犢六足太僕卿周皓白宰相李泌請上聞泌笑而不答

唐書五行志貞元七年關輔牛大疫死者十五六

原化記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鄉人積恨乃曰必有神力照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脅下白毛字曰戴文閭里咸知

文子恥之乃求謝欲以物熨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犢牛有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則夜閉於別廡經數年方死

宣室志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内守崔君貪而刻河内苦之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幾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其犢項上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竟歸其寺焉

嘉話錄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頭不變

酉陽雜俎江淮有何亞奏彎弓三百斤常解鬬牛脫其一角

鄯善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爲鹽田行人所

經牛馬皆布氈臥焉

堅昆部落非狠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

龜茲國元日鬬牛馬駞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原化記太和中光祿廚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旣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與子遂殞於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乃定

報應錄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玗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卽以經販安玗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玗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儻神理難誣願安玗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懇苦安玗亦紿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

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玗死死後半年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玗妻子幷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幷犢別欄餧飼安玗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

唐書五行志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十五年夏渝州江陽有水牛生驢駒駒死

逸史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帶一奴纔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襆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媿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趂在後棄驢幷靴馳十數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

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中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汙面目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因問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腳曰兒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是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已為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縱跡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立於西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後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腳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掩之并同黨六七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與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知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已來常髣髴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乎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於市

靈應錄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鄰人假糧數

十斛後鄰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作犂牛填笑而許諾期月章卒其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呼既而隊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肘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唐書五行志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殺而食之

二年延州膚施有牛死復生

玉堂閒話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爲務臨洮已西至於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爲荒徼其間多產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重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齕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火逐之俟其奔迸則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鏃則挈鍋釜負糧糗躡其蹤緩逐之矢毒既發即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肉數千斤新鮮者甚美縷如紅絲綫乾寧中小小之獵遇牛羣於

石家山喉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墮累累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於崖下積肉不紀極秦咸階三州士民荷擔之不盡

集異記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乃放之牛入水鎖亦隨去

戎幕閒談蜀將何令宣說蠻欲圍城城門外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鬭俄頃皆滅

茅亭客話唐末蜀州青城縣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純慤篤好雅道放曠疎逸幾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騎一青牛至暮醺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

聞奇錄葉簡剡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丘甲爾

雲仙雜記栴檀寺悟本春秋二會斂牛乳爲龍華飯供獻

北夢瑣言崔侍官安潛好看鬬牛

唐榮陽鄭準以文筆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玩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胷襟而辭體不雅應舉曰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雷州府志陷湖在遂溪縣東南七十里周圍十餘里其泉極清故老傳云古係托甯二村唐時有一白牛入於本村村人共殺食之惟一老嫗不食一日天降大雨二村俱陷老嫗攜一傘竹杖乘雨而走回望地陷不已遂以傘竹挿地陷乃止二村人民無一存者

桂苑叢談高湝爲滄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韋道建曰高湝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爲神湝乃詐爲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獲是賊

一統志唐裴子雲爲新鄉令邑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璡家五年産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璡曰爾牛已死其牛止還三頭恭訴之子雲收入獄捉璡至曰賊盜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即縛之璡急曰吾牛實外甥牛牸所生於是以五頭酬璡餘盡還恭

雲仙雜記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巡使夜行禱謝可免

孔帖唐末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富人劉訓者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雲仙雜記青齊間遇春耕則飼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縷繫於角上

指月錄韋監軍見帳子畫牛牴樹問僧牛牴樹樹牴牛僧無對師代云歸依佛法僧

北夢瑣言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褻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籍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有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耳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解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慶州順化郡土貢牛酥

靈州靈武郡土貢黃牛臆

河南道登州東牟郡土貢牛黃

萊州東萊郡土貢牛黃

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

河東道雲州雲中郡土貢犛牛尾

劒南道厥貢犛尾

黎州洪源郡土貢牛黃

翼州臨翼郡土貢犛牛尾

維州維川郡土貢犛牛尾

保州天保郡土貢犛牛尾

唐書天竺國傳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斃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吐蕃傳吐蕃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

嶺表錄異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孔帖五代劉知俊奔於蜀王建雖待甚厚然亦陰忌其才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

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造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欆繩斷建益惡之

清異錄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稱曰格餌

稽神錄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某西溪浩氏爲牛子當贖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項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以歸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旣長稍斑駮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默親見之

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勳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常以暑月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熱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日乃病恆見此牛爲厲竟作牛聲而死

九域志奔牛堰在常州故老相傳有金牛奔此故以名之

玉堂閒話宜春郡東安仁鎭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爲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於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寺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寺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嘆曰償債足矣遂令主寺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嘆

隴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爲家業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鄰家有殷富者爲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卽倍數極廣旣償之未畢卽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致貧財物產俱歸鑰匙

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隣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賺肋之間如毫墨書出乃爲債家鞭箠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購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如生及斃則棺斂葬之於野

南唐近事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於庭中失新潔衾服不少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千居遠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鄰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鄰人盜之乃訴於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於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贓卽言散鬻於市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辨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齋戒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於庭稽首冥禱願降儆戒將行大辟翌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郡國志寶州特亮縣昔有白牛夜出光影照耀人見牛光號爲特亮

遼史方技傳耶律乙不哥字習撚六院郎君褭古直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爲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卽啓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牸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

蕭韓家奴傳家奴字休堅涅剌部人中書令安摶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蕭蒲奴傳蒲奴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

宋史趙鄰幾傳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爲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鎭兗州知其眞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

緗素雜記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杌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

宋史五行志乾德三年眉州民王進牛生二犢

四年南充縣民馬全信及相如縣民彭秀等家牛生二犢

開寶二年九隴縣民王達牛生二犢

太平興國三年流溪縣民白延進牛生二犢

五年溫江縣民趙進牛生二犢

六年廣都縣趙全牛生二犢

七年什邡縣民王信華陽縣民袁武等牛生二犢

八年彭州民彭延閬州民陳則安樂縣民王公泰牛生二犢

九年七月知乾州衛昇獻三角牛

雍熙三年果州民李昭牛生二犢

四年鄞縣民鮮于志鮮于阜眉山縣海羅參仁壽縣

民陰饒成都縣民李本成紀縣民王和敏牛生二犢

端拱元年眉州民陳希簡晉原縣民張昭郁魏城縣民鮮于郜羅江縣民袁旅洵陽縣民李美曲水縣民會處梓潼縣民文光懿永泰縣民羅德綿竹縣民陳洪牛生二犢

淳化元年綿竹縣民李昌遠簿逸閬州民和中惠州民王欽眉州民王圖九隴縣民楊皐元武縣民羊邁達牛生二犢

二年永州縣民梁行艮仁壽縣民梁仁超牛生二犢

三年成都府民彭齊卿洪雅縣民程讓永昌縣民田昭巴州民杜文宥盧山縣民白閏牛生二犢

四年成都府民任順曲水縣民張思方彭山縣民李承遠牛生二犢

至道二年新都縣民蹇成美牛生二犢潁陽縣民馮延密牛生三犢其二額有白

三年新津縣民文承富赤水縣民蘇福廣安軍吏胥仁迪牛生二犢

咸平元年眉山縣民向瓊玖陳元寶丹陵縣民劉承

鶚通泉縣民王居中曲水縣民楊漢成楊景歡王思讓眉山縣民陳彥宥牛生二犢

二年濛陽縣民杜犖九隴縣民楊太眉山縣民蘇仁義洪雅縣吏陸文贊牛生二犢

三年敘浦縣民戴昌蘊牛生二犢

四年流溪縣民何承添晉原縣民頗全永昌縣民曾嗣犀浦縣民何福彰明縣民王玘牛生二犢

六年渠江縣民王德進魏城縣民蒲諫王信石照縣民仲漢宗大足縣民劉武牛生二犢

景德元年魏城縣民閻明彭州濛陽縣民郭琮牛生三犢

二年三泉縣民李景順東海縣民時祐小溪縣民劉可赤水縣民羅永並牛生二犢

三年長江縣民于承琛牛生二犢

眞宗本紀景德三年秋七月詔渭州鎮戎軍收獲番部牛送給內地耕民

五行志景德四年相如縣民楊漢暉邛州安仁縣民羅瑩九隴縣民白彥成渠江縣民王繼豐家及順安

軍屯田務牛生二犢
大中祥符元年龔丘縣民李起牛生四犢判州王欽
若圖以獻
二年立山縣民盧仁依銅山縣民勾熈正什邡縣民
杜族南康縣民陳邦並牛生二犢
三年犍爲縣民陳知進牛生二犢
四年東關縣民陳知進牛生二犢
五年富順監些井場官楊守忠曲水縣民向平蓬溪
縣民蹇知密牛生二犢
六年廣安軍依政縣民李福貴溪縣民徐志元牛生
二犢
七年雙流縣民姚彥信涪城縣民張禮嘉州龍游縣
民張正夾江縣民郭昇天水縣民王吉牛生二犢
八年仁壽縣民何志通泉縣民羅永泰成都縣民張
進華陽縣民楊承珂牛生二犢
九年平定軍平定縣民范訓臨邛縣民楊暉牛生二
犢
天禧元年開江縣民冉津及澧州石門縣層山縣牛

生二犢

二年臨卭縣民王道進臨溪縣民王勝西縣民韓光緒牛生二犢

四年貴溪縣民葉政牛生二犢

五年巴西縣民向知道牛生二犢自天聖迄治平牛生二犢者三十二生三犢者一自熙寧二年距元豐八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二犢者三十有五生三角者一

雷簡夫傳簡夫有鄰孫孝先子也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卒錄其子會臣爲郊社齋郎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捭闔公卿旣仕自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湘山野錄詩人鮑郎中當知睦州日嘗言桐廬縣一民兼幷刻剝閭里怨之盡詛曰死則必爲牛一旦死果鄰村產一白牛腹旁分明題其鄉社名姓牛主潛報兼幷之子亟往窺之旣果然亦悲恨無計又恐其事之暴欲以價求之其民須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

數贈之既得之遂叅於家未幾一針筆者持金十千首於郡曰某民令我刺字於白牛腹下約得金均分今實不均故首之吏鞫刺時之事曰以快刀剃去氄毛以針墨刺字毛起則宛如天生鮑深嫉之黥二姦竄於島

鄰幾雜志高敏之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以爲冷熱相激所致

昨夢錄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弝黑者謂之後醮近弰近弝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宋史梅詢傳詢初夢二牛鬬於庭又有人稱相公上謁及得濠州見廨有三石牛既而呂夷簡來爲倅恍如夢中

呂公綽傳公綽字仲佑知鄭州嘗問民疾苦父老曰

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蕪穢公綽爲奏之自是牛不入籍

芝田錄賈躭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鵲巢中叟往探不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宋史仁宗本紀天聖八年詔河北被水州縣毋稅牛

過庭錄忠宣尹洛謝克家叔往自河陽來至中路曰白司馬坡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瞌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因坐負瞌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嘆息而去

宋史包拯傳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李椿傳椿字壽翁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

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
詔

穆衍傳衍字昌叔河内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

唐震傳震知信州州有民傭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傭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視之獄遂直

東軒筆錄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民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湧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惟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聞見近錄鞏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眞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日方臨肉几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絶蔡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爲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東皐雜錄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名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媿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果不誣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東坡志林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宋史五行志元祐元年距元符三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二犢者十有五

大觀元年閬州達州言牛生二犢

四年三月帝謂起居舍人宇文粹中曰牛產二犢亦載之起居注中豈若野蠶成繭之類民賴其利乃爲瑞邪自是史官不復盡書

政和五年七月安武軍言郡縣民范濟家牛生麒麟

墨莊漫錄政和丁酉歲眞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封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眞州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羣犬爭銜嚙一牛脛骨甚狂噬相嗾不已村人持梃驅逐亦竟不去衆頓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

聞燕常談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旣不登所科

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呼感戴者

宋史五行志重和元年三月陝州言牛生麒麟

宣和二年十月尚書省言歙州歙縣民鮑珙家牛生麒麟

三年五月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王德傳德爲都統制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於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

五行志紹興元年紹興府有牛戴刃突入城市觸馬裂腹出腸時衞卒多犯禁屠牛牛受刃而逸近牛禍也

春渚紀聞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

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幷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旣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旣至院牛船還家翁中夜忽語其媼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可慮也媼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六年靜江府城北二十里有奔犢以角觸人於壁腸胃出牛狂走兩日不可執卒以射死

十八年正月依政縣牛生二犢

二十一年七月遂寧府牛生二犢者三

二十五年八月漢中牛生二犢

常熟縣志直塘里富民張八翁用機械起家其長子乾道元年亡有鹽商從鄂州來見牛生白犢腹間隱起字曰蘇州直塘廣安寺前張八郎之子以告翁翁

倩商買歸善飼之

宋史五行志淳熙十二年仁和縣艮渚有牛生二首七日而死餘杭縣有犢二首

十六年三月池州卩鎮軍屯牛狂走觸人死

夷堅志建昌控鶴鄉有汝嶺絕高民居嶺西者畜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乙亥冬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虎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拒衆莫敢逼有人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舁還屠剝之視其肉虎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虎而震懼至是云

宋史五行志慶元三年樂平縣田家牛生犢如馬一角鱗身肉尾農以不祥殺之或惜其爲麐同縣萬山牛生犢人首

括異志奉新縣村民縶牛於柱將殺之其鄰家子平時饕食乘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生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驤首

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戴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子弟僮奴極百餘人皆槍杖叫譟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冷齋夜話鈞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爲兩牛所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爲予言之爲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過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捶捶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搦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囂然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眞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敏風雨

春渚紀聞陶安世云張觀鈐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芒飯一升耳始語次卽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芒甚利

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即以手爪把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把助之至體骨現露芒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即張口承飯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腮頰舌皆腫不能即語至翊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括異志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牛食草之際併食其衫疑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即將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寃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日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即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名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齊東野語曾鳳朝陽廬陵人余嘗與之同寮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爲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於

是矍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太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鄉人家具牛炙甚美朋舊交勉之忍饞不禁爲之破戒歸卽得疾疇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稟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爲不誣因並著之以爲世戒

宋史占城國傳占城多黃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譯二云早教他託生

金史蒲察世傑傳世傑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爲人多力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

宗寧傳宗寧臨事明敏其鎮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知乏糧卽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卽遁去邊

人以窩斡亂後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

石抹卞傳卞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聽復驅過淮還之

五行志熙宗皇統五年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牛生麟

七年十一月完顏秉德進三角牛

鄭建充傳正隆軍興括筋角造軍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事於朝

程輝傳輝拜叅知政事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

李復亨傳復亨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名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元史布智兒傳布智兒嘗從太祖征討每臨陣必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

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輟耕錄陳雲嶠柏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

開封府志順帝元統十七年河南大饑汴梁居民每夜二更聞文廟後蔡河灣水底牛鳴至四更方息

龍興慈記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烹食之犢尾插入地詭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眞以爲陷也

明會典凡供應牛隻國初令鳳廬揚三府并滁和二州應天六合縣民戶領養每牛一隻牛頭一丁貼戶九丁母牛二年科犢一隻俱南京太僕寺查管每年神宮監光祿寺酒醋麪局擠乳搆磨等項所用牛隻呈部行寺於前牛內撥取解典牧所轉送應用若有

患病瘦損無乳者退出該所餧養俟有膘息仍送應用供用倒死者送太平門外瘞埋退出該所死者告行相剝皮張該所類奏送南京工部轉解該庫交收孳生牛犢并陪償牛隻三年一次印馬御史赴南京御馬監關領牛字火印二把督同各府官扣算各衙門該用之數照依印烙聽用多餘者變賣價銀該府類解本部發寺買馬支用

廣東通志一陽和尚俗姓何洪武間遊食至韓岍驛宰家岍厚遇之一陽病岍救療備至後於七月十五夜死岍具棺以葬於西坡地鄰里以岍注意於方外士皆哂之岍曰費錢七百八十文耳不足惜也明年是夜岍夢一陽披黃衣立牛欄中以二手作上下指狀早視欄中牛生一犢毛作白花文若袈裟然心竊識之後犢出角一立一垂如所指狀岍以爲一陽後身無疑遂令僮善蒭之惜不教耕作鞍跨之走勝馬一日岍乘行海邊遇倭賊追逐驚謂牛曰爾一陽耶當濟此難牛走異常得脫後爲焚艛謝家竊殺岍緝獲贓謝曰吾分食此牛者十三人人願辦錢六十文

以償公長者幸無聞官岍私計錢適合前葬費之數大爲嗟悼而寢其事因終身與子孫戒至今勿食牛肉云

常熟縣志正統間郡吏張乙者有事雲間走常熟避雨農舍主知其吏款三日去乙亦感之旋思其家多藏可術餌也教獄中盜誣指之而復馳報曰可來早計其人獻百金營解乙乃斃盜解之主仍德之初不知乙詭也亡何乙死主夢乙冠服入門是日母牛產一犢乙之子夢父告曰吾詐主百金今冥司罰爲彼家牛已生其家矣汝可贖還子遣使持金買犢不可又夢父囑當以情事懇果贖得父事牛數年死

明會典凡蕃牧所成化十三年題准設立旗軍七百四十九名職專養牲擠乳供應宗廟祭祀及上用膳羞乳牛共六百八十五隻每隻日支料豆三升穀草十斤俱戸部坐派河南山東等處起運計牛房三處外牛房裏牛房吳家駝牛房

弘治二年奏定鳳廬揚三府滁和等州孳牧牛共五千隻母牛三千七百隻犍牛一千三百隻

十七年議准南京各衙門供應牛隻量減三分之一行南京守備太監嚴戒收牛人員解到驗中卽收有倒死者養牛人役照依京營倒死騎操馬匹事例責罰比較在外牛隻本部委官會同南京太僕寺堂上官各一員親詣州縣審留犍牛五百隻種母牛一千五百隻共二千隻定爲額例均泒相應人戸領養二千隻外卽係多餘變銀解部轉發太僕寺收備買馬支用每牛三年課犢一隻自泒養日爲始至過十年原牛除豁孳生印烙遇本部取用照數解發其官吏羣長人等科擾及解牛人齎銀赴京通同攬頭包納者事發從重問詰

汝寧府志明正德初畢昭守汝寧忽有犢突入中門跪廳事前嗚吼若有所訴昭曰爾必有寃犢乃俯首因命隸隨之奔入屠家見縛一牛於地尚未剸刃卽其母也隸捕屠者至伏罪牛得不死命其犢曰孝牛

明會典正德十六年議准養牛州縣犍母牛隻數目照依課馬法改泒均平行南京太僕寺查勘原額犍牛多母牛少者就將犍牛改泒母牛每犍牛一隻配

母牛三隻零牛量配改泒造冊奏繳

嘉靖七年奏准南京光祿寺等衙門供應牛隻犍牛一隻折銀六兩乳牛連犢折銀五兩繭角牛亦折銀五兩各令養牛人轃解南京兵部轉發光祿寺衙門召商收買及臨時擇買應用

九年題准每年會泒牛隻除孝陵神宮監犍牛三隻照舊外其餘各量減革乳牛司牲司止泒六十隻珍羞署止泒五十四隻良醞署止泒四隻犍牛內府供應庫止泒八隻酒醋麪局止泒十隻其司牲司珍羞署除歲解新牛之外仍於舊牛內每年揀選膘壯有犢有乳者司牲司存畱三十隻珍羞署存畱二十六隻以防取乳缺用該泒牛隻炤依本部議定每犍牛一隻價六兩乳牛一隻連犢價五兩行令各府州縣養牛人戶出辦解部轉放光祿寺等衙門召商收買應用其各司署庫局養牛軍廚所領牛隻倒死者照操軍倒死官馬追納樁頭事例量從輕減在半年之內倒死者每隻罰銀一兩一年之內倒死者罰銀五錢若有侵尅草料者以監守自盜從重論

山西通志嘉靖間高平野川民李官素無善行乃正命而終鄉人咸以爲漏網方停屍二日其子夜聞呼號之聲意爲其父囘生也相與審視之其父變爲一牛頭與手足皆牛獨腰腹上爲人形急蓋棺揜之棺中咆哮尚數日而止

鄱陽縣志嘉靖四十二年蠙州有牛腹大異常忽雷電遶其身產犢如駒鱗角俱具後莫知所往

宣城縣志萬曆季年吏部郎高登明朝退屠家一牛跪其前高倍金買之畜寺中俄生犢及秋夢牛奔入懷驚覺則子日晉生遣人視牛死矣生之日女也三日後變爲男高初艱嗣卒賴此以延其族書之以爲食牛之戒

見聞錄吾鄉宋南野君名環字克純爲御史時丁外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遺其子弟訴毀君君勑家人無出與競

瀛涯勝覽占城國傍海山野牛甚狠逢青衣人輒觸之至死蓋亦耕牛奔入山積久而成羣然也

錫蘭王尚釋重象牛煆牛糞灰遍體塗之牛則飲其

乳而不食其肉死瘞之有殺者死刑或贖以牛頭金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

樂郊私語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牆外牛鬬娘可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鬬牆外是後復不言

指月錄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中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

海錄碎事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百川學海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膝跪若有所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肝食血筒口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小大不等張正驚視疑是牛黃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切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張卽日罷業聚

從來所棄牛骨幷舍利作一塔葬之

仙居縣志李遂夫原名田初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省中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遍閱無己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謾應之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肉而汝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因更遂夫果中

雲南通志順寧府里長俸文家畜一牸甚瘦好鳴二年忽產一犢牛頭牛蹄渾身白毛青腿脊上微有鱗甲角生頂中如芝菌然光耀炫日雞犬狂吠文駭而殺之又永昌府彝民家產一犢夜中有光燭欄民以爲怪殺之次早見身有肉鱗其色青藍邊淡紅每鱗之內皆有細毛蠅蚊不敢近

青州府志安丘縣治西北某社十年前羣童牧牛六十隻忽大雨至霹靂連聲一時皆震死首皆向西南屈其前兩膝俯伏若有所畏不敢動之狀牧童亦震死二人

山東通志陳知縣在泰寧日夢三牛當道作人立而言曰莫殺我覺而告妻子曰今日詞狀須有來判憑

者縣故凡遇開剝病牛者必投狀乃許之蓋欲防私宰殺也明日治事第一狀曰家耕牛染瘴病死乞行開剝陳怒叱之曰汝有牛三頭如何但說爲一其人駭愕不能對卽遣一吏隨往驗視果見三牛其一已就屠乃依法寘於罪

龍游縣志有徐叟畜一犢數年牽渡水叟沒牛隨尸歸仆其門卽不食及葬隨柩跪哭於墓數日死

松江府志盛肇居靑龍勝果寺好噉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遣僕約旦日會食視其簡乃匀碧牋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心化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驚顧呼其僕已不見旦而詢諸陳氏亦未嘗遣也肇自此不食牛

廣東通志龍宮潭在縣南七十里保義西隅都新安江中舊傳國初有一白牛時沒潭中必倦喘而出其主異之乃置刀於角後復見一蛟傷而浮起知與蛟鬬也至今風雨忽有龍出沒旱魃鄉人往禱多驗

蘇州府志嘉定富人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托生其家爲牛以償且滿矣爾往

贖吾歸諸牛惟吾身白善記之慎無論價全尋到其家視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幃幕擇芻豆精好者飼之數歲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卷目錄

牛部雜錄
牛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十卷

牛部雜錄

易經无妄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本義）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程傳）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

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程傳）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程傳）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

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大全）中溪張氏曰鞏有拘束之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革初處變革之始在下則非可革之位居初則非當革之時上无應援豈宜輕躁但當用此中順之道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黃牛之革焉不可妄動以有爲也

旅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程傳）牛順物喪牛於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程傳）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本義）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

繫下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本義）

下動上說（大全）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鄱陽董氏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安定胡氏曰隨者動作必隨於人

說卦八坤爲牛（正義）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大全）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變體爻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說卦十一坤爲子母牛（正義）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

書經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詩經王風君子于役章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註）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大雅行葦章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抑章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註）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

豈可得哉

魯頌閟宮章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箋）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正義）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則兩處設之此又以楅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

內則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國君世子大牢

禮器天子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疏）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特也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事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土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也

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疏）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竊盜用君子之禮也

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注）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妊子也（疏）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熊氏云大牢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飧積饔餼之等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尊用犧象（註）讀如字者釋云畫爲牛形

少儀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離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

祭義君名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周禮天官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脾析蠯醢（訂義）鄭司農曰脾析牛百葉

地官大司徒之職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訂義）鄭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鍔曰或謂祭祀之時大宗伯毛六牲而頒之五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何也余以爲六牲之奉非惟以盡事神之禮葢使居其官者知其所職之義也牛於五行爲土其性順而易制觀千鈞之牛三尺之童持尺箠而驅弭而行略不敢違者以其順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天下之大順惟因天下自然之性而教之則大順成而天下治矣祀享之時使奉牛牲始也奉之而進終焉解體而羞之因其事以明其義使知設教之本意也史氏曰大司徒爲奉牲之長至是不得不奉牛牲也

享先王亦如之（訂義）賈氏曰享先王者謂四時幷祫禘也亦如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奉牛牲謂全烝獻腥也羞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宗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奉其腥獻者豚解也羞其肆者熟獻也

小司徒之職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訂義）黃氏曰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爲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司徒相對爲大小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視滌濯涖王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有精意鄭以王元冕所祭爲小祭祀非也

鄉師之職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訂義）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地官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草人凡糞種騂剛用牛

儀禮聘禮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注　正義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牝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此取喻不相干也

三十一年牛卜日曰牲

宣公十一年申叔時對楚王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昭公十三年合諸侯於平丘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　注　正義曰前覆曰僨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雖瘠者謂魯以晉爲無德輕之故以瘦牛自喻

古諺殺老牛莫之敢尸

寧爲雞卩毋爲牛後　注　顏氏家訓謂戰國策音義卩作尸雞尸雞中之主也後作從牛子也傳寫之誤

羸牛劣馬寒食下　注　言乏食瘦瘠寒食必死也

管子制分篇屠牛垣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莊子逍遙遊莊子曰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列御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墨子非攻篇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今師行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

小取篇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

尸子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荀子解蔽篇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

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

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公孫龍子通變論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呂氏春秋重己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

也

明理篇至亂之化馬牛乃言

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易林踦牛失角下山傷軸

負牛上山力少難行

興役不休與民爭時牛生五趾行危爲憂

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藏時節人保安寧

舍車而徒亡其駁牛雖喪白頭酒以療憂

踦牛傷暑不能成畝草萊不墾年歲無有

牛馬聾聵不知聲味

牛騂亡子鳴於大野

牛罷不進浮陷爲疾

駕駿南遊虎驚我牛陰不奉陽其光滅蹴

許人買牛三夫爭之失利在時公孫懷憂

敗牛羸馬與利爲市不我嘉喜

一牛九鎖更相牽攣案明如市不得東西請讞得報日中被刑

蹇牛折角不能載粟災害不避年歲無穀

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淮南子原道訓牛歧蹏而戴角者天也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

人閒訓蟁蝱走牛羊

氾論訓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齊俗訓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

說山訓剝牛皮鞟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

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

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毋德不報而身見殆

髡屯犂牛旣科以幓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

說林訓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

泰族訓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

京房易傳牛少者穀不成

法言修身篇或問犂牛之鞹與元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封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

論衡無形篇牛壽半馬

骨相篇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

語增篇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

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丑未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

自然篇謂天爲灾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乎

風俗通賣牛勿握角令不售恐觸人人不敢取

蔡邕獨斷左纛者以犛牛尾爲之

人物志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

晉杜預奏事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是野獸中所希有

博物志婦人妊身不欲令食牛心

荆楚歲時記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五日爲牛今五日不殺牛亦此義也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博喩篇引耕犂則龍麟不逮雙峙

詰鮑篇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

述異記千年木精爲青牛

續博物志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齧人者截其耳說文牛觸者角著横木

後山談叢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緗素雜記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啉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穎水其尾三丈時人傚之以爲酒令

感應類從志牛馬度闌出手即售（注）欲買牛馬驢畜宿以木闌障之明乃度過令寡婦繫其尾作十字則其物易售也

陶朱新錄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寃事質司馬温公公因作寃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犂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

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具羅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己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甚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情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寢苟人主或察焉則忠蒙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殭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牛寃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寃牛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於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演繁露王章臥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

毳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晉天福四年戶部已申放矣

僖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吳責晉餽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游宦紀聞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穐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

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羅湖野錄潼川府天寧則禪師早業儒詞章婉縟旣從釋得法於儼首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强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

溪蠻叢笑牛客多行桃源路洞中占軍事勝負及疾病祈禳皆以牛用名例牛

愛日齋藂抄記王祭之牛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於郊禮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反能爾邪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熹熹年未二十旣見更始嘆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

偏將軍使諸舞陰而李氏降范史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莊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濬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魯直云紅藥枝頭初繭栗於是朱仲新記繭栗言小也頭成繭栗高續古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偏姜堯章芍藥詞亦云繭栗梢頭弄詩句取羣花之含蕊爲工魯直食笋詩繭栗戴地翻用之於笋尤切

談撰常言謂鷹爲孤而不及雙謂燕爲雙而不及孤者蓋鷹屬乎陽而燕麗乎陰陽數奇陰數偶如斯而已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足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

井觀瑣言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吾宗夾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釁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以上未聞也按孔門弟子冉耕字

伯牛司馬耕亦字子牛而古犂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衎爲牛耕不始於漢予意牛耕之利古亦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廣耳或曰農耕既穫以牛服箱又草人糞壤騂剛用牛耕之字牛義取諸此未知是否

搜采異聞錄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租蓋晉法也

輟畊錄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曰獸醫矣

眞臘風土記眞臘牛甚多生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皮聽其腐爛而已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

實賓錄太牢御史牛曰太牢謂牛僧孺也

田家雜占凡牛退齒每每不得而知見若有見其齒已脫在口候而得之者大吉利主三年內大發

牛部外編

搜神記昔武王時雍州城南有一大神樹約高十丈周迴一里蔭其地土人民悉奉四時八節牽羊負酒祭祀不絕武王出城見衆奉獻王言此樹神何須損我百姓用物以斧伐之伐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牸牛向址中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作青牛

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

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畫青牛障是

風俗通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郡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不當相助耶南面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湘中記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漁人曰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困於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

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酉陽雜俎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我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爲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神仙傳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左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卽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卽不見下

卽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卽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卽遣還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

述異記洞庭山上有天帝壇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爲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爲金牛穴

酉陽雜俎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廣東通志遂溪縣第三都英靈下村昔有土地堂陳時有客驅牛過堂前悉化爲石石皆半牛頭形容因家於此卽雷種之祖地也後人因其石如牛形故立爲石牛廟

宣驗記天竺僧養一牸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生爲奴偷法食今日以乳償之所給有限

不可得也

廣東通志唐開元中見一牛色如黃金常牛與之大異衆逐急牛跑而沒掘地六尺餘止見尾五寸許村人砍取之乃金也因是創庵穴上名金牛庵凡風雨夜牛常出庵外踏印於地

傳奇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寮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墮牆垣又缺因夜風清月朗吟味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啓關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味故來奉謁茵曰某山林甚僻農具爲鄰蓬蓽旣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遂延入語曰然處士之業何如願聞其說特曰某少年之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之穎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輔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於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況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卽

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又聞人叩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荊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斑之象因以命已遠祖固婕妤好詞章大有稱於漢朝及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相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超詰之曰君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公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遠侯某世爲武賁中郎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牆外閑步聞君吟咏因來追謁況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棊局在牀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茵翫之敎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斑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中茵傾壺請飲及局罷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乃設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郎不茹茵詰曰何故不茹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

也數巡後特稱小疾便不敢過飲寅曰談何容易有酒如澠方學紂爲長夜之飲覺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鐘鼎之戸一坐耽更不動後二斑飲過語紛呶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淩何也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爲頭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茵怒而言曰甯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諺云鶉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茵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悲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涔向北溟茵覽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卽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偷我姓氏向未能顯語者惡傷其類耳而君黨之吾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

譽耶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寗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卽入山矣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劇談錄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

會昌解頤錄史無畏者曹州人也與張從眞爲友無畏止耕壟畝衣食窘困從眞家富乃謂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奉假千緡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齎緡父子江淮射利不數歲已富從眞繼遭焚爇及罹刦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相濟三二百乎無畏聞言輒爲拒扞報曰

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眞恨怨塡臆乃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言詞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霆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爲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奏焉

稽神錄京口居人晚出見江上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青背赤戲於水濱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旁久之翁回顧見人卽鞭二牛入水翁卽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

幽怪錄薛君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乃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兜元國

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早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欷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葉城婦耿氏家有牛澤而角忽有二鬼入圈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我州無此牛洵天下之美俊也其婦視牛則惴惴然汗流若沃水其翁染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從數十騎突入視牛則異前所報大怒呼牛主問之數人捽其翁以出婦汲水洗牛藍色盡而翁復甦視其牛已死矣

續夷堅志昔有人名阿李有子出外經商止有兒媳七嫂在家媳每飯兩炊以麥飯姑婦自白飯稍與婦忤尤受辱罵卽麥飯亦不進食李忍辱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留姑守舍有僧持鉢乞食李曰吾自不飽安有施舍僧指廚中白飯李曰此吾兒婦所食不敢與人我早飯麥飯尚有一合留備午餉如用卽收去僧未答適婦外歸大怒曰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僧脫下婦纔披之僧卽不見袈裟著身化爲牛皮牢不可脫胷間先生牛毛倏焉遍身惟餘本頭急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爲牛矣

銷夏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

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從此池內出四大河南辛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

雲南通志天順間烏牛夜見於姚安府東十五里忽泉水湧出利灌溉後人見而射之牛化爲石泉遂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九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一卷目錄

羊部彙考一

羊圖

羬羊圖

麢羊圖

詩經召南羔羊　王風君子于役　小雅無羊
　　小雅苕之華

禮記曲禮　內則　少儀

周禮天官　夏官

爾雅　釋獸　齸屬　釋畜
山海經　西山經　北山經　中山經
大戴禮記　夏小正
淮南子　天文訓
春秋繁露　執贄
博雅　羊屬
述異記　蛟羊
古今注　羊別名　胡髯郎　青鳥
齊民要術　養羊　羹臛法　蒸缹法　炙法
酉陽雜俎　羊　濮固羊　康居大尾羊　罽賓野青
中華古今注　羊
益部方物記　龍羊
物類相感志　羚羊　羊肉
桂海獸志　花羊　乳羊　綿羊
暘谷謾錄　羊
埤雅　羊　羒　羝　羔　羚羊　羱羊
爾雅翼　羴　羱
膳夫錄　羊不可食

瀛涯勝覽（阿丹國羊　古俚國羊）

獸經（羊）

禽蟲典第一百十一卷

羊部彙考一

釋名

羝（易經）　羔（詩經）

牂羊（詩經）　柔毛（禮記）

少牢（禮記）　麢（爾雅）

羱（爾雅）　羒（爾雅）

夏羊（爾雅）　羭（爾雅）

羖（爾雅）　觤（爾雅）

羷 爾雅
羜 爾雅
䍶 爾雅
牡翔 博雅
牸䍽 博雅
羯 博雅
蛟羊 述異記
青烏 述異記
大尾羊 酉陽雜俎

羳羊 爾雅
羬 爾雅
吳羊 博雅
羖 博雅
䍸 博雅
髯鬚主簿 古今注
胡髯 述異記
濮固羊 酉陽雜俎
野青羊 酉陽雜俎

髯鬚參軍 中華古今注
羚羊 物類相感志
乳羊 桂海獸志
羠 埤雅
羖攊 本草綱目
𦏁 本草綱目
[illegible] 本草綱目
烏羊 本草綱目
黃羊 本草綱目

龍羊 益部方物記
花羊 桂海獸志
綿羊 桂海獸志
山羊 爾雅翼
䍮羺 本草綱目
羦 本草綱目
羍 本草綱目
無角羊 本草綱目
鼃耳羊 本草綱目

洮羊（本草綱目）　胡羊（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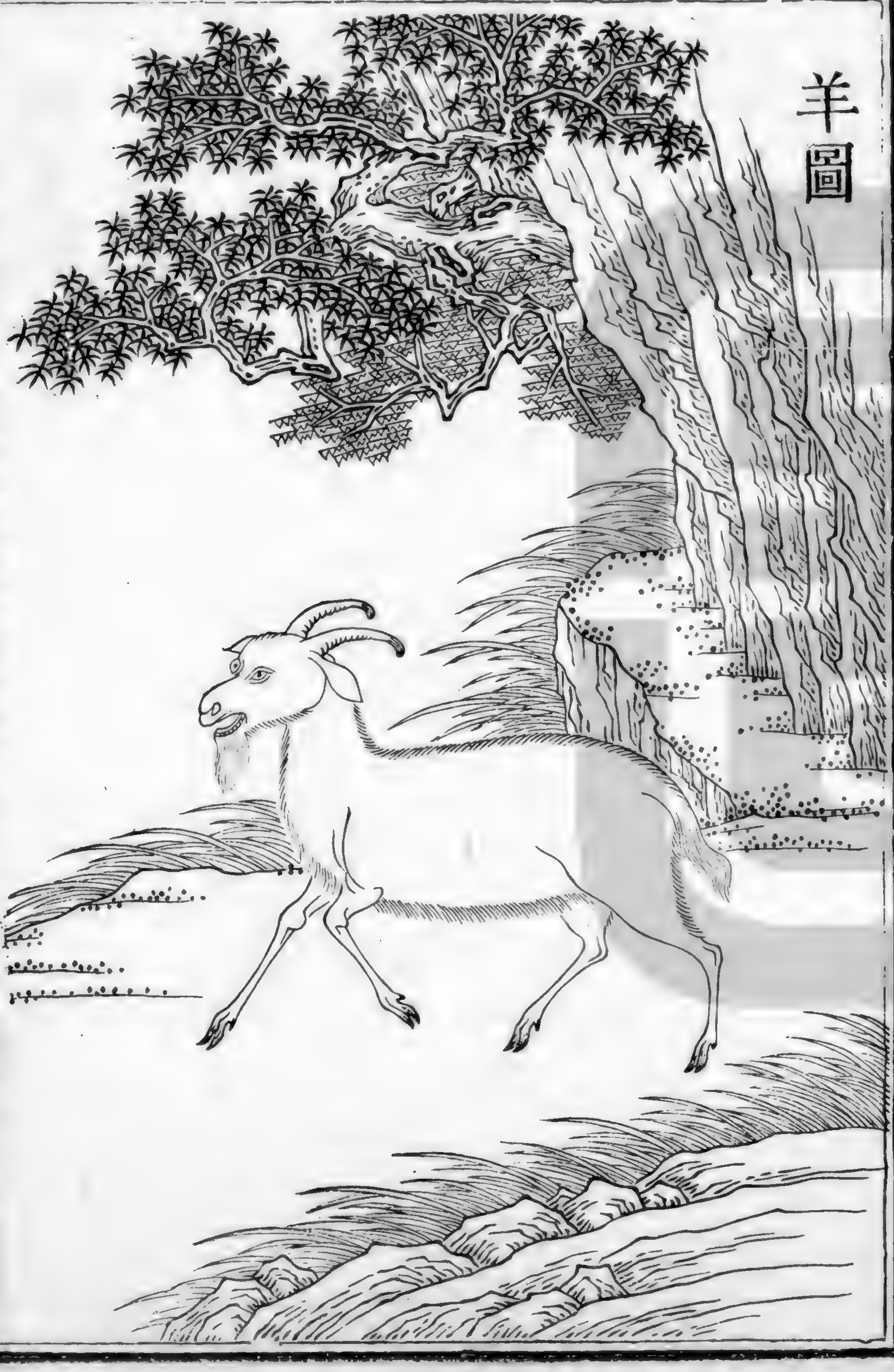
[illegible]羊（本草綱目）　[illegible]羊（本草綱目）

封羊（本草綱目）　駝羊（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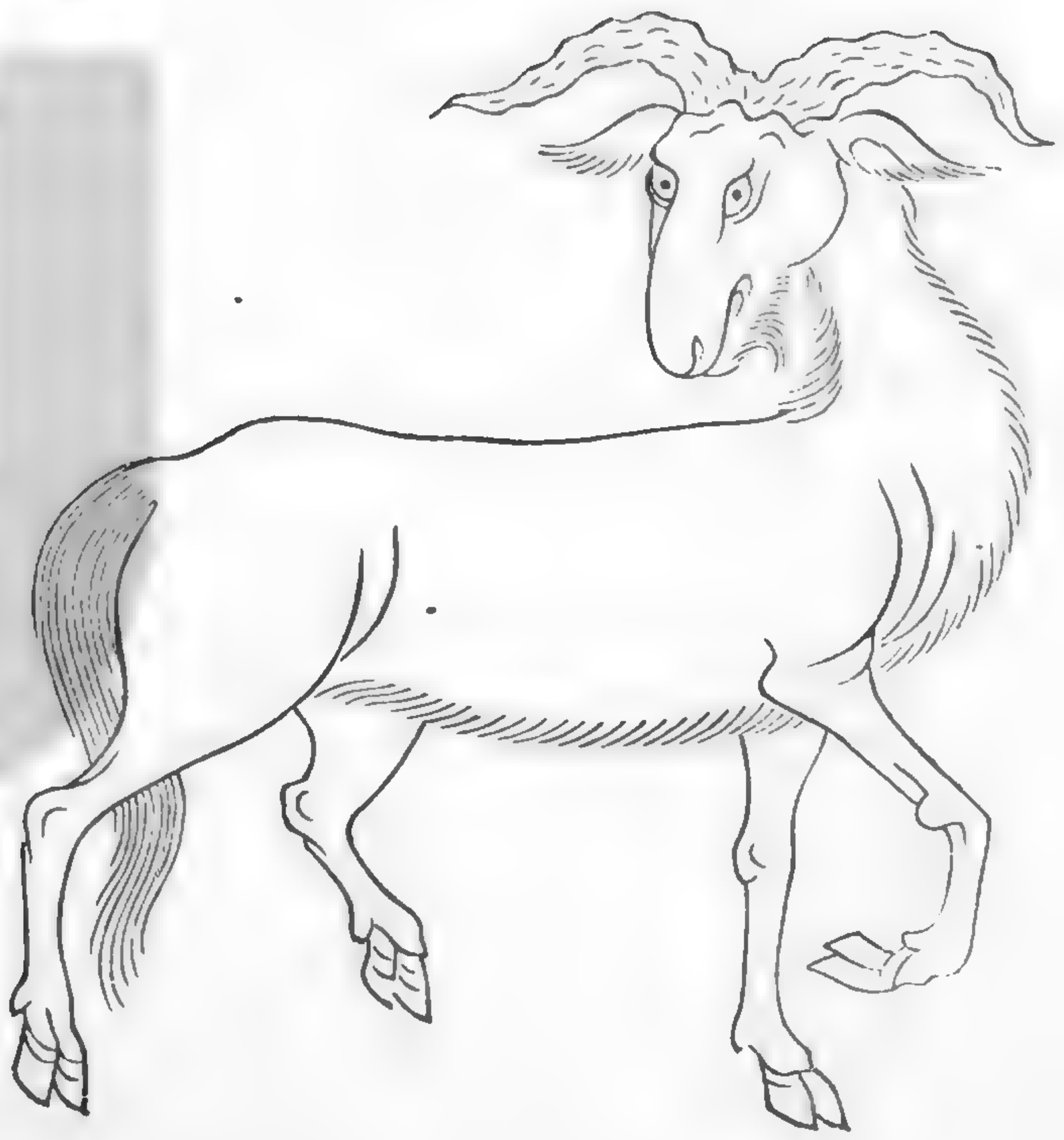
地生羊（本草綱目）　瓏種羊（本草綱目）

羵羊（本草綱目）　九尾羊（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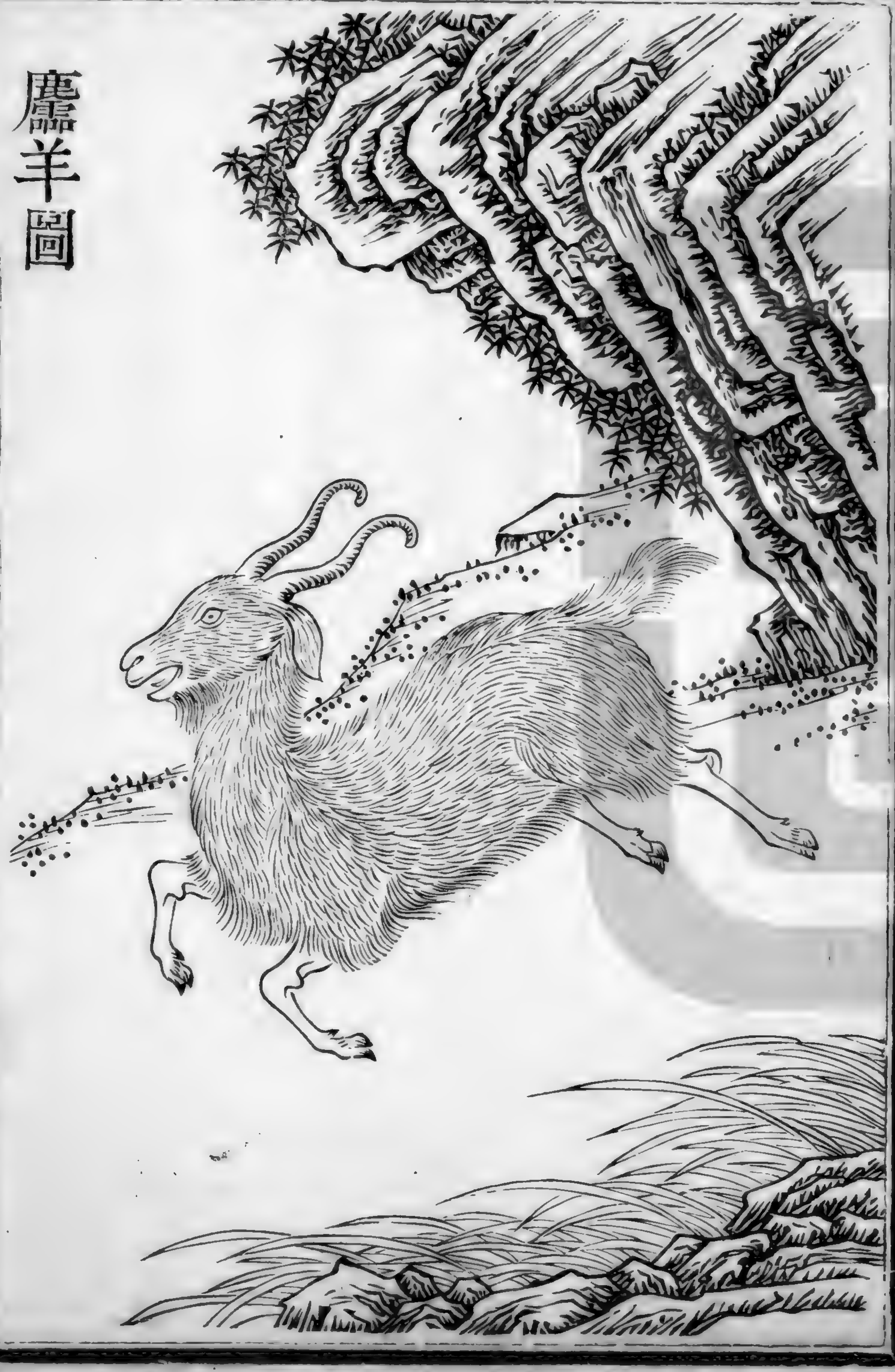
羊圖



羬羊圖



麢羊圖



詩經

召南羔羊

羔羊之皮

（朱註）小曰羔大曰羊

王風君子于役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朱註）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小雅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正義）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多少也（朱注）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大全）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朱注）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畢來既升

（朱注）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大全）臨川王氏曰矜矜兢兢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堅強也不

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矣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徐鉉曰羊以瘦爲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爲是故也

小雅苕之華

牂羊羵首

（朱注）牂羊牝羊也羵大也羊瘠則首大也（大全）莆田鄭氏曰牝羊本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

禮記

曲禮

羊曰柔毛

（注）羊肥則毛細而柔弱

內則

膳膮

（疏）膮羊臛也（大全）方氏曰羊曰膮熏也火畜也以其氣臭名之

羊炙羊胾

羊宜黍

注 言其氣味相成

春宜羔豚膳膏薌

（大全）羔豚羊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以小者爲宜

冬宜鮮羽膳膏羶

注 羊膏羶 疏 羔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克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

羊泠毛而毳羶

注 羊之毛本稀泠而毛端毳結者其肉羶

炮取豚若將封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

注 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牂牡羊也封刲博異語也謹當爲墐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皅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瀡同薌脯謂煑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

之脯者旣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爲脯然惟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醓醢可食也（陳注）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封之刳之殺而去其五藏也萑蘆葦之類苴裹也墐說文粘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謂擘泥手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皽膜也糔與前章滫瀡之滫同以稻米爲粉滫溲之爲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以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毋絕火微熱而已不爔之也至食則又以醓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注　脄脊側肉也餌筋健也柔之爲升和也汁和亦醓醢與（陳注）脄夾脊肉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

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注 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爲醯陳注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皽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陳注 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此即周禮糝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少儀

牛與羊魚肉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疏 聶而切之者謂先牒爲大臠而後細切之爲膾

也

周禮

天官

食醫凡會膳食之宜羊宜黍

（正義）羊味甘熱黍味苦溫甘苦相成（訂義）羊火畜黍高燥所宜與火畜相宜

夏官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河內曰冀州其畜宜牛羊

爾雅

釋獸

麢大羊

（疏）羊之大者名麢

羱如羊

（注）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疏）字林云野羊大角者也郭云角橢橢謂狹而長

齸屬

羊曰齥

（注）今江東呼齝爲齥

釋畜

羊牡羒

注　謂吳羊白羒

牝牂

注　詩曰牂羊墳首

夏羊

注　黑羖䍽

牡羭

注　黑羝也歸藏曰兩壺兩羭

牝羖

注　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

角不齊觤

注　一短一長

角三觠羷

注　角三匝

羳羊黃腹

注　腹下黃

未成羊羜

絕有力奮

注　俗呼五月羔為羜

疏　此別羊屬也云謂吳羊也其牡者名羒即白羝其牝者名牂云夏羊者黑羖䍽也其牡者名羭即黑羝也其牝者名羖郭云今人便以牂羖為白黑羊名其實白羊牝者名牂黑羊牝者名羖羊角不齊一長一短者名觤羷捲也羊角捲三匝者名羷羊之黃腹者名羳羊新生未成羊者名羜郭云俗呼五月羊為羜詩小雅伐木云既有肥羜是也壯大絕有力者名奮註詩云牂羊墳首者小雅苕之華篇文也云歸藏曰兩壺兩羭者歸藏者成湯之所作也言萬物歸之所藏也是三易之一也云兩壺兩羭者齊母經瞿有之文也按彼云瞿有瞿有觚宵粱為酒尊於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穌士有澤我取其魚是也

羊六尺為羬

注　尸子曰大羊為羬六尺

山海經

西山經

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腊

郭曰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爲羬謂此羊也任臣按尸子大羊爲羬六尺李時珍注本草以羬羊爲羚羊誤矣說文麢山羊也大而細角麢羬同圖贊云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已腊郭云治體皴腊也

英山其獸多牸牛羬羊

鹿臺之山其獸多羬羊

翠山其陰多麢麝

郭曰麢似羊而大角好在山崖間　任臣案王安石字說鹿則比類而環角外向以自防麢則獨棲懸一角以遠害可謂靈也故字從鹿從靈後人作羚星槎勝覽云阿丹國羚羊自胷中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又安南高石山出一角羚羊見寰宇志唐傅奕以羚羊角碎金剛石即麢羊也

大次之山其獸多牸牛麢羊

白於之山其獸多羬羊

北山經

涿光之山其獸多麢羊

中山經

柄山其中多羬羊

牡山其獸多牸牛羬羊

夸父之山其獸多牸牛羬羊

支離之山其獸多羬羊

大戴禮記

夏小正

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羔羊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有煑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

三月𦍩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𦍩𦍩然記變爾或曰𦍩羝也

淮南子

天文訓

日冬至羊脫毛

春秋繁露

執贄

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

博雅

羊屬

吳羊牡一歲曰牡翔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牸䍮三歲曰牂吳羊羠曰䍽羖羊羠曰羯羍𢽾羜撰美也美皮冷角

述異記

蛟羊

蛟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

古今注

羊別名

羊一名髯鬚主簿

胡髯郎　青鳥

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

齊民要術

養羊第五十七

常畱臘月正月生羔爲種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

非此月數生者毛必焦卷骨髓細小所以然者是逢寒遇熱故也其八九十月生者雖值秋月比至冬暮母乳已竭春草未吐是故不佳其三四月生者雖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飲熱乳所以亦惡六七月生者兩熱相仍中之甚其十一月及二月生者母既含重膚軀充儲草雖枯亦不羸瘦母乳適盡卽得春草是以亦佳也

大率十口一羝

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群不孕者必瘦瘦則匪唯不蕃息經冬或死

羝無角者更佳

有角者喜相觝觸腸胎所由也

供廚者宜刺之

刺法十餘十日用布裹齒碎也

羊必須老人及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於是者

若使急性人及小兒者攔約不得必有打傷之災或勞戲不看則有狼犬之害懶不驅行無肥充之理將息失所有羔死之患也

惟遠水爲良二日一飲

頻飲則傷水而鼻膿

緩驅行勿停息

息則不食而羊瘦急行則坌塵而入顙也

春夏早放秋冬晚出

春夏氣暖所以宜早秋冬霜露所以宜晚養生經云春夏早起與鷄俱興秋冬晏起必待日光此其義也夏月盛暑須得陰凉若日中不避熱則塵汗相漸秋冬之間必致癬疥七月以後霜氣降後必須日出霜露晞解然後放之不爾則逢毒氣令羊口瘡腹脹也

圈不厭近必須與人居相連開窗向圈所以然者羊性弱怯不能禦物狼一入圈或能絕羣

架北牆爲廠爲屋卽復熱熱則疥癬且屋處慣煖冬月入田尤不耐寒

圈中作臺開竇無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使糞穢穢則汚毛停水則挾蹄眠濕則腹脹也

圈內須並牆豎柴柵令周匝羊不揩土毛常自淨不豎柴者羊揩牆壁上土相得毛皆成氈又豎柵頭出牆者虎狼不敢踰也

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穀并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終刈作青茭若不種豆穀者初草實成時收刈雜草薄鋪使乾勿令鬱浥

豋豆胡或蓬藜荊棘爲上大小豆萁次之高麗豆萁尤有所便蘆亂二種則不種凡秋刈草非直爲羊然大凡悉皆倍勝崔實曰十月七日刈蒭茭

旣至冬寒多饒風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時則須

飼不宜出放積茭之法

于高燥之處豎桑棘木作兩圓柵各五六步許積茭著柵中高一丈亦無嫌任羊遶柵指食竟日通夜口常不住終冬過春無不肥充若不作柵假有千車茭擲與十口羊亦不得飽羣羊踐躡而已不得一莖入口

不收茭者初冬乘秋似如有膚羊羔乳食其母比至正月母皆瘦死羔小未能獨食水草尋亦俱死非直不滋息或滅羣斷種矣

余昔有羊二百口茭豆既少無以飼一歲之中餓死過半假有在者疥瘦羸斃與死不殊毛復淺短全無潤澤余初謂家自不宜又疑歲道疫病乃饑餓所致無他故也人家八月收穫之始多無庸假且買羊雇人所費既少所存者大傳曰三折肱始爲良醫又曰亡羊治牢未爲晩也世事略皆如此安可不存意哉

寒月生者須然火于其邊

夜不然火必凍死也

凡初產者宜煮穀豆飼之白羊留母二三日卽母子俱放

白羊性狠不得獨留并母久住則令乳之

羖羊但留母一日寒月者內羔子坑中日父母還乃出之

坑中煖不苦風寒地熱使眠如常飽者也

十五日後方喫草乃放之

白羊三月得草力毛牀動則鉸之

鉸訖于河水之中淨洗羊則生白淨毛也

五月毛牀將落鉸取之

鉸訖更洗如前

八月初胡枲子未成時又鉸之

鉸了亦洗如初其八月半後鉸者勿洗白露已降寒氣侵人洗卽不益胡枲子成然後鉸者匪直著毛難治又歲稍晚比至寒時毛長不足令羊瘦損漠北塞之羊則八月不鉸鉸則不耐寒中國必須鉸不鉸則毛長相著作氈難成也

作氈法

春毛秋毛中半和用秋毛緊强春毛輭弱獨用太偏是以須雜三月桃花水時第一凡作氈不須厚大惟緊薄均調乃佳耳二年敷臥小覺垢以九月十月賣作氈明年四五月出氈時更買新者此爲長存不穿敗若不數換者非直垢汚穿穴之後便無所直虛成糜費此不朽之功豈可同年而語也

令氈不生蟲法

夏月敷席入臥上則不生蟲若氈多無人臥上者預收權柴燥新灰入五月中羅灰徧著氈上厚五寸許卷束于風凉之處閣置蟲亦不生如其不爾無不生蟲

羝羊四月末五月初鋑之

性不耐寒早鋑寒則凍死雙生者多易爲緊息性既豐乳有酥酪之饒毛堪酒袋兼繩索之利其潤益又過白羊

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汚或能合羣致死羊疥先著口者難治多死

治羊疥方

取黎蘆根㕮咀令破以泔浸之以瓶盛塞口于竈邊常令煖數日醋香便中用以塼瓦刮疥令赤若強硬痂厚者亦可以湯洗之去痂拭燥以藥汁塗之再上愈若多者日別漸漸塗之勿頓塗令徧羊皮不堪藥勢便死矣

又方

去痂如前洗燒葵根爲灰煑醋澱熱塗之以灰厚傅再上愈寒時勿剪毛去卽凍死矣

又方

臘月猪脂加熏黃塗之卽愈

羊膿鼻眼不淨者皆以中水治方

以湯和鹽用杓研之極鹹塗之爲佳更待冷接取淸以小角受一鷄子者溝兩鼻各一角非直水瘥永息天蟲五日後必飲以眼鼻淨爲候不瘥更溝

一如前法

羊膿鼻口頰生瘡如乾癬者名曰可妬運迭相染易著者多死或能絕羣治之方

監長竿於圈中竿頭施橫板令獼猴上居數日自

然瘥此獸辟惡常安于圈中亦好

治羊挾蹄方

取羝脂和鹽煎使熟燒熱令微赤著脂烙之著乾勿令水汎入七日自然瘥耳

凡羊經疥得差者至夏後初肥時宜賣易之不爾後年春疥發必死矣

凡驢馬牛羊收犢子駒羔法

常於市上伺候見含重垂欲生者輒買取駒犢一百五十日羔羊六十日皆能自活不復藉乳乳母好堪爲種產者因留之以爲種惡者還賣不失本價坐羸駒犢還更買懷孕者一歲之中牛馬驢得兩番羊得四倍羊羔臘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種餘月生者剩而賣之用二萬錢爲羊本必歲收千口所留之種率皆精好與世間絕殊不可同日而語之何必羔犢之饒又羸酪之利也羔有死者皮好作裘褥肉好作乾腊及作肉醬味又甚美

家政法云養羊法當以瓦器盛一升鹽懸羊欄中羊喜鹽自數還啖之不勞人收

羊有病輒相汚欲令別病法當欄前作瀆深二尺廣四尺往還皆跳過者無病不能過者入瀆中行過便別之

術曰懸羊蹄著戸上辟盜賊澤中放六畜不用令他人無事横截羣中過道上行卽不諱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羹臛法

肺臛法羊肺一具煑令熟細切別作羊肉臛以粳米二合生薑煑之

作羊盤腸雌斛法取羊血五升去中脈麻跡裂之細切羊胳肪二升細切薑一斤橘皮三葉椒末一合豆醬一升豉汁五合麪一升五合和米一升作糝都和合更以水三升澆之解大腸淘汰復以白酒一過洗腸中屈申以和灌腸屈長五寸煑之視血不出便熟寸切以苦酒醬食之也

作羊蹄臛法羊蹄七具羊肉十五斤葱三升豉汁五升米一升口調其味生薑十兩橘皮三葉

羊節解法羊肶一枚以水雜生米三升葱一虎口煑

之令羊熟取肥鴨肉一斤羊肉一斤豬肉半斤合剉作臛下蜜令甜以同熟羊肶投臛裏便煮得兩沸便熟治羊合皮如豬豘法善矣

蒸缹法

蒸羊法縷切羊肉一斤豉汁和之葱白一升著上合蒸熟出可食之

炙法

灌腸法取羊盤腸淨洗治細剉羊肉細切葱白鹽豉汁薑椒末調和令鹹淡適口以灌腸兩條夾而炙之割食甚香美

酉陽雜俎

濮固羊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康居大尾羊

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罽賓野青羊

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中華古今注

羊

一名髯鬚參軍禮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不能退蓋羊好能觝觸牆垣

益部方物記

龍羊

出吐蕃及威茂州形似畜羊而大其角繚首重八九兩黑質而白文可以爲帶胯其用亂犀

羊質而大角繚於首以角之珍軀殘獮手

物類相感志

羚羊

羚羊角能碎佛牙

羊肉

凡雜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

桂海獸志

花羊　乳羊　綿羊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乳羊本出英州其地出仙茅羊食茅舉體悉化爲肪

不復有血肉食之宜人

綿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

暘谷謾錄

羊

羊四爪

埤雅

羊

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也羊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北人謂之羊頭鄭氏儀禮注云羊取其後帥蓋言此矣詩曰爾羊來斯其角濈濈羊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爲善又曰爾羊來斯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矜矜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吪所謂擾之以順其性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羊之爲物以瘦爲病又易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

之也禮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曰漬者謂死相瀸漬而善耗敗也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爲甚故是詩如此要術曰羊有疾輙相汙徐鉉曰羊主給膳以瘦爲病故羸從羊亦豕善肥羊善瘦故羸從羊也詩曰不騫爲是故也易兌爲羊羊性前止故兌爲羊兌陰在上故也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傳以爲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不能前矣又曰今使烏獲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禮曰羊曰柔毛謂其不疾瘯蠡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當先於牛故也管子曰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鷄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易曰兌爲羊抑又以其聲歟內饔曰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蓋言羊泠毛而毳則羶犬赤股而躁則臊矣皆物之不可食者故於文臊從躁省羶從氈省也鄭氏以爲泠毛而毳毳謂毛聚氈不解者是也管子曰山高而不陁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或言羊或言玉相備也山海經曰縣以吉玉縣山祭也肆師立

大祀用玉帛牲牷而今此山川更言玉者則以祈祭故也易林曰羊腸九縈舊說羊春夏早放秋冬晚出字說曰羊大則充實而美美成矣則羊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羜

釋畜曰未成羊羜羜未成羊也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詩曰既有肥羜而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而無已

羝

羝性好觝突故從氐省字從抵省音從低低者以低其角然後能觝突故也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九三重剛而不中又動以進也故有羝羊之象然則上六亦曰羝羊何也蓋大壯之極疑於羝羊猶坤之上六疑於龍爾博雅曰吳羊牡一歲曰牡䍮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牸䍮三歲曰牂諺曰智如禹湯不如更嘗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况於凡庸者乎故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又曰亡羊治牢未爲晚也

羔

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爲朝服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也而反以游燕又與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異矣故是詩後之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素絲五紽所以英裘其制然也此言其節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也此言其儉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此言其儉之至西京雜記曰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紽今無所考據以類及之緎寡於總紽蓋宜寡於緎也周官曰卿執羔說者以爲羔取羣而不黨卿執羔非特爲其羣而不黨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禮曰飾羔鴈者以繢以言其德足以衣被而又有文章也字說曰羔從羊從火羊火畜也羔火在下

若火始然可進而大也又曰羹從美美從羔羊大而美成羔未成也美成爲下和羹是也未成爲上大羹是也禮豆先大羹

羚羊

釋獸云麢大羊麠大麃羚羊似羊而大角有圓繞蹙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語曰麢羊掛角此之謂也今以其角爲馬排沫特善字說云鹿比其類環其角外嚮以自防麢獨棲其角木上是所謂霝夫其如此亦以遠害其霝也亦所以爲靈也

羱羊

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善鬬至死釋獸所謂驨如馬羱如羊者即此是也羱羊之在原不可牢畜者也一云狀若驢而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愛之獨寢代都賦所謂羱羊養草以盤旋是也廣志曰羦羊角重於肉舊云羱羦並以時墮角羱角尤大

爾雅翼

麢

麢大羊似羊而大角圓銳（說文大羊而細角）好住山崖間夜

宿以角掛木不著地其角多節蹙蹙圓繞彎弓深銳緊小猶有掛痕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慢無痕者非也其角號爲有神故能辟去不祥今之金剛石者出西域狀若紫石英百煉不銷切玉如泥置之山頂亦陷而入及金處同類而止可謂堅矣惟此角能壞之麢雖大羊而微與羊異故字從鹿而釋獸敘在麞麠之前今人只作羚北人多食南人食之能免爲蛇蟲所傷說文云麢山羊大而細角

羱

羱者西方野羊似吳羊而大角故曰羱如羊也其角甚大受斗餘夏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愛玩之獨寢餘者不敢近也切詳萬物之生皆依於物故依草木依土鸛巢有水則能蓄魚羱角有土則能養草皆生非其類此羱乃與麢羊不同故釋獸羱如羊麢大羊陶隱居稱羚羊多兩角一角者爲勝其多節蹙蹙圓繞別山羊角極長惟一邊有節節亦踈大爾雅名羱羊而吳夷云只此名羚羊唐本乃云羚羊如牛大其角堪爲鞍鞽一名羱羊俗名山羊或名野羊善

鬬至死而陳藏器稱山羊山驢羚羊三種自相似則唐本之說似非矣顏監上林賦云埜羊今所謂山羊也

膳夫錄

羊不可食

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羖𦍩白而有角者曰羒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產者百餘斤

瀛涯勝覽

阿丹國羊

阿丹國羊則無角頷垂短毛

古俚國羊

古俚國羊高如騾灰色

獸經

羊

羔羊跪乳

說文曰羔羊子也春秋繁露曰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公羊傳何休注云乳必跪而受之

羱羊善鬬

廣志曰羱羊角重于肉

麢羊防患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曰羚羊角有神夜宿以角掛樹不著地蓋防患也

夷羊不祥

急就篇顏氏注曰䍮羊未卒歲也一曰夷羊重百斤者爲䍮王應麟補注曰夷羊怪獸殷之衰夷羊在牧

羊羒牂也亦曰羭羖亦曰髯鬚主簿其聲芊芊非佳草不悅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髯鬚主簿說文解字曰芊芊鳴也從羊象聲氣上出其性嗜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二卷目錄

羊部彙考二

本草綱目羊釋名集解羊肉氣味發明
頭蹄氣味主治皮主治
脂氣味主治血氣味主治發明
乳氣味主治發明腦氣味主治
髓氣味主治心氣味主治肺氣味
主治腎氣味主治發明羊石子
主治肝氣味主治發明胆氣味主
治發明胃氣味主治脬主治脏
主治舌主治靨氣味主治發明
睛主治發明筋主治羖羊角氣味
主治齒氣味主治頭骨氣味主
治脊骨氣味主治尾骨主治脛骨氣

味　主治　發明　毛主治　鬚　主治　溺
主治　屎　氣味　羊胲子主治　附方　黃
羊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髓主治
附錄大尾羊　胡羊　洮羊　䍧羊　封羊
地生羊　羵羊　麢羊釋名　集解　附錄
羚羊角　脩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肉氣味
主治　肺氣味　主治　發明　胆氣味
主治　鼻主治　附方　山羊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　青浦縣

禽蟲典第一百十二卷

羊部彙考二

本草綱目

羊釋名

李時珍曰說文云羊字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似也董子云羊祥也故吉禮用之牡羊曰羖曰羝牝羊曰羜曰牂音臧白曰羒黑曰羭多毛曰羖䍽胡羊曰䍀羺無角曰𦏲曰𦍩去勢曰羯羊子曰羔羔五月曰羜音宁六月曰𦍺音務七月曰羍音

達未卒歲曰羜音兆內則謂之柔毛又曰少牢古今注謂之長髯主簿云

集解

別錄曰羖羊生河西陶弘景曰羊有三四種入藥以青色羖羊爲勝次則烏羊其羪羺羊及虜中無角羊止可啖食爲藥不及都下者然其乳髓則肥好也蘇頌曰羊之種類甚多而羖羊亦有褐色黑色白色者毛長尺餘亦謂之羖䍽羊北人引大羊以此爲羊首又謂之羊頭孟詵曰河西羊最佳河東羊亦好若驅至南方則筋力自勞損安能補益人今南方羊多食野草毒草故江浙羊少味而發疾南人食之卽不憂也惟淮南州郡或有佳者可亞北羊北羊至南方一二年亦不中食何況於南羊蓋土地使然也寇宗奭曰羖䍽羊出陝西河東尤很健毛最長而厚入藥最佳如供食則不如北地無角白大羊也又同華之間有小羊供饌在諸羊之上李時珍曰生江南者爲吳羊頭身相等而毛短生秦晉者爲夏羊頭小身大而毛長土人二歲而剪其毛以爲氈物謂之綿羊廣南

英州一種乳羊食仙茅極肥無復血肉之分食之甚補人諸羊皆孕四月而生其目無神其腸薄而縈曲在畜屬火故易繁而性熱也在卦屬兌故外柔而內剛也其性惡濕喜燥食鉤吻而肥食仙茅而肪食仙靈脾而淫食躑躅而死物理之宜忌不可測也契丹以其骨占灼謂之羊卜亦有一靈耶其皮極薄南番以書字吳人以畫采為燈

羊肉氣味

苦甘大熱無毒

孟詵曰溫蘇頌曰本經云甘素問云苦蓋經以味言素問以理言羊性熱屬火故配於苦羊之齒骨五臟皆溫平惟肉性大熱也李時珍曰熱病及天行病瘧疾病後食之必發熱致危妊婦食之令子多熱白羊黑頭黑羊白頭獨角者並有毒食之生癰禮曰羊冷毛而毳者羶又云煮羊以杏仁或瓦片則易糜以胡桃則不臊以竹䶉則助味中羊毒者飲甘草湯則解銅器煑之男子損陽女子暴下物性之異如此不可不知汪機曰反半夏菖蒲同蕎麪豆醬食發痼疾同

醋食傷人心

主治

別錄曰暖中字乳餘疾及頭腦大風汗出虛勞寒冷補中益氣安心止驚孫思邈曰止痛利產婦孟詵曰治風眩瘦病丈夫五勞七傷小兒驚癇日華曰開胃健力

發明

蘇頌曰肉多入湯劑胡洽方有大羊肉湯治婦人產後大虛心腹絞痛厥逆醫家通用大方也寇宗奭曰仲景治寒疝羊肉湯服之無不驗者一婦冬月生產寒入子戶腹下痛不可按此寒疝也醫欲投抵當湯予曰非其治也以仲景羊肉湯減水二服卽愈李杲曰羊肉有形之物能補有形肌肉之氣故曰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屬人參補氣羊肉補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補血虛蓋陽生則陰長也李時珍曰按開河記云隋大總管麻叔謀病風逆起坐不得煬帝命太醫令巢元方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胷臆須用嫩肥羊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如其言未盡劑而痊自後每殺

羊羔同杏酪五味日食數枚觀此則羊肉補虛之功益可證矣

頭蹄

白羊者良

氣味

甘平無毒

宋大明曰凉朱震亨曰羊頭蹄肉性極補水水腫人食之百不一愈

主治

蘇恭曰風眩瘦疾小兒驚癇日華曰腦熱頭眩孟詵曰安心止驚暖中止汗補胃治丈夫五勞骨熱熱病後宜食之冷病人勿多食　心鏡云以上諸證並宜白羊頭或蒸或煑或作膾食療腎虛精竭

皮主治

孟詵曰一切風及脚中虛氣補虛勞去毛作羮臛食

李時珍曰濕皮臥之散打傷青腫乾皮燒服治蠱毒下血

脂

青羊者良

氣味

甘熱無毒丹房鑑源云柔銀軟銅

主治

孫思邈曰生脂止下痢脫肛去風毒產後腹中絞痛蘇頌曰治鬼疰　胡洽方有青羊脂丸日華曰去遊風及黑䵟李時珍曰熟脂主賊風痿痹飛尸辟瘟氣止勞痢潤肌膚殺蟲治瘡癬入膏藥透肌肉經絡徹風熱毒氣

血

白羊者良

氣味

鹹平無毒

李時珍曰按夏子益奇疾方云凡猪羊血久食則鼻中毛出晝夜長五寸漸如繩痛不可忍摘去復生惟用乳石硇砂等分爲丸臨臥服十丸自落也

主治

蘇恭曰女人血虛中風及產後血悶欲絕者熱飲一

升即活李時珍曰熱飲一升治產後血攻下胎衣治卒驚九竅出血解莽草毒胡蔓草毒又解一切丹石毒發　出延壽諸方

發明

李時珍曰外臺云凡服丹石人忌食羊血十年一食前功盡亡此物能制丹砂水銀輕粉生銀硇砂砒霜硫黃乳石鍾乳空青曾青雲母石陽起石孔公蘖等毒凡覺毒發刺飲一升即解又服地黃何首烏諸補藥者亦忌之嶺表錄異言其能解胡蔓草毒羊血解

毒之功用如此而本草並不言及誠缺文也

乳

白羜者佳

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別錄曰補寒冷虛乏甄權曰潤心肺治消渴張鼎曰療虛勞益精氣補肺腎氣和小腸氣合脂作羹補腎虛及男女中風日華曰利大腸治小兒驚癇含之治

口瘡孟詵曰主心卒痛可溫服之又蚰蜒入耳灌之即化成水李時珍曰治大人乾嘔及反胃小兒噦啘及舌腫並時時溫飲之蘇頌曰解蜘蛛咬毒劉禹錫傳信方云貞元十年崔員外言有人爲蜘蛛咬腹大如妊徧身生絲其家棄之乞食有僧教啖羊乳未幾疾平也

發明

陶弘景曰牛羊乳實爲補潤故北人食之多肥健蘇恭曰北人肥健由不啖鹽腥方土使然何關飲乳陶以未達故屢有此言李時珍曰方土飲食兩相資之陶說固偏蘇說亦過丹溪言反胃人宜時時飲之取其開胃脘大腸之燥也

腦

氣味

有毒

孟詵曰發風病和酒服迷人心成風疾男子食之損精氣少子白羊黑頭食其腦作腸癰

主治

李時珍曰入面脂手膏潤皮膚去䵟䵳塗損傷丹瘤

肉刺

髓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別錄曰男子女人傷中陰陽氣不足利血脈益經氣以酒服之孫思邈曰却風熱止毒久服不損人孟詵曰和酒服補血主女人血虛風悶李時珍曰潤肺氣澤皮毛滅瘢痕　删繁治肺虛毛悴酥髓湯中用之

心氣味（下並用白羝羊者良）

甘溫無毒

日華曰有孔者殺人

主治

別錄曰止憂恚膈氣陳藏器曰補心

肺氣味

同心孟詵曰自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蟲狀如馬尾長二三寸須去之不去令人痢下

主治

別錄曰補肺止咳嗽孫思邈曰傷中補不足去風邪

蘇恭曰治渴止小便數同小荳葉煑食之李時珍曰通肺氣利小便行水解蠱

腎氣味

同心

主治

別錄曰補腎氣虛弱益精髓日華曰補腎虛耳聾陰弱壯陽益胃止小便治虛損盜汗蘇恭曰合脂作羹療勞痢甚效蒜薤食之一升療癥瘕李時珍曰治腎虛消渴

發明

李時珍曰千金外臺深師諸方治腎虛勞損消渴脚氣有腎瀝湯方甚多皆用羊腎煑湯煎藥蓋用爲引嚮各從其類也

羊石子主治（卽羊外腎也）

李時珍曰腎虛精滑　本事金鎻丹用之

肝氣味（青羖羊者良）

苦寒無毒

蘇頌曰溫陶弘景曰合猪肉及梅子小豆食傷人心

孫思邈曰合生椒食傷人五臟最損小兒合苦筍食病青盲妊婦食之令子多厄

主治

蘇恭曰補肝治肝風虛熱目赤暗痛熱病後失明並用子肝七枚作生食神效亦切片水浸貼之吳瑞曰解蠱毒

發明

李時珍曰按倪惟德原機啓微集云羊肝補肝與肝合引入肝經故專治肝經受邪之病今羊肝丸治目有效可徵汪機曰按三元延壽書云凡治目疾以青羊肝爲佳有人年八十餘歲瞳子瞭然夜讀細字云別無服藥但自小不食畜獸肝耳或以本草羊肝明目有效葢羊肝明目性也他肝則否凡畜獸臨殺之時忿氣聚於肝肝之血不利於目宜矣

膽氣味（青羯羊者良）

苦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青盲明目甄權曰點赤障白翳風淚眼解蠱

毒蘇恭曰療疳濕時行熱熛瘡和醋服之良孫思邈曰治諸瘡能生人身血脈朱震亨曰同蜜蒸九次點赤風眼有效

發明

李時珍曰肝開竅於目膽汁減則目暗目者肝之外候膽之精華也故諸膽皆治目病夷堅志載二百味草花膏治爛弦風赤眼流淚不可近光及一切暴赤目疾用羯羊膽一枚入蜂蜜於內蒸之候乾研爲膏每含少許並點之一日淚止二日腫消三日痛定蓋羊食百草蜂採百花故有二百花草之名又張三丰眞人碧雲膏臘月取羯羊膽十餘枚以蜜裝滿紙套籠住懸簷下待霜出掃下點之神效也

胃

一名羊膍胵

氣味

甘溫無毒

孫思邈曰羊肚和飯若久食令人多唾淸水成反胃作噎病

主治

孟詵曰胃反止虛汗治虛羸小便數作羹食之瘥

脬主治

孫思邈曰下虛遺溺以水盛入炙熟空腹食之四五次愈

胰

白羊者良

主治

李時珍曰潤肺燥諸瘡瘍入面脂去䵟黯澤肌膚滅瘢痕

舌主治

補中益氣正要用羊舌二枚羊皮二具羊腎四枚蘑菰糟薑作羹肉汁食之

靨

即會咽也

氣味

甘淡溫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氣癭

發明

李時珍曰按古方治癭多用豬羊靨亦述類之義故荆公癭詩有內療煩羊靨之句然癭有五氣血肉筋石也夫靨屬肺肺司氣故氣癭之證服之或效他癭恐亦少力

睛主治

李時珍曰目赤及翳膜曝乾爲末點之出千金孟詵曰熟羊眼中白珠二枚於細石上和棗核磨汁點目

翳羞明頻用三四日瘥

發明

李時珍曰羊目無瞳其睛不應治目豈以其神藏於內耶

筋主治

千金翼曰塵物入目熟嚼納眥中仰臥卽出

羖羊角

青色者良

氣味

鹹溫無毒

別錄曰苦微寒取之無時勿使中濕濕卽有毒甄權曰大寒兔絲爲之使鑑源云羖羊角灰縮賀賀錫也出賀州

主治

本經曰青盲明目止驚悸寒洩久服安心益氣輕身殺疥蟲入山燒之辟惡鬼虎狼別錄曰療百節中結氣風頭痛及蠱毒吐血婦人產後餘痛日華曰燒之辟蛇灰治漏下退熱主山瘴溪毒

齒

三月三日取之

氣味

溫

主治

別錄曰小兒羊癇寒熱

頭骨

氣味（已下並用羖羊者良）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按張景陽七命云耶溪之鋌赤山之精消

以羊骨鏵以鍛成註云羊頭骨能消鐵也

主治

蘇恭曰風眩瘦疾小兒驚癇

脊骨氣味

甘熱無毒

主治

別錄曰虛勞寒中羸瘦李時珍曰補腎虛通督脈治腰痛下痢

尾骨主治

正要曰益腎明目補下焦虛冷

脛骨氣味（音行亦作骱又名䯒骨胡人名頗兒必入藥煆存性用）

甘溫無毒

孟詵曰性熱有宿熱人勿食鑑源云羊䯒骨伏砒

主治

孟詵曰虛冷勞李時珍曰脾弱腎虛不能攝精白濁除濕熱健腰脚固牙齒去䵟黵治誤吞銅鐵

發明

李杲曰齒者骨之餘腎之標故牙痛用羊脛骨以補

之李時珍曰羊脛骨灰可以磨鏡羊頭骨可以消鐵故誤吞銅鐵者用之取其相制也按張景陽七命云耶溪之鋌赤山之精消以羊骨鏵以鍛成註云羊頭骨能消鐵也又名醫錄云漢上張成忠女七八歲誤吞金饋子一雙胷膈痛不可忍憂惶無措一銀匠炒末藥三錢米飲服之次早大便取下叩求其方乃羊脛骨灰一物耳談野翁亦有此方皆巧哲格物究理之妙也

毛主治

孟詵曰轉筋醋煑裹脚　又見氈

鬚

羖羊者良

主治

李時珍曰小兒口瘡蠼螋尿瘡燒灰和油敷　出廣濟

溺主治

李時珍曰傷寒熱毒攻手足腫痛欲斷以一升和鹽豉搗漬之

屎

青羖羊者良

氣味

苦平無毒

李時珍曰制粉霜

主治

別錄曰燔之主小兒洩痢腸鳴驚癇日華曰燒灰理聤耳井罯竹刺入肉治箭鏃不出陳藏器曰燒灰淋汁沐頭不過十度即生髮長黑和鴈肪塗頭亦良蘇頌曰屎納鯽魚腹中瓦缶固濟燒灰塗髮易生而黑甚效蘇恭曰煮湯灌下部治大人小兒腹中諸疾疳濕大小便不通燒煙熏鼻治中惡心腹刺痛亦熏諸瘡中毒痔瘺等治骨蒸彌良

羊胲子主治（乃腹內草積塊也）

葉氏摘元曰翻胃煆存性每一斤入棗肉平胃散末一半和勻每服一錢空心沸湯調下

附方

羊肉湯張仲景治寒勞虛羸及產後心腹疝痛用肥

羊肉一斤水一斗煑汁八升入當歸五兩黃芪八兩生薑六兩煑取二升分四服胡洽方無黃芪千金方有芍藥（金匱要略）

產後厥痛胡洽大羊肉湯治婦人產後大虛心腹絞痛厥逆用羊肉一斤當歸芍藥甘草各七錢半用水一斗煑肉取七升入諸藥煑二升服

產後虛羸腹痛冷氣不調及腦中風汗自出白羊肉一斤切治如常調和食之（心鏡）

產後帶下產後中風絕孕帶下赤白用羊肉二斤香豉大蒜三兩水一斗煑五升納酥一升更煑二升服（千金方）

崩中垂死肥羊肉三斤水二斗煑一斗三升入生地黃一斤乾薑當歸三兩煑三升分四服

補益虛寒用精羊肉一斤碎白石英三兩以肉包之外用荷葉裹定於一石米下蒸熟取出去石英和葱薑作小餛飩子每日空腹以冷漿水吞一百枚甚補益（千金翼）

壯陽益腎用白羊肉半斤切生以蒜薤食之三日一

度甚妙（心鏡）

五勞七傷虛冷用肥羊肉一腿密蓋煑爛絞取汁服幷食肉

骨蒸久冷羊肉一斤山藥一斤各爛煑研如泥下米煑粥食之（飲膳正要）

骨蒸傳尸用羊肉一拳大煑熟皁莢一尺炙以無灰酒一升銅鐺內煑三五沸去滓入黑錫一兩令病人先啜肉汁乃服一合當吐蟲如馬尾爲效（外臺）

虛寒瘧疾羊肉作臛餠飽食之更飲酒暖臥取汗燕國公常見有驗（集驗方）

脾虛吐食羊肉半斤作生以蒜薤醬豉五味和拌空腹食之（心鏡）

虛冷反胃羊肉去脂作生以蒜薤空腹食之立效（外臺）

壯胃健脾羊肉三斤切粱米二升同煑下五味作粥食（飲膳正要）

老人膈痞不下飲食用羊肉四兩切白麪六兩橘皮末一分薑汁搜如常法入五味作臛食每日一次大效（多能鄙事）

胃寒下痢羊肉一片莨菪子末一兩和以綿裹納下部二度瘥（外臺方）

身面浮腫當陸一升水二斗煑取一斗去渣羊肉一斤切入內煑熟下葱豉五味調和如臛法食之（肘後方）

腰痛脚氣木瓜湯治腰膝痛脚氣羊肉一兩脚草果五枚粳米二升回回豆即胡豆半升木瓜二斤取汁入沙糖四兩鹽少許煑肉食之（正要）

消渴利水羊肉一脚瓠子六枚薑汁半合白麪二兩同鹽葱炒食（正要）

損傷青腫用新羊肉貼之（千金方）

婦人無乳用羊肉六兩麞肉八兩鼠肉五兩作臛啖之（崔氏方）

傷目青腫羊肉煑熟熨之（聖惠方）

小兒嗜土買市中羊肉一斤令人以繩繫於地上拽至家洗淨炒炙食或煑汁亦可（姚和衆）

頭上白禿羊肉如作脯法炙香熱搨上不過數次瘥（肘后方）

老人風眩用白羊頭一具如常治食之

五勞七傷白羊頭蹄一具淨治更以稻草燒煙薰令黃色水煮半熟納胡椒畢撥乾薑各一兩葱豉各一升再煮去藥食日一具七日卽愈（千金方）

虛寒腰痛用羊頭蹄一具草果四枚桂一兩薑半斤哈昔泥一豆許胡椒煮食（正要）

下痢腹痛羊脂阿膠蠟各二兩黍米二升煮粥食之（千金方）

妊娠下痢羊脂如棊子大十枚溫酒一升服日三（千金方）

虛勞口乾千金用羊脂一鷄子大醇酒半升棗七枚漬七日食立愈　外臺用羊脂鷄子大納半斤酢中一宿絞汁含之

卒汗不止牛羊脂溫酒頻化服之（外臺）

脾橫爪赤煎羊脂摩之（外臺）

產後虛羸令人肥白健壯羊脂二斤生地黃汁一斗薑汁五升白蜜三升煎如飴溫酒服一盃日三（小品）

婦人陰脫煎羊脂頻塗之（廣利方）

發背初起羊脂猪脂切片冷水浸貼熱則易之數日

瘥（外臺）

牙齒疳䘌黑羖羊脂莨菪子等分入杯中燒煙張口熏之（千金方）

小兒口瘡羊脂煎薏苡根塗之（活幼心書）

豌豆如疥赤黑色者煎青羊脂摩之（千金方）

赤丹如疥不治殺人煎青羊脂摩之數次愈（集驗方）

誤吞釘鍼多食猪羊脂久則自出（肘后方）

衂血一月不止刺羊血熱飲卽瘥（聖惠方）

產後血攻或下血不止心悶而青身冷欲絕者新羊血一盞飲之三兩服妙（梅師）

大便下血羊血煑熟拌醋食最效（吳球便民食療）

硫黃毒發氣悶用羊血熱服一合效（聖惠方）

食菹吞蛭蛭噉臟血腸痛黃瘦飲熱羊血一二升次早化猪脂一升飲之蛭卽下也（肘后方）

誤吞蜈蚣刺猪羊血灌之卽吐出昔有店婦吹火筒中有蜈蚣入腹店婦仆地號叫可畏道人劉復眞用此法而愈（三元延壽書）

妊娠胎死不出及胞衣不下產後諸疾狼狽者刺羊

血熱飲一小盃極效方（聖惠）

小兒口瘡羊乳細濾入含之數次愈方（小品）

漆瘡作痒羊乳敷之（千金翼）

面黑令白白羊乳三斤羊胰三副和搗每夜洗淨塗之旦洗去（總錄）

發丹如瘤生綿羊腦同朴硝研塗之（瑞竹堂方）

足指肉刺刺破以新酒酢和羊腦塗之一合愈（古今錄驗）

肺痿骨蒸煉羊脂煉羊髓各五兩煎沸下煉蜜及生地黃汁各五合生薑汁一合不住手攪微火熬成膏每日空心溫酒調服一匙或入粥食（飲膳正要）

目中赤翳白羊髓敷之方（千金）

舌上生瘡羊脛骨中髓和胡粉塗之妙方（聖惠）

白禿頭瘡生羊骨髓調輕粉搽之先以泔水洗淨一日二次數日愈方（經驗）

痘痂不落痘瘡痂疕不落滅瘢方用羊觔骨髓煉一兩輕粉一錢和成膏塗之（陳文仲方）

心氣鬱結羊心一枚咱夫蘭卽回回紅花浸水一盞入鹽少許徐徐塗心上炙熟食之令人心安多喜（正要）

久嗽肺痿作燥羊肺湯用羊肺一具洗淨以杏仁柹霜眞豆粉眞酥各一兩白蜜二兩和勻灌肺中白水煑食之（葛可久方）

欬嗽上氣積年垂死用莨菪子炒熟羊肺切曝等分爲末以七月七日醋拌每夜服二方寸匕粥飲下隔日一服（千金方）

水腫尿短青羖羊肺一具微灼切曝爲末莨菪子一升以三年醋漬搗爛蜜丸梧子大每食後麥門冬飲服四丸日三小便大利佳（千金方）

小便頻數下焦虛冷也羊肺一具切作羹入少羊肉和鹽豉食不過三具（集驗方）

渴利不止羊肺一具入少羊肉和鹽豉作羹食不過三具愈（普濟方）

解中蠱毒生羊肺一具割開入雄黃麝香等分吞之（濟生方）

鼻中瘜肉羊肺湯用乾羊肺一具白朮一兩肉蓯蓉通草乾薑芎藭各二兩爲末食後米飲服五錢（千金方）

下焦虛冷脚膝無力陽事不行用羊腎一枚煑熟和

米粉六兩煉成乳粉空腹食之妙（心鏡方）

腎虛精竭羊腎一雙切於豉汁中以五味米揉作羹粥食（心鏡方）

五勞七傷陽虛無力經驗用羊腎一對去脂切肉蓯蓉一兩酒浸一夕去皮和作羹下葱鹽五味食　正要治陽氣衰敗腰脚疼痛五勞七傷用羊腎三對羊肉半斤葱白一莖枸杞葉一斤同五味煑成汁下米作粥食之

虛損勞傷羊腎一枚米一升水一斗煑九升服日三（肘后方）

腎虛腰痛千金用羊腎去膜陰乾爲末酒服二方寸匕日三　正要治卒腰痛羊腎一對咱夫蘭一錢水一盞浸汁入鹽少許塗抹腎上徐徐炙熟空腹食之

老人腎硬治老人腎藏虛寒內腎結硬雖服補藥不入用羊腎子一對杜仲長二寸闊一寸一片同煑候熟空心食之令人內腎柔軟然後服補藥（鷄峯備急方）

脅破腸出以香油抹手送入煎人參枸杞子汁溫淋之吃羊腎粥十日卽愈（危氏）

目赤熱痛有物如隔紗宜補肝益精用青羊肝一具切洗和五味食之方（心鏡）

肝虛目赤青羊肝薄切水浸吞之極效（龍木論）

病後失明方同上

小兒赤眼羊肝切薄片井水浸貼方（普濟）

翳膜羞明有淚肝經有熱也用青羊子肝一具竹刀切和黃連四兩爲丸梧子大食遠茶淸下七十丸日三服忌鐵器猪肉冷水（醫鏡）

目病䀮䀮以銅器煑青羊肝用麪餠覆器上鑽兩孔如人眼大以口向上燻之不過三度方（千金）

目病失明青羖羊肝一斤去膜切片入新瓦內炕乾同決明子半升蓼子一合炒爲末以白蜜漿服方寸匕日三不過三劑目明至一年能夜見文字（食療）

不能遠視羊肝一具去膜細切以葱子一勺炒爲末以水煑熟去渣入米煑粥食（多能鄙事）

青盲內障白羊子肝一具黃連一兩熟地黃五兩同搗丸梧子大食遠茶服七十丸日三服崔承元病內障喪明有人惠此方報德服之遂明方（傳信）

牙疳腫痛羯羊肝一具煑熟蘸赤石脂末任意食之（醫林集要）

虛損勞瘦用新猪脂煎取一升入葱白一握煎黄平旦服至三日以枸杞一斤水三斗煑汁入羊肝一具羊脊膂肉一條麴末半斤著葱豉作羹食（千金方）

病後嘔逆天行病後嘔逆食卽反出用青羊肝作生淡食不過三度食不出矣（外臺）

休息痢疾五十日以上一二年不瘥變成疳下如泔淀者用生羊肝一具切絲入三年醋中吞之心悶則止不悶更服一日勿食物或以薑薤同食亦可不過二三具（外臺）

小兒癇疾青羊肝一具薄切水洗和五味醬食之

婦人陰蠆作痒羊肝納入引蟲

病後失明羊胆點之日二次（肘后方）

大便閉塞羊胆汁灌入卽通（千金方）

目爲物傷羊胆二枚鷄胆三枚鯉魚胆二枚和勻日日點之（聖惠方）

面黑皯皰羖羊胆牛胆各一個淳酒三升煑二沸夜

夜塗之（肘后方）

產後面䵟產後面如雀卵色以羊胆猪胰細辛等分煎二沸夜塗旦以漿水洗之（錄驗）

代指作痛崔氏云代指乃五臟熱注而然刺熱湯中七度刺冷水中一度卽以羊胆塗之立愈甚效（外臺方）

小兒疳瘡羊胆二枚和醬汁灌下部（外臺方）

久病虛羸不生肌肉水氣在脅下不能飲食四肢煩熱者用羊胃一枚白朮一升切水二斗煑九升分九服日三不過三劑瘥（張文仲方）

補中益氣羊肚一枚羊腎四枚地黃三兩乾薑昆布地骨皮各二兩白朮桂心人參厚朴海藻各一兩五錢甘草秦椒各六錢爲末同入肚中縫合蒸熟擣爛曬爲末酒服方寸匕（千金方）

中風虛弱羊肚一具粳米二合和椒薑豉葱作羹食之（正要）

胃虛消渴羊肚爛煑空腹食之（古今錄驗）

項下瘰癧用羊膍胵燒灰香油調敷

蛇傷手腫新剝羊肚一個帶糞割一口將手入浸卽

時痛止腫消（集要）

遠年欬嗽羊胲三具大棗百枚酒五升漬七日飲之（肘后方）

婦人帶下羊胲一具以酢洗淨空心食之不過三次忌魚肉滑物犯之即死（外臺）

痘瘡瘢痕羊胲二具羊乳一升甘草二兩和勻塗之明旦以猪蹄湯洗去（千金方）

項下氣癭外臺用羊靨一具去脂酒浸炙熟含之嚥汁日一具七日瘥

千金用羊靨七枚陰乾海藻乾薑各二兩桂心昆布逆流水邊柳鬚各一兩爲末蜜丸芡子大每含一丸嚥津

雜病治例用羊靨猪靨各二枚昆布海帶海藻各二錢洗焙牛旁子炒四錢右爲末搗二靨和丸彈子大每服一丸含化嚥津

風疾恍惚心煩腹痛或時悶絕復甦以青羖羊角屑微炒爲末無時溫酒服一錢（聖惠方）

氣逆煩滿水羊角燒研水服方寸匕（普濟方）

吐血喘逆青羖羊角炙焦二枚桂末二兩爲末每服一匕糯米飲下日三服（普濟方）

產後寒熱心悶極脹百病羖羊角燒灰末酒服方寸匕（子母秘錄）

水洩多時羖羊角一枚白礬末塡滿燒存性爲末每新汲水服二錢（聖惠方）

小兒癇疾羖羊角燒存性以酒服少許（普濟方）

赤禿髮落羖羊角牛角燒灰等分猪脂調敷（普濟方）

赤斑瘭子身面卒得赤斑或瘭子腫起不治殺人羖羊角燒灰鷄子清和塗甚妙（肘后方）

打撲傷痛羊角灰以沙糖水拌瓦焙焦爲末每熱酒下二錢仍揉痛處（簡便）

脚氣疼痛羊角一副燒過爲末熱酒調塗以帛裹之取汗永不發也

老人胃弱羊脊骨一具搥碎水五升煎取汁二升入青粱米四合煮粥常食（食治方）

老人虛弱白羊脊骨一具剉碎水煮取汁枸杞根剉一斗水五斗煮汁一斗五升合汁同骨煮至五升去

骨甆盒盛之每以一合和溫酒一盞調服（多能鄙事）

腎虛腰痛心鏡用羊脊骨一具搥碎煑和蒜薤食少飲酒妙　正要用羊脊骨一具搥碎肉蓯蓉一兩草果五枚水煑汁下葱醬作羹食

腎虛耳聾羖羊脊骨一具炙研磁石煅醋淬七次白朮黃芪乾薑炮白茯苓一兩肉桂三分爲末每服五錢水煎服（普濟方）

虛勞白濁羊骨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方）

小便膏淋羊骨燒研榆白皮煎湯服二錢（聖惠方）

洞注下痢羊骨灰水服方寸匕（千金方）

痏瘡成漏膿水不止用羊羔兒骨鹽泥封固煅過研末五錢入麝香雄黃末各一錢塡瘡口三日外必合（總微論）

虛損昏聾大羊尾骨一條水五碗煑減半入葱白五莖荆芥一握陳皮一兩麪三兩煑熟取汁搜麪作索餅同羊肉四兩煑熟和五味食（多能鄙事）

擦牙固齒食鑑用火煅羊脛骨爲末入飛鹽二錢同研勻日用　又方燒白羊脛骨灰一兩升麻一兩黃

連五錢爲末日用　瀕湖方用羊脛骨燒過香附子燒黑各一兩青鹽煆過生地黃燒黑各五錢研用

濕熱牙痛用羊脛骨灰二錢白芷當歸牙皁青鹽各一錢爲末擦之（東垣方）

脾虛白濁過慮傷脾脾不能攝精遂成此疾以羊脛灰一兩薑製厚朴末二兩麪糊丸梧子大米飲下百丸日二服一加茯苓一兩半（濟生方）

虛勞瘦弱用頰兒必四十枚以水一升熬減大半去滓及油待凝任食（正要）

筋骨攣痛用羊脛骨酒浸服之

月水不斷羊前左脚脛骨一條紙裹泥封令乾煆赤入棕櫚灰等分每服一錢溫酒服之

䵟䵳醜陋治人面體黧黑皮厚狀醜用羖羊脛骨爲末鷄子白和敷旦以白粱米泔洗之三日如素神效

誤吞銅錢羊脛骨燒灰以煮稀粥食神效（談埜翁方）

咽喉骨哽羊脛灰米飲服一錢（聖惠方）

香瓣瘡生面上耳邊浸淫水出久不愈用羖羊鬚荆芥乾棗肉各二錢燒存性入輕粉半錢每洗拭淸油

調搽二三次必愈（聖惠方）

口吻瘡方同上

疳痢欲死新羊屎一升水一升漬一夜絞汁頓服日午乃食極重者不過三服（總錄）

嘔逆酸水羊屎十枚酒二合煎一合頓服未定更服之（兵部手集）

反胃嘔食羊糞五錢童子小便一大盞煎六分去滓分三服（聖惠方）

小兒流涎白羊屎頻納口中（千金方）

心氣疼痛不問遠近以山羊糞七枚油頭髮一團燒灰酒服永斷根（孫氏集效方）

妊娠熱病青羊屎研爛塗臍以安胎氣（外臺祕要）

傷寒肢痛手足疼欲脫取羊屎煮汁漬之瘥乃止或和猪膏塗之亦佳（外臺）

時疾陰腫囊及莖皆熱腫以羊屎黃蘗煑汁洗之（外臺）

疔瘡惡腫青羊屎一升水二升漬少時煑沸絞汁一升頓服（廣濟方）

裏外臁瘡羊屎燒存性研末入輕粉塗之（集要）

痘風瘡證羊屎燒灰清油調敷之（全幼心鑑）

小兒頭瘡羊糞煎湯洗淨仍以羊屎燒灰同屋上懸煤清油調敷（普濟方）

頭風白屑烏羊糞煎汁洗之（聖惠方）

髮毛黃赤羊屎燒灰和臘猪脂塗之日三夜一取黑乃止（聖惠方）

木刺入肉乾羊屎燒灰猪脂和塗不覺自出（千金方）

箭鏃入肉方同上

反花惡瘡鯽魚一個去腸以羯羊屎填滿燒存性先以米汁洗過搽之

瘰癧已破羊屎燒五錢杏仁燒五錢研末猪骨髓調搽（海上）

濕瘑浸淫新羊屎絞汁塗之乾者燒烟熏之（聖濟總錄）

雷頭風病羊屎焙研酒服二錢（普濟方）

慢脾驚風活脾散用羊屎二十一個炮丁香一百粒胡椒五十粒爲末每服半錢用六年東日照處壁土煎湯調下（普濟錄）

黃羊釋名

李時珍曰羊腹帶黃故名或云幼稚曰黃此羊肥小故也爾雅謂之羳出西番也其耳甚小西人謂之蠻耳

集解

李時珍曰黃羊出關西西番又桂林諸處有四種狀與羊同但低小細肋腹下帶黃色角似羖羊喜臥沙地生沙漠能走善臥獨居而尾黑者名黑尾黃羊生野草內或羣至數十者名曰黃羊生臨洮諸處甚大而尾似麞鹿者名洮羊其皮皆可爲衾褥出南方桂林者則深褐色黑脊白斑與鹿相近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正要云煮湯少味腦不可食

主治

李時珍曰補中益氣治勞傷虛寒

髓主治

正要云補益功同羊髓

附錄大尾羊

李時珍曰羊尾皆短而哈密及大食諸番有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一二十斤行則以車載之唐書謂之靈羊云可療毒

胡羊

方國志云大食國出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月割取脂再縫合之不取則脹死葉盛水東日記云莊浪衛近雪山有饕羊土人歲取其脂不久復滿

洮羊

出臨洮諸地大者重百斤郭義恭廣志云西域驢羊大如驢卽此類也

羋羊（此思切）

出西北地其皮蹄可以割桼

封羊

其背有肉封如駝出涼州郡縣亦呼爲駝羊

地生羊

出西域劉有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漑以水聞雷而生臍與地連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壠種羊撥公路北戸

錄云大秦國有地生羊其羔生土中國人築牆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草吳策淵穎集云西域地生羊以頸骨種土中聞雷聲則羊子從骨中生走馬驚之則臍脫也其皮可爲褥一云漠北人種羊角而生大如兎而肥美三說稍異未知果種何物也當以劉說爲是然亦神矣造化之妙微哉

羵羊

土之精也其肝土也有雄雌不食季桓子曾掘土得之又千歲樹精亦爲青羊

麢羊釋名

李時珍曰按王安石字說云鹿則比類而環角外向以自防麢則獨棲懸角木上以遠害可謂靈也故字從鹿從靈省文後人作羚許愼說文云麙山羊也大而細角山海經作羬云狀如羊而馬尾費信星槎勝覽云阿丹國羚羊自胷中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

集解

別錄曰羚羊角出石城及華陰山谷采無時

陶弘景曰今出建平宜都諸蠻山中及西域多兩角一角者爲勝角多節蹙蹙圓繞別有山羊角極長惟一邊有節節亦踈大不入藥用乃爾雅名羱羊者羌夷以爲羚羊能陟峻阪

蘇恭曰羚羊南山商洛間大有今出梁州眞州洋州亦貢其角細如人指長四五寸而文蹙細山羊或名野羊大者如牛角可爲鞍橋又有山驢大如鹿皮可作靴有兩角大小如山羊角俗人亦用之陶氏所謂一邊有粗文者是此非山羊也

陳藏器曰山羊山驢羚羊三種相似而羚羊有神夜宿防患以角掛樹不著地但角彎中深銳緊小有掛痕者爲眞如此分別其踈慢無痕者非也眞角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陶言一角者謬也

蘇頌曰今秦隴龍蜀金商州山中皆有之戎人多捕得來貨其形似羊青色而大其角長一二尺有節如人手指握痕又最堅勁郭璞註爾雅云麢似羊而大其角細而圓銳好在山崕間羱似吳羊其角大而墮出西方本草諸註各異觀今所市者與爾雅之羚羊

陶註之山羊蘇註之山驢大都相似今人相承用之以爲羱羊細角長四五寸者往往彎中有磨角成痕處詳諸說此乃眞羱羊角而世多不用何也又閩廣山中出一種野羊彼人亦謂之羚羊也陳氏謂耳邊聽之鳴者良今牛羊諸角但殺之者聽之皆有聲不獨羚羊也自死角則無聲矣

寇宗奭曰諸角附耳皆集集有聲不如有掛痕一說爲盡之然有僞作者宜察焉

李時珍曰羚羊似羊而青色毛粗兩角短小羱羊似吳羊兩角長大山驢驢之身而羚之角但稍大而節踈慢耳陶氏言羚羊有一角者而陳氏非之按寰宇志云安南高石山出羚羊一角極堅能碎金剛石則羚固有一角者矣金剛石出西域狀如紫石英百鍊不消物莫能擊惟羚羊角扣之則自然冰泮也又貘骨僞充佛牙物亦不能破用此角擊之即碎皆相畏耳羚羊皮西人以作座褥

附錄

李時珍曰南史云滑國出野驢有角廣志云驢羊似

驢山海經云晉陽縣甕之山女几之山荊山綸山並多閭郭璞註云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蹄馬尾角如麢羊一名山驢俗人亦用其角以代羚羊又北山經云太行之山有獸名驒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有距善旋其名自叫此亦山驢之類也

羚羊角修治

雷斆曰凡用有神羊角甚長有二十四節內有天生木胎此角有神力抵千牛凡使不可單用須要不折元對繩縛鐵銼銼細重重密裹避風以旋旋取用搗篩極細更研萬匝入藥免刮人腸

氣味

鹹寒無毒

別錄曰苦微寒

甄權曰甘溫能縮銀

主治

本經曰明目益氣起陰去惡血注下辟蠱毒惡鬼不祥常不魘寐

別錄曰除邪氣驚夢狂越僻謬療傷寒時氣寒熱熱

在肌膚濕風注毒伏在骨間及食噎不通久服强筋骨輕身起陰益氣利丈夫

孟詵曰治中風筋攣附骨疼痛作末蜜服治卒熱悶及熱毒痢血疝氣摩水塗腫毒

藥性云治一切熱毒風攻注中惡毒風卒死昏亂不識人散產後惡血衝心煩悶燒末酒服之治小兒驚癎治嵐瘴及噎塞

陳藏器曰治驚悸煩悶心胸惡氣瘰癧惡瘡溪毒

李時珍曰平肝舒筋定風安魂散血下氣辟惡解毒治子癎痙疾

發明

李時珍曰羊火畜也而羚羊則屬木故其角入厥陰肝經甚捷同氣相求也肝主木開竅于目其發病也目暗障翳而羚羊角能平之肝主風在合爲筋其發病也小兒驚癎婦人子癎大人中風搐搦及筋脈攣急歷節掣痛而羚角能舒之魂者肝之神也發病則驚駭不寧狂越僻謬魘寐卒死而羚角能安之血者肝之藏也發病則瘀滯下注疝痛毒痢瘡腫瘻癧產

後血氣而羚角能散之相火寄于肝胆在氣爲怒病則煩懣氣逆噎塞不通寒熱及傷寒伏熱而羚角能降之羚之性靈而筋骨之精在角故又能辟邪惡而解諸毒碎佛牙而燒煙走蛇虺也本經別錄甚著其功而近俗罕能發揚惜哉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惡瘡

孟詵曰和五味炒熟投酒中經宿飲之治筋骨急強中風北人恆食南人食之免蛇蟲傷

肺氣味

同肉

主治

李時珍曰水腫鼓脹小便不利

發明

李時珍曰羚羊肺本草不收千金翼載太醫山璉治韋司業水腫莨菪丸用之蓋取其引藥入肺以通小

便之上源也其方用羚羊肺一具沸湯微煠過曝乾爲末莨菪子一升用三年醋浸一伏時蒸熟擣爛和丸梧子大每用四十九麥門冬湯食後服候口中乾妄語爲驗數日小便大利卽瘥無羚羊以青羊胆亦可代之

胆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面上皯䵳如雀卵色以二升同煑三沸塗四五次良

鼻主治

李時珍曰外臺方中用之炙研治五尸遁尸邪氣

附方

噎塞不通羚羊角屑爲末飲服方寸匕幷以角摩噎上（外臺方）

胷脅逼滿羚羊角燒末水服方寸匕（子母祕錄）

腹痛熱滿方同上

墮胎腹痛血水不止羚羊角燒灰三錢豆淋酒下（普濟）

產後煩悶汗出不識人千金用羚羊角燒末東流水服方寸匕未愈再服　又方加芍藥枳實等分炒研末湯服

血氣逆煩羚羊角燒末水服方寸匕（肘后方）

臨產催生羚羊角一枚刮尖末酒服方寸匕（產寶）

小兒下痢羚羊角中骨燒末飲服方寸匕（秘錄）

遍身赤丹羚羊角燒灰雞子清和塗之神效（外臺）

赤斑如瘡瘙痒甚則殺人羚羊角磨水摩之數百遍爲妙（肘后方）

山嵐瘴氣羚羊角末水服一錢（集簡方）

面䵟羚羊膽牛膽各一枚醋二升同煑三沸頻塗之（外臺秘要）

山羊釋名

李時珍曰羊之在原野者故名

集解

陶弘景曰山羊卽爾雅羱羊出西夏似吳羊而大角角墮者能陟峻坂羌夷以爲羚羊角極長惟一邊有節節亦疎大不入藥用

蘇恭曰山羊大如牛或名野羊善鬬至死角堪爲鞍鞽

蘇頌曰閩廣山中一種野羊彼人謂之羚羊其皮厚硬不堪炙食其肉頗肥

吳瑞曰山羊似羚羊色青其角有掛痕者爲羚羊無者爲山羊

李時珍曰山羊有二種一種大角盤環肉至百斤者一種角細者說文謂之莧羊音桓陸氏云羱羊狀如驢而羣行其角甚大以時墮角暑著天塵露在上生草戴行故代都賦云羱羊養草以盤桓

肉氣味

甘熱無毒

蘇頌曰南方野羊多噉石香薷故腸臟頗熱不宜多食之

主治

蘇頌曰南人食之肥軟益人治冷勞山嵐瘧痢婦人赤白帶下

吳瑞曰療筋骨急强虛勞益氣利產婦不利時疾人

直省志書

青浦縣

羊艾祁鎮產者耳有兩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九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三卷目錄

羊部藝文一

羬羊贊　晉郭璞
爲留守奏羊乳麞表　唐張說
進鬬羊表　前人
羊賦　宋吳淑

羊部藝文二（詩）

咏羊　唐李嶠

小遊仙　曹唐
江鄰幾寄羊羓詩　宋梅堯臣
戲答張祕監餽羊詩　黃魯直
綿羊　岳珂
五仙謠　郭祥正
題四羊圖　王阮
詠羊詩　文天祥
秋羊　元許有壬
黃羊　前人
題蘇武牧羊圖　楊維禎
牧羊兒土鼓　明太祖
恭題靈羊圖（宣宗御筆）　謝承舉
羊部紀事

禽蟲典第一百十三卷

羊部藝文一

羬羊贊　晉郭璞

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爲畱守奏羊乳麞表　唐張說

臣某言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鑒不昧必憑物以示人有德著而休歸或祥來而事應伏惟天策金輪聖神皇帝陛下端冕馭天舞干柔遠南越瑞

貢久通譯而歸仁西域奇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月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送新出慶山下羖牝羊乳麞麑一頭狎擾因依動息隨戀如生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臣聞異物相育外方慕化之徵野畜自馴荒服來王之兆必有遠夷解辮歡心百獸之庭獷俗懷音稽首三朝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期昔馬或生羊易占得人安之體犬時養彘天鏡顯代康之文援此比蹤實爲同貫况復晨飲醴浦夕下靈山翳仙杏之奇花拾嘉木之餘穗羊禎甚玉麞慶踰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福應之盛今古未聞臣忝尹京都屢薦嘉瑞慶忭之至兼倍恆流謹差某官奉表隨進

進鬭羊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鬭羊遠生越嶲蓄情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鳥無遁材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囿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趹若奔雲之交觸碎如

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鷙很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鬭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駙馬都尉垍謹詣金闕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羊賦

宋吳淑

易曰兌爲羊有力曰奮取義于祥既聞其荷箠而驅亦因其挾策而亡勿被虎皮寧爲秋霜見決獄于皐陶聞治訟于齊莊直躬既異于吾黨告朔仍傳于愛禮一歲曰䍮三百維羣晉武平吳宮女競求於竹葉衞玠在洛列肆咸觀於壁人亦有捋鬚得珠觸藩羸角叱白石於金華亡玉精於西嶽禮標爲贄詩美來思處千年之樹賣五羖之皮尹喜會尋於老子曹公難求於左慈詎見將狠寧能格虎嘉卜式之有言何羊斟之不與周禮已著於飾羞時令亦聞於宜黍或因舌以爲旌或剖肝而得土穿井而獲者季柏持節而牧者蘇武遺之既警於不祀殺之亦誡於無故或有鬚郎之號或傳爛胃之名誦素絲於五紽贈羵首

於三星在牧用彰於衰世鞭後式明於履生絕沈猶
之朝飲仰宣尼之典刑

羊部藝文二（詩）

咏羊　　唐李嶠

絕飲懲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擁石去童子馭車來
夜玉含星動晨氈映雪開莫言鴻漸力長牧上林隈

小遊仙　　曹唐

共愛初平住九霞焚香不出閉金華白羊成隊難收
拾喫盡谿頭巨勝花

江鄰幾寄羊羓詩　　宋梅堯臣

細肋胡羊臥苑沙長春宮使蹋霜羓蒺藜苗盡初蓄

息苜蓿盤空莫歎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快
無涯磨刀爲削朝霞片時引清杯興更嘉

戲答張祕監餽羊詩　黃魯直

細肋柔毛飽臥沙煩公遣騎送寒家忍令無罪充庖
宰留與兒童駕小車

綿羊　岳珂

褥毛吹朔雪細肋臥晴沙曉牧尾搖扇春遊項引車
運流便逐草酪膩正需茶日夕歸棲處因風想塞笳

五仙謠　郭祥正

番禺五仙人騎羊各一色手持六秬穗翺翔繞城壁
翩然去乘雲諸羊化爲石至今留空祠異象猶可識
會聞經猛火毫髮無痕迹五仙寧復來三說頗難測
只憂風雨至半夜隨霹靂君不見羌盧劉越之洞天
萬象森羅無一尺

題四羊圖　王阮

三百維羣世不見迺以四羊爲一圖人言此圖出韋
偃不知韋偃有意無巖巖參天一古木下有輕荑滿
郊綠雪髯隱約黑暈中沙肋微茫筆端足昔聞韋侯

畫馬工杜陵長歌歌古松孰知畫羊更如此世間絕藝誰能窮蘄春太守好事者珍藏有此希世畫嗟余得見雙眼明此一轉語久難下三羊游戲芳草茵一羊輙蹲枯樹根安能添我作牧人爲公鞭此一敗羣

詠羊　文天祥

長髯主簿有佳名羵首柔毛似雪明牽引駕車如衛玠叱教起石羨初平出都不失成君義跪乳能知報母情千載匈奴多牧養堅持苦節漢蘇卿

秋羊　元許有壬

塞上寒風起庖人急尚供戎鹽春玉碎肥羜壓花重肉淨燕支透膏凝琥珀濃年年神御殿頒餕每霑儂

黃羊　前人

草美秋先腯沙平夜不藏解條文豹健釁炙宰夫忙有肉須供蟻無魂亦似麞少年非好殺假爾試穿楊

題蘇武牧羊圖　楊維楨

未入麒麟閣時時望帝鄉寄書元有鴈食雪不離羊旄盡風雲節心懸日月光李陵何以別涕淚滿河梁

牧羊兒土鼓　明太祖

羣羊朝牧遍山坡松下常吟樂道歌土鼓枹時山鬼聽石泉濯處澗鷗和金華誰識仙機密蘭渚何知道術多歲久市中終得信叱羊洞口白雲過

恭題靈羊圖（宣宗御筆） 謝承舉

塞上春深草初綠黃河套邊堪放牧何來羌羚攜乳畜旁有韓盧將搏逐羣羚不奔且不驚輪車無影鸞無聲持旄已歸蘇子卿挾冊未見黃初平羊何安閒盧何猛以靜制動清邊境我皇執筆發深儆意在和雍化强梗是時賢相惟三楊昇平輔理稱虞唐九重優游翰墨場天與人文垂四方

羊部紀事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舉力牧以治民（注）帝王世紀云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占而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書經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傳）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

詩經大雅生民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大全）胡氏曰

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

帝王世紀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

史記微子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周禮夏官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訂義）王昭禹曰小宗伯毛六牲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而夏官掌共馬與羊羊之用於禮爲多此掌羊牲所以立羊人之官也易氏曰羊人之共羊牲如牛人共牛牲雞人共雞牲犬人共犬牲類也未爲牲也數官擇其純者而取之於牧人然後命牧人卜其爲牲者共之於充人至充人然後謂之牲此言共羊牲以其共而爲牲鄭康成曰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賈氏曰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飾羔則非正祭是

以鄭引詩爲證夏二月開氷之時王氏曰飾羔若禮所謂飾羔鴈者以繢也王昭禹曰羊人於凡祭祀飾其羊牲而已鄭康成曰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於室賈氏曰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報陽者首爲陽也三牲之首俱升此羊人所升故止言羊鄭康成曰共猶給也王氏曰法羊謂牢禮之法所用也賈氏曰言法即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如掌客所出是也鄭鍔曰賓客之來王國饔餼之禮皆以等爵爲之數其供

也合於禮法故以法羊言之劉迎曰先儒釋侯禳禱祠之祝號則以侯爲侯嘉慶如祈福祥之屬禳爲却凶咎如寧風旱之屬則侯與禳蓋祭矣至釋此沈辜侯禳釁積謂侯四時惡氣而禳去之是以侯禳爲一祭也攷之羊人沈則沈貍以祭山川辜則疈辜以祭四方釁則釁邦器軍器積則積燔禋燎以是而推則侯禳用牲而侯禳去凶者也非二祭乎鄭司農曰積故書爲眦眦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王昭禹曰沈辜侯禳及釁小子掌其事羊人共其牲而已鄭康

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羊於禮之用爲多故牧人或至於無牲則受其買牲之布於司馬使其賈買而共之以羊人之屬有賈二人能知物價者也鄭鍔曰或謂牲皆繫於牢芻之三月繫於國門然後可用使賈買之何以致其誠邪不思牧於牧人者共大祭祀固有國之常典買牲而共者特沈辜侯禳釁積之事他則不可也王氏詳說曰地官牛人夏官羊人牛羊之用廣矣牛人之職祭祀有享牛求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有膳羞之牛軍事有犒牛喪事有奠牛會同軍旅行役有兵車之牛而羊人所謂羊牲者祭祀不過飾羔祈珥沈辜之事不過羊牲賓客不過法羊而已此牛爲大牢而羊爲少牢也

汲冢周書王會解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注）周頭亦海東名也

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麗

述異記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

穆天子傳天子飲於文山之下文山之人乃獻豪羊

壮似髦牛

天子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於巨蒐之人㶊奴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

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𠫤於太行遂入於宗周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

述異記周幽王時羣羊化爲狼食人

臨城縣志空山在縣西五十里下有青羊紅鶴二村相傳號太子修煉於此曾有青羊紅鶴相隨云

左傳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史記秦本紀秦襄公始用羝羊祀西畤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墨子齊莊公之臣王國卑中里徼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洒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讀中里徼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徼齊人以爲有神驗

平陽府志羊舌氏故里在西關內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肸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

國語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注）違命合道也

說苑奉使篇齊攻魯柳下惠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

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齊侯乃解兵

左傳定公八年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注）羵羊雌雄不成

漢書五行志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

符子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名三桓而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今君欲以孔子爲司徒名三桓而議之亦與羊謀羞哉

家語相魯篇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肝土也公使殺羊視肝卽土

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

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嘆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莊子讓王篇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

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列子楊朱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臣見牧羊者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說符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

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符子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碩文侯曰何貧陵子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廣州記廣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縣之云昔高固爲楚相五羊啣穀萃於楚庭故圖其像爲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史記盧綰傳綰與高祖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復賀兩家羊酒

埤雅廣要沛公始爲亭長夢逐一羊拔角尾皆落辨者曰羊去角尾乃王也

漢書項羽傳羽季父梁爲楚上柱國范增說梁曰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

西京雜記高帝既作新豐幷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

南越志尉佗之時有五色羊以爲瑞因圖之府廳

水經注堂谿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帝元封二年白羊出北淵畜牧者禱祀之俗禁拍手嘗有羊出水野母驚仆自此絕焉

漢書卜式傳式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

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式歸復田牧會渾邪等降貧民大徙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名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以風百姓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

衛青傳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蘇武傳單于欲降武知武終不可脅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王尊傳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

路溫舒傳溫舒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後漢書陰識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高士傳朱勝之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名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

論衡遭虎篇會稽東郡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

後漢書劉元傳更始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甄宇傳宇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注）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翟酺傳酺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工相後牧羊涼州遇赦還徵拜議郎

鮮卑傳鮮卑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

西南夷傳冉駹夷者土地宜畜牧有五角羊

魏志楊俊傳俊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後爲散騎常侍

魏略大秦國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此國六畜皆出水

晉書胡貴嬪傳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晧宮人數千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

引帝車

張華傳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鄕人劉放亦奇才以女妻焉

世說（注）衛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齠齓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

晉書王尼傳尼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

高僧傳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晉書五行志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王育傳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將鬻己而償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桓冲傳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搜神記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二字缺）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

裴元新語正旦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鷄以副之俗說以厭厲氣元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是土氣

上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世說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華陽國志會無縣天馬河中有銅船今以羊祀之可取

太元起居注劉毅諷羊琇乘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雞無制非素乘者如其奏

搜神後記顧霈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於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殺一羊羊絕繩便走來投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向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覺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炙猶動搖乃破出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疾遂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卒

南史袁皇后傳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

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宋書王元謨傳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

五行志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羊禍也

南史孔淳之傳淳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毛修之傳修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大官令

續異志吳興余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爲神怪竊於戶外窺之見林下有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南史卞彬傳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其險

詔如此

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爲晉陵縣有人送書與爽告躓云皆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

侯景傳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

梁書波斯國傳國西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

陳書王固傳固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元言非所長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

魏書太宗本紀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高祖本紀帝少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髆骨

靈徵志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

羊生羔一頭兩身一牝一牡三耳八足尋高祖崩六輔專事

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鄯善鎭送羊羔一頭兩身八脚

二年正月鄯善鎭送八脚羊

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鎭上言羊羔一頭六足兩尾

趙琰傳琰字叔起天水人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

辛紹先傳紹先子鳳達鳳達子少雍少有孝行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北史邢邵傳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不可詔從之

顏氏家訓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

下皮內周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周書赫連達傳達爲夏州總管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隋書五行志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禍也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旣升儲貳晉王陰毀而被廢黜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冥祥記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人趙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殮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云初有人引至王所王問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曰善哉此福第一且令放迴文若得蘇具說此事後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

陰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於時夢見一靑衣婦女急求乞命文若驚寤卽喚驛長問曰汝爲吾欲殺生否驛長答云實爲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靑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北史文帝四王傳庶人諒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文帝崩遂發兵反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

隋書五行志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時議者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殺於江都恭帝遜位

唐書五行志義寧二年三月乙丑太原獻羖羊無頭而不死

杜伏威傳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祏約刎頸交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爲盜

法苑珠林唐京師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塚間

見一羊爲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夜殺食之後經一年果舌漸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官一時彈指教令爲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信教齋戒不絕爲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請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史自向說爾

國史纂異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傅奕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滕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

唐會要貞觀遠夷各貢方物突厥獻馬蹄羊

雲麓漫抄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

唐書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

效之謂之趙公渾脫

酉陽雜俎僧元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

法苑珠林唐顯慶中長安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小男月滿日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爲徵遂即殺之將肉就釜煑餘人貪料理葱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煑肉抱兒火前釜忽然自破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見聞之者多斷殺生焉

清異錄天后好食冷修羊賜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耄餘雜記武后時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子私宰羊以讌僚屬杜肅懷一臠奏上武后問德德以實對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名客亦須擇人出肅奏示德

昌平州志白羊城有物能幻既福居民祠之不祠且災歲必祭祭必以童男弗敢恤也狄仁傑爲令廉知其事獨往詣則白羊一耳拔所佩劒斬之輒化爲龍

氣飛去因毀其祠民不復祭終亦不復有災

舊唐書五行志先天初洛陽市人牽一羊左肋下有人手長尺許以之乞丐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年正月原州獻肉角羊三月富平縣有肉角羊

大唐新語元宗東封迴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時嶲州獲鬬羊因上鬬羊表以諷焉元宗不納

唐書驃國傳貞元中驃國進樂人韋皐作南詔奉聖樂凡曲名十有二五曰鬬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鬬海岸强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

憲宗本紀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大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民高年者米帛羊酒

二年正月辛卯大赦賜高年羊酒

記事珠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西陽雜俎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

封爲城陽侯

唐書五行志會昌二年春代州崞縣羊生一首連頸兩尾占曰二首上不一也

宣室志李德裕嘗召一僧問休咎僧曰公當萬里南去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歎曰吾師果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千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朱崖遣使致書且餽羊四百公大驚即名僧告其事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卒於荒裔

唐書五行志咸通三年夏平陶民家羊生羔如犢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

李茂勳傳茂勳子可舉爲節度使太原李克用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乃遣驍將李全忠率衆圍易州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

以精騎伏它道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

五色線中朝故事邠公杜悰福壽少倫匹餐一日之費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曰自鄜夏供相公食耳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

十國春秋吳貫公鐸傳公鐸上蔡人也初從秦宗權已而叛宗權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破蘄州推敬章爲帥公鐸自爲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乾寧中朱延壽奄至城下圍蘄州會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半夜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至城南門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

雲仙雜記熊翻每會客至酒半堦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者綵綿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

程皓以鐵牀燔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言曰羔羊揮淚矣又云我以三十萬錢償鐵匠而得此奉

養豈不太過

番禺雜記番禺二山名廣州昔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羊

報應錄唐前火井縣李明府經過本縣館於押司錄事私第主人將設酒饌欲刲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明府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府乞命詞甚哀切李不測其由云某不會殺人婦人哀祈不已李睡覺思惟無端俛又寢復夢前婦人乞命稱某命在須臾忍不救也李竟不喻其意但驚怛不已再寢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相救某已死訖然亦償債了某前身即押司錄事妻有女僕方妊身懷二子時某嫉妒因笞殺之紿夫云女僕盜金釵幷盒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然已還其寃債其金釵幷盒子在堂西拱科內爲某告於主人請不食其肉爲作功德李驚起召主人詰曰君刲一白羊耶有雙羔否曰是具話夜來之夢更歎異及尋拱科內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爲作功德追薦焉

唐書地理志隴右道階州武都郡土貢羚羊角

劍南道厥貢羚羊角

龍州應靈郡土貢羚羊角

舊唐書拂菻傳拂菻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羊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

北夢瑣言歸登尚書性甚嗇嘗爛一羊胛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

嶺表錄異嘗有人泛海歸閩爲惡風所飄至一島忽見羣羊人向之亦不驚避初疑人所牧放而絕無人迹乃知生者船人方餒因取食之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

清異錄開運中術士曹盈道來謁自陳能肉竈燒丹借廳修養詢其說肉竈者末生硃砂飼羊羔腯乃供廚借廳者素女容成閉陽采陰之意

玉堂閒話邠州有民姓安者世爲屠業家有牝羊并

羔一日欲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生亦驚異之良久遂致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刲宰及迴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臥其上安生疑爲鄰人所竊又懼詣市過時且無他刀極揮霍忽轉身趯起羔兒見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頓悟解下母羊並羔並送寺內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內竺大師爲僧名守思

遼史耶律室魯傳室魯拜特進門下平章事賜推誠竭節保義功臣以本部俸羊多闕部人空乏之請以贏老之羊及皮毛歲易南中絹彼此利之

耶律乙辛傳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迭剌視之乙辛熟寢迭剌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剌自是不令牧羊

禮志柴冊儀有司讀冊訖樞密使稱尊號以進羣臣三稱萬歲皆拜宰相北南院大王諸部帥進赭白羊各一羣

十國春秋南唐黃載傳載精究經史能文章諸生有

醵會市羊者是夜夢一羊望載乞命載出已緡酬直而畜其羊又飼一犬亦頗馴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時人號曰犬羊仙

孔帖五代南唐劉鋹四年苑中羊吐珠樊胡子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

江表志後主嗣復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洎乙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故已陰數定也

揮麈前錄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敘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次歷茅家㖡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而度次歷伊州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觔小者一觔肉如熊白而甚美

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岳醉臥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觔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

靑箱雜記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咥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閤留取頭蹄設秀才

甲申雜記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房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餧矣又曰方羔而烹之是夭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存心錄宋仁宗性仁恕忽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羊肉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揮麈後錄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於第中邵康節

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云煮羊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彌失言

調謔編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觔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妖化錄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羣羊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

却掃編先友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舉進士待試京師一夕夢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復見汝登科矣及寤意大惡之既果被黜還家見有羊毛積後垣下問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之矣陟因大驚而不敢言所夢未幾其父卒後數年

乃登第

談苑雷太簡判設案御廚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八宰四十頭

善誘文近者沈遇內翰通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慶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之牆下

畫墁錄南使至北虜帳前見畢密賜羊羓十枚

宋史五行志紹興五年江東西羊大疫

十七年汀州羊無角

山房隨筆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巵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宋史五行志嘉定九年信州玉山縣羊生駢首

冷齋夜話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也巴音夷面眞率不事事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攜客來遊珍亦坐於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麪

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味無如羊肉大美且性極暖宜人食守邑變瞋視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暖珍應曰常臥氈知之其毛尚爾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墨莊漫錄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卽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卽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已四更鼓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已如是者數年羊乃死

悅生隨抄頃在寧州眞寧縣見牽羊敎化者其羊胷前有右手抱胷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爲人因過惡至此縣令張元弼主簿尹良臣共疑之尹曰此無他羊與人交耳衆人皆釋然

金史思敬傳思敬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鄰淀方獵因詔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

蒲察世傑傳世傑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爲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

完顏安國傳安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旣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爲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

王擴傳擴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名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

元史孛秃傳孛秃亦乞列思氏善騎射太祖嘗潛遣术兒徹丹出使至也兒古納河孛秃知其爲帝所遣値日暮因留止宿殺羊以享之

張特立傳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衞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進士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

率家奴刦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温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

裕宗傳裕宗至元十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事阿里以民官兼課司請歲附輸羊三百太子以其越例罷之

趙阿哥潘傳阿哥潘授臨洮府元帥郡當孔道傳置旁午有司併於供給阿哥潘以私馬百匹充驛騎羊千口代民輸帝聞而嘉之詔京兆行省酬直阿哥潘曰我豈以私惠而邀公賞耶卒不受

察罕傳察罕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以配掌羊羣者及里木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

雪不台傳雪不台其父哈班生二子長虎魯渾次雪不台哈班驅羣羊入貢遇盜見執雪不台及兄虎魯渾隨至刺盜殺之衆潰去哈班得以羊進帝所

輟耕錄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剌馬剌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反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會害人乎帝師無答

國朝進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卽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爲數多矣

如皐縣志萬曆四十一年甘露降地出羵羊鄉民陳一心聞地中啐啐作聲視之一孔僅可容簪掘土二尺得兩犬長三寸許蠕蠕能動疑卽羵羊也

坤輿圖說南亞黑利加西曰白露大小數十國廣袤一萬餘里有一種異羊可當騾馬性甚倔强有時倒臥雖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之卽起而走惟所使矣食物最少可絕食三四日肝生一物如卵能療諸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四卷目錄

羊部雜錄
羊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十四卷

羊部雜錄

易經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本義）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大全）蔡氏曰大壯三四五爻有兌象兼二爻看亦有兌象兌爲羊羝羊喜用其角而觸者羸拘纍纏繞也進則爲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爲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大全）四以上則震爲大塗羣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本義）卦體以兌有陽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一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易作疆埸之埸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

夬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本義）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大全）鄭氏曰羊之性很居前而力挽之則忿而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則行矣

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大全）李氏曰古者婦助祭必有筐篚實蘋藻之類諸侯卿大夫躬割牲所以重宗廟之祀今三上无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是夫婦之禮不成祭祀無主矣胡氏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無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

說卦八兌爲羊（正義）兌說也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大全）吳氏曰外柔能說草而中內剛很者羊也

詩經周南羔羊章羔羊之革羔羊之縫

王風君子于役章日之夕矣羊牛下佸

鄭風羔裘章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注）如濡潤澤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唐風羔裘章羔裘豹祛

羔裘豹褎（注）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

豳風七月章獻羔祭韭（大全）鄭氏曰獻羔祭司寒而出冰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小雅伐木章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注）羜未成羊也

賓之初筵章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注）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

大雅抑章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注）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禮記曲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注）效陳獻也以右手牽之爲便

飾羔鴈者以繢（注）畫布爲雲氣以覆羔與鴈爲相見之贄也

凡贄卿羔（注）取其羣而不失類且潔素也

凡祭士以羊豕

王制大夫無故不殺羊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食麥與羊（鄭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陳注）兌爲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疏）鄭本五行傳言之以俟知者

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

內則凡接子生日大夫少牢

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玉藻君羔幦虎犆（注）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注）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大裘黑羔裘也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犬羊之裘不裼（注）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

故不裼以爲飾也

少儀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

樂記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注）衈者未刲羊割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耳主聽欲神聽之也

坊記大夫不坐羊（注）坐羊殺食而坐其皮也

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種赤緹用羊

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訂義）鄭司農曰羞進也鄭鍔曰羊肆者肆解牲體而進之也羊殽者體

解折節而進之也肉豆者以羊肉爲醓醢之屬置於豆中者也先儒云羊肆體薦全烝也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訂義）易氏曰飾其牲被之以文繡謂羊牲也

釁邦器及軍器（訂義）鄭鍔曰凡物之用釁者皆謂始成之時也器始成則殺牲以血釁焉小子掌用羊血以釁也鄭康成引雜記器成釁以豭豚謂此小子之職所釁者亦用豭豚不知此職所主者羊非豭豚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訂義）鄭鍔曰師田有徇陳之事誅其不用命者也不用命者皆很而不率之人令小子斬羊以示之羊者至很之物宋義曰很如羊强不可制者皆斬之此類是也

儀禮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注）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左執前足右執後足

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注）引尚書傳羊屬

火豕屬水疏云司馬火官還使封羊屬火故也

春秋說題辭羊者詳也詳以改也合三爲生以養士也故羊高三尺

古諺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

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巔

莊子徐無鬼篇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漢書五行志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

黃石公安禮章羊質虎皮者辱

易林騎狏逐羊不見所望徑涉虎廬亡羝失羔

牧羊稻園聞虎聲喧

教羊牧兔使魚捕鼠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兩羝三羊俱之我鄉留連多難損其食糧

三羊俱亡奔走南行會暮失跡不知其藏

三羖五牂相隨俱行

三人俱行北求大牂

羔羊皮革君子朝服

刲羊不當血少無羹

羊頭兔足少肉不飽

三羊上山東至平康黃龍服箱南至魯陽完其珮囊

執綏車中行人有慶

亡羊東澤循隄直北

羊驚虎狼獮猴羣走無益於僵爲齒所傷

東行亡羊失其羝牂

爭鷄失羊亡其金囊利不得長

羣羊百牂不爲威彊

說苑修文篇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

法言吾子篇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淵騫篇周之愼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

羊狠一也

後漢書廣陵思王荆傳當爲秋霜無爲檻羊注檻羊受制於人

論衡語增篇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

是應篇今府廷畫皐陶觟䚦儒者說云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䚦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䚦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

鹽鐵論今食必趣時羊淹鷄寒

晉杜預奏事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幷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博物志胡蔥蜀中本無也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胡蔥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羊負來

搜神記淮南畢萬曰千歲羊肝化爲地宰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廣譬篇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善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

春秋後語張儀謂楚王曰夫爲縱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

荊楚歲時記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三日爲羊今三日不殺羊亦此義也

孫氏瑞應圖鍾律和調則玉羊見

續博物志燕山錄曰煑羊以鼺

兩同書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

清異錄馮翊產羊名曰白沙龍膏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馮翊白沙龍爲首

物類相感志鑄鐵不銷以羊頭骨灰投之乃銷鎔也

後山談叢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畫墁錄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麪也

清波雜志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潤水體白如乳遇刲方見然不常有也

鷄肋編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麞鹿人取其皮以爲衾褥有夷人造嚼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飫不羶蘆酒還多醉蓋謂此也

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嚙之餘必重茂經羊嚙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夢溪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封氏聞見記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新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以羊事對

山家清供羊作鑾寘沙鍋內除蔥椒外有一祕法只用搥眞杏仁數枚活火煑之至骨亦糜爛每惜此法不逢漢時一關內侯何足道哉

食珍錄渾羊設最爲珍食置鵝於羊中內實粳肉五味全熟之

輟畊錄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羯尾大如

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

周易稽疑兌爲羊李鼎祚曰羊已見前此當爲羔庶不重出與震爲駹之義一也

閩部疏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艱得獨閩中盛產黑羊白者曠見耳八郡獨汀不產羊每遇祭祀貴價從它郡貨之其餕餘輿隸皆棄而不食生不知有此味也

帝城景物略十月羊始市兒取羊後脛之膝之輪骨曰貝石置一而一擲之置者不動擲之不過置者乃擲置者若動擲之而過勝負以生其骨輪四面兩端凹曰眞凸曰詭勾曰騷輪曰背立曰頂骨律其頂岐亦曰眞平亦曰詭蓋眞勝詭負而騷背間頂平再勝頂岐三勝也其勝負也以貝石

元亭涉筆氈根羊也見南楚新聞

樂郊私語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蘭成絲之句疑以爲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

種羊此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靑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踣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沃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木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葢波斯國別有種法如吳師所聞耳

珍珠船外史檮杌王建借蜀以上封事李景爲眉山主簿其制略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髯鬚之職注云古今注羊一名髯鬚主簿

羊部外編

列仙傳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

隴州圖經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祀不絕

金樓子修羊公於華山陰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

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語未訖於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于通靈臺

搜神記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皁帳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神仙傳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徧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

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變爲羊數萬頭

後漢書左慈傳曹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神仙傳丹陽沈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

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

幽明錄洛下有一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郛郭宮館金寶爲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饑長人指中庭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饑乃問詣九處名及求住答曰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

搜神記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吾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倦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日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述異記梓樹之精化爲青羊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廣古今五行記後周武帝時敷州義陽寺僧曇歡有羊數百口恆遣沙彌及奴放於山谷後沙彌云頻有人來驅逐此羊歡乃多將手力自往伺之後見此人立於東岸樹下遙謂歡曰汝之畜養猪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勞護惜歡驟馬繞谷就之而覓不見少時滅法教資財並送官府公私牽挽並皆分散歡還俗貧病而死

法苑珠林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見亡女著青練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

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

廣古今五行記唐總章咸亨中京師有屠人積代相傳爲業因病遂死乃被衆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足一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乃死少項還蘇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見繞頸有鮮血驚共看之頸有被刺處還似刺羊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數年瘡始合

古今五行記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珍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珍不知此人死後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間其羊頻跪無數珍已怪之夜繫於柱珍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珍復臥又聞之起看還無所見怪之遂開門臥未睡見一人云其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將殺之叩頭乞命再三懇苦言訖出房門卽變作羊王珍妹于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珍所見遂放羊作長生珍及妹家卽斷食肉珍以咸

亭五年入海運船上無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餐空飯而已

柳毅傳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道左見有婦牧羊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毅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

廣異記開元末霍有鄰爲汲縣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簡嚴酷下寮畏之日中後索羊腎有鄰催促屠者追遽未及殺羊破脇取腎其夕有鄰見吏云王追有鄰隨吏見王王云有訴君云不待殺了生取其腎何至如是耶有鄰對曰此是段使君殺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簡食料爲閱畢謂羊曰汝實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訴霍少府驅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歸有鄰還經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鄰問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並是何但於此復問大夫爲誰曰狄仁傑也有鄰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見吏令門者爲通須臾

名入仁傑起立見有鄰悲哭畢問汝得放還耶呼令上坐有佐史過案仁傑問是何案云李適之得宰相又問天曹判未對曰諸司並了已給五年仁傑判紙餘方畢回謂有鄰汝來多時屋室已壞令左右取兩丸藥與之持歸可研成粉隨壞摩之有鄰拜辭訖出門十餘里至一大坑爲吏推落遂活時炎暑有鄰死經七日方活心雖微暖而形體多壞以手中藥作粉摩所壞處隨藥便愈數日能起崇簡名見問其事嗟嘆久之後月餘李適之果拜相

奇事錄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爲業唐貞元初西行抵邠寧迴易其羊有一人見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羊之小者以爲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貨而大其利不亦溥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雜爲羣迴歸洛陽行至闕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爲鬼而走化大駭莫測其由明

復往邠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迴易我驅至闕下盡化爲鬼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羣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彌天矣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羣羊執爾而戮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於邠寧焉

酉陽雜俎贍披國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羣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羣羊異之明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黃金色牧羊人竊一將還爲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也

裴鉶傳奇崔煒墜枯井中跨虵而去觸一石門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送崔家郎君至矣煒乃叩首求歸女曰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見一穴隱然覩人間天漢遂有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

儼然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瞬息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

雲仙雜記茅山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羊野人問居何地曰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偃蓋意使者乃松樹精羊乃茯苓耳

廣異記長安楊氏宅恆有青衣婦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直詣諸女曰天使吾與若偕女悉驚畏而避之不可則言詞不遜所爲甚鄙或裸體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間與男子調戲猛而交穢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悉取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至具爲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臥婦人果來僞留之寢宿私匿其所曳緑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贖而殺之其怪遂絕

逸史長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見一女子採

桑樹上問曰此側近何處有信心可乞飯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見設齋次見和尚來必喜可速去也僧隨所指往果見一羣僧方就坐甚慰延入齋訖主姥異其及時至也問之僧具以實告主人夫妻皆驚曰且與某同往訪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樹上乃村人盧叔倫女也見翁姥遂趨下棄葉籠奔走歸家二人隨後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識之女子入室以牀扃戶牢不可啓其母驚問之曰某今日家內設齋有僧云小娘子遣來某作此功德不會語人怪小娘子知故來視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戶遣出女堅不肯出又隨而罵之女曰某不欲見此老兵老嫗亦豈有罪過母曰鄰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厚祈請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趨出不敢迴顧及去母問之答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來至此翁莊宿父子三人並爲其害刼其貲貨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渠甚愛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已過所刼數倍渠又爲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淚過三

兩石矣偶因僧問乞飯處某遂指導之耳亦是償債了矣翁姥從此更不復作齋也

括異記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若輟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雲南通志昔有人善吹笛牧羊於桃樹江畔忽見龍女迎牧羊者驅羊隨入其羊皆化爲魚因號爲羊龍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五卷目錄

犬部彙考

犬圖
詩經 齊風盧令 秦風駟鐵
禮記 曲禮 內則 少儀 鄉飲酒義
儀禮 大射禮
周禮 天官 夏官 秋官
爾雅 釋畜

春秋緯 文曜鉤

河圖緯 稽耀鉤

山海經 海內北經

說文 犬子

博物志 物名考

風土記 良犬

古今注 別名

齊民要術 炙法

酉陽雜俎 犬肉

宋史 天文志

物類相感志 啖犬法 禁犬不吠

臨海水土志 短尾犬

桂海獸志 蠻犬 鬱林犬

暘谷謾錄 狗指

埤雅 狗 犬 豣

爾雅翼 豣

輟耕錄 鷹背狗

獸經 烏龍

本草綱目（狗 釋名 集解 肉 氣味 主治 發明 蹄肉 氣味 主治 血 氣味 主治 發明 心血 主治 乳汁 主治 脂并脛 主治 腦 主治 涎 主治 心 主治 腎 氣味 主治 肝 主治 膽 氣味 主治 發明 牡狗陰莖 釋名 氣味 主治 陰卵 主治 皮 主治 發明 毛 主治 齒 氣味 主治 頭骨 氣味 主治 骨 氣味 主治 屎 氣味 主治 發明 屎中粟 主治 屎中骨 主治 附方 狗寶 集解 氣味 主治 附方 木狗 集解 皮 主治）

禽蟲典第一百十五卷

犬部彙考

釋名

厖 詩經

獫 詩經

羹獻 禮記

犴 禮記

田犬 禮記

師 爾雅

盧 詩經

歇驕 詩經

狗 禮記

守犬 禮記

獀 爾雅

獑 爾雅

猇（爾雅） 獒（爾雅）

蝺犬（山海經） 猶（說文）

猚（博物志） 黃耳（古今注）

蠻犬（桂海獸志） 鬱林犬（桂海獸志）

鷹背狗（輟耕錄） 烏龍（獸經）

地羊（本草綱目） 白龍（本草綱目）

猗（本草綱目） 猘（本草綱目）

㺜（本草綱目） 猣（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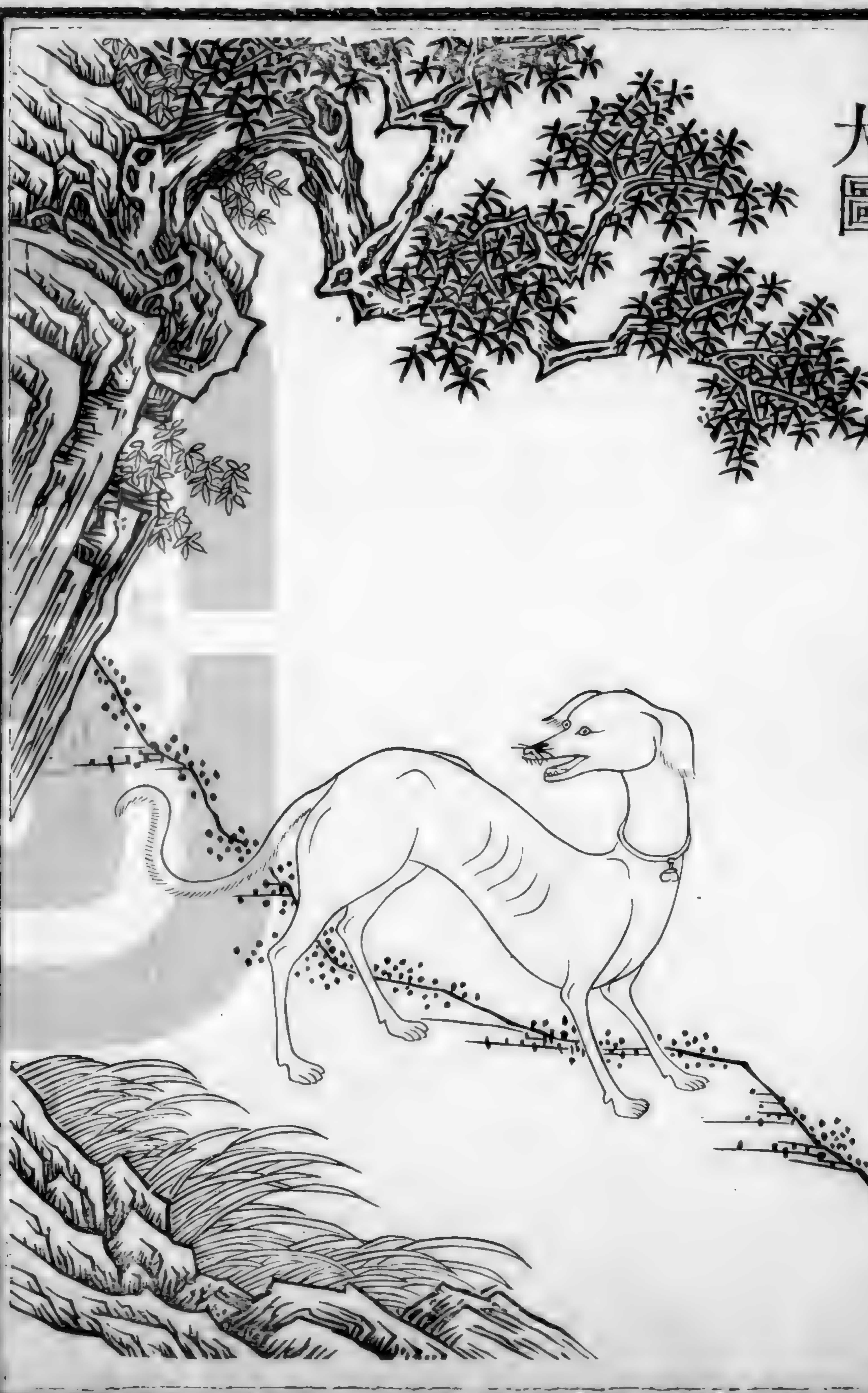
黃犬（本草綱目） 黑犬（本草綱目）

白犬（本草綱目） 地厭（本草綱目）

白龍沙（屎中粟本草綱目） 狗寶（本草綱目）

木狗（本草綱目）

犬圖



詩經

齊風盧令

盧令令盧重環盧重鋂

（朱註）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重環子母環也鋂一環貫二也（大全）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爲田犬也

秦風駟驖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朱註）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

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禮記

曲禮

凡祭宗廟之禮犬曰羹獻

註 犬肥則可爲羹以獻

內則

折稌犬羹兎羹 犬宜粱

夏宜腒鱐膳膏臊

註 犬膏臊 疏 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尅金火盛

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

狗去腎

注 不利於人也

狗赤股而躁臊

注 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

肝膋取狗肝一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注 膋腸間脂舉或爲巨 陳注 舉皆也謂炙膋皆熟而

焦食之不用蓼此八珍之八也

少儀

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注）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疏）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廚庶羞用也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獻田犬守犬則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

鄉飲酒義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

（注）亨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亨於東方焉（大全）嚴陵方氏曰凡植物皆地產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產足以養人之陽天產不特狗也而特亨狗以祖陽氣者蓋陽之辰窮于戌而爲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亨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

儀禮

大射禮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

東北

注狗取擇人疏鄉飲酒鄉射義取擇賢士爲賓天子以下燕亦用狗亦取擇人可與燕者陽氣起於東北而盛於南方烹狗於東北飲酒是陽故法之

周禮

天官

食醫凡食膳食之宜犬宜粱

（正義）犬味酸而溫粱米味甘而微寒亦氣味相成（訂義）犬金獸也粱西方之穀與金畜相宜

夏官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正東曰青州其畜宜雞狗

秋官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訂義）鄭鍔曰犬金畜也其性皆守屬乎義也故犬人屬於秋官　黃氏曰犬逐盜故以犬人次司厲六牲之官皆以義類相從如春官雞人掌雞牲而以呼旦序於鬱鬯之後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司寇祭祀奉犬牲犬人則掌共其可以爲牲者牲必用純牷之色貴純一也王行乘車則有祀軷之禮用犬伏於車下以車轢之而去謂之伏祭地必瘞祀軷祭地皆禮之盛者亦貴純全故亦如之　鄭司農曰牷純也物色也　賈氏曰伏謂王將祭而出國軷道之祭即大馭所云者但軷祭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軷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

（訂義）易氏曰幾祈也珥珥也沈以祭川辜以磔門四者用牷正也無則以駹代之亦可也　王昭禹曰幾珥士師所謂刉珥則奉犬牲是也　鄭司農曰大宗伯職曰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鄭司農曰駹謂不純色也　王昭禹曰用駹不若用牷之爲善故曰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訂義）賈氏曰犬有三種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瘠故皆相之牽犬謂呈見之少儀云犬則執紲是也　鄭鍔曰牽

則不失其左右之防皆不以無故治也　王昭禹曰相犬者屬焉以其屬有賈四人牽謂用則係而導之以其屬有徒十有六人也　王氏曰掌其政治則井掌田犬

爾雅

釋畜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

注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

未成毫狗

注狗子未生𣯛毛者

長喙獫短喙猲獢

注詩曰載獫猲獢

絕有力狣尨狗也

注詩曰無使尨也吠　疏　此別狗屬也云犬者說文云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犬生三子則曰猣二曰師一曰玂毫是𣯛毛于犬子未生𣯛毛者名狗喙口也犬長口者名獫短口者名猲獢壯大絕有力者名狣尨卽狗也說

文孔子曰狗叩也叩乞吠以守也郭云此與豬生子義同者案釋獸注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犬生子亦常多而此亦別其少者之名故云義同云義亦相出入者謂此猣師獑與彼二師特字雖小異大意則同故云亦相出入（注）詩曰載獫猲獢者秦風駟鐵篇文也毛傳云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鄭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云詩無使尨也吠者召南野有死麕篇文也毛傳云尨狗也非理相陵則狗吠是也

狗四尺爲獒（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善狗謂之獒也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卽此義

春秋緯

文曜鉤

七九六十三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也

河圖緯

稽燿鉤

狗三月而生陽主於三故狗各高三尺

山海經

海內北經

蜪犬如犬青食人從首始

說文

犬子

隴西謂犬子爲猶

博物志

物名攷

韓國有黑犬名盧

宋有駿犬曰䧿

風土記

艮犬

犬則青鶻白雀飛龍虎子馴艮捷警難狎易使也

古今注

別名

狗一名黃耳

齊民要術

炙法

作犬牒法犬肉三十斤小麥六升白酒六升煑之令三沸易湯更以小麥白酒各三升煑令肉離骨乃擘雞子三十枚著肉中便裹肉甑中蒸令雞子得乾以石迮之一宿出可食名曰犬牒

酉陽雜俎

犬肉

犬懸蹄肉有毒

宋史

天文志

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以不居常處爲灾熒惑犯之爲旱客星入多土功北邊饑守之守禦之臣作亂

天狗七星在狼星北主守財動移爲兵爲饑多寇盜有亂兵填星守之人相食客彗守之則羣盜起

物類相感志

啖犬法

胡麻麫啖犬則黑光而駿

禁犬不吠

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蜆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

臨海水土志

短尾犬

夷洲在臨海東南有犬尾短如麕尾狀

桂海獸志

蠻犬

蠻犬如獵狗警而猘

鬱林犬

鬱林犬出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暘谷謾錄

狗指

狗五指

埤雅

狗

爾雅曰未成毫狗家獸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許慎以爲从犬句聲蓋狗从苟韓子曰蠅營狗苟狗苟故从苟也爾雅曰犬未成毫狗又曰尨狗也

然則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若犬子則雖田犬亦然故皆曰狗熊虎醜其子謂之狗亦以待餔如狗也易曰艮爲狗狗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艮爲狗艮陽在上故也釋畜曰長喙獫短喙猲獢長喙善獵短喙善吠以守莊子曰狗不善吠爲良凡吠長喙上短喙次之傳曰狡兎死良犬烹良犬即今細狗長喙曰獫者是所謂不以善吠爲良也詩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蓋獵以逐之狩以守之而長喙善逐短喙善吠以守詩曰載獫猲獢獫以田獵猲獢以狩故也故序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傳曰狗性險而出獫从險省其以此乎詩又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爾雅曰尨狗也狗善猜警非禮相陵則警吠故詩以惡無禮屈子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詩一章曰盧令令二章曰盧重環三章曰盧重鋂者言田事彌飾而彌以有制所以刺荒也令令鈴聲也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鋂又言貫制之衆說文曰旂有衆鈴以令衆也傳曰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絕且盧犬也正言犬者又以刺

好犨戈（二字疑有錯）義訓曰良犬韓有盧宋有鵲盧黑色鵲黑白色淮南子曰若鵲之駮言黑白雜也荆楚記曰雞寒狗熱

犬

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犬曰羹獻而禮有犬羹又楚人烹猴名其鄰以爲狗羹而甘之是也禮疏以爲犬以餘羹飼之令犬善肥故曰羹獻何其謬也傳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五行傳曰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牛畜之任重者屬思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齧人者截其耳此謂犬馬之弗馴者宜示幖幟曉人也說文曰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其來尚矣爾雅曰犬生三獀二師一玂師衆也獀言叢聚

豻

豻胡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其字从干釋言曰干扞也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豹取制服豻取扞守也周官七射豻侯豻胡犬也其守在夷土

以能勝四夷之守爲善亦其伏節死制而聽命於主士之事也故射豻侯傳曰桀犬吠堯非堯之罪尤各護其主耳巾車曰漆車藩蔽豻䄙雀飾蓋祥事禪而就吉則其守將在四夷故豻䄙也儀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卽所謂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皆五十弓者也鄭云參讀爲糝糝侯者豹鵠而麋飾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皆非是王射虎侯則於熊侯豹侯爲大故虎侯一名大侯詩傳所謂大侯君侯也參卽熊侯言其參於虎侯豹侯之中也干卽豹侯言其以下干上又繼熊虎之後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獸侯畫獸之侯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正所射也詩傳以爲二尺曰正蓋王射采侯九節五正則居侯中地方丈矣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鄭氏以爲鵠方六尺則大射之鵠小而中難賓射之正大而中易理或然也呂子曰射帖者欲中小射獸者欲中大然則大射射鵠

賓射射正鄉射射質燕射則因鄉射之侯鄭氏注儀禮以爲燕射乃張獸侯而鄉射當張采侯二正又誤矣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其射侯皆相因而記鄉射者正言獸侯如梓人燕禮又以謂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也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則大射射鵠之證也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則賓射射正之證也三侯卽熊侯虎侯豹侯其侯中皆以五采畫正所謂五采之侯鄭云三侯五正三正二之侯又誤矣射人曰王射三侯九節五正則明此三侯皆九節五正下云士射豻侯五節二正則又明豻侯內以二采畫正士射豻侯內以二采畫正則王射五采畫正之侯亦以虎侯熊侯豹侯明矣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又明此五采畫正之侯旣不棲鵠又不以貍步張之所以異於大射者如此且王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又獨張以貍步者蓋於此以擇士則宜擬度而取焉又欲其中微故於貍步而棲鵠也鴻鵠一舉

千里射者難中故於大射射之以擇其巧者鄉射禮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鄉射射質之證也質亦所射也詩曰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後鄭以爲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亦誤矣蓋禮曰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明凡此布侯畫獸乃射丹質而熊侯白質麋侯赤質非畫者矣鄭氏云丹質謂以丹采其地亦誤也然則皮侯無正有鵠采侯無鵠有正獸侯有質無鵠無正司弓矢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則澤射椹質所以選試其力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蓋豻侯五十步而士以弱弓射之則其力之强弱莫知焉故使於澤宮先射椹質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則於是焉張皮侯而棲鵠又以擇其巧巧力不具非所以爲善射

爾雅翼

豻

豻胡地之野犬也似狐而小或云狐犬謂狐與犬合所生也字通於犴古者獄从兩犬謂爭訟之所以犬守之而其犴又獄名狴獸也犴即胡犬蓋其防閑過禮如犬之義故揚雄法言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不能使人多禮但使不犯足矣犴古以爲裘玉藻所謂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者蓋狐青裘豹褎麛青犴褎羔裘豹飾狐裘皆裼犬羊之裘不裼不盡飾也然則犴雖犬而與犬異矣又以爲射侯而喪車漆車以爲䄠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青素車白藻車黃龐車赤漆車黑犬鹿淺然犴之類大率象其色星禽家言犴是猛獸能食獅子虎豹今獄中所畫獸首是其象故曰犴獄云

輟耕錄

鷹背狗

北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鷇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鵰則戾天狗則

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獸經

烏龍

烏龍喜雪

干寶搜神記曰張然犬名烏龍埤雅曰犬喜雪諺云雪落狗喜

本草綱目

狗釋名

李時珍曰狗叩也吠聲有節如叩物也或云爲物苟且故謂之狗韓非云蠅營狗苟是矣卷尾有懸蹄者爲犬犬字象形故孔子曰視犬字如畫狗齊人名地羊俗又諱之以龍稱狗有烏龍白龍之號許氏說文云多毛曰尨長喙曰獫音斂短喙曰猲音歇去勢曰猗高四尺曰獒狂犬曰猘音折生一子曰獴曰玂音其二子曰獅三子曰猣

集解

李時珍曰狗類甚多其用有三田犬長喙善獵吠犬短喙善守食犬體肥供饌凡本草所用皆食犬也犬

以三月而生在畜屬木在卦屬艮在禽應婁星豺見之跪虎食之醉犬食番木鼈則死物性制伏如此又遼東有鷹背犬乃鷹產三卵一鷹一鵰一犬也以禽乳獸古所未聞又有老木之精狀如黑狗而無尾名曰彭侯可以烹食無情化有情精靈之變也

肉

黃犬爲上黑犬白犬次之

氣味

鹹酸溫無毒反商陸畏杏仁同蒜食損人同菱食生癲　孫思邈曰白犬合海鮋食必得惡病李時珍曰鮋小魚也道家以犬爲地厭不食之凡犬不可炙食令人消渴娠婦食之令子無聲熱病後食之殺人服食人忌食九月勿食犬傷神瘦犬有病猘犬發狂自死犬有毒懸蹄犬傷人赤股而躁者氣臊犬目赤者並不可食

主治

別錄曰安五臟補絕陽輕身益氣孫思邈曰宜腎日華曰補胃氣壯陽道暖腰膝益氣力孟詵曰補五勞

七傷益陽事補血脉厚腸胃實下焦塡精髓和五味煑空心食之凡食犬不可去血去則力少不益人

發明

陶弘景曰白狗黑狗入藥用黃狗肉大補虛勞牡者尤勝宋人大明曰黃犬大補益人餘色微補古言薯蕷凉而能補犬肉暖而不補雖有此言服終有益但因食穢不食者衆朱震亨曰世言犬能治勞損陽虛之疾然人病多是陰虛若陽果虛其死甚易亦安能措手哉李時珍曰脾胃屬土喜暖惡寒犬性溫暖能治脾胃虛寒之疾脾胃溫和而腰腎受癊矣若素常氣壯多火之人則宜忌之丹溪獨指陰虛立說矯枉過偏矣齊生治眞陽虛憊諸虛證有黃犬肉丸藥多不載

蹄肉氣味

酸平

主治

別錄曰煑汁能下乳汁

血

白狗者良

氣味

鹹溫無毒陶弘景曰白狗血和白雞肉烏雞肉白雞肝白羊肉蒲子羹等食皆病人李時珍曰黑犬血灌蟹燒之集鼠

主治

別錄曰白狗血治癲疾發作烏狗血治產難橫生血上搶心和酒服之日華曰補安五臟李時珍曰熱飲治虛勞吐血又解射罔毒點眼治痘瘡入目又治傷寒熱病發狂見鬼及鬼擊病辟諸邪魅

發明

李時珍曰術家以犬爲地厭能禳辟一切邪魅妖術按史記云秦時殺狗磔四門以禦災殺白犬血題門以辟不祥則自古已然矣又華佗別傳云瑯琊有女子右股病瘡痒而不痛愈而復作佗取稻糠色犬一隻繫馬馬走五十里乃斷頭向痒處合之須臾一蛇在皮中動以鉤引出長三尺許七日而愈此亦怪證取狗之血腥以引其蟲耳

心血主治

李時珍曰心痺心痛取和蜀椒末丸梧子大每服五丸日五服　出肘後

乳汁

白犬者良

主治

陳藏器曰十年青盲取白犬生子目未開時乳頻點之狗子目開卽瘥李時珍曰赤禿髮落頻塗甚妙

脂幷䐈

白犬者良

主治

李時珍曰手足皴皺入面脂去䵟黯柔五金

腦主治

別錄曰頭風痺鼻中瘜肉下部䘌瘡李時珍曰猘犬咬傷取本犬腦敷之後不復發　出肘後

涎主治

李時珍曰諸骨哽脫肛及誤吞水蛭

心主治

別錄曰憂恚除邪氣日華曰治風痹鼻衂及下部瘡狂犬咬

腎氣味

平微毒

李時珍曰內則食犬去腎爲不利人也

主治

陳藏器曰婦人產後腎勞如瘧者婦人體熱用豬腎體冷用犬腎

肝

李時珍曰按沈周雜記云狗肝色如泥土臭味亦然故人夜行土上則肝氣動葢相感也又張華物類志云以狗肝和土泥竈令婦妾孝順則狗肝應土之說相符矣

主治

陳藏器曰肝同心腎搗塗狂犬咬又治脚氣攻心切生薑以醋進之取洩先洩者勿用

膽

青犬白犬者良

氣味

苦平有小毒

雷斆曰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狗膽塗之却還榮勝

主治

本經曰明目張鼎曰上伏日采膽酒服之別錄曰敷痂瘍惡瘡甄權曰療鼻齆鼻中瘜肉李時珍曰主鼻衄聤耳止消渴殺蟲除積能破血凡血氣痛及傷損者熱酒服半箇瘀血盡下日華曰治刀箭瘡孟詵曰去腸中膿水又和通草桂爲丸服令人隱形

發明

唐愼微曰按魏志云河內太守劉勳女病左膝瘡痒華佗視之用繩繫犬後足不得行斷犬腹取膽向瘡口須臾有蟲若蛇著瘡上出長三尺病愈也

牡狗陰莖釋名

別錄曰狗精六月上伏日取陰乾百日

氣味

鹹平無毒孫思邈曰酸

主治

本經曰傷中陰痿不起令強熱大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日華曰治絕陽及婦人陰痿孟詵曰補精髓

陰卵主治

蘇恭曰婦人十二疾燒灰服

皮主治

李時珍曰腰痛炙熱黃狗皮裹之頻用取瘥燒灰治諸風

發明

李時珍曰淮南畢萬術云黑犬皮毛燒灰揚之止天風則治風之義有取乎此也

毛主治

蘇恭曰產難陳藏器曰頸下毛主小兒夜啼絳囊盛繫兒背上李時珍曰燒灰湯服一錢治瘧尾燒灰敷犬傷

齒氣味

平微毒

主治

別錄曰癲癇寒熱卒風疿伏日取之李時珍曰磨汁

治犬癎燒研醋和敷發背及馬鞍瘡同人齒燒灰湯服治痘瘡倒陷有效

頭骨

黃狗者良

氣味

甘酸無毒

主治

別錄曰金瘡止血甄權曰燒灰治久痢勞痢和乾薑莨菪炒見煙爲丸空心白飲服十丸極效日華曰燒灰壯陽止瘧李時珍曰治癰疽惡瘡解顱女人崩中帶下蘇恭曰頷骨主小兒諸癎諸瘻燒灰酒服

骨

白狗者良

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燒灰生肌敷馬瘡陶弘景曰燒灰療諸瘡瘻及妬乳癰腫蜀本曰燒灰補虛理小兒驚癎客忤陳

藏器曰煎汁同米煮粥補婦人令有子李時珍曰燒灰米飲日服治休息久痢豬脂調敷鼻中瘡

屎

白犬者良

氣味

熱有小毒丹房鑑源云白狗糞煑銅

主治

蘇恭曰疔瘡水絞汁服治諸毒不可入口者陳藏器曰瘭疽徹骨痒者燒灰塗瘡勿令病者知又和臘豬脂敷瘻瘡腫毒疔腫出根李時珍曰燒灰服發痘瘡倒靨治霍亂癥積止心腹痛解一切毒

發明

李時珍曰狗屎所治諸病皆取其解毒之功耳

屎中粟

白狗者良一名白龍沙

主治

李時珍曰噎膈風病痘瘡倒陷能解毒也

屎中骨主治

李時珍曰寒熱小兒驚癇

附方

戊戌酒大補元氣用黃犬肉一隻煮一伏時搗如泥和汁拌炊糯米三斗入麴如常釀酒候熟每旦空心飲之（養老方）

戊戌丸治男子婦人一應諸虛不足骨蒸潮熱等證用黃童子狗一隻去皮毛腸肚同外腎於砂鍋內用酒醋八分水二升入地骨皮一片前胡黃芪肉蓯蓉各四兩同煑一日去藥再煎一夜去骨再煑肉如泥擂濾入當歸末四兩蓮肉蒼朮末各一斤厚朴橘皮末十兩甘草末八兩和杵千下丸梧子大每空心鹽酒下五七十丸（乾坤祕韞）

脾胃虛冷腹滿刺痛肥狗肉半斤以水同鹽豉煑粥頻食一兩頓（心鏡）

虛寒瘧疾黃狗肉煑臛入五味食之

氣水鼓脹狗肉一斤切和米煑粥空腹食之（心鏡）

浮腫尿濇肥狗肉五斤熱蒸空腹食之（心鏡）

卒中惡死破白狗肉搨心上卽活（肘後方）

痔漏有蟲銜方用狗肉煮汁空腹服能引蟲也　危氏用熟犬肉蘸鹽汁空心食七日效

熱病發狂傷寒時氣瘟病六七日熱氣發狂見鬼欲走取白狗從背破取血乘熱攤胷上冷乃去之此治垂死者亦活無白犬但純色者亦可（肘後方）

鬼擊之病脅腹絞痛或即吐血衂血下血一名鬼排白犬頭取熱血一升飲之（百一方）

小兒卒癇刺白犬血一升飲之幷塗身上（葛氏方）

卒得瘑瘡嘗時生兩腿間用白犬血塗之立愈（肘後方）

兩脚癬瘡白犬血塗之立瘥（奇效）

疔瘡惡腫取白犬血頻塗之有效（肘後方）

拔白白犬乳塗之（千金方）

斷酒白犬乳酒服（千金方）

眉髮火瘢不生者蒲灰以正月狗腦和敷日三則生（聖惠方）

諸骨哽咽狗涎頻滴骨上自下（仇遠稗史）

大腸脫肛狗涎抹之自上也（扶壽精方）

誤吞水蛭以蒸餅半箇絞出狗涎喫之連食二三其

物自散（德生堂方）

下痢腹痛狗肝一具切入米一升煮粥合五味食（心鏡）

心風發狂黄石散用狗肝一具批開以黄丹硝石各二錢半研勻擦在肝內用麻縛定水一升煮熟細嚼以本汁送下（楊氏家藏）

眼赤澀痒犬膽汁注目中效（聖惠方）

肝虛目暗白犬膽一枚螢火蟲二七枚陰乾爲末點之（聖惠方）

目中膿水上伏日采犬膽酒服之（聖濟錄）

聤耳出膿用狗膽一枚枯礬一錢調勻綿裹塞耳內三四次即瘥（奇效良方）

拔白換黑狗膽汁塗之（千金方）

血氣撮痛不可忍者用黑狗膽一箇半乾半濕剜開以篦子排丸菉豆大蛤粉滾過每服四十丸以鐵淬酒送下痛立止（經驗方）

反胃吐食不拘丈夫婦人老少遠年近日用五靈脂末黄狗膽汁和丸龍眼大每服一丸好酒半盞磨化服不過三服即效（本事）

痞塊疳積五靈脂炒煙盡眞阿魏去砂研等分用黃雄狗膽汁和丸黍米大空心津嚥三十丸忌羊肉醋麪（簡便方）

赤白下痢臘月狗膽一百枚每枚入黑豆充滿麝香少許每服一枚赤以甘草白以乾薑湯送下（奇效良方）

湯火傷瘡狗毛細剪以烊膠和毛敷之痂落卽瘥（梅師）

小兒久痢狗頭燒灰白湯服（千金方）

小兒解顱黃狗頭骨炙爲末雞子白和塗之（直指）

赤白久痢臘月狗頭骨一兩半燒灰紫笋茶末一兩爲末每服二錢米飲下（聖惠方）

赤白帶下不止者狗頭燒灰爲末每酒服一錢日三服（聖惠方）

產後血亂奔入四肢幷違墮以狗頭骨灰酒服二錢甚效（經驗方）

打損接骨狗頭一箇燒存性爲末熱醋調塗暖臥（衛生易簡方）

附骨疽瘡狗頭骨燒烟日熏之（聖惠方）

癰疽節毒狗頭骨灰芸薹子等分爲末水和敷之（千金）

方

惡瘡不愈狗頭骨灰同黃丹末等分敷之（壽域方）

長肉生肌老狗頭腦骨瓦炒二兩桑白皮一兩當歸二錢半爲末麻油調敷（直指）

鼻中瘜肉狗頭骨灰方寸匕苦丁香半錢研末吹之即化爲水或同硇砂少許尤妙（朱氏集驗）

夢中洩精狗頭鼻梁骨燒研臥時酒服一錢

頭風白屑作癢狗頭骨燒灰淋汁沐之（聖惠方）

產後煩悶不食者白犬骨燒研水服方寸匕（千金翼）

桃李哽咽狗骨煑湯磨頭上（子母祕錄）

小兒霍亂卒起者用白狗屎一丸絞汁服之

心痛欲死狗屎炒研酒服二錢神效

勞瘧瘴瘧久不愈用白狗屎燒灰發前冷水服二錢（聖惠方）

月水不調婦人產後月水往來乍多乍少白狗糞燒灰研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

魚肉成癥幷治諸毒用狗糞五升燒末綿裹於五升酒中浸二宿取清日三服癥即便出也（外臺祕要）

漏脯中毒犬屎燒末酒服方寸匕（肘後方）

發背癰疽用白犬屎半升水絞取汁服以渣敷之日再（外臺祕要）

疔瘡惡腫牡狗屎五月五日燒灰塗敷數易之又治馬鞍瘡神驗方（聖惠方）

噎膈不食黃犬乾餓數日用生粟或米乾飼之候其下糞淘洗米粟令淨煑粥入薤白一握泡熟去薤入沉香末二錢食之（永類鈐方）

痘瘡倒靨用白狗或黑狗一隻喂以生粟米候下屎取未化米爲末入麝香少許新汲水服二錢（保幼大全）

狗寶集解

李時珍曰狗寶生癩狗腹中狀如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亦難得之物也按賈似道悅生隨抄云任丘縣民家一犬甚惡後病衰爲衆犬所噬而死剖之其心已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絡之如寒灰觀其脉理猶是心不知何緣致此嘗聞人患石淋有石塊刀斧不能破又嘗見龍脛骨中髓皆是白石虎目光落地亦成白石星之光氣落地則成石松亦化石蛇

蟹蠶皆能成石萬物變化如此不可一概斷也李時珍曰嘗靜思之牛之黃狗之寶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獸之鮓荅皆物之病而人以爲寶也人靈於物而猶不免此病況物乎人之病淋有沙石者非獸之鮓荅乎人之病癖有心似金石者非狗之寶乎此皆囿於物而不能化者故禽鳥有生卵如石者焉按程氏遺書載有波斯人發閩中古塚棺內俱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凭欄蓋此女有愛山癖朝夕注意故融結如此又宋潛溪文集載臨川浮屠怯循行般舟三昧法示寂後火焚惟心不化出五色光有佛像高三寸非骨非石百體具足又徽水有優婆塞行禪觀之法及死火葬心內包觀音像如刻成此皆志局於物用志不分精靈氣液因感而凝形正如孕女感異像而成鬼胎之類非祥也病也有情之無情也

氣味

甘鹹平有小毒

主治

李時珍曰噎食及癰疽瘡瘍

附方

噎食病數月不愈者用狗寶爲末每服一分以威靈仙二兩鹽二錢搗如泥將水一鍾攪勻去渣調服日二不過三日愈後服補劑（杏林摘要）

狗寶丸治癰疽發背諸毒初覺壯熱煩渴者用癩狗寶一兩臘月黑狗膽臘月鯉魚膽各一枚蟾酥二錢蜈蚣炙七條硇砂乳香沒藥輕粉雄黃烏金石各一錢粉霜三錢麝香一分同爲末用首生男兒乳一合黃蠟三錢熬膏和丸菉豆大每一服一丸或三丸以白丁香七枚研調新汲井花水服以汗出爲度不過三服立效後食白粥補之（濟生方）

赤疔瘡狗寶丸用狗寶八分蟾酥二錢龍腦二錢麝香一錢爲末好酒和丸麻子大每服三丸以生葱三寸同嚼細用熱葱酒送下暖臥汗出爲度後服流氣追毒藥貼拔毒膏取愈（通元論）

反胃膈氣丁丹崖祖傳狗寶丸用硫黃水銀各一錢同炒成金色入狗寶三錢爲末以雞子一枚去白留

黃和藥攪勻紙封泥固煻火煨半日取出研細每服五分燒酒調服不過三服見效（楊氏頤眞堂方）

木狗集解

李時珍曰按熊太古冀越集云木狗生廣東左右江山中形如黑狗能登木其皮爲衣褥能運動血氣元世祖有足疾取以爲袴人遂貴重之此前所未聞也珍嘗聞蜀人言川西有元豹大如狗黑色尾亦如狗其皮作裘褥甚暖冬月遠行用其皮包肉食數日猶溫彼處亦珍貴之此亦木狗之屬也故附見於此云

皮主治

李時珍曰除脚痹風濕氣活血脉暖腰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六卷目錄

犬部藝文一

走狗賦　晉傅元
大狗賦　魏賈岱宗
天狗賦　唐杜甫
傷斃犬賦　闕名
狗賦　宋吳淑
園陵犬賦　王禹偁

義犬志　明張籌
犬部藝文二（詩）
狗詩　晉張華
獵犬行　唐蘇拯
小遊仙詩　曹唐
狂犬　宋孔平仲
咏犬　梅堯臣
予來儋耳得吠狗曰烏嘴甚猛而馴隨余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蘇軾
呈修史錢侍郎桃花犬歌　李至
畜犬　李本中
閻立本職貢圖　金閻長言
咏犬　元呂徽之
題犬　貢性之
題李迪畫犬　明高啓
犬部紀事一

禽蟲典第一百十六卷

犬部藝文一

走狗賦　　晉傅元

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儁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于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

頸闊腋廣前捎後豐顱促耳長叉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黃而熠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于是尋漏跡躡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鳥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遁兔林無隱鹿顧茈隰以嬉遊兮步蘭皐而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萊以待蹤逐東郭之狡兔既洋洋以衎衎逞妙觀于末路既迅捷其無前又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指揮而言旋歸功美于執紲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而懷德兮願致用于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猲獢而盤桓

大狗賦

魏賈岱宗

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衛國之冊帝曰疇咨迸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傞傀蹴蹌雄姿猛相厄然高八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黯光雙眉如白璧時頻伸而

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聞林獸之羣爭欻斷鏁而齕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嗅微香眼裁輕跡盼矚而奮怒揮霍而振闃譬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犎六駮折其脊拓捺熊羆破其胸擠抄獸頭斷其脈爪處如劍聱牙創似鈹刺視其未死之間血泉涌如箭射于是驅麇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阸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孑遺後無一隻然其所折伏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姦淫之賓通聽百里夜吠狺狺若乃蠻夷猾夏列土異操輕櫬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正擢竦耳側聽則恆山動南向嗺嗺則霍山頹耽精直視則曾丘魂褫嚇奔突則重闈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昔宋人有鵲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彌明振之于巨獒槃瓠受之于蠻都淪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駟鐵之歌驕云何盧令之足書

天狗賦（有序）

唐杜甫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

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瞻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出殿戌削縹焉天風囑乎迴薄上揚雲旓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鼓而金鎖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肥鮮兮性剛簡而清瘦敏于一擲威解兩鬬終無自私必不慮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腳渭戟涇提絜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于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而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冏髇矢與流星兮圍耍害而俱破洎千蹄之並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眞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等以爲大既而羣有嗷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頭劃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

東山百獸踿踚以皆從兮肆猛仡銛銳乎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螭軋金盤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名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閶闔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近奉君之渥歡欲使奧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鬬仰千門之崚嶒兮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于校獵兮尤見疑于蹻捷此乃獨步受之于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傷獒犬賦

闕名

何仲尼之仁智雖敝蓋之不棄憫畜狗之將死恐肝腦以塗地豈不以其守禦之功多惻隱之情至况歲年馴養倏忽非命生而効能死不因病分以身首委其陷穽我誠拙于人謀彼何傷于物性雖無衞生之

智且有天然之識出其門吠非其主知其愛搖尾求食傳尺書而致遠逐狡兎而盡力信聰慧之兩兼亦忠勇而何極原夫萬物莫不以智遇禍以材喪身象以其齒龜以其神蟬得美蔭而忘已魚貪芳餌而挂綸由此言之莊周達者老氏至人吾將師之養素全眞

狗賦

宋吳淑

易曰艮爲狗在畜爲金稟精于斗荆楚茹黃匈奴巨口隨巨公則傍海而遊逐東郭則環山而走若乃高辛槃瓠徐君鵠倉頻伸振迅驚捷馴良杜預則恨其繫鞄丁裴則用在完囊史黠試之于簡子鄄韓獻之于穆王既號在牵亦名羹獻甘始則飼之靈藥邗子則養其長翰及夫晉使齧盾桀令吠堯見魏臺之睚眦聞齊國之逍遙白雀青鶻飛龍虎子雄娑猛相難狎易使復有猜猜莫近令令可嘉繫石艮之室入華臣之家卽迎吠于緇衣復肇禍于梅花思摩曾守于北門晏子嘗譏于楚國哭三苗而雖或成奴禍叔堅而豈能勝德復有稱叩氣號懸蹏聞感悅見銜衣敝

葢載禮重環見詩諫齊景之葬攫公孫之腓隨登仙于劉安驗喪家於仲尼賈后既言于繫尾岑熈亦見于生㹱美張元之不棄嘉之才之有辭別有韓盧宋鵲豹耳龍形楊氏則青骹作號李家則白望爲名牙如交戟目若泉星戴方山於昌邑冠進賢于漢靈獻之既自于西旅踆之復值于彌明袖棁則逝投骨而爭嘗因其女嫁而責亦知其兔死當烹至有下金門而動兵出渠搜而食虎繫頸則吳客附書桎足而齊人捕鼠斯歇驕之善噬葢有功於守禦

園陵犬賦

王禹偁

嘉彼御犬既良且馴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而不親繡紝飾以煒煒金鈴奮而振振飼以公庖彭澤之魚兮曾何足道畜之土性西旅之獒兮詎得同倫健逐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邇臣若乃風暖掖庭花繁禁籞扇俟錦翼之雉籠近雪衣之女入赭袍兮曳尾聞霓裳兮率舞循繞乎金塘徘徊乎瑤圃睥睨爐煙追隨蠟炬見觀書於乙夜聽求衣於未曙既無吠乎投籤

每夙興於曉鼓莫不默識聖心潛知天語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辰遊而夕嬉又安在乎逐麋而捕鼠彼宋猔之與韓獹又安得同羣而接武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采藥島中之士未迴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舐鼎以登仙對遺弓而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啗鮮食兮彌苦豐顱載減負重鋂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於何所赫赫顧命明明嗣皇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壇藎傷俾守園陵之地且殊槃瓠之鄉縻索緺以璀璨琢龍檻而熒煌仗陪鹵簿連逐轀輬鑠幽宮兮黯黯號白日兮茫茫松阡夜月柏城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盜一抔之土亦足隄防表終天之亘痛甘朽骨於龍岡狡兔盡而見烹理殊炎漢駿馬死而陪葬事類皇唐

義犬志

明張籌

大明開天建元洪武余以徵召赴京師待罪翰林應奉超拜尚書禮部明年己酉夏四月二十七日先考背棄五月五日奔歸喪次營卜宅兆講服喪禮時則

有鄰婣得庵費翁數相過從六月既望時雨兼旬初霽余訪得庵於弓河草堂步行新橋委巷泥濘沒屐齒余踞盤石濯足呼得庵款柴關而有蛇蟠石交縛余左足事出不意時唯一黃犬隨余行余顧犬太息犬解余意齧蛇數段犬服毒就斃得庵始出見驚駭相慰謂古有帷蓋之義俾余掩之余相盛河南隅一丘用莞席四襲坎葬云嗚呼古有銜結之報書傳所載非誣也乃余親受此犬脫非常之厄謹書元石追而納之壙與得庵親臨視焉雖然余負此犬多矣余乃一梧王人姓張氏葬之爲六月二十四日

犬部藝文二（詩）

狗詩　晉張華

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鴟鷺皆盡收梟鷙安足視

獵犬行　唐蘇拯

獵犬未成行狐兔無奈何獵犬今盈羣狐兔依舊多自爾初跳躍人言多拏攫常指天外狠立可口中嚼骨長毛衣重燒殘煙草薄狡兔何曾擒時把家雞捉食盡者飯翻增養者惡壯可嗟獵犬壯復壯不堪兔絕良弓喪

小遊仙詩　曹唐

冰屋朱扉曉未開誰將金篆扣瓊臺碧花紅尾小仙犬閒吠五雲嗔客來

狂犬　宋孔平仲

吾家有狂犬其走如脫兔撑突盤盂翻搜爬堂廡汙逢人吠不止雞噪貓且怒固難在家庭只可守郵墅不見已半年意謂少懲懼昨日至城東搖尾喜若赴銜衣復抱膝屢叱不肯去一躍數尺高其強乃如故豈惟性則然汝分亦天賦未聞有騂騮蹄齧棄中路安敢攜汝歸重令兒女怖

咏犬　梅堯臣

常隨輕騎獵不獨朱門守鷹前任指蹤雪下還狂走人思上蔡遲書寄華亭後莫將呼作龍粱肉纔經口

予來儋耳得吠狗曰烏嘴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蘇軾

烏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晝馴識賓客夜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

跳踉趚童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竟渡淸深浦
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貰汝
再拜謝恩厚天不遺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呈修史錢侍郎桃花犬歌　李至

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繒圍頸懸金鈴先皇爲愛馴且
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開桃花搖尾常
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饑祇傍御牀餧彩雲路熟
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
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輴十數程兩背
漣漣似垂淚骨見寒毛頓顦顇萬人見者俱傷心微
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充庭豈爲瑞
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鳫且勿
書願君書此懲浮俗

畜犬　李本中

主人長年閒柴戶終日閉雖云伴我嬾常有跋扈志
端如在籠鶴又若伏櫪驥舉首望道路久欲從此逝
恨無陸探微寫此獅子戲如何尚搖尾更作求食計

閻立本職貢圖　金闕長言

謗謗昌周此一書形容棨貢寫成圖寧知右相無深意莫指丹青便厚誣

詠犬（字押井） 元呂徽之

風恬月朗眠花影吏不叩門門戶靜何事曉來吠一聲有人來汲門前井

題犬 貢性之

深宮飽食恣猙獰臥毯眠氈慣不驚却被捲簾人放出宐男花下吠新晴

題李迪畫犬 明高啓

猧兒偏吠客花下臥晴莎莫出東原獵春來兔乳多

犬部紀事一

後漢書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

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搜神記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名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羣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名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爲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臥盤瓠咬王首而還辛見犬銜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

經一日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不賞乎今當依名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卽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爲桂林侯美女五人食桂林郡一千戶後生三男六女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盛只今土番乃盤瓠之孕也

竹書紀年少康使女艾伐過殺澆（沈注）少康使女艾諜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圉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女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旣多力又善害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顚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於是夏衆滅浞奉少康歸於夏邑諸侯始聞之立爲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淮南子冥覽訓夏桀之時犬羣嘷而入淵

汲冢周書王會解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遠方之物事實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于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菌鶴短狗爲獻（注）短狗

狗之善者也

淮南子道應訓紂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青犴以獻于紂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注）犴胡地野犬

書經旅獒惟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蔡注）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良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

周禮地官槀人掌豢祭祀之犬（訂義）鄭康成曰養犬豕曰豢不於餼人言其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李嘉會曰食之餘者惟利乎犬因以豢焉先王不使一物之無用

秋官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訂義）鄭康成曰奉猶進也鄭鍔曰六官奉牛牲各因其類以明其義犬之爲物金性而能守西方之畜司寇秋官西方之義也故祭祀奉犬牲

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訂義）鄭康成曰奉猶進也王昭

禹曰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鄭鍔曰職有尊卑

士師之職凡刉珥則奉犬牲（訂義）鄭鍔曰刉珥二事總謂釁禮羊人及肆師皆作刉珥刉謂封割也以釁成廟之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刉字與封同義用犬爲牲大小祭祀以司寇奉之士師則奉于所釁之時珥當爲弭與小祝彌裁兵之意同注謂珥當爲衈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不知此奉犬牲犬豈羽哉

汲冢周書王會解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

穆天子傳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狗重工徹止雚猳口黃南口來白（注）皆淩狗之名亦猶宋鵲之類

己酉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鶡韓之人無鳧乃獻良犬七十（注）調習者

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口之山智氏之所處口

智口往天子于戊口之山勞用白驂二疋守犬七十

注 任守備者

王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守狗九十天子之豪馬豪牛尨狗（尨尨茸謂猛狗或曰尨亦狗名）豪羊以三十祭文山

博物志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㷀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

水經注三秦記曰驪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焉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

說苑正諫篇荊文王得如黃之狗以畋于雲夢三月

不反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畋于雲夢三月不反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于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令國廣大至于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

史記秦本紀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注）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曆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正義曰蠱者熱毒惡氣爲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狗陽畜也左傳云血蠱爲蠱顧野王云穀皆積變爲飛蠱也

說苑政理篇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此治國之所患也

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于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

左傳僖公四年晉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異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獲兔三日而

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公羊傳晉靈公伏甲于宮中名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十八年晉侯伐齊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

犬於門中（注）殺犬示閒暇

昭公二十三年邾人愬魯於晉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晏子諫下篇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景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于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禮記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史記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

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國語趙簡子田于螻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越絕書犬山者勾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

國語勾踐令國人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越絕書吳王夫差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鏵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名公孫聖占之聖嘆曰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夫章者

戰不勝走傽惶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鑪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

說苑雜言篇惠子之梁渡河而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櫓之間而困何能相梁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于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淮南子氾論訓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于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山西通志威烈王二十年乙亥五月絳有犬異三大犬率衆犬數萬聚於絳殺一犬於東方一犬於西方

戰國策齊大夫諸子有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

先生王斗造門而見齊宣王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

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下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尹文子大道篇康衢長者字童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于是改之賓客復往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

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好北犬于是乃遣倉唐緤北犬獻于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

列子說符篇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恠哉

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願得狐白裘此時有一裘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客有能爲狗盜者乃夜爲狗入秦宮藏中取裘獻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

戰國策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

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也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戰國策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新序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毚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跡而縱緤則雖東郭毚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跡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

戰國策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

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

韓子外儲說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尚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

呂氏春秋士容篇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

貴當篇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

史記荆軻傳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高漸離

漢書樊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滎陽縣志靈犬義塚在縣西南按遺史楚追漢急漢

高曳兵入林伏于茂草下楚兵欲搜之項曰夜至恐中伏刺惟火攻稱善帝聞之恐祝曰天在我當以生全適有黃犬以身投水滾于帝旁之草上如此者百餘次則草濕火滅漢全而犬死此塚之所由來也

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

淮陰侯傳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西京雜記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

通塗亦競識其家

漢書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橶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搉其眼以爲人彘

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爲王兄弟並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爲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

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昌邑王髆傳髆子賀即位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廢賀歸故國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

五行志昌邑王賀爲王時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禍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爲列侯復有辠死不得置後又犬旤無尾之效也

拾遺記宣帝地節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西京雜記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鷂逐雉兎皆爲之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

鷄孤飛鷄楊萬年有猛犬青駿買之百金

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鴻嘉中狗與彘交

西域罽賓國傳罽賓國出大狗（注）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鞉以呼之

集異志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世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鴈數十在中庭有犬從外入嚙之皆驚比殺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

後漢書鮑永傳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

五行志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

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强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

風俗通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掛著之耳狗于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駡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

後漢書郭鎮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呵叱狗馬終不言死

抱朴子論僊篇甘始以往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

皆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

後漢書華佗傳（注）佗別傳曰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三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晉書五行志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魏志朱建平傳建平善相術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後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卒

神仙傳介象者字元則能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

魏志周宣傳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何也曰得美食後又問復夢見芻狗何也曰當墮車折脚後又問復夢見芻狗何也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何以皆驗邪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始夢當得飲食也祭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注）芻狗結草爲狗以解厭也

搜神記昔吳王孫權時有李信純是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龍愛之獨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

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時遇太守鄧瑕出獵見田草深不知人在草中醉眠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北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卽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卽滅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因觀四垌覩火蹤跡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卽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華陽國志雍闓使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

世說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魏略丁謐與何晏鄧颺同位曹爽敬之言無不從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

晉書五行志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世說補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

吳志孫皓傳何定奸穢發聞伏誅（注）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爲威福而皓信任委以衆事定爲子求少府李勖女不許定挾忿譖勖于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兎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于定而皓以爲忠勤賜爵列侯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七卷目錄

犬部紀事二

禽蟲典第一百十七卷

犬部紀事二

晉書五行志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賈皇后傳齊王冏入廢后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陸機傳趙王倫簒位以機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

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旣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

趙王倫傳倫僭卽帝位厮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旣衰弱藩王相讚故有犬禍

書蕉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地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于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晉書五行志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饑死於是果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豬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

劉聰載記時有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聽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衞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

搜神記晉太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快犬號曰的尾常時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爲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無所知犬徬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二日犬爲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

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楙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黧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胆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師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胆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于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

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胆可救之效也

晉陽秋王敦敗京師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搜神後記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幷州刺史養一狗名曰飛燕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上行行聲如平常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降苻堅未幾便死

異苑東晉謝安字安石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見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而薨

搜神後記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輙羣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帢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

狗卽打殺之吠乃止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暗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恠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相與人卽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狗夜走歸

異苑晉孝武太元中劉波字道則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爲前將軍敗見殺

太元中吳興沈霸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惟見牝狗每待霸眠輒來依牀疑爲魅因殺而食之霸後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

見語何忽乃加恥殺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岡上從是乃平復

晉書吳隱之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馮跋載記跋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名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于洪範爲犬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

異苑晉隆安初東海何澹之屢入關中後還得一犬壯大非常每出入輒已知處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尋及于亡

晉書五行志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于吳會焉

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元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異苑晉義熙三年朱猗戍壽陽婢炊飰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驅逐不去有獵犬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咋殺犬又噉其肉惟餘骨存

廣古今五行記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爲劉撫軍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麞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和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考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

晉書郭璞傳璞妙于陰陽算曆庾冰令筮其後封成曰卿諸子並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冰子蘊

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妾祕愛之蘊入見狗眉眼分明身長而弱異于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俄爲桓溫所滅

五行志桓元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元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元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元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元敗亡焉

嚴卿傳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愼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刼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搜神記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

篋簏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簏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內中侍御者名益喜與共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怪遂絕

還寃記晉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頎夜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頃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以暴卒

搜神後記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假歸婦與奴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下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强笑然未得噉奴已張弓拔矢當戶須然食畢然涕泣不食乃以盤中肉及飰擲狗祝曰養汝數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噉惟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咋其

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縣殺之

異苑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于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沒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輙以蒼狗秋黃犬設祀于樹下

宋書五行志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異苑安國李道豫元嘉中其家狗臥于當路豫蹴之狗曰汝卽死何以蹋我未幾豫死

宋書五行志孝武孝建初顏竣爲左衞于省內聞犬子聲在地中掘焉得烏犬子養久之後自死

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僞號于尋陽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南史宋後廢帝本紀帝微行出北湖因往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煑之飲酒

袁粲傳粲既父子俱殞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此兒死後靈慶嘗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小名錄張狗兒母夢有物如犬子頭有角舐之因感而有妊故小名狗兒

南史卞彬傳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

張裕傳裕子岱岱兄子緒緒子充少好逸遊緒嘗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

梁書徐勉傳勉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

勞夙夜勤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南史侯景傳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

梁鄱陽忠烈王恢傳恢子修爲梁秦二州刺史一夕忽有狗據修所臥牀而臥修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

梁昭明太子統傳河東王譽遷湘州刺史元帝遣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不從元帝討之譽遂斬首初譽之將敗見白狗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劉勔傳勔孫覽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犬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

張彪傳彪不知何許人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幷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

岐居守會偕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眞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惟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會捨離乃還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幷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幷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

號叫不肯離

魏書高允傳允以年涉危境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嘗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

靈徵志太和二年十一月辛未秦州獻五色狗

三年三月齊州獻五色狗其五色如畫

獠傳獠性同禽獸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復嫌恨

北齊書王昕傳昕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

睎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于是方得見寬

邢邵傳邵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

隋書五行志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女子交洪範五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誖亂之氣犬交人爲犬禍犬禍者亢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恤國政恩澤不流于其國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徐之才傳之才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令

目之之才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三國典略北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近王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名左右牽衣而進

北齊書後主本紀後主狗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駿龍逍遙者也犬于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鷄亦號開府犬馬鷄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隋書五行志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于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顏氏家訓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炊乃時呑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鎭南錄事參軍

周書張元傳元年六歲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

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兎置元前而去

隋書五行志後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腰已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恩等有謀懷二一犬體後分此其應也

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頓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悟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竝宿衛之臣也

翟普林傳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

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惟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

集異記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刃入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使到韶排馬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爲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於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

唐書五行志武德三年突厥處羅可汗將入寇夜聞犬羣嗥而不見犬

通典唐武德中高昌王文泰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

拂菻狗自此始也

唐書高宗本紀永徽二年十一月癸酉禁進犬馬

耳目記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靑狗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廣異記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

唐書五行志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皆無首當項有孔如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神功元年安國獻兩首犬首多者上不一也

朝野僉載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羨熟狗

唐書李迥秀傳迥秀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

兗州府志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爲相常有一僧言多奇中好爲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謂休璟曰相

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甚懼卽拜求自免之術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爲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旣得之願以報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卽用爲曹州刺史召僧語之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張君至郡果得二犬以獻高數尺而肥其臆厚尺神俊異常休璟大悅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也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隅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死其頸有血二犬在樹下仰視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遇此二犬蹲於樹下彼因其噬而死某懼而匿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

甘死矣休璟名左右縛之僧曰彼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其縛賊拜泣而去

集異記柳超者唐中宗朝爲諫議大夫因得罪黜於嶺外超以清儉自守凡所經州郡不干撓廉牧以自給而領二奴掌閣掌書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裝乃共謀曰可奉毒藥於諫議我等取其財而爲艮人豈不好乎掌書曰善掌閣乃啓超曰人言有密詔到不全諫議命諫議家族將爲奈何超曰然汝等當修饌伺吾食畢可進毒於吾吾甘死矣掌閣等聞言乃備珍饌掌閣在廚修辦掌書進之於超超食次忽見其犬乃分與食之涕泣撫犬曰我今日死矣汝託於何人耶犬聞之不食走入廚房乃咬掌閣喉復至堂前嚙掌書二奴俱爲犬所害超未曉其事後經數日敕詔還京而復雪免方知其犬之靈矣

朝野僉載宗楚客家畜一犬一日忽戴楚客冠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殺之犬作人言曰

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即見殺未幾韋氏敗楚客被斬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撇以爲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撇爲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廣異記吳興姚氏者開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養二犬在南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竄南荒流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北歸頃者以來已覺哀憊恐溘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姚氏曉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姚請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捧觴哽咽心旣倉皇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因撫二犬云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顧主悲號須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

入廚又咋其少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殺之姚氏自爾獲免

摭異記劉巨鱗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恆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于他巨鱗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鱗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鱗叱犬曰吾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又從之忽咋一從者喉中之頃之死巨鱗驚悸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鱗常鞭箠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酉陽雜俎天寶中上嘗於夏日與親王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於地卽變爲狗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誠齋雜記崔生謁一品既別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頭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五然後指胷前小鏡子云記

取餘更無言崔生既歸學院神迷意奪憂懷無已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生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而自苦耶崔生喜不自勝磨勒曰一品宅有猛犬常人輙入必噬殺之其猛如虎非老奴不能斃之至三更攜鍊鎚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矣是夜與生衣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遂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

集異記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他事至於宛陵時招有表弟薛襲在彼襲見招至主禮極厚因一日招謂襲曰我思犬肉食之襲乃諸處覔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內犬何用可殺而食之襲曰此犬養來多時誰忍下手招曰吾與汝殺之言訖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覔後經旬日招告襲將歸廣陵襲以親表之分遂重禮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見襲犬在道側招認而呼之其犬乃搖尾隨之招夜至旅店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焉襲懼遂以茲事白於州縣太守遣人覆驗異而

釋之

唐書五行志貞元七年趙州柏鄉民李崇貞家黃犬乳犢

原化記饒州樂平百姓章華元和初常養一犬每樵採入山必隨之比舍有王華者往來犬輙吠逐三年冬王華同上山林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乃踞而坐章華叫喝且走虎又捨王華來趁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華被擒突出跳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齅其主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齅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狀一夕而斃矣

集異記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椀與犬食

摭言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

離主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金剛經鳩異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鎭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臥起非使宅人逢之輙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駈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唐書文宗本紀開成元年二月乙亥停獻鷹鳥畋犬

五行志會昌三年定州深澤令家狗生角

大中初狗生角京房曰執政失將害之應又曰君子危陷則狗生角

咸通中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狗職吠以守禦其不能者象鎭守者不能禦寇之兆成汭爲荊南節度使城中犬皆夜吠日者向隱以爲城郭將丘墟

中和二年秋丹徒狗與彘交占曰諸侯有謀害國者

摭言畢諴相公及第年夜聽嚮卜久無所聞俄遇人

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廣陵妖亂志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患風疽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侄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款曲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

嘉話錄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三水小牘捧硯者裴至德家僮也一歲時有卑脚犬曰青花忽來齧兒陰食之至德有良藥封之及愈爲宦者字之曰捧硯委以內豎之職

北夢瑣言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生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聞奇錄偕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塼置於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葆化錄衆說狗不相食者友人道麭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銜往草中跑地埋之鳴咽久而不去

雲南通志唐時楊都師創洱河東羅荃寺寺前有山山下有黑龍常作風浪覆舟師以白犬吠之龍怒而出師視龍蜒蚓若敎誨之有頃龍馴俛而去

廣異記祕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祕者爲桐盧尉義與叔母韋氏爲客在祕家久之遇痁疾數月綿惙幾死韋氏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瘧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呪授韋氏呪曰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即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痁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毦毛神云此正病汝者

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瘧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

集異記盧言者上黨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見一犬羸瘦將死矣言憫之乃收養經旬日其犬甚肥悅自爾凡所歷郡邑悉領之後將抵亳忽於市肆遇友人邀飲大醉而歸乃入房就寢俄而鄰店火發犬忙迫乃上牀於言首嗥吠乃銜衣拽之言忽驚起乃見火已爇其屋柱走出方免斯難

宣室志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傴僂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飱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叟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於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足擁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犬俱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集異記范翊者河東人也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

異翊有親知陳福亦署裨將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綿綺時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氣而蔑福因成讎恨乃暗構翊罪潛狀申主帥主帥不曉其由謂其摭實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乃大獲補署其犬見翊沉廢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懼將福首及領犬詣主帥請罪主帥詰之翊以前事聞主帥察之却歸翊本職其犬主帥留在使宅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遊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妻乃異志於褒褒莫知之經歲時後褒妻與外密契欲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乃伺其外來殺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俱至救之褒醒見而捜之果獲其刀鄰里聞之送縣推鞫妻以實告褒妻及懷刀者並處極法

志怪錄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雞鳴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濮州濮陽郡土貢犬

稽神錄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於溪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

舊唐書波斯國傳波斯多白馬駿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

五代史張敬達傳契丹兵圍敬達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亙以毛索挂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

四夷附錄契丹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爲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箸十餘隻敎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箸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

天中記杜光庭有犬名吠雲可行萬里

玉堂閒話少將袁繼謙郎中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之素多凶怪昏曀卽不敢出戸庭合門驚懼莫遂安寢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於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窺之見一物

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晦觀之既久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遂以鐵檛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吽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而安寢

秦州都押衙石從義家有犬生數子其一獻戎帥瑯琊公自小至長與母相隔及節使率大將與[illegible]校會獵於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於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狀名獵罷各逐主歸自是其子逐日於使廚內竊肉歸飼其母至有銜其頭肚肩膊盈於衙將之家衙中人無有知者

遼史穆宗本紀應曆十八年六月甲戌撻烈於鵰窠中得牝犬來進

禮志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國語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十國春秋前蜀王宗阮傳宗阮常經瀘州賽神方山廟會夜分牲腸爲犬子所食俄聞雷震聲有白衣冠人升堂泣事獠鬼十數輩奔走堦下執一黃衫者責

之日若非竊祭牲者乎命扶之十五明日見犬子臂潰宛轉血肉中莫不驚以爲異

南唐書黃載傳載精究經史能文章諸生有醵會市羊者是夜夢一羊望載乞命載出己緡酬直而畜其羊又飼一犬亦頗馴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時人號曰犬羊仙

南唐近事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檟楚朱雖稟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輙嘷吠鞏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嚙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家

澠水燕談錄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畜犬徬徨其側若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

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于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宋史符彥卿傳彥卿酷好鷹犬吏卒有過求名鷹犬以獻雖盛怒必貰之

陳兢傳江州陳氏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

清異錄耒陽廖習之家有一黃犬識人喜怒頤指可使名曰黃奴習之嘗作歌云我家黃奴類黃耳

古今詩話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于御榻之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于熙陵之側

河南通志賈耽爲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一下里婦事姑不敬姑年老而無目晨食婦以餅裹糞授姑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姑問其子此何物嚮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發若有人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號爲狗頭婦

桐陰舊話忠獻公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爲藥王云

澠水燕談錄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齕食人食古人所譏況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跪門閾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己卷衾作人臥牀上升棟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作聲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下以獵哺啜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

若也

太平縣志宋祥符間湯院常有一白狗聞鐘卽至索食久之僧疑近地無此族其出因跡之及上流澄潭竄入水中轉巨石擊之須臾波翻水涌白龍起自潭內夭矯蜿蜒騰空而去

鄰幾雜志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昊賊所擄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卽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卽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東軒筆錄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人謂之宋羅江

幕府燕閒錄歐陽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逸馬斃犬於前文忠顧曰君試言其事同院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文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內翰以爲何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梁溪漫志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

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解作盜犬賦則將釋之公卽口占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徹藍宇之肥犬充絳帳之晨羞摶飯引來猶作續貂之尾持刀擊去難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

泊宅編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明年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窻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墨客揮犀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

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曲洧舊聞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于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諱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妖化錄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羣羊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

游宦紀聞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因度爲僧僧發狂時言無不驗有鄉民著新紫襦詣謁僧請以爲施民有難色僧曰急抖擻去狗毛蓋民竊烹鄰狗得襦人無知者故戲之

異聞總錄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每攜一妻

一妾一犬往來贛州及南康縣土人多識之紹興丁丑歲四月南康還至館贛南黃岡有村民來稱母病邀往其家診脉問其居遠近曰數里朱即從行已至則盡奪其貲槖殺三人埋于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民逐之不及徑還南康縣舊邸以爪掊地哀頓不已邸人恠之引詣縣犬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諭之曰汝主人得非爲姦盜所殺耶吾當遣弓兵擒捕犬即起搖尾引衆至埋所發穴見屍兵復語之曰屍雖已見當引我至賊家犬又前導盡獲凶黨

夷堅志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爲徐州守全椒縣結正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菴頗幽僻常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邨僕供薪爨之役養一貓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于牀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返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于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嘷行又隨之至于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多識菴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菴中作

罪過乎盜雖强辯數四然低首如怖伏狀卽與俱還菴僧已死時正微暑貓守臥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宋史五行志紹興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

幽怪錄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因納凉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欲入金紫者難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曰彥通早聽我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竟莫知爲何人也

范成大攬轡錄乾道六年奉命使金至邯鄲縣牆外居民以長竿礫白犬懸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于上云本國人用以祭天禱雨

宋史五行志淳熙元年六月饒州大雷震犬于市之旅舍

慶元二年撫州有犬若人坐于郡守之坐未幾郡守林廷彥卒于官

儆戒錄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貞臨老與鄰舍惡少白昌祚爭競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兒寃報顯然不差絲髮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蓄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嘷而死

悅生隨抄舅氏慈公遠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丘縣友人養惡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瘁爲衆犬所囓憒憒不食而死刳其心已化爲石而膜絡包之

宋史宗室傳師羿字從善韓侂胄用事師羿附之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羿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羿也侂胄大笑久之以工部尚

書知臨安府

五行志德祐元年五月壬申揚州禁軍民毋得蓄犬城中殺犬數萬輸皮納官

貧士傳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州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括異志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媼周氏臨安人爲人朴直自信不慮人欺村民或從假貸不問識不識隨意與之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年媼呼而責之每以妄言答云實負婆錢累欲償輒爲官事所蕩願更寬今歲如再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媼常戲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自是聞呼即至十年乃死

茅亭客話華陽邑村民叚九者常入山野中採枸杞根莖貨之有年矣因于紫山脚下見枸杞一株甚大遂斸之根本怪異不類常者長尺餘四莖如四足兩莖如頭尾若一獸形持歸村舍家狗吠之不已至夜

四隅村落羣狗聚而吠之終夕不輟不堪其喧也遲明妻怒將充朝爨羣狗乃不復吠矣

癸辛雜識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其地極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飛其狗悉諳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儀必至嚙死其人

金史鄭建充傳建充性剛暴常畜猘犬十數奴僕有罪旣笞已復嗾犬嚙之骨肉都盡

夷堅志李元佐在鄂州得襄間二犬軀幹獰猛迥與他異命畜于後圃慮其或傷人常加維縶一日守卒暫解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圃與禁營柵爲鄰垣不固營犬十數成羣競至其旁肆意侮齧襄犬以頸索拘縻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羣犬去而曳以歸後縶諸故處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狀然衆相與言此犬非儕輩可比反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亦懷報復之志乎盍爲去其縛使得逞憾以決勝負僉以爲然乃縱之營犬望見謂如前可欺羣吠而至二犬奮迅

之勢若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殺四五犬餘悉奔遁衆卒烹食死犬肉厭飫之外復以遺妻子經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略無一來者俄有兩犬頗大出不意而至雖持挺毆逐不肯退少焉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鬬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此

復州簽判廳主管諸司錢物故畜犬以警盜名爲防庫一黃犬在彼十餘年吳興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洎秩滿有代者周未去問犬認所乘轎識爲故主迎擾馴伏掉尾戀戀周解其意使置于船中後數日船至巴河犬登岸未返而船人解纜東下犬望見跳躍嘷鳴奔隨不置凡三四十里周顧見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續夷堅志蕭卞貞祐中爲壽州牧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行者卞遣二卒隨之徑至西岸背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血一屍在內卽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

犬又導入城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畜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而犬獨來何也卞卽拘船戶偕至縣主人皆認之是船戶主因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卽首服

遂昌雜錄杭西北羊角埂埂上全眞小庵士人羅蓬頭者非痴非狂冬夏惟一衲衣居庵一室中無坐臥具惟晝夜蹲地上穢汚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問吉凶羅書狗災二字張問應在幾時書百日內張持齋誦道經日禱于神明冀免難一日見牝牡狗以茗帚擊之竟爲狗所傷而死

輟畊錄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于瘡生五子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九月敕有司繕治南郊齋宮遼陽行省水達達路自去夏霖雨黑龍宋瓦二江

水溢民無魚爲食至是末魯孫一十五狗驛狗多餓死賑糧兩月狗死者給鈔補市之

輟畊錄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圖金壽一家已閹雄狗生小狗八其一觜爪紅如鮮血犬之爲妖多見之于占驗之書未有若此者

諸暨縣志至正間吳銓家畜犬病踣子銜食哺之及死埋山下有花開如鳳仙人呼孝犬又呼桃花犬楊維楨詩昔桃花孝犬問天家今桃花生子在吳家桃花子母病踣不起三子者累累苦悲啼有一子銜食哺母母食之始出馳一去復一來眠母左右不一離吳老人壽期頤五葉孫班斕衣門前荊樹不分枝柱下並帶生靈芝吳家孝慈及草木兒爾桃花爲有知嗟嗟梟獍兒泥塗我宮室蕩裂我四維風俗日壞壞不支歌桃花作家慶吳家兒當執政桃花甡甡作梟獍

永昌雜志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縣玉案山下產赤小犬色如火羣吠徧野

書蕉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鵰窠站站吏指

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爲犬一爲蛇心竊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爲鵰窠所生則知向者所聞不爲異也

賢奕宋濂曰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屛處其子銜之瘗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元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元度烹子食之母候骨投地斂置一窟移葬于桑間日夕向桑嘷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斷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寧此二事乎

寧波府志寧波衞指揮魏安嘗殺犬劑藥骨投諸犬一黑犬獨不食銜出抓土埋之其子偁時方成童見而義之口占贊曰犬乎義乎犬其人乎人不犬義人乎犬乎

鄞民宋家畜犬夜半狂吠長嘷頗以爲怪已而觸戶

主起視廚房火炎于棟矣正統間魏指揮家火然及壁犬撞門若哭主驚起與僕撲滅爲作義犬行云我家有良犬毛色成虎文糠糜撥餧經幾春嘐嘐警夜趨凡羣主翁朝出當門守主翁暮歸迎巷口一夕廚頭驚火紅觸戶長號報主翁於戲爾犬猶知豢養恩鄙夫悖德何可言

廣東通志潮陽蕭瓚成化丁酉舉人兄弟七人既分居而長兄給事中龍致仕歸瓚與同居弘治初家畜乳狗黃色高大異常適有二猫亦乳狗常哺之共宿同遊一如其子是和氣感也

賢奕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寺中僧見其挾有重貲約衆徒先殺其二僕遂殺商置坎中而以二僕尸壓其上俄有貴官游賞過寺寺犬嗷嗷不已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嘷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事盡捕僧置之法

偃曝談餘何宇新惠之博羅人母死廬墓家無三尺之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

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趙澤民爲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卽呼名嗾之語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麞鹿雉兔之類無虛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觀此吾鄉黃耳犬家不妄也

見聞錄吾鄉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于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咤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賢奕龜生村民趙五家犬生子方兩月後隨母行忽爲虎噬五呼鄰里數壯夫持矛逐之虎捷馳不可及稚犬奔銜虎尾虎帶之以走稚犬爲棘刺掛胷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由此繫累稍遲追及斃林下

虎薈四川有小犬狀類蟹斑名曰番狗虎豹皆畏之每遇醉人輒終夜坐護周圍施溺以衛之虎聞溺遠避不敢近溺一濺毛肉爛矣

濟南府志蒲臺張應奎字時禎方誕生市人見黃犬踰張氏舍趨詢之乃產小兒衆始悟兒爲婁金星所化也長擢進士三甲第一人仕至御史

建寧志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臥於簷外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於其旁白者既死主憐之埋於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少頃始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八卷目錄

犬部雜錄
犬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十八卷

犬部雜錄

易經說卦艮爲狗（正義）狗能善守禁止外人（大全）外剛能止物而中柔媚者狗也南軒張氏曰言其止於人而能止人也

詩經周南野有死麕章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注）言無驚我犬也

小雅巧言章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注）以比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禮記曲禮尊客之前不叱狗（正義）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注）方氏曰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

毋投與狗骨（注）不敢賤主人之物也

效犬者左牽之（疏）犬好齧齧人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案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者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不須防今此是充食之犬故防禦之也然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故月令皆爲犬而周禮有犬人職無狗人職也故爾雅云未成毫狗是也

犬馬不上于堂（注）犬馬充庭實故不上堂以犬馬獻人則執緤靮而已

朝言不及犬馬

王制士無故不殺犬豕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食麻與犬

仲秋之月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豻胡地野犬絞蒼黃之色

犬羊之裘不裼（注）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爲飾

少儀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曰乘壺酒束修一犬

犬則執緤（注）緤牽犬繩也

君子不食圂腴（注）圂與豢同謂犬豕也腴腸也犬豕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不食其腸也

坊記士不坐犬（注）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

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種輕爂用犬

春官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䄙尾櫜（訂義）鄭司農曰犬䄙以犬皮爲覆笭鄭康成曰犬白犬皮賈氏曰古者男子立乘須凴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䄙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

素車棼蔽犬䄙（訂義）黃氏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則尾櫜可知

漆車藩蔽豻䄙（訂義）鄭康成曰豻胡犬賈氏曰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

夏官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訂義）鄭鍔曰豻胡犬也犬

之能守者莫如胡犬之良士以守節事君爲義故射豻侯

古諺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

左傳哀公十二年子木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

文子上德篇犬豕不擇器而食偷肥其體故近死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上仁篇先王之法犬豕不期年不得食

莊子徐無鬼篇徐無鬼見魏武侯曰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貍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

狗不以善吠爲良

墨子非攻篇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魯問篇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

迎敵祠篇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

其宍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

荀子榮辱篇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

王制篇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

韓子二柄篇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

呂氏春秋首時篇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况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

明理篇至亂之化犬彘乃連有豕生狗

孔叢子執節篇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惟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色非色而何

漢書東方朔傳朔爲隱（隱語也）口無毛者狗竇也

易林中夜犬吠盜在牆外

三年生狗以成戌母

載金販狗利棄我走

王喬無病狗頭不痛亡跛失履之我送從

狡兎趯趯犬良逐咋

狗無前足陰雄叛北爲身害賊

羊子逐兎犬踦不得

狗逐兎走俱入谷口與虎逢之迫不得去

雄犬夜鳴家擾不寧

狗生龍馬公勞嫗苦

狗冠鷄步君失其所

犬吠不休行者稽留

三犬俱走鬬於谷口白者不勝死於坂下

兩犬爭鬬股瘡無處不成仇讎行解却去

淮南子原道訓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說山訓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

保者不敢畜噬狗

說林訓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强弩藏

盜賊之輩醜吠狗

猘狗不自投於河

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

泰族訓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嘷（注）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

京房易傳君子危陷則狗生角

說苑善說篇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

後漢書岑彭傳狗吠不驚足下生氂（注）氂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氂

鹽鐵論今食必趣時狗[illegible]馬朘

論衡定賢篇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

雷虛篇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

論死篇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

風俗通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令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博物志婦人姙身不欲令食白犬肉

人食冬葵爲狗所齧瘡不瘥或致死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廣譬篇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兎多則盧鵲走

廣志狗有懸蹄短尾之號

荆楚歲時記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二日爲狗令二日不殺狗亦此義也

新論審名篇謂犬似玃玃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正賞篇山底行者視岫虎如犬而亡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心惑也

酉陽雜俎世人死者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雲仙雜記以胡麻麨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兎又可得三十歲

東坡志林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新書不禁殺狗問其說出於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

感應類從志狗肝泥竈婦妾孝順

談苑倫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紋如虎斑亦難禁

演繁露東坡上神宗萬言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

癸辛雜識狗最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剪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獵犬之良者最畏狐蓋狐善以穢氣薰犬目卽瞽獵者凡見狐必收犬蓋恐爲所損也

雪濤談叢余邑諺云猪來窮家狗來富家貓來孝家故猪猫二物皆爲人忌有至必殺之而邑中博士名張宗聖者解曰喭語政不爾無足忌者蓋窮家籬穿壁破故猪來非猪能兆窮也富家飲饌豐遺骨多故狗來非狗能兆富也家多鼠蟲爲耗故猫來孝家則耗之訛非猫能兆孝也此說甚當余邑又諺云笑狗落雨宗聖曰此亦不然笑狗謂瘦狗江西人呼瘦爲笑落雨者謂落尾亦江西人讀字之訛也余每觀狗之瘦者尾必下妥此解亦確不可易所謂邇言必察者非耶

寒檠膚見蜀之犬吠日越之犬吠雪少史子曰夫犬一也而一則吠日一則吠雪何也以其見與不見耳

田家雜占犬生一子其家興旺諺云犬生獨家富足絲毛狗褪毛不盡主梅水未止

狗爬地主陰雨每眠灰堆高處亦主雨狗咬青草喫主晴

狗向河邊吃水主水退

玉笑零音以鶴乘軒衞國謂之不君以車載獫周家名爲賢主

讀書筆記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辨於犬矣乃亦惟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眞犬耳

潛溪邃言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槁簡贅筆韓渥詩云洞門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妒媒又云柏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祝鎰子權賢良窮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余曰韓致光詩用烏龍爲何事余答曰白樂天和元微之夢遊春詩云烏龍臥不驚青龍飛相逐當是犬爾子權曰何所據余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後閱沈汾續仙傳

云韋善俊攜一犬號烏龍化爲龍乘之飛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

野客叢談頌人之美以飛走比况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鵰之類而已罕有以犬爲者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爲用者爲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羣碎錄晉書曰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耳世世衣冠

犬部外編

後漢書南蠻傳注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

禽獸決錄西周之犬能語

雲南通志妙香國即今大理古初國屬天竺一水居陸之半爲羅剎所據好啖人有張敬老爲巫祝羅剎憑之一日老僧自西方來敬家託言欲求地藏修敬以告羅剎問需幾許僧身披袈裟手牽一犬指曰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剎諾僧曰既許合立符券遂就洱水岸上畫券石間於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剎之地羅剎失措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不敢背但問何以處我僧曰別有殊勝之居因於蒼山上陽溪化金屋寶所一區羅剎善盡移其屬入焉山遂閉僧乃鑿河尾洩水之半是爲天生至今洱水島上有赤文如古篆籀云是買地券

神仙傳劉安者漢高祖之孫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鷄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漢武故事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神仙傳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淨

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卽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旣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旣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

雲南通志南詔蒙邏晟時有一僧持錫杖鉢盂牽一白犬乞食開南郡窮石村村素有盜善殺人僧犬爲其盜食僧曰汝村盜吾犬村衆詈僧爲誣僧乃呼犬犬遂嘷於衆人之腹中衆謂妖執而殺之解其支體須臾復生謂衆曰人不可殺死必有生終爲讎對衆

仍斬之更復生又殺之焚其骨爲灰盛以截竹棄之江心須臾僧裂竹而出形體復完執柳瓶著屧履向山而去村主王樂等走馬追之不及射之箭落皆變蓮花始稽首服罪村衆自是棄刀弓務農業今洱河東有上蒼湖產蓮花菜是其蹟也

祥異記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急裝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子先將一與酒嫗但騎之乃龍也

幽明錄王姥黃龍中九歲病死自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伏井欄中云此天公狗也

列仙傳蜀人邗子好放犬犬走入山穴邗子隨之行數百里出山頭有殿屋官府仙人吏使甚嚴見其故妻主洗魚與邗子一函藥發視之乃魚子也養之池中一年皆爲龍邗子後還山見犬色更赤有長翰邗子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焉

搜神記北平田琰居母喪恆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爾琰不聽而合

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鬼魅臨暮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銜衰服因變爲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愧而死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戒事有條貫鞭扑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絕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數年家益厭苦其後飲酒過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叩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閣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絕

幽明錄晉祕書監太原溫敬林亡一年婦柏氏忽見林還共寢處不肯見子弟兒子來見林林小開隱出面見之後酒醉形露是鄰家老黃狗乃打殺之

抱朴子登涉篇林慮山中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

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到伯夷者遇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蒱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爇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語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

搜神後記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嬿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眞者便先擧杖打僞者僞者亦報打之二人各勅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痛打是一黃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門士云恆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病死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汝看我背後婢擧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擧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耳於是婢爲設食並食訖兩頭人出

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殆盡

搜神記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與奴並擊之不勝而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嘉興府志南宋元嘉中有朱休之者一日與弟對坐家有犬向休之蹲視搖頭而言曰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固復可奈汝明年何休之怪而斬之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鬬弟奮戟傷兄官收治並被繫經歲得免夏舉家病疫母及兄弟皆死

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鷄鳴玉犬吠

冥報記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鄰狗餧鷹既而公疾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過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

爲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既無罪殺我我未死間汝又生割我肉臠臠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爲之請於犬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爲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肢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公疾不差

廣異記唐開元中高都主壻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至暴忍於殺害主家牝犬名黃女失之數日適主名萬敵將有所使黃女忽於主前進退咋萬敵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則隱主家怪焉萬敵首云前數日實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萬敵云見埋其首所在取以爲信由是知其冤魂

廣豔異編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寓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異之是夕竊臥廐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嘷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既挾鞍至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廐下馬解鞍黑衣人又

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內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毋輕洩洩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穉童有名乎曰未也伺有字卽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人曰明夕再來當得笑語而黑衣催去及曉圉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以肉誘其犬犬卽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子千餘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

盡殺之歸

張遵言傳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已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睹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至於盡力輟味會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

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竦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獰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

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八言可者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郎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名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起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

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夫人處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竟不對君今已離此厄矣勖遵言令歸館穀明晨尋之已不知

其處所矣

瀟湘錄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即趙州富人薛贇女也性淫泆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內室欲嚙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弗嚙我犬即搖尾登其牀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贇半年其犬忽突入贇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攜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即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求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贇以告贇令家人取至家後其所生子年十七歲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即復還薛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子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

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爾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贇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贇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大唐奇事唐李義者淮陰人也少亡其父養母甚孝雖泣笋臥冰未之過也及母卒義號泣至於殞絶者數四經月餘乃葬之及囘至家見其母如生存家內起把義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復生爾葬我之後潛自來爾不見我義喜躍不勝遂侍養如故仍謂義曰愼勿發所葬之柩若發之我卽復死義從之後二年義夜夢其母踵門號泣而言曰我與爾爲母寧無劬勞襁褓之恩兒爾少失父我寡居育爾豈可我死之後

三年殊不祭饗我累來及門卽以一老犬守門不令我入我是爾母爾是我子上天豈不知爾若便不祭享必上訴於天言訖號泣而去義亦起逐之不及至曙憂疑愴然無以決其意所養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顏色不樂於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爾色養有倦也義乃泣言實以我夜夢一不祥事於母難言幸勿見罪遂再猶豫數日復夢其母及門號叫撫膺而言曰李義爾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極自葬我後略不及我塚墓但侍養一犬然我終上訴於天爾當坐是獲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爾言訖又去義亦逐之不及至曙潛詣所葬之塚祝奠曰義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豈無母之恩也豈無子之情也至於母存日冬溫夏凊昏定晨省色難之養未嘗敢怠也不幸違慈顏已有終天之痛苟存殘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還家再生今侍養不缺且兩端不測之事剸裁無計遲迴終日何路明之近累夢母悲言相責卽夢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從夢中母言又恐傷在家之母從在家之母言又慮

夢中之事實哀哉此爲子之難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訖大哭再奠而回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義而謂之曰我與爾爲母死而復生再與爾且同生路奈何忽然迷妄却於空塚前破其妖夢是知我復死也乃仆地而絕義終不測之哀號數日復謀葬之旣開其塚見其亡母在是棺中驚走而歸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極老黑犬躍出不知所之

法苑珠林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服制已畢其家乃產一青黃牝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旣被打羞向汝家因卽走出會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執乃於市北己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恆不離此舍過齋時卽不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集異記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

吾館矣能滅所食見活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爲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進膳方下筯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懾退不敢傍顧志忠徹炙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隳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箠撲羅曳入於東閣顚仆之聲如壞牆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咨嗟而已明旦將行封署其門囑館吏曰俟吾回駕而後啓之爾若潛開禍必及爾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必嬰恃强勢必傾胡爲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魄趨府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中刺史乃遣吏啓其戶而志忠與斑黑二犬俱仆於西北隅矣

志怪錄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悲怨又一日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茅亭客話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埡村民程翁名君友性仁慈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攜拄杖藥囊到青城山當倍酬爾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徑行三四里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廳君友致藥囊拄杖於堦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瓢傾丹一粒令吞之君友懇祈願住仙齋以効厮役道士曰爾宜歸家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

疑仙傳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即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即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也奉曰此犬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者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

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已三載矣

指月錄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來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歸方丈

襄陵縣志爻老傳云有白犬不知何來晨夕出沒崖山之上田夫野叟見而怪之率衆突追犬遂躍入崖穴不見乃掘得小洞內有二郎神像傍一小犬宛然

肖所追者衆方駭異以爲神明見靈此地因構廟祀之今其地名爲二郎溝

彙苑弘治中兗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犬亦隨之經旬三日犬化爲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幸逃得性命耳妻信不疑閱歲其眞夫歸形狀悉同各爭眞僞妻及鄰里白於官命置之獄中忽一小卒語於妻妻曰先歸者犬精也視婦胷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名婦問其故裸而視其胷間有爪紋密使以血厭之僞夫化犬立撲殺之

三二九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九卷目錄

豕部彙考一

豕圖

豪彘圖

詩經召南騶虞　豳風七月

禮記曲禮　內則

周禮天官

爾雅釋獸

春秋緯（說題辭）

山海經（西山經）

小爾雅（廣獸）

大戴禮記（易本命）

方言（豕雜釋）

博雅（豕屬）

古今注（豬別名）

齊民要術（養豬　作鮓　羹臛法　蒸缹法　胚腤煎消法　葅綠　炙法）

物類相感志（豬膳）

桂海獸志（山豬）

暘谷漫錄（豬）

埤雅（豚　豝　豕）

爾雅翼（豪豕）

獸經（豬）

羣碎錄（飼豬）

禽蟲典第一百十九卷

豕部彙考一

釋名

豝（詩經）豵（詩經）

豜（詩經）剛鬣（禮記）

豚（禮記）腯肥（禮記）

豬（爾雅）䝐（爾雅）

豶（爾雅）幺（爾雅）

豱（爾雅）師（爾雅）

特　爾雅

豥　爾雅

豝　爾雅

豪彘　山海經

豟　小爾雅

豨　方言

豭　方言

豶　博雅

豲　博雅

長喙參軍　古今注

山豬　桂海獸志

帚豲　豪豬名　爾雅翼

牙　本草綱目

貗　本草綱目

豰　本草綱目

豵　本草綱目

[illegible]　本草綱目

猪退　懸蹄甲名　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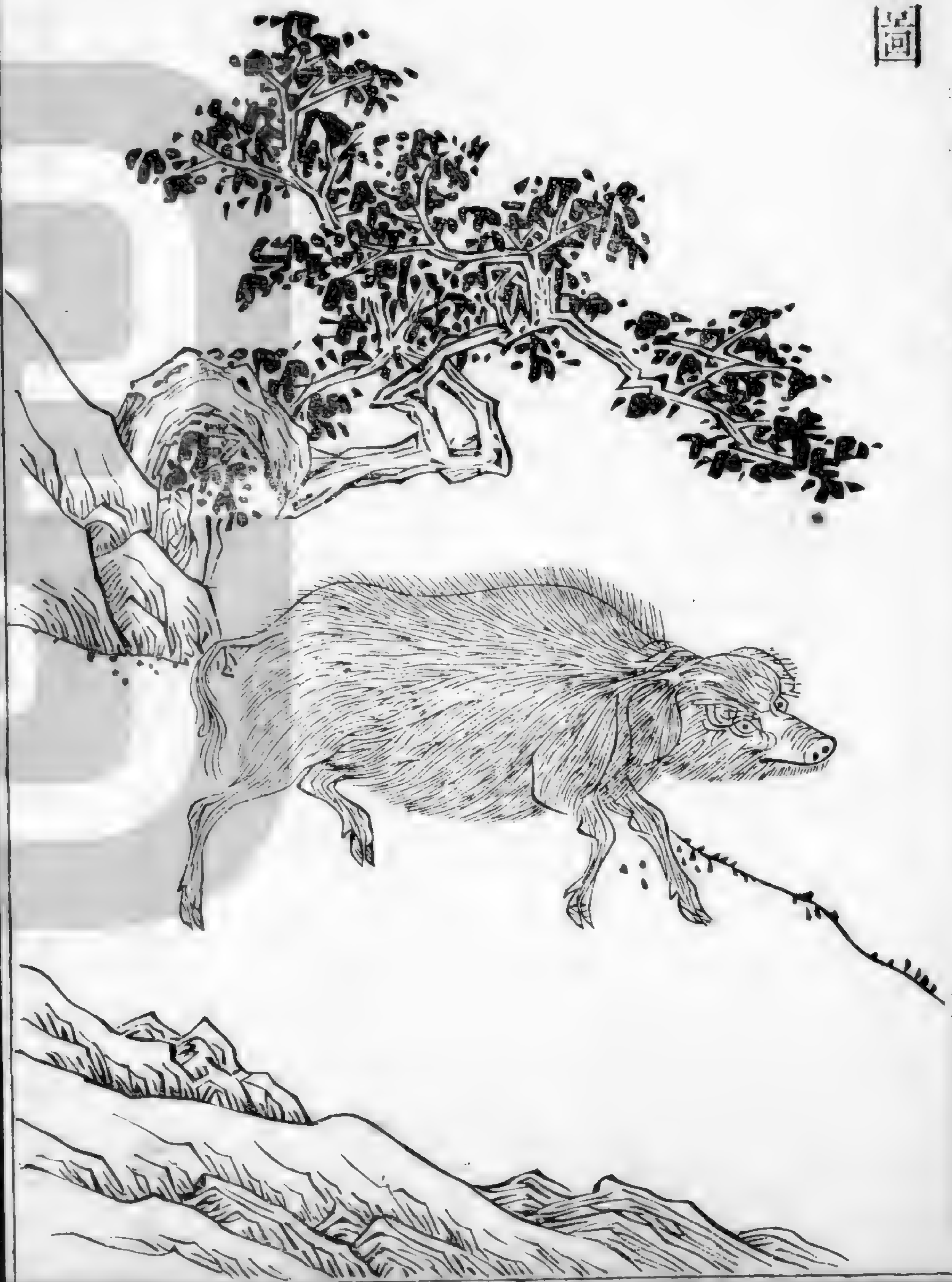
猪零　屎名　本草綱目

鸞猪　豪猪名　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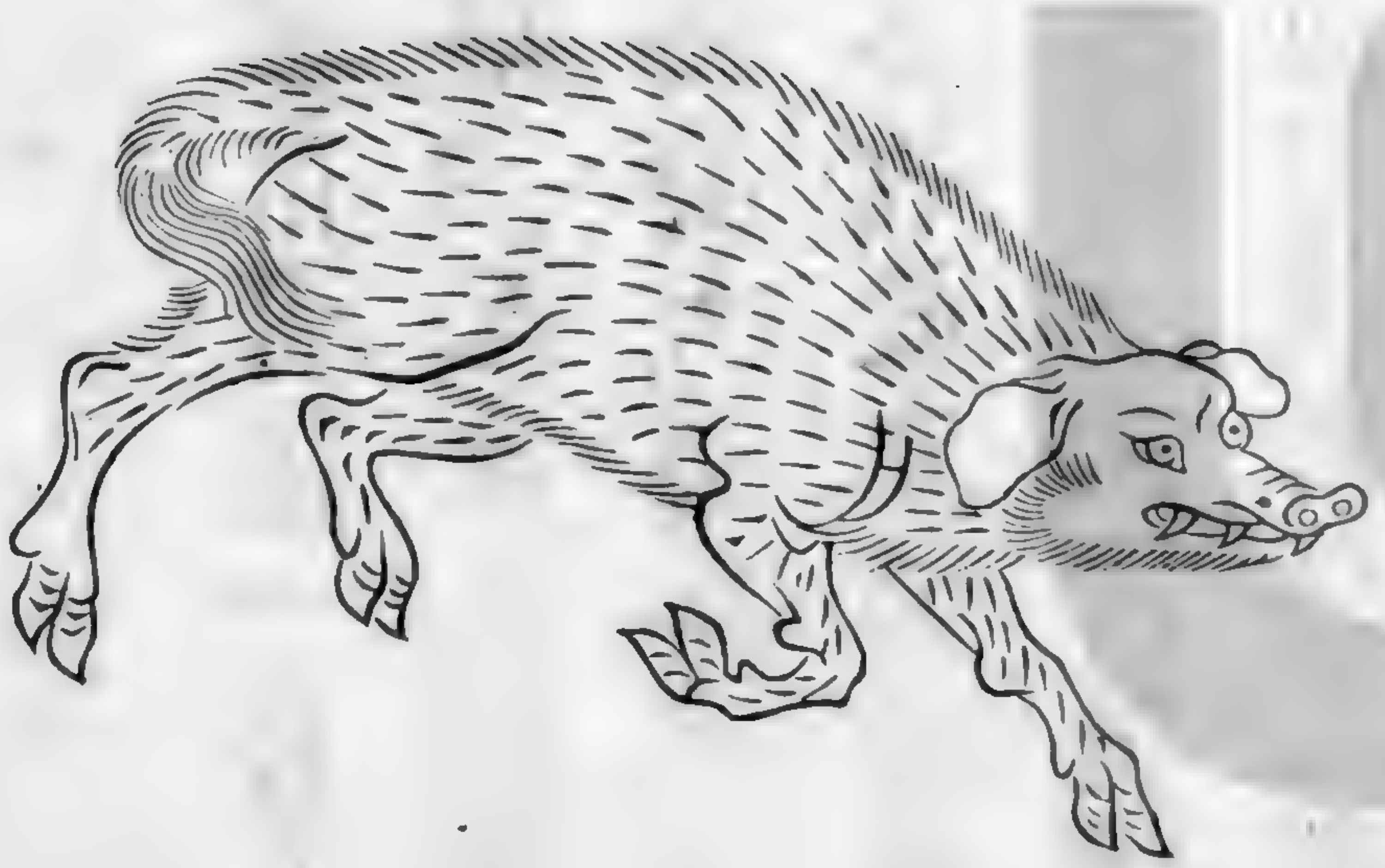
壁水貐　毫猪名　本草綱目

野猪　本草綱目

豕圖



豪彘圖



詩經

召南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

（傳）豕牝曰豝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正義）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豵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猪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者麉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獻豜從兩肩爲麕麕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麉肩字

雖異音實同也（朱註）豝牡豕也一歲曰豵亦小豕也（大全）潛室陳氏曰豕牝曰豝恐牡字當作牝

豳風七月章

言私其豵獻豣於公

（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豣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正義）豵入私豣入公則豣大豵小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豕生三曰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豣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皆云絕有力麉箋意蓋以麉爲鹿麕有力者也

禮記

曲禮

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註）豕肥則鬣剛腯者充滿之貌

內則

膳膷臐膮

（註）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皆香美之名也

醓豕炙醢豕胾

（大全）陸氏曰炙小肉也胾大肉也

濡豚包苦實蓼

（註）濡讀爲胹烹煑之也胹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

豕宜稷

（註）言其氣味相成

春宜羔豚膳膏薌

（大全）方氏曰羔豚羊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以小者爲宜

牛脩鹿脯田豕脯麇脯麕脯麇鹿田豕麕皆有軒

（註）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軒讀爲憲謂藿葉切也

豚春用韭秋用蓼

（大全）方氏曰韭性溫而生能久蓼味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散固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

豚去腦

註 不利於人也

豕望視而交睫腥

註 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腥讀爲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不可食

野豕爲軒聶而不切

註 軒菹類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皾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醯

陳註 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牂牡羊也刲之刳之殺而去其五臟也萑蘆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爲墐說文粘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皾謂擘泥手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皾膜也糔與前章滫瀡之滫同以稻米爲粉滫溲之爲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

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毋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陳註）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周禮

天官

食醫凡會膳食之宜豕宜稷

（正義）豝豬味酸牝豬味苦稷米味甘甘苦相成（訂義）豕水畜稷北方之穀與水畜相宜

爾雅

釋獸

豕子豬

（註）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

豨豶

註 俗呼小豶豬爲豨子

幺幼

註 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

奏者豱

註 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

豕生三豵二師一特

註 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

所寢橧

註 橧其所臥蓐

四蹢皆白豥

註 詩云有豕白蹢蹢蹄也

其跡刻絕有力豟

註 卽豕高五尺者

牝豝

註 詩云壹發五豝 疏 此辨豕之種類也其子名豬說文云豬豕而三毛叢居者字林云豕後蹄廢謂之彘于云豨豶者舍人曰豨一名豶郭云俗呼小

豶豬爲䝐子爲豶犍豬也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者詩召南云一發五豵鄭箋云豕生三曰豵張逸問曰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其生子二者爲師一者爲特云所寢橧者郭云橧其所臥蓐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橧是也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橧某氏曰臨淮人謂野豬所寢爲橧李巡曰豬臥處名橧橧是所居之處云四豴皆白豥者豴蹄也豕四蹄皆白名豥其跡名刻絕有力名豟卽下篇豕高五尺者也云牝豝者豕之牝者名豝註云有豕白蹢者小雅漸漸之石篇文也案詩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蹢不知幾蹄白而郭氏引之者以爾雅主謂釋詩詩中豕白蹢惟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鄭箋以豥爲駭駭者躁疾之言也駭與豥字異義同詩云壹發五豝者召南騶虞篇文也毛傳云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是也

彘五尺爲豝（註）尸子曰大豕爲豝五尺今漁陽呼豬大者爲豝

春秋緯

說題辭

斗星時散精爲彘四月生應天理

山海經

西山經

竹山其陽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毫彘

郭曰貆豬也夾髀有麤豪長數尺能以脊上毫射物亦自爲牝牡貆或作貑吳楚呼爲鸞豬亦此類也　任臣案揚雄長楊賦搤熊羆拖豪豬注一名帚貆通志略謂之山豬唐本草謂之蒿豬亦謂之貆貐或謂之貆豬星禽云壁水貐毫豬也張師正倦游錄南海有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能化豪豨巽爲魚坎爲豕豈巽變坎乎理或然也

鹿臺之山其獸多白毫

毫貆豬也

小爾雅

廣獸

豕彘也彘豬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豣小者謂之豵

大戴禮記

易本命

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方言

豕雜釋

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其檻及蓐曰橧

豭猶云豭斗也橧爾雅曰所寢

博雅

豕屬

頓北梁獮重顱豲

古今注

豬別名

豬一名長喙參軍

齊民要術

養豬

爾雅曰豕子豬豧豶幺幼奏者豱豕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橧四豴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豟牝豝注云彘也其子曰豚一歲曰豵廣志曰豨豠彘[illegible]豕也𧳅也豰艾豭也

母豬取短喙無柔毛者良

喙長則牙多三牙以上則不蕃畜爲難肥故有柔毛治難淨也

牝者子母不同圈

子母一圈魯聚不（闕）則不（闕二字）

牡者同圈則無嫌

牡性遊蕩菲家生則喜浪矣

圈不厭小

圈小肥疾

處不厭穢

泥穢得避暑

亦須小廠以避雨雪春夏中生隨時放牧糟糠之屬當日別與

八九十月放而不飼所有糟糠則畜待冬春初糟糠（闕二字）敗不（闕二字）

豬性甚便水生之草杷數水藻等近岸豬食之皆肥

初產者宜煑（闕）飼之其子三日掐尾六十日後犍三日則不畏風凡死者皆尾風所致耳犍不截尾則前大後小犍者骨細肉多不犍者骨粗肉少如犍牛法者無風死之患

十二月子生者豚一宿蒸之蒸法索籠盛腦凍不合出旬便死所以然者豚性腦少寒盛則不能自煖故須煖氣攻之

供食豚乳下者佳簡取別飼之愁其不肥共母同圈粟豆難足宜埋車輪爲食塲散粟豆於內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則肥速

雜五行書曰懸臘月豬羊耳著堂梁上大富

淮南萬畢術曰麻鹽肥豚豕

取麻子三升擣千餘杵煑爲羹以鹽一升著中和以三斛飼豕則肥也

作鮓

作豬肉鮓法用肥豬肉淨爛治訖剔去骨作條廣五寸三分易水煑之令熟爲佳勿令大爛熟出待乾切如鮓臠片之皆令帶皮炊粳米飯爲糝以茱萸子白鹽調和布置一如魚鮓法糝欲倍多令早熟泥封置日中一月熟蒜齏薑鮓任意所便膗之尤美矣

羹臛法

作豬蹄酸羹一斛法豬蹄三具煑令爛擘去大骨乃下葱頭豉汁苦酒鹽口調其味舊法用餳六斤今除也

蒸缹法

蒸肫法好肥肫一頭淨洗垢煑令半熟以豉汁漬之

生秫米一升勿令近水濃豆汁漬米令黃色炊作饙復以豉汁灑之細切薑橘皮各一升葱白三寸四升橘葉一升合煑甑中密覆蒸兩三炊久復以豬膏三升合豉汁一升灑便熟也

缹豬肉法淨燖豬訖更以熱湯遍洗之毛孔中卽有垢出以草痛揩如此三遍疏洗令淨四破於大釜煑之以杓掠取浮脂別著甕中稍稍添水數數掠脂脂盡漉出破爲四方寸臠易水更煑下酒二升以殺腥臊青白皆得若無酒以酢漿代之添水掠脂一如上法脂盡無復氣漉出初於銅鐺中缹之一行肉一行擘葱渾豉白鹽薑椒如是次第布訖下水缹之肉作琥珀色乃止恣意飽食亦不餇乃勝燠肉欲得著冬瓜甘瓠者於銅器中布肉時下之其盆中脂練白如珂雪可以供餘用者焉

缹豚法肥豚一頭十五斤水三升甘酒三升合煑令熟漉出擘之用稻米四升炊先裝薑一升橘皮二葉葱白三升豉汁涑饙作糝令周醬清調味蒸之炊一石米頃下之也

蒸豬頭法取生豬頭去其骨煑一沸刀切細水中治之以清酒鹽肉蒸皆口調和熟以乾薑椒著上食之

胚腤煎消法

腤白肉一名白焦肉鹽豉煑令向熟薄切長二寸半廣一寸准甚薄下新水中與渾葱白小蒜鹽豉清又䪥葉切長二寸與葱薑不與小蒜䪥亦可

腤豬法

一名焦豬肉一名豬肉鹽豉

一如焦白肉之法

菹綠

白瀹肫法

瀹煑也

用乳下肥肫作魚眼湯下冷水和之擘肫令淨罷若有麤毛鑷子拔去柔毛則剔之茅蒿葉揩洗刀刮削令極淨淨揩釜勿令渝釜渝則肫黑絹袋盛豘酢漿水煑之繫小石勿使浮出上有浮沫數掠去兩沸急出之及熱以冷水沃豚又以茅蒿葉揩令極白淨以少許麪和水爲麪漿復絹袋盛肫繫石於麪漿中煑

之掠去浮沫一如上法好熟出著盆中以冷水和煑肫麪漿使煖煖於盆中浸之然後擘食皮如玉色滑而且美

酸肫法用乳下肫燖治訖并骨斬臠之令片別帶皮細切葱白豉汁炒之香微下水爛煑爲佳下粳米爲糝細擘葱白并豉汁下之熟下椒醋大美

膞炙豘法小形豘一頭膞開去骨去厚處但就薄處令調取調肥豬肉三斤肥鴨二斤合細琢魚漿汁三合琢葱白三斤薑一合橘皮半合和二種肉著豬上令調平以竹串串之相去二寸下串以竹箸著上以板覆上重物迮之得一宿明旦微火炙以串一升合和時時刷之黃赤色便熟先以鷄子黃塗之今世不復用也

炙法

豬肉酢法好肥豬肉作臠鹽令鹹淡適口以飯作糝如作酢法看有酸氣便可食

炙豬法用乳下豘極肥者豶牸俱得縶治一如煑法揩洗刮削令極淨小開腹去五臟又淨洗以茅茹腹

令滿柞木穿綬火遙炙急轉勿住常使周而不偏焦也

清酒數塗以發色

色足便止

取新豬膏極白淨者塗拭住著無新豬膏淨麻油亦得色同琥珀又類眞金入口則消狀若凌雪含漿膏潤特異凡常也

物類相感志

豬䐗

煑豬䐗及血臟羮不可入椒同煑作豬糞氣臨熟後入就起

桂海獸志

山豬

山豬卽豪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三二百爲羣以害禾稼州洞中甚苦之

暘谷漫錄

豬

豬四爪

埤雅

豚

曲禮曰豚曰腯肥說文云牛羊曰肥豕曰腯豚曰腯肥蓋兼之也易曰信及豚魚正言豚魚者豚微物而遁逸魚微物而潛逃信所難及故也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先儒以爲弁疾也端直也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皆非是蓋畜養之閑曰圈豕子曰豚端讀如端弁之端弁讀如弁冕之弁圈豚臨行不舉足齊如流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則禮以其物記行容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則禮以其服記行容互相挾也古者祭祀必先擇牲繫而養之於牢君袞冕而臨之則行不舉足齊如流所以致敬且稱其服容也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

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又曰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以爲黼黻文章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由是觀之君冕而親耕藉田則冕而豢牲不爲過矣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夫人副褘而受繭則君皮弁卜牲冕而圈之又不爲過矣莊子曰祝宗人元端臨牢筴說彘曰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夫禮祝宗人元端臨牢筴擇彘則天子皮弁名牛納而視之卜之吉然後養之固其禮也或言牛或言彘其實一也擇之以弁則豢之以冕禮又宜然也然則行不舉足齊如流冕行之容也頤霤如矢端行之容也剡剡起屨弁行之容也

豝

牝豕曰豝說文云二歲曰豝豝能相把拏也詩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彼茁者蓬壹發五豵正言豝與豵者豝把拏豵叢聚皆蕃殖之意也葭茁于下蓬茁于上

豝獲于前豵獲于後以言上下草木鳥獸蕃殖

豕

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牛順羊狠豕躁有豕白蹢則又其躁者四蹢白曰豥卽此是也說卦曰坎爲豕坎性趨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穢亦水畜也故坎爲豕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牿六五曰豶豕之牙牢謂之牿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也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曰置牙擺牲是也六四畜初以外制內也有牿之象六五畜九以小制大也有牙之象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又曰君子易祿而難畜夫人之所以不剛且易畜者大抵以欲自累也童牛豶豕則私欲不行剛而不累於物剛而不累於物則難畜矣畜賢之道如牿之駐童牛牙之繫豶豕於是爲至故孔子於四曰有喜五曰有慶也禮曰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羊於毛也柔豕於鬣也剛周官曰豕盲眡而交睫腥腥說文音姓以爲星見食豕令肉生息肉也今俗

謂之腥肉蓋豕有米肉如星則其臭腥而肉不可食故其字又通於腥而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曰豕盲眡而交睫腥也鄭云腥當爲星肉有如米者似星不知所謂息肉似星者卽腥其實一也說文巳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蓋一陽生於子至巳而六陽備一陰生於午至亥而六陰備故此二字皆象形也巳蛇也亥豕也故子夏之晉過衞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林氏小說曰以其食不潔故名之豕

爾雅翼

豪豕

豪豕號爲剛鬣而豪之毛尤異夾髀麤毛至長數尺能以頸上毫射物其毫大如簪白而黑端入肉處纔二三分中間白處常隱不見但見其黑端耳見人則怒白色露已而激去蓋是怒氣所發未必以射人也凡萬物變化蓋不可以類推今嶺南海魚變化之異者黃魚變爲鸚鵡海魚之斑者化爲鹿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乃復化爲豪此說易以巽爲魚魚之爲龍

爲鹿震巽相易者也化爲鶚鵰巽變離也化爲豪巽變坎也又豪矢屬屬於坎坎弓也乾爲圜矢取巽離弓取巽坎豪彘激毫短狐射影無非坎離之物變化動作合於象數有如此者列子稱亶爰之獸有自孕而生者惟豪亦然長楊賦云拕豪豬一名帚貆

獸經

豬

豬豭彘也亦曰豨豯亦曰長喙參軍其聲嚘嚘非人便不珍

古今注曰豬一名長喙參軍漢趙岐三輔決錄曰馬氏兄弟五人共在客舍養豬賣豚故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嚘嚘但聞豬聲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

羣碎錄

飼豬

桐花飼豬肥大三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卷目錄

豕部彙考二

本草綱目

豕釋名　集解　豭豬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豭豬頭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項肉主治　脂膏修治　氣味　主治　腦氣味　主治　髓氣味　主治　發明　血氣味　主治　發明　心血主治　發明　尾血主治　心氣味　主治　發明　肝氣味　主治　發明　脾氣味　主治　肺氣味　主治　腎氣味　主治　發明　脏氣味　主治　肚氣味　主治　發明　腸氣味　主治　脬氣味　主治　發明　膽氣味　主治　發明　膽皮主治　膚氣味　主治　發明　耳垢主治　鼻脣氣味　主治

舌主治　靨主治　發明　齒氣味　主治　骨主治　豚卵釋名　氣味　主治　母猪乳　氣味　主治　發明　蹄　氣味　主治　懸蹄甲　氣味　主治　尾主治　毛主治　屎氣味　主治　發明　燖猪湯主治　猪窩中草主治　縛猪繩主治　附方　底野伽　集解　氣味　主治　豪猪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肚及屎氣味　主治　發明　野猪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脂主治　黃氣味　主治　膽主治　齒主治　頭骨主治　外腎主治　皮主治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卷

豕部彙考二

本草綱目

豕釋名

李時珍曰按許氏說文云豕字象毛足而後有尾形林氏小說云豕食不潔故謂之豕坎爲豕水畜而性趨下喜穢也牡曰豭曰牙牝曰彘曰豝曰豯牡去勢曰豶四蹄白曰豥豬高五尺曰豟豕之子曰豬曰豚曰豰一子曰特二子曰師三子曰豵末子曰幺生三

月曰豯六月曰豵何承天纂文云梁州曰䝐河南曰彘吳楚曰豨漁陽以大豬爲豝齊徐以小豬爲豵蘇頌曰按揚雄方言曰燕朝鮮之間謂豬爲豭關東謂之彘或曰豕南楚曰豨吳揚曰豬其實一種也

集解

蘇頌曰凡豬骨細筋多高大有重百餘斤食物至寡甚易畜養之甚易生息時珍曰豬天下畜之而各有不同生靑兗徐淮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遼東者頭白生豫州者咮短生江南者耳小謂之江豬生嶺南者白而極肥豬孕四月而生在畜屬水在卦屬坎在禽應室星

豭豬肉氣味

酸冷無毒

凡豬肉苦微寒有小毒

江豬肉酸平有小毒

豚肉辛平有小毒

別錄曰豭豬肉治病凡豬肉能閉血脈弱筋骨虛人肌不可久食病人金瘡者尤甚

孫思邈曰他豬肉久食令人少子精發宿病豚肉久食令人徧體筋肉碎痛乏氣江豬多食令人體重作脯少有腥氣

孟詵曰久食殺藥動風發疾傷寒瘧痢痰痼痔漏諸疾食之必再發

李時珍曰北豬味薄煑之汁淸南豬味厚煑之汁濃毒尤甚入藥用純黑豭豬凡白豬花豬豥豬牝豬病豬黃膘豬米豬並不可食黃膘煑之汁黃米豬肉中有米說文豕食於星下則生息米周禮豕盲視而交睫者星皆指此也

反烏梅桔梗黃連胡黃連犯之令人瀉痢反蒼耳令人動風合生薑食生面䵟發風合蕎麥食落毛髮患風病合葵菜食少氣合百花菜吳茱萸食發痔疾合胡荽食爛人臍合牛肉食生蟲合羊肝雞子鯽魚豆黃食滯氣合龜鼈肉食傷人凡煑豬肉得皂莢子桑白皮高良薑黃蠟不發風氣得舊籬篾易熟也

主治

別錄曰療狂病久不愈拾遺曰壓丹石解熱毒宜肥

熱人食之千金曰補腎氣虛竭日華曰療水銀風并中土坑惡氣

發明

李時珍曰按錢乙治小兒疳病麝香丸以豬膽和丸豬肝湯服疳渴者以豬肉湯或燖豬湯服其意葢以豬屬水而氣寒能去火熱耶陶弘景曰豬爲用最多惟肉不宜多食令人暴肥葢虛風所致也震亨曰豬肉補氣世俗以爲補誤矣惟補陽爾今之虛損者不在陽而在陰以肉補陰是以火濟水葢肉性入胃便作濕熱熱生痰痰生則氣不降而諸證作矣諺云豬不薑食之發大風中年氣血衰面發黑䵟也韓忞曰凡肉有補惟豬肉無補人習之化也

豭豬頭肉

已下並用豭豬者良豶豬亦可

氣味

有毒

李時珍曰按生生編云豬肉毒惟在首故有病者食之生風發疾

主治

千金曰寒熱五癃鬼毒食療曰同五味煑食補虛乏氣力去驚癇五痔下丹石亦發風氣

臘豬頭燒灰治魚臍瘡

發明

李時珍曰按名醫錄云學究任道病體瘡腫黑狀狹而長北醫王通曰此魚臍瘡也一因風毒蘊結二因氣血凝滯三因誤食人汗而然乃以一異散傳之日數易而愈懇求其方曰但雪元一味耳任遍訪四方無知之者有名醫郝允曰聖惠方治此用臘豬頭燒灰雞卵白調敷即此也又圖纂云五月戊辰日以豬頭祀竈所求如意以臘豬耳懸梁上令人豐足此亦厭禳之物也

項肉

俗名槽頭肉肥脆能動風

主治

李時珍曰酒積面黃腹脹以一兩切如泥合甘遂末一錢作丸紙裹煨香食之酒下當利出酒布袋也（出普）

臍

脂膏修治

李時珍曰凡凝者爲肪爲脂釋者爲膏爲油臘月煉淨收用蘇恭曰十二月上亥日取入新瓶埋亥地百日用之名膒脂每升入雞子白十四枚更良陶弘景曰勿令中水臘月者歷年不壞項下膏謂之負革肪入道家煉五金用

氣味

甘微寒無毒反梅子烏梅

主治

別錄曰煎膏藥解斑蝥芫青毒時珍曰解地膽亭長野葛硫黃毒諸肝毒利腸胃通小便除五疸水腫生毛髮孫思邈曰破冷結散宿血蘇頌曰利血脈散風熱潤肺入膏藥主諸瘡日華曰殺蟲治皮膚風塗惡瘡蘇恭曰治癰疽陶弘景曰悅皮膚作手膏不皸裂徐之才曰胎產衣不下以酒多服佳別錄曰鬐膏生髮悅面

腦氣味

甘寒有毒

李時珍曰禮記云食豚去腦孫眞人食忌云豬腦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酒後尤不可食延壽書云今人以鹽酒食豬腦是自引賊也

主治

別錄曰風眩腦鳴凍瘡時珍曰主癰腫塗紙上貼之乾則易治手足皸裂出血以酒化洗幷塗之

髓氣味

甘寒無毒

主治

蘇頌曰撲損惡瘡李時珍曰塗小兒解顱頭瘡及臍腫眉瘡瘑疥服之補骨髓益虛勞

發明

李時珍曰按丹溪治虛損補陰丸多用豬脊髓和丸取其通腎命以骨入骨以髓補髓也

血氣味

鹹平無毒

孫思邈曰澀平李時珍曰服地黃何首烏諸補藥者

忌之云能損陽也同黃荳食滯氣

主治

日華曰生血療賁豚暴氣及海外瘴氣蘇恭曰中風絕傷頭風眩暈及淋瀝孫思邈曰卒下血不止清酒和炒食之李時珍曰清油炒食治嘈雜有蟲吳瑞曰壓丹石解諸毒

發明

李時珍曰按陳自明云婦人嘈雜皆血液淚汗變而爲痰或言是血嘈多以豬血炒食而愈蓋以血導血歸原之意爾此固一說然亦有蚘蟲作嘈雜者蟲得血腥則飽而伏也

心血主治

吳瑞曰調硃砂末服治驚癇癲疾李時珍曰治卒惡死及痘瘡倒靨

發明

李時珍曰古方治驚風癲癇痘疾多用豬心血蓋以心歸心以血導血之意用尾血者取其動而不息也豬爲水畜其血性寒而能解毒制陽故也韓飛霞云

豬心血能引藥入本經實非其補沈存中云豬血得龍腦直入心經是矣

尾血主治

李時珍曰痘瘡倒靨用一匙調龍腦少許新汲水服又治卒中惡死

心氣味

甘鹹平無毒

蘇頌曰多食耗心氣不可合吳茱萸食

主治

別錄曰驚邪憂恚孫思邈曰虛悸氣逆婦人產後中風血氣驚恐蘇頌曰補血不足虛劣蘇恭曰五臟主小兒驚癇出汗

發明

劉完素曰豬水畜也故心可以鎮恍惚

肝

入藥用子肝

氣味

苦溫無毒

李時珍曰餌藥人不可食之合魚鱠食生癰疽合鯉魚腸子食傷人神合鵪鶉食生面䵟延壽書云豬臨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俱不可多食必傷人

主治

蘇恭曰小兒驚癇陳藏器曰切作生以薑醋食主脚氣當微洩若先利即勿服蘇頌曰治冷勞臟虛冷洩久滑赤白帶下以一葉薄批揾著訶子末炙之再揾再炙盡末半兩空腹細嚼陳米飲送下李時珍曰補肝明目療肝虛浮腫

發明

李時珍曰肝主藏血故諸血病用爲嚮導入肝千金翼治痢疾有豬肝丸治脫肛有豬肝散諸眼目方多有豬肝散皆此意也

脾

俗名聯貼

氣味

澀平無毒

李時珍曰諸獸脾味如泥其屬土也可驗孫思邈曰

凡六畜脾人一生莫食之

主治

蘇頌曰脾胃虛熱同陳橘紅人參生薑葱白陳米煑羹食之

肺氣味

甘微寒無毒

蘇頌曰得大麻仁良若與白花菜合食令人氣滯發霍亂八月和飴食至冬發疽

主治

蘇頌曰補肺李時珍曰療肺虛欬嗽以一具竹刀切片麻油炒熟同粥食又治肺虛嗽血煑蘸薏苡仁末食之　出要訣諸方

腎

俗名腰子

氣味

鹹冷無毒

孫思邈曰平日華曰雖補腎而久食令人少子孟詵曰久食令人傷腎蘇頌曰冬月不可食損人眞氣兼

發虛壅

主治

別錄曰理腎氣通膀胱日華曰補膀胱水臟暖膝治耳聾蘇頌曰補虛壯氣消積滯孫思邈曰除冷痢李時珍曰止消渴治產勞虛汗下痢崩中

發明

李時珍曰豬腎別錄謂其理腎氣通膀胱日華亦曰補水臟膀胱暖腰膝而又曰雖補腎久食令人少子孟詵亦曰久食令人腎虛兩相矛盾如此何哉蓋豬腎性寒不能補命門精氣方藥所用借其引導而已別錄理字通字最有理日華暖腰膝補膀胱水臟之說非矣腎有虛熱者宜食之若腎氣虛寒者非所宜矣今人不達此意往往食豬腎爲補不可不審又千金治消渴有豬腎薺苨湯補腎虛勞損諸病有腎瀝湯方甚多皆用豬羊腎煑湯煎藥俱是引導之意

脏（音夷亦作胰）

李時珍曰一名腎脂生兩腎中間似脂非脂似肉非肉乃人物之命門三焦發原處也肥則多瘦則少蓋

頤養賴之故謂之頤

氣味

甘平微毒

蘇頌曰男子多食損陽

主治

陳藏器曰肺痿欬嗽和棗肉浸酒服亦治痃癖羸瘦又合膏練繒帛

蘇頌曰療肺氣乾脹喘急潤五臟去皺皰䵟䵳殺斑蝥地膽毒治冷痢成虛心鏡曰一切肺病欬嗽膿血不止以薄竹筒盛煻火中煨熟食上啖之良徐之才曰通乳汁

肚氣味

甘微溫無毒

主治

別錄曰補中益氣止渴斷暴痢虛弱日華曰補虛損殺勞蟲釀黃糯米蒸搗爲丸治勞氣幷小兒疳蚘黃瘦病蘇頌曰主骨蒸熱勞血脈不行補羸助氣四季宜食吳普曰消積聚癥瘕治惡瘡

發明

李時珍曰豬水畜而胃屬土故方藥用之補虛以胃治胃也

腸氣味

甘微寒無毒

主治

孟詵曰虛渴小便數補下焦虛竭日華曰止小便蘇頌曰去大小腸風熱宜食之李時珍曰潤腸治燥調血痢臟毒孫思邈曰洞腸治人洞腸挺出血多　洞腸廣腸也

脬氣味（脬亦作胞）

甘鹹寒無毒

主治

夢中遺溺疝氣墜痛陰囊濕癢玉莖生瘡

發明

李時珍曰豬胞所主皆下焦病亦以類從爾蘄有一妓病轉脬小便不通腹脹如鼓數月垂死一醫用豬脬吹脹以翎管安上插入陰孔撚脬氣吹入即大尿

而愈此法載在羅天益衛生寶鑑中知者頗少亦機巧妙術也

膽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傷寒熱渴蘇頌曰骨熱勞極消渴小兒五疳殺蟲陳藏器曰敷小兒頭瘡治大便不通以葦筒納入下部三寸灌之立下李時珍曰通小便敷惡瘡殺疳䘌治目赤目翳明目清心臟涼肝脾入湯沐髮去膩光澤

發明

成無己曰仲景以豬膽汁和醋少許灌穀道中通大便神效蓋酸苦益陰潤燥而瀉便也又治少陰下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以白通湯加豬膽汁主之若調寒熱之逆者冷熱必行則熱物冷服下嗌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故病氣自愈此所以和人尿豬膽鹹苦之物於白通熱劑之中使其氣相從而無拒格之患也又云霍亂病吐下已斷汗出而厥四肢厥

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湯加豬膽汁主之蓋陽氣太虛陰氣獨勝純與陽藥恐陰氣格拒不得入故加豬膽汁苦入心而通脈寒補肝而和陰不致拒格也

汪機曰朱奉議治傷寒五六日斑出而有豬膽雞子湯

李時珍曰方家用豬膽取其寒能勝熱滑能潤燥苦能入心又能去肝膽之火也

膽皮主治

李時珍曰目翳如重者取皮曝乾作兩股繩如筯大燒灰出火毒點之不過三五度瘥　出外臺祕要

膚

汪機曰豬膚王好古以爲豬皮吳綬以爲燖豬時刮下黑膚二說不同今攷禮運疏云革膚內厚皮也膚革外厚皮也則吳說爲是淺膚之義

氣味

甘寒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少陰下利咽痛

發明

張仲景曰少陰下利咽痛胷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用豬膚一斤水一斗煑五升取汁入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分六服成無己曰豬水畜也其氣先入腎解少陰客熱加白蜜以潤燥除煩白粉以益氣斷利也

耳垢主治

別錄曰虵傷狗咬塗之

鼻脣氣味

甘鹹微寒無毒多食動風

主治

孫思邈曰上脣治凍瘡痛痒寇宗奭曰煎湯調蜀椒目末半錢夜服治盜汗李時珍曰鼻治目中風翳燒灰水服方寸匕日二服　出千金

舌主治

孟詵曰健脾補不足令人能食和五味煑汁食

靨

音掩俗名咽舌是矣又名豬氣子王璽曰在豬喉系下肉團一枚大如棗微扁色紅

主治

李時珍曰項下癭氣瓦焙研末每夜酒服一錢

發明

見羊靨下

齒氣味

甘平

主治

別錄曰小兒驚癇五月五日取燒灰服日華曰又治蛇咬李時珍曰中牛肉毒者燒灰水服一錢又治痘瘡倒陷

骨主治

李時珍曰中馬肝漏脯菓菜諸毒燒灰水服方寸匕日三服頰骨燒灰治痘陷煎汁服解丹藥毒

豚卵釋名

別錄曰陰乾藏之勿令敗蘇頌曰豚卵當是豬子也李時珍曰豚卵即牡豬外腎也牡豬小者多犍去卵故曰豚卵濟生方謂之豬石子者是也三因治消渴方中有石子薺苨湯治產後蓐勞有石子湯並用豬

腎爲石子誤矣

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本經曰驚癇癲疾鬼疰蠱毒除寒熱賁豚五癃邪氣攣縮孫思邈曰除陰莖中痛李時珍曰治陰陽易病少腹急痛用熱酒吞二枚卽瘥　又古今錄驗治五癇莨菪散中用之

母豬乳

李時珍曰取法須馴豬待兒飲乳時提後脚急以手捋而承之非此法不得也

氣味

甘鹹寒無毒

主治

蘇恭曰小兒驚癇及鬼毒去來寒熱五癃綿蘸吮之

日華曰小兒天弔大人豬雞癇病

發明

李時珍曰小兒體屬純陽其驚癇亦生於風熱豬乳

氣寒以寒治熱謂之正治故錢乙云初生小兒至滿月以豬乳頻滴之最佳張煥云小兒初生無乳以豬乳代之出月可免驚癇痘疹之患楊士瀛云小兒口噤不開豬乳飲之甚良月內胎驚同硃砂牛乳少許抹口中甚妙此法諸家方書未知用寻傳之東宮吳觀察子病此用之有效

蹄

已下並用母豬者

氣味

甘鹹小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煑汁服下乳汁解百藥毒洗傷撻諸敗瘡蘇頌曰滑肌膚去寒熱李時珍曰煑羹通乳脈托癰疽壓丹石煑清汁洗癰疽漬熱毒消毒氣去惡肉有效外科精要洗癰疽有豬蹄湯數方用豬蹄煑汁去油煎衆藥蘸洗也

懸蹄甲

一名豬退

孫思邈曰酒浸半日炙焦用李時珍曰按古方有用左蹄甲者有用後蹄甲者未詳其義也

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本經云五痔伏熱在腹中腸癰內蝕仲景曰同赤木燒烟薰辟一切惡瘡

尾主治

李時珍曰臘月者燒灰水服治喉痹和豬脂塗赤禿髮落　出千金

毛主治

李時珍曰燒灰麻油調塗湯火傷留竅出毒則無痕

出袖珍

屎

一名豬零

日華曰取東行牡豬者爲良蘇頌曰今人又取南行豬零合太乙丹李時珍曰古方亦有用豭豬屎者各隨本方豬零者其形纍纍零落而下也

氣味

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寒熱黃疸濕痹日華曰主蠱毒天行熱病並取一升浸汁頓服李時珍曰燒灰發痘瘡治驚癇除熱解毒治瘡瘑吳瑞曰血瘤出血不止取新屎壓之

發明

李時珍曰御藥院方治痘瘡黑陷無價散錢仲陽治急驚風癇惺惺丸皆用此取其除熱解毒也

燖豬湯主治

蘇頌曰解諸毒蠱魘汪機曰產後血刺心痛欲死溫飲一盞李時珍曰治消渴濾淨飲一盞勿令病人知又洗諸瘡瘑良

豬窠中草主治

日華曰小兒夜啼密安席下勿令母知

縛豬繩主治

陳藏器曰小兒驚啼發歇不定用臘月者燒灰水服少許

附方

禁口痢疾臘肉脯煨熟食之妙（李樓奇方）

小兒刮腸痢疾禁口閉目至重者精豬肉一兩薄切炙香以膩粉末半錢鋪上令食或置鼻頭聞香自然要食也（活幼口議）

上氣欬嗽煩滿用豬肉切作鎚子豬脂煎熟食之（心鏡）

浮腫脹滿不食用豬脊肉一雙切生以蒜薤食之（心鏡）

身腫攻心用生豬肉以漿水洗壓乾切膾蒜薤啖之一日二次下氣去風乃外國方也（張文仲方）

破傷風腫新殺豬肉乘熱割片貼患處連換三片其腫立消（簡便）

白虎風病用豬肉三串以大麻子一合酒十盞相和口含噀上將肉擘向病處呪曰相州張如意張得興是汝白虎本師急出乃安肉於牀下瘥則送於路神驗（近效）

風狂歌笑行走不休用豭豬肉一斤煑熟切膾和醬食或羹粥炒任服之（食醫心鏡）

解丹石毒發熱困篤用肥豬肉五斤葱薤半斤煑食

或作臛食必腹鳴毒下以水淘之沙石盡則愈（千金翼）

解鍾乳毒下利不止食豬肉則愈（千金翼）

服石英法白石英一斤袋盛水三斗煎四升以豬肉一斤鹽豉煑食一日一作同上

損傷不食凡打撲傷損三五日水食不入口用生豬肉二大錢打爛溫水洗去血水再擂爛以陰陽湯打和以半錢用雞翎送入咽內却以陰陽湯灌下之其食蟲聞香透瘀血而上胷中自然開解此乃損血凝聚心間蟲食血飽他物蟲不來採故也謂之騙通之法（鄧氏方）

打傷青腫炙豬肉搨之（千金方）

小兒重舌取三家屠肉切指大摩舌上兒立啼（千金方）

小兒痘瘡豬肉煑汁洗之（譚氏方）

小兒火丹豬肉切片貼之

漆瘡作癢宜啖豬肉嚼穄穀塗之（千金方）

男女陰蝕肥豬肉煑汁洗不過三十斤瘥（千金方）

山行梓蛭山中草木上有石蛭著人足則穿肌入肉中害人但以臘豬膏和鹽塗足脛趾即不著人也（千金）

方

竹刺入肉多年爊肉切片包裹之卽出（救急方）

傷寒時氣豬膏如彈丸溫水化服日三次（肘後方）

五種疸疾黃疸穀疸酒疸黑疸女勞疸黃汗如黃蘗汁用豬脂一斤溫熱服日三當利乃愈（肘後方）

赤白帶下煉豬脂三合酒五合煎沸頓服（千金方）

小便不通豬脂一斤水二升煎三沸飲之立通（千金方）

關格閉塞豬脂姜汁各二升微火煎至二升下酒五合和煎分服（千金方）

痘瘡便祕四五日用肥豬膘一塊水煑熟切如豆大與食自然臟腑滋潤痂疕易落無損於兒（陳文中方）

卒中五尸仲景用豬脂一雞子苦酒一升煑沸灌之（肘後方）

中諸肝毒豬膏頓服一升（千金方）

食髮成瘕心腹作痛咽間如有蟲上下嗜食與油者是也用豬脂二升酒三升煑三沸服日三次

上氣欬嗽豬肪四兩煑百沸以來切和醬醋食之（心鏡）

肺熱暴瘖豬脂油一斤煉過入白蜜一斤再煉少頃

濾淨冷定不時挑服一匙即愈無疾常服亦潤肺（萬氏方）

小兒噤風小兒百日內風噤口中有物如蝸牛或如黃頭白蟲者薄豬肪擦之即消（聖惠方）

小兒蚘病羸瘦豬膏服之（千金方）

產後虛汗豬膏薑汁白蜜各一升酒五合煎五上五下每服方寸匕（千金翼）

胞衣不下豬脂一兩水一盞煎五七沸服之當下（聖惠方）

吹奶寒熱用豬肪冷水浸搨熱即易之立效（子母秘錄）

髮落不生以酢泔洗淨布揩令熱以臘豬脂入生鐵煑三沸塗之遍生（千金翼）

冬月脣裂煉過豬脂日日塗之（十便良方）

熱毒攻手腫痛欲脫豬膏和羊屎塗之（外臺）

手足皴破豬脂著熱酒中洗之（千金方）

代指疼痛豬膏和白墡土傅之（小品方）

口瘡塞咽用豬膏白蜜一斤黃連末一兩合煎取汁熬稠每服棗許日五服（千金方）

疥瘡有蟲豬膏煎芫花塗之（肘后方）

鼠瘻瘰癧用豬膏淹生地黃煎六七沸塗之

漏瘡不合以紙粘臘豬脂納瘡中日五夜三（千金翼）

漆瘡作痒豬膏頻塗之（千金方）

咽喉骨哽吞脂膏一團不瘥更吞之（千金方）

身面疣目以豬脂揩之令血出少許神驗不可加（千金）

誤吞鍼釘豬脂多食令飽自然裹出（普濟方）

雜物入目豬脂煑取水面如油者仰臥去枕點鼻中不過數度與物俱出（聖惠方）

蜈蚣入耳炙豬肪掩耳自出（梅師）

蟲蟻入耳方法同上

發背發乳豬脂切片冷水浸貼日易四五十片甚妙（急救方）

喉痹已破瘡口痛者豬腦髓蒸熟入姜醋喫之卽愈（普濟方）

骨蒸勞傷豬脊髓一條豬膽汁一枚童便一盞柴胡前胡胡黃連烏梅各一錢韭白七根同煎七分溫服不過三服其効如神（瑞竹堂方）

小兒顱解豬牙車骨煎取髓傅三日（千金方）

小兒臍腫豬頰車髓十二銖杏仁半兩研傅（千金方）

小兒眉瘡豬頸骨髓六七枚白膠香二錢同入銅器熬稠待冷爲末麻油調塗

小兒瘑瘡豬牙車骨年久者槌碎炙令髓出熱取塗之（小品）

小兒頭瘡豬䯏骨中髓和膩粉成劑火中煨香研末先溫鹽水洗淨敷之亦治肥瘡出汗（普濟方）

小兒疳瘡方同上

交接陰毒腹痛欲死豭豬血乘熱和酒飲之（肘後）

中滿腹脹旦食不能暮食用不著鹽水豬血漉去水曬乾爲末酒服取洩甚効（李樓奇方）

杖瘡血出豬血一升石灰七升和劑燒灰再以水和丸又燒凡三次爲末敷之（外臺）

中射罔毒豬血飲之卽解（肘後方）

蜈蚣入腹豬血灌之或飽食少頃飲桐油當吐出

心病邪熱蕊珠丸用豬心血一箇淀花末一匙硃砂末一兩同研丸梧子大每酒服二十丸（奇効）

痘瘡黑陷臘月收豶豬心血瓶乾之每用一錢入龍腦少許研勻酒服須臾紅活神効無乾血用生血（沈存中方）

婦人催生開骨膏用豬心血和乳香末丸梧子大硃砂爲衣面東酒吞一丸未下再服（婦人良方）

卒中惡死斷豬尾取血飲幷縛豚枕之卽活此乃長桑君授扁鵲法也出魏夫人傳（肘後方）

蛇入七孔割母豬尾血滴入卽出也（千金方）

心虛自汗不睡者用豶豬心一箇帶血破開入人參當歸各二兩煑熟去藥食之不過數服卽愈（證治要訣）

心虛嗽血沉香末一錢半夏七枚入豬心中以小便濕紙包煨熟去半夏食之（證治要訣）

產後風邪心虛驚悸用豬心一枚豆豉汁煑食之（心鏡）

急心疼痛豬心一枚每歲入胡椒一粒同鹽酒煑食

休息痢疾豶豬肝一具切片杏仁炒一兩於淨鍋內一重肝一重杏仁入童子小便二升文火煎乾取食日一次（千金）

浮腫脹滿不下食豬肝一具洗切著葱豉姜椒炙食

之或單煑羹亦可（心鏡）

身面卒腫生豬肝一具細切醋洗入蒜醋食之勿用鹽

腫自足起方法同上

風毒脚氣豬肝作生膾食之取利

水腫溲澀豬肝尖三塊菉豆四撮陳倉米一合同水煑粥食毒從小便出也

中蠱腹痛支太醫祕方以豬肝一具蜜一升共煎分二十服或爲丸服（肘后方）

食卽汗出乃脾胃虛也豬肝一斤薄切瓦焙乾爲末煑白粥布絞汁衆手丸梧子大空心飲下五十丸日五（心鏡）

目難遠視肝虛也豬肝一具細切去皮膜葱白一握用豉汁作羹待熟下鷄子三箇食之（普濟方）

肝熱目赤瘮痛用豬肝一具薄切水洗淨以五味食之（心鏡）

牙疳危急豬肝一具煑熟蘸赤芍藥末任意食之後服平胃散二三貼卽效（節要）

女人陰痒炙豬肝納入當有蟲出（肘后方）

打擊青腫炙豬肝貼之（千金）

急勞疾悴日晚卽寒熱驚悸煩渴用豶豬肝一具切絲生甘草末十五兩於鐺中布肝一重摻甘草一重以盡爲度取童便五升文武火煑乾擣爛衆手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飲下二十丸漸加三十丸（聖惠方）

脾積痞塊豬脾七箇每箇用新針一箇刺爛以皮硝一錢擦之七箇並同以瓷器盛七日鐵器焙乾又用水紅花子七錢同搗爲末以無灰酒空心調下一年以下者一服可愈五年以下者二服十年以下者三服（保壽堂方）

瘧發無時胡椒吳茱萸高良姜各二錢爲末以豬脾一條作膾炒熟一半滾藥一半不滾以墨記定並作餛飩煑熟有藥者吞之無藥者嚼下一服效（衞生家寶方）

腎虛遺精多汗夜夢鬼交用豬腎二枚切開去膜入附子末一錢濕紙裹煨熟空心食之飲酒一盃不過三五服效（經驗方）

腎虛陰痿羸瘦精衰少力用豶豬腎一對切片枸杞

葉半斤以豉汁一盞同椒鹽煑羹食（經驗方）

腎虛腰痛用豬腰子一枚切片以椒鹽淹去腥水入杜仲末三錢在內荷葉包煨食之酒下（本草權度）

閃朒腰痛用豶豬腎一枚批片鹽椒淹過入甘遂末三錢荷葉包煨熟食酒送下（儒門事親）

老人耳聾豬腎一對去膜切以粳米二合葱白二根薤白七根人參二分防風一分爲末同煑粥食（奉親養老方）

老人脚氣嘔逆者用豬腎一對以醋蒜五味治食之日作一服或以葱白粳米同煑粥食亦可（奉親養老方）

卒然腫滿用豬腎批開入甘遂末一錢紙裹煨熟食以小便利爲效否則再服（肘后方）

胷腹冷痛豬腎一對桂心二兩水八升煑三升分三服（肘后方）

卒然欬嗽豬腎二枚乾姜三兩水七升煑二升稍服取汗（肘后方）

久嗽不瘥豬腎二枚入椒四七粒水煑啖之（張文仲方）

心氣虛損豬腰子一枚水二碗煑至一碗半切碎入

人參當歸各半兩煑至八分喫腰子以汁送下未盡者同滓作丸服（百一選方）

酒積面黃腹脹不消豬腰子一箇批開七刀葛根粉一錢摻上合定每邊炙三遍半手扯作六塊空心喫之米湯送下（聖濟總錄）

久泄不止豬腎一箇批開摻骨碎補末煨熟食之神效（瀕湖集簡方）

赤白下痢腰痛用豬腎二枚研爛入陳皮椒醬作餛飩空心食之（食醫心鏡）

赤白帶下常炙豬腎食之（張文仲方）

崩中漏下方同上

産後蓐勞寒熱用豬腎一對切細片以鹽酒拌之先用粳米一合葱椒煑粥鹽醋調和將腰子鋪於盆底以熱粥傾于上蓋之如作盦生粥食之（濟生）

産後虛汗發熱肢體疼痛亦名蓐勞永類鈐方用豬腎一對切水三升粳米半合椒鹽葱白煑粥食　梅師用豬腎同葱豉和成作臛食之

小兒軀啼小兒五十日以來胎寒腹痛軀啼弄舌微

熱而驚此癇候也豬腎一具當歸一兩焙以清酒一升煮七合每以杏仁大與嚥之日三夜一（聖惠方）

小兒頭瘡豬腰子一箇批開去心膜入五倍子輕粉末等分在內以沙糖和麪固濟炭火炙焦爲末清油調塗（經驗良方）

傳尸勞瘵豬腰子一對童子小便二盞無灰酒一盞新瓷瓶盛之泥封炭火溫養自戌至子時止待五更初溫熟取開飲酒食腰子病篤者只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亦可用之蓋以血養血絕勝金石草木之藥也（邵眞人經驗方）

癰疽發背初起者用豶豬腰子一雙同飛麪搗如泥塗之卽愈

豬脏酒治冷痢久不瘥此是脾氣不足暴冷入脾舌上生瘡飲食無味或食下還吐小腹雷鳴時時心悶乾皮細起膝脛酸痛羸瘦漸成鬼氣及婦人血氣不通逆呃憂煩四肢無力丈夫痃癖兩肋虛脹變爲水氣服之皆效此法出於傳尸方取豬脏一具細切與青蒿葉相和以無灰酒一大升微火溫之藥熟納脏

中使消盡又取桂心末一小兩內酒中每日溫服一小盞午夜各再一服甚驗忌麪油膩等食（崔元亮海上方）

膜內氣塊豬胰一具炙蘸元胡索末食之（衞生易簡方）

肺氣欬嗽豬胰一具苦酒煑食不過二服（肘后方）

二十年嗽豬胰三具大棗百枚酒五升漬之秋冬七日春夏五日絞去滓七日服盡忌鹽

遠年肺氣豬胰一具膩粉一兩瓷瓶固濟上留小竅煅煙盡爲末每服二錢漿水下

服石發熱豬腎脂一具勿中水以火炙取汁每服三合日夜五六服石隨大便下（總錄）

撥雲去翳用豬胰子一枚五錢甤仁五分青鹽一錢共搗千下令如泥每點少許取下膜翳爲效（孫氏集效方）

赤白癜風豬胰一具酒浸一時飯上蒸熟食不過十具（壽域方）

面粗醜黑皮厚䵟黯者豬胰五具蕪菁子二兩杏仁一兩土瓜根一兩淳酒浸之夜塗旦洗老者少少者白神驗（肘后方）

手足皴裂以酒挼豬胰洗并傅之（肘后方）

脣燥緊裂豬脏浸酒搽之（葉氏摘元方）

補益虛羸用豬肚一具入人參五兩蜀椒一兩乾姜一兩半葱白七箇粳米半升在內密縫煑熟食（千金翼）

水瀉不止用豶豬肚一枚入蒜煑爛搗膏丸梧子大每米飲服三十丸丁必卿云予次日五更必水瀉一次百藥不效用此方入平胃散末三兩丸服遂安（普濟）

消渴飲水日夜飲水數斗者心鏡用雄豬肚一枚煑取汁入少豉渴即飲之肚亦可食煑粥亦可（仲景）

豬肚黃連丸治消渴用雄豬肚一枚入黃連末五兩栝樓根白粱米各四兩知母三兩麥門冬三兩縫定蒸熟搗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食醫心鏡）

老人脚氣豬肚一枚洗淨切作生以水洗布絞乾和蒜椒醬醋五味當食亦治熱勞（養老方）

溫養胎氣胎至九月消息用豬肚一枚如常著五味煑食至盡（千金髓）

赤白癜風白煑豬肚一枚食之頓盡忌房事（外臺）

疥瘡痒痛豬肚一枚同皁莢煑熟去莢食之（救急）

頭瘡白秃普濟用新破豬肚勿洗熱搨之須臾蟲出

不盡再作　孫氏方用豬肚一箇入砒一兩扎定以黃泥固濟煅存性爲末油和傅以椒湯洗

蟲牙疼痛用新殺豬肚尖上涎絹包咬之數次蟲盡卽愈唐氏用枳殼末拌之

腸風臟毒救急用豬大腸一條入芫荽在內煮食

奇效用豬臟入黃連末在內煑爛搗丸梧子大每米飲服三十九　又方豬臟入槐花末令滿縛定以醋煑爛搗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酒下

脅熱血痢方法同上

臟寒洩瀉體倦食減用豬大臟一條去脂洗淨以吳茱萸末塡滿縛定蒸熟搗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九米飲下（奇效良方）

夢中遺溺用豬脬洗炙食之（千金）

產後遺尿豬胞豬肚各一箇糯米半升入脬內更以脬入肚內同五味煑食（醫林集要）

產後尿牀方法同上

疝氣墜痛用豬脬一枚洗入小茴香大茴香破故紙川楝子等分塡滿入青鹽一塊縛定酒煑熟食之酒

下其藥焙搗爲丸服之

消渴無度乾豬胞十箇剪破去蒂燒存性爲末每溫酒服一錢（聖濟總錄）

腎風囊癢用豬尿胞火炙以鹽酒吃之（救急）

玉莖生瘡臭腐用豬胞一枚連尿去一半留一半以煅紅新磚焙乾爲末入黃丹一錢摻之三五次瘥先須以葱椒湯洗（奇效方）

白禿癩瘡洗刮令淨以豬胞乘熱裹之當引蟲出

少陰下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者以白通湯加豬膽汁主之葱白四莖乾姜一兩生附子一枚水三升煮一升入人尿五合豬膽汁一合分服（仲景傷寒論）

或瀉或止久而不愈二聖丸用黃連黃蘗末各一兩以豬膽煮熟和丸如菉豆大量兒大小每米飲服之（總微論）

赤白下痢十二月豬膽百枚俱盛黑豆入內著麝香少許陰乾每用五七粒爲末生姜湯調服（奇效方）

濕䘌下痢不止乾嘔羸瘦多睡面赤以膽汁和姜汁釅醋同灌下部捻令醋氣上至咽喉乃止當下五色

惡物及蟲而愈也（拾遺）

熱病蝕䘌上下用豬膽一枚醋一合煎沸服蟲立死也（梅師）

瘦病欬嗽豬膽和人溺姜汁橘皮訶梨勒皮同煑汁飲之（拾遺方）

小便不通豬膽一枚熱酒和服　又用豬膽連汁籠住陰頭一二時汁入自通

消渴無度雄豬膽五箇定粉一兩同煎成丸芡子大每含化二丸嚥下日二（聖濟總錄）

傷寒癍出豬膽雞子湯用豬膽汁苦酒各三合雞子一箇合煎三沸分服汗出卽愈（張文仲方）

疔瘡惡腫十二月豬膽風乾和生葱擣傅（普濟方）

目翳目盲豬膽文火煎稠丸黍米大每納一粒目中良

目赤腫痛豬膽汁一枚和銅碌五分點之（廣濟方）

火眼赤痛豬膽一箇銅錢三文同置盞內蒸乾取膽丸粟米大安眼中（聖惠方）

拔白換黑豬膽塗孔中卽生黑者（聖惠方）

小兒初生豬膽入湯浴之不生瘡疥（姚和衆）

產婦風瘡因出風早用豬膽一枚柏子油一兩和傅（杏林摘要）

湯火傷瘡豬膽調黃蘗末塗之（外臺）

瘭疽出汗生手足肩背纍纍如赤豆剝淨以豬膽塗之（千金方）

喉風閉塞臘月初一日取豬膽不拘大小五六枚用黃連青黛薄荷僵蠶白礬朴硝各五錢裝入膽內青紙包了將地掘一孔方深各一尺以竹橫懸此膽在內以物蓋定候至立春日取出待風吹去膽皮青紙研末密收每吹少許神驗乃萬金不傳之方（邵眞人經驗方）

癭氣杏林摘要用豬靨七枚酒熬三錢入水瓶中露一夜取出炙食二服效　醫林集要開結散豬靨焙四十九枚沉香二錢眞硃砂罐煅四十九粒沉香二錢橘紅四錢爲末臨臥冷酒徐徐服二錢五服見效重者一料愈以除日合之忌酸鹹油膩澀氣之物

驚癎中風壯熱掣瘲吐舌出沫用豚卵一雙細切當歸二分以醇酒三升煮一升分服（普濟）

斷酒白豬乳一升飲之（千金）

婦人無乳外臺用母豬蹄一具水二斗煑五六升飲之或加通草六分　廣濟用母豬蹄四枚水二斗煑一斗入土瓜根通草漏蘆各三兩再煑六升去滓納葱豉作粥或羹食之或身體微熱有少汗出佳未通再作

癰疽發背母豬蹄一雙通草六分綿裹煑羹食之（梅師）

乳發初起方同上

天行熱毒攻手足腫痛欲斷用母豬蹄一具去毛以水一斗葱白一握煑汁入少鹽漬之（肘后方）

老人面藥令面光澤用母豬蹄一具煑漿如膠夜以塗面曉則洗去（千金翼）

硇砂損陰豬蹄一具浮萍三兩水三升煮汁半升漬之冷即出以粉傅之（外臺）

肺氣齁喘豬爪甲二枚燒灰研入麝香一分同研搽服（普濟）

定喘化痰用豬蹄甲四十九箇洗淨每甲納半夏白礬各一字罐盛固濟煅赤爲末入麝香一錢七每用

糯米飲下半錢（經驗良方）

久欬喘急豬蹄甲四十九枚以瓶子盛之安天南星一枚蓋之鹽泥固濟煅煙出爲度取出入款冬花半兩麝香龍腦少許研勻每服一錢食後煎桑白皮湯下名黑金散（總錄）

小兒寒熱及熱氣中人用豬後蹄甲燒灰乳汁調服一撮日二服（千金）

痘瘡入目豬蹄爪甲燒灰浸湯濾淨洗之甚妙（普濟方）

瘢痘生翳半年已上者一月取效一年者不治用豬懸蹄三兩瓦瓶固濟煅蟬蛻一兩羚羊角一分爲末每歲一字三歲已上三錢溫水調服一日三服（錢氏小兒方）

小兒白禿豬蹄甲七箇每箇入白礬一塊棗兒一箇燒存性研末入輕粉麻油調搽不過五上愈

赤白崩中豬毛燒灰三錢以黑豆一碗好酒一碗半煑一碗調服

小兒客忤偃啼面青豭豬屎二升水絞汁溫浴之

小兒夜啼豬屎燒灰淋汁浴兒幷以少許服之（聖惠方）

小兒陰腫豬屎五升煑熱袋盛安腫上（千金方）
霧露瘴毒頭痛心煩項强顫掉欲吐用新豬屎二升酒一升絞汁暖服取汗瘥（千金）
中豬肉毒豬屎燒灰水服方寸匕（外臺）
婦人血崩老母豬屎燒灰酒服二錢（李樓方）
解一切毒母豬屎水和服之（千金）
攪腸沙痛用母豬生兒時拋下糞日乾爲末以白湯調服
口脣生核豬屎絞汁溫服（千金方）

白禿髮落臘月豬糞燒灰敷（肘后方）
疔瘡入腹牡豬糞和水絞汁服三合立瘥（聖惠方）
十年惡瘡母豬糞燒存性傳之（外臺方）
消蝕惡肉臘月豶豬糞燒存性一兩雄黃檳榔各一錢爲末敷洗（直指方）
胻疽青爛生於腨脛間惡水淋漓經年瘡冷敗爲深疽青黑好肉虛腫百藥不瘥或瘥而復發先以藥蝕去惡肉後用豭豬糞散甚效以豬糞燒研爲末納瘡孔令滿白汁出吮去更傳有惡肉再蝕去乃傳以平

爲期有驗（千金）

男女下疳母豬糞黃泥包煆存性爲末以米泔洗淨

搽立效（簡便單方）

雀瘻有蟲母豬糞燒灰以臘月豬膏和敷當有蟲出（千金方）

赤遊火丹母豬糞水絞汁服并傅之（外臺）

底野迦集解

蘇恭曰出西戎彼人云用豬膽作之狀似久壞丸藥赤黑色胡人時將至此甚珍重之試用有效蘇頌曰宋時南海亦或有之

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唐本草云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

豪豬釋名

李時珍曰說文云豪豕鬣如筆管者能激毫射人故也郭璞曰吳楚呼爲鸞豬星禽云壁水貐毫豬也

集解

蘇頌曰豪豬陝洛江東諸山中並有之髦間有毫如箭能射人

李時珍曰豪豬處處深山中有之多者成羣害稼狀如豬而項脊有棘鬛長近尺許粗如筯其狀似笄及蝟刺白本而黑端怒則激去如矢射人羌人以其皮爲鞾郭璞云貆豬自爲牝牡而孕也

肉氣味

甘大寒有毒

蘇頌曰不可多食發風令人虛羸

主治

蘇頌曰多膏利大腸

肚及屎氣味

寒無毒

主治

孟詵曰水病熱風鼓脹同燒存性空心溫酒服二一錢七用一具卽消

蘇恭曰乾燒服之治黃疸

李時珍曰連屎燒研酒服治水腫脚氣奔豚

發明

孟詵曰此豬多食苦參故能治熱風水脹而不治冷脹也

李時珍曰豪豬本草不載惟孟氏食療本草蝟條說之

野豬集解

寇宗奭曰野豬陝洛間甚多形如家豬但腹小脚長毛色褐作羣行獵人惟敢射最後者若射中前者則散走傷人其肉赤色如馬肉食之勝家豬牝者肉更美

孟詵曰冬月在林中食橡子其黃在膽中三歲乃有亦不常得

李時珍曰野豬處處深山中有之惟關西者時或有黃其形似豬而大牙出口外如象牙其肉有至二三百斤者能與虎鬭或云能掠松脂曳沙泥塗身以禦矢也最害田稼亦啖蛇虺淮南子曰野彘有艽莦槎櫛堀虛連比以象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亦其知也范至能虞衡志云嶺南一種嬾婦似山豬而小善

害田禾惟以機軸紡織之器置田所則不復近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寇宗奭曰微動風

孟詵曰不發病減藥力與家豬不同但青蹄者不可食微動風

李時珍曰服巴豆藥者忌之

主治

孟詵曰癲癇補肌膚益五臟令人虛肥不發風虛氣

日華曰炙食治腸風瀉血不過十頓

脂主治

孟詵曰鍊淨和酒日三服令婦人多乳十日後可供三四兒素無乳者亦下

日華曰悅色除風腫毒治疥癬

黃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唐本曰金瘡止血生肉療癲癇水研如棗核許服之

日二服效

陳藏器曰研水服治血痢疰病

日華曰治惡毒風小兒疳氣客忤天弔

膽主治

孟詵曰惡熱毒氣

李時珍曰鬼疰癲癇小兒諸疳水研棗許服日二（出衛生方）

齒主治

陳藏器曰燒灰水服治蛇咬毒

頭骨主治

聖惠方中用之以治邪瘧

外腎主治

日華曰連皮燒存性研米飲服治崩中帶下及腸風瀉血血痢

皮主治

李時珍曰燒灰塗鼠瘻惡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六九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一卷目錄

豕部藝文一

豪彘贊　晉郭璞

封豕贊　前人

大蘭王九錫文　宋袁淑

謝滕王賚豬啓　北周庾信

豕部藝文二（詩）

詠豕詩　宋梅堯臣

驅豬行　金元好問

豕部紀事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一卷

豕部藝文一

豪豨贊　晉郭璞

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封豕贊　前人

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伎

大蘭王九錫文　宋袁淑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禀太陰之沉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業隆當時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白蹢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于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歕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陳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謝滕王賚豬啓

北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庻遼東之水赤欄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于上林豈知其味謹啓

豕部藝文二　詩

詠豕詩　宋梅堯臣

司原豢俗狶日見容陰眤喜比爲白麟惟憂不豐溢烈飈滓雨作眞聲向人出司原悔何由肝膽空駭慄

驅豬行（黃臺張氏莊作）　金元好問

沿山蒔苗多費力辦與豪豬作糧食草菴架空尋丈高擊版搖鈴鬧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田夫睡中時叫號不似驅豬似稱屈放教田鼠大于兔任使飛蝗半天黑害田爭合到渠邊可是山中無橡朮

長牙短喙食不休過處一抹無禾頭天明壟畞見狼籍婦子相看空淚流旱乾水溢年年日會計收成纔什一資身百倍粟豆中儋石都能幾錢直兒童食糜須愛惜此物羣豬口中得縣吏即來銷稅籍

豕部紀事

淮南子本經訓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狶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

覽冥訓夏桀之時豕銜蓐而席澳

竹書紀年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秋七月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

桓公十八年春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八年冬十二月齊侯遊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

成公十七年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注）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禮記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晏子雜上篇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昔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敎我所以改之無敎我求其人也

左傳定公十四年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

越絕書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

韓子外儲說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敎今欺之是敎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敎也遂烹彘

呂氏春秋察傳篇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

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韓子外儲說王子于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于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子華子神氣篇子車氏之豭其色粹而黑一産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己也齧而殺之决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遂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正義）豭是豕之牡者盟當用牛此用豕者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豭下人君耳然則蒯聵自謀取國寧復降下人君於時迫促

難得牲耳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東家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爲其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史記滑稽傳楚兵加齊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髡曰臣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搜神記周哀王九年晉有豕生人

韓子外儲說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畿輔通志燕人獻大豕與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仗君子之靈得化今始得爲魯之津伯也

史記樊噲傳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噲直撞入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

漢書郅都傳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于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

五行志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爲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于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洞冥記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漢書公孫弘傳弘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司馬相如傳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

轅固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

五行志昭帝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爲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服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

後漢書承宮傳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

梁鴻傳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

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高士傳閔貢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後漢書朱浮傳漁陽太守彭寵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

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吳祐傳祐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高士傳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

後漢書杜喬傳陳留楊匡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

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孫期傳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公沙穆傳（注）謝承書曰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豬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豬人告語言豬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價買者言買賣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

司馬彪續漢書曹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

夫餘國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

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四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挹婁國傳挹婁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三輔決錄馬氏兄弟五人共養豬賣人曰苑中三公門下二卿五門嚄嚄但聞豬聲

世說（注）司馬徽別傳曰徽有人倫鑒識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

蜀志關羽傳（注）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

魏志管輅傳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注）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担豚人牽與共鬭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伽藍記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鬬而來觀之乃豬也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

晉書五行志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

阮咸傳咸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王濟傳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劉聰載記時有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

而聽昏虐愈甚無戒懼之心

五行志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

愍懷太子遹傳遹年五歲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卽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世說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眞豬也（注）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

西州後賢志何隨居貧固儉衣弊蔬食晝躬耕耨夕

修講諷鄉族饋及禮厚皆不納目不視邑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義常有屠牽猪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强認溷中豬隨便牽豬與之屠人出門尋得其所亡豬謝隨還豬

王長文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衰亂託疾歸家遂陽愚嘗著絳衣絳帽牽豬過市中乞人與語僞不聞

世說劉道眞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于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晉書五行志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猳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猳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于大壞也

謝混傳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

韓友傳龍舒長鄧林父病積年垂死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屏風上於是遂差

呂光載記光死子纂僭即位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

南齊書江祏傳劉暄初爲江夏王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

覔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覔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

南史卞彬傳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皆指斥貴勢豬卑率謂朱隆之其險詣如此

何烱傳烱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豬蹄湯烱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囘遂以毁卒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王讓表有豬生子一頭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犬豕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豬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豬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水經注沔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荻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爲名矣

北史皮景和傳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

趙隱傳隱字彥深從征潁川西魏將王思政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

桂苑叢談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縱恣過度爲齊牧乃以豬肉和糞以飼左右

周書陸逞傳逞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豕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隋書五行志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朝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

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中說禮樂篇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知道者蓋默默焉

唐書唐儉傳儉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於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爲罷獵

霍王元軌傳元軌嘗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筈不虛彀豕爲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五行志貞觀十七年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自頸分爲二

朝野僉載契丹寇幽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

賊來乃棄兵而走張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甲仗多拋却騎豬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豬對曰騎豬夾豕走也上大笑

唐洪州有人畜豬以致富因號豬爲烏金

雲仙雜記申王謂豬既供食不宜處於穢處乃以氈龕粟粥待之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凉

太眞外傳上嘗與祿山夜讌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豬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

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十月以沙苑豢豕三千給貧民

唐國史補盧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聞虢州有官豬數千頗爲患上曰爲卿移于沙苑何如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歎曰卿理虢州而憂同州百姓宰相材也由是屬意於杞悉聽其奏

舊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二月京師人家豕生子兩

首四足有司以白御史中丞竇參請上聞參寢而不奏

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二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子兩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

元和八年四月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爲二足多者下不一也

北夢瑣言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敭歷淸顯聲稱烜然除廣南節制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預征南虵吐之類

唐路侍中岩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閭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傖豕者謂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

冷齋夜話王中令旣平蜀捕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亦奇之餽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操

筆立成曰脊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薦軟熟眞堪玉筯挑共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元孫訥夜話及此爲記之

唐書五行志咸通七年徐州蕭縣民家豕出圂舞又牡豕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噬齧

雲仙雜記白浦民割豬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唐書五行志乾符六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案缶置於水次

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髮

桂苑叢談進士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嘗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一日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

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讎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畱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己爲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嘆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

雲仙雜記桂林風俗日日食蛙有來中朝爲御史者朝士戲之曰汝之居非烏臺乃蛙臺也御史答曰此非蛙名圭蟲而已然較圭蟲之奉養豈不勝於黑面郎哉黑面郎謂豬也朝士大赧而退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靈州靈武郡土貢野豬

南蠻傳正迷射鞮等國與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罌缶相易

玉堂閒話後唐長興中徐州軍營將烹一牝豕翌日將宰之是夕豕見夢於主曰爾勿殺我我之胎非豕也爾能誌之俾爾豐渥比明忘而宰之腹內果懷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質已具雙牙燦然主方悟無及矣營中洶洶咸知之聞於都校以紙緘之聞於節度使李敬周時人咸不測之亦竟無他

遼史耶律斡臘傳斡臘字斯寧奚迭剌部人趫捷有力善騎射保寧初補護衞車駕獵頡山適豪豬伏叢莽帝射中豬突出御者托滿捨轡而避廐人鶴骨翼之斡臘復射而斃

地理志古北口居人草庵板屋深谷中時見畜牧牛馬橐駞多青鹽黃豕

清異錄僞唐陳喬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也

仇池筆記淳化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院訴家奴失豭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

畫墁錄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飡一日大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燒豬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自此改呼

後山談叢御廚不登彘肉太祖常畜兩彘謂之神豬熙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旣獲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術云

墨客揮犀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猳豘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必養其稚者前朝不敢易爾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衞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調謔編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竹坡詩話東坡性喜嗜豬在黃岡時嘗戲作食豬肉

詩云黃州好豬肉價賤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是東坡以文滑稽耳

聞見後錄經筵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呂元明問其味曰直那一死再會又稱豬肉之美范淳甫曰奈發風何東坡笑呼曰淳甫誣告豬肉

東坡志林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于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

賢奕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豬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豬夜逸去買他豬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慚

墨莊漫錄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衞州獲嘉縣民職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

贊以稱嘆之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年春有野豕入海州市民刺殺之時州已陷夏鎭江軍帥王勝攻取之明年以其郡屬金悉空其民

乾道六年南雄州民家豕生人豚首各具他獸形有類人者

慶元初樂平縣民家豕生豚與南雄同而更具他獸蹄

三年四月餘干縣民家豕生八豚其二爲鹿古田縣

豕食嬰兒

夷堅志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遊徼有舒翁者善相術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然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爲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

洞微志僧辨聰遊五臺將還京師寺有老僧寄以書其上題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啓封視之云度衆僧畢早來苟更強住却恐造業復封之乃至京尋訪不見其人一日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豬名勃賀僧問之云屠者趙氏豬能引羣豬令不亂逸愛食薄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豬遂食其書人立而化僧徑之五臺訪老僧亦化去矣

中山詩話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入端家端卽捉殺之端對尹云律云豬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爲別市豬

春渚紀聞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於其莊居豢豕數百散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韋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言韋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冀與羣豕求免輪迴刀刃之苦知者謂韋善補過

癸辛雜識永嘉平陽陳仲潛健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至臨安會北使至亦健啖求爲敵者使與館伴陳聞

而自衙因獲充選食已復索乃各以牛豚進使者辭不能容陳獨大嚼由是得湘陰庾節使

金史宗弼傳宗弼子亨材勇絕人海陵忌之嘗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羣豕亨曰吾能以鎚殺之即奮鎚遙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年敕自今秋獵鹿豕先薦太廟

十三年九月享於太廟常饌外益野豕鹿羊蒲萄酒

癸辛雜識至元癸巳十二月內村落間忽傳官司不許養豬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價極廉不知何祥也

元史別的因傳別的因爲池州路達魯花赤之官道經潁上潁近荊山有野豕時出害民禾稼民莫能制聞別的因至迎拜境上告以其故別的因曰毋慮也遂至荊山以狼牙箭射之豕走數里

佛祖歷代通載帝與帝師坐次一九二僧侍側帝云何不遊戲三昧九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爲次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天飛天鵝生懼

怕亢云豬豘身至小象王身至大象見豘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我以大千界化爲一釜竈煮你四件物大小都容了帝大悅

輟耕錄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豬產十四豬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豬身

菽園雜記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好食爓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入鹽故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

賢奕陽明王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視諸吏豢豕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矣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到今不復豢豕

萬安縣志正德中禁天下畜豬一時埋棄俱盡陳氏穴地養之遂傳其種

青州府志任屠者專以殺豕爲業嘉靖十九年買一豕晨殺之項涌白血懼而不敢售人亦無敢食者明日又買一豕殺之復然遂易其業古什傳書多言得

道者殺之白乳涌出豕穢畜非有知也殺涌白血再殺猶然豈偶然耶神明惡殺以警人耶

山西通志嘉靖二十八年二郎坡民家豬產子二頭八足少頃而死是年五六月境內豬死殆盡

廣東通志萬曆壬辰南海民家豕自外歸皮爪光潔如屠剝然家人驚駭出視之見其皮爪蛻於堤上觀者塡門殺豕乃已

青浦縣志萬曆十五年正月水冰是歲七寶鎮民家產一豕八足

田家雜占諺云豬來貧貓來富一云雞來貧蓋雞之得失尋常有之何足爲異因豬雞音相近俗傳之誤昔有一人言其家主翁本是富室長者忽鄰家走豬入其豬闌長者取之長者故意妄言多豬之數以攘其豬其人不敢索而去遂致廢弛富室

賢奕某友素厲淸眞薄滋味而性嗜豕臟羹新市屠豕者多不潔友徵名客飲市豕臟作羹且戒庖丁令弗過滌失其眞味羹既熟臊氣觸鼻不可邇嗅友先自嘗嘖嘖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爲大方信

其知味附和羨賞而忘樴座中間有出而嗀者

樂郊私語己亥冬十二月有州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既出肺腸其腸忽蜿蜒疾行雖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蓋國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寬大容蓄之象也

萊州府志僧性香者即墨人居大覺禪林夜夢婦人跪而泣曰願師遲曉鐘以活我且曰張三主人已困我矣我兒未見天日惟師憐之如此者凡再香不能復寐趣使人視張三家則牝豕在縛將俟鐘鳴時宰之使者遽稱其師命釋豕甫釋而生子十餘在地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二卷目錄

豕部雜錄

豕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二卷

豕部雜錄

易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吉（大全）進齋徐氏曰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剛燥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

睽上九睽孤見豕負塗（程傳）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程傳）

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跳擲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

中孚彖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程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

說卦坎爲豕（大全）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南軒張氏曰豕主汙濕其性趨下故坎爲豕

詩經小雅吉日章發彼小豝

漸漸之石章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注）蹢蹄烝衆也豕涉波將雨之徵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

大雅篤公劉章乃造其曹執豕于牢（注）曹羣牧之處也

禮記曲禮凡祭士以羊豕

王制庶人秋薦黍黍以豚（注）黍南方之穀陽類也故配以豚豚陰物也

士無故不殺犬豕

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

廟

孟冬之月天子食黍與彘

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註）捭豚擘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

禮器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內則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

少儀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君子不食圂腴（註）圂與豢同謂犬豕也腴腸也犬豕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不食其腸也

樂記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

周禮天官籩人饋食之豆其實豚拍魚醢（訂義）鄭康成曰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

地官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訂義）鄭康成曰毛炮之豚爛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

草人凡糞種埴壚用豕

儀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註）特猶一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

大射禮士布侯畫以鹿豕

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特牲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註）雍正官名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疏）祭祀之牲當充盛肥若聲氣不和卽是疾病不堪祭祀也

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司士擊豕（註）尚書傳羊屬火豕屬水疏云司馬火官還使刲羊屬火故也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兼其職也

文子上德篇犬豕不擇器而食偷肥其體故近死

上仁篇豚肥充廚骨骴不官

列子仲尼篇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

莊子達生篇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墨子非攻篇攘人犬豕雞豚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魯問篇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

荀子榮辱篇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有豕生而彌有社遷處有豕生狗

易林虎聚磨牙以待豚豬往必傷亡宜待止居

空槽注豬豘彘不到

三豕俱走鬬於谷口白豕不勝死於坂下

殊類異路心不相慕牝豕無猳鰥居室家

豶豕童牛害傷不來三光同堂生我福仁

臭彘腐木與狼相輔

淮南子氾論訓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者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

主術訓先王之法彘不期年不得食

修務訓野彘有艽莦

泰族訓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

春秋繁露春旱求雨取三歲豬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其猳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者亦置一猳豬聞鼓聲燒豬尾

論衡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水勝火故豕食蛇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

潛夫論賢難篇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于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

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殫困倉以養之豕俯仰嚘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與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駭懼眞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豭耳此隨聲逐響之過也

鹽鐵論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

今食必趨時楊豚韭卵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荆楚歲時記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四日爲豬今四日不殺豬亦此義也

十二月八日並以豚酒祭竈神

續博物志魚子合豬肝食之殺人

天中記北狄渤海俗所貴者曰鄭頡之豕

宋史天文志天溷星天廁養豬之所

物類相感志用鹽洗猪臟䐗子則不臭

嬾眞子老杜遣悶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所說不同筆談以爲鸕鷀能捕黃魚非也黃魚極大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故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又有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言魚大小之不同也僕親見一峽中士人夏侯節立夫言烏鬼猪也峽中人家多事鬼家養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猪羣中特呼烏鬼以別之此言良是僕又見浙人呼海錯爲蝦菜每食不可闕始悟風俗當園蔬之意

芥隱筆記退之石鼎聯句豕腹脹彭亨乃用詩蕩炰烋於中國注炰烋彭亨也

山家淸事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矣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名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豚之功大或曰事祠山者當戒此恐未有所據云

癸辛雜識北方野豬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揩松樹取脂自潤然後臥沙中傅沙于膏久之其膚革堅厚如重甲名帶甲野豬雖勁弩不能入也其牙尤堅利如戟馬至則以牙梢之馬足立傷雖虎豹所不及也

雪濤談叢余邑諺云豬來窮家猫來孝家故豬猫二物皆爲人忌有至必殺之邑中博士名張宗聖者解曰諺語政不爾無足忌者蓋窮家籬穿壁破故豬來非豬能兆窮也家多蟲鼠爲耗故猫來孝家則耗之訛非猫能兆孝也

空同子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如落落呼豬咄咄呼馬驢呼之則應者知聲也

書蕉掘地而得豚名曰邪

豕部外編

後漢書西域莎車國傳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

華陽國志三縫縣通道寧州渡瀘得蜻蛉縣有長谷石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爲石迄今夷不敢往牧

搜神記李汾越州上虞縣人也性悅山水乃居四明

山山下有百姓張老莊其家大富好養豕積年不宰而縱之永和末中秋月圓李汾步月於中庭撫琴自適忽聽外有人嗟嘆之聲或言或笑李汾不測其由詰曰何人夜久至此山院女笑曰惟好秀才之妙聲汾開門而看見一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汾問娘子莫是神仙乎女對曰非也兒是此山中張家女今夕父母作客東村竊來奉謁幸勿見責也汾欣然謂娘子曰不棄荒居便請升階言訖女子乃上階煎茶言笑相謔汾莫能及下帷背燈琴瑟已盡忽爾晨鷄報曉女起告辭汾戀慕惜別卽偷女青氈履子一隻藏衣籠中汾恍惚睡著女撫汾悲泣求覓履子願無留此今夕再期若收之妾身必死今拜謝君子幸無留汾竟不與而睡其女號泣而去汾驚而覺不見其女只見牀前鮮血滿地汾心異之乃開籠觀其履子已化爲豬蹄殼乃怕懼不已尋血下山直至張公圈內其豬還見汾來瞋目咆哮已而汾具以前事告張公公聞之驚怪遂烹之汾乃棄此山院別遊他邑矣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過豬欄中見母豬臂有金鈴

法苑珠林晉杜願字永年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太元三年暴病死後數月豬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就捉殺之有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豘是君兒也如何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願尋視見在火中騰空而去雲氣充布彌日乃歇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並皆勤事生業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豬生一豘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于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豬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

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兒齋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長安弘法寺靜琳師是遷之鄰里親見其豬嘗話其事焉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貲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疋與女數歲後母亡變作母豬生在其家復產二㹠伏生並已食盡遂更不產伏生即名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憩僧將一童子入豬圈中遊戲豬與之言我是伏生母爲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疋與女我坐此罪變作母豬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名屠兒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豬那解作此語遂卽寢眠又經一日豬見童子又云屠兒卽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不許少頃屠兒卽來取豬豬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逐至僧房僧曰豬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豬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否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絹兩疋又問娣

奴幾人生云唯有一娣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卽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豬母凡經數月豬忽自死託夢其女云還債旣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貞觀永徽間盩厔鄠縣界有果毅每客來恆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總買盡其最後買者煑尚未熟果毅對客坐遂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看妻還不哭如此數廻後更向家卽聞哭聲在門外若門外卽聞哭聲在家中其客大驚不安席似聞哭聲云男女生十箇總被果毅吃盡其客數遍聽之了了惻然卽去果毅驚因此得病數旬而終長安共傳此事焉

唐顯慶三年徐玉爲晉州刺史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豬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會殺餘豬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刀猶未入腹其豬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至一賈者店內牀下而臥市人競往看之屠兒執刀走逐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豬未嘗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

者數百人皆嗔責屠兒競出錢贖豬諸人共爲造塔安置豬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塊麤如臂許出入來去不汚其室性潔不同餘豬至四十五年方卒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至懷州賣有一特豬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問此屠兒贖豬屠兒初不之信餘人不解此豬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話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豬語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卽語校尉云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爲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某寺有長生豬羊汝安

置我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豬聞此語遂卽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愳爲造舍居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後寺僧並解豬語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

廣古今五行記唐長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陽縣養一牝豬經十餘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陽變爲婦人年二十二三許甚有姿質造一大家門云新婦不知所適聞此須人養蠶故來求作主人悅之遂延與女同居其婦人甚能梳粧結束得錢輒沽酒幷買脂粉而已後與少年飲過因入林醉臥復是牝豬形耳兩頰猶有胭澤在焉

幽怪錄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

閤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鏁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曰吾忝爲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於前若爲儐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

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幷小刀以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豬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尸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鎭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不設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卿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爲鎭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

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神明也神固有豬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鍫钁之屬相隨尋血而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斸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脚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負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生于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于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酉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于數鉤深藏往

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曰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于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瓮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名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新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

事頗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廣異記安定皇甫恂以開元中初爲相州參軍有疾暴卒數食頃而蘇刺史獨孤思莊好名士也聞其重生親至恂所問其冥中所見云頃者恂初至官嘗攝司功有開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觔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適爾被追乃是爲僧所引旣見判官判官問何故殺牛恂云生來蔬食不會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負枷至謂恂曰已殺與君君實不知所以相引欲求爲追福耳乃謂恂曰君後至同州判司爲我造陁羅尼幢幸不忘所託然我辯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畢當託生爲豬君造幢之後必應設齋慶度其時會有所覩恂乃許之尋見牛頭人以股叉叉其頸去恂得放還思莊素與僧善名而謂之僧甚悲懼因散其私財爲功德後五日患頭痛尋生三癰如叉之狀數日死恂自相州參軍遷左武衞兵曹參軍數載選授同州司士旣至擧官錢百千建幢設齋有小豬來師前跪伏齋畢繞幢行道數百轉乃死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相傳刺史宅舊凶無居者日用既至修理灑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堦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問君輩悉爲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云某等罪業悉爲豬身爲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豬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恆欲與人申說人見悉皆恐懼今屬相公爲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若是殊不爲難俱拜謝而去翊日寮佐來見日用莫不驚其無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豬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歎異久之令司法爲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爲造經像收骨葬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於穢惡無以上報今有寶劒一雙各値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彌凶厲也置劒牀前再拜而去日用問何日改官答云兩日內爲太原尹更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

姚生傳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于二甥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于

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檟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塈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曾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讀書甚勤忽一日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幷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棱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

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屛幃裀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翌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殽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

三柳軒雜識廣德祠山神曰張避食豨按祠山神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聖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豨役使陰兵後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食之避豨

蓋以此淮南子載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慙而化爲石右二事實相類

客退紀談豬突入人家必割其耳黃昏雞鳴必殺之以爲不祥俗忌也王隆家方割豬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曰豬入門可乎神答曰豬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其耳何如曰割豬耳傷於矢隆明日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之

珍珠船辰州有人射豬遂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豬對以傷禾翁卽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豬出射者問童子曰我卽王彌受易未遍遂罰守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三卷目錄

黃腰獸部彙考

圖缺

風土記（石豰）

蜀地志（黃腰逐母）

酉陽雜俎（唐己）

珍珠船（豰食獼猴）

虎薈（豰犬屬）

黃腰獸部紀事
獍部彙考
圖缺
述異記（獍）
酉陽雜俎（破鏡）
猶部彙考
圖缺
爾雅（釋獸）
海錄碎事（猶豫）

獸經（猶）
猾部彙考
圖缺
本草綱目（猾集解）
正字通（猾）
異獸部彙考一
異獸圖（計四十六則　圖說六十二則）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三卷

黃腰獸部彙考

釋名

石豰（風土記）　唐已（酉陽雜俎）

青腰（虎蒼）

圖缺

風土記

石豰

石豰似狢而形短常捕取猴猨

蜀地志

　黃腰逐母

黃腰獸鼬身狸首生子長大能自活則羣逐其母令不得歸形雖小能殺牛鹿及虎

酉陽雜俎

　唐已

黃腰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相傳食虎

珍珠船

　豰食獮猴

郭璞云豰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獮猴

虎薈

　豰犬屬

豰似鼬而大似豹而小犬屬腰以上黃腰以後黑小者名曰青腰亦能食虎

黃腰獸部紀事

書蕉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劍自撲而死巢至秋果敗

獍部彙考

釋名

破鏡（酉陽雜俎）

圖缺

述異記

獍

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酉陽雜俎

破鏡

今言梟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爲鏡見其形規而匾伏必爲子所食也西漢二云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父如貙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元賦二云鷹祠破鏡膳用一梟

猶部彙考

釋名

猶豫（海錄碎事）　犬子（獸經）

圖缺

爾雅

釋獸

猶如麂善登木

（注）健上樹（疏）說文二云猶玃屬也其狀如麂爲獸健捷善能上樹

海錄碎事

　猶豫

猶聞人聲乃豫升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獸經

　猶

猶犬子也自地而升樹

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樹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玃屬也

猬部彙考

　圖缺

本草綱目

　猬集解

雷斅曰海中有獸名曰猬其髓入油中油卽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卽滅不可於屋下收故曰水中生火非猬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亦當與樟腦相似也第今無識之者

正字通

猾

海獸名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齧之

異獸部彙考一

名目

鹿蜀　類

猾褢　猼訑

狸力　長右

彘　獙

蠱雕　葱聾

犳　嚻

谿邊　玃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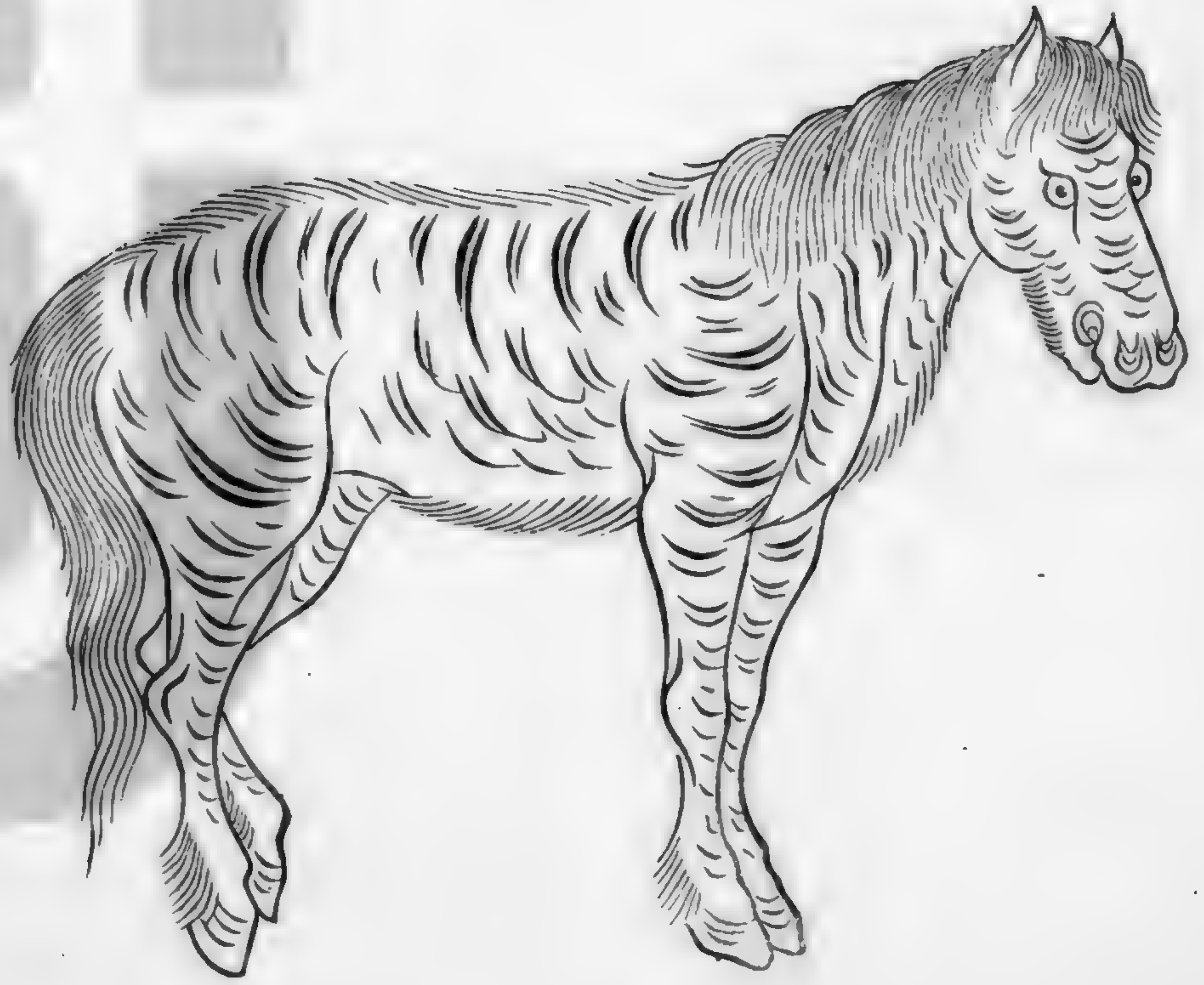
朱厭
土螻
猙
獙狪
蠻蠻
孰湖
孟槐
幽頞
諸犍

舉父
狡
天狗
讙
窮奇
臛疏
孟極
足訾
那父

窫窳
狕
䮫馬
獨狢
驒
領胡
獂

諸懷
閭
狍鴞
居暨
天馬
辣辣
羆

鹿蜀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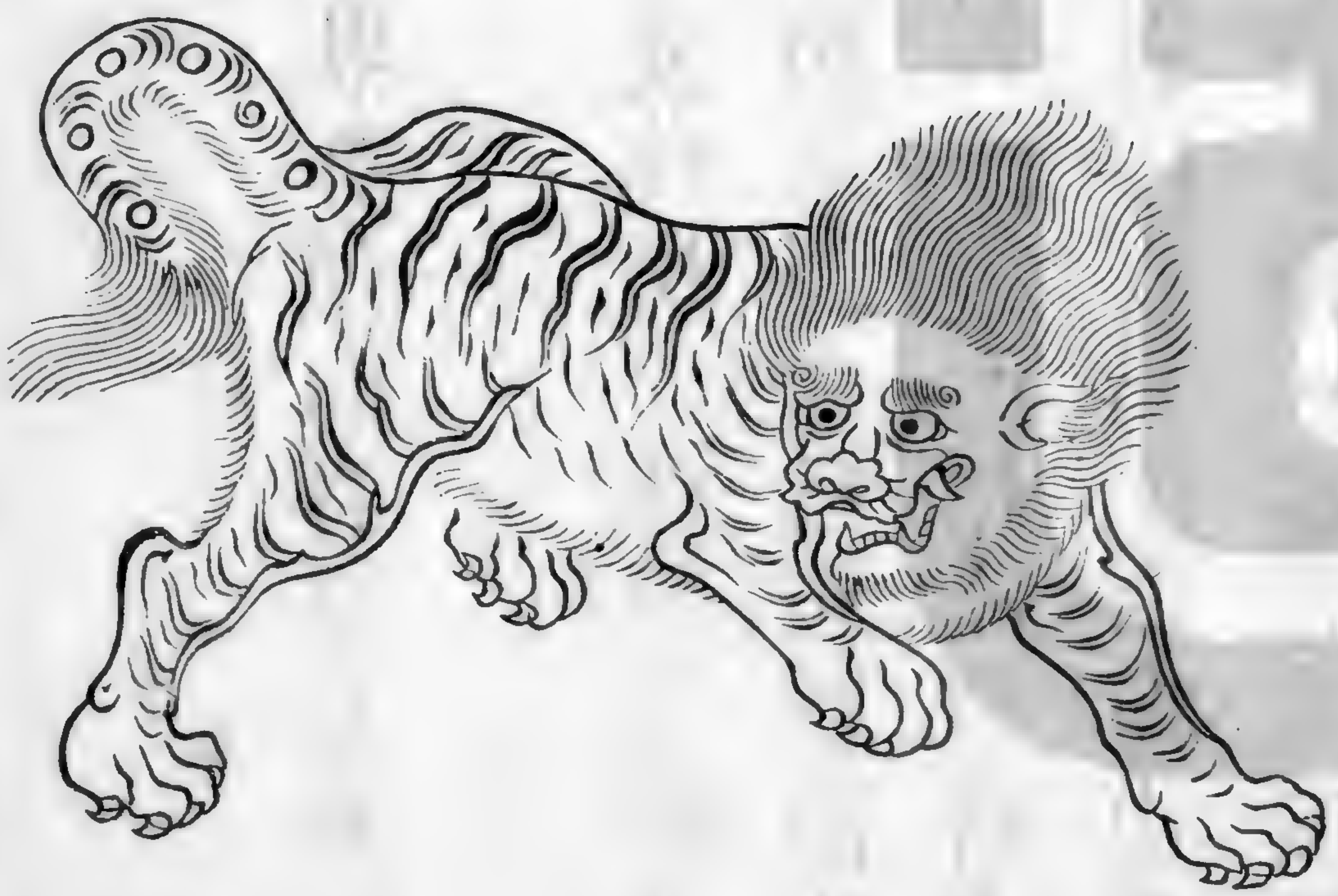
南山經

杻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郭曰聲如人歌聲　任臣案駢雅曰鹿蜀虎文馬也又五侯鯖云鹿蜀祖陽山獸杻字之譌也崇禎時鹿蜀見於閩南崇德吳爾壎作詩記之云　郭曰佩之謂帶其皮尾　任臣案圖贊曰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足騰羣佩其皮尾子孫如

雲

類圖



山海經

南山經

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妒

郭曰類或作沛髦或作髮　任臣案列子曰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相視而生曰鶂

郭曰莊子曰類自爲雌雄而化今貆豬亦自爲雌雄　任臣案陳藏器曰靈貓生南海山谷狀如狸自爲牝牡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劉郁西域記云西域出香貍文似土豹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腎自能牝牡詳考諸說則類爲靈貍無疑也楊慎補注曰今雲南蒙化有此獸土人謂之香髦具兩體二十八宿眞形圖心房二宿皆具兩體星禽家演房宿爲兔心宿爲狐今之兔有雌無雄撐目而孕狐有兩體故能媚惑亶爰之類自爲牝牡又何疑焉再考此獸名類蓋稱無異同雄亦類雌雌亦類雄類字之義愈益可明圖贊云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物窈窕是佩不知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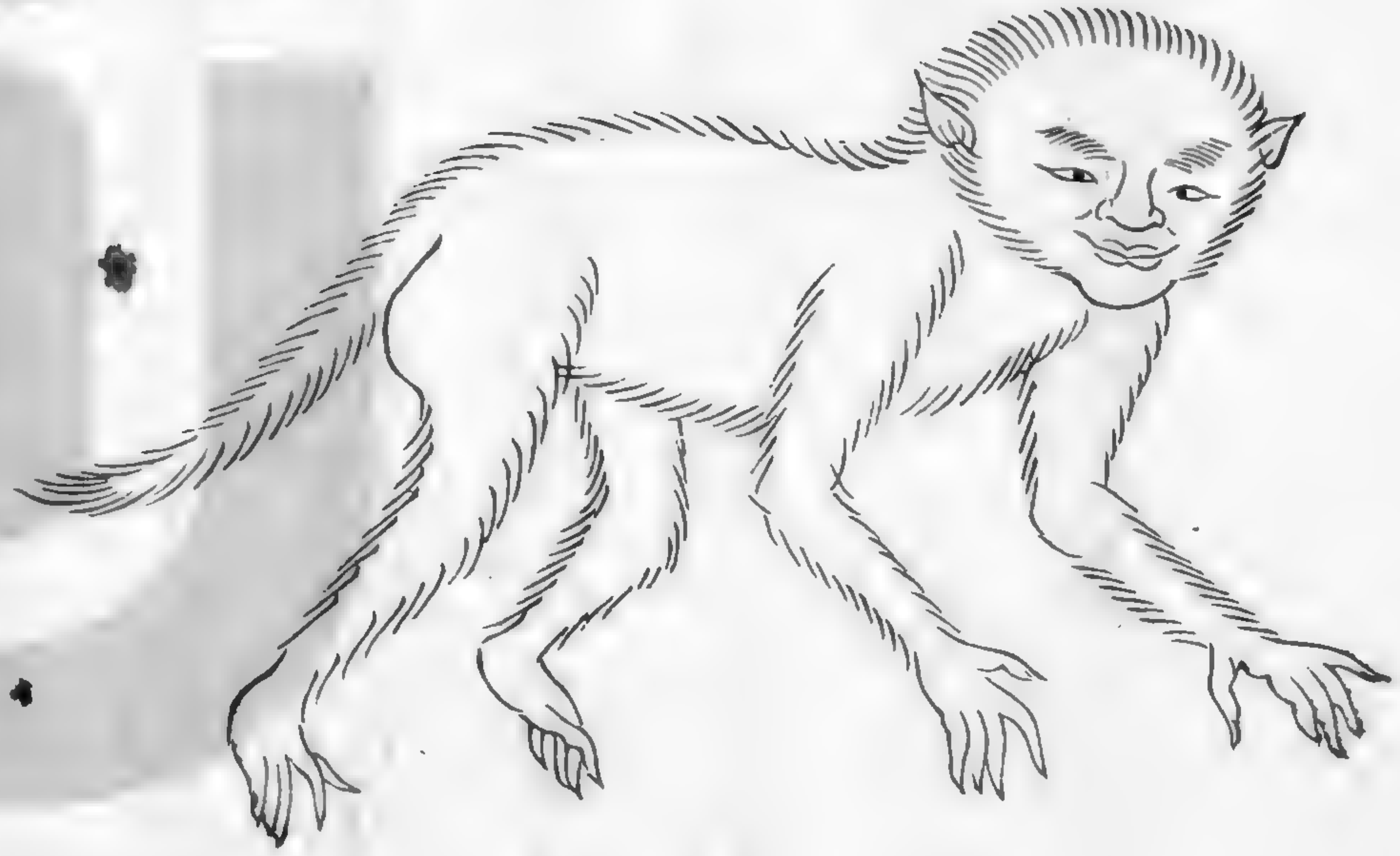
忌程良孺讀書考定曰楚辭乘赤豹兮載文貍王逸注云神貍而不言其狀考南山經亶爰之山有獸名類其狀如貍其文如豹疑即此物也

爾雅翼

類

類萬物之化有不可致詰者莊子曰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雖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彼或以色或以聲獨類不待色聲假於風而已說者以類爲萬物之類如草蟲異種而同類者然類類萬物之類蓋多矣猨猵狙以爲雌麋鹿之交鰌魚之游彼非其類且有之同類安足言也類蓋鳥獸之名列子曰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相視而生曰鶂併鶃而言之則莊子之謂也然以山海經論之類有二種其一獸之出亶爰山者如貍而有髮其名曰獅類如列子之說其一則帶山之鳥如烏而五采文其名曰奇類此亦四方之異氣也

猾褢圖



山海經

南山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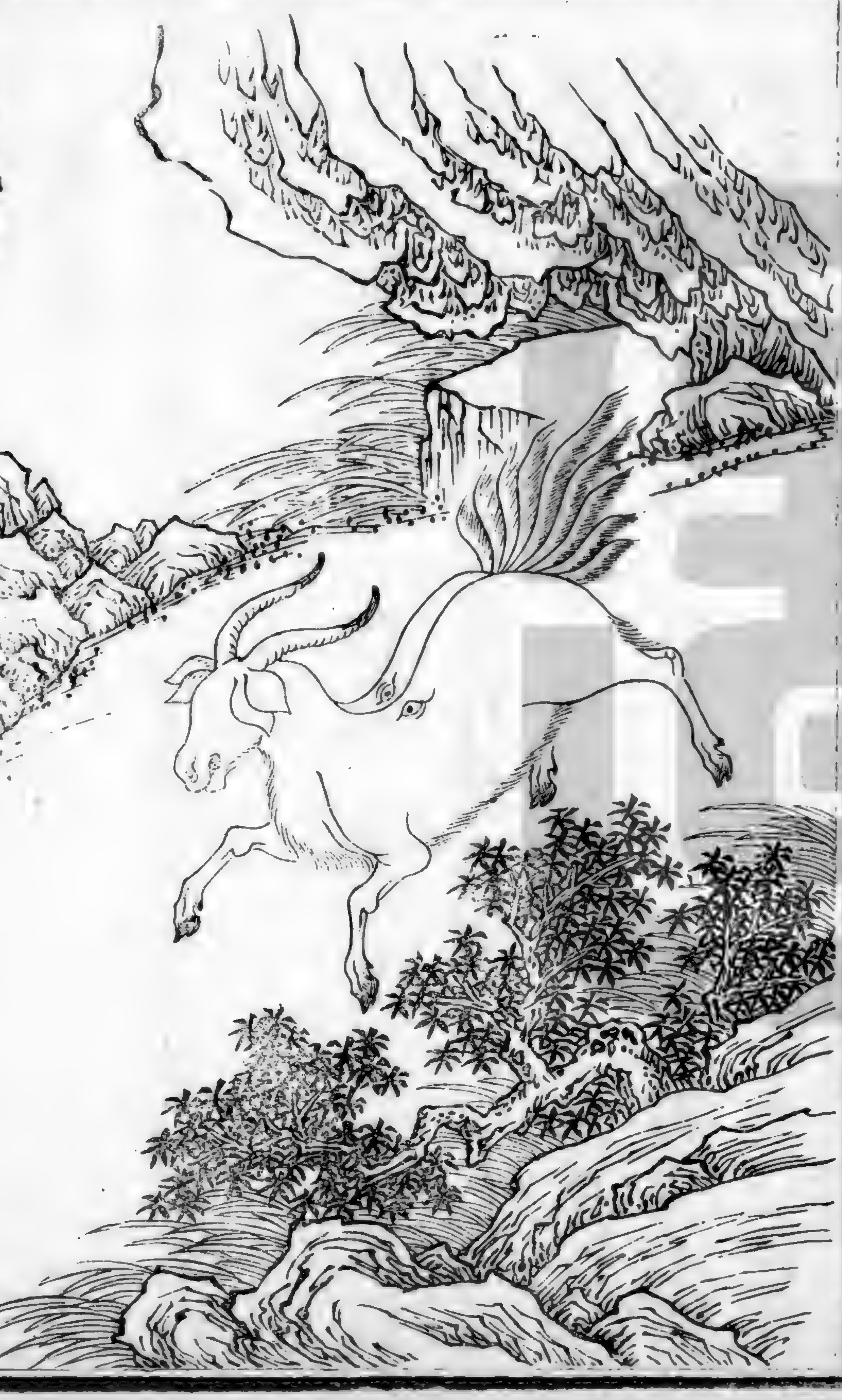
堯光之山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斲木見則縣有大繇

郭曰如人斫木聲繇作役也或曰其縣是亂

任臣按褢古懷字漢隸苑鎭碑畏威懷德是也太平御覽作猾襄廣博物志作猾褢皆誤駢雅曰猾褢如人而彘鬣礋磅獸身而羊首汪若海麟書云以燕伐燕猾褢是遊按圖贊曰猾褢之獸見則興役

應政而出匪亂不適天下有道幽形匿迹黃省曾
讀山海經曰國邑有大繇康莊行猾裹

猼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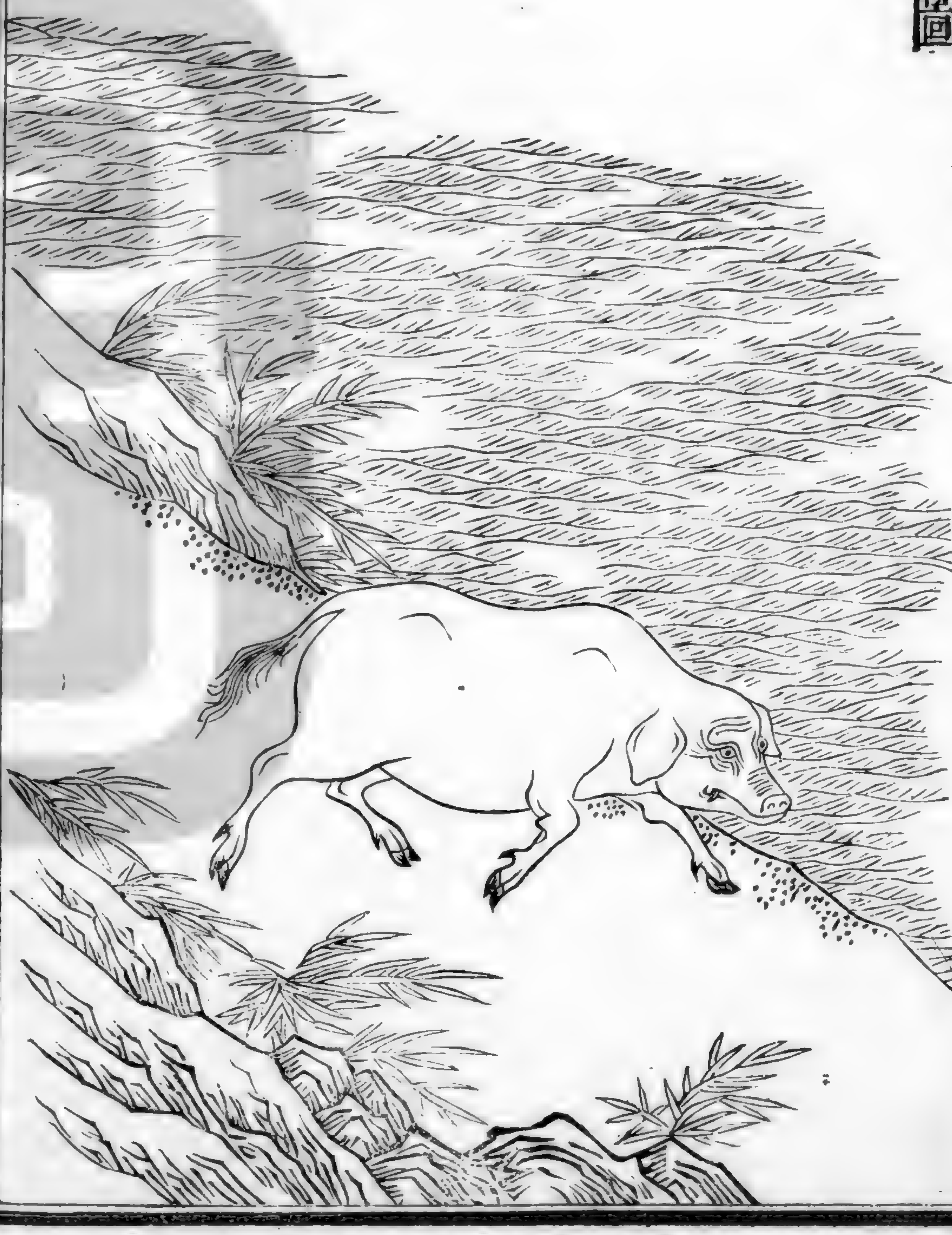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基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郭曰博施二音施一作陁　任臣案元覽作⿰羊尃⿰羊㐌字彙作⿰羊尃⿰羊乇讀書考定作縛訑駢雅曰羊九尾而四耳曰猼訑又事物紺珠云⿰羊尃⿰羊乇似羊九尾四目彙雅曰⿰羊尃似羊四耳無尾目附於背五侯鯖云猼訑基山獸互有異同皆誤也圖贊曰猼訑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可佩篇海又云猏似羊四耳九尾四目附於背卽此獸

狸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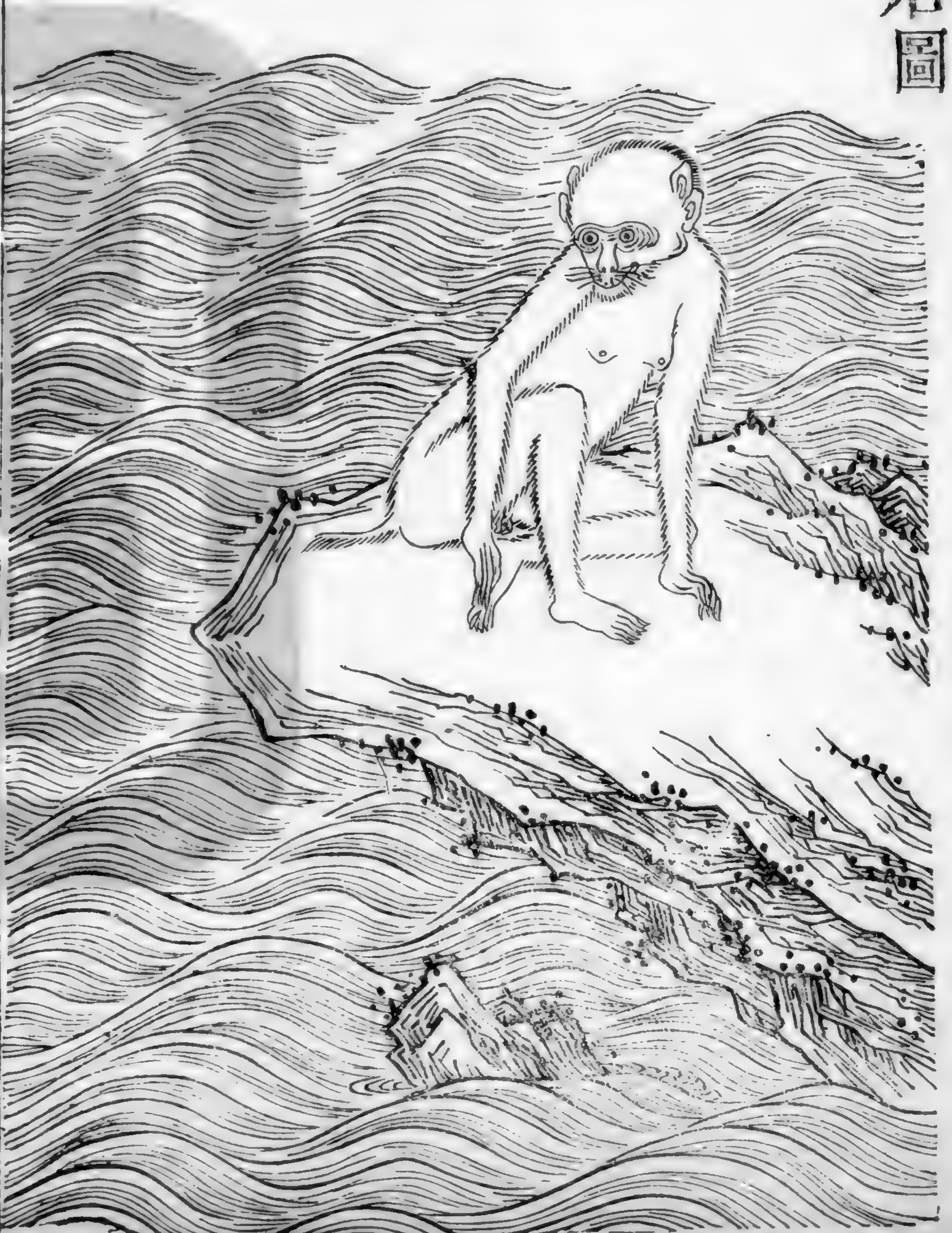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長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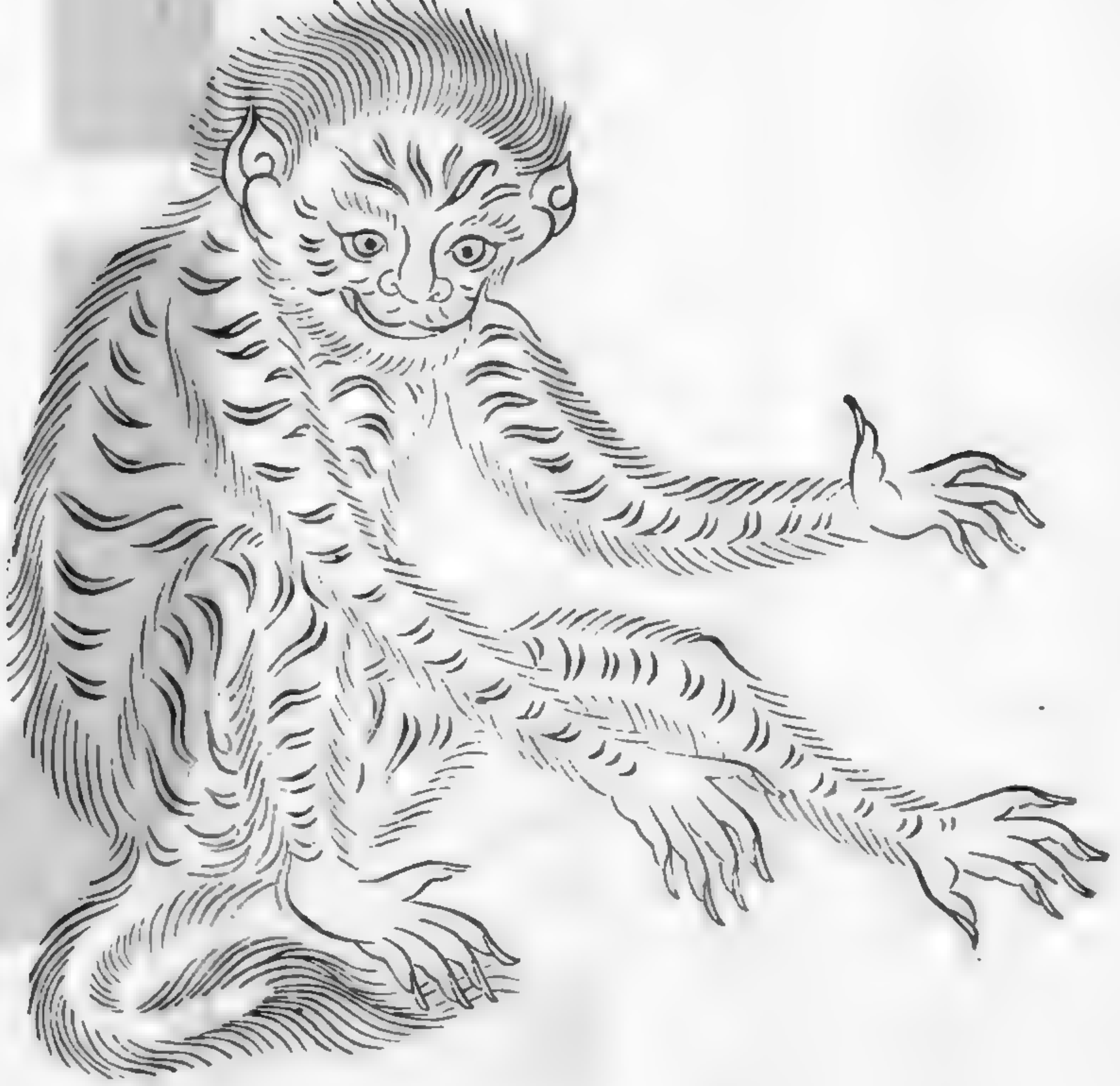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長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其地大水

郭曰以山出此獸因以名之　任臣案圖贊曰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爲水祥見則横流彘虎其身厥尾如牛元覽云長右也猼訑也四耳之獸也駢雅云狌狌長右舉父皆禺屬也

彘圖



山海經

南山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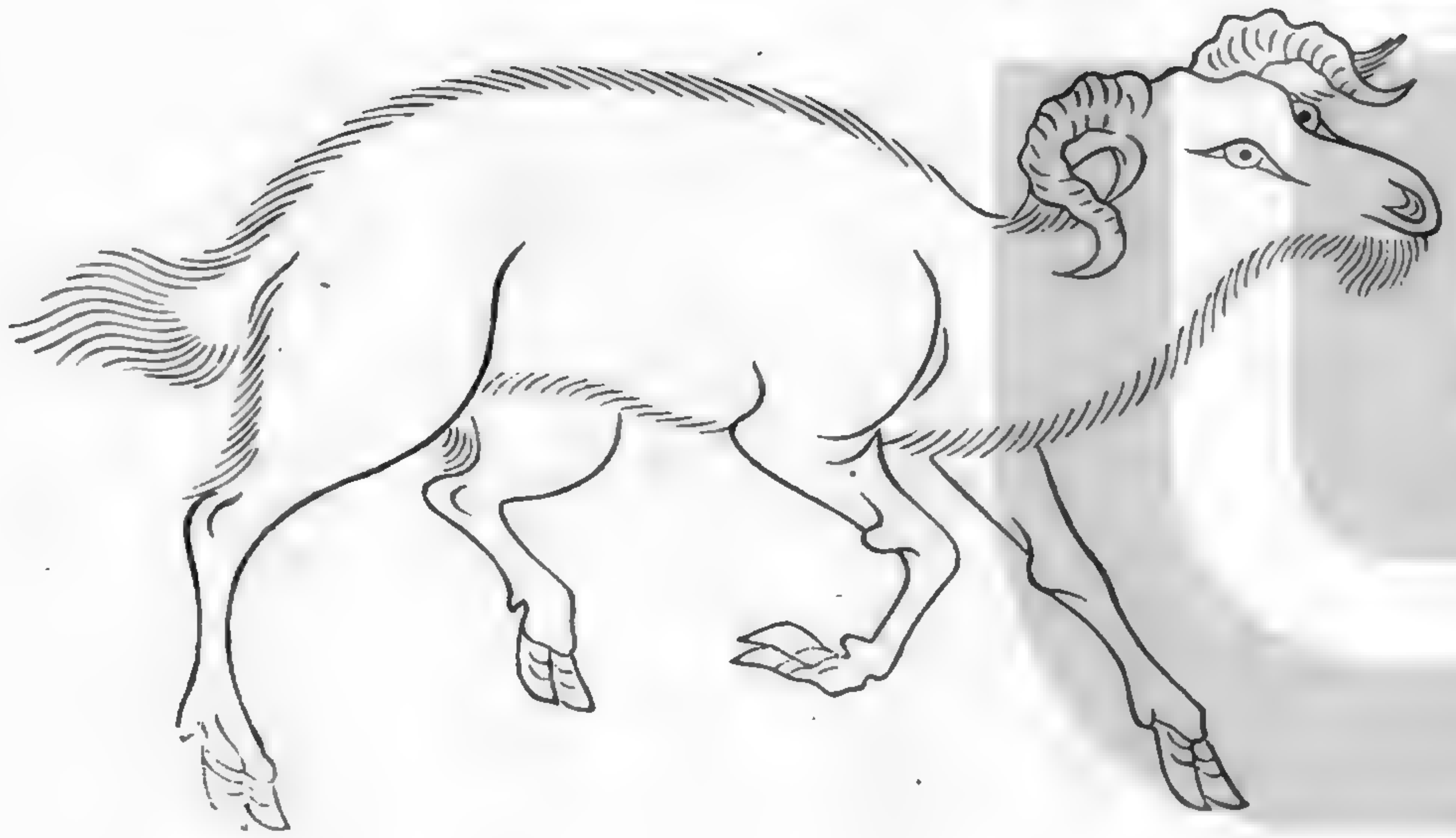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

郭曰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

任臣案楊愼補註曰浮玉卽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爲金山前人詩天將白玉浮諸水帝以黃金姓此山又劉會孟曰浮玉之山有二一在歸安者爲小浮玉在孝豐者爲大浮玉苕水出其陰然經云北

望具區則山在具區南非金山明矣一統志浮玉在湖州城南七里玉湖中巨石如積波不以水盈縮故名天目山志曰天目一名浮玉山見山海經疑非是按事物紺珠曰長毳出湖州浮玉山如猴四耳虎身牛尾聲如犬吠即斯獸也異物類苑引經亦作長毳

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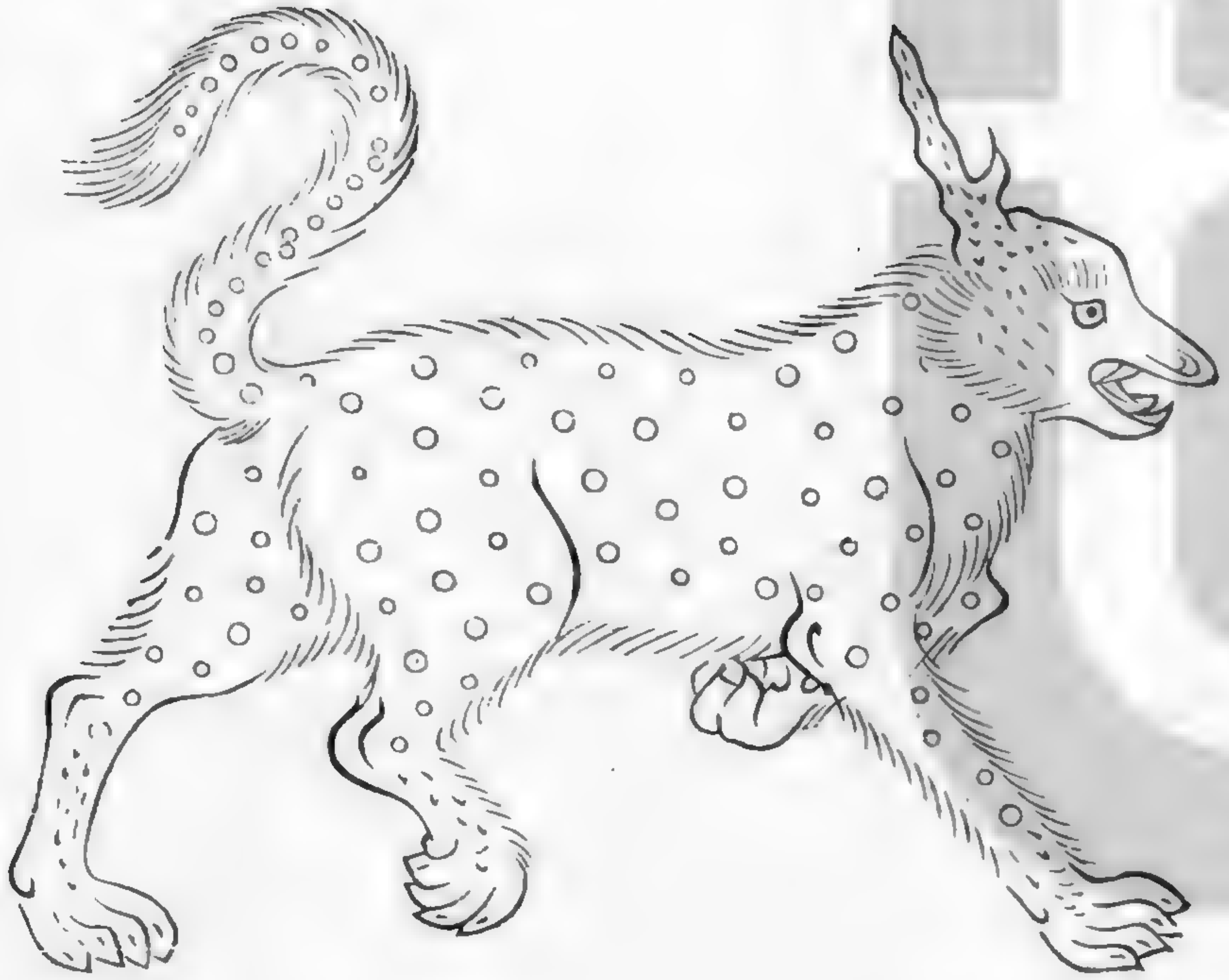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洵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其名曰䍺

郭曰洵一作旬無口稟氣自然　任臣案王氏釋義曰自人至物未有無口繼之曰不可殺爲其不成物也案獸經曰壓則比肩䍺則無口事物紺珠云䍺如羊無口黑色孫愐唐韻曰䍺獸名似羊黑色無口不可殺也又作𦏁圖贊曰有獸無口其名曰䍺害氣不入厥體無間至理之盡出乎自然

蠱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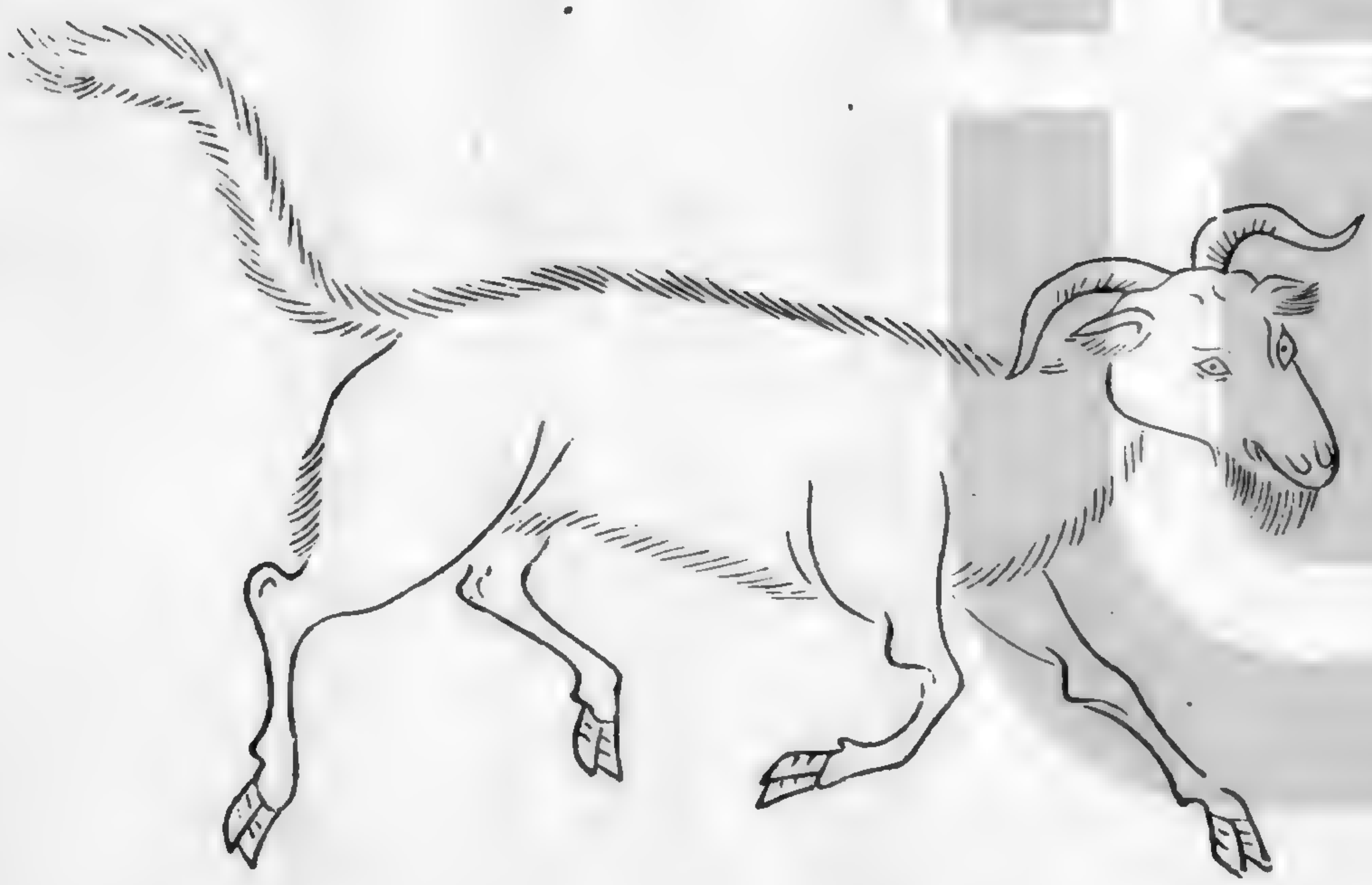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鹿吳之山有獸焉名曰蠱雕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郭曰蠱或作纂　任臣案圖贊曰纂雕有角聲若兒號駢雅云蠱雕如雕而戴角事物紺珠云蠱雕如豹鳥喙一角音如嬰兒

葱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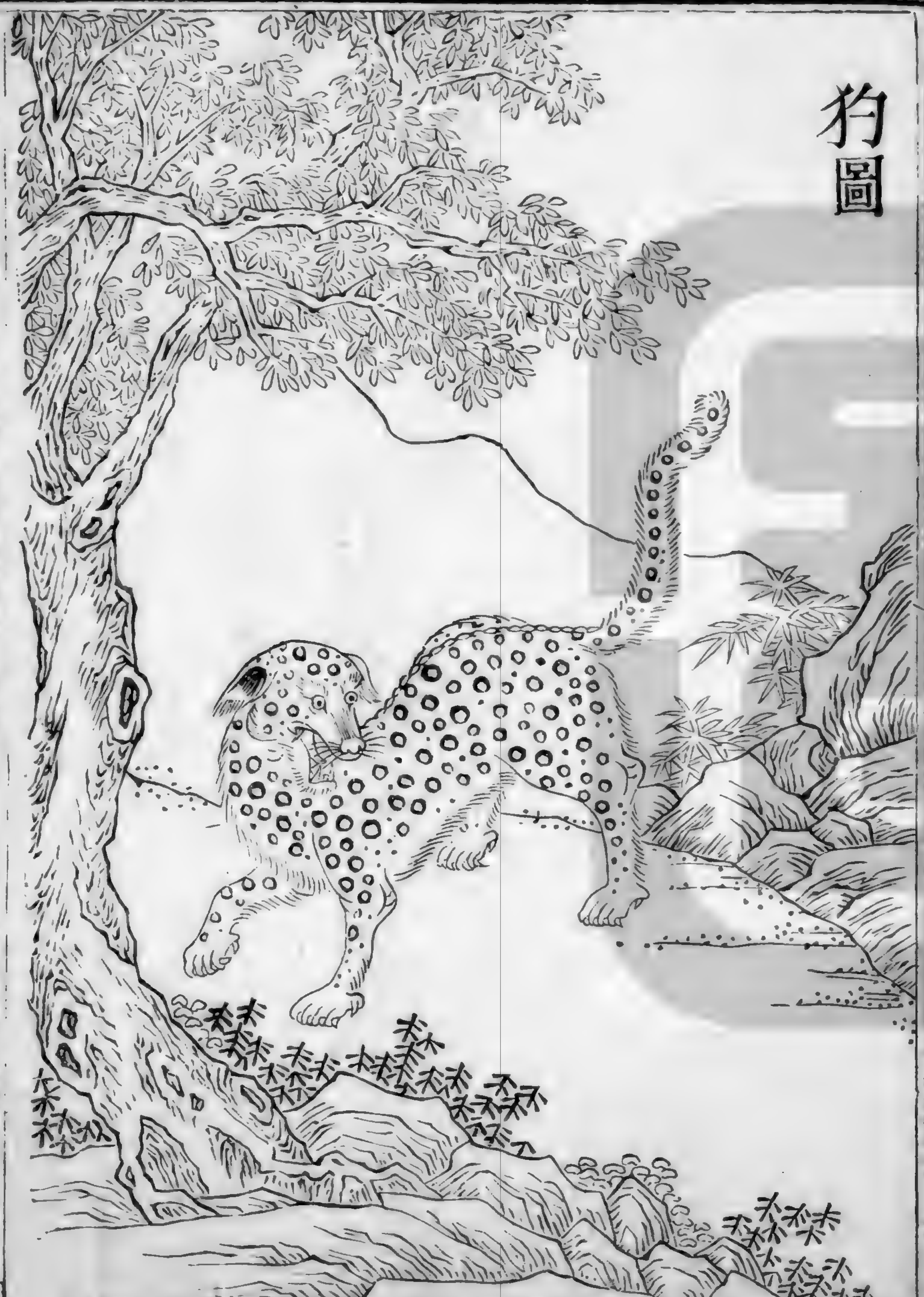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符禺之山其獸多葱聾其狀如羊而赤鬛

任臣案水經注作觀愚之山緯略引此作將遇之山駢雅曰羊之異者一角謂之辣辣赤鬛謂之葱聾一角而神謂之觟鯱事物紺珠曰葱聾如羊黑首赤鬛

犳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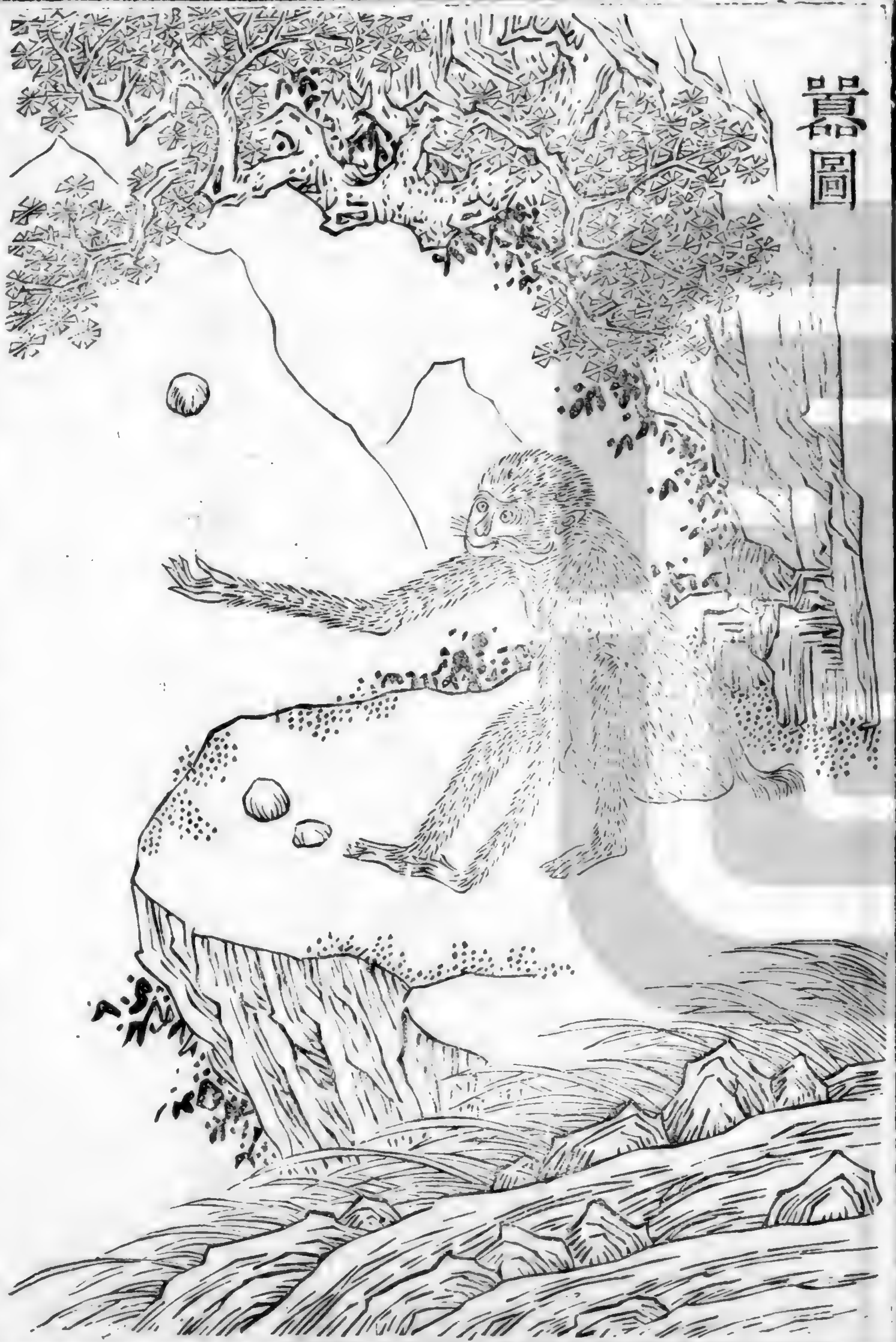
西山經

底陽之山其獸多犀兕虎犳

任臣案字海云犳皮有虎文字彙云豹文又音腰

狀如狗而文首

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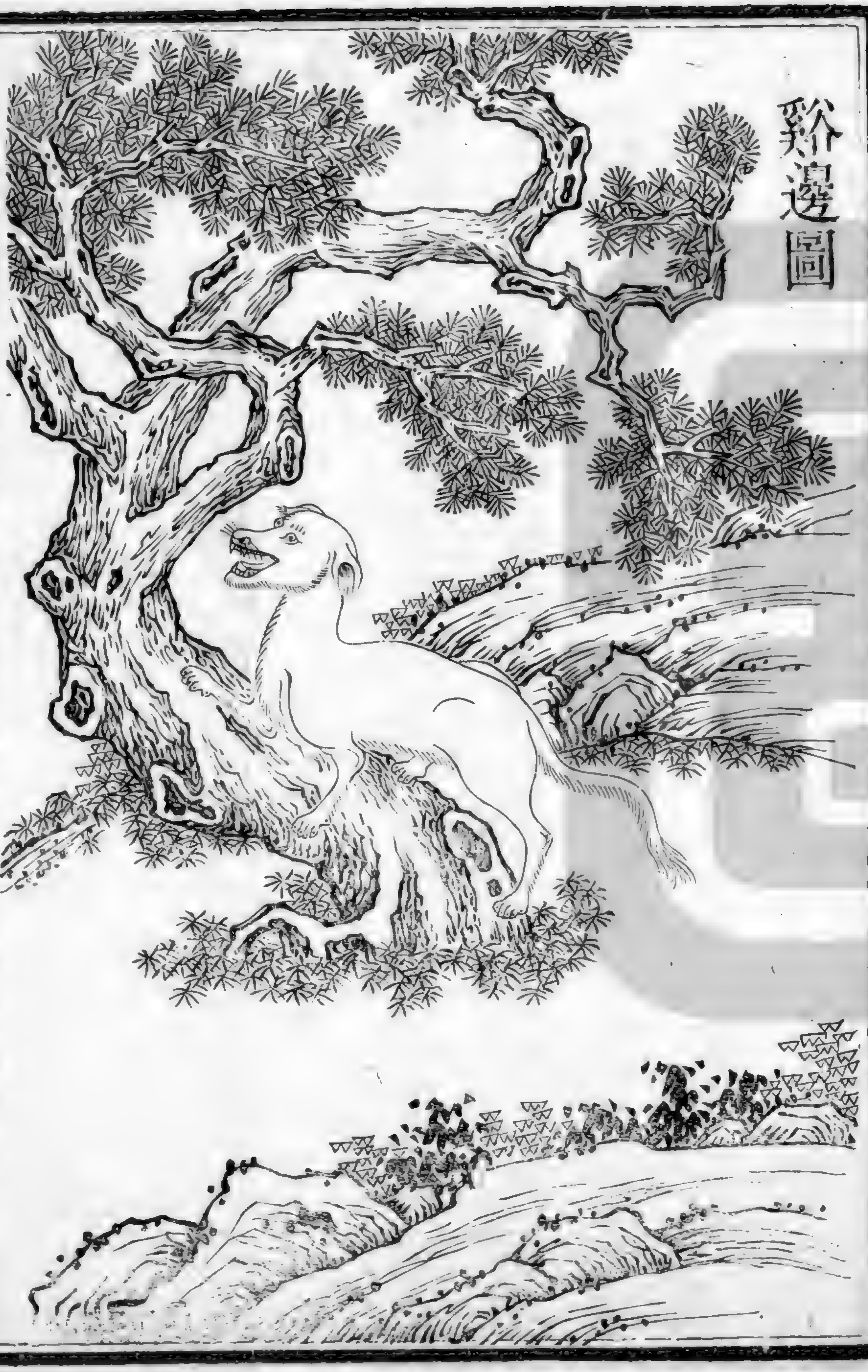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羭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囂郭曰亦在畏獸畫中似獼猴投擲也　任臣按羭次即楡次圖贊曰囂獸長臂爲物好擲

谿邊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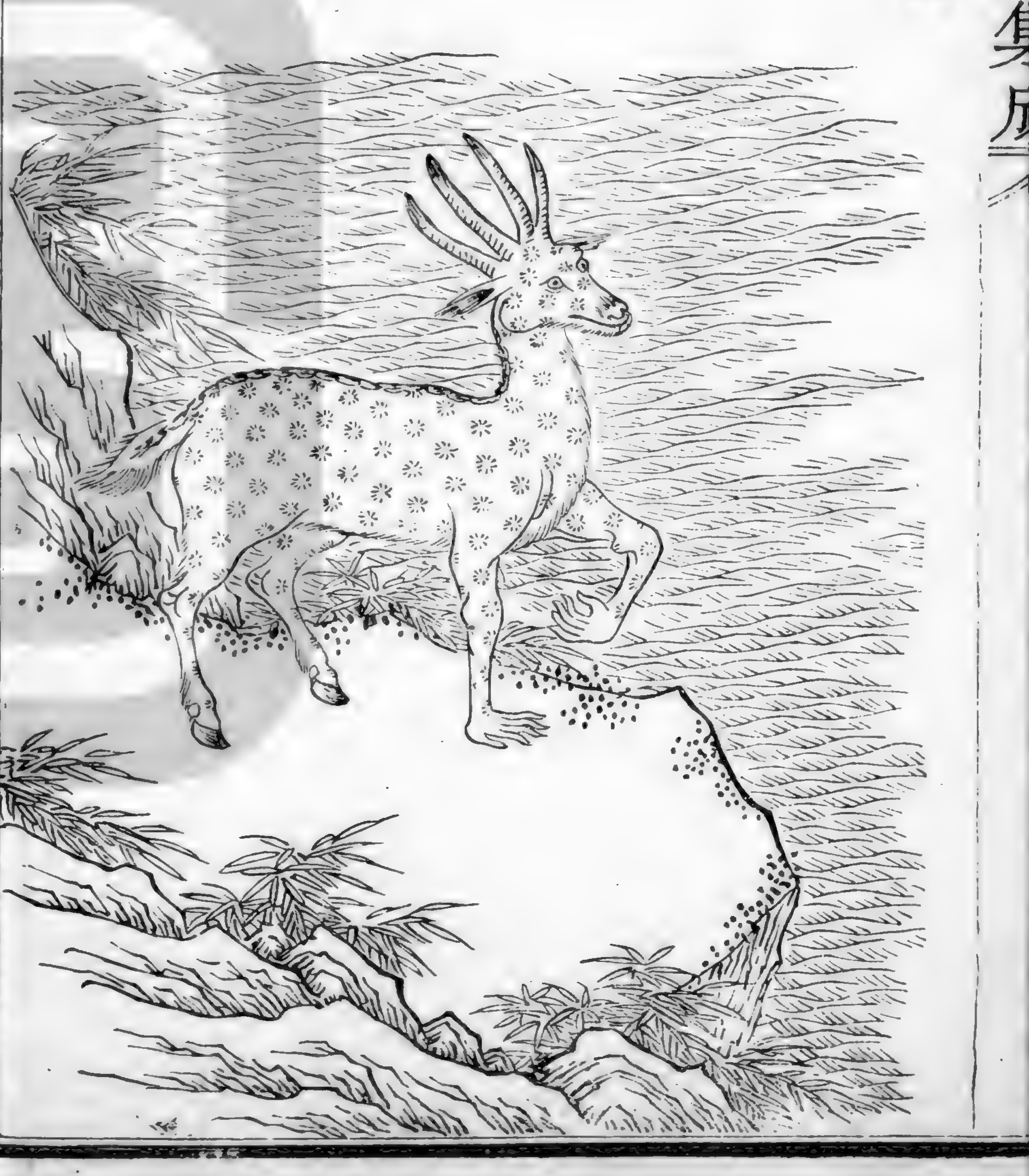
西山經

天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席其皮者不蠱

郭曰谿或作谷邊或作遺　任臣按熊氏冀越集木狗形如黑狗能登木其皮可爲衣褥能運動血氣李時珍本草云川西有元豹大如狗黑色尾亦如狗其皮作裘褥甚煖疑卽谿邊類也事物紺珠云谿邊如狗席其皮辟蠱蠱腹病或云蛇蠱金蠶

蠱之類

玃如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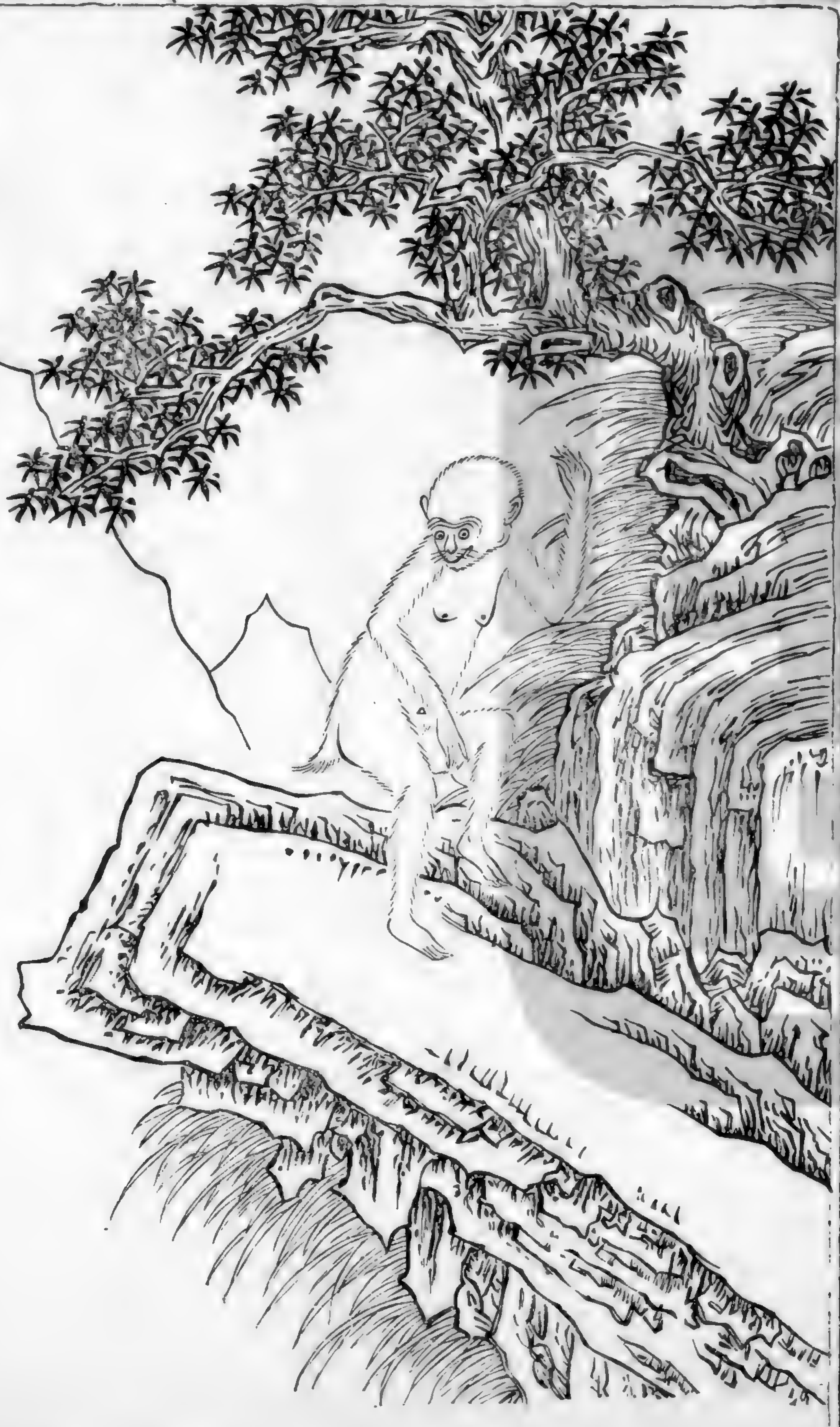
西山經

皐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

郭曰前兩脚似人手　任臣按埤蒼云皐塗之山有獸如鹿名曰玃如騈雅曰鹿四角爲玃如或作玃如廣雅曰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玃如亦作玃玃事物紺珠曰玃玃狀如白鹿前兩脚似人手後兩脚似馬蹄圖贊曰玃如

之獸鹿狀四觡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形攀木緣石又司馬貞引經云皐塗山有獸似鹿馬足人手四角名爲蠷是古本異同也梅氏云蠷卽玃猱

朱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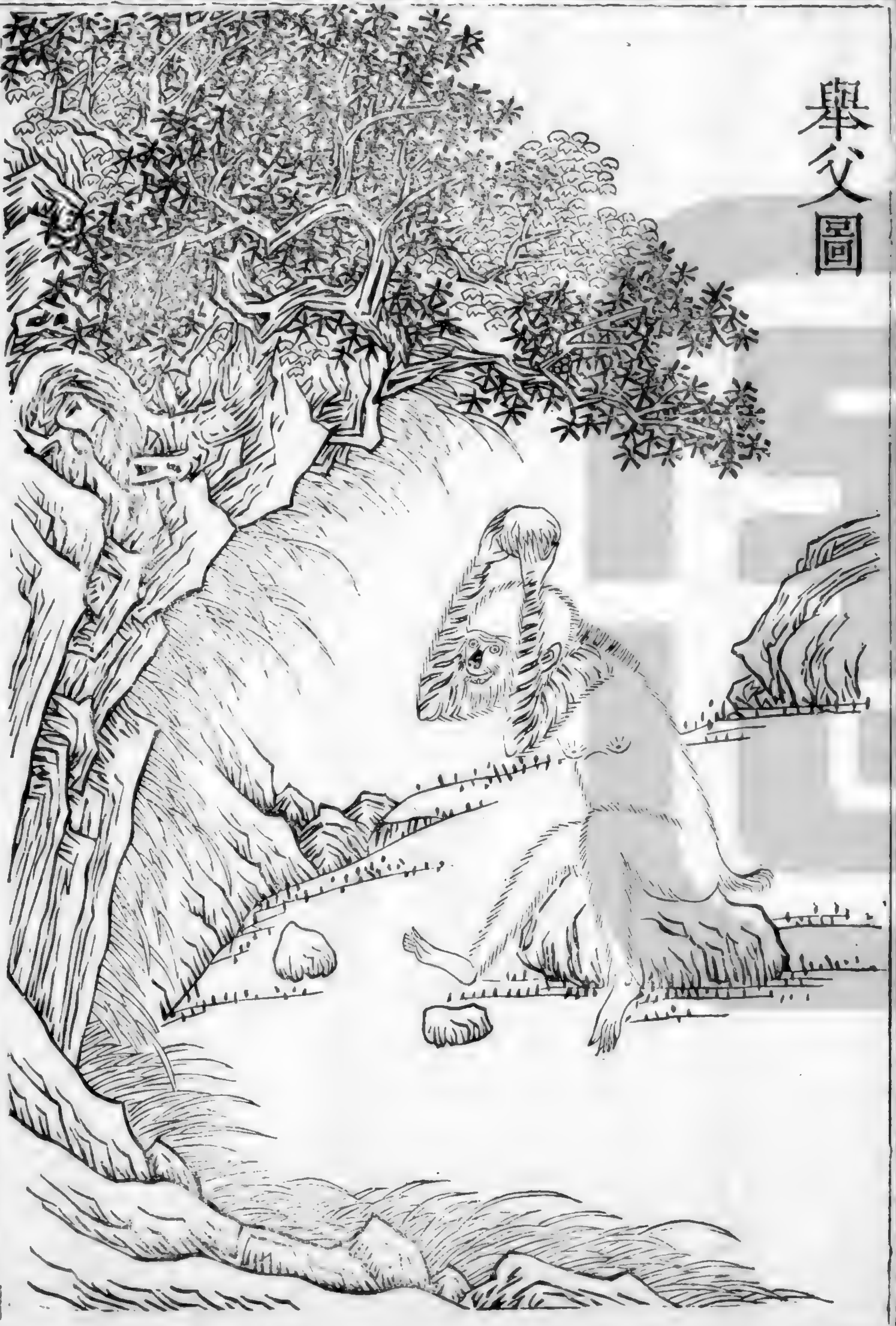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

任臣案駢雅曰朱厭雍和騰猿獑猢風母前兒皆猿屬也事物紺珠云朱厭如猿白身赤足案圖贊曰鳧徯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舉父圖



爾雅　釋獸

豦迅頭

註　今建平山中有豦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玃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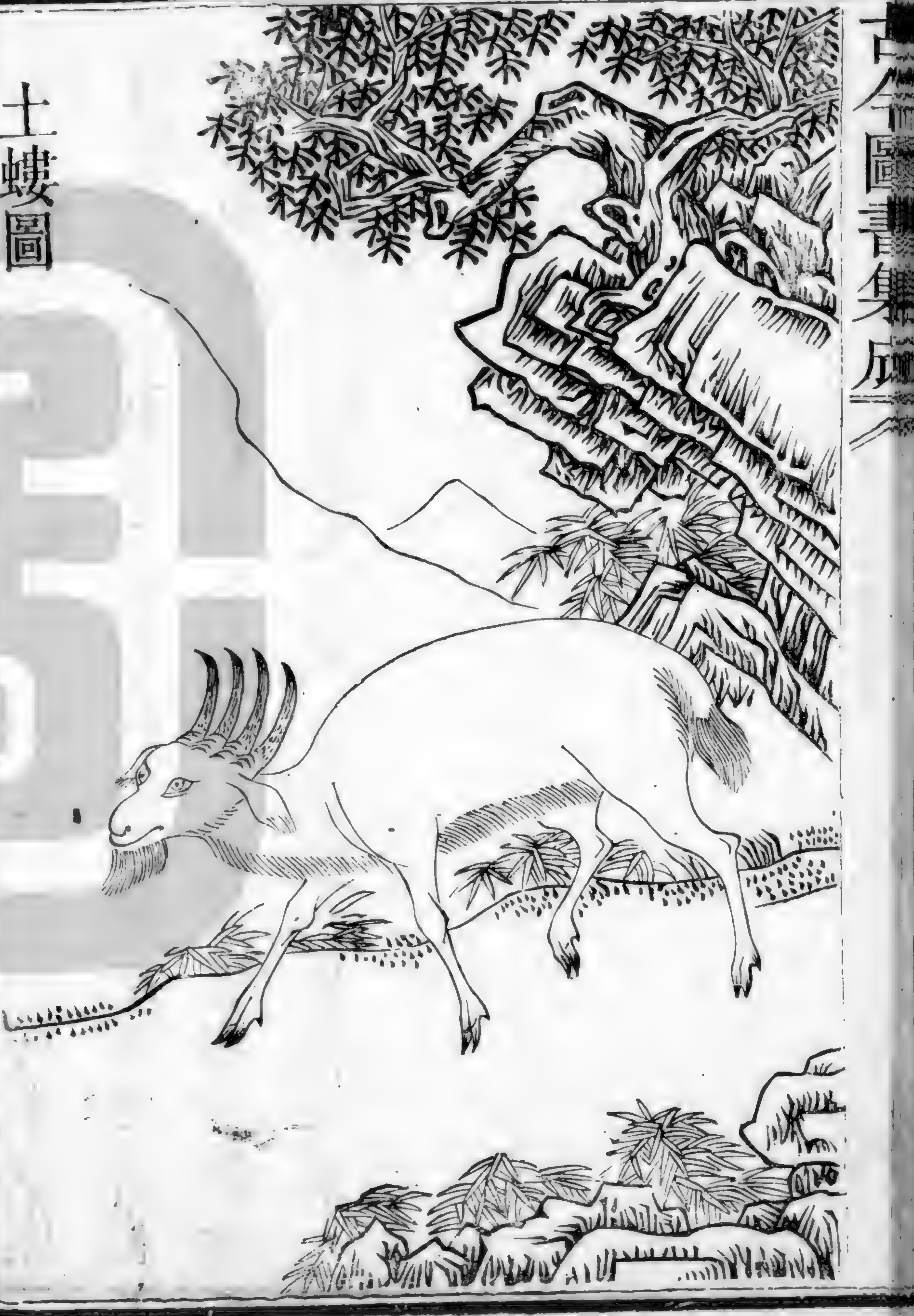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崇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

郭曰豹虎字誤舉父或作夸父　任臣按本草豦音據建平山有之大如狗狀如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頭舉石擲人卽舉父也又有玃父亦豦類徐氏譽修賦云愍舉父之不量兮蹴九鳥使安居

土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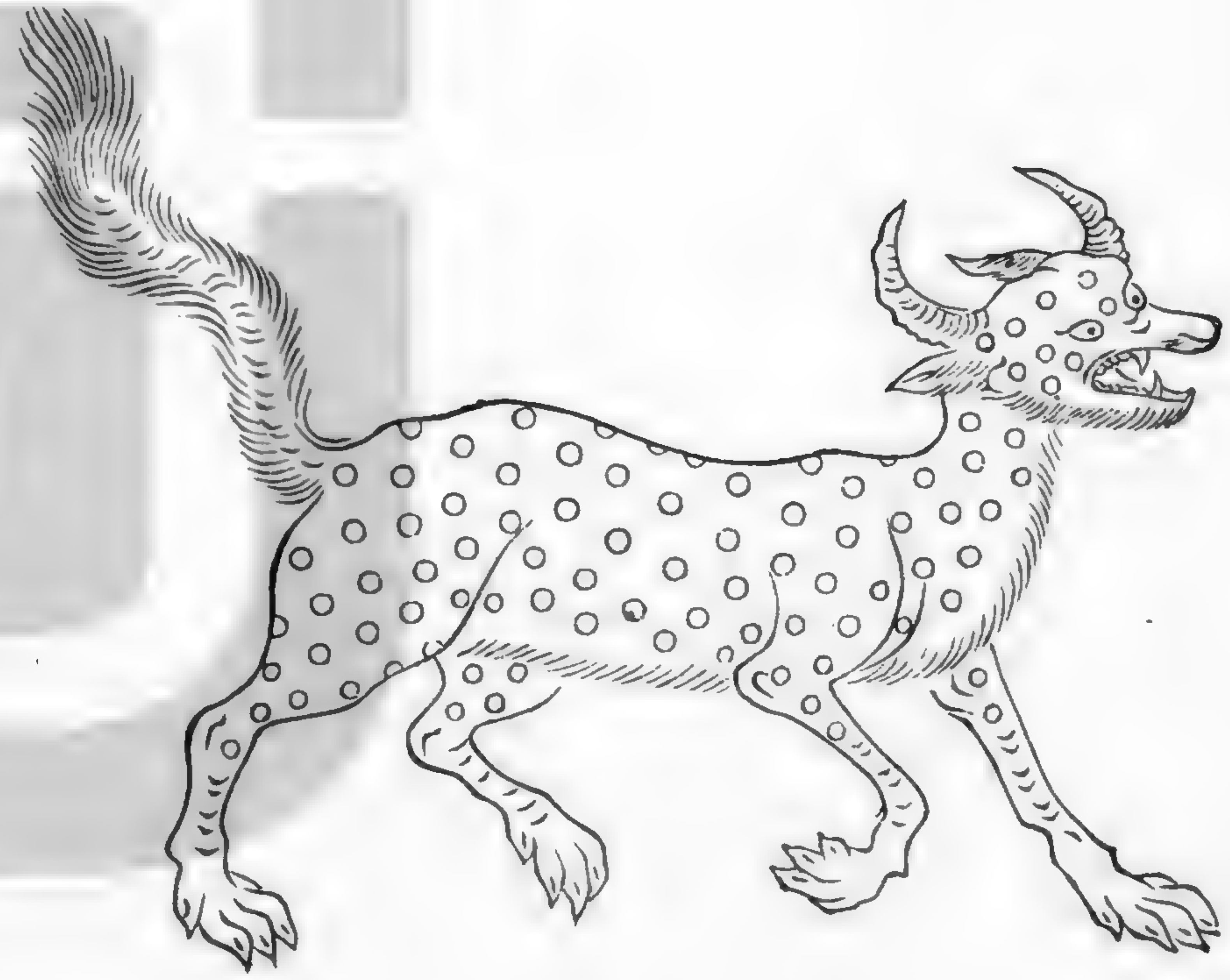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崑崙之丘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

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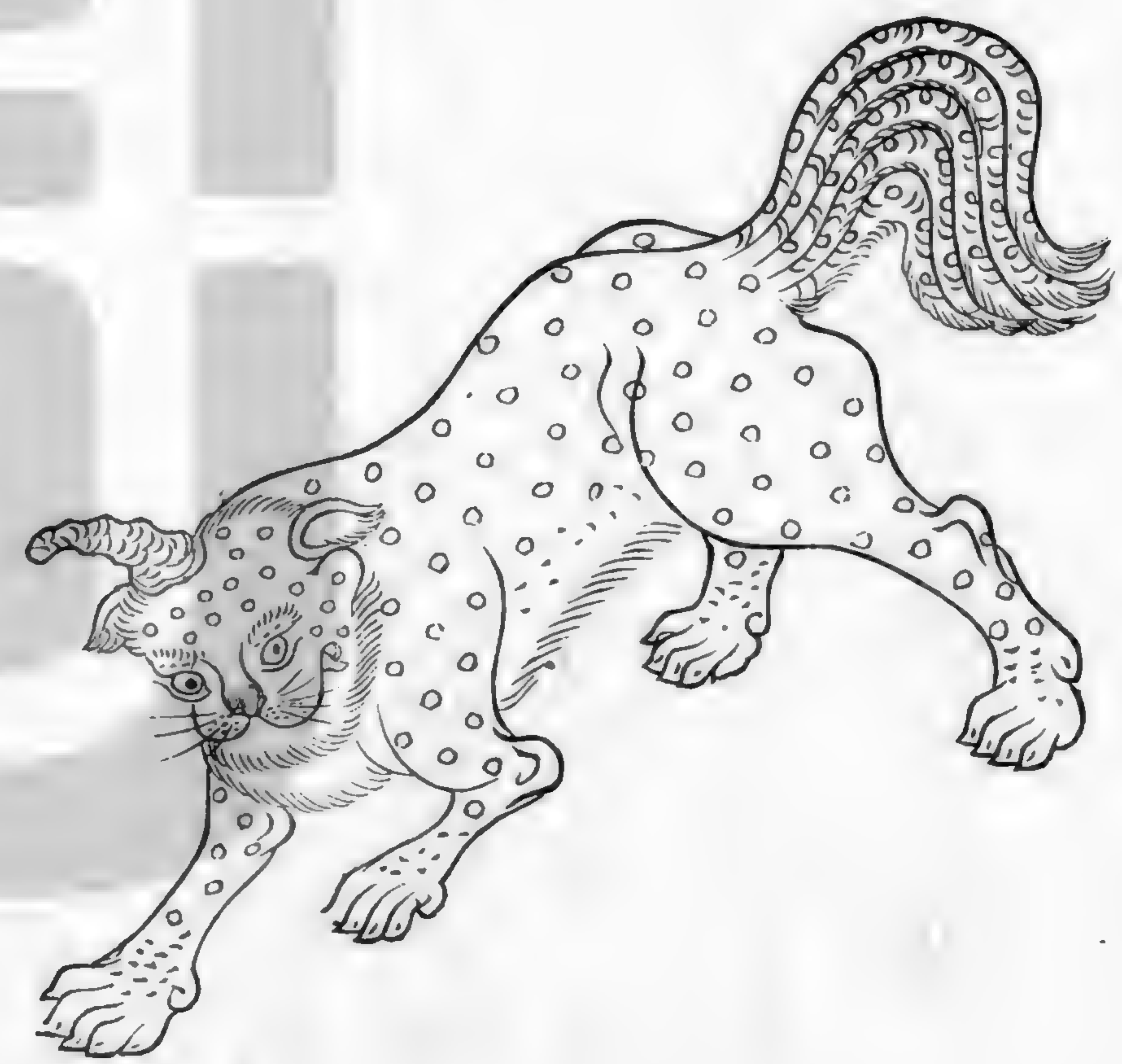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玉山西王母所居也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

郭曰晉太康七年邵陵扶溝縣檻得一獸狀如豹文有兩角無前兩腳時人謂之狡疑非此　任臣案盧柟蠛蠓集云狡音厖吠豹文純擾

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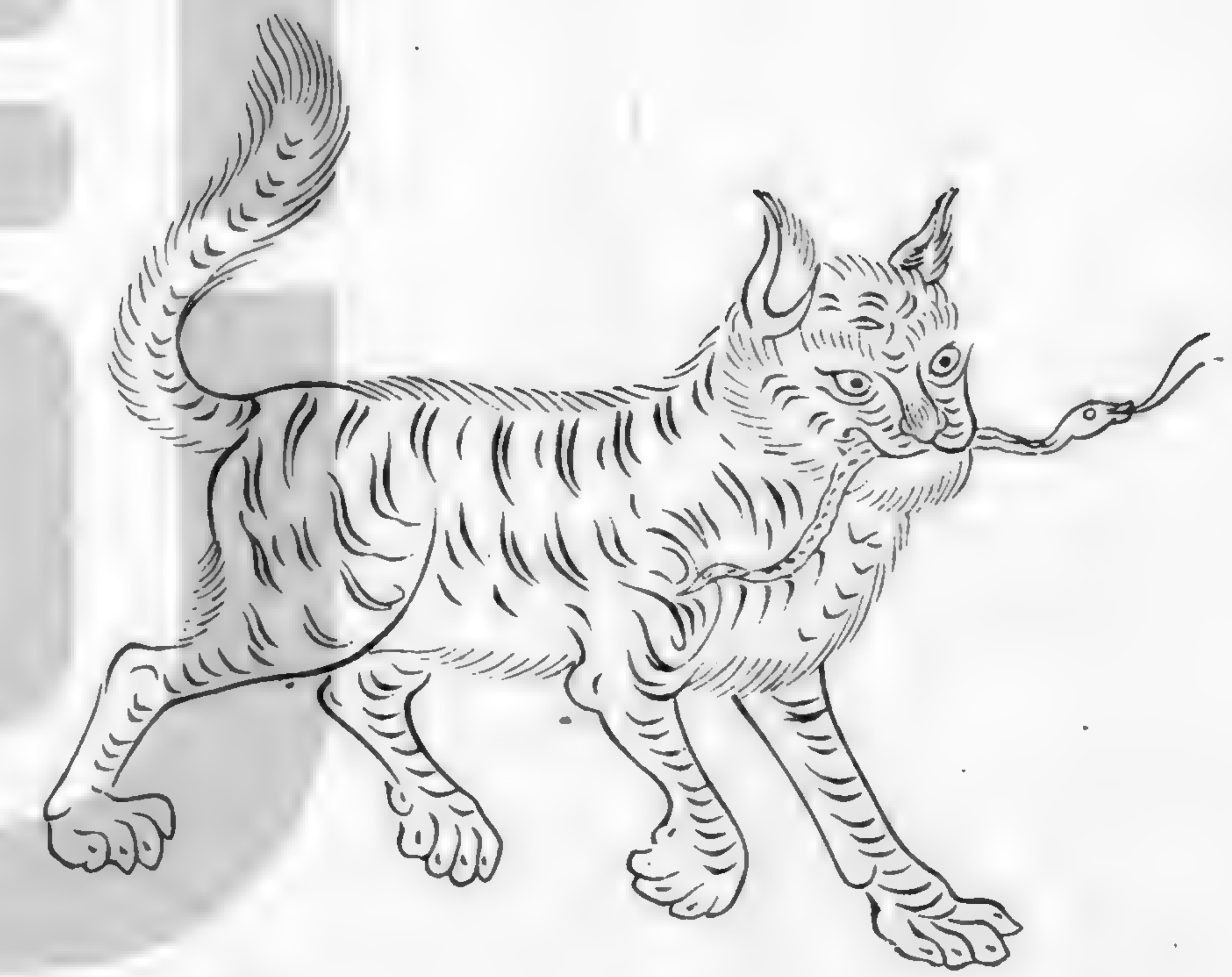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章莪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曰猙

郭曰音靜　任臣案猙又音爭一曰似狐有翼見廣韻黃氏續離騷經臯授翼于獰猙注云似豹一角五尾圖贊曰章莪之山奇怪所宅有獸似豹厥色惟赤五尾一角鳴如擊石又篇海言猞如赤豹五尾與猙相類似誤也

天狗圖



山海經

西山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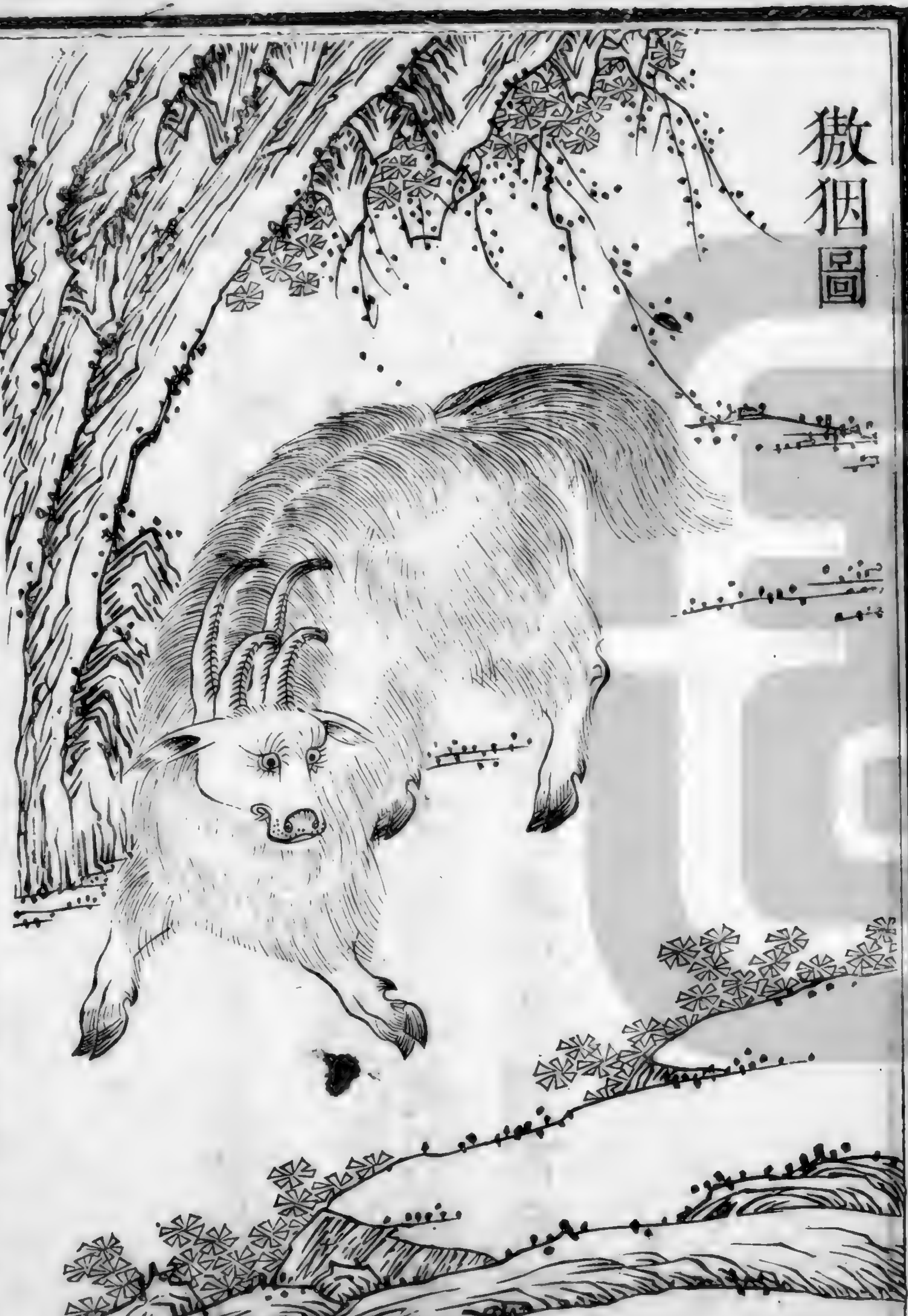
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橊橊可以禦凶

郭曰狸或作豹橊橊或作猫猫　任臣按大荒有赤犬曰天犬又太白化妖星名天狗窮奇獸亦名天狗非此事物紺珠云天狗如貍白首音如猫食蛇圖贊云乾麻不長天狗不大厥質雖小禳災除害氣之相旺在乎食帶

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



獙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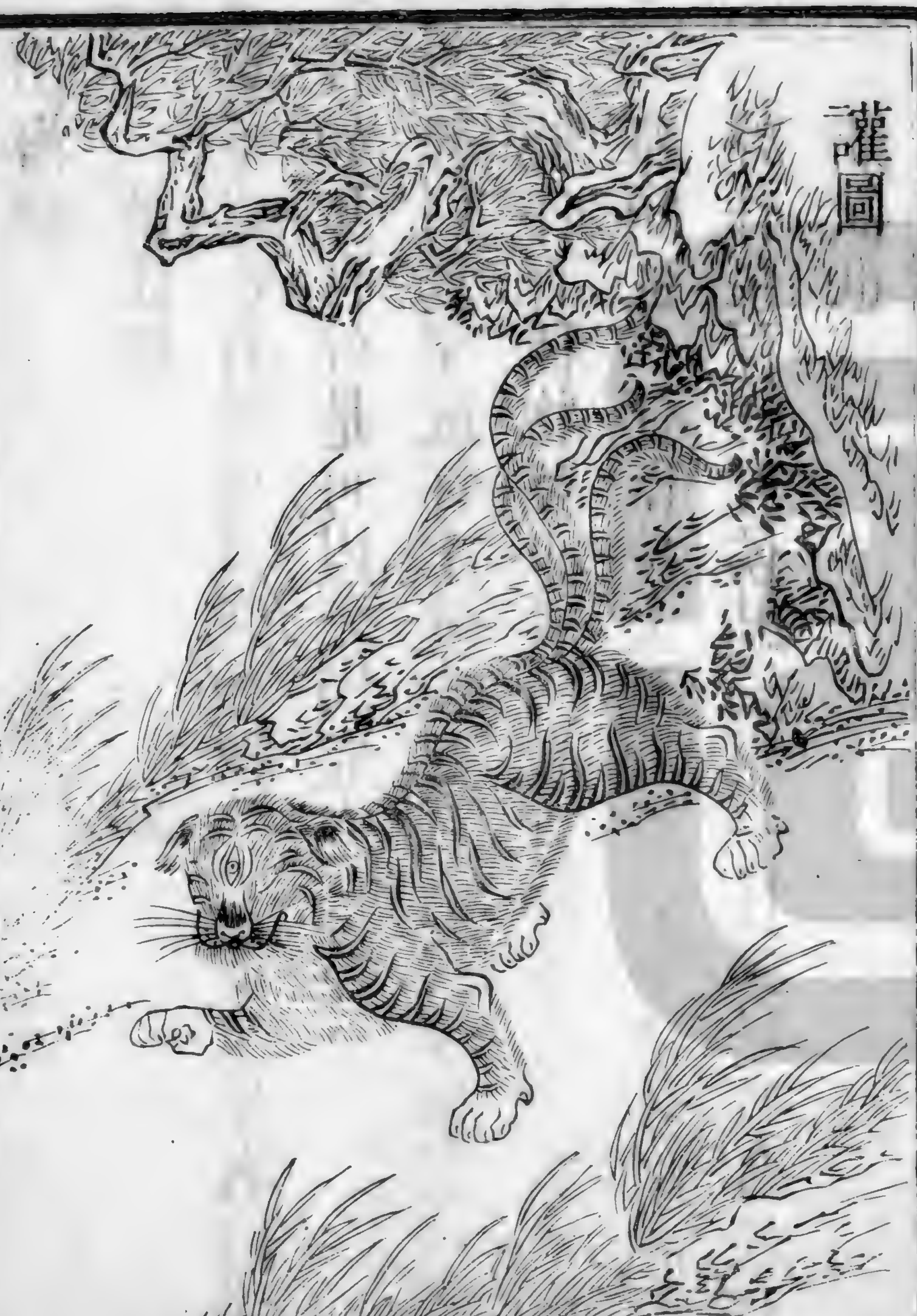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三危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其名曰獓㹷是食人

郭曰蓑辟雨之衣也　任臣按一作獓㹷駢雅曰牛四角而白曰獓㹷字彙引此作獒㹷古音略又作傲㹷

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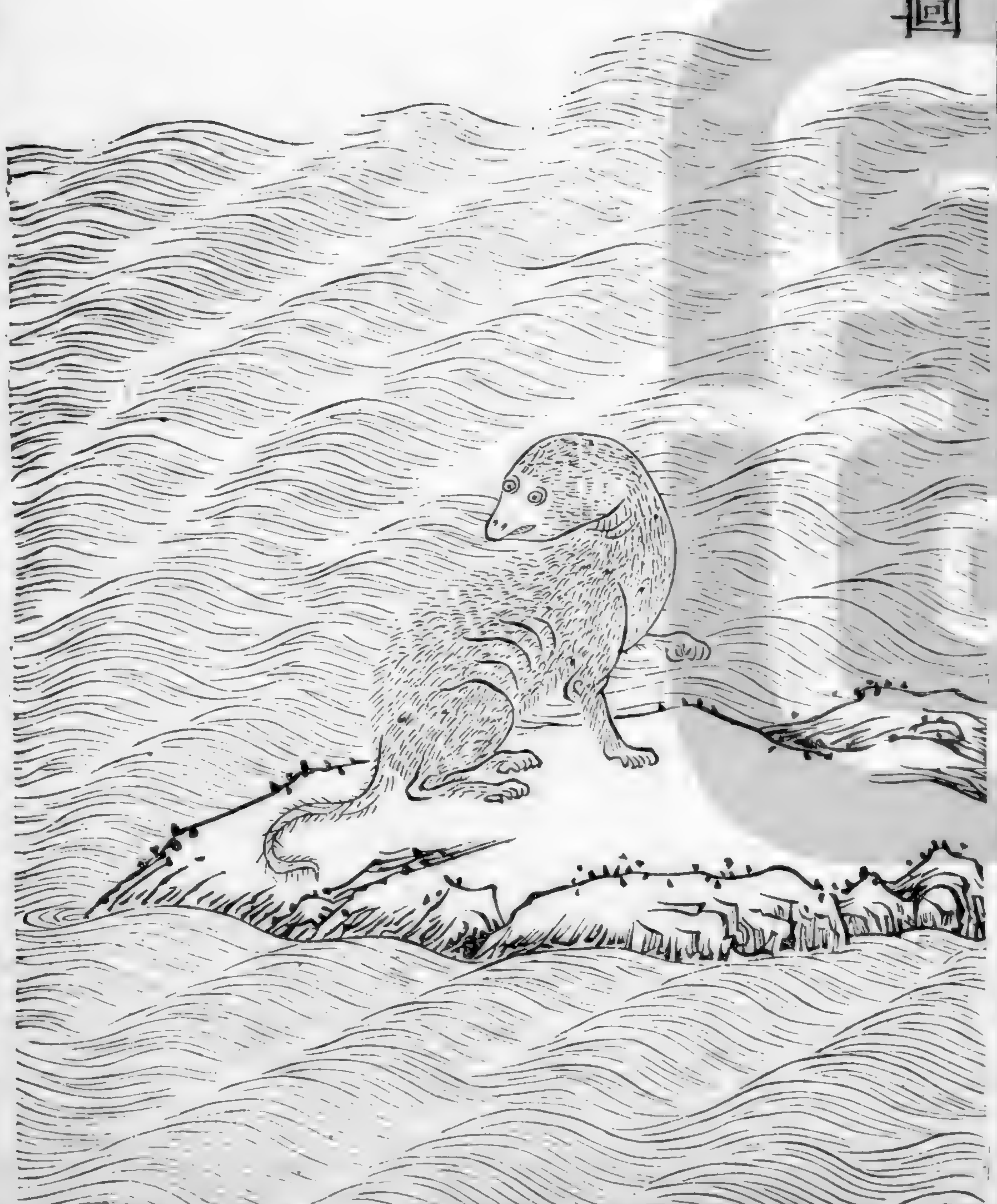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翼望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其音如奪百聲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

郭曰翼望或作上翠山讙音歡或作原奪百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曰奪百物名亦所未詳癉黃癉病也　任臣按太平御覽引經讙作讙讙奪百聲作汆百聲五侯鯖云原一目三尾音奪衆音卽斯獸也

蠻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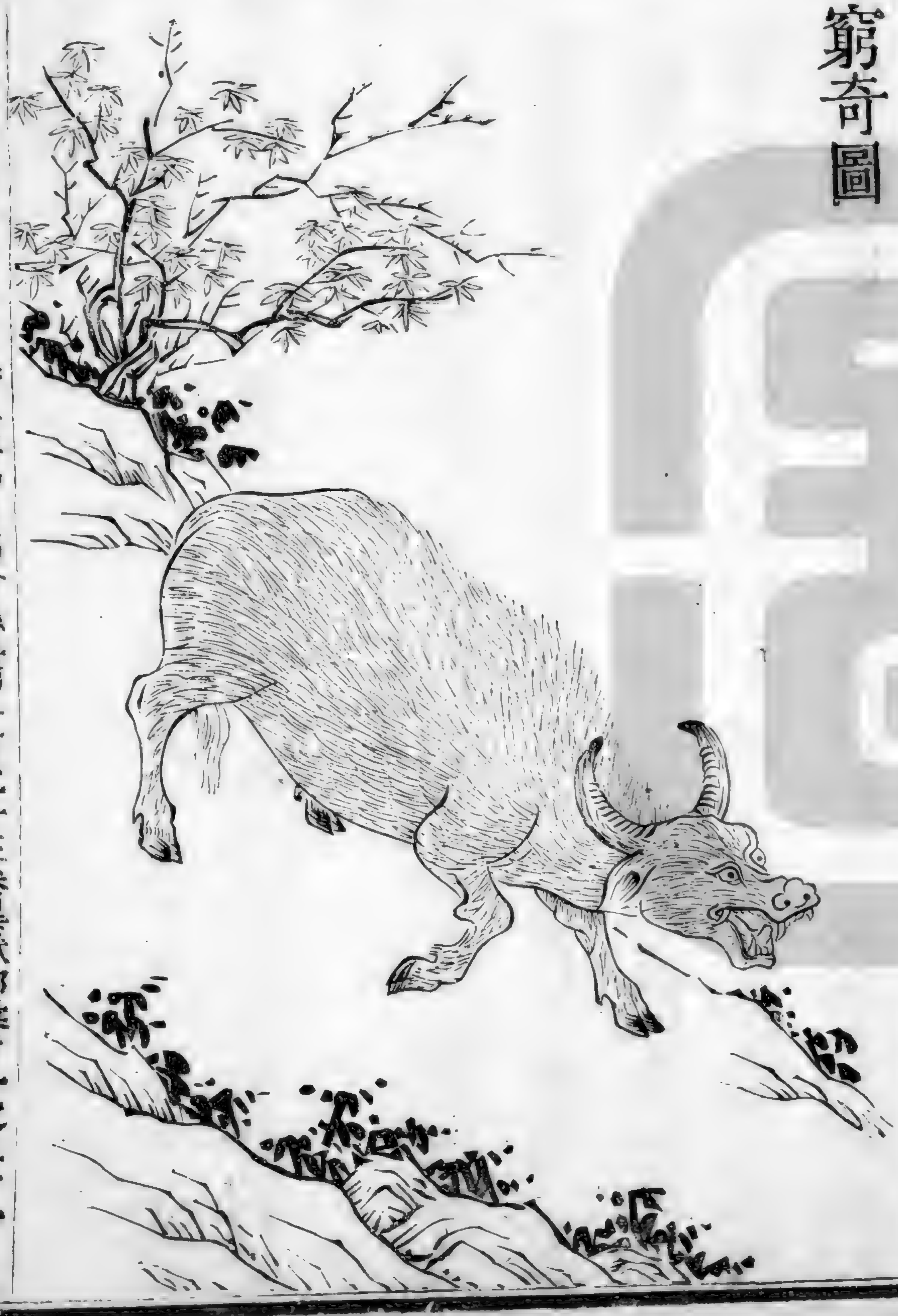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鼈首其音如吠犬

圖贊曰鼠身鼈頭厥號曰蠻

窮奇圖



山海經

西山經

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

郭曰或云似虎蝟毛有翼銘曰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　任臣案高氏緯略引此作封山云窮奇聞人鬬乃助不直者文王出獵所獲張揖上林賦注窮奇其音如狗嘷宛委餘編云窮奇逐妖一名神狗駢雅曰牛蝟毛謂之窮奇黃香九宮賦驂騪騆而挾窮奇即此也又逐疫神亦名窮奇後漢志云窮奇騰根共食蠱北方天神亦名窮奇淮南子云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抱朴子云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皆非此窮奇或作窮寄誤

海內北經

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

郭曰毛如蝟　任臣按呂氏春秋鴈門北饕餮窮奇之地太平御覽北方有獸狀如虎有翼名窮奇

卽此又窮奇渾敦檮杌饕餮是爲四凶取此義也

神異經

窮奇

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亦食諸禽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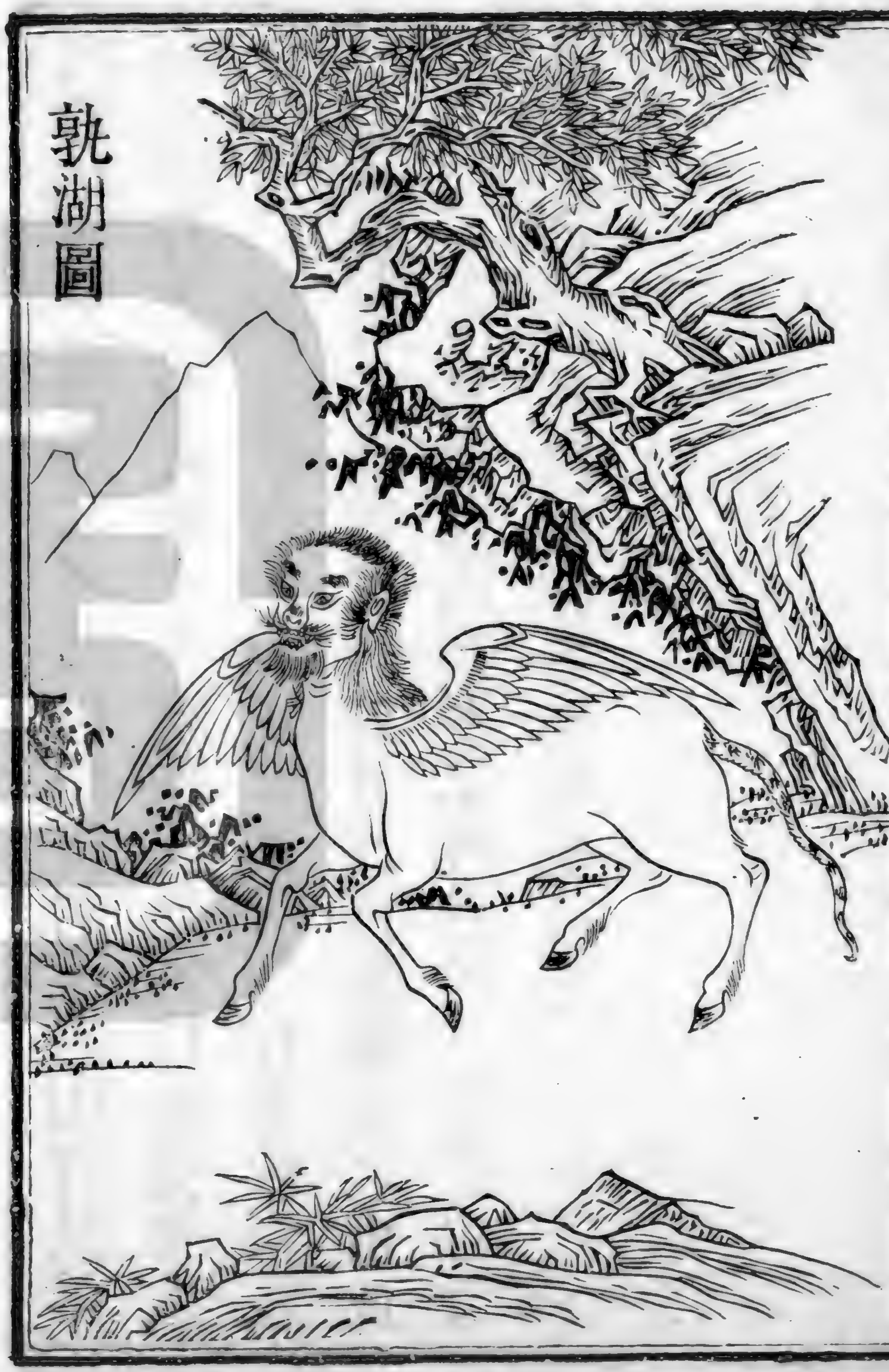
爾雅翼

窮奇

窮奇神異之獸能食人上林賦云窮奇象犀蓋獬豸觸邪撓之人窮奇食忠信之士其性相反故其名曰窮奇昔堯時四凶族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名而世莫能書其說說者謂渾敦不開通之貌耳按海內東北經曰三危山西曰天山莫水出焉西流注於陽谷有神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莊子以無爲混沌驩兜比周頑嚚目無辨別故以渾敦比之窮奇之名說者特謂其行好奇耳按神異經曰窮奇狀如牛而邑狸尾長曳地其聲如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齧而

食之逢奸邪者則捕禽獸而飼之亦食禽獸之肉海內西北經亦曰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在蜪犬北又東北經曰邽山上有獸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註云或云似虎蝟毛有翼海上所謂窮奇者千歲聃耳虎一名神狗也共工專誣害盛德故以窮奇比之檮杌之名說者特謂頑凶無儔匹之貌耳按物類相感志曰檮杌西荒中獸如虎毫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張捕之復黠逆知一名倒壽伯鯀傲狠亡身故以檮杌比之饕餮之名北山經曰鉤玉之山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名曰狗鴞食人如物註云貪婪食人未盡遂害其身像在夏后鼎左傳謂饕餮者也三苗飲食貪冒故以饕餮比之由此四物言之則窫窳大風封豕鑿齒長蛇之類皆以物比人不能詳其說然皆可以類通之也

孰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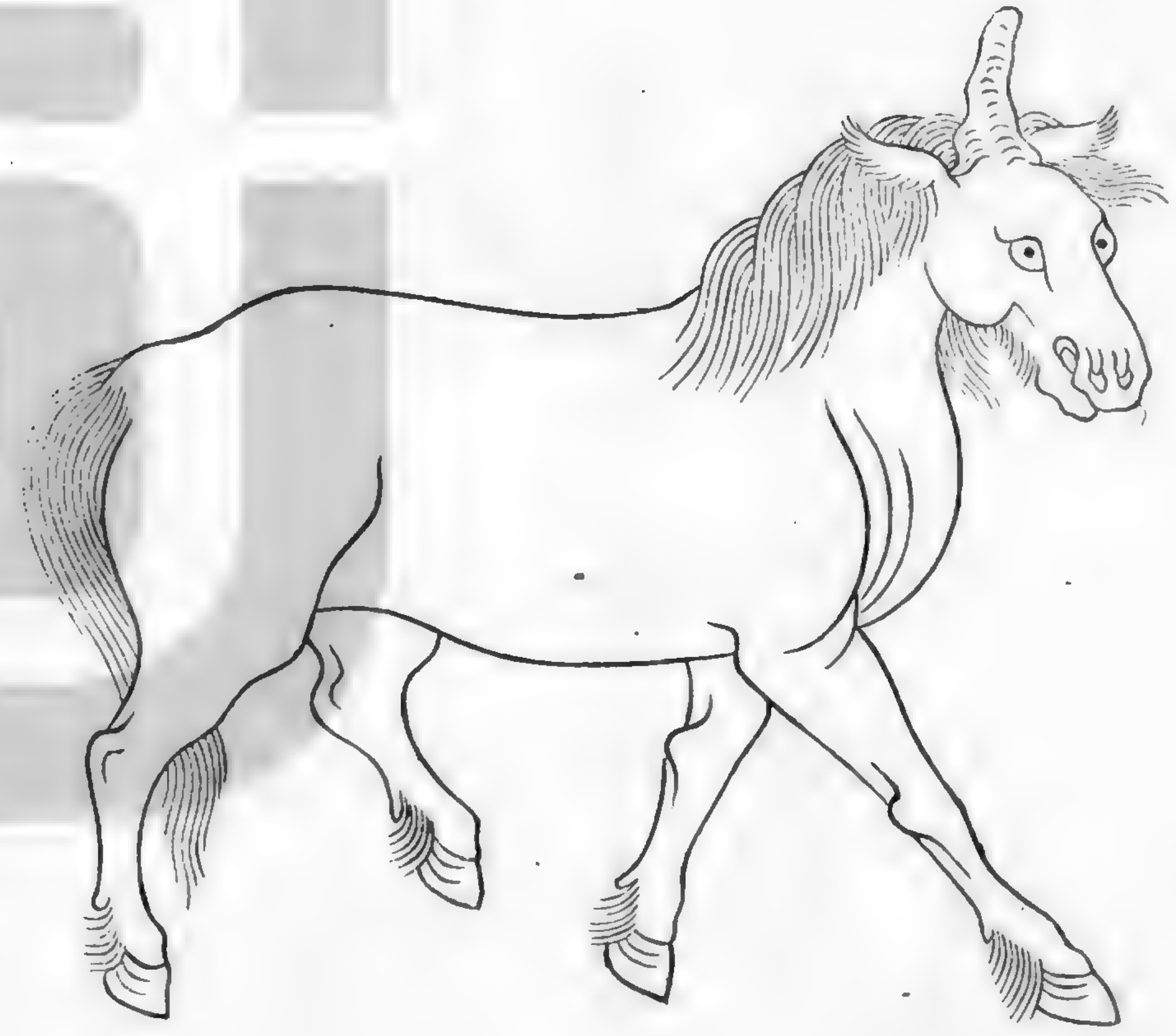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崦嵫之山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名曰孰湖

郭曰喜抱舉人　任臣按駢雅馬而人面鳥翼曰孰湖又游氏臆見作孰湘未知所據圖贊曰孰湖之獸見人則抱

驩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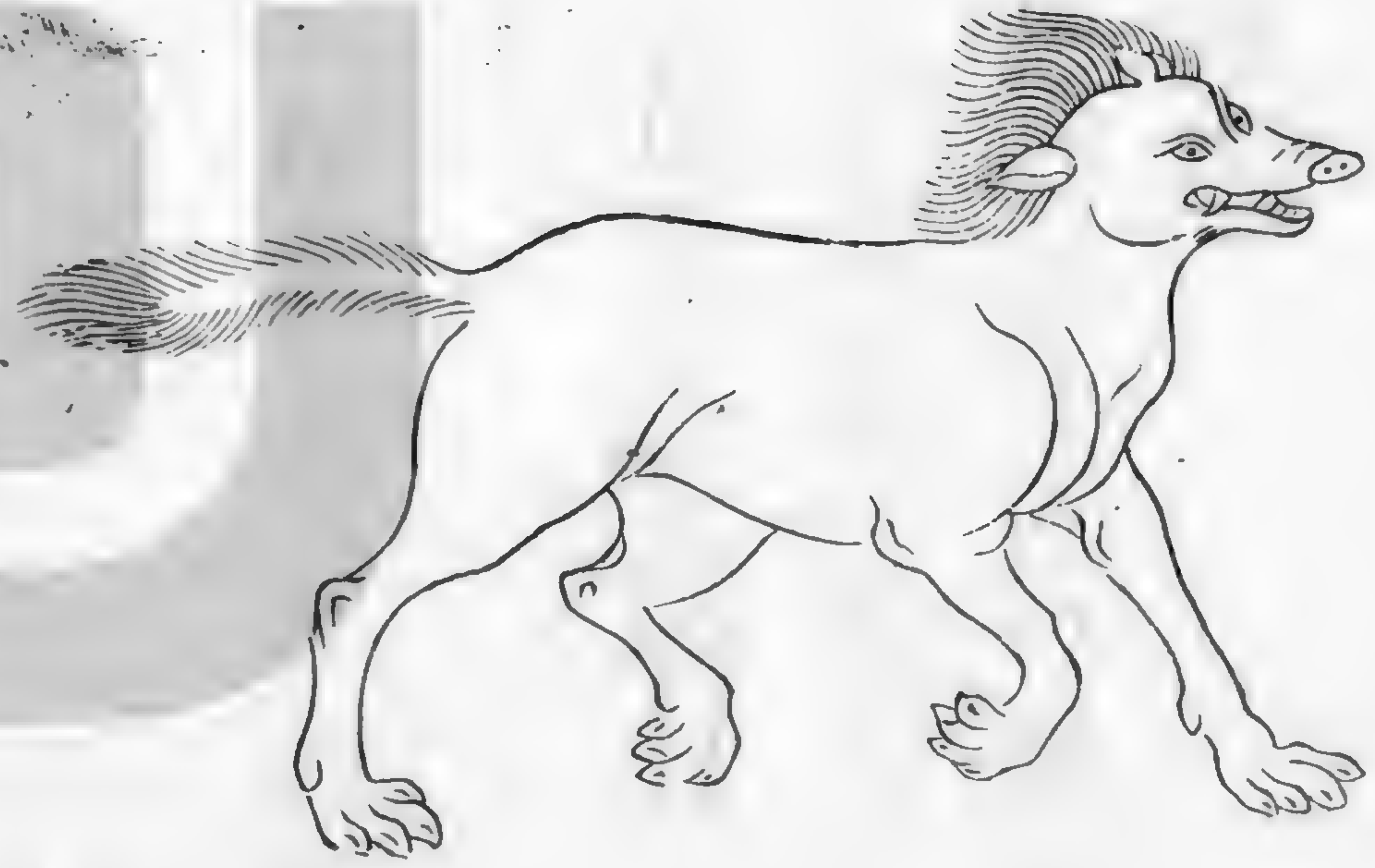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驩疏可以辟火

郭曰音歡有錯言角有甲錯也或作厝　任臣案駢雅曰驩疏一角馬也五侯鯖云驩疏出常山如馬一角其性墨即此也異物彙苑作矔疏似誤圖贊曰厭火之獸厥惟驩疏

孟槐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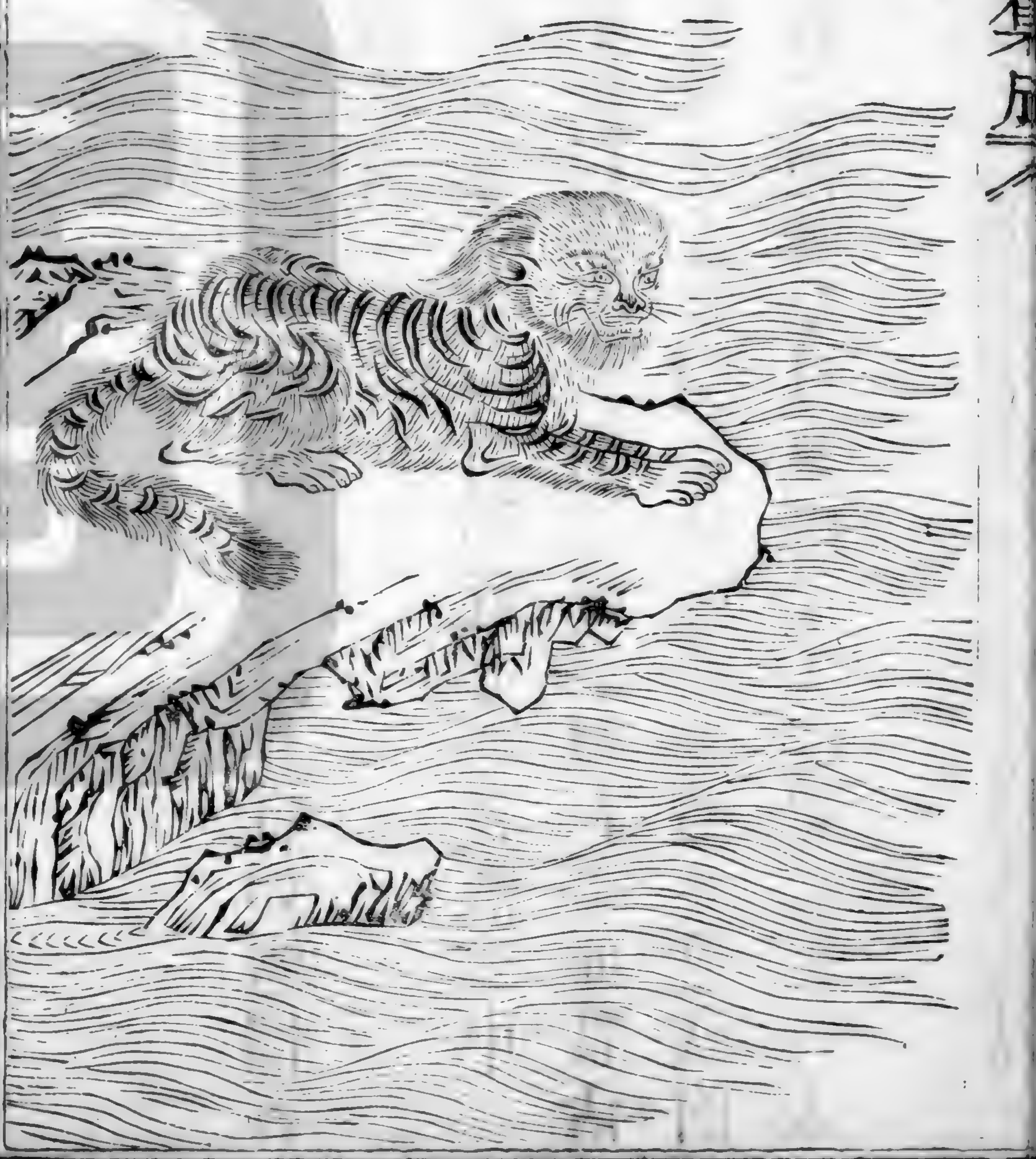
北山經

譙明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

郭曰貆豪豬也禦凶辟凶邪氣亦在畏獸畫中

任臣案駢雅曰谿邊如狗孟槐如貆石穀如狢活褥如鼠圖贊云孟槐似貆其豪則赤列象畏獸凶邪是辟氣之相勝莫見其迹又孟槐代醉編作孟魂

孟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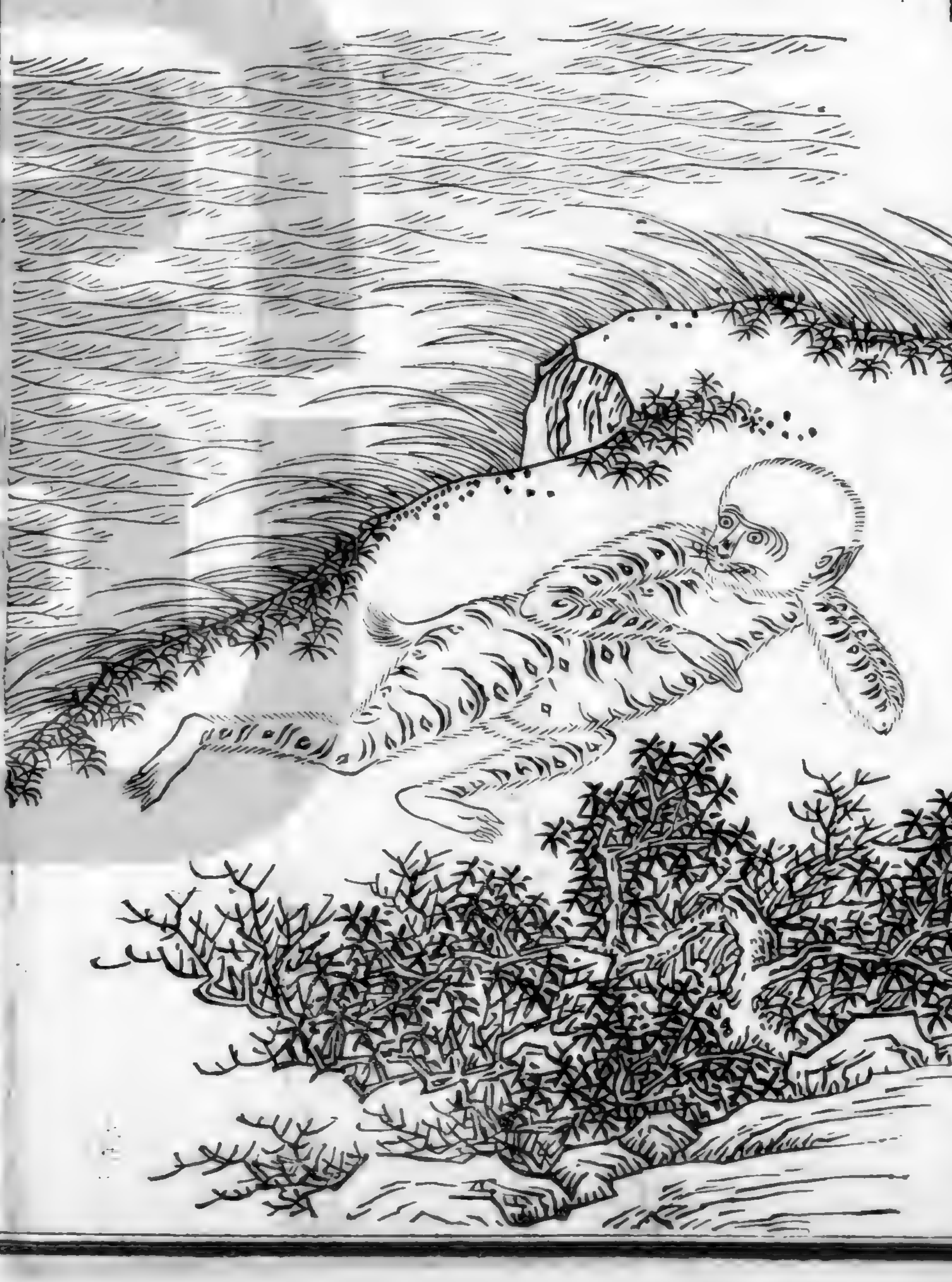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石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郭曰題額也　任臣按獸經云在子其鳴也在子孟極其鳴曰孟極駢雅曰孟極諸犍豹屬也麟書云孟極是覆指此

幽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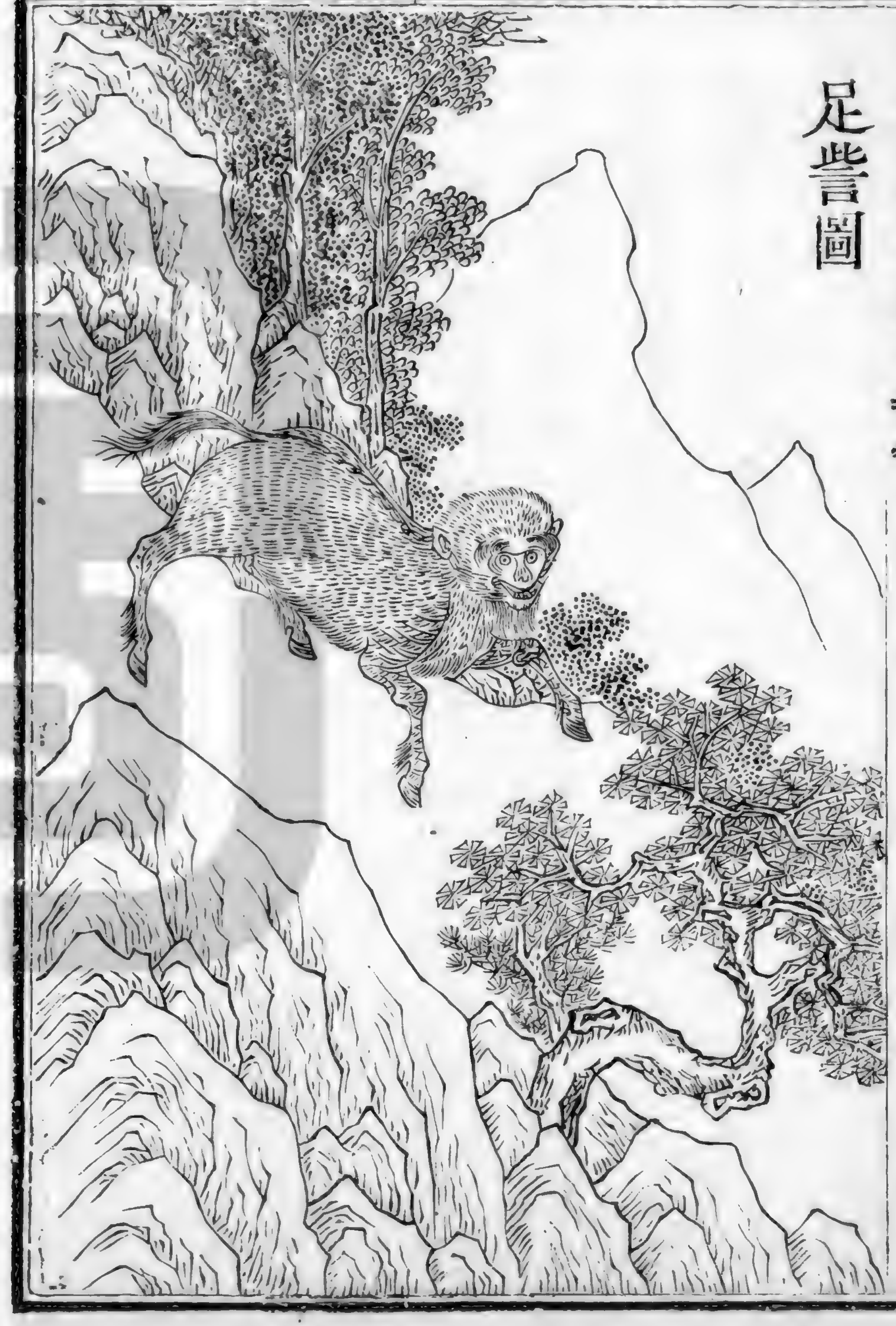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邊春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名曰幽頞其鳴自呼

郭曰邊春或作春山幽頞或作嬻嬒　任臣按事物紺珠曰幽頞如禺文身善笑圖贊曰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累頞古音餘作鴳又太平御覽作幽頗疑誤

足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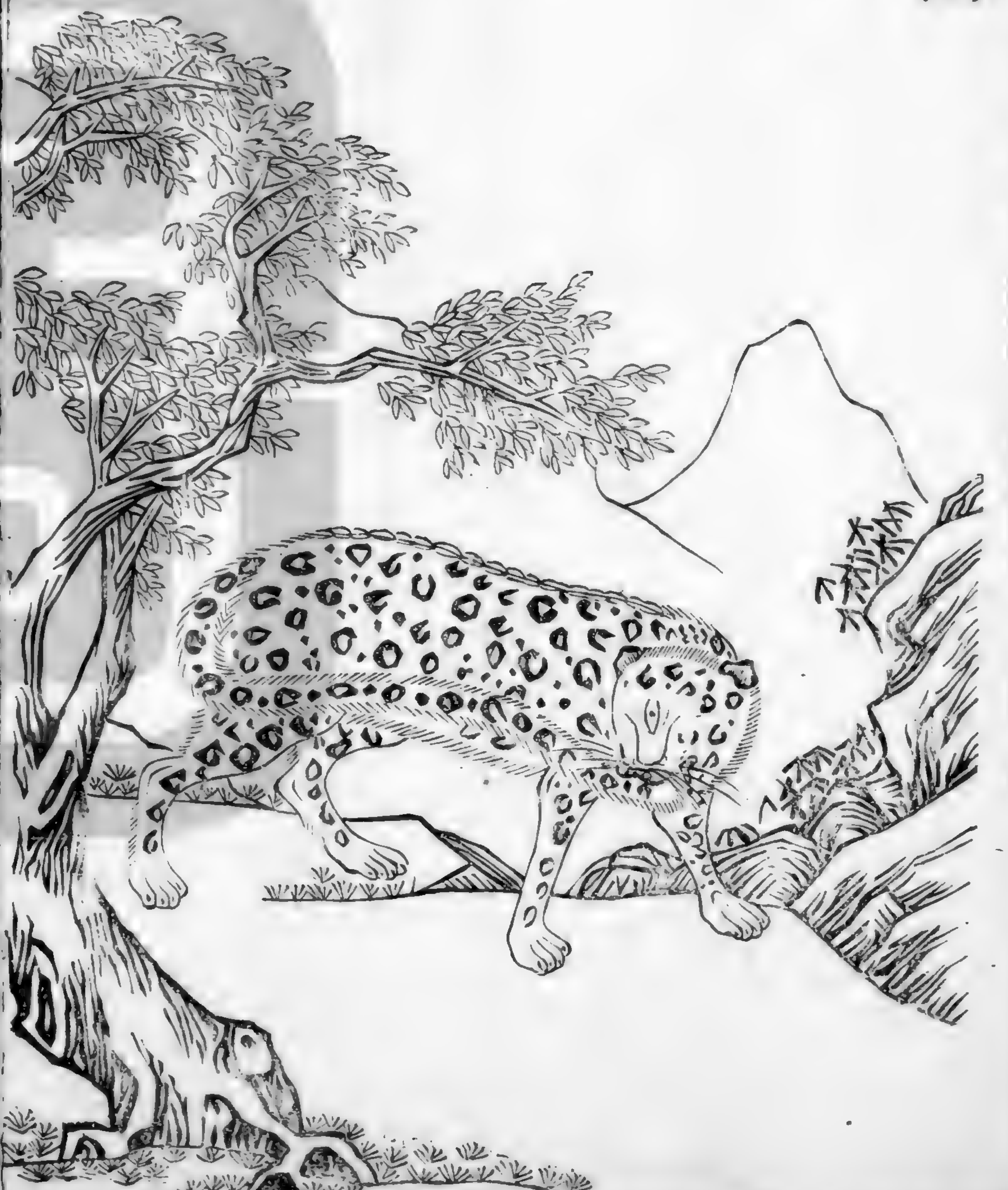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蔓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

任臣案獸經云足訾文臂風狸長眉五侯鯖云足訾如禺有鬣駢雅云嬻媮足訾皆禺屬也圖贊曰鼠而傅翼厥聲如羊孟極似豹或倚無良見人則呼號曰足訾

諸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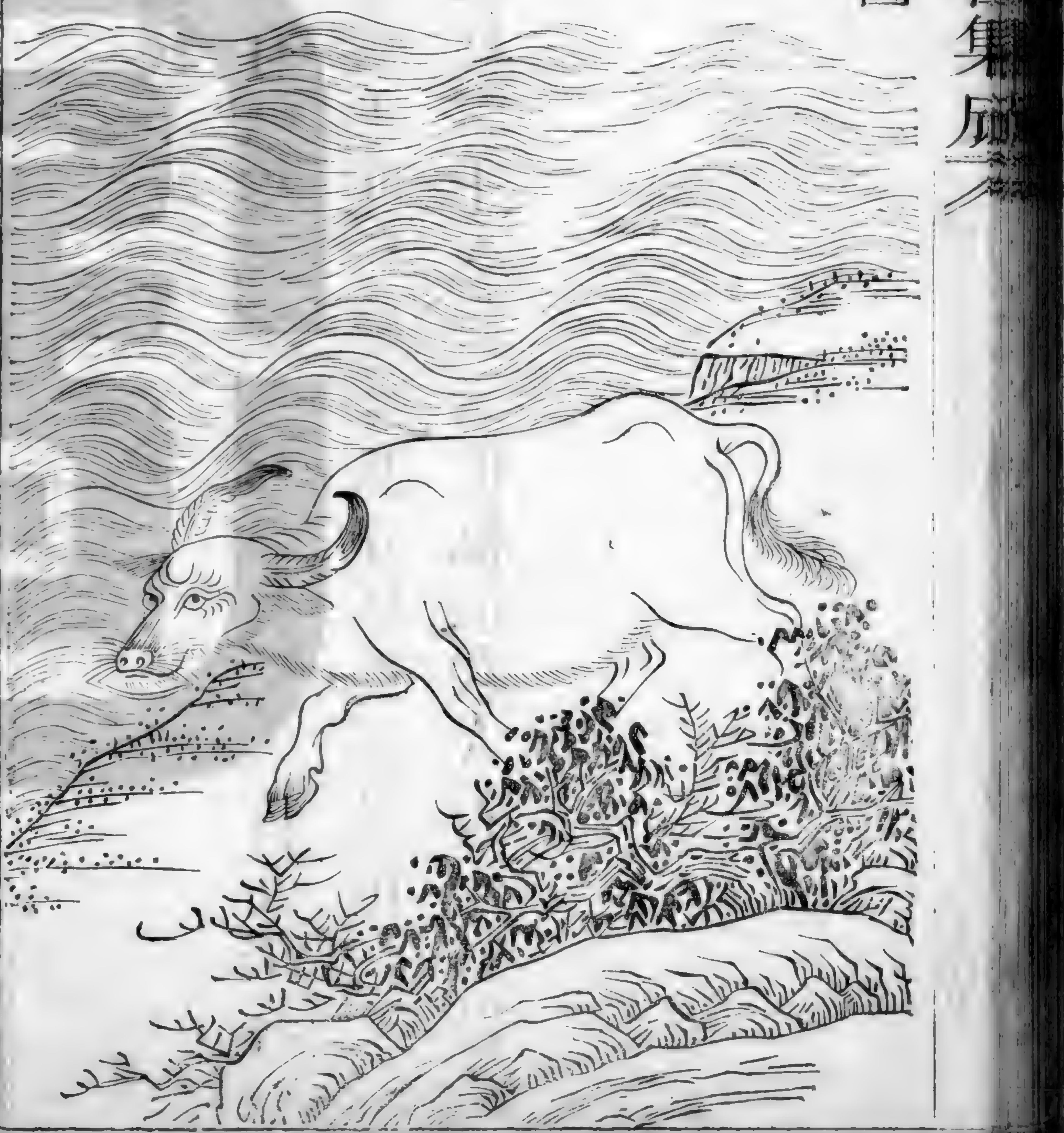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單張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善吒行則啣其尾居則蟠其尾

任臣按顧野王玉篇云犍獸似豹人首一目卽此也

那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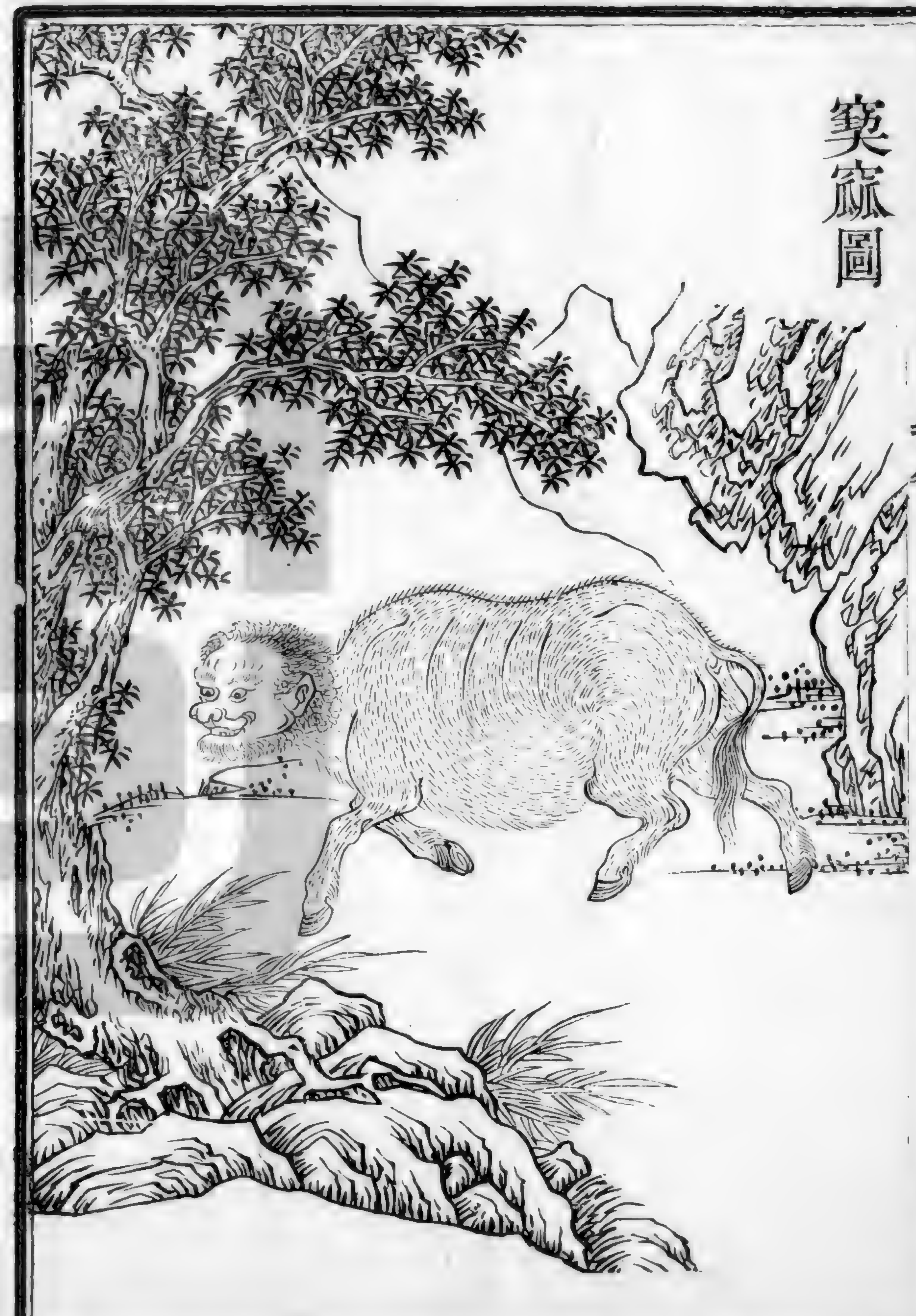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灌題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訆名曰那父

郭曰如人呼喚　任臣案駢雅曰獸似牛而白尾曰那父赤尾曰領月馬尾曰精精

窫窳圖



爾雅

釋獸

𧳜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

註迅疾　疏迅疾也𧳜貐之獸其狀類貙而虎爪食人疾走山海經云少咸山有獸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嬰兒食人其名與此同其狀與此異

山海經

北山經

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郭曰爾雅云窫窳似貙虎爪與此錯軋愈二音

任臣案爾雅猰貐類貙食人迅走淮南子堯時窫窳爲民害乃使羿殺之海內南經窫窳龍首是食人海內西經窫窳蛇身人面騈雅牛身人面而馬足曰窫窳或爲猰貐或爲窫窳形狀不同所傳亦異實未詳也

海內南經

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

郭曰窫窳本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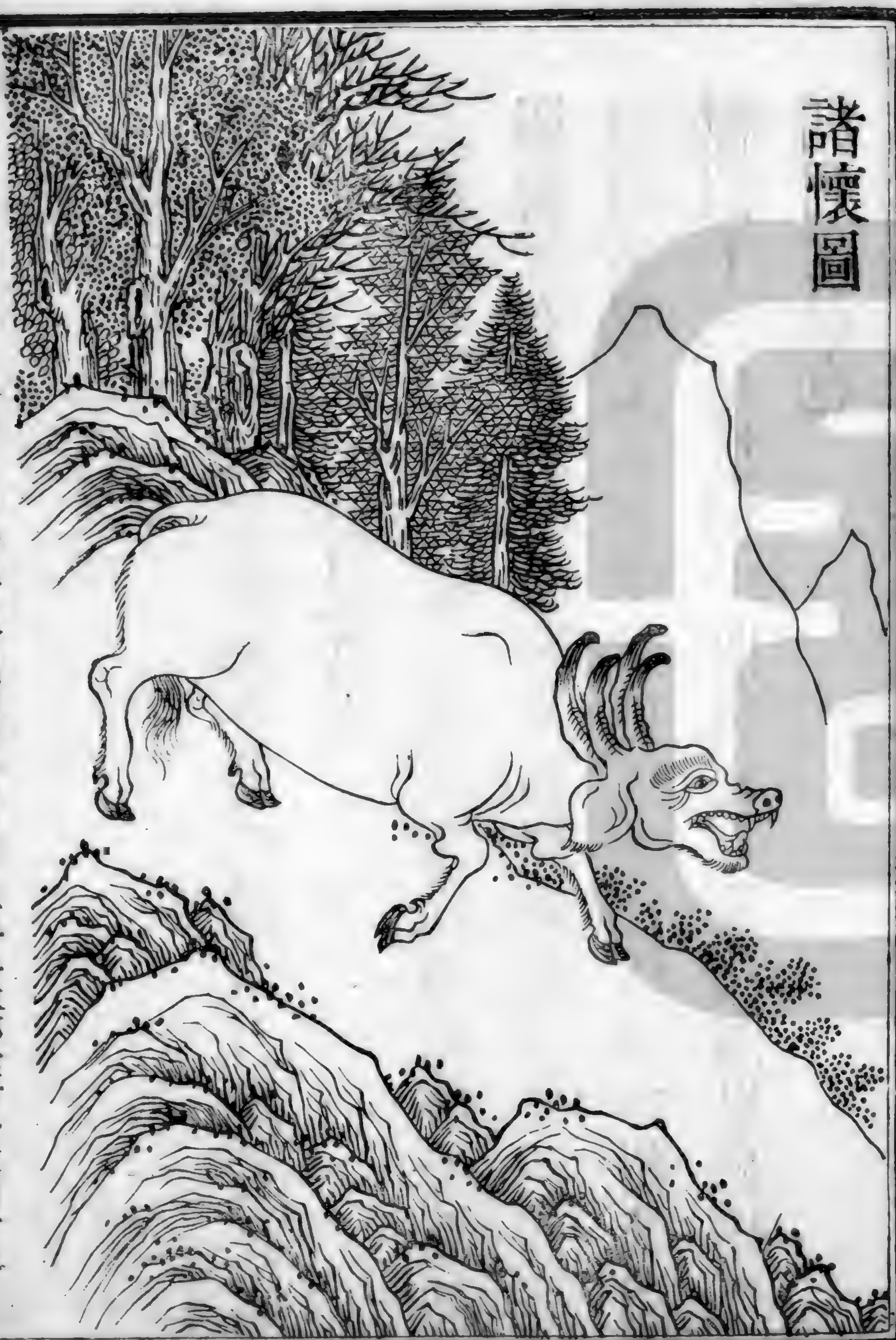
海內西經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述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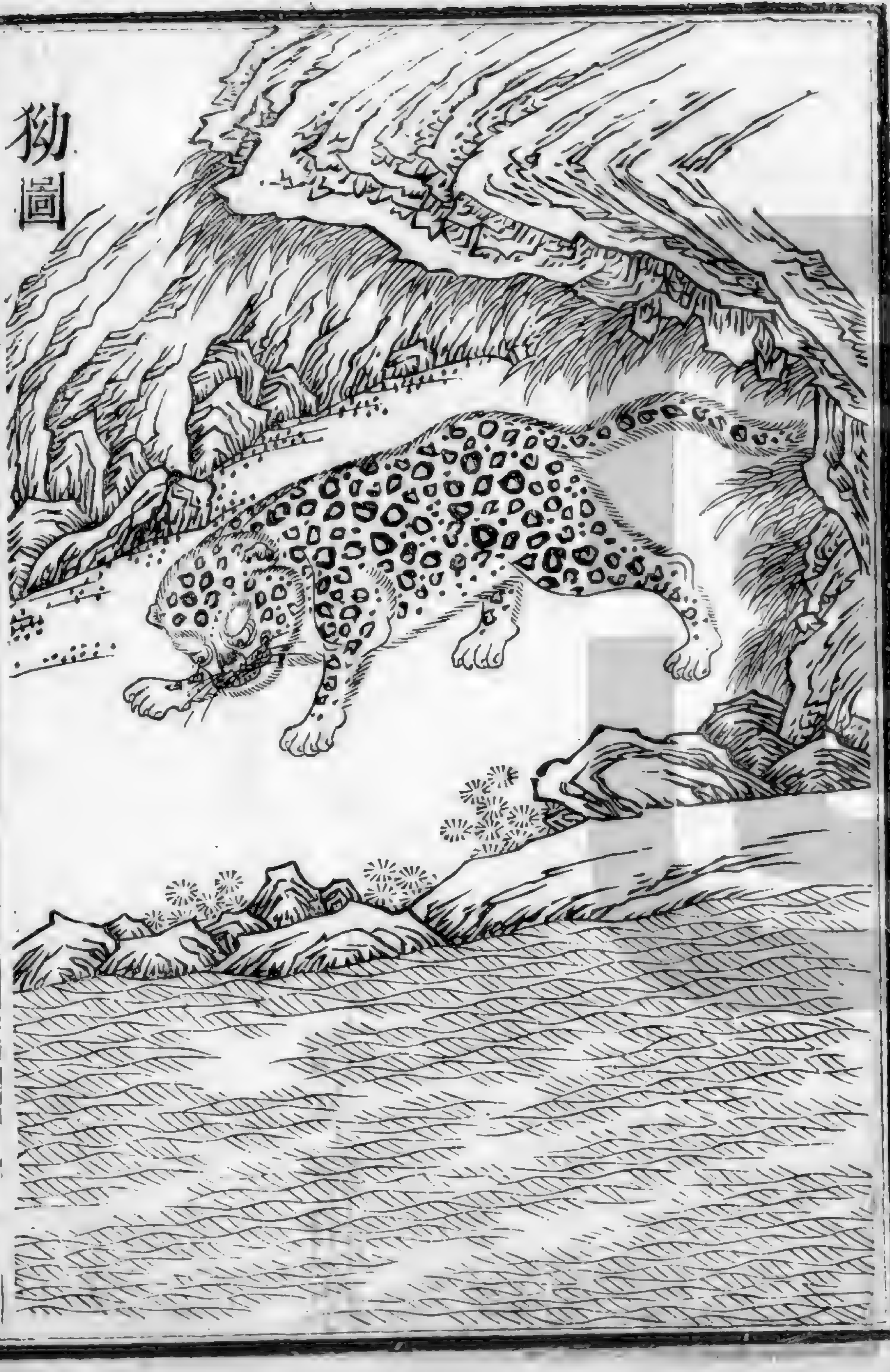
猰貐

猰貐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君則隱藏無道君則出食人



諸懷圖

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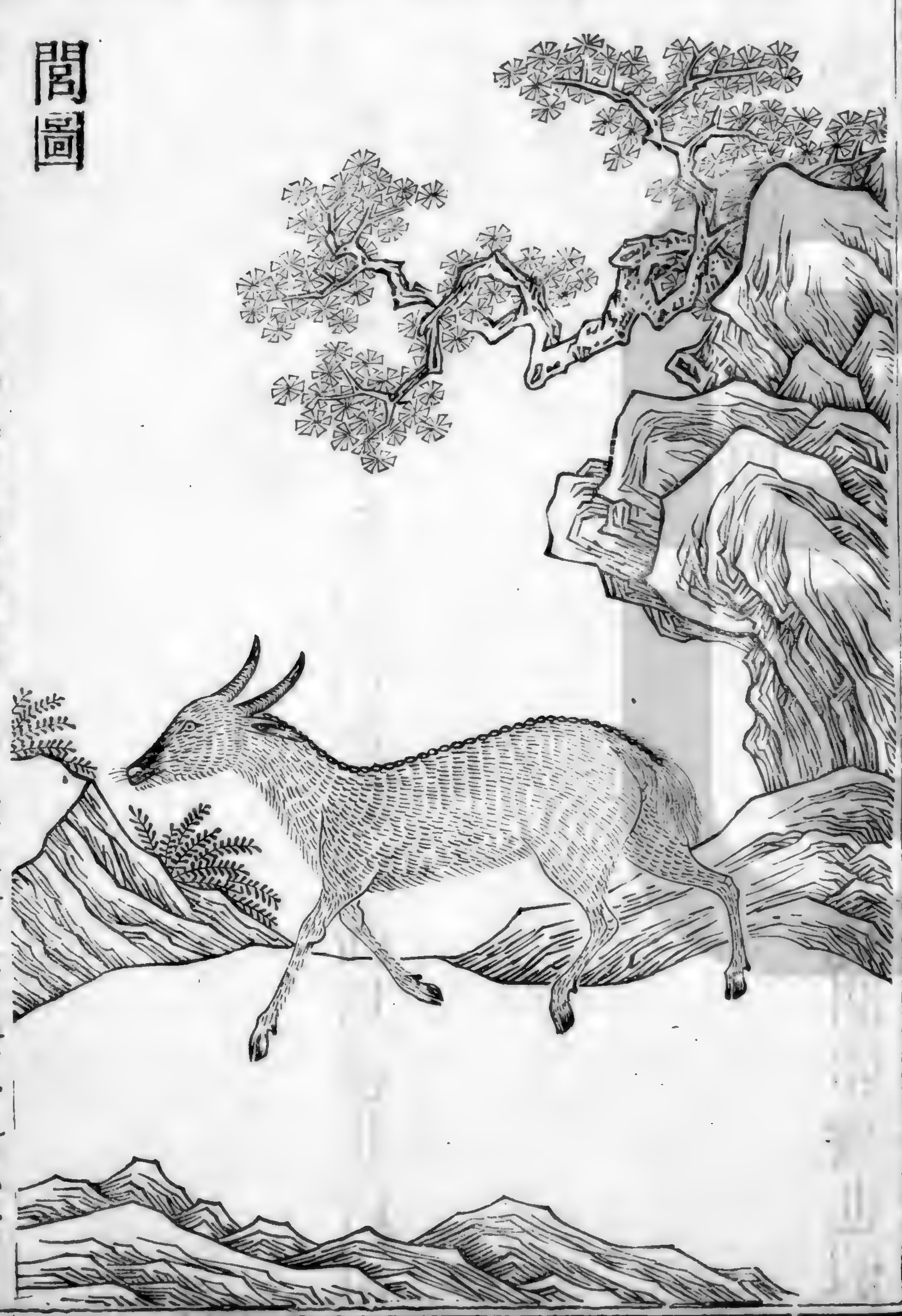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北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鴈是食人

任臣按劉會孟曰恆山渾源卽北嶽相傳飛至曲陽縣歷代怯升者就祠於曲陽騈雅曰牛四角人目曰諸懷又篇海字彙作犪通作㹕事物紺珠曰獂似牛三足犪似牛四角元覽云諸懷也䮾䮾也四角之獸也

閭圖



山海經

北山經

隄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狕

郭曰或作⿰阝定古字耳狕音幺　任臣按事物紺珠云狕如豹文首

儀禮

鄉射禮

於郊則閭中以旌獲

（註）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蹄周書北唐以閭析羽爲旌

山海經

北山經

縣雍之山其獸多閭麋

郭曰今在晉陽縣西名汲甕雍音甕閭即羭也似驢而跂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驢周書曰北唐以閭亦見鄉射禮　任臣案禮曰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于郊則閭中陳祥道禮書云閭如驢一角廣志曰驢羊似驢南史云滑國出野驢有角皆閭也或曰歸藏齊毋經兩壺兩羭即此

汲冢周書

王會解

北唐戎以閭閭似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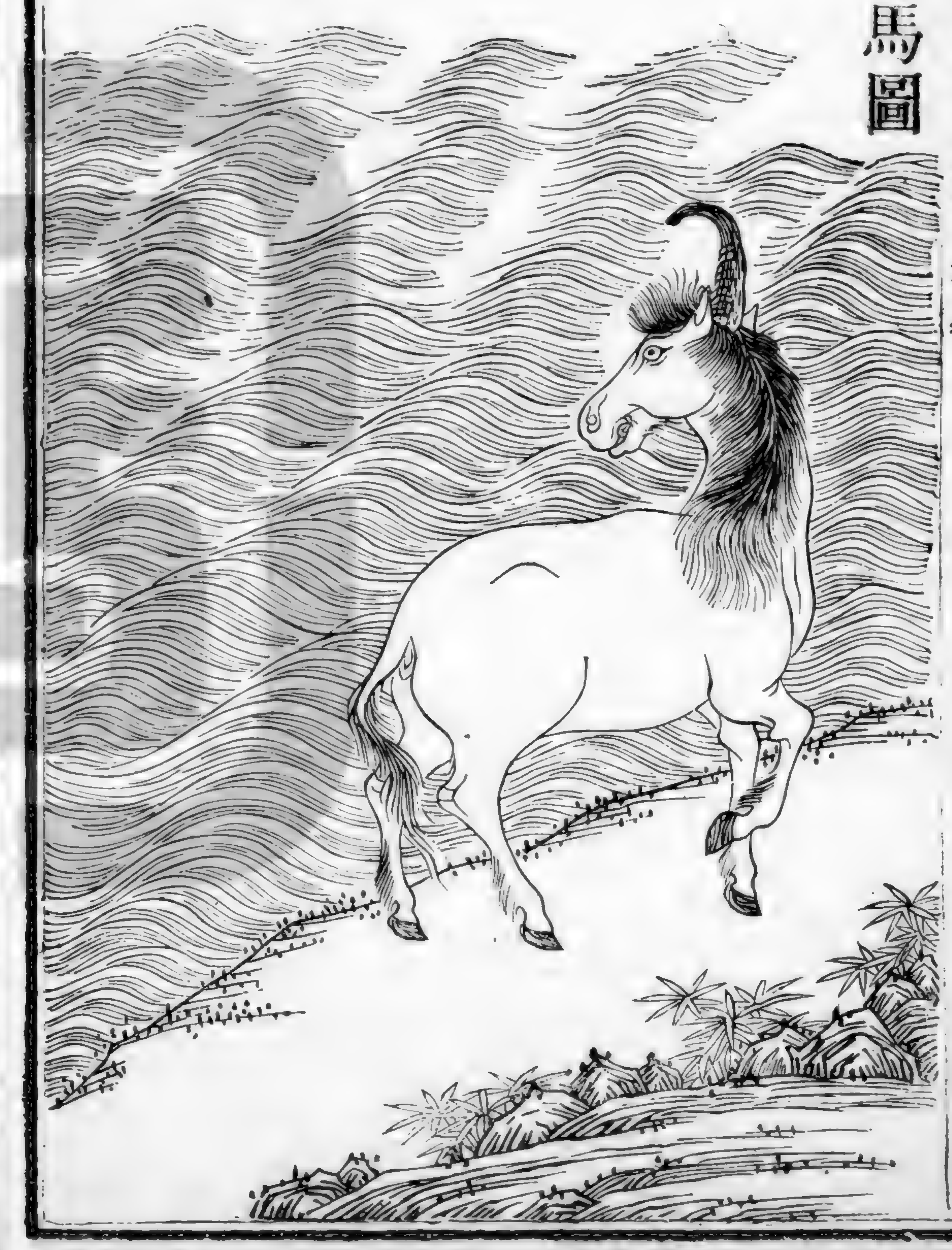
北唐戎在西北者也射禮以閭象爲射器

爾雅翼

閭

閭如驢一角或曰如驢而歧蹄古者大射於大學以爲受算之器名之爲中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于郊則閭中於境則虎大夫兕中士鹿中髤（一作髹）中前跪鑿背容入算釋獲者奉之先首蓋皆刻木爲之狀如此等獸而伏其背以盛算前足跪者象獸教擾受負也周官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顧獸有堪受負者有不合受負者若今駞受負則四足俱屈然則取皮樹閭虎兕者當亦與駞同意也閭之爲物罕見周書王會篇北唐戎貢以閭閭似隃冠不知隃冠之爲何物而北山海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閭郭氏曰閭則羭也似驢岐蹄角如羚羊一名山驢說者言山驢以爲山羊之類大如鹿皮堪靴用兩角大小如山羊一邊有蹙文又踈慢者爲山驢則雖岐蹄而不一角而皮樹者人面獸形又獸之異者今儀禮皮樹一作繁豎

駮馬圖



爾雅

釋獸

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

（註）元康八年九眞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卽驨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疏）驨獸名也狀如馬一角不角者名騏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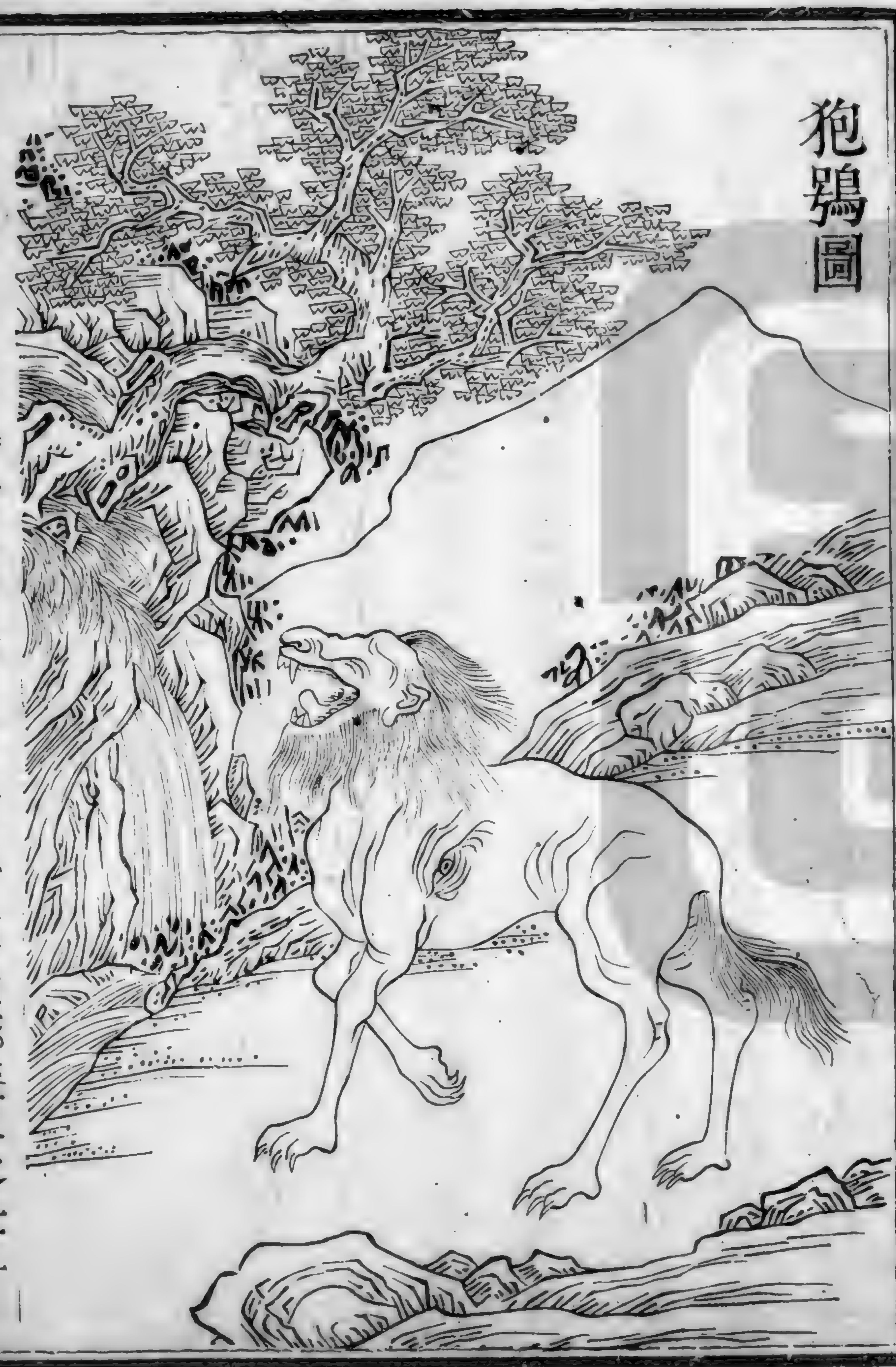
北山經

敦頭之山旄水出焉而東流注於印澤其中多駮馬

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任臣案馬一角者名驨元康八年九眞郡曾獵得之王會解云俞人雖馬雖馬亦一角皆斯類也郭璞江賦騂馬騰坡以噓蹀駢雅曰白而一角謂之騂馬明睿宗江漢賦水狗騂馬厥類孔多圖贊曰有獸如豹厥文惟縟閻善躍嶮騂馬一角又吳從仙別記作施水出騂馬旄字之誤也

狍鴞圖



山海經

北山經

鉤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

郭曰爲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　任臣按駢雅云羊身人面腋目曰狍鴞談薈云猼訑目在背上狍鴞目在腋下按宣和博古圖古器多篆雲雷饕餮之形呂氏春秋曰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饕餮之爲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彭儼五侯鯖云鉤吾山獸名饕餮能食人圖贊曰狍鴞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齦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

爾雅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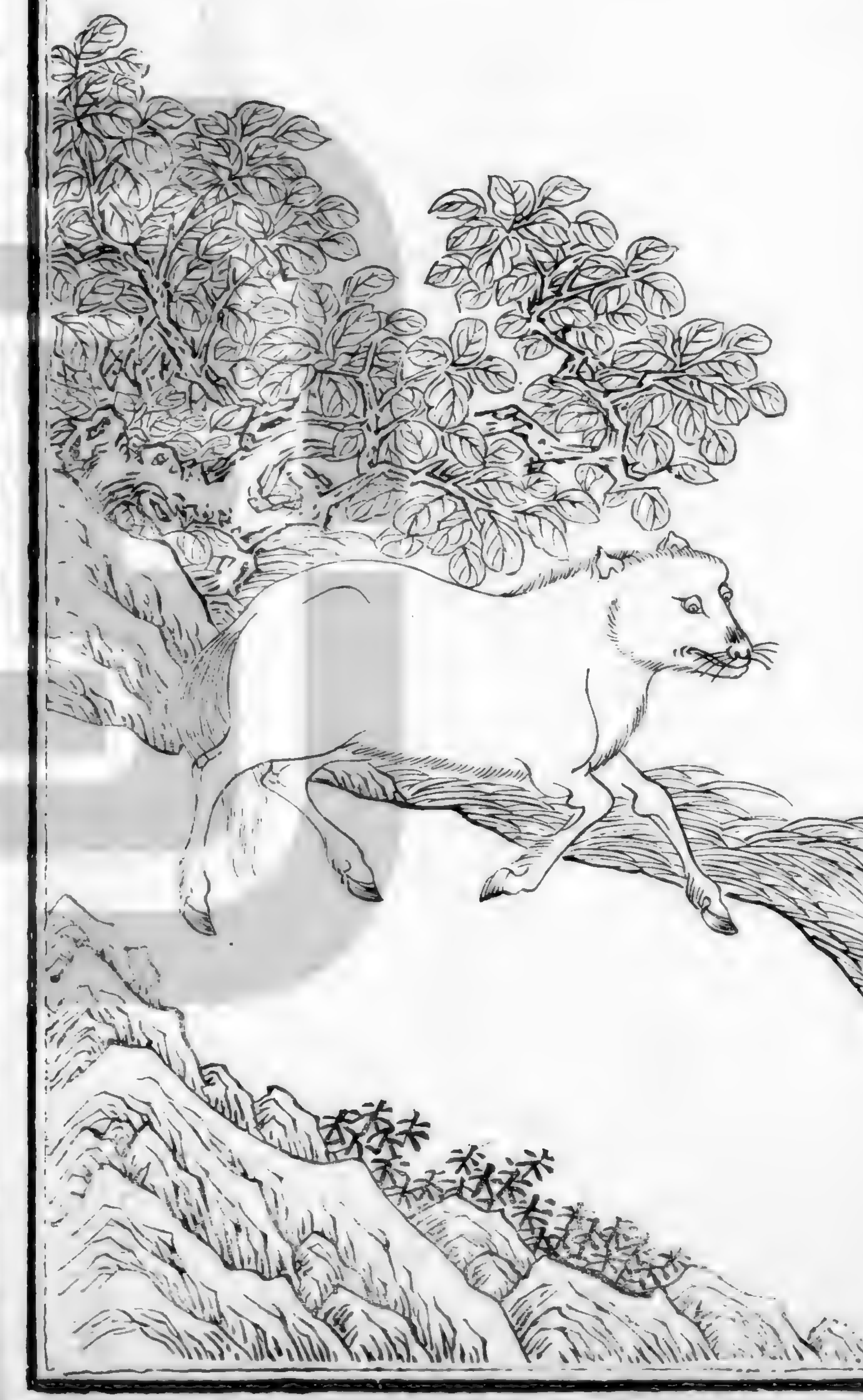
饕餮（音叨貼）

饕餮羊身而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食人如物鉤吾之山有之山海經謂之狍鴞郭氏以

爲貪婪食人未盡遂害其身像在夏后鼎以夏鼎言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像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是則夏鼎上無所不像今獨稱饕餮者饕餮食而不戒以自殘其身鼎食器也欲使食者知以爲鑒故尤別而異之其圖在足呂氏春秋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速也今鼎鬲之類凡三足者每足皆作獸狀瞋目屯牙自銜其足此則饕餮象也其事自夏鼎來矣

饕餮之名說者謂貪財爲饕貪食爲餮耳三苗飲食貪冒故以饕餮比之

獨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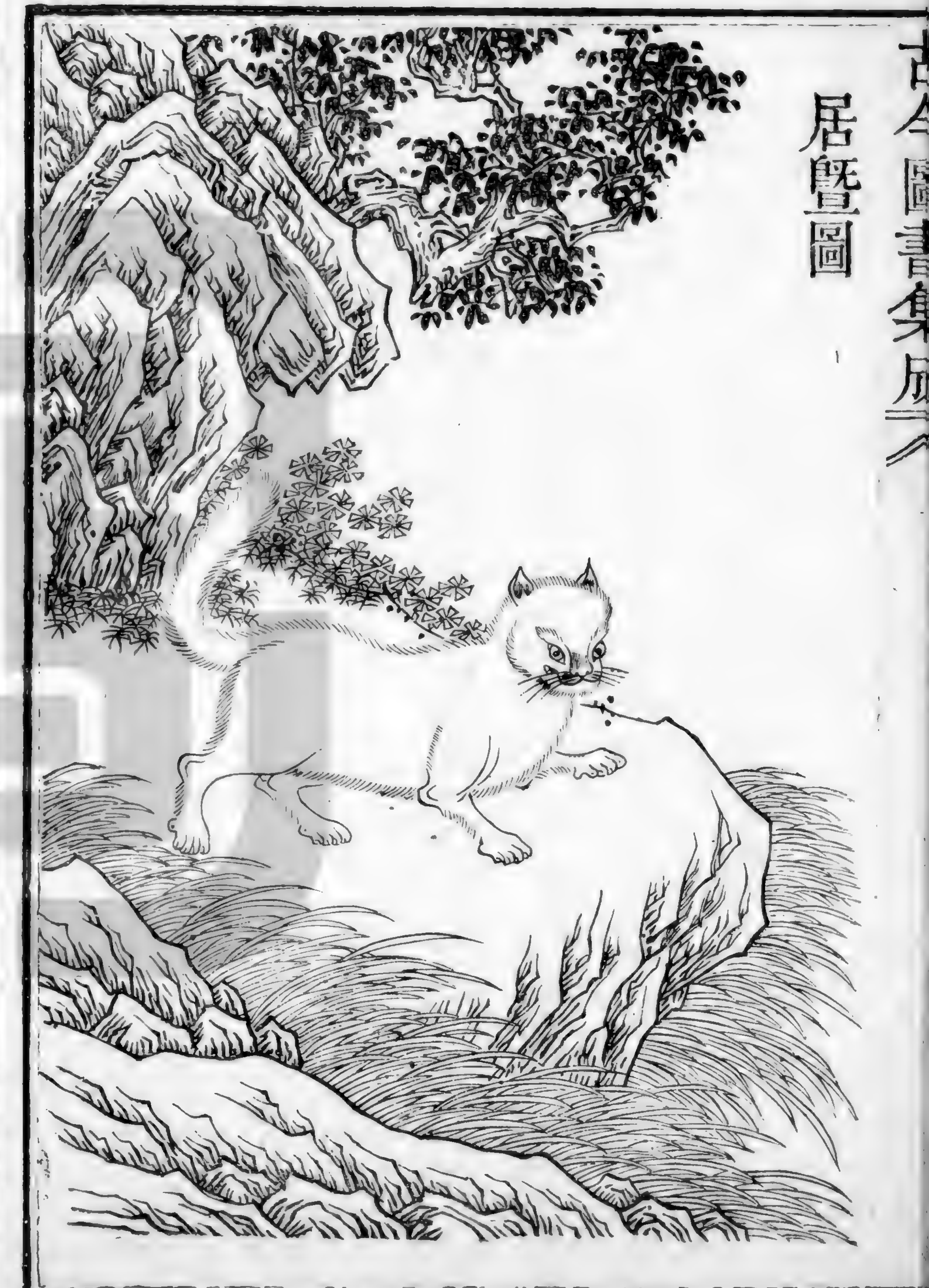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北嚻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狢

任臣按圖贊云虎狀馬尾號曰獨狢說文云北嚻山有獨狢獸如虎白身豕鬣尾如馬余蜀切駢雅曰獨狢如虎而馬尾猾褢如人而彘鬣事物紺珠云獨狢如虎白身犬首馬足豕鬣

居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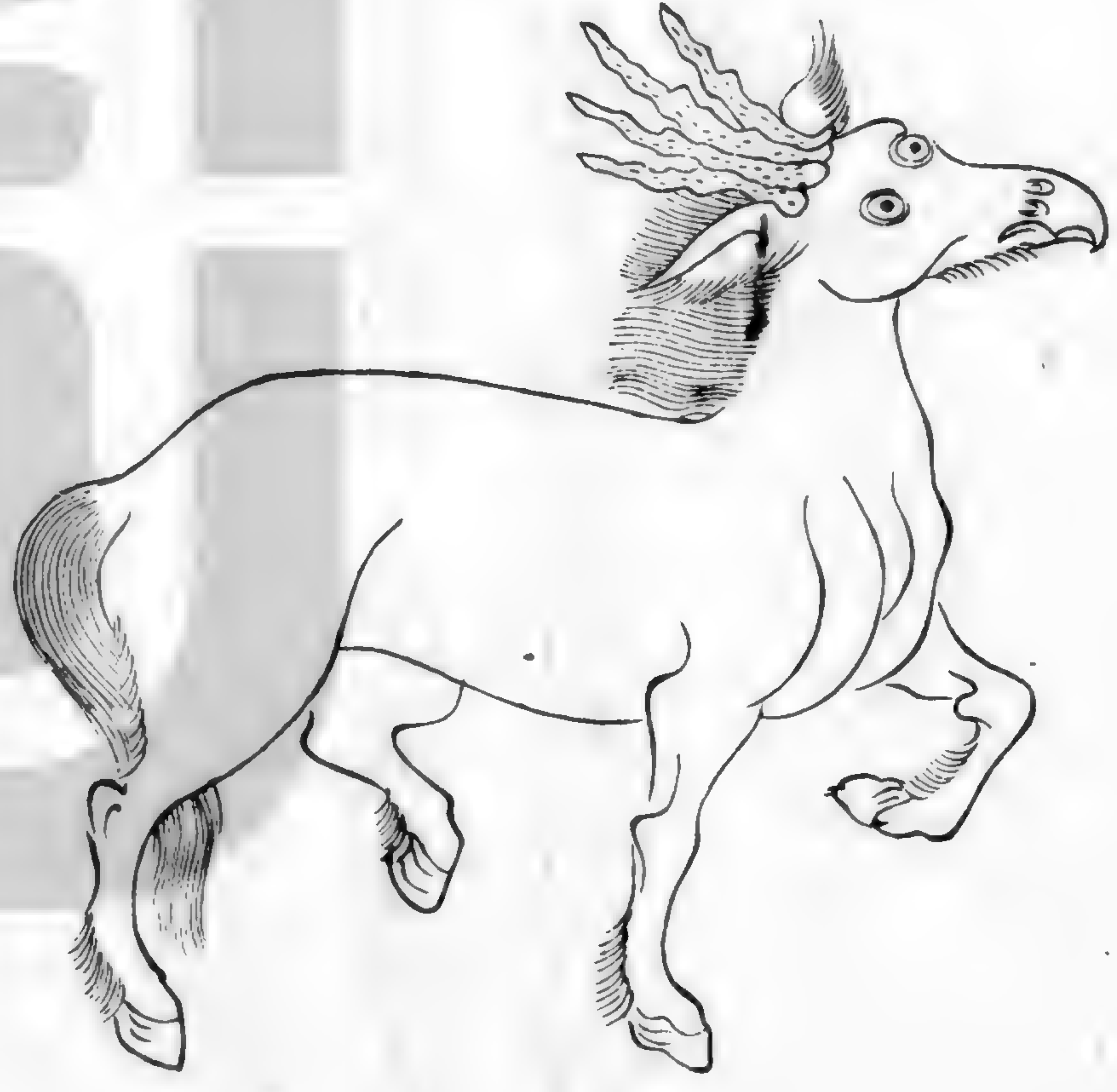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梁渠之山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如豚郭曰彙似鼠赤毛如刺猬　任臣按彙古猬字郎蝟鼠廣韻云似蝟而赤尾者名居暨或作居盬集韻曰居盬獸似蝟毛赤

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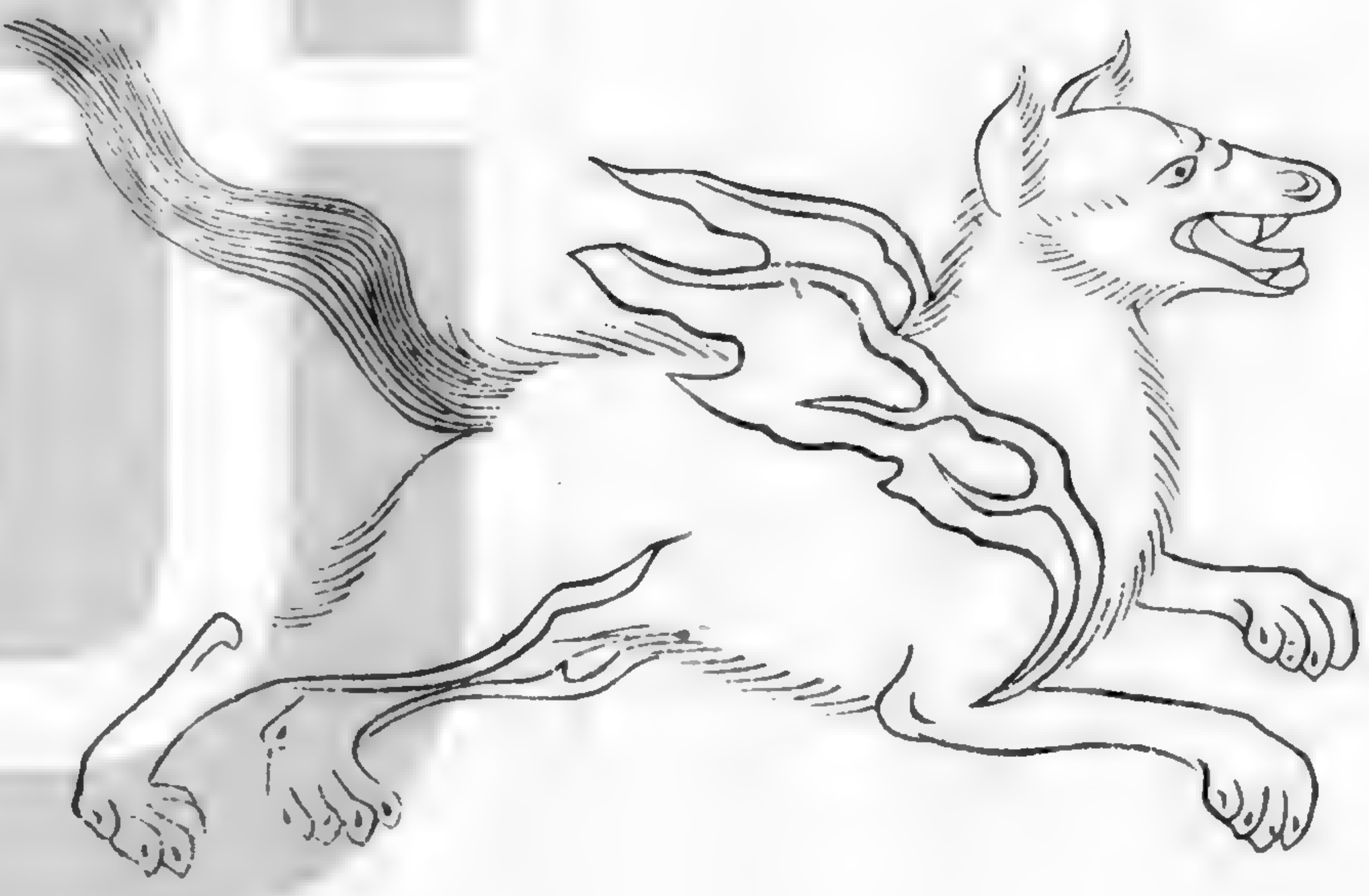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䮝善還其鳴自叫

郭曰還旋旋儛也䮝音暉　任臣按李氏本草䮝山驢之類圖贊曰䮝獸四角馬尾有距涉歷歸山騰險躍阻厥貌惟奇如是旋舞

天馬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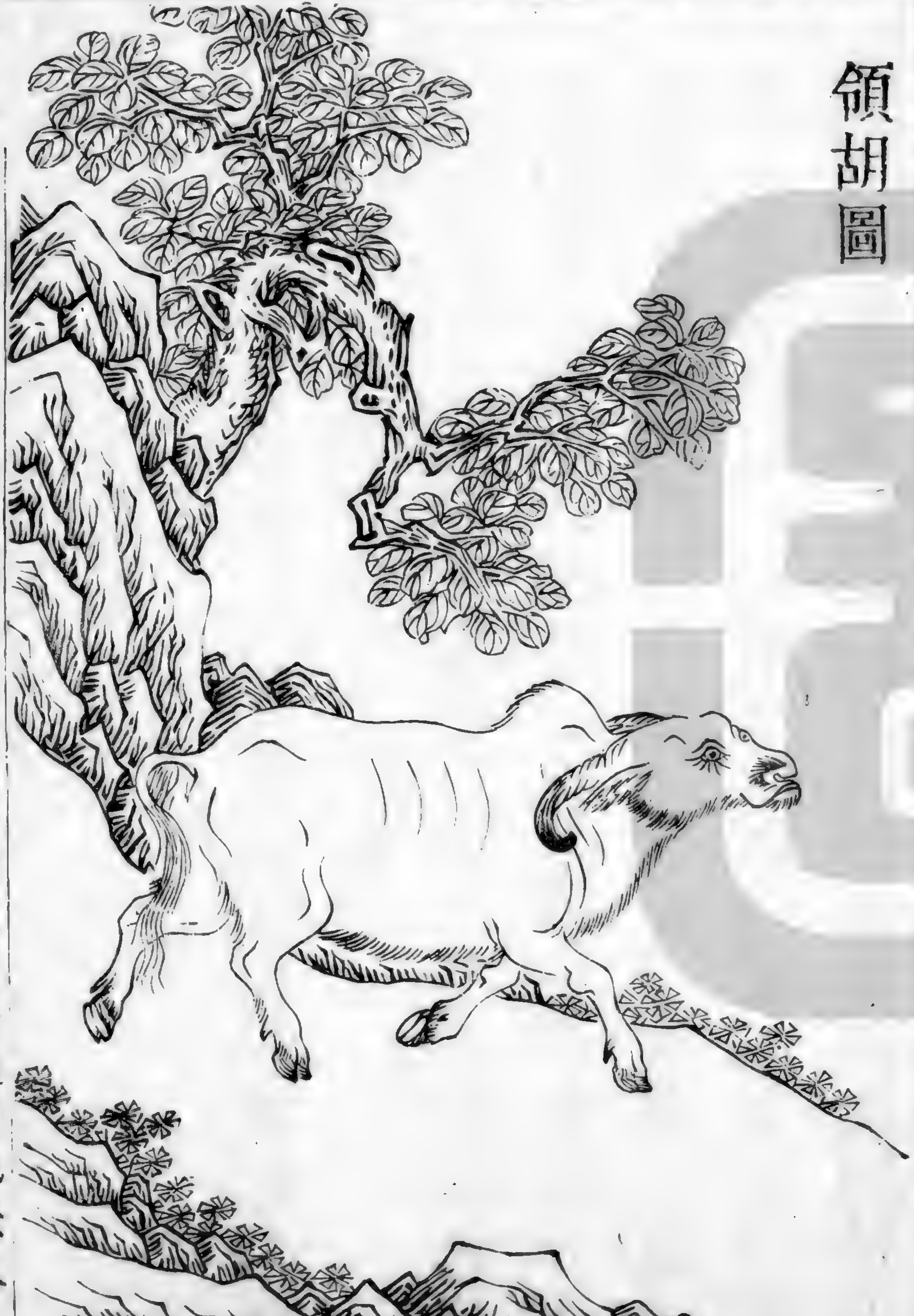
北山經

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

郭曰言肉翅飛行自在　任臣按韻寶云飛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在天爲勾陳在地爲天馬卽其獸也文人用天馬行空之語亦指此爾圖贊曰龍憑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吳淑錦賦辟邪天馬之奇名山藏載永

樂十八年忽魯謨斯進天馬即此獸也又徐陵云天馬龍媒梁簡文云天馬半漢指漢之天馬非此

領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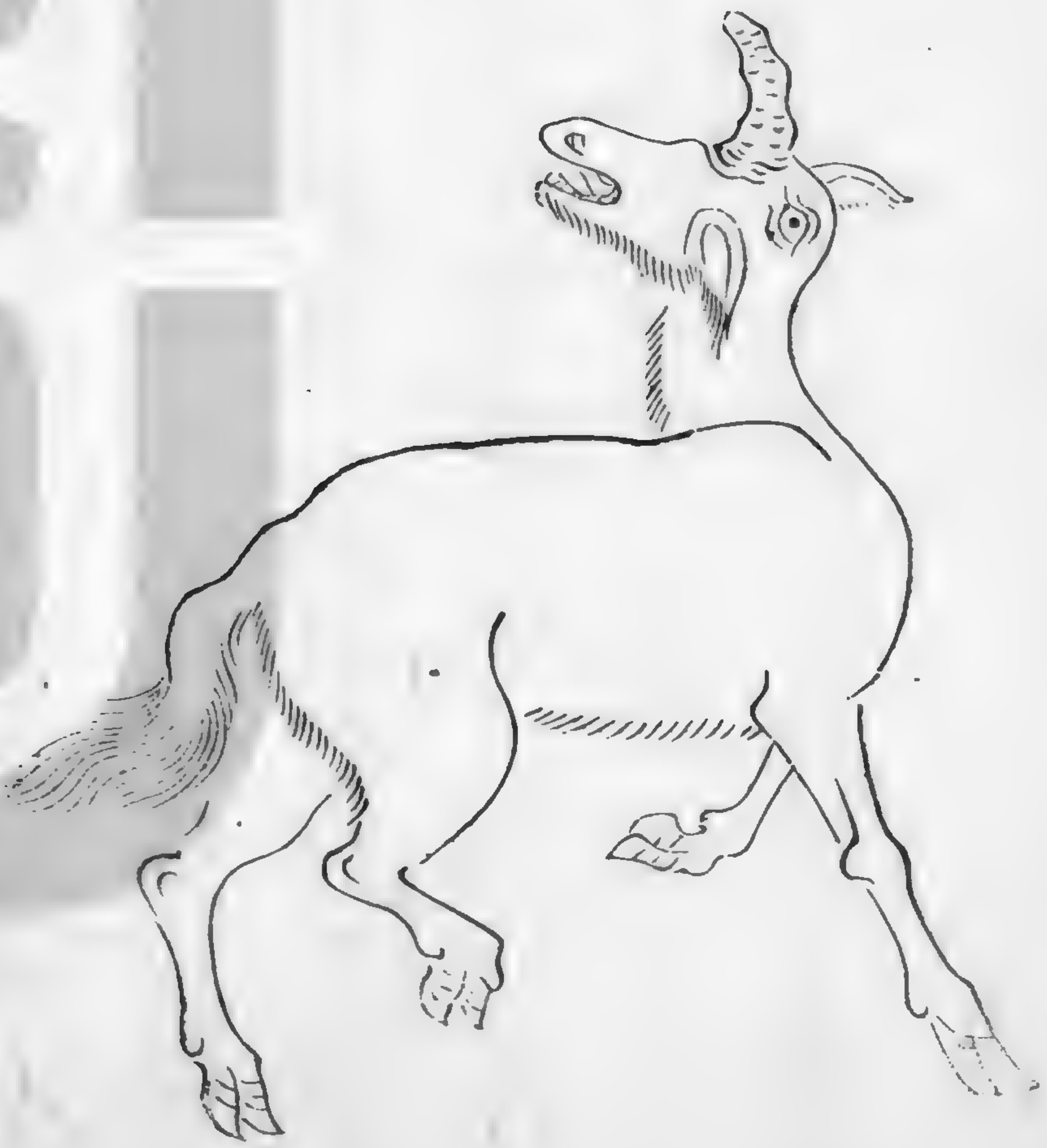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腎其狀如勾瞿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詨食之已狂

郭曰言頸上有肉腎勾瞿斗也　任臣按駢雅曰獸似牛而赤尾曰領胡　按鳥獸自爲雌雄者亶爰之類鵕鶹之禽帶山鵸鵌竹山豪彘陽山象蛇以至火眼後猊一首兩身相爲牝牡而人類傀異亦有婆羅門半釋迦之屬兩體畢具內典列於五種黃門是皆天地不正之氣陰陽變異之事也

䍶䍶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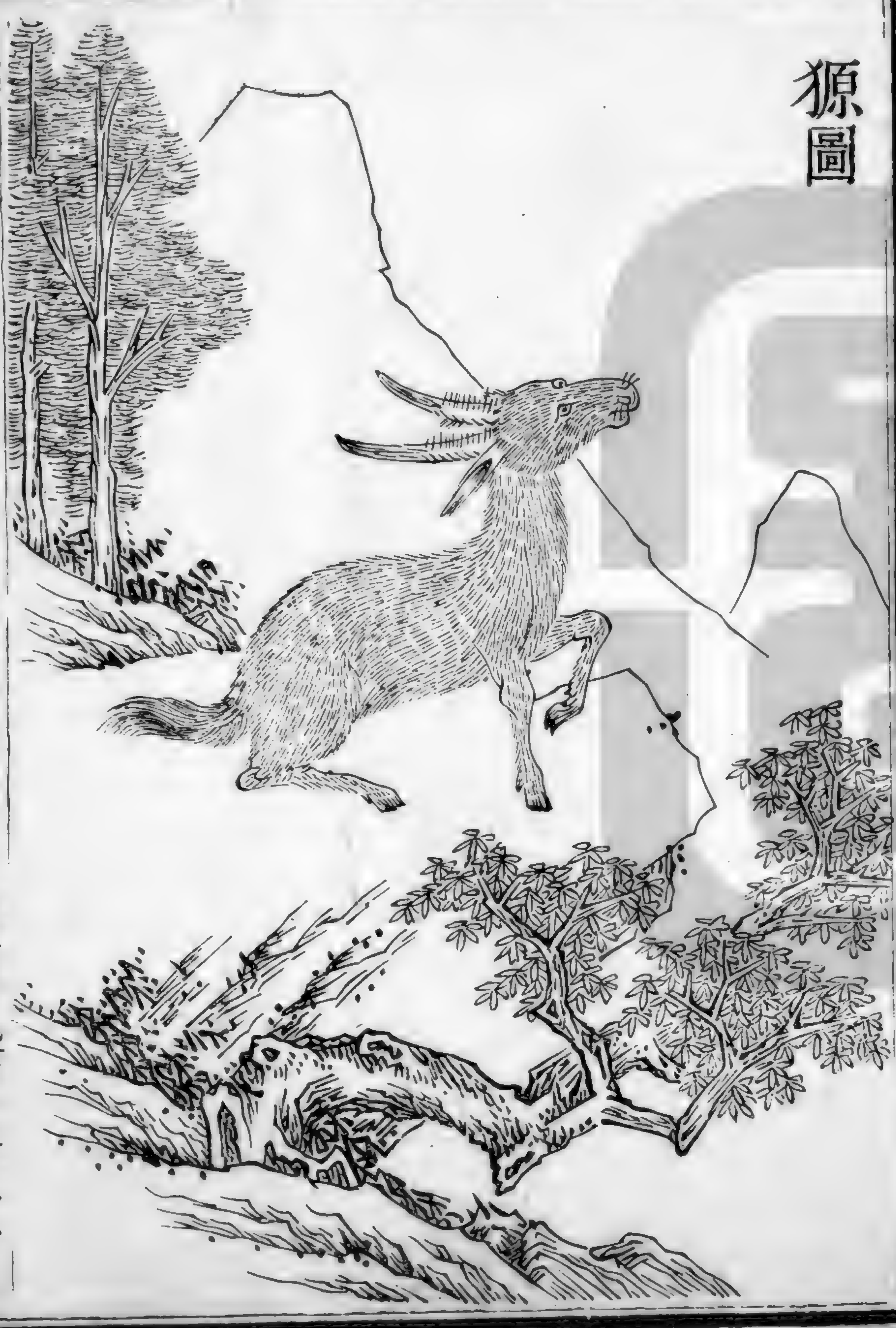
北山經

泰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䍶䍶其鳴自訆

郭曰音棟　任臣按獸經曰䍶䍶一目從從六足元覽曰解廌猙駮朧疏䍶䍶一角之獸也駢雅曰羊一角謂之䍶䍶楊愼奇字韻云䍶䍶今產於代州鴈門谷口俗呼爲耩子見則歲豐音東晉志曹學佺名勝志曰代州谷中常產獸其名曰䍶狀

如羊一目一角目生耳後鳴則自呼河源志云崑崙以西獸有毫牛野馬狠狍辣羊之類又字彙引此作𧳜又集韻音陳別有獸名獿似豕目出於耳亦與此類見事物紺珠

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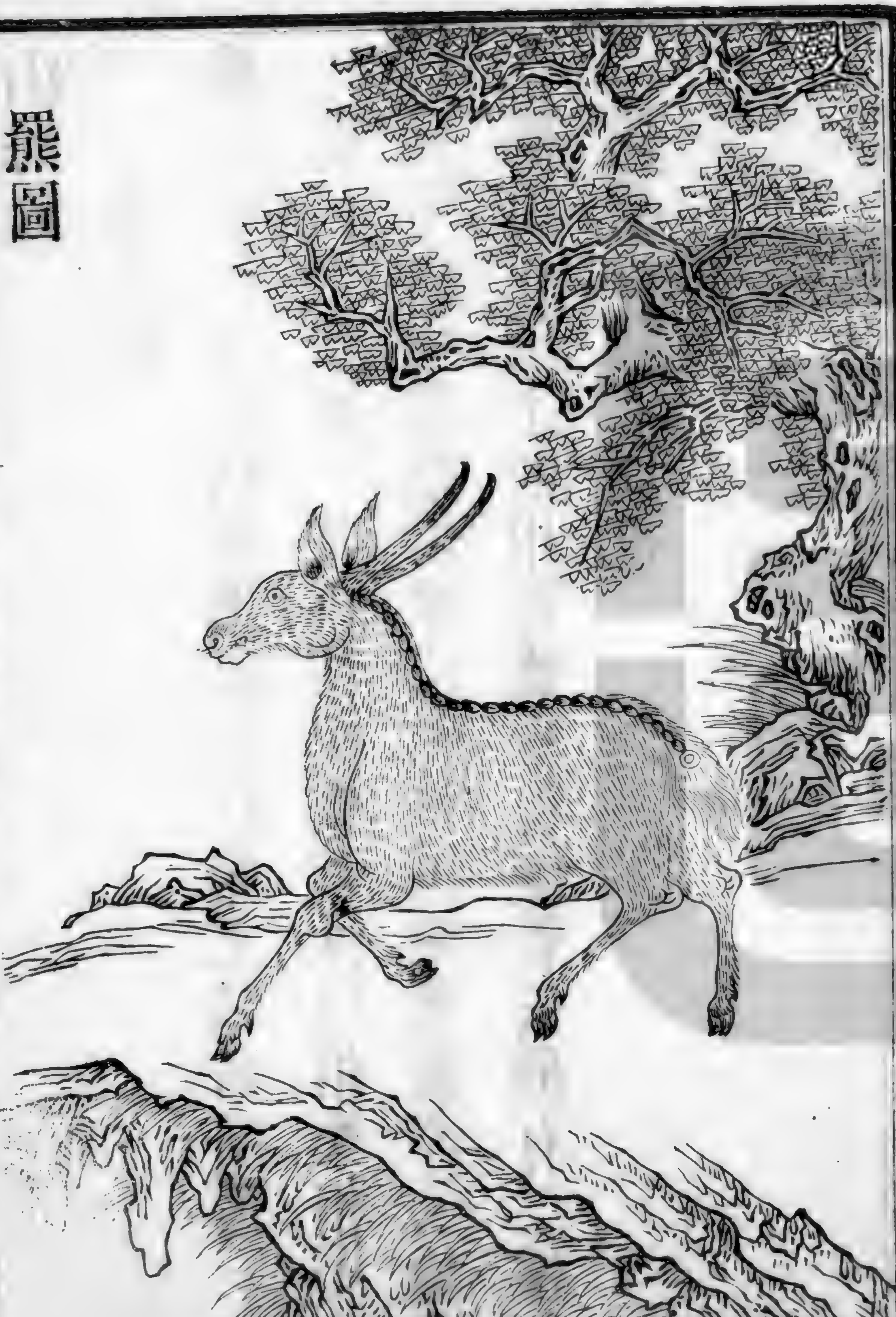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乾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其鳴自詨

任臣按元覽曰從從六足獂三足

羆圖



山海經

北山經

倫山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

郭曰川竅也　任臣按楊愼補注曰伯樂相馬經有馬白州當是川字以此可證姚旅露書云倫山獸川在尾上則川可爲穿也談薈云羆有二種如麋與如熊者別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四卷目錄

異獸部彙考二

異獸圖　計四十四則　圖說計四十六則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四卷

異獸部彙考二

名目

從從　狪狪

軨軨　犰狳

朱獳　獙獙

蠪姪　峳峳

妴胡　精精

猲狙　當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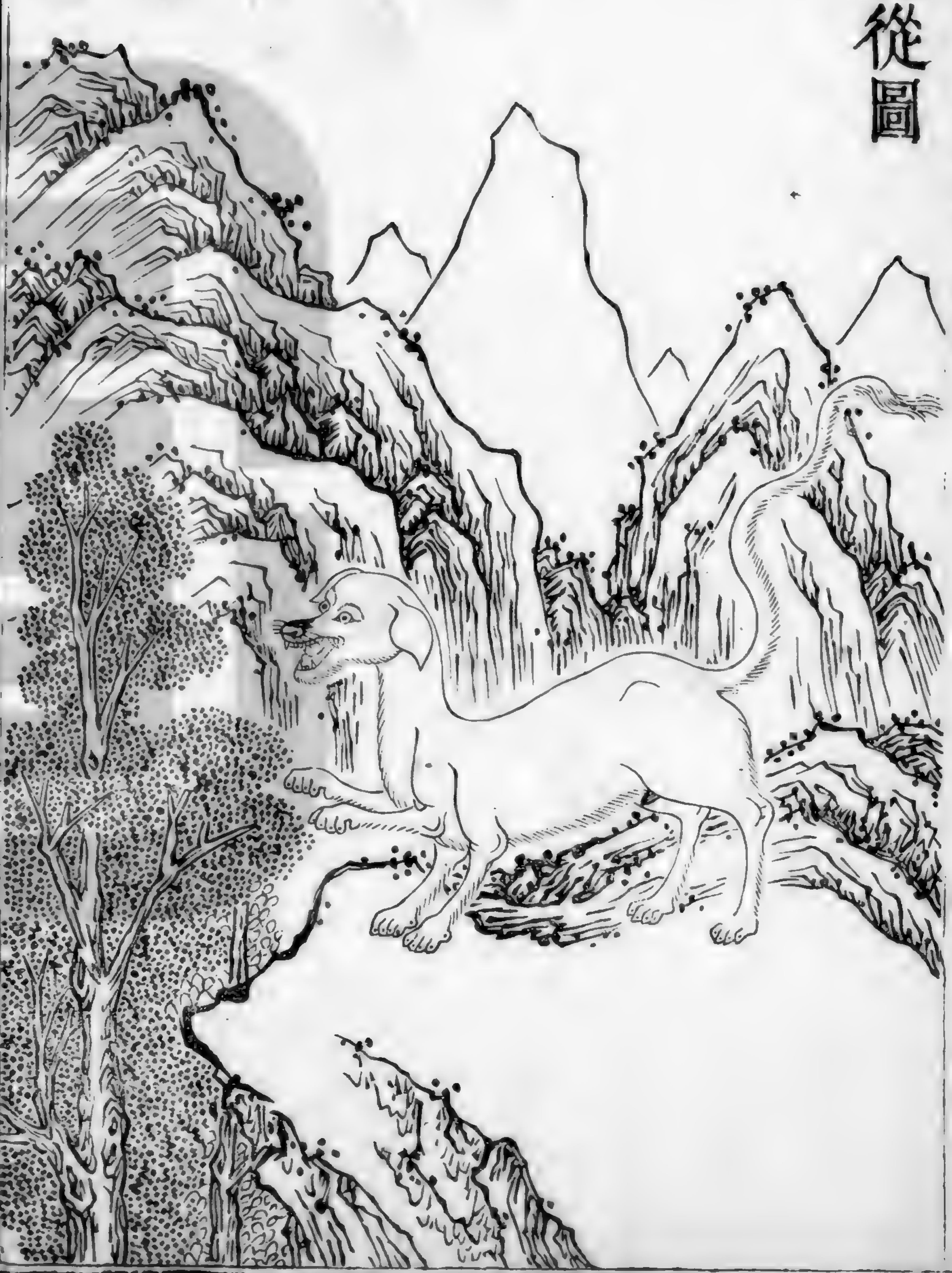
合窳
難
蠪蚳
夫諸
犀渠
山膏
神蟲圍
雍和
㹅

蜚
朏朏
馬腹
麐
獺
文文
㹢狼
獜
狙如

移即
聞獜
幷封
開明獸
跊踼
蠱
猎猎

梁渠
蛫
羅羅
夔
雙雙
戎宣王尸
菌狗

從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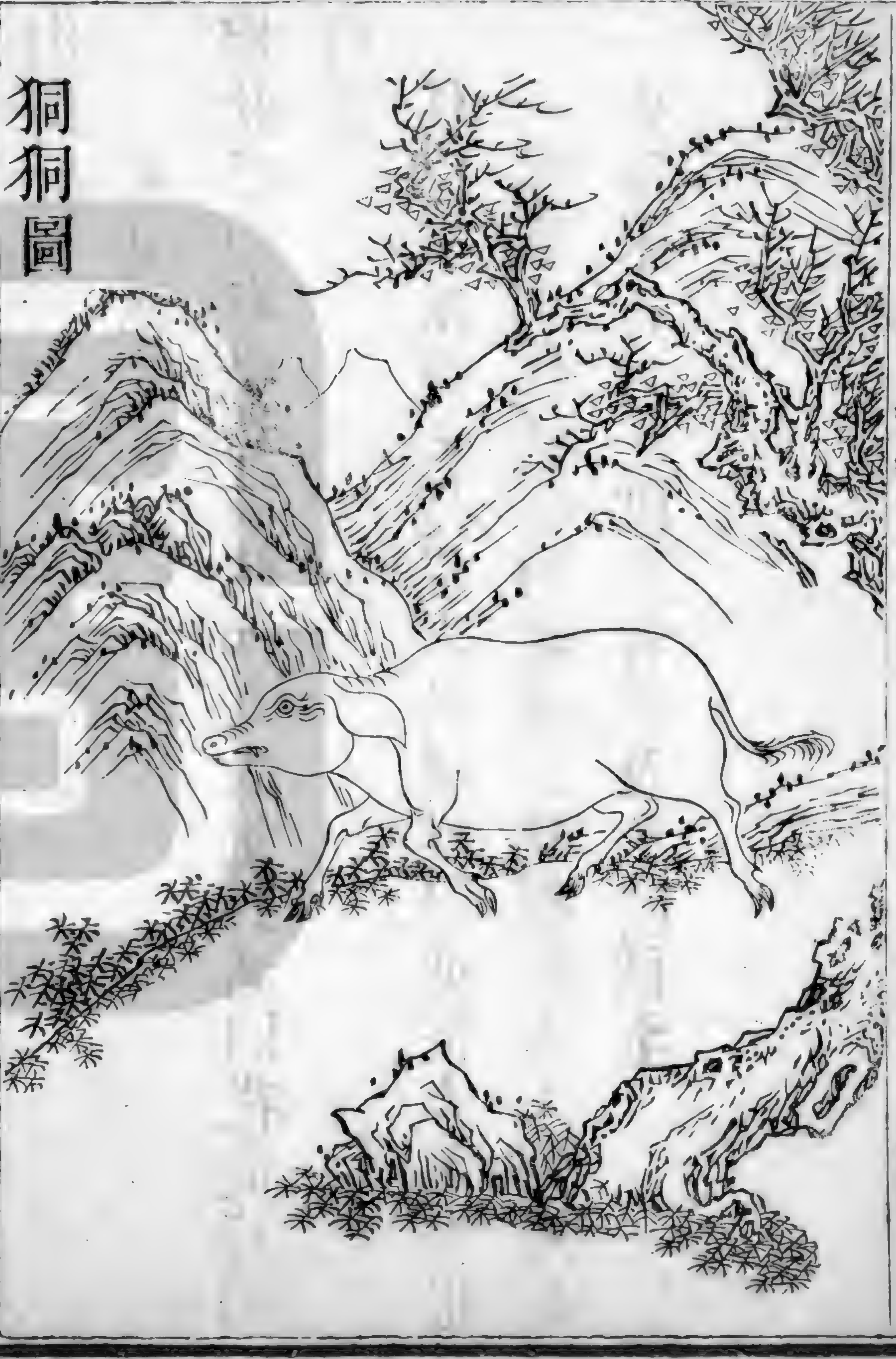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栒狀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

任臣按獸經云從從六足駢雅曰從從六足犬也一作從又作猣事物紺珠云猣猣如犬六足尾長丈餘宋書六足獸王者謀及衆庶則至

狪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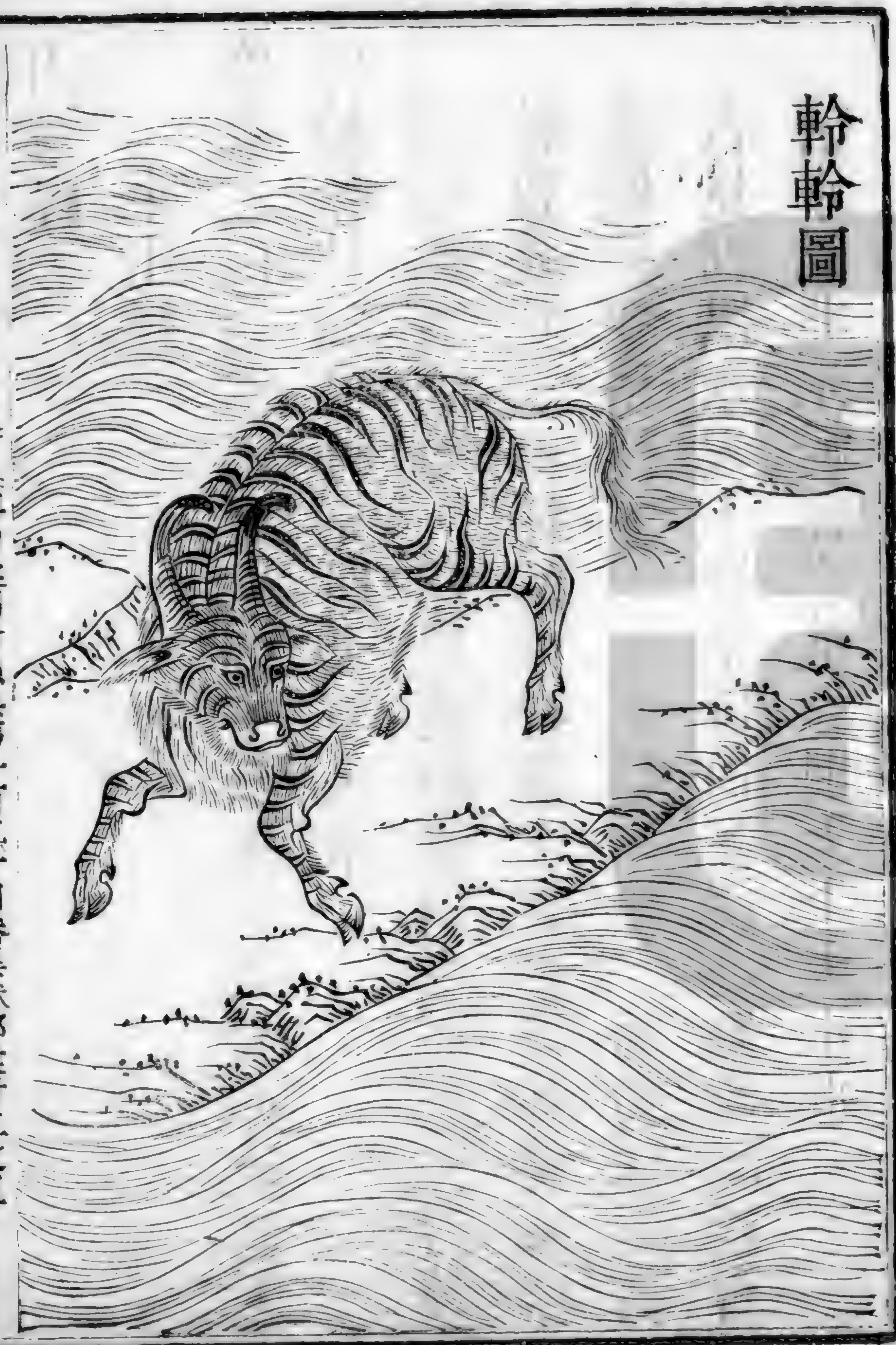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泰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鳴自訓（郭曰音如吟恫之恫　任臣按駢雅曰狪狪珠豚也亶爰子云名蜅狪使先驅謂此又彭氏五侯鯖作狪狪亦作狪孫愐唐韻曰狪獸似豕出泰山圖贊曰蚌則含珠獸何不可狪狪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由招之自我蓋物有珠者瀛州之紺翼濫水之鰲魚與夫珠母文魮龍蛇珠鱉之屬爲種不一

最異者狪狪以獸而孕珠殆猶之羊哀馬墨鹿璚狐媚珠也又顧氏說略載易定之水馬吐珠劉鋹之苑羊吐珠更爲物類之變矣訓釋義本作計

軨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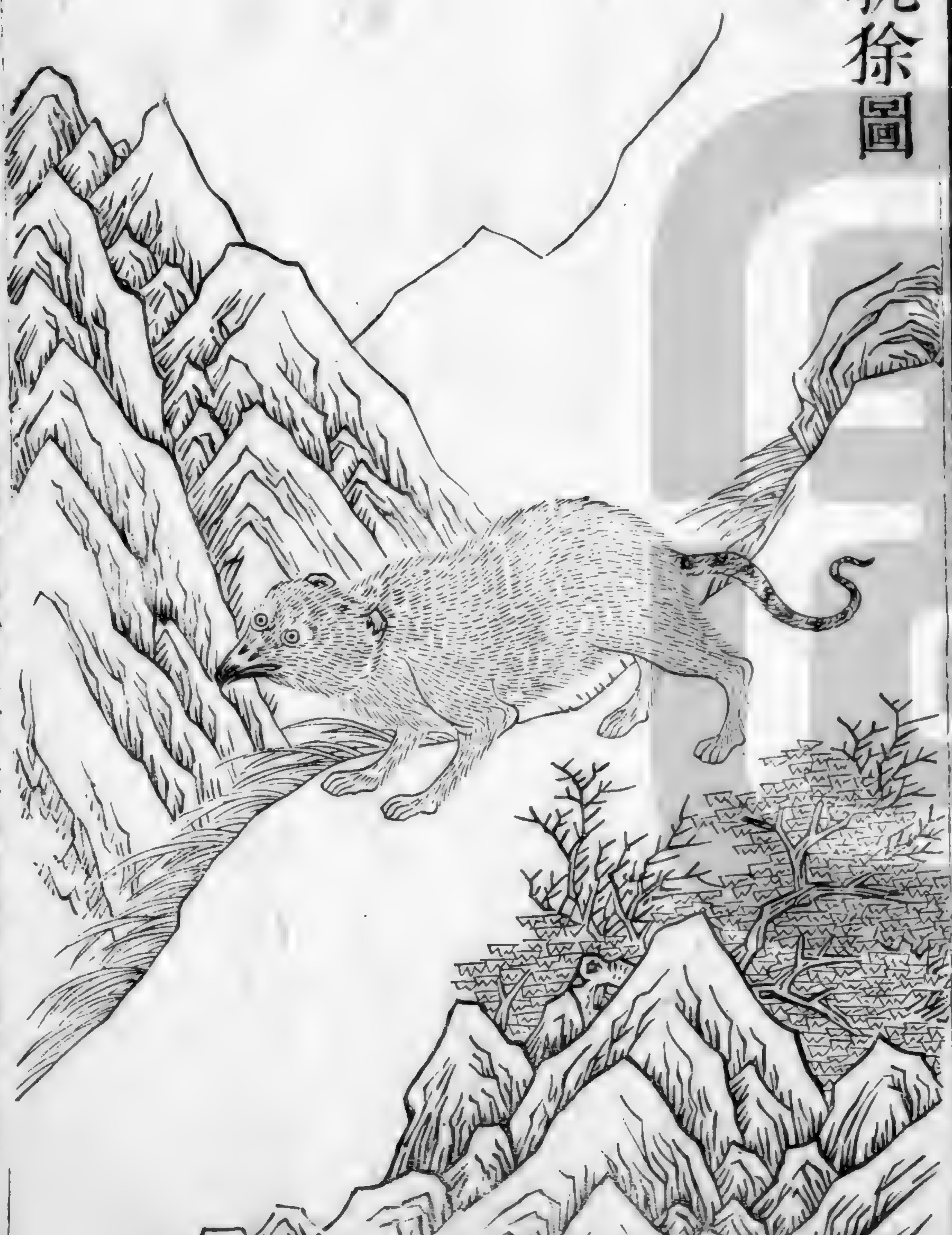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軨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郭曰欽或作吟　任臣按駢雅曰牛而虎文曰軨軨亶爰集云命軨軨使奔騍王世貞詩軨軨娛空桑鹿臺嘯梟徯卽此也圖贊曰堪孖軨軨殊氣同占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妄降亦應圖讖談薈云水獸兆水軨軨之獸見則天下大水也

犰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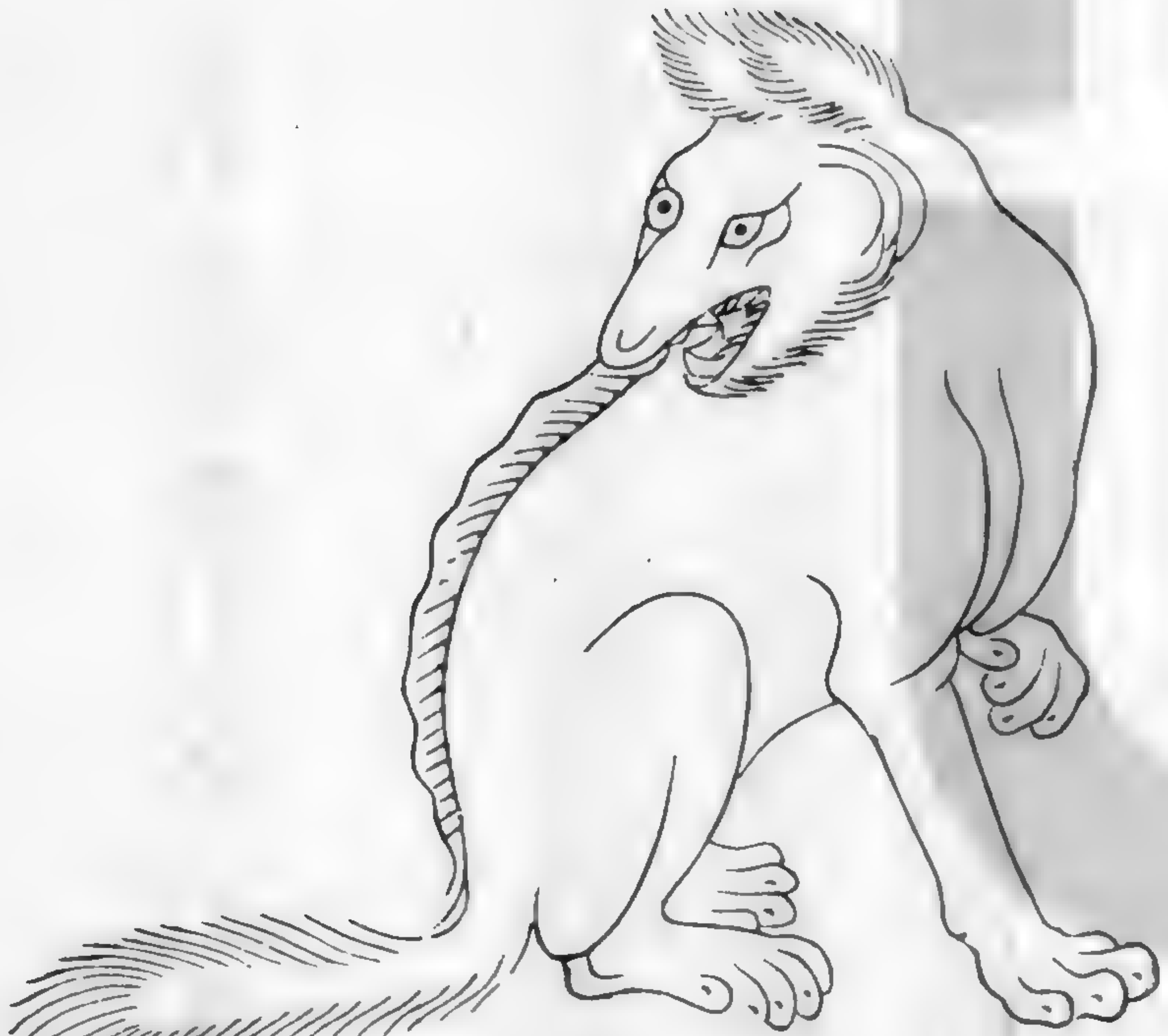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餘峩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犰狳其鳴自訆見則螽蝗爲敗

郭曰仇餘二音眠言佯死也　任臣按篇海曰狳獸見似兔鳥喙鴟目獸經云山都見人則走犰狳見人則眠駢雅曰䝟卽如貘犰狳鳥喙圖贊曰犰狳之獸見人佯眠與灾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爲歸之於天事物紺珠作犰㺄

朱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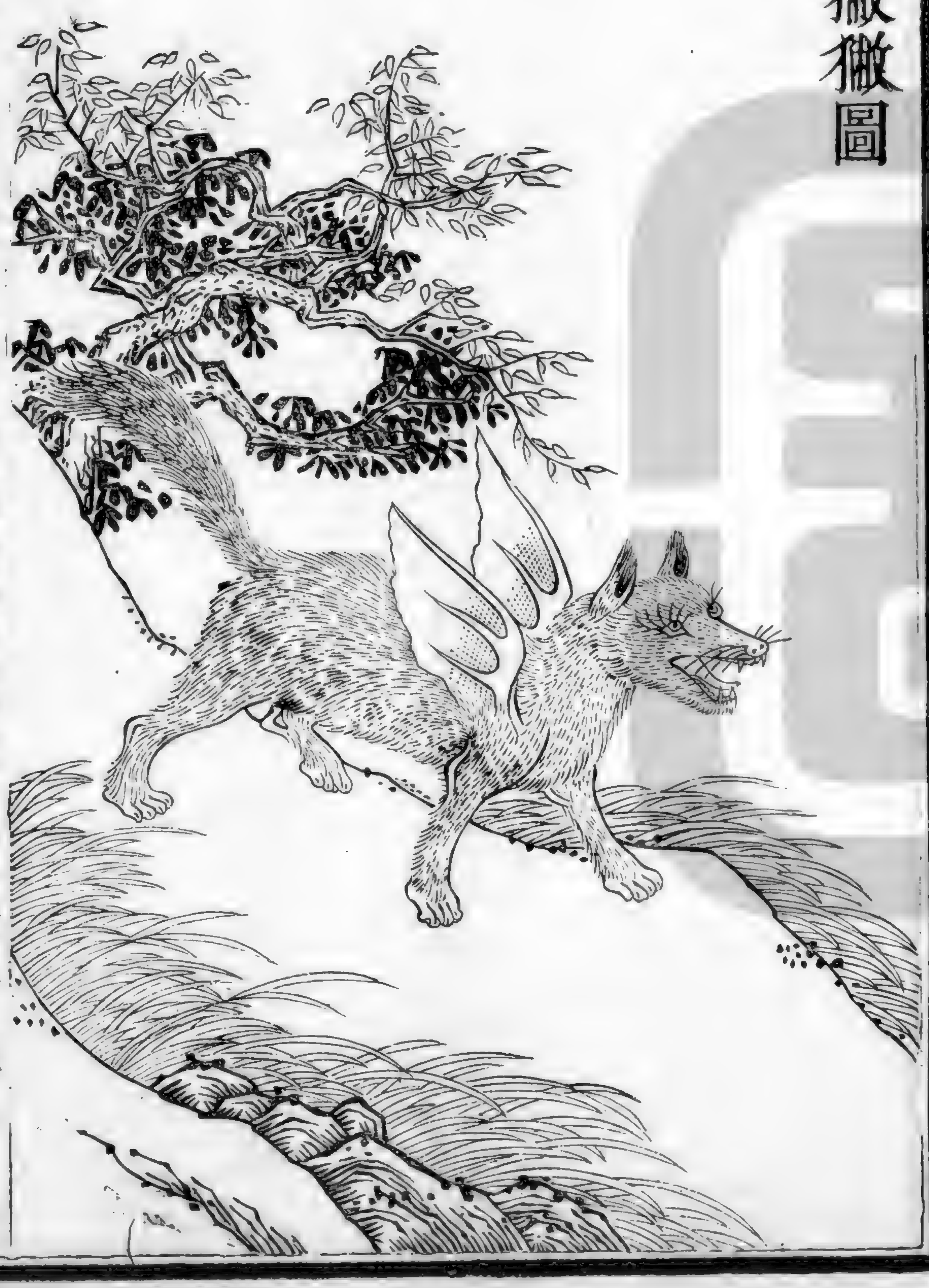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耿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其鳴自叫見則其國有恐

任臣按駢雅曰朱獳乘黃狐屬也事物紺珠曰朱獳似狐魚翼亶爰集云率獳猈而來御卽此圖贊曰朱獳無奇見則邑駭通感靡誠惟數所在因事而作未始無待

獙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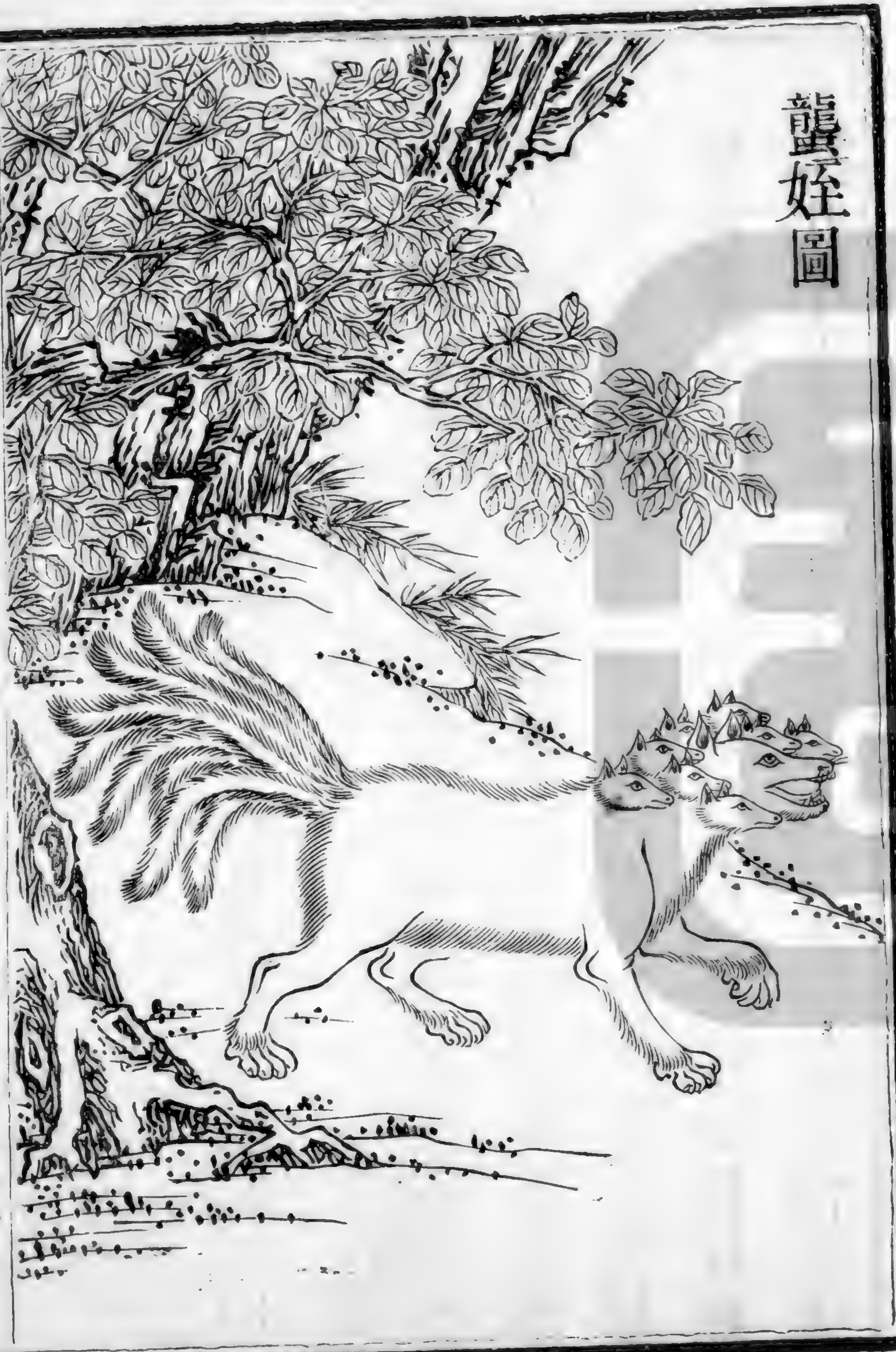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姑逢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雁其名曰獙獙見則天下大旱

任臣按駢雅曰獙獙鳥翼狐屬也盧柟蠛蠓集云窮怪異獸猎猎獙獙



蠪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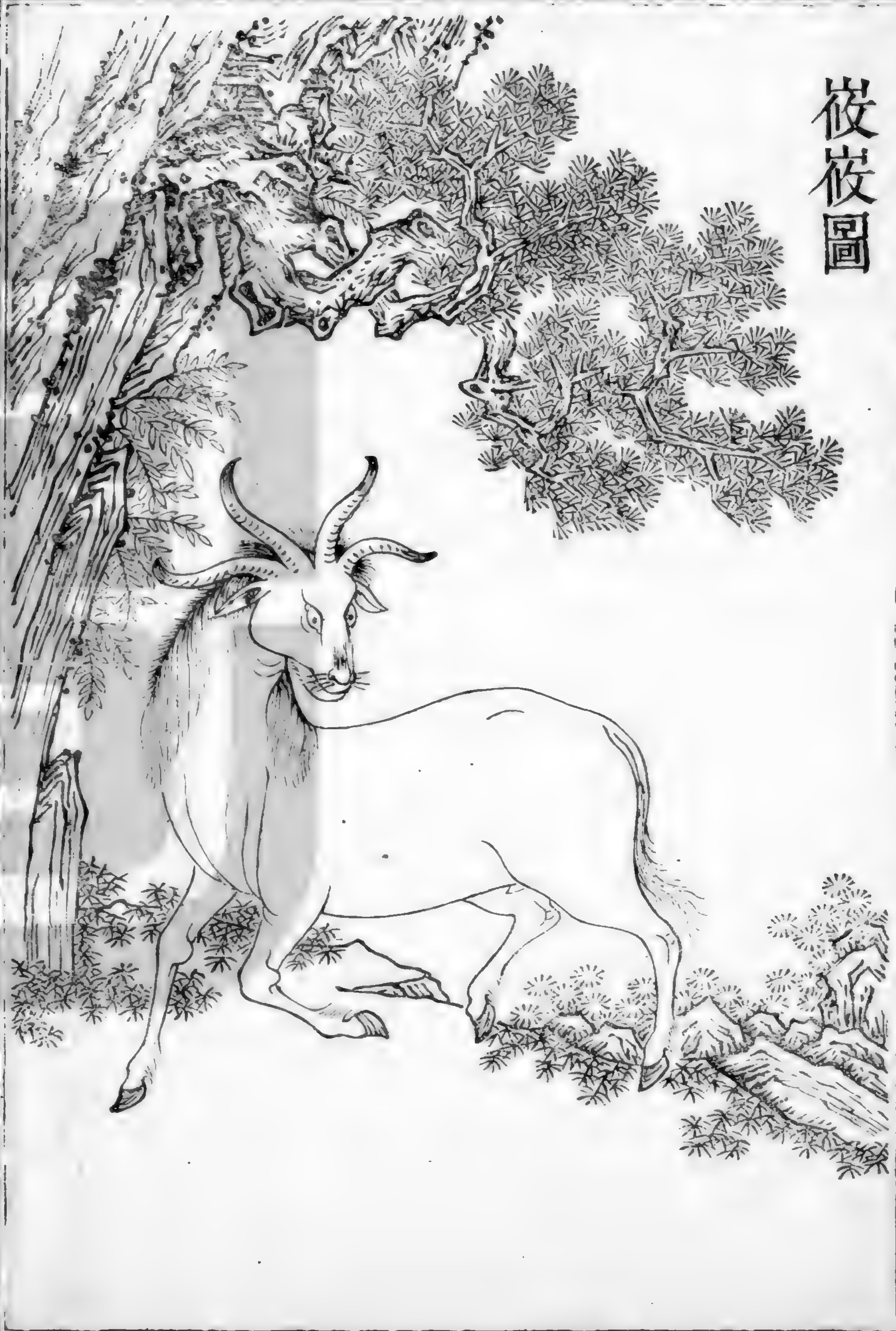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鳧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任臣按駢雅云灌灌九尾狐也蠪姪九首狐也皆食人然灌灌青丘鳥名朱氏以爲狐誤矣亶爰集云蠪嵈翼其修軛兮率獝獋而來御元覽云蠪姪九首蔡茂兩頭皆指此或作蠪蛭唐韻云蠪蛭如狐九尾虎爪呼如小兒食人一名螭蛭廣博物志又作龔蛭獸九首者別有開明九首又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出見淮南畢萬術

峳峳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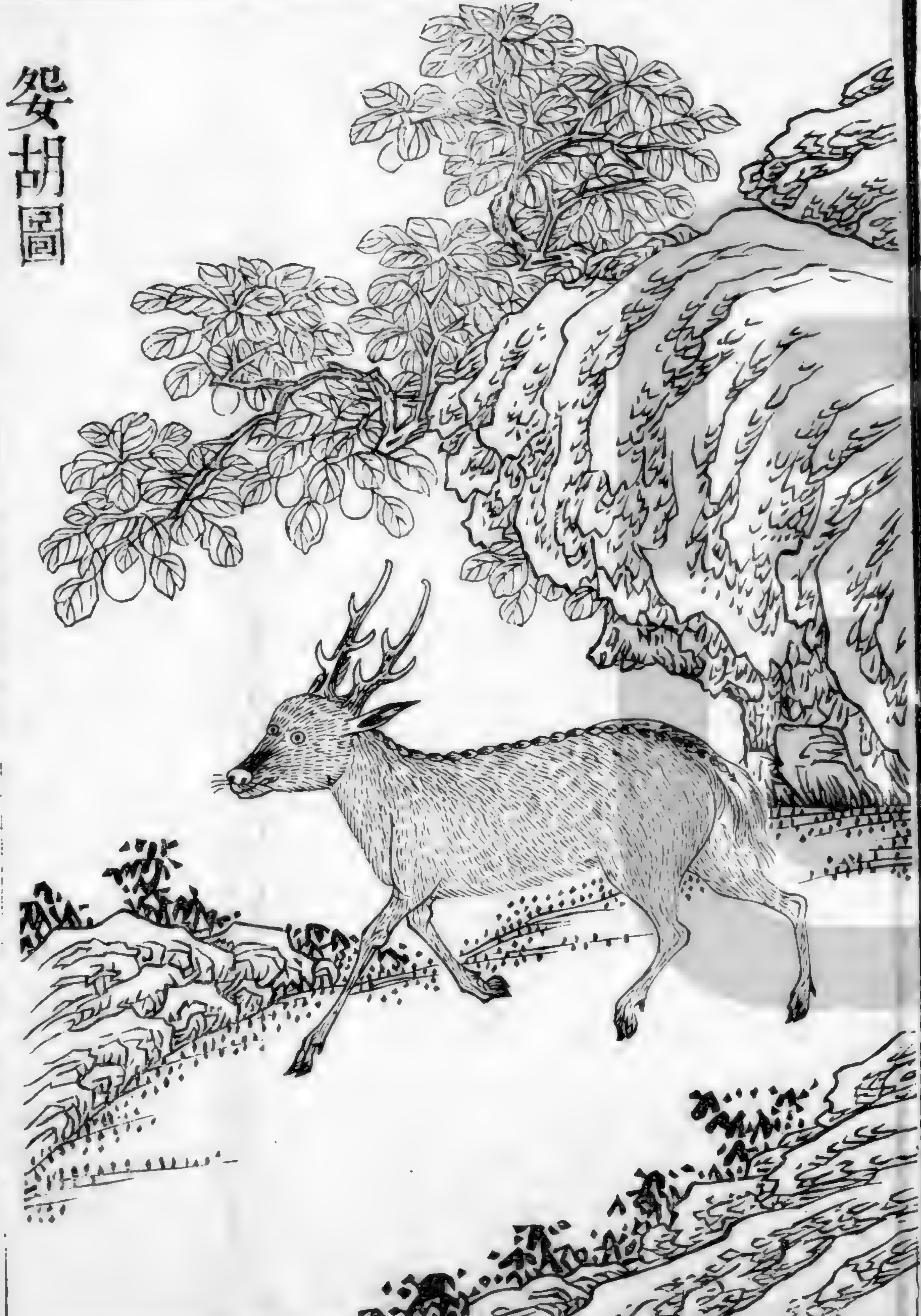
東山經

硜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獋狗其名曰峳峳見則其國多狡客

郭曰音攸狡猾也　任臣案駢雅馬四角牛尾曰峳峳元覽云土螻也嗛羊也諸懷也駮駮也夫麐也四角之獸也狡客姦人也麟書云狡客用乃有峳峳五侯鯖云峳峳見其國多狡猾圖贊曰治則得賢亡由失人峳峳之來乃致狡賓歸之冥應

誰見其津

㚖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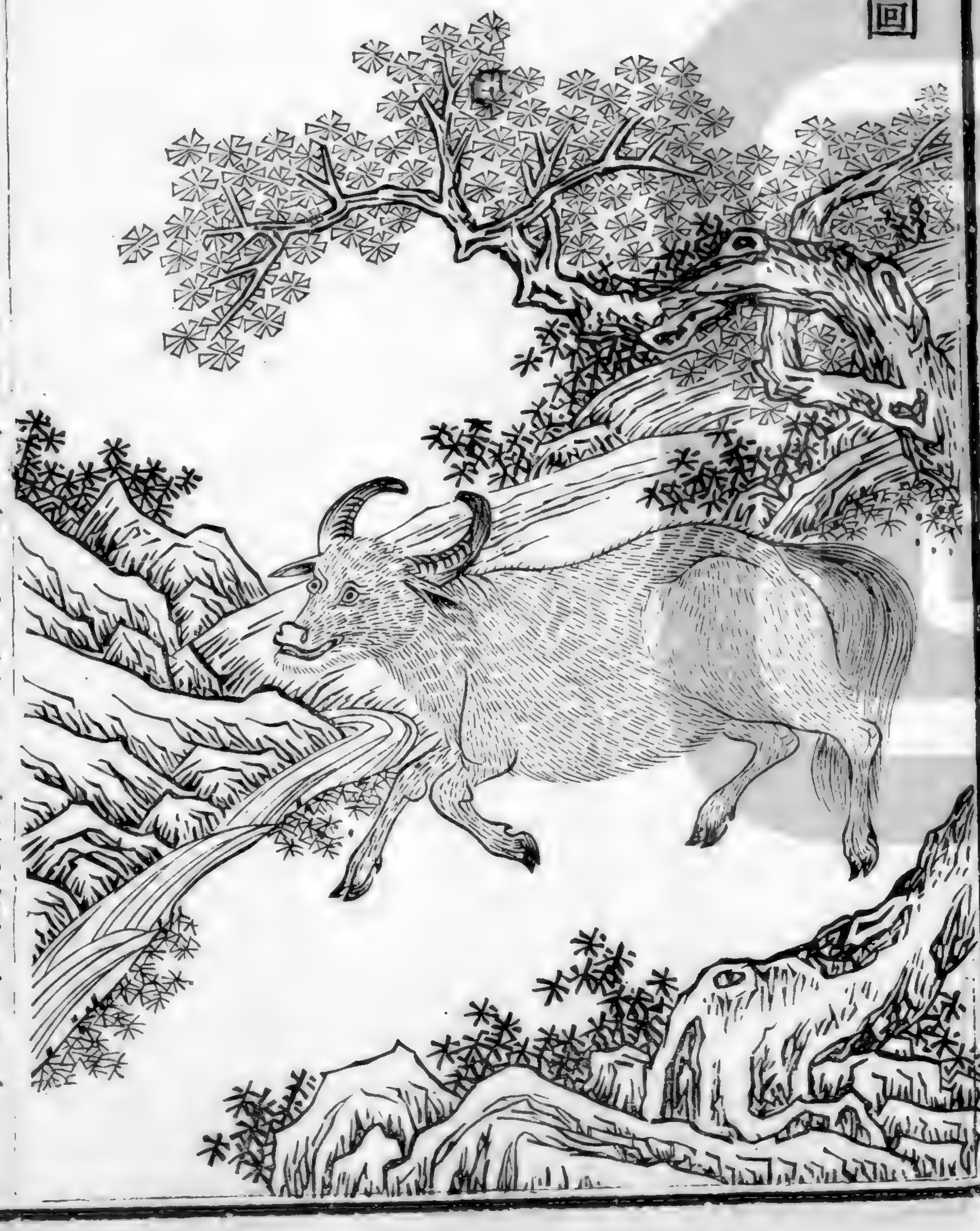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尸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妴胡其鳴自訓

精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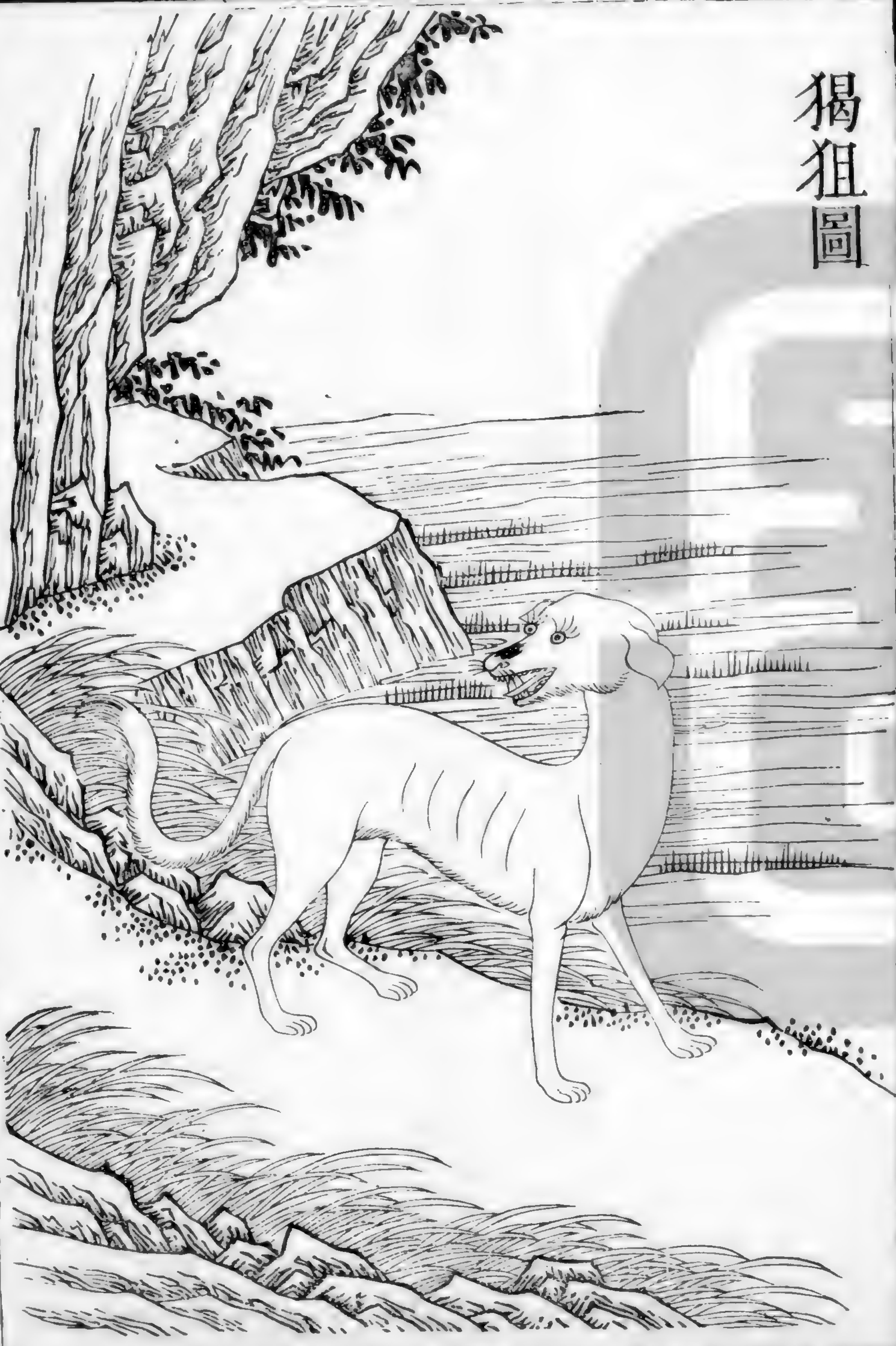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踇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任臣按駢雅曰獸似牛而馬尾曰精精萬曆二十五年括蒼得異獸其角雙身作鹿文馬尾牛蹄董斯張吹景錄引此爲證或又云乃辟邪也

猲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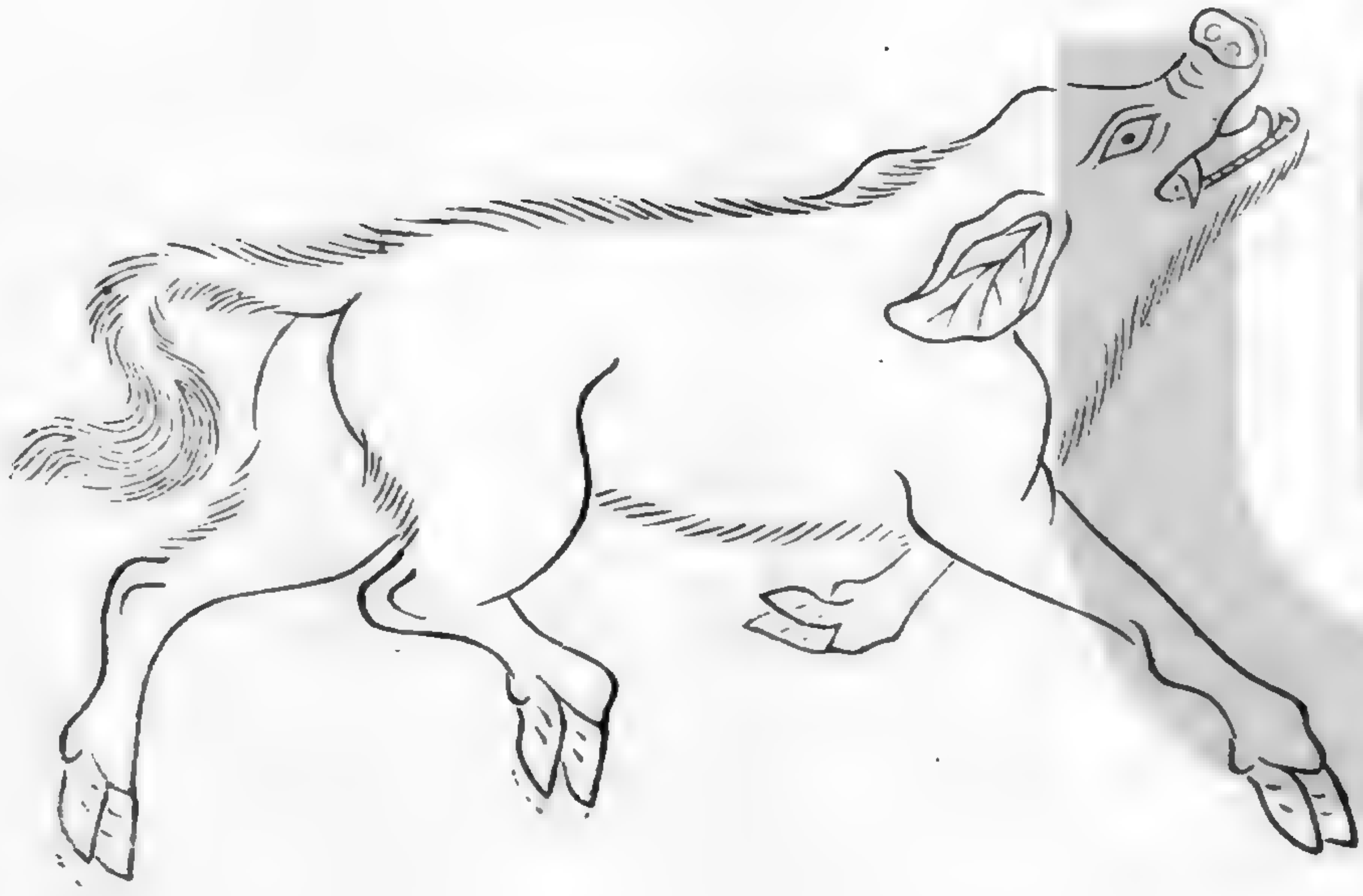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北號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是食人

任臣按楊慎古音略引經云有獸赤眉鼠目名曰猲狙與此文異

當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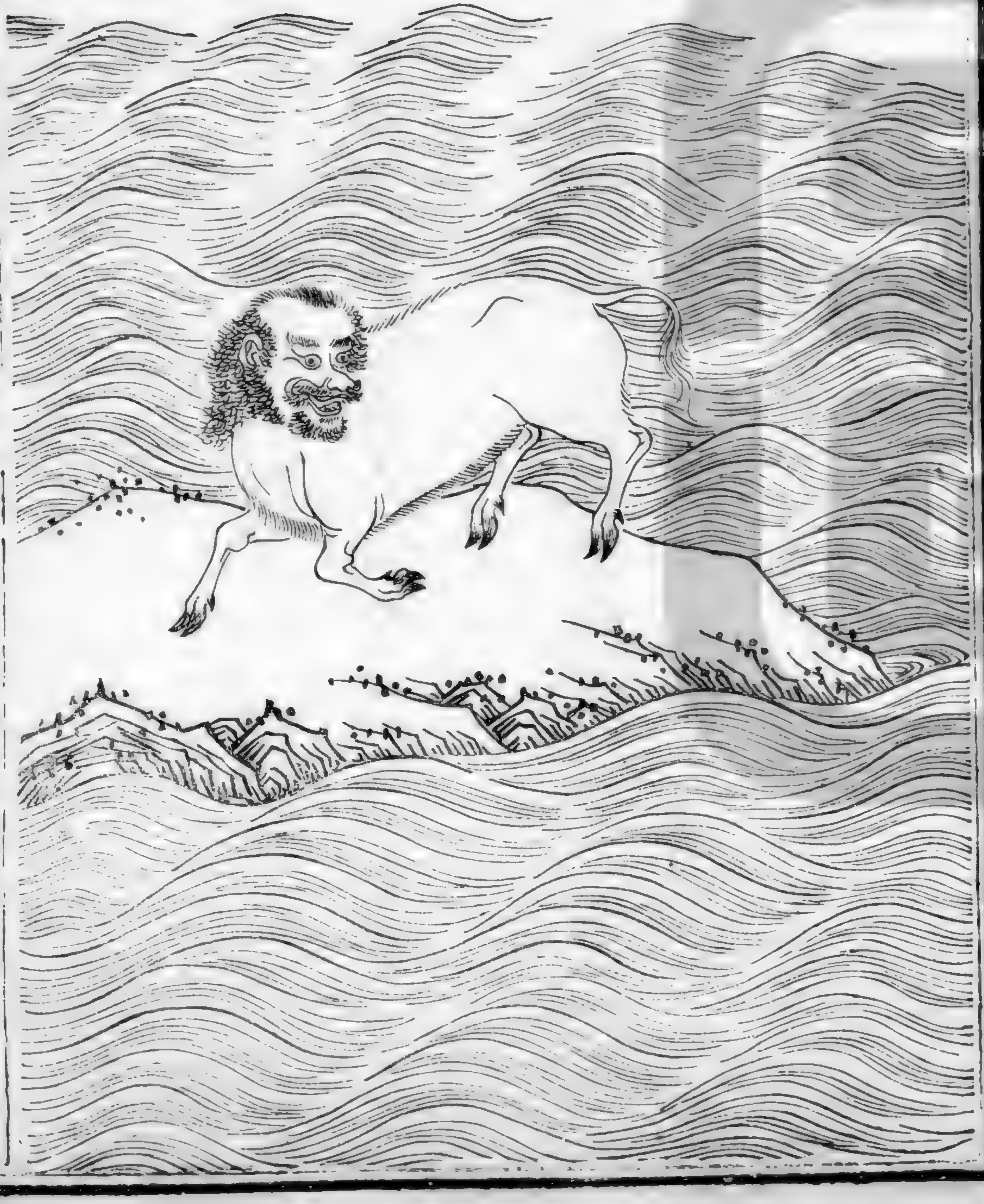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欽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任臣按駢雅云當康牙豚也事物紺珠作當庚誤

合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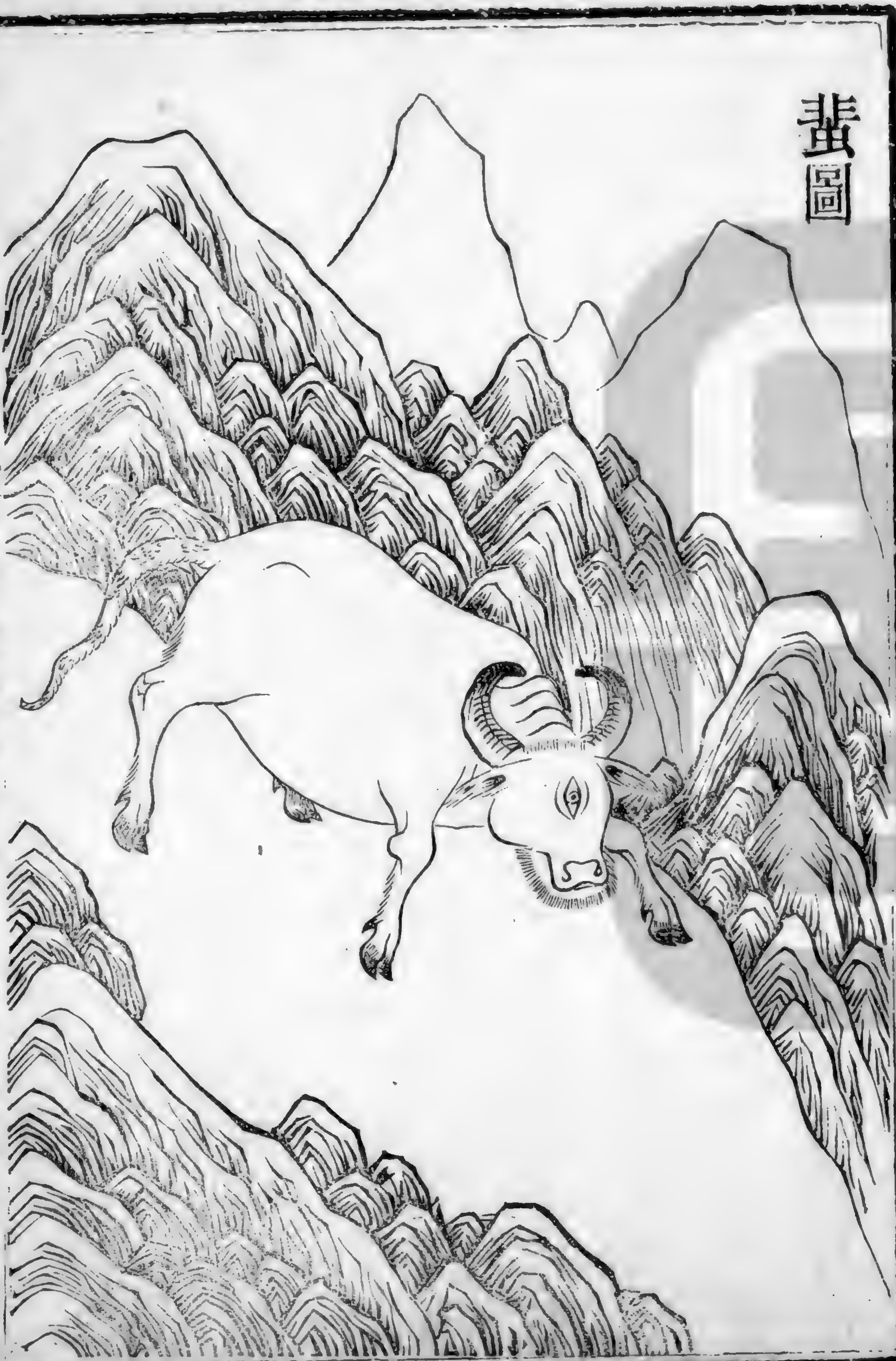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任臣按事物紺珠曰合窳如豬人面血食駢雅曰皮樹在子合窳皆人面獸也圖贊曰豬身人面號曰合窳厥性貪殘物無不咀至陰之精見則水雨



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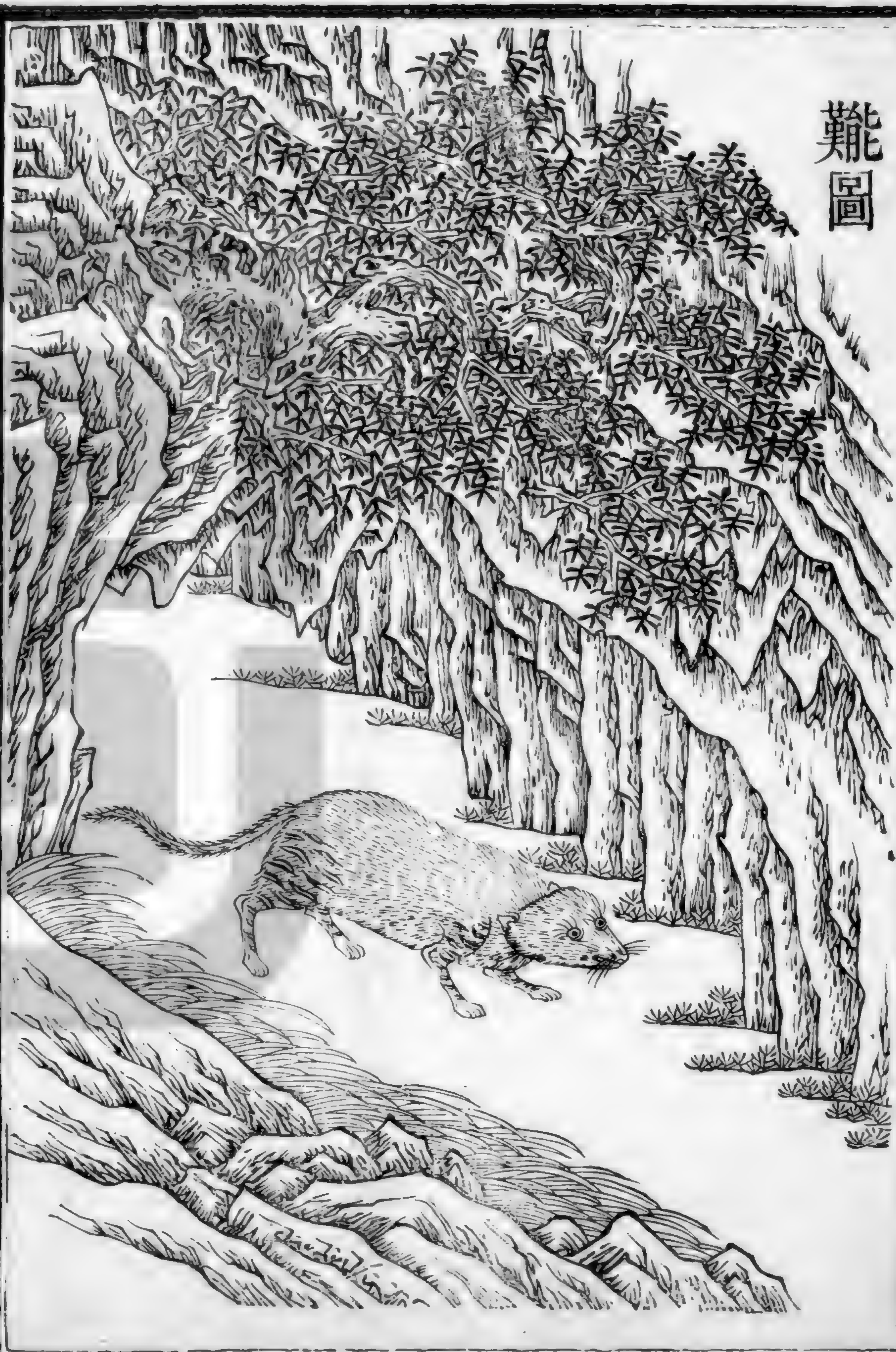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

郭曰言其體含災氣也其銘曰蜚之爲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鴆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　任臣按春秋莊二十五年秋有蜚劉侍讀春秋解引此謂蜚狀若牛一目蛇尾江休復雜志亦云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春秋所書似卽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未審是非又字彙⿰牛飛似牛白首一目疑爲此獸篇海引經又作⿱非蟲五侯鯖云蜚生太山行水水竭行草草枯圖贊云蜚則災獸跂踵厲深會所經涉竭水槁林稟氣自然體此殃淫

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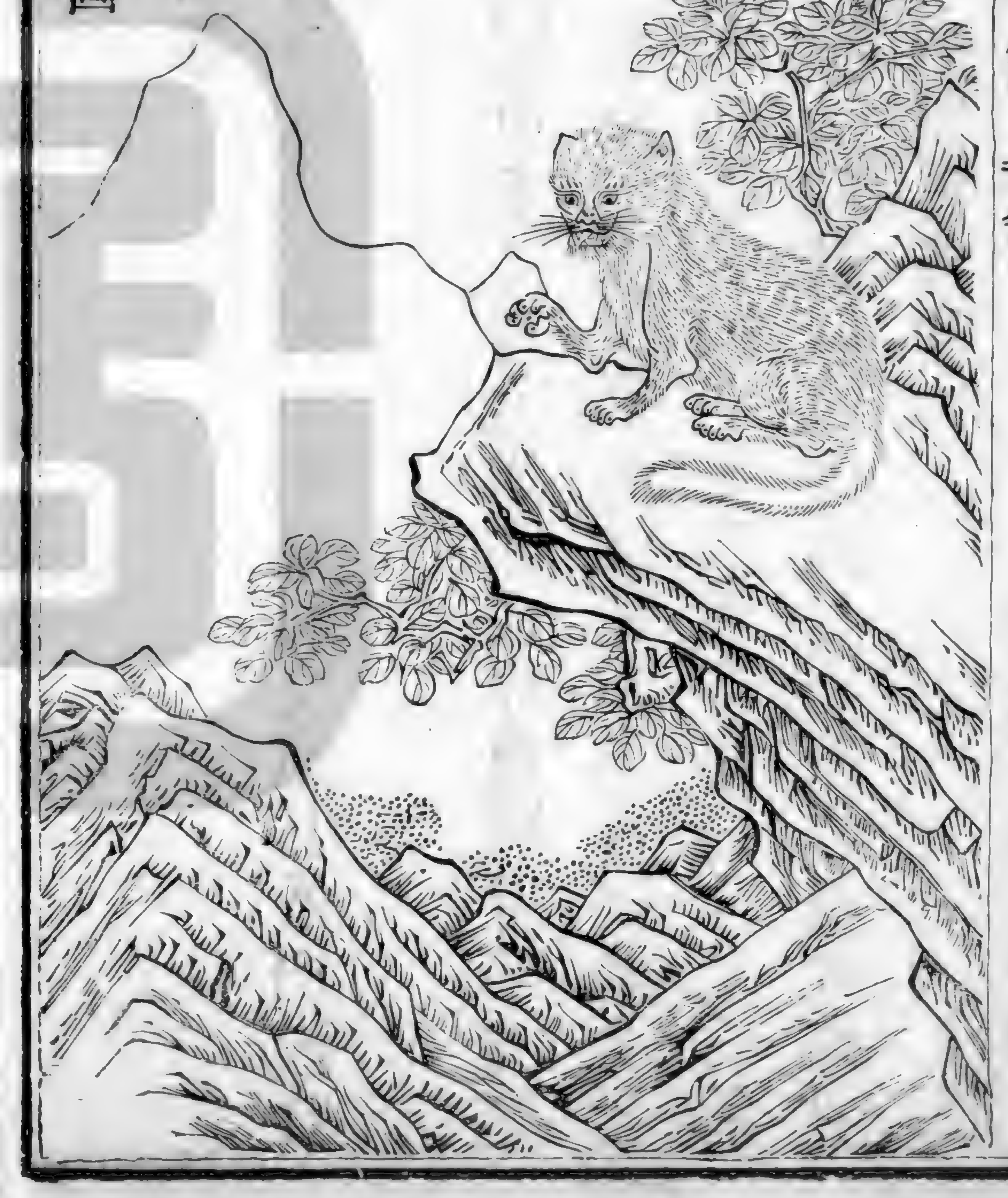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甘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𤟹鼠而文題其名曰𪕰食之已癭

郭曰𤟹鼠所未詳音虺字亦或作虺𪕰音那或作熊也　任臣按𤟹鼠集韻注云獸名羣書鉤元云古之熊字作𪕰與𪕰字相近古音略曰𪕰又音熊又按集韻云𪕰獸似鼠斑頭食之明目與此略異草木子云阻氣多癭

胐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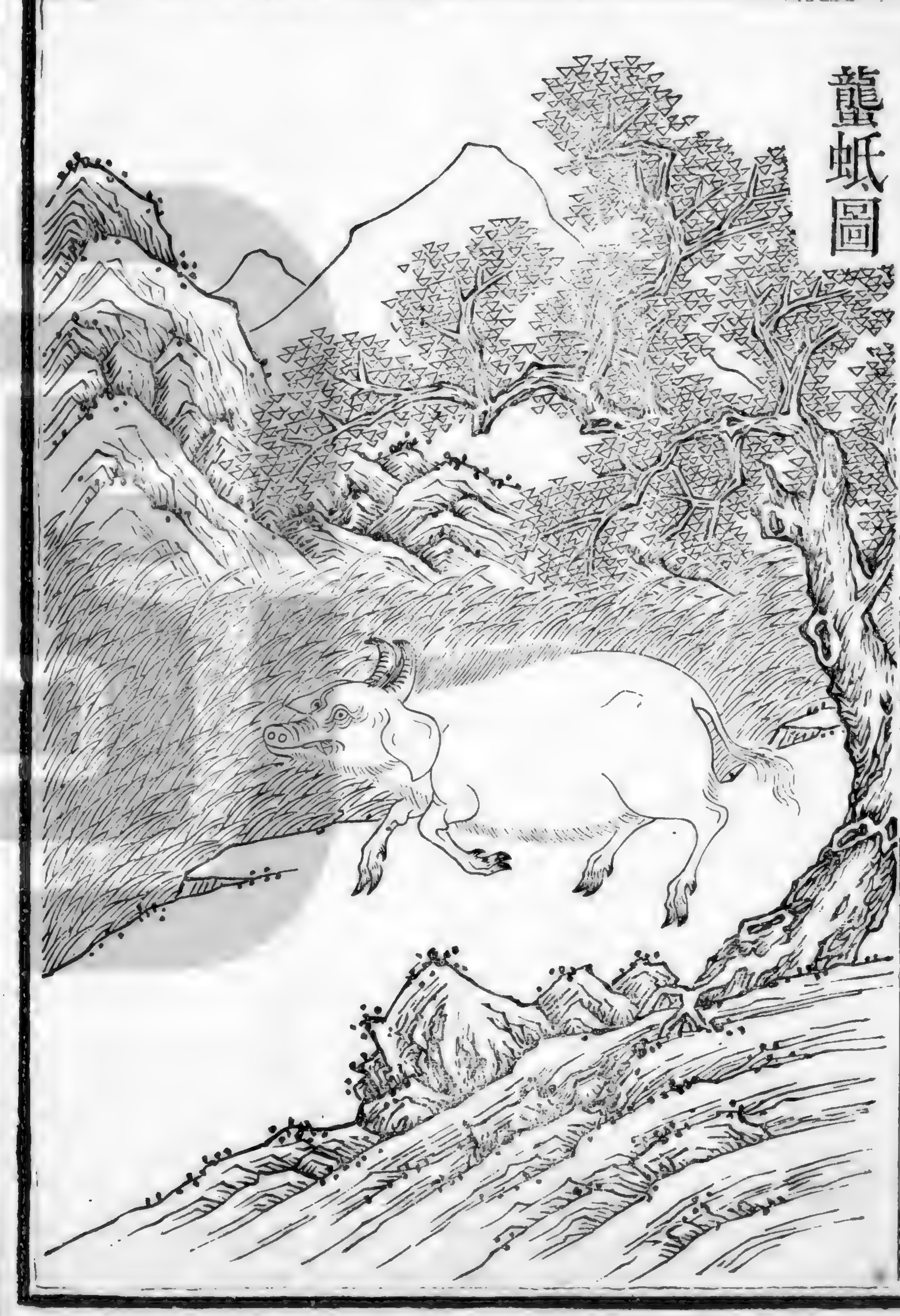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霍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胐胐養之可以已憂

郭曰謂畜養之也普昧反　任臣按駢雅曰胐胐蒙頌皆貍屬也麟書云安得胐胐與之遊而釋我之憂

蠪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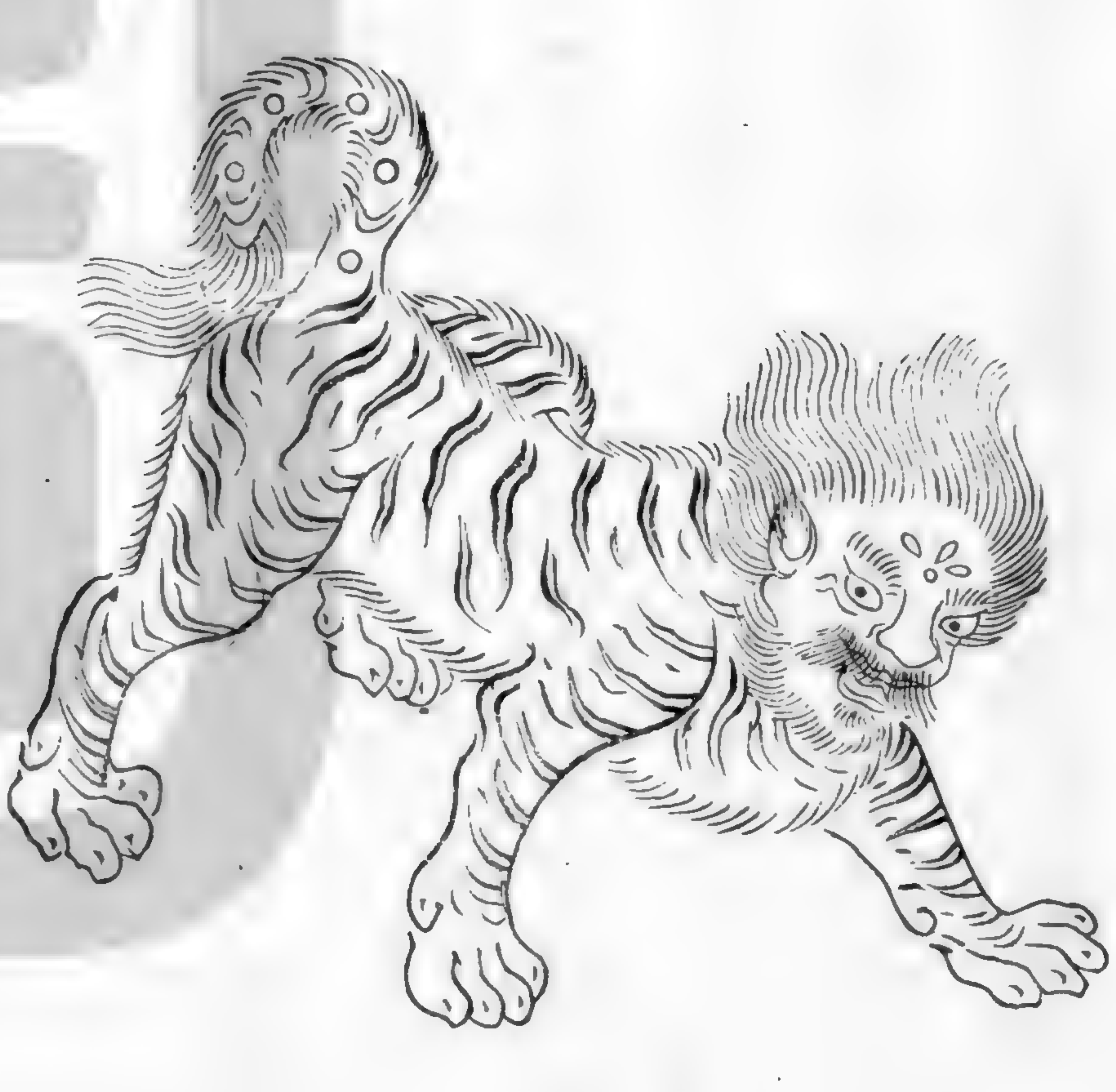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昆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名曰蠪蚳食之不眯

郭曰上已有此獸疑同名號如人號哭也　任臣按五侯鯖云蠪蚳似九尾狐見而年豐事物紺珠云蠪蚳獸似狐九首九尾見則豐稔十年是合蠪蛭爲一物也誤矣駢雅曰蠪蚳角彘也

馬腹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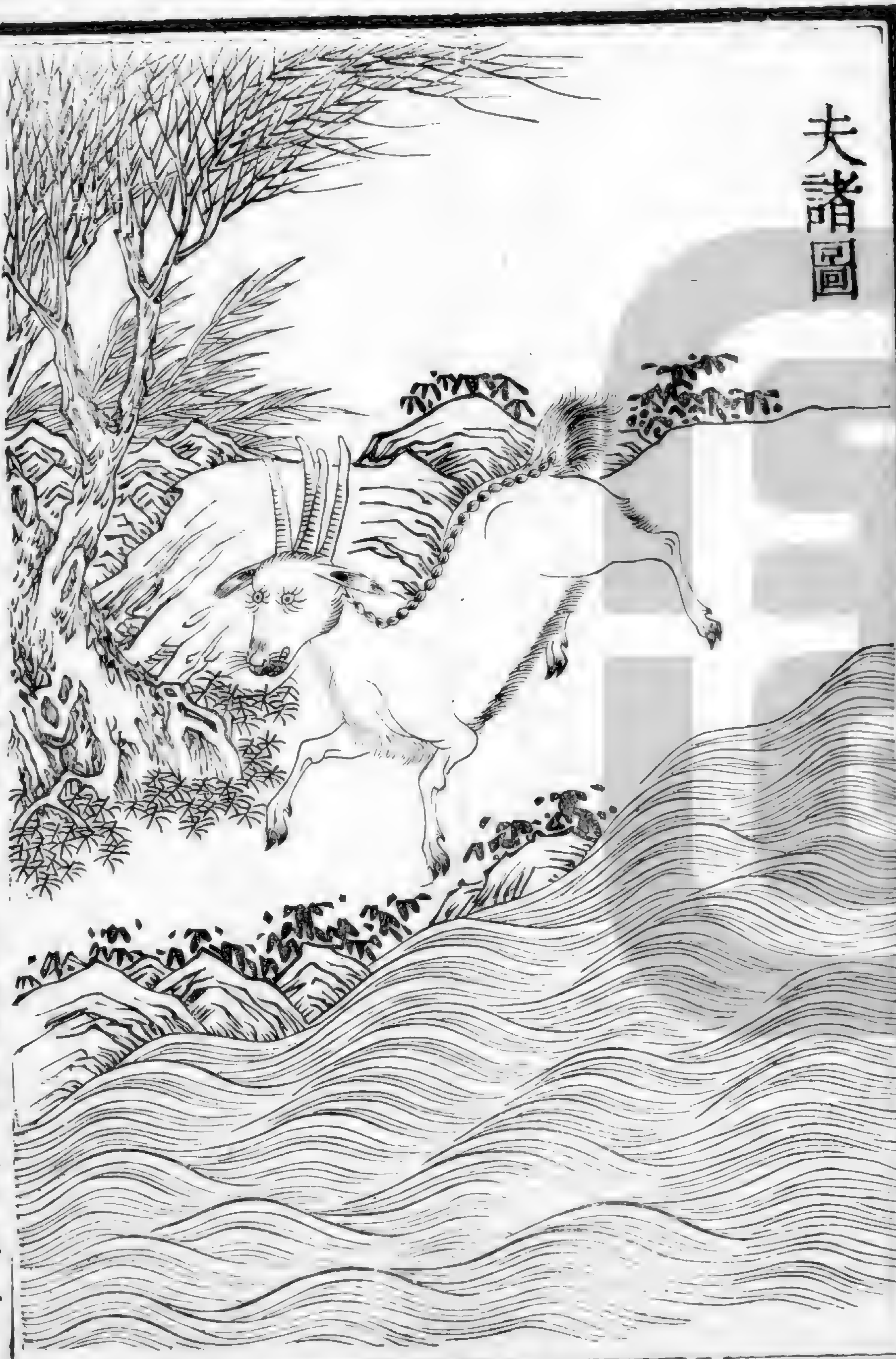
中山經

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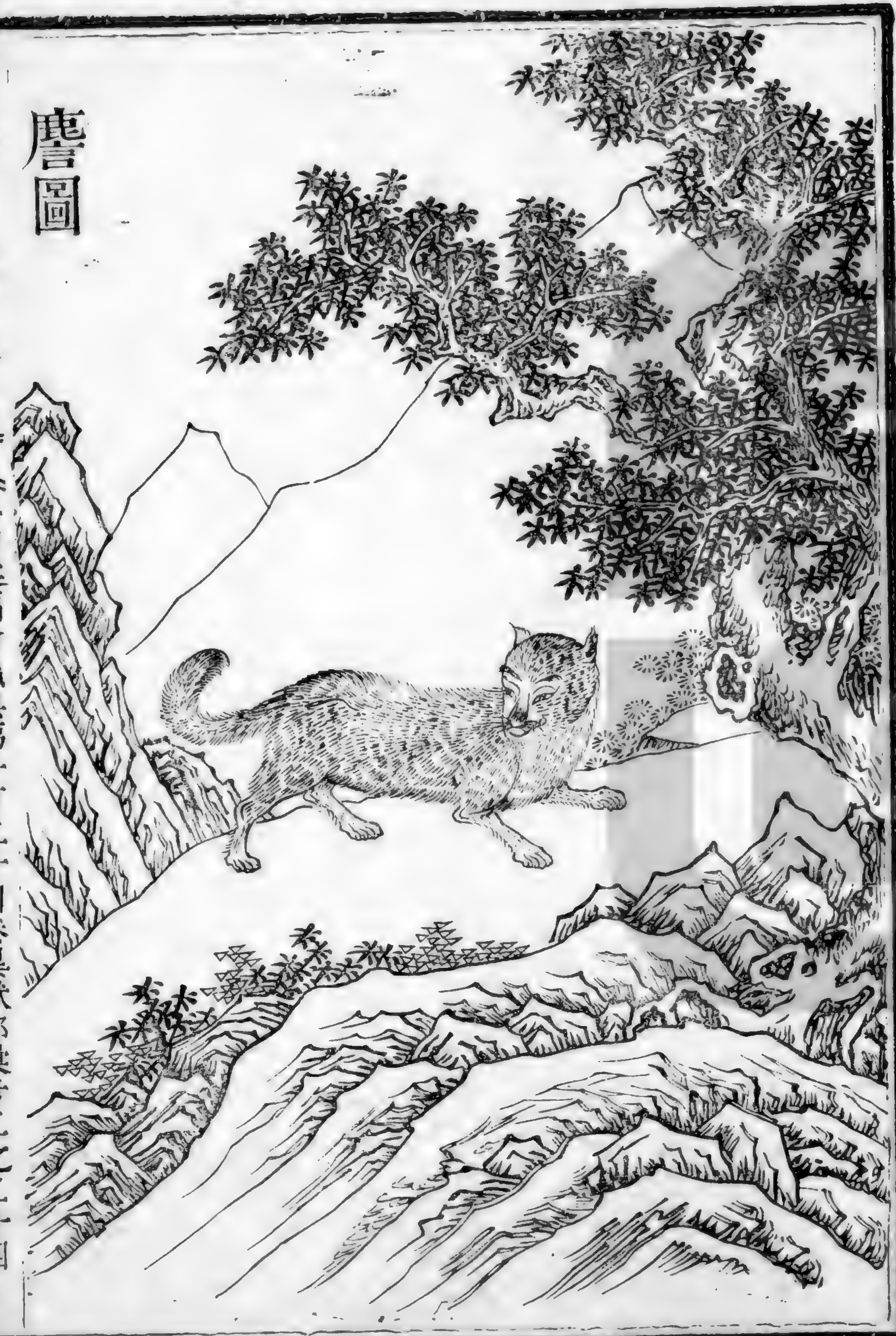
任臣按駢雅虎而人面曰馬腹陶弘景刀劍錄漢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伊水中厭人膝之怪水經注中盧縣涑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戲弄便殺人名爲水唐形狀與馬腹頗類

又襄沔記中廬有涑水注於沔此水有物殺人名水虎盛氏荆州記云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便名曰水盧合諸書觀之水唐水盧水虎其爲馬腹異名審矣又睽車志言峽江水中有物頭似狻猊而無足自頸以下如疋練喜食馬土人謂之馬皮婆名與此小類附記之

夫諸圖



麐圖



山海經

中山經

敖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任臣按駢雅曰鹿四角而白爲夫諸麟書云夫諸橫流天戒罔憂元覽作夫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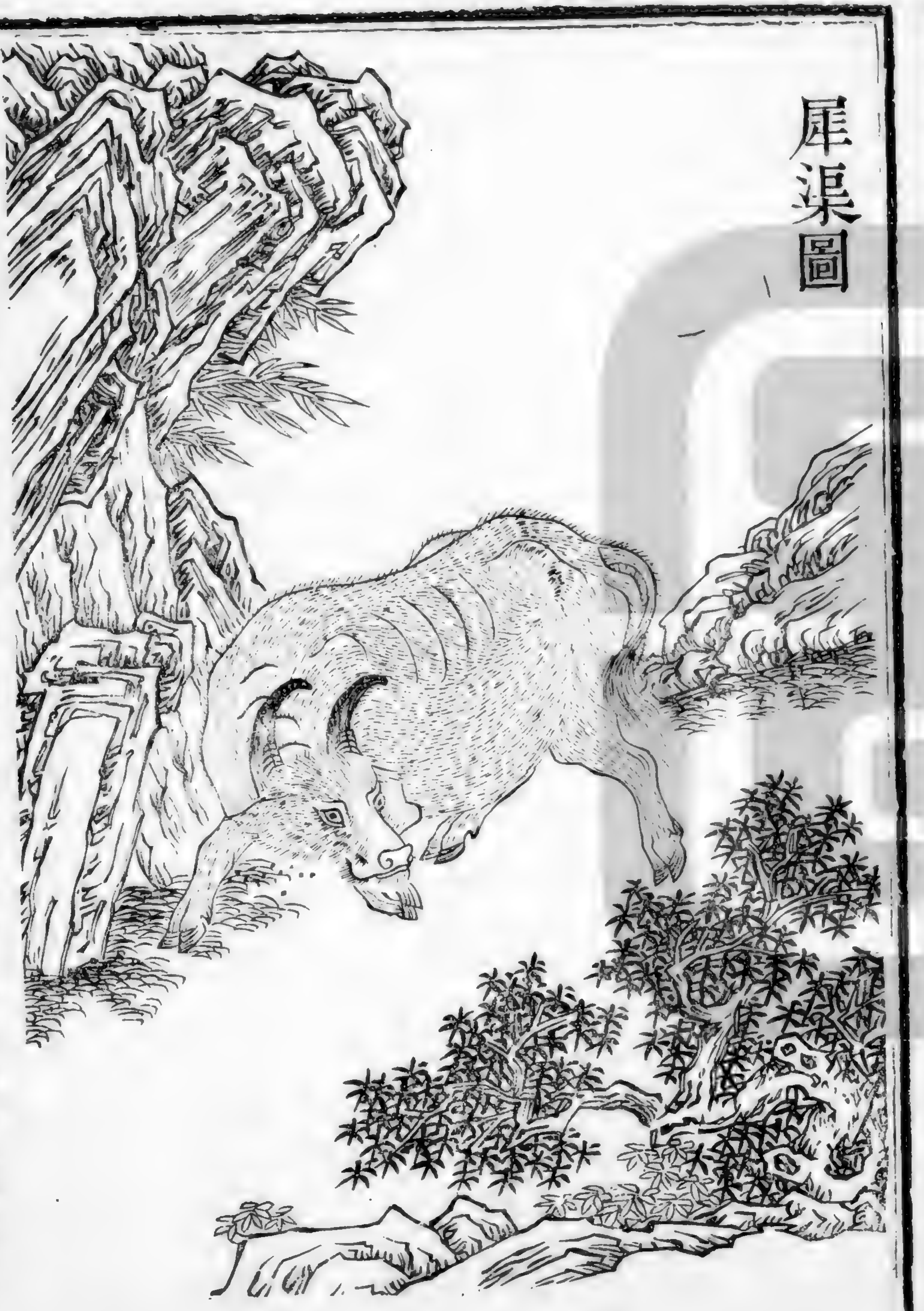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扶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其名曰麐

郭曰貉或作貗古字麐音銀或作麎　任臣按爾雅貈子貆注云雌者名貍今江東呼貉爲𧳜𧳧也貈卽貉黃氏紺珠云麐如貉人目

犀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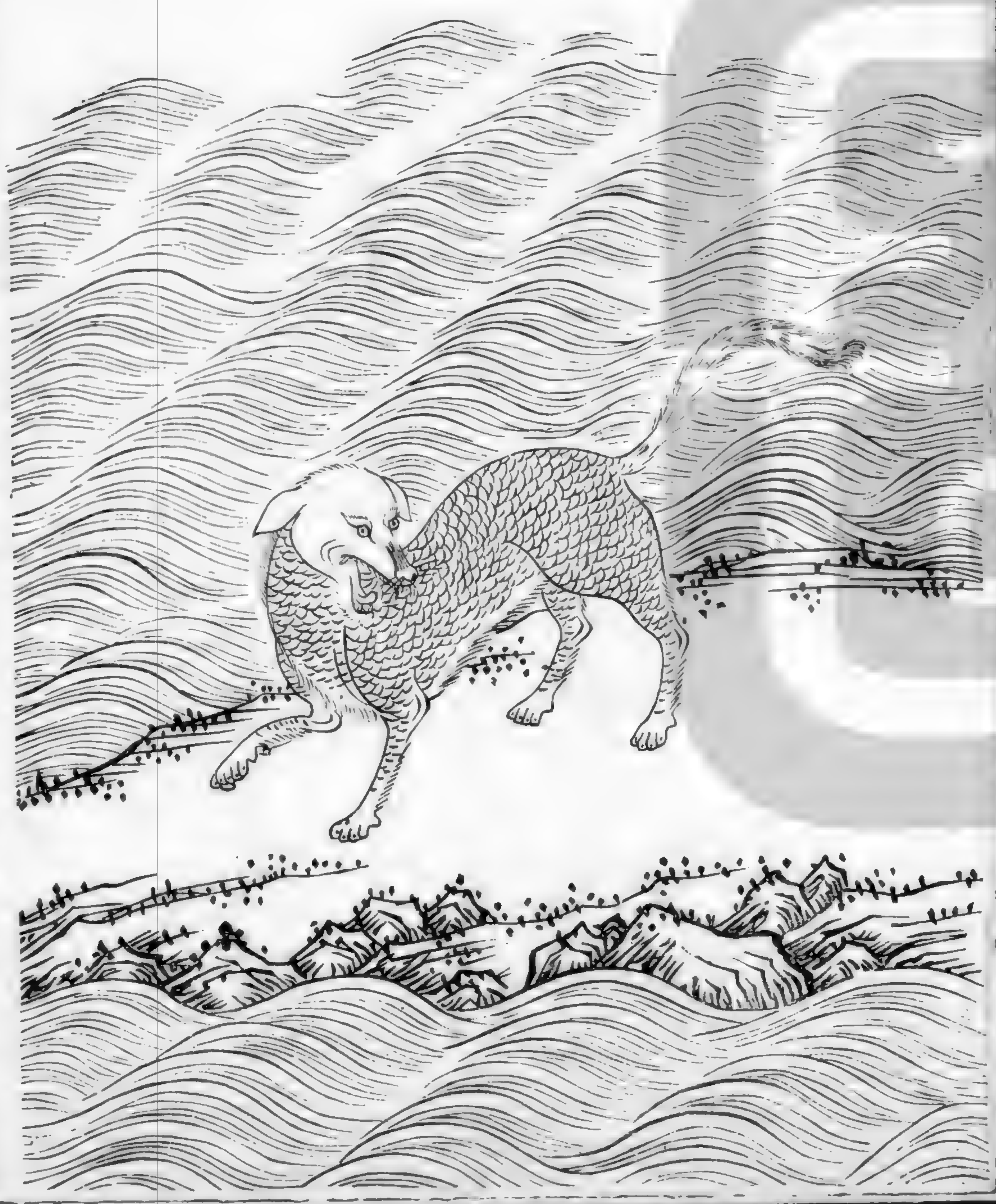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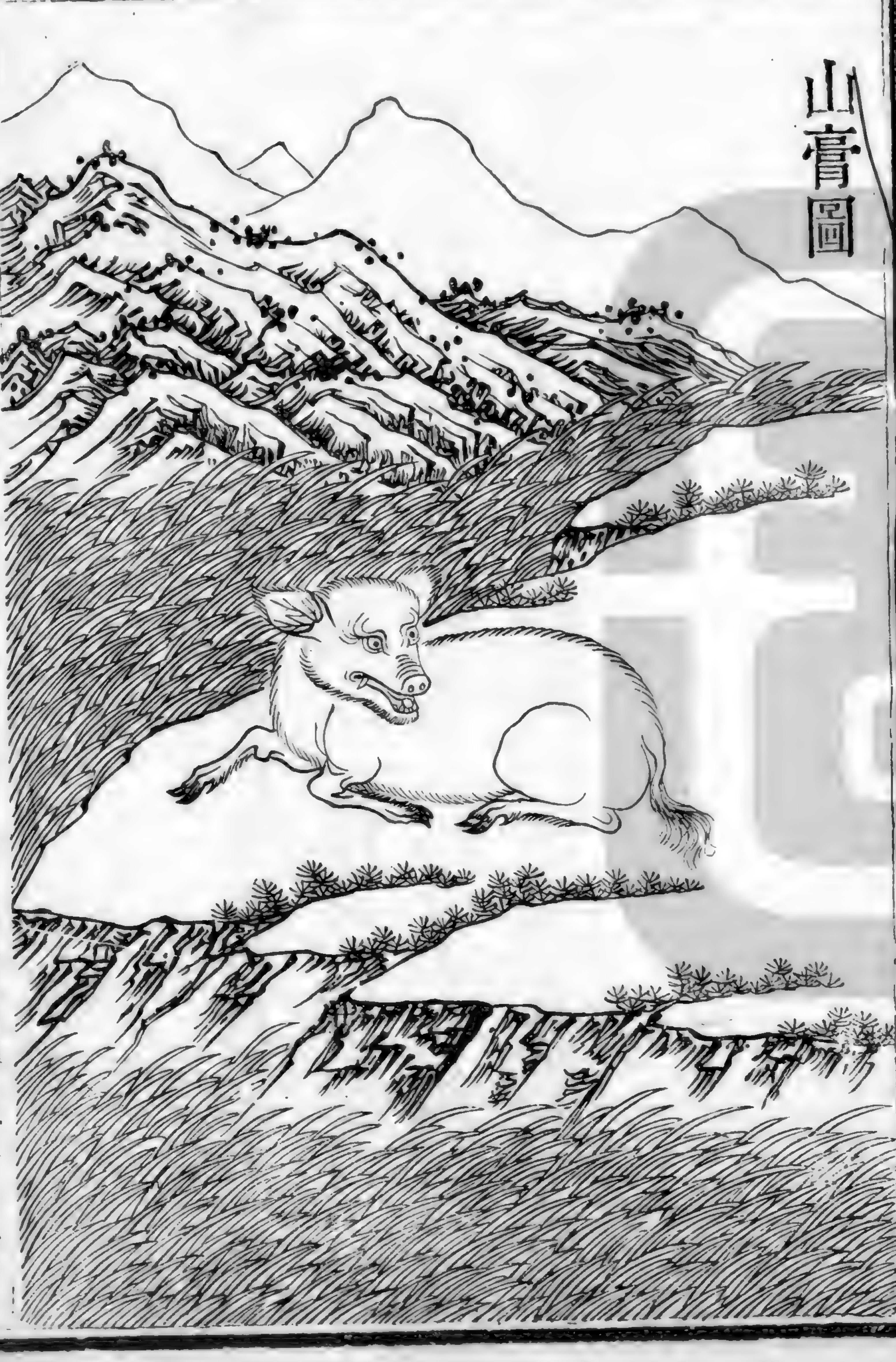
釐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

任臣按駢雅牛音如嬰兒曰犀渠

⿰犭頁圖



山膏圖



山海經

中山經

氂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伊水有獸焉名曰獱其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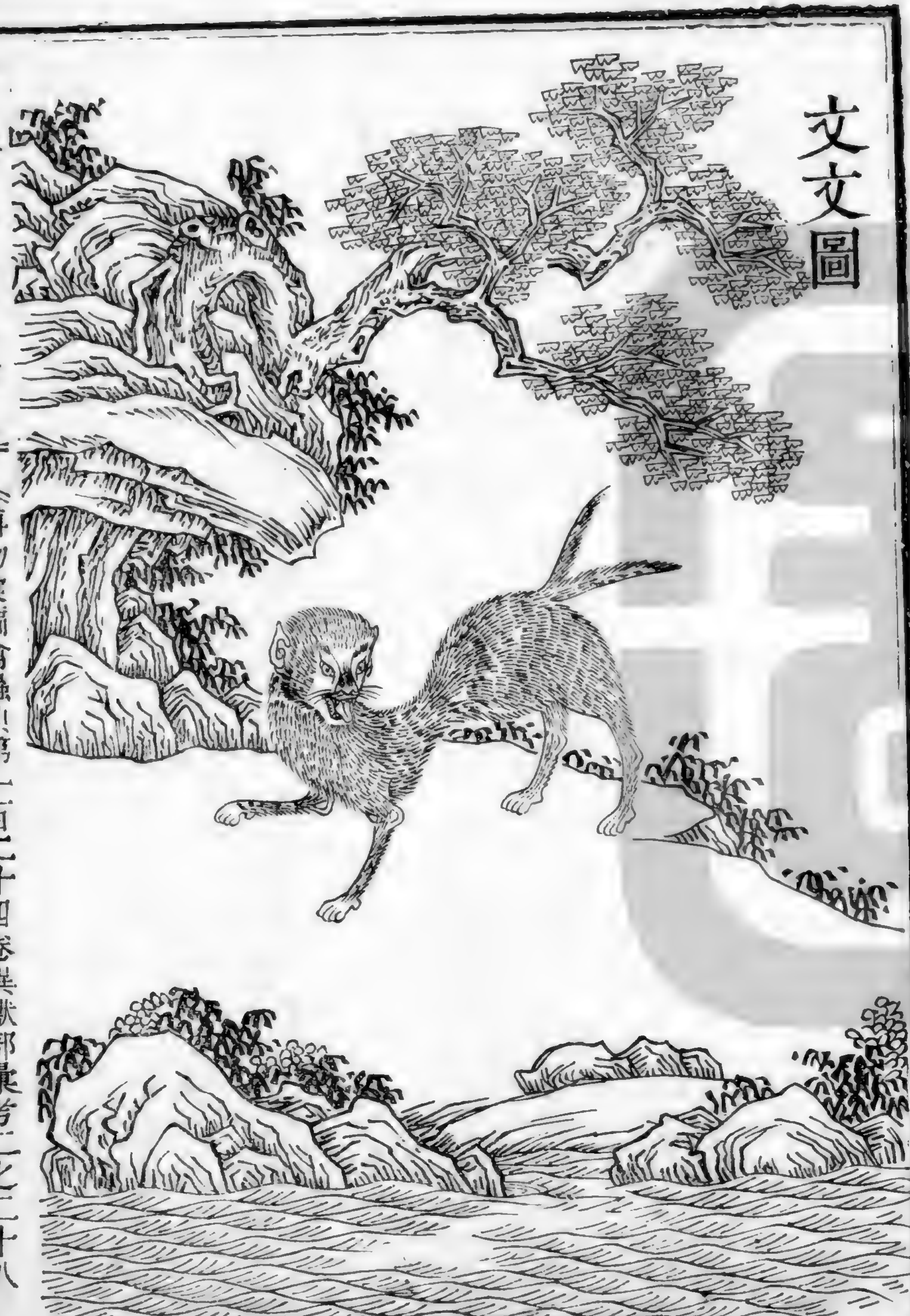
郭曰音頻毛生鱗間　任臣按水烏龍骨豽之類獳犬怒犬也范椈蜀都賦云叫篠之獳

山海經

中山經

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赤若丹火善詈

郭曰逐即豚字詈好罵人　任臣按駢雅曰山膏善詈贑巨善笑蒲牢善鳴山纅善語五侯鯖曰山膏生苦山善罵事物紺珠曰山膏若豚赤若火



文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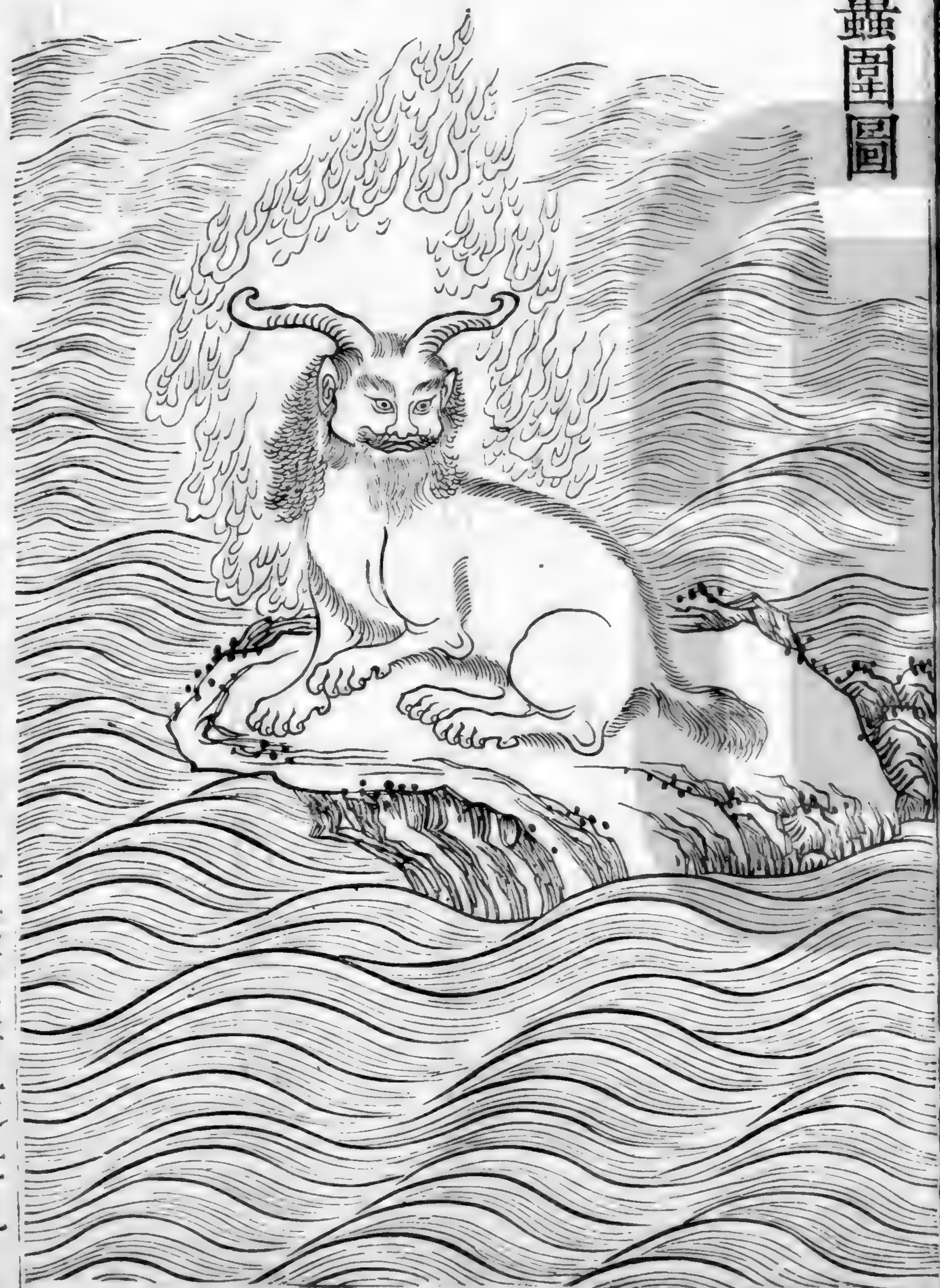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放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

郭曰好呼喚也　任臣按王氏釋義曰今嶺海有異蛇亦善呼人之名駢雅曰蠱雕如雕而戴角文文如蜂而反舌獸經云文文善呼古音複字云文文獸名音問

蟲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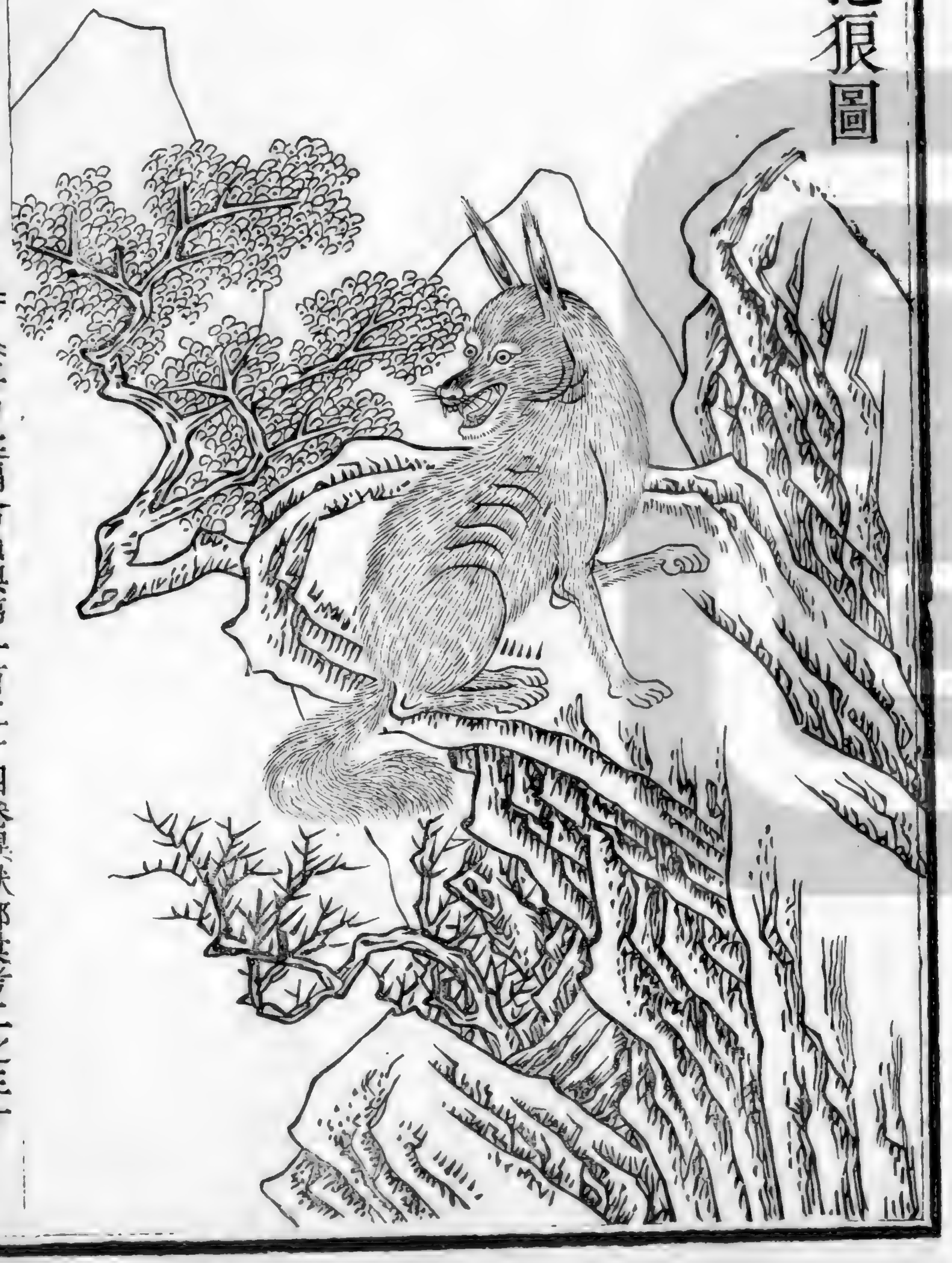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驕山神蟲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於雎漳之淵出入有光　郭曰音鼉淵水之府奥也　任臣按盧柟蠛蠓集云檻環狗而踐蟲圍卽此也

㹢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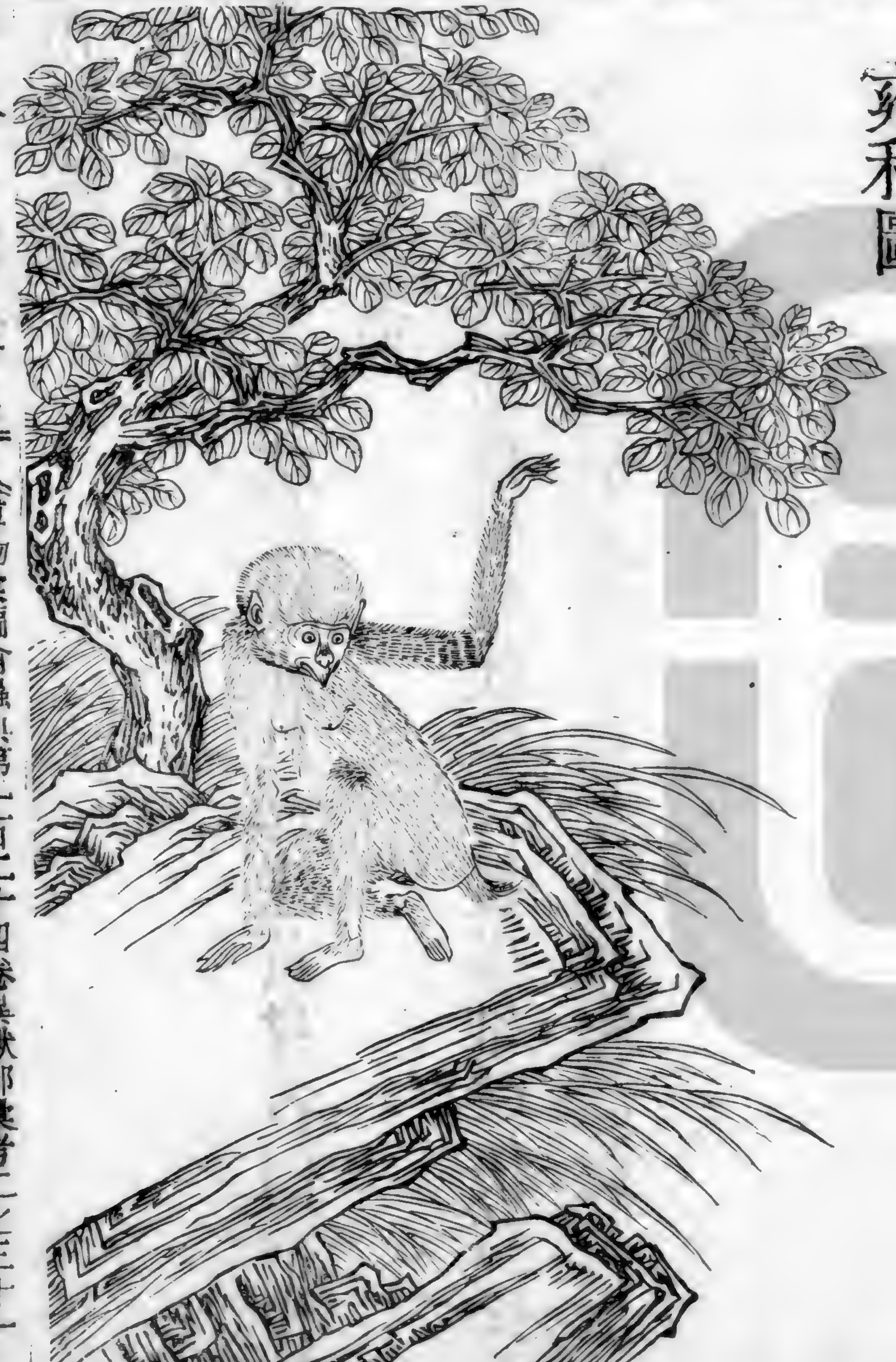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蛇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㹢狼見則國內有兵

郭曰一作國有亂　任臣按駢雅曰㹢狼獙獙狐屬也圖贊云㹢狼之出兵不外擊雍和作恐𤟤乃流疫同惡殊災氣各有適

雍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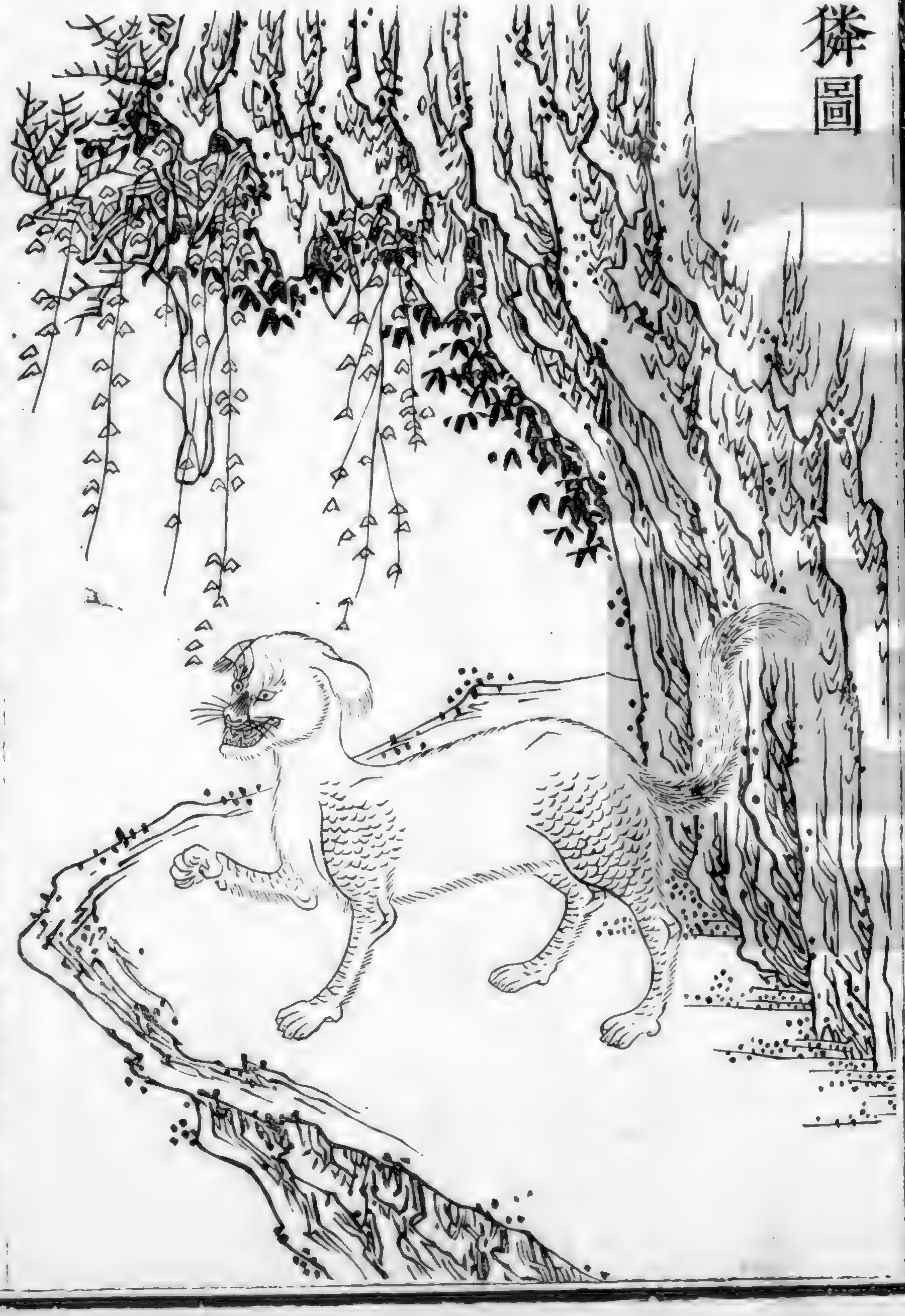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

任臣按蝯卽猿爾雅猱蝯善援揚雄賦猨貁擬而不敢下麟書云天狗電落不恐雍和卽此

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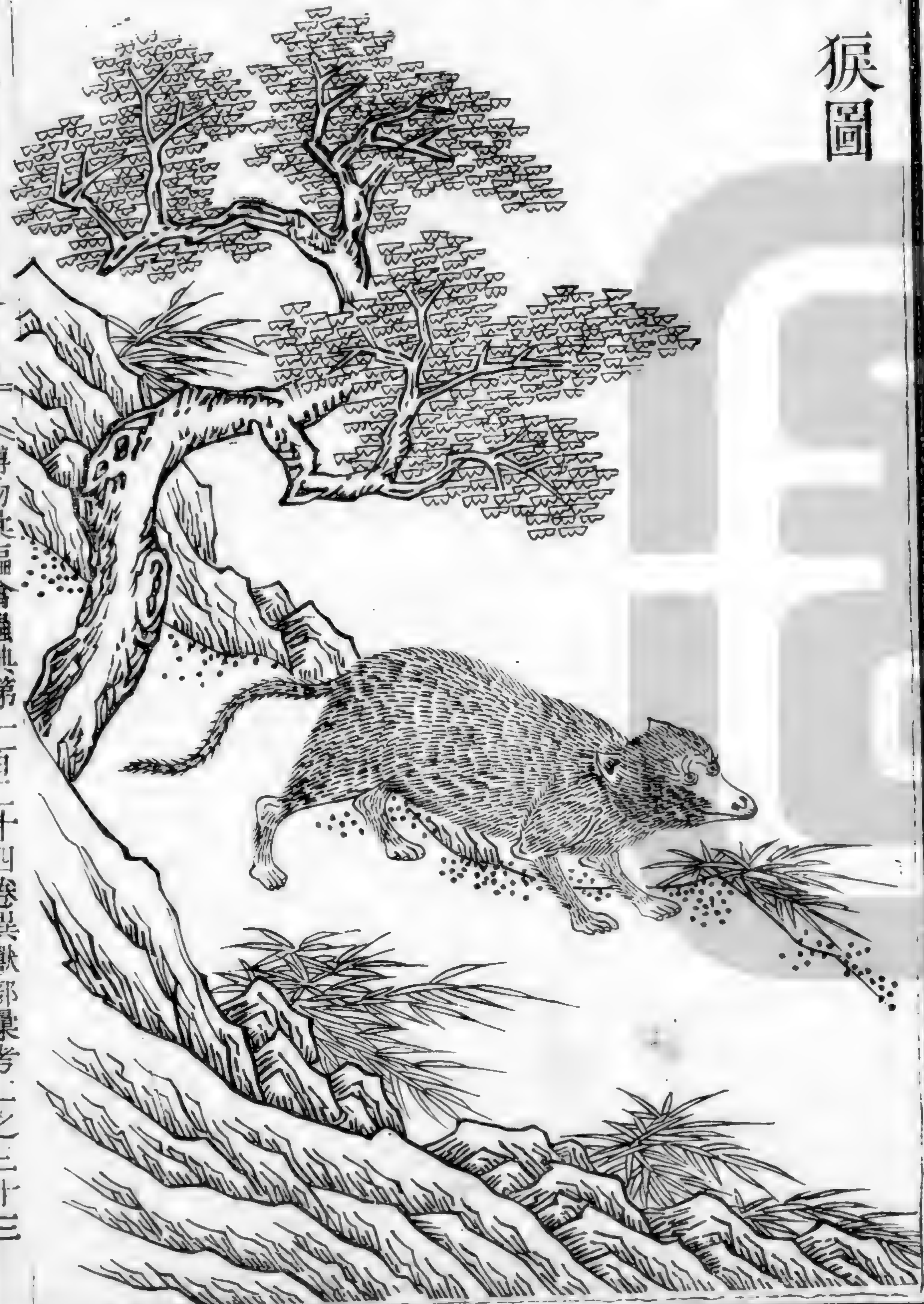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依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善駚坌食者不風

郭曰體有鱗甲駚坌跳躍自撲也鞅奮二音不風不畏天風也　任臣按圖贊曰有獸虎爪厥號曰獜好自跳撲鼓甲振奮若食其肉不覺風迅

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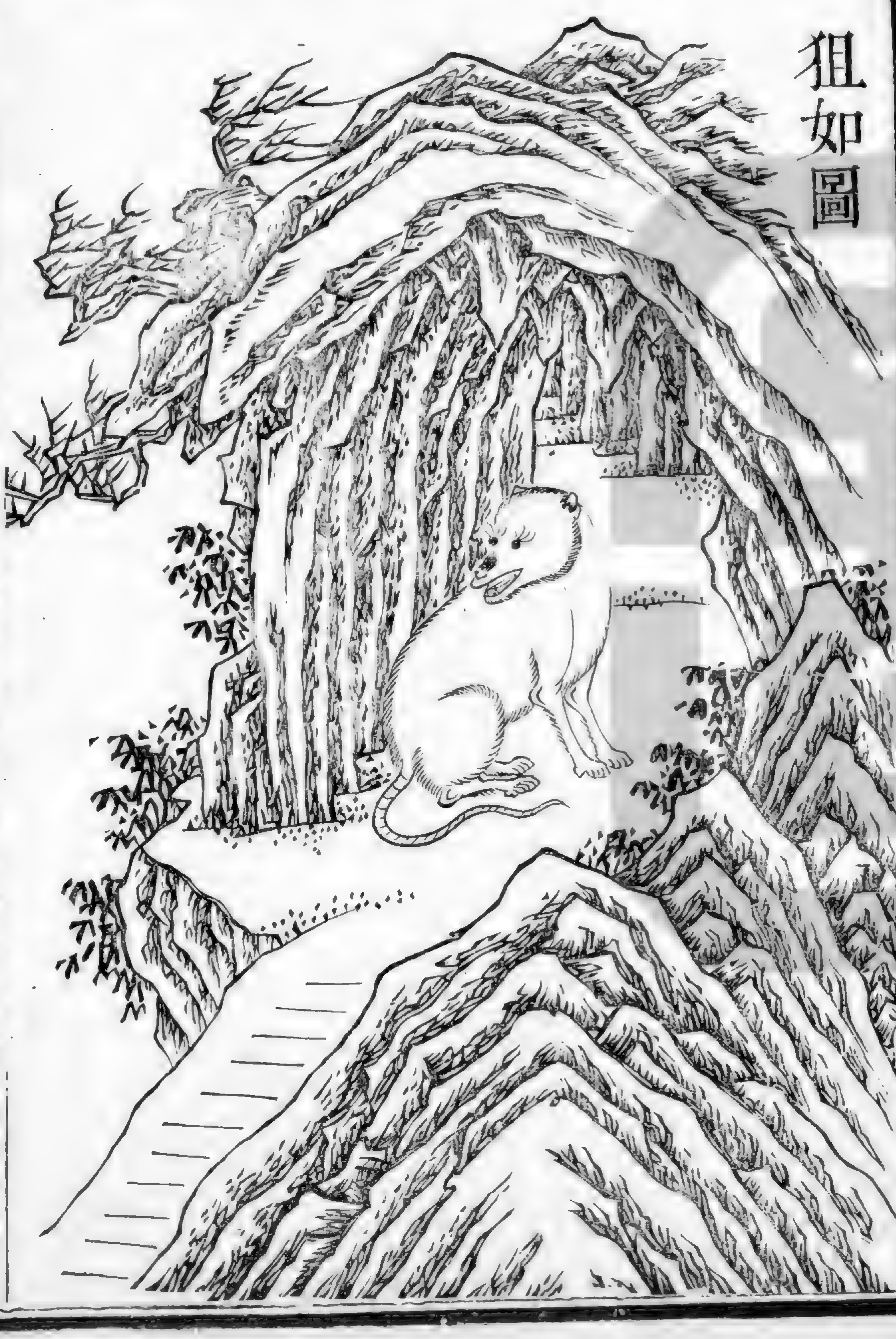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𤟤見則其國大疫

郭曰音戾

任臣按彙蝟鼠也十六國春秋南燕太上四年燕主超祀南郊有獸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疑即此獸但其大如馬未審是非



狙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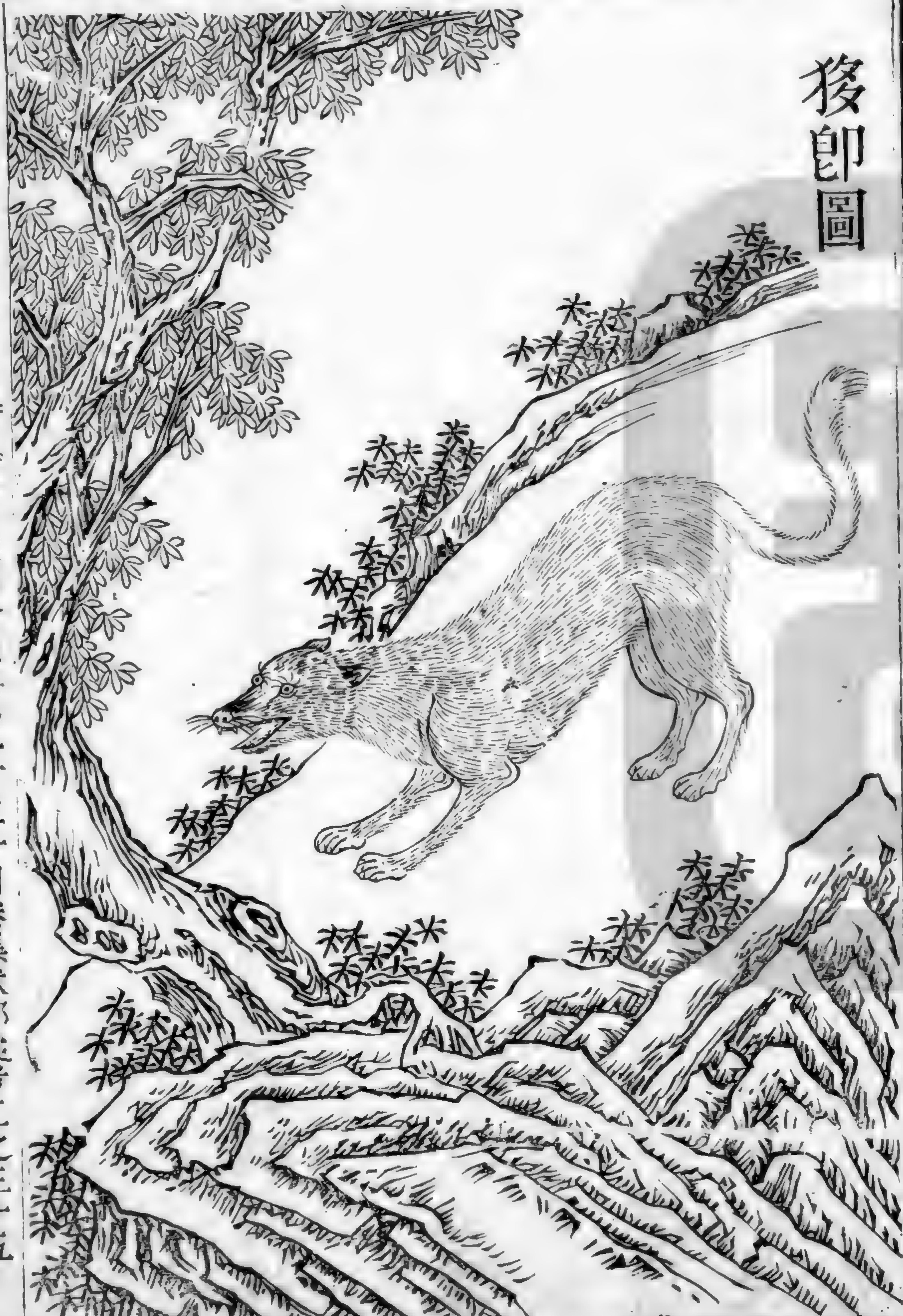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鼣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大兵

郭曰鼣音吠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　任臣按本草綱目作鼣廣博物志作鼣事物紺珠云狙如鼠耳白喙圖贊曰狙如微蟲厥體無害見則師興兩陣交會物之所感焉有小大

狢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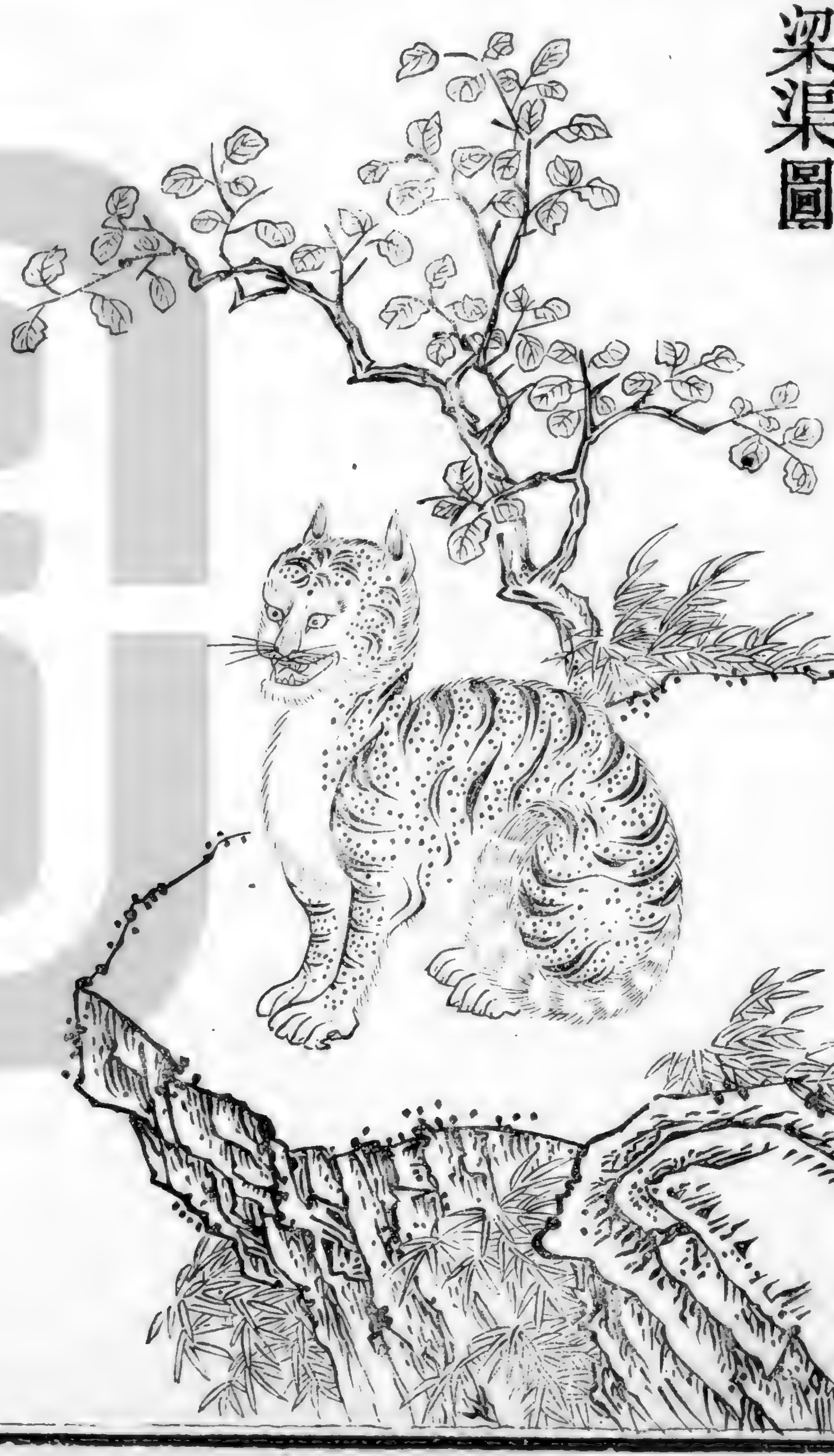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犬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𤟤卽

郭曰音移　任臣按膜卽獏南中志云獏大如驢狀似熊蒼白色多力舐鐵消千斤其皮溫暖五侯鯖云獏糞可以切玉獏溺可以消鐵成水駢雅曰𤟤卽如膜事物紺珠云𤟤卽如犬目喙赤尾白見則大火談薈曰火獸兆火𤟤卽火獸見則邑有火災也

梁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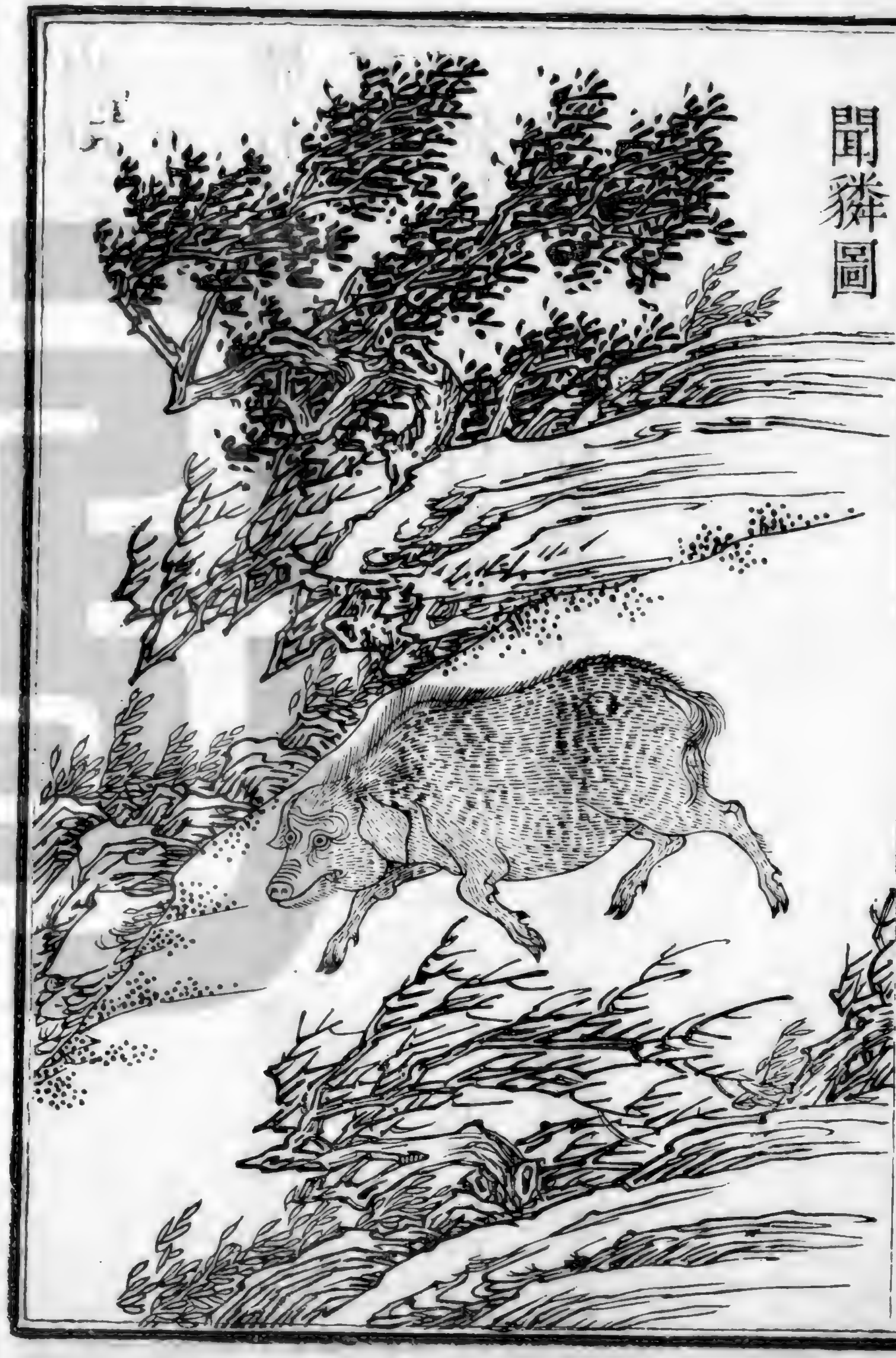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任臣按騈雅曰梁渠朏朏蒙頌皆貍屬也圖贊曰梁渠致兵狳即起災駅駼辟火物各有能聞豨之見大風乃來

聞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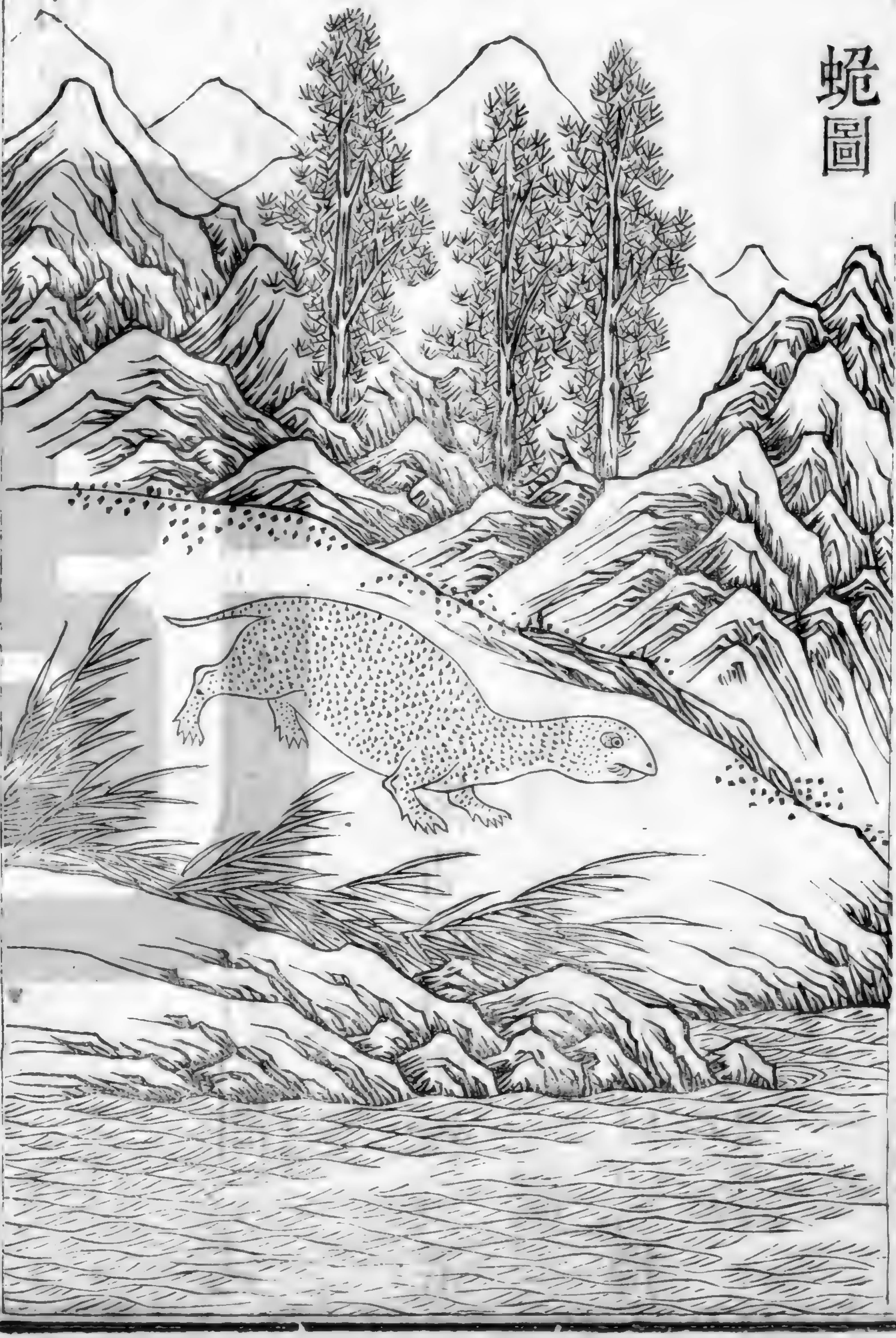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几山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獜見則天下大風

郭曰獜一作⿰粦凡音⿰飠氏　任臣按駢雅曰聞獜黃彘也事物紺珠云聞獜如猪黃身頭尾白又云㹇如彘黃身首尾白亦斯獸也談薈云風獸兆風聞獜之獸見則天下大風也集韻作⿰粦乚又作⿰粦乇音吝

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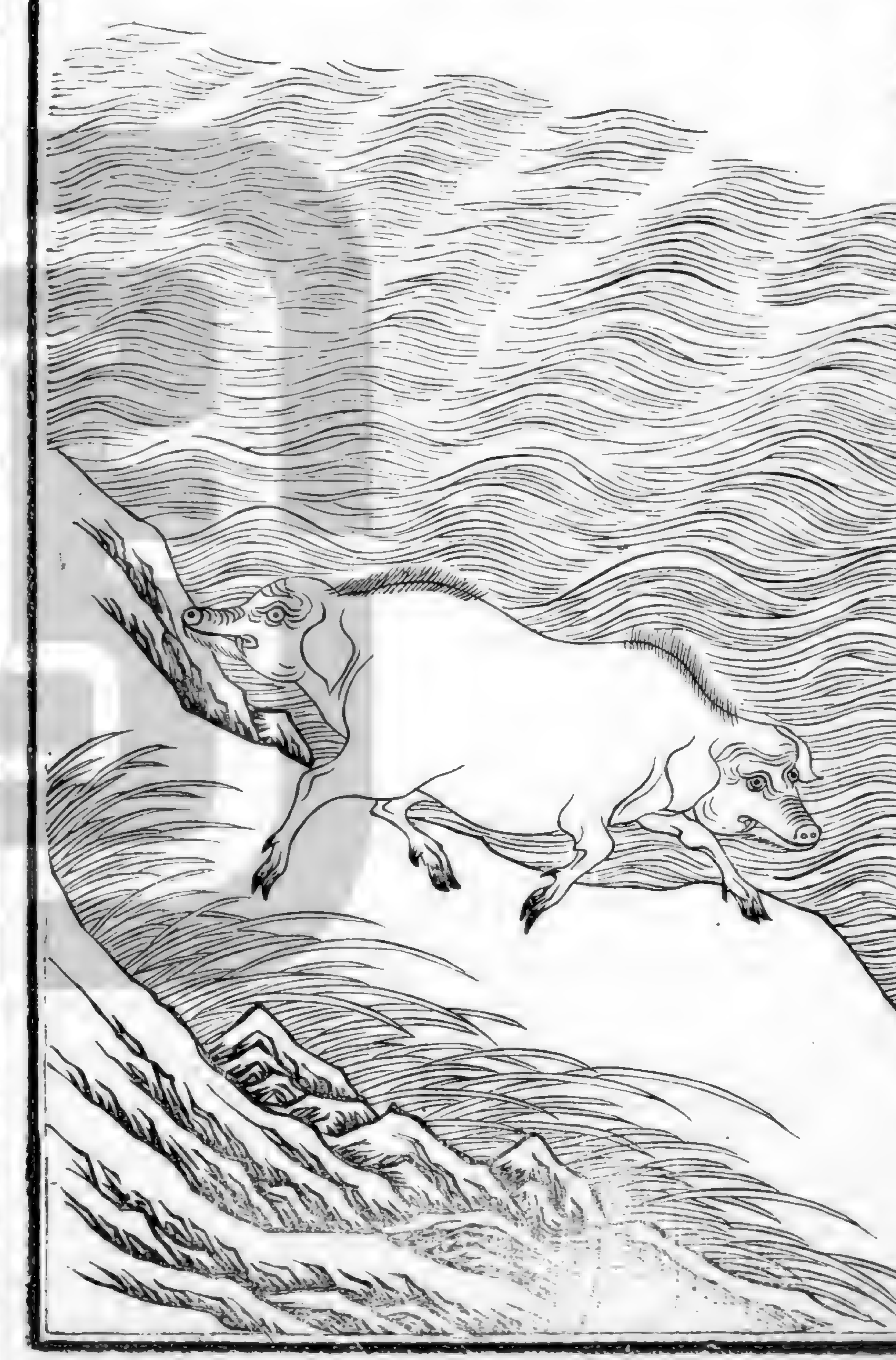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卽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禦火

任臣按事物紺珠云蛫狀如龜白身赤首又相如上林賦蟖胡縠蛫棲息乎其間意卽此獸

并封圖



山海經

海外西經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

郭曰今弩弦蛇亦此類也　任氏案游氏臆見云西區陽有鼈封謂之兩頭鹿朱氏駢雅曰鼈封兩首彘也鼈封并封屏蓬似是一物胡應麟三墳補逸曰王會稱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王伯厚補注云盛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鼈封考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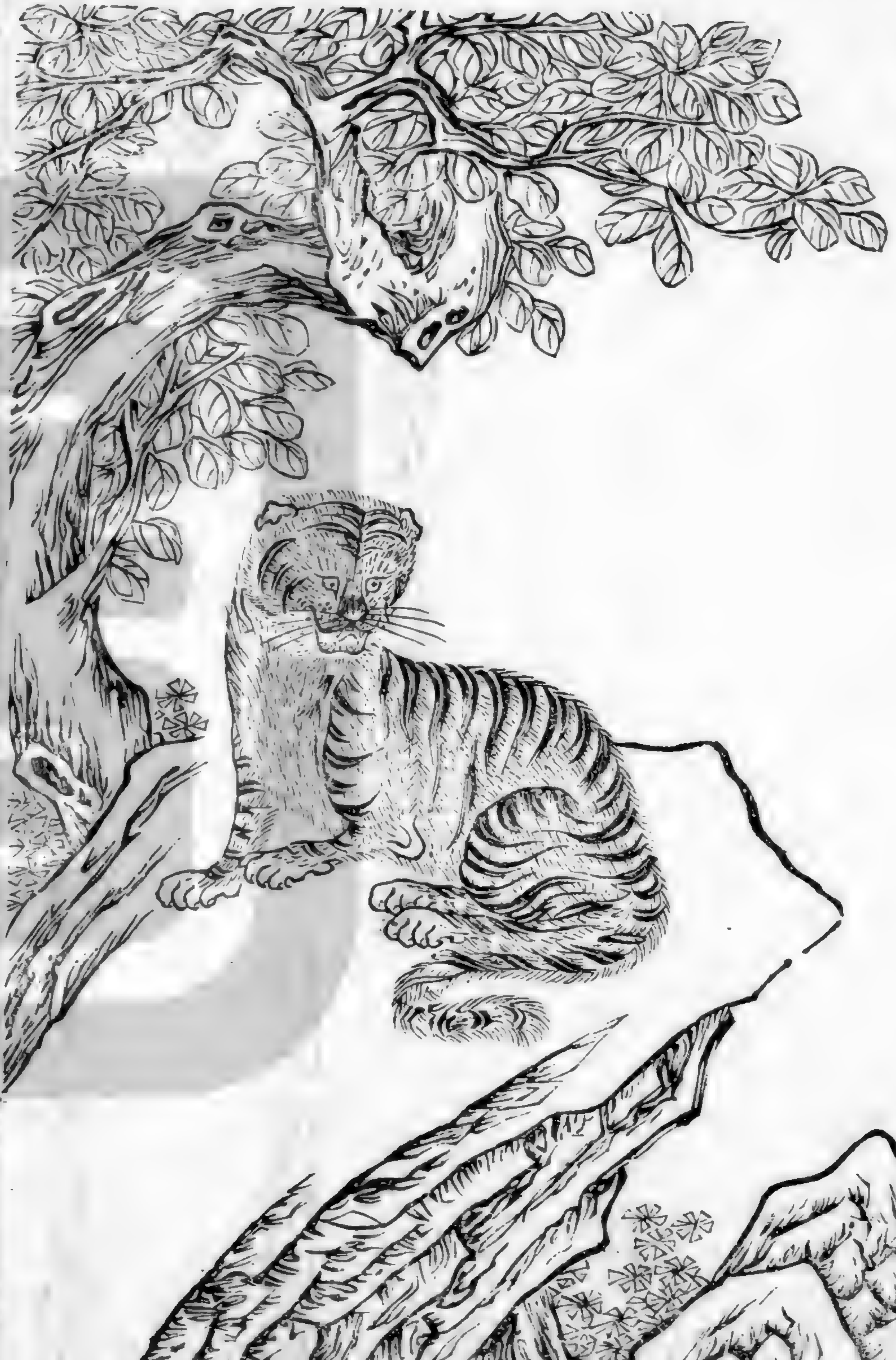
山海經所載并封狀如彘前後有首蓋斯物也又後漢書雲陽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曰此鹿出雲陽南郡熊舍山卽余義也酉陽雜俎云雙頭鹿矢名耶希耶鹿名博物志云荼苜機出永昌郡音蔡茂机是兩頭鹿名弘之所記卽此耳圖贊曰龍過無頭并封連載物狀相乖如驥分背數得自通尋之愈閡又史訇云神功元年安國獻兩首犬亦并封類附記之

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郭曰卽并封也語有輕重耳　任臣按稽瑞錄云鹿鏊山有獸左右有首名并蓬

羅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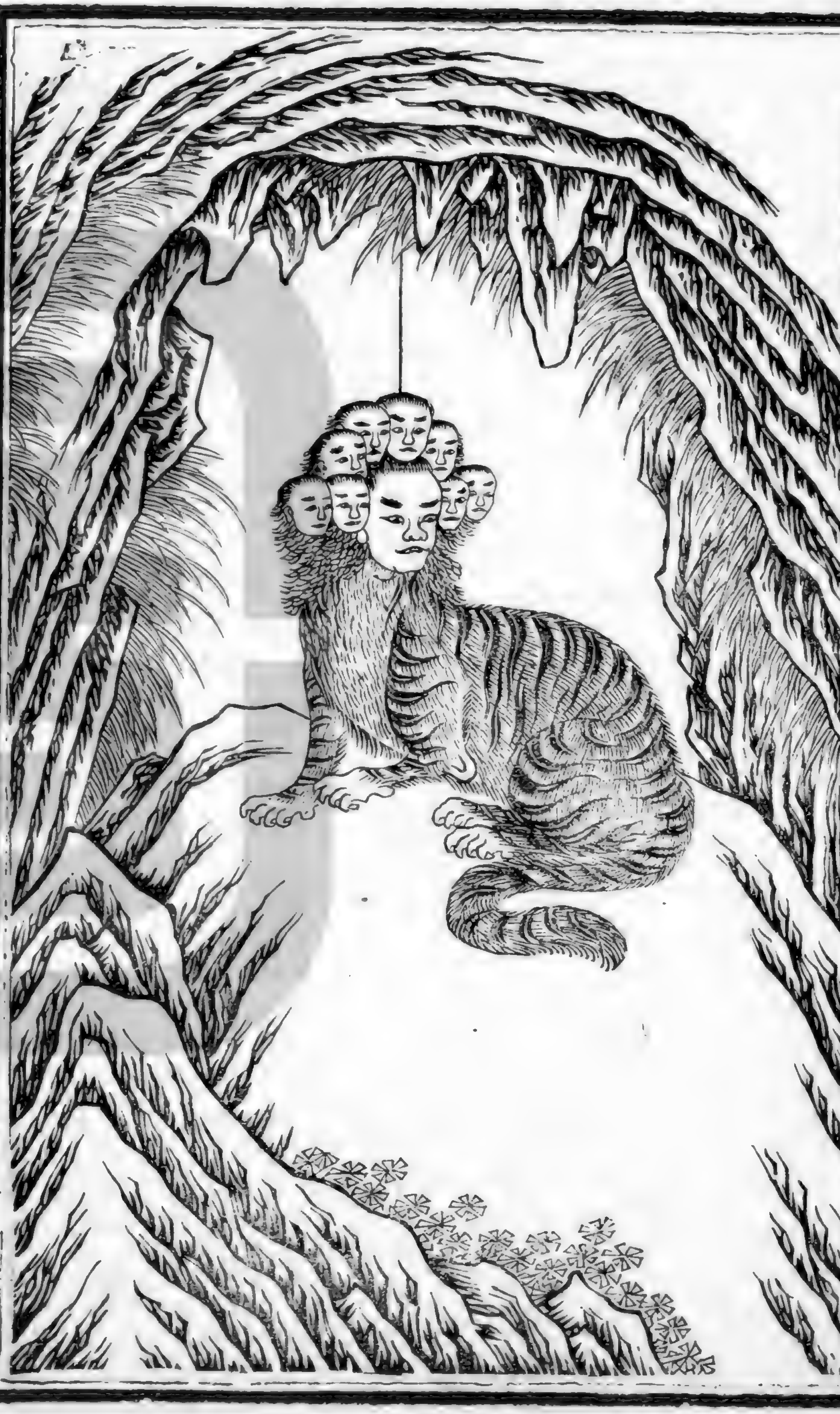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海外北經

北海內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開明獸圖



山海經

海內西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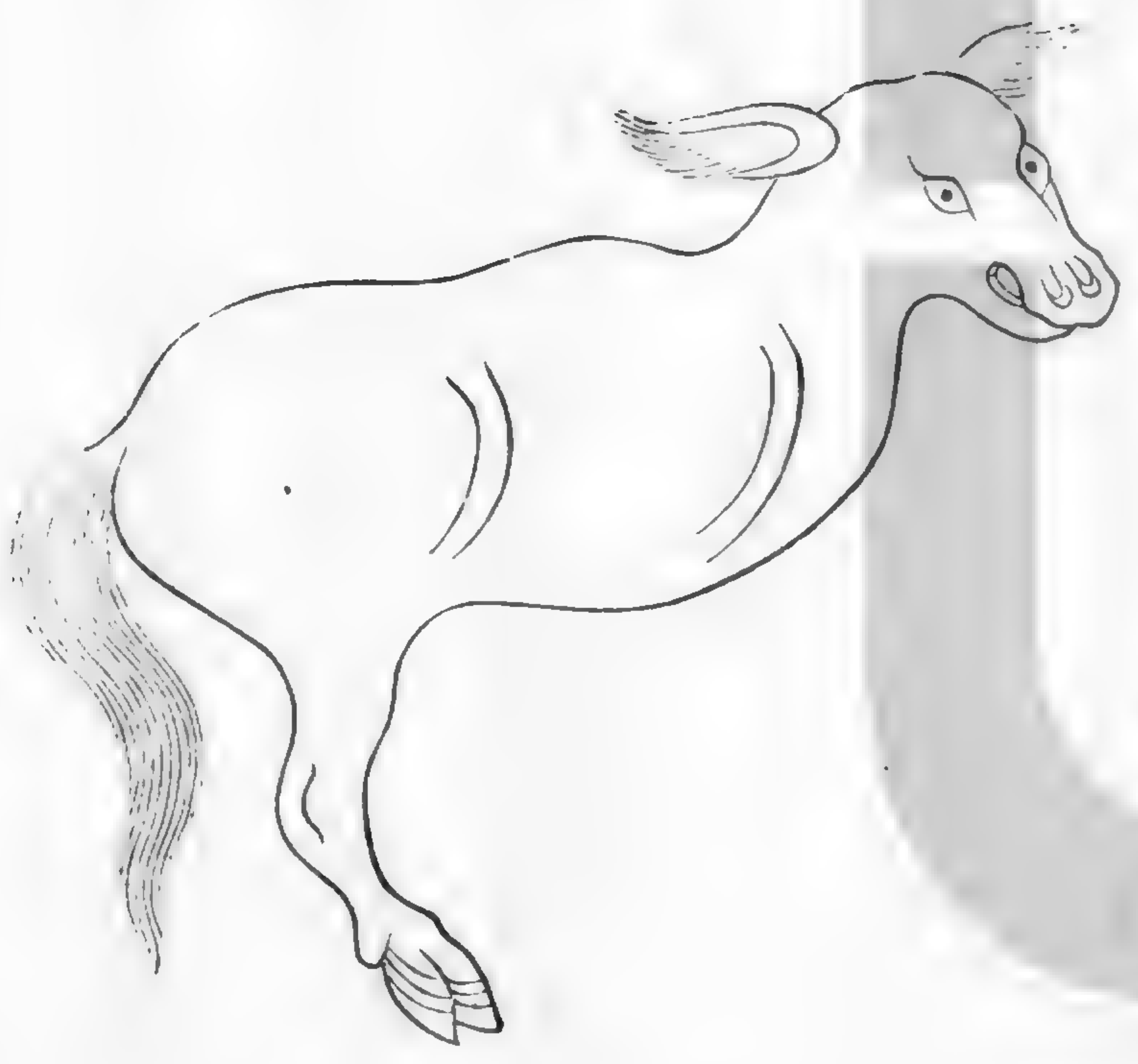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

郭曰天獸也銘曰開明爲獸禀資乾精瞪目崑崙

威振八靈　任臣案騈雅云虎大而長尾曰酋耳長尾而五采曰騶吾九首而人面曰開明圖贊云開明天獸禀茲乾精虎身人面表此傑形瞪視崑山威懾白靈劉基樂府曰指揮開明闢帝闕又抱朴子稱崑崙有神獸獅子辟邪天鹿焦羊之屬五城十二樓下有黃龍白虎蜲蛇開明不獨開明也

夔圖



山海經

大荒東經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皇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郭曰雷獸卽雷神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

任臣按薛綜東京賦注夔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博物志云夔形如鼓而知禮元覽云山之精名曰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名呼之可使取虎豹說文先訓曰夔如龍一足象有角手人面之形諸所稱說名同實異非此也六帖曰夔一足踔而行孟康曰夔似牛一足無角其音如雷事物紺珠曰靈夔生東海似牛蒼身一足無角出入必有風雨卽斯獸耳又案陳暘樂書有夔鼓唐擱鼓有靈夔吼之曲皆本此而作黃帝祠額解云雷獸之骨以橛夔鼓麟書云徒橛雷骨夔鼓張勢謂此也干寶搜神記云楊道和田中値霹靂下擊道和以鉏

格其肱墜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如獮猴李肇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多取食之此爲雷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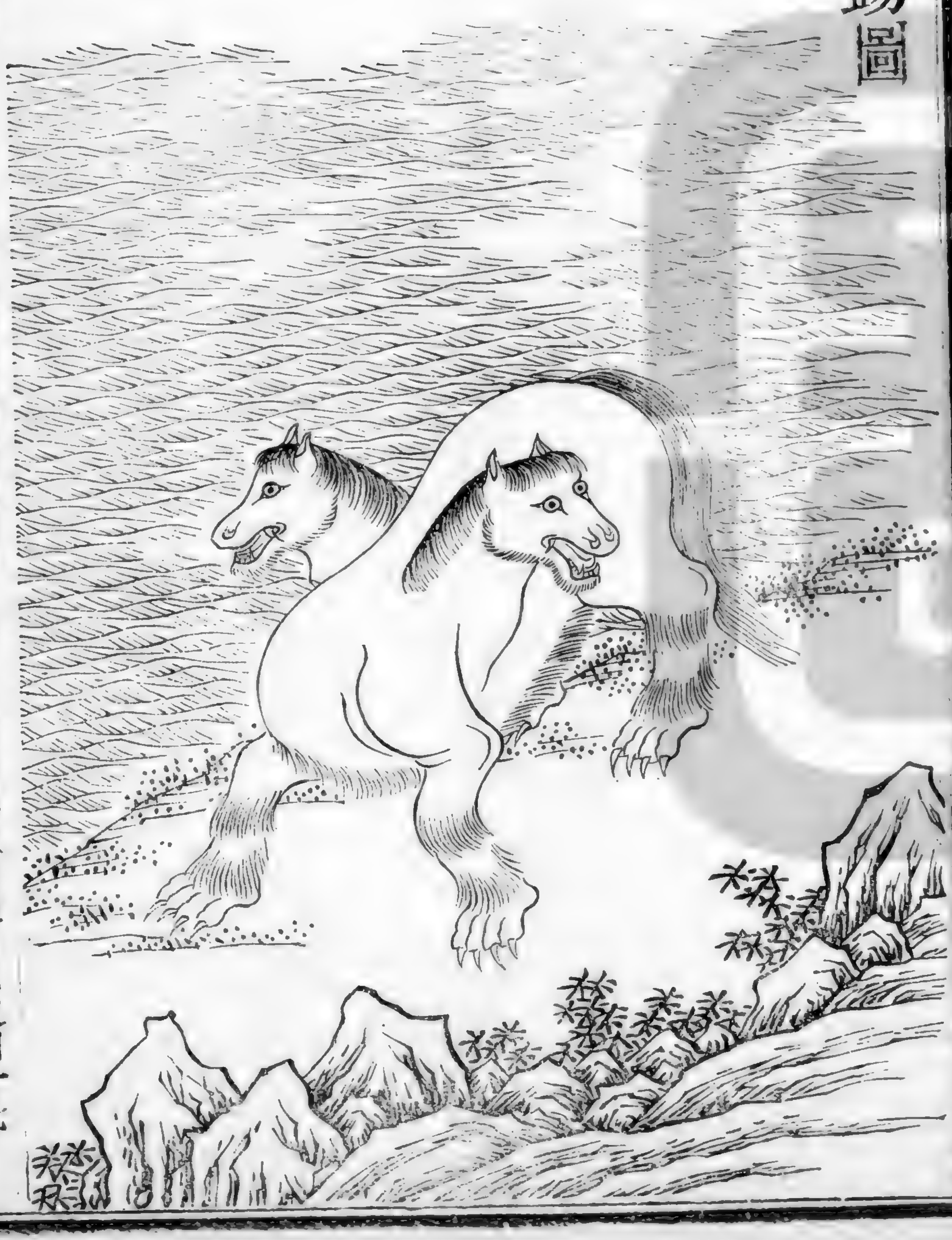
爾雅翼

夔

夔一足之獸舜之諸臣龍虎熊羆皆取於猛獸其樂正名夔魯哀公與孔子論樂后夔一足有異於人孔子以舞語告之以爲唯聖人能知和六律均五聲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曰一足非一足也至子貢論夔不達於禮疑其窮經孔子以爲古人之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蓋禮樂皆得然後以爲成人而不學禮者則無以立夔自以達樂而不達於禮若夔獸一足然蓋有所不備是故以爲名謙之至此獸一足故立則嶷然書所謂祇載見瞽叟夔夔齊慄者蓋其莊立不倚如此亦不減乎獸故莊子稱夔跳踔而行則憐蚿蚿多足

則憐蛇蛇動脊脅而行則憐風風蓬蓬而起則憐目目則憐心者以明萬物各適其適而不能相爲用夔不常見故以爲木石之怪薛綜解東京賦稱夔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博物志則言形如鼓而知禮豈亦以其立齋慄故謂之知禮耶此與禮記后夔所取達樂而不達禮者義又異矣山海經云岷山多犀象夔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曰夔

趹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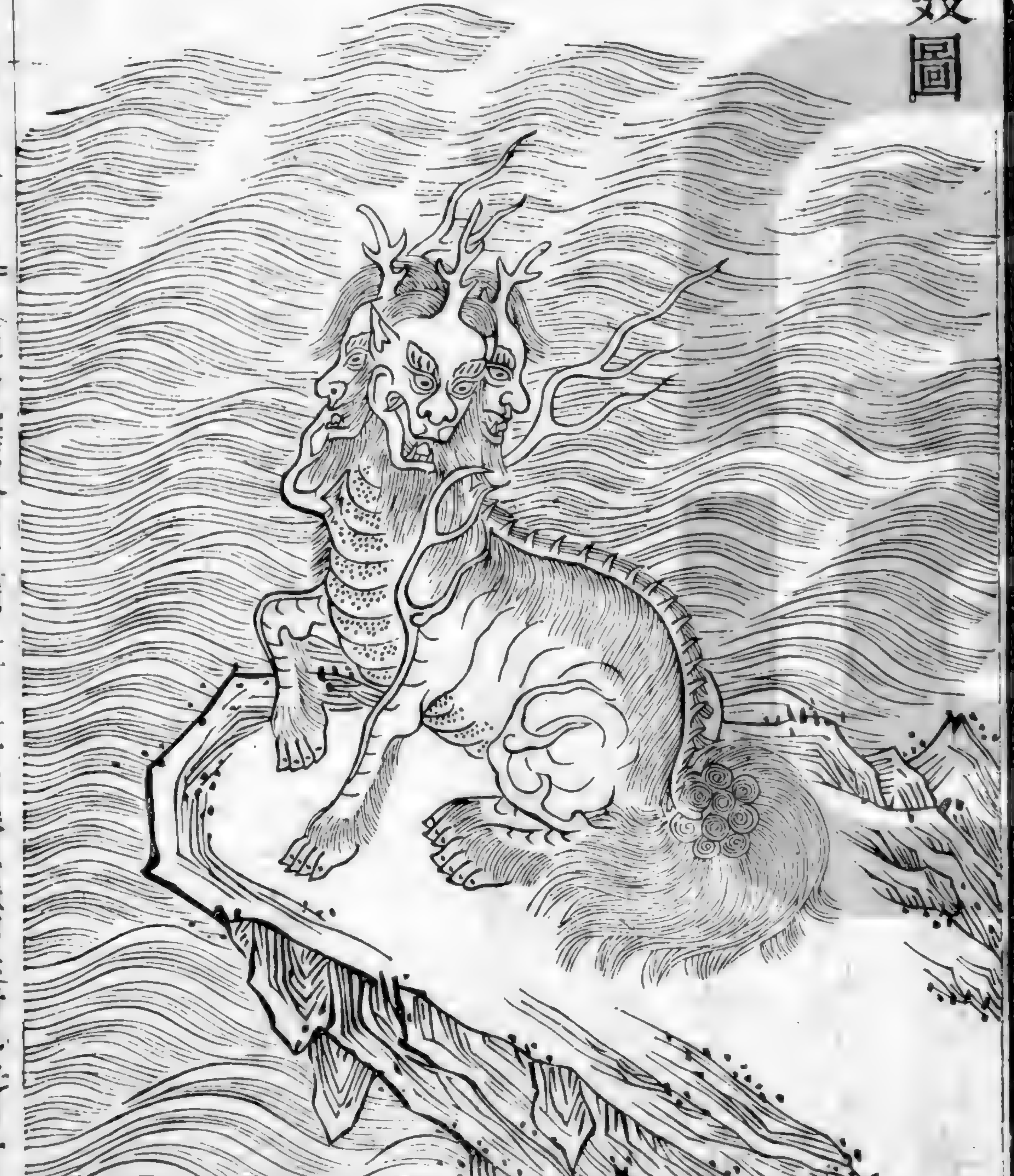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

郭曰出狹名國黜惕兩音　任臣案駢雅曰跊踢屏蓬兩首獸也事物紺珠云跊踢左右有首又佩觿作跡踢續騷經作㾥踢皆此

雙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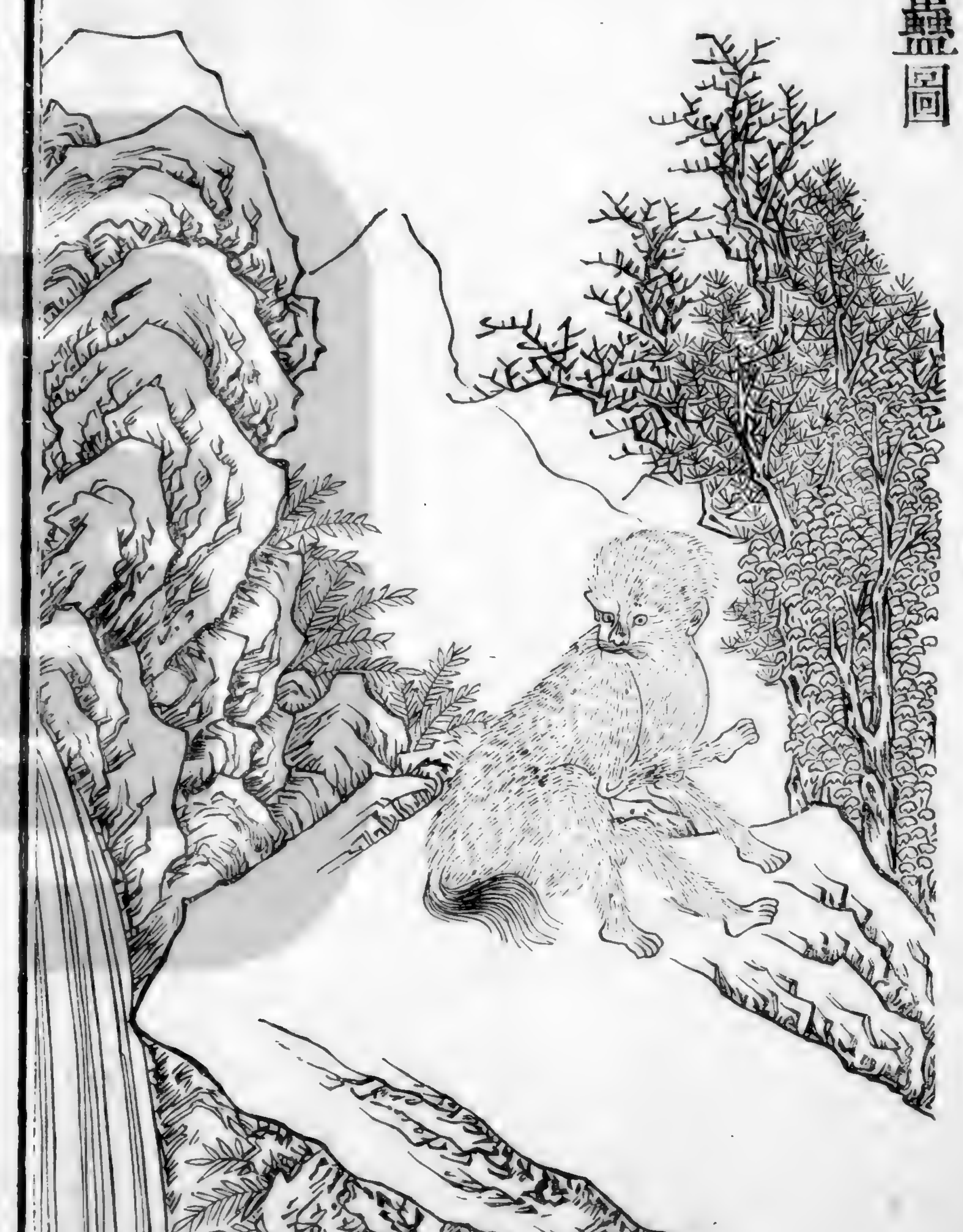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郭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　任臣按獸經曰文文善呼雙雙善行駢志云雙雙合體蛩蛩假足麟書曰雙雙俱來孟極是覆五侯鯖云雙雙在南海外三青獸合爲一體駢雅曰流沙之東三獸相并曰雙雙徐氏賓遠賦獸則摩伽招賢獨步雙雙又雙雙亦鳥名見讀書考定

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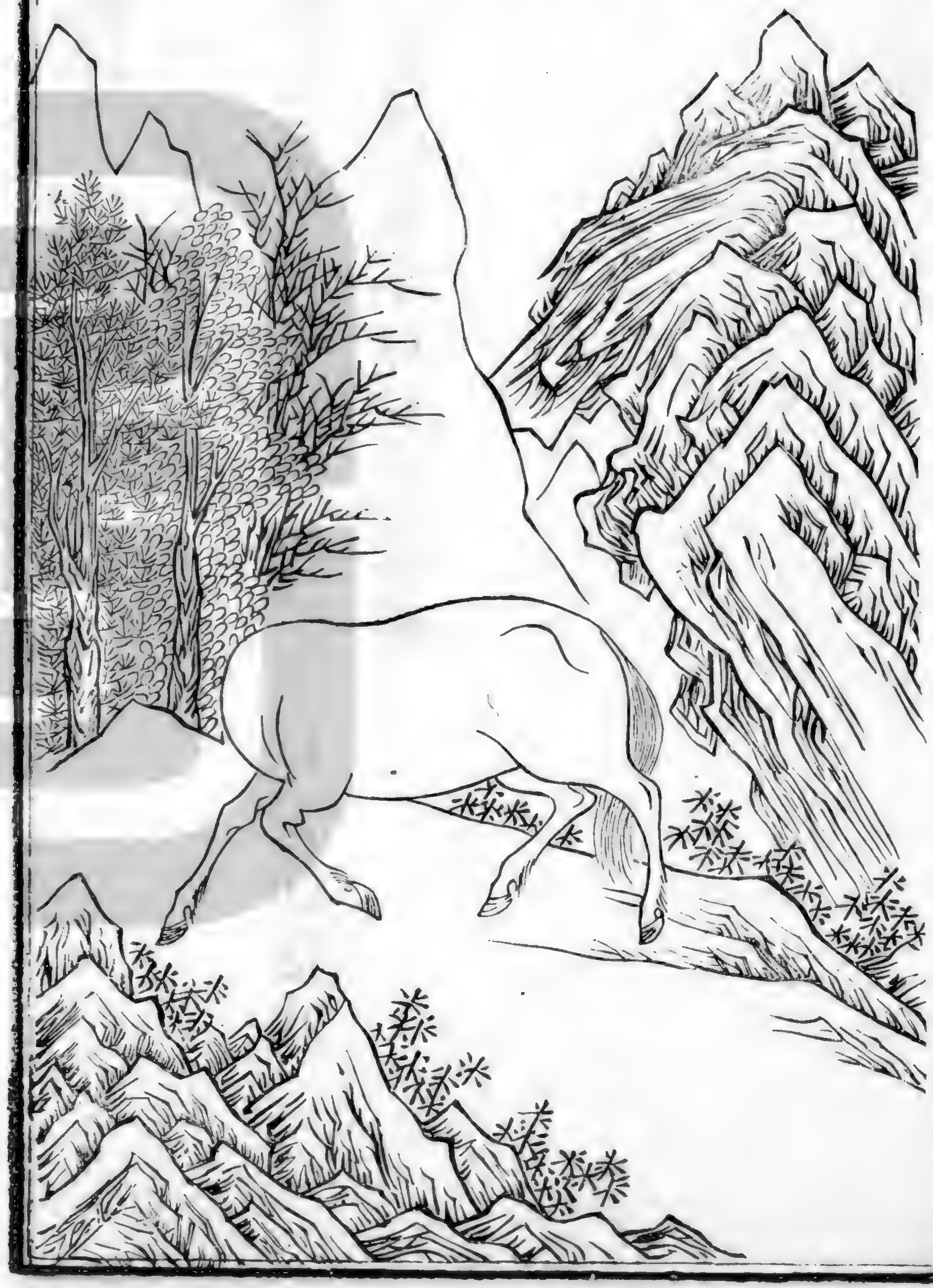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大荒西經

榣山有蠱狀如菟胷以後裸不見青如猨狀

言皮色青不見其裸露處

戎宣王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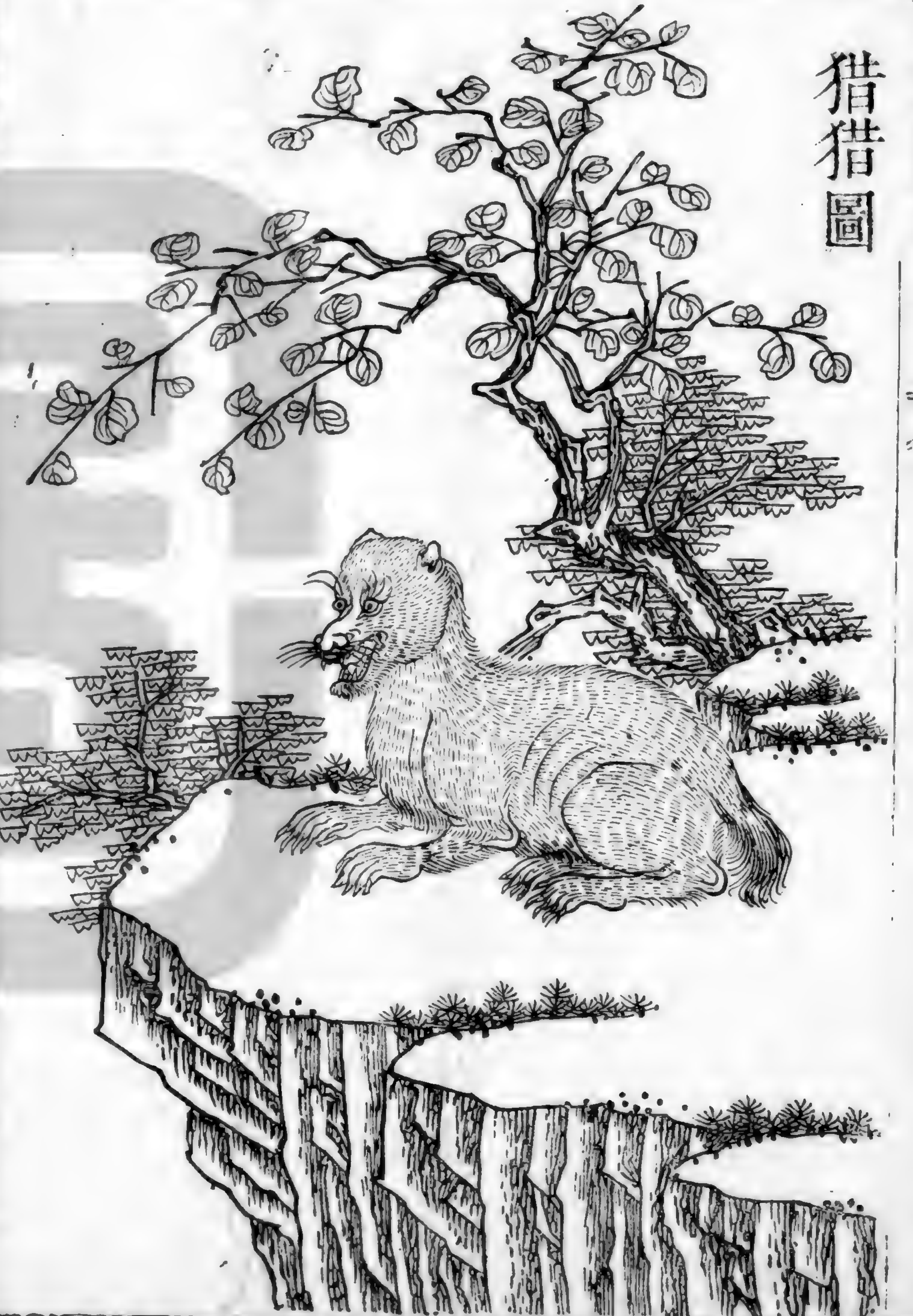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郭曰犬戎之神名也　任臣按此神獸狀非眞獸也

猎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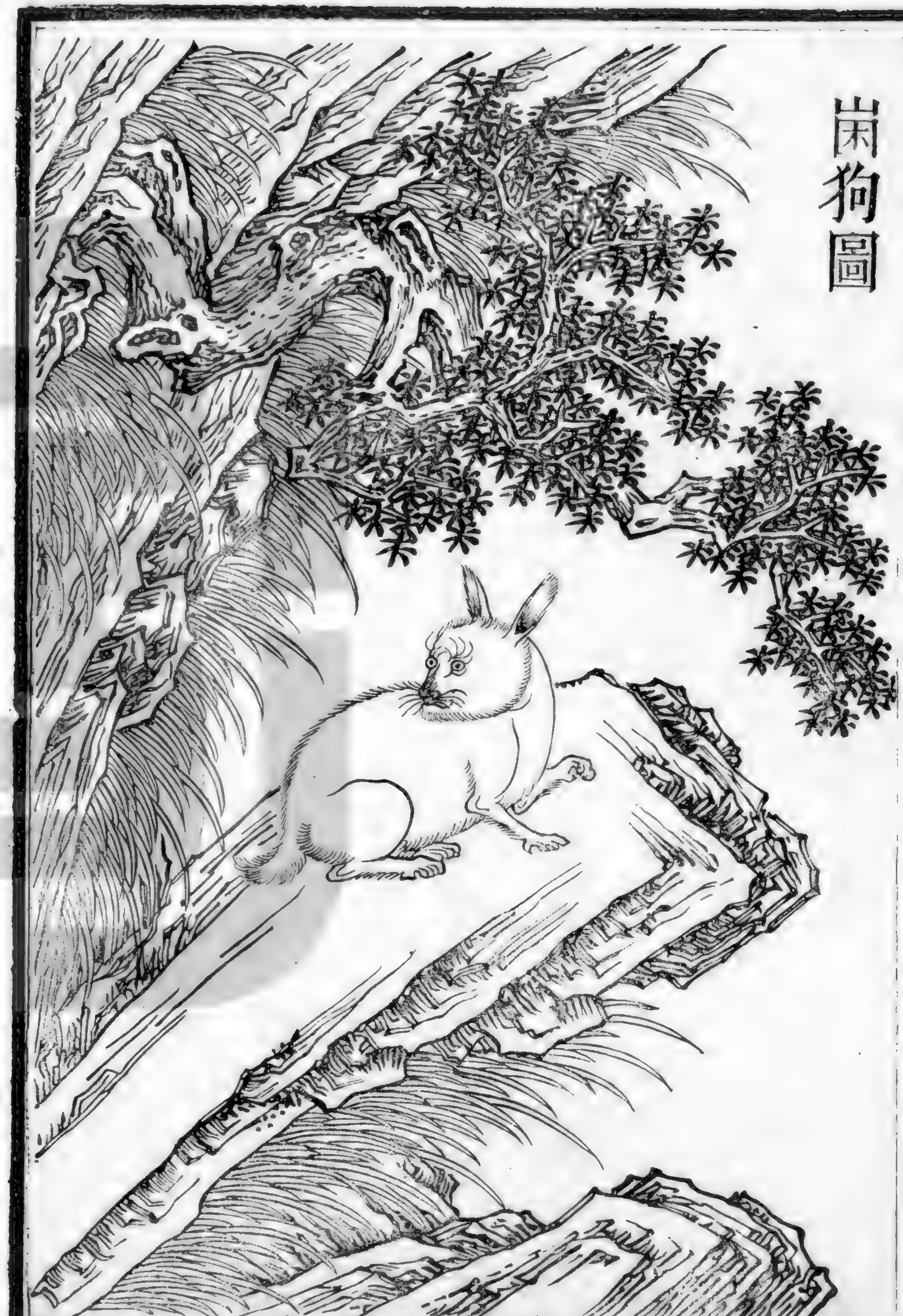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

郭曰或作獦音夕同　任臣按篇海引經云牛氏山有黑獸狀如熊名曰猎猎與本文少異事物紺珠云猎猎如熊黑色盧柟賦云窮怪異獸猎猎獥獥猍猍狪狪又彙雅又艮犬一名猎猎然宋猎之猎音鵲與此同字異音也非此獸

⿱山困狗圖



山海經

海內經

有青獸如菟名曰⿱山困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三〇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五卷目錄

異獸部彙考三

三才圖會圖　計六則　圖說九則

坤輿圖說圖　計十一則　圖說十一則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五卷

異獸部彙考三

名目

檮杌　旱獸
屏翳　厭火獸
三角獸　獌
獨角獸　鼻角獸
加默艮獸　山羊
般第狗　獲落

撒辢漫大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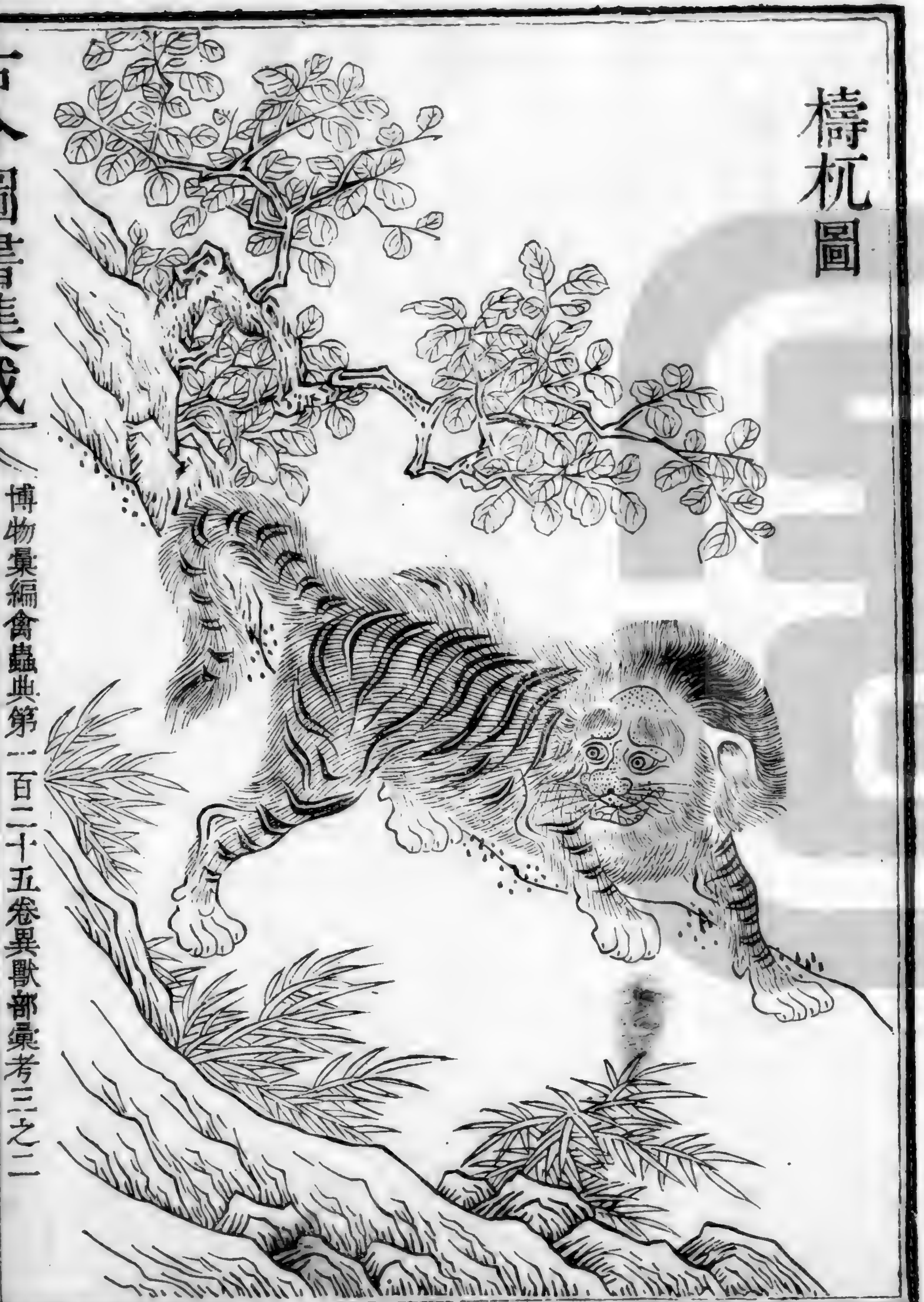
狸猴獸

意夜納獸

惡那西約獸

蘇獸

檮杌圖



神異經

檮杌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春秋顓頊氏有不才子名檮杌是也

倒壽

西荒中有獸如虎毫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以上文疑有錯）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張捕之復黠逆知一名倒壽

爾雅翼

釋檮杌

檮杌好鬬荒中張捕之復黠逆知一名倒壽商之興也當次於丕山故內史過荅虢公神降於莘之間以爲或有神以興亦有以亾也或曰檮杌卽鯀據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蓋指伯鯀又鯀爲夏郊三代祀之夏之祀鯀乃其先祖商不應祀或以次於丕山因祭之爾周則封鄶以祀之又諸國之史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楚謂之檮杌乘以載兵乘之數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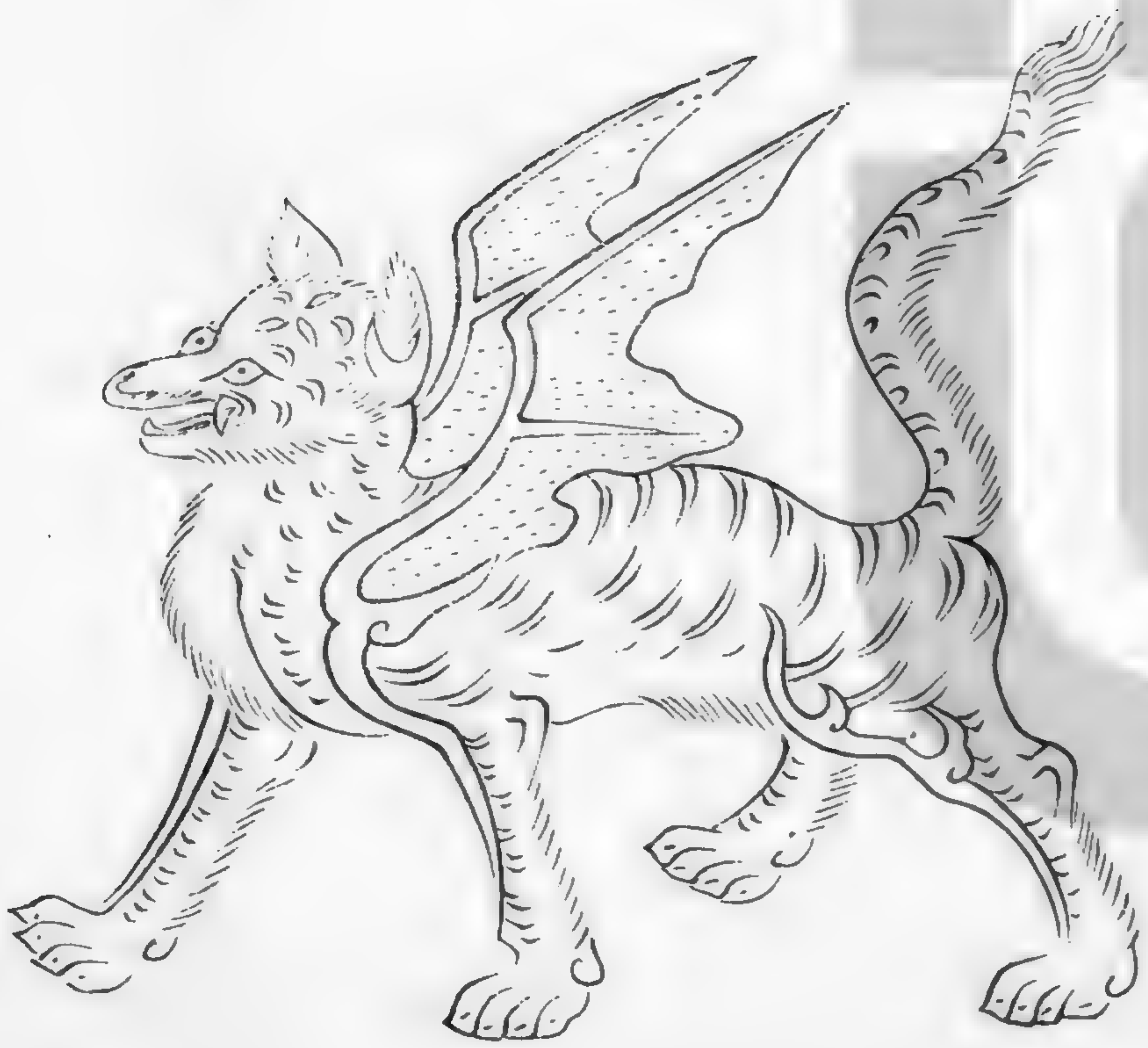
秋以略四時之事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

三才圖會

檮杌一名倒壽

檮杌獸之至惡者獲人食之獸一名倒壽（按神異經檮杌倒壽分爲二物此則與爾雅翼俱以倒壽爲檮杌之別名）

旱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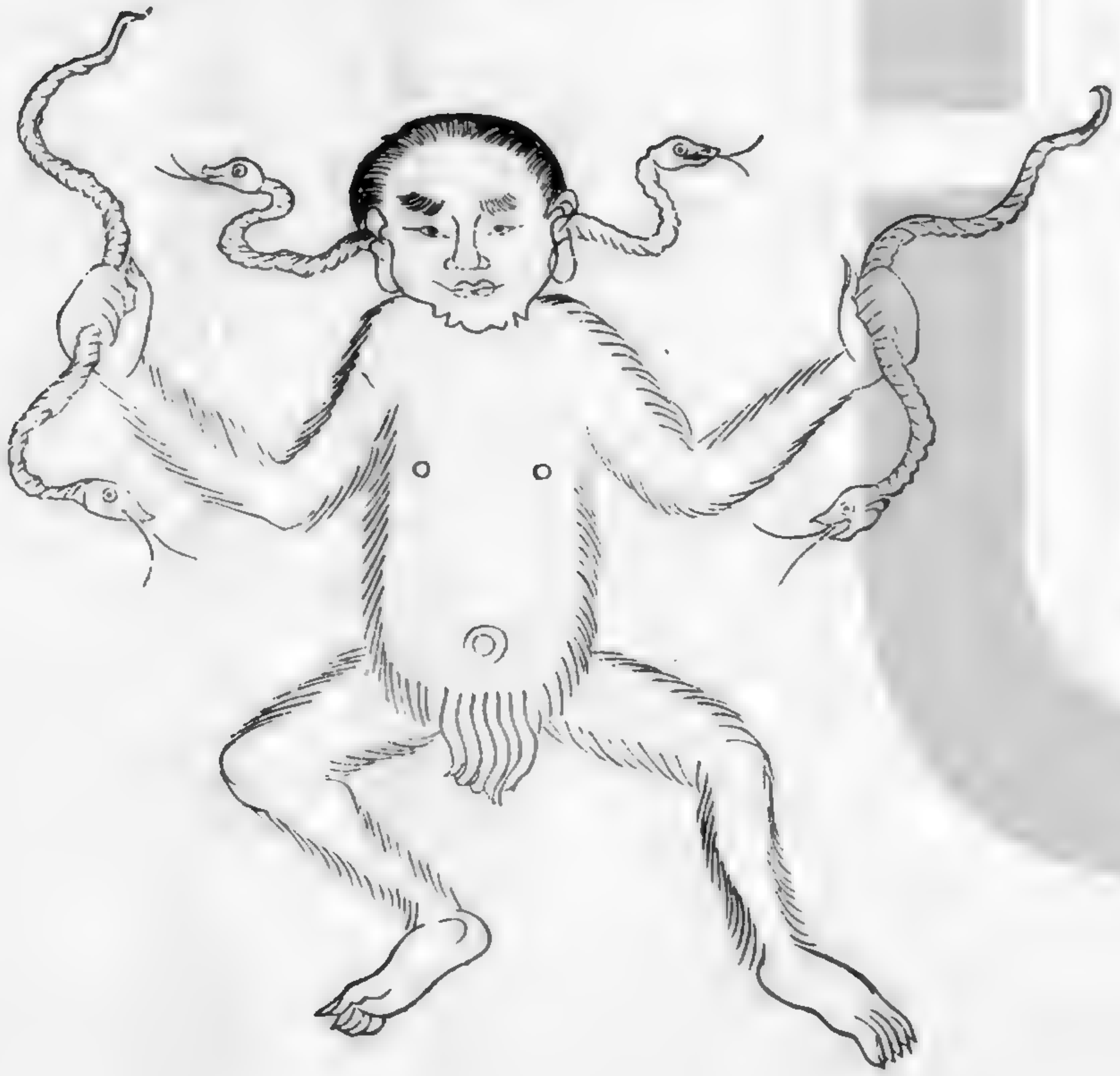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旱獸

如逢山有獸狀如狐虎身有兩翼音如嬰兒見主大旱

屏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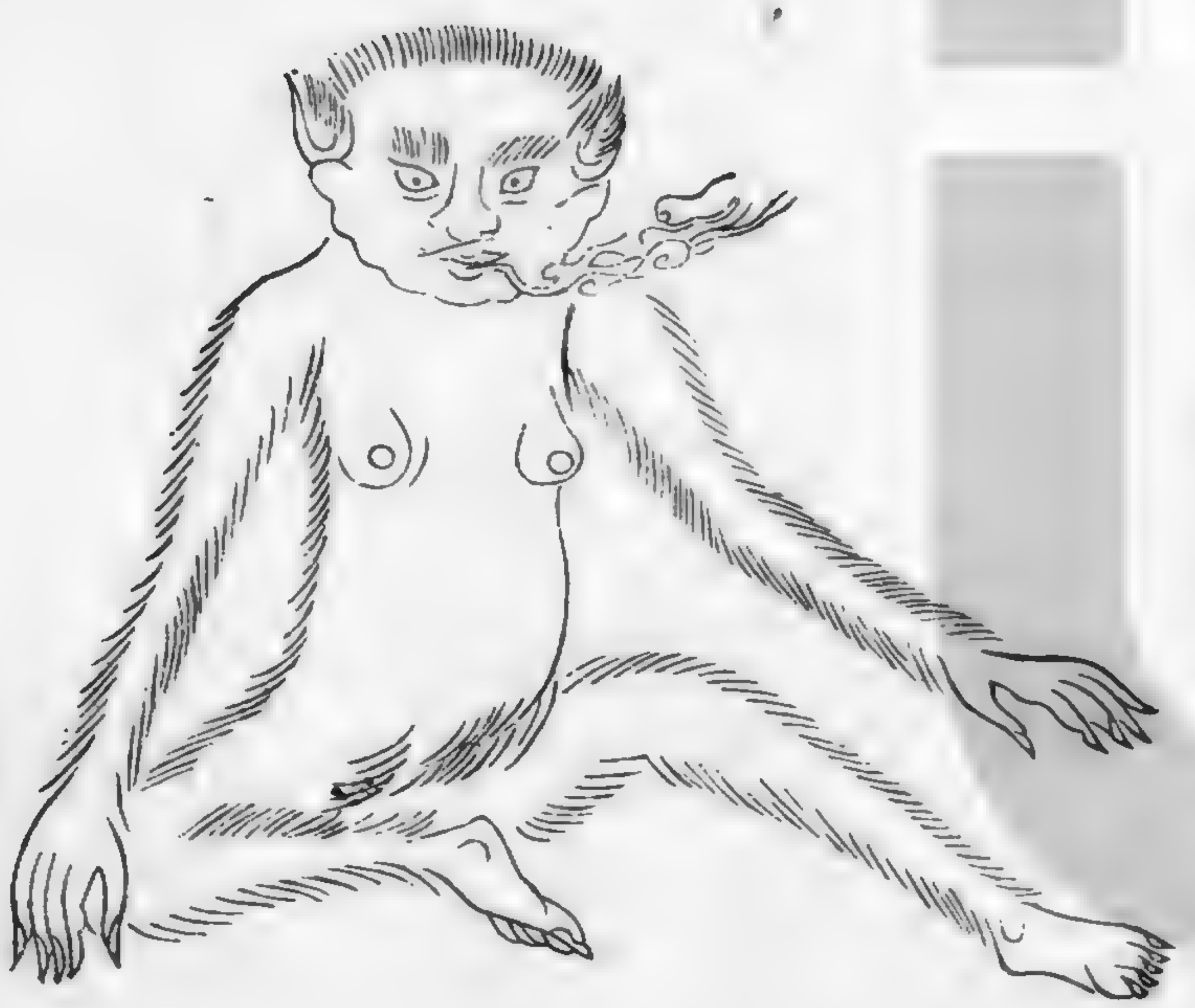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屛翳

屛翳在海東之北其獸兩手各拿一蛇左耳貫青蛇右耳貫赤蛇黑面黑身時人謂之雨師

厭火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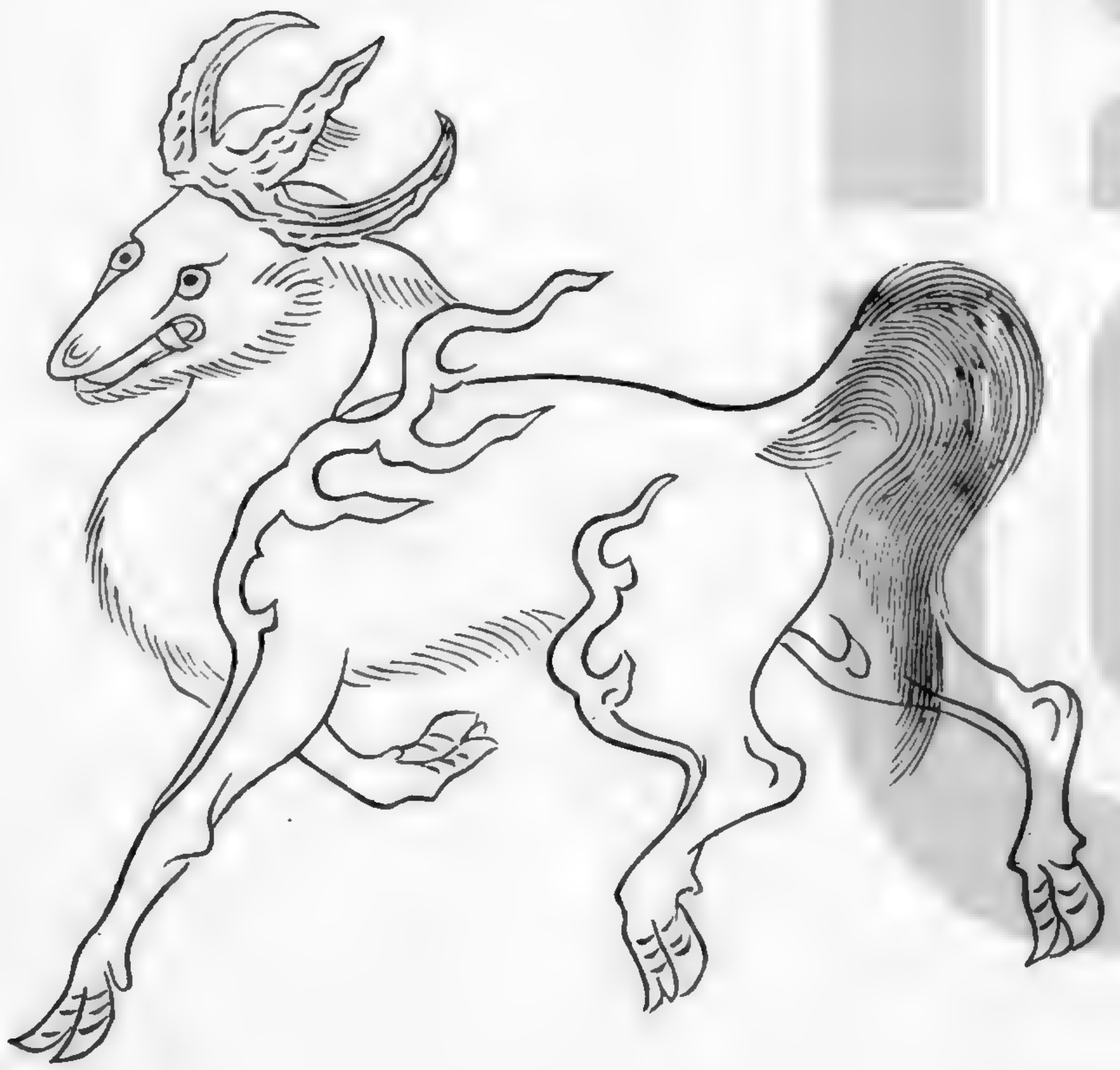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厭火獸

厭火國有獸身黑色火出口中狀似獼猴如人行坐

三角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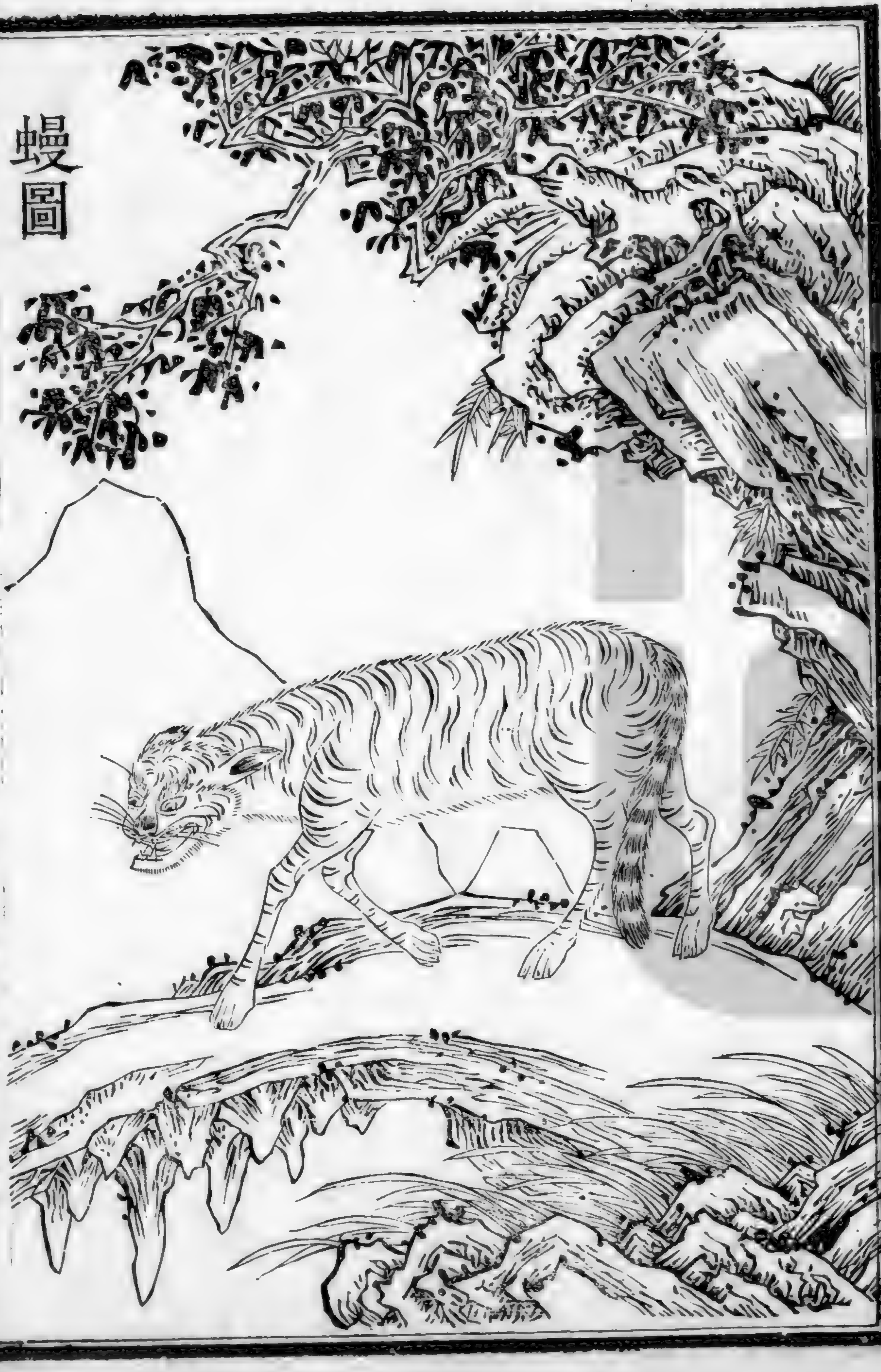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三角獸

西凸山有三角獸乃瑞獸也先王法度修明則至

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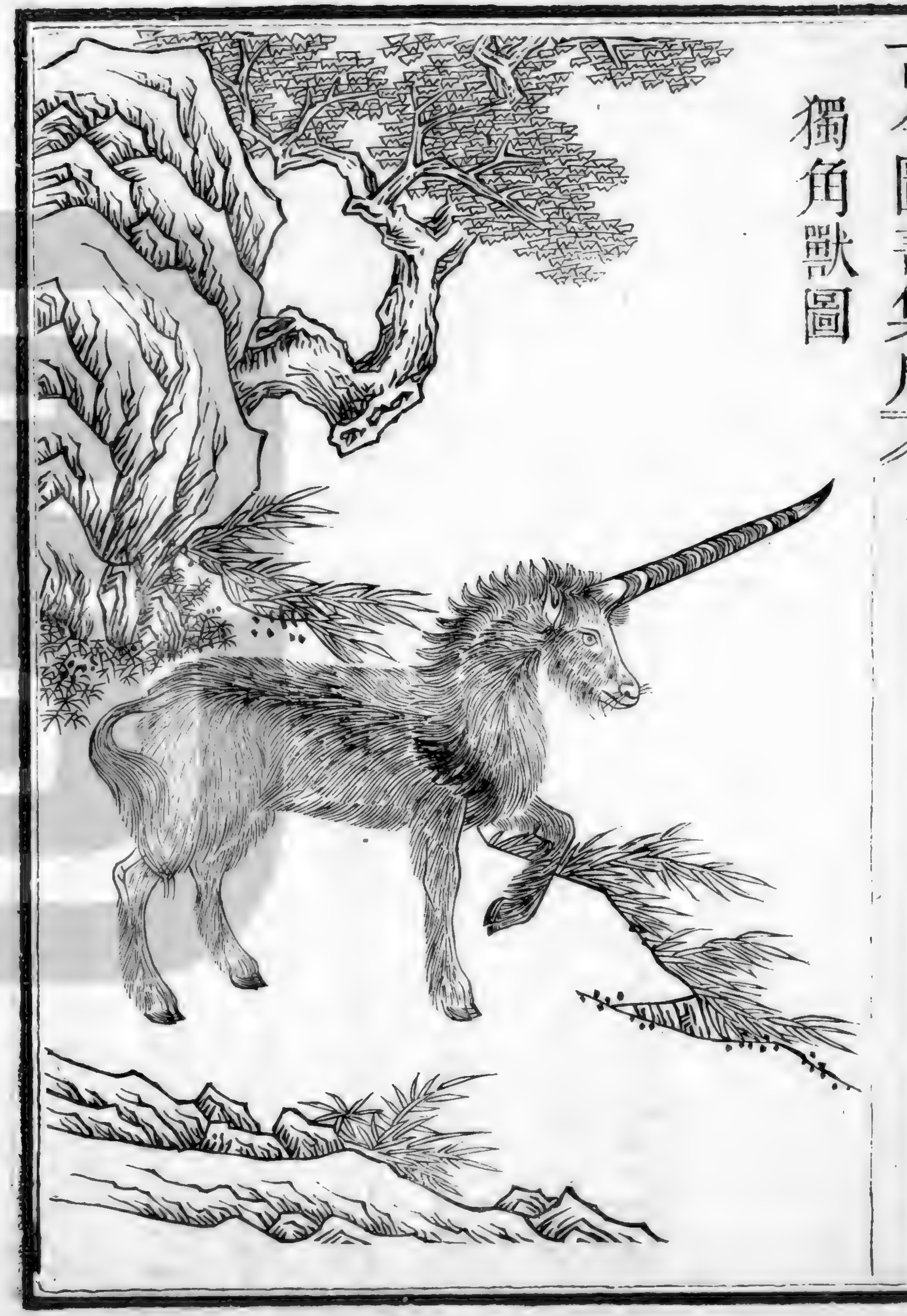


爾雅翼

獌（音萬）

獌獸之長者一名蟃蜒以其長故从曼从延雲夢有之子虛賦所謂其下則有白虎黑豹蟃蜒貙豻是也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按說文獌狼屬也引爾雅貙豻似貍蟃蜒既是狼屬又復似貍文與貙同稱則其形質當不甚相懸正使身長不應八百尺孫愐說獌須同郭氏之語至說狿則云獌狿大獸名長八尺夫以狼貙貍豻之屬而其長八尺則已奇而可駭矣八尺正當一尋郭氏稱百尋者蓋見西京賦云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故云爾漢武帝作蛇龍曼延之戲多作水陸蟲獸熊虎猨狖恠獸大雀白虎行孕海鱗變龍罔不畢有此獸尤奇故特取之又倍其長爲百尋以爲戲翫故薛綜云作大獸長八十丈也郭氏秖據此爲說不原物之本狀耳然此戲也包（一本作色）物甚多獨名曼延者以其形模自然奇恠今又增之極長最爲可翫故主名之又謂曼衍之戲

獨角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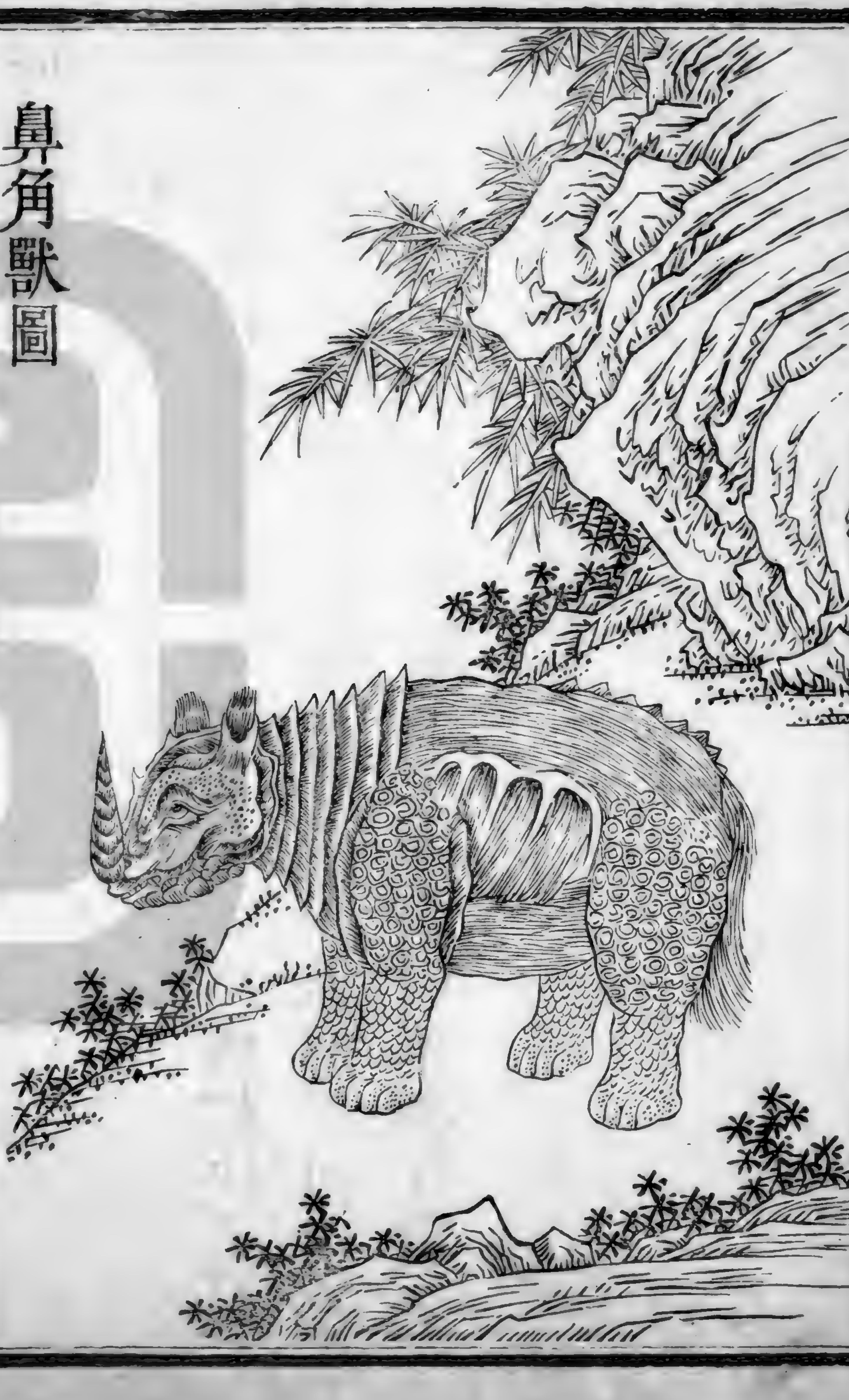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獨角獸

亞細亞州印度國産獨角獸形大如馬極輕快毛色黃頭有角長四五尺其色明作飲器能解毒角銳能觸大獅獅與之鬭避身樹後若悞觸樹木獅反嚙之

鼻角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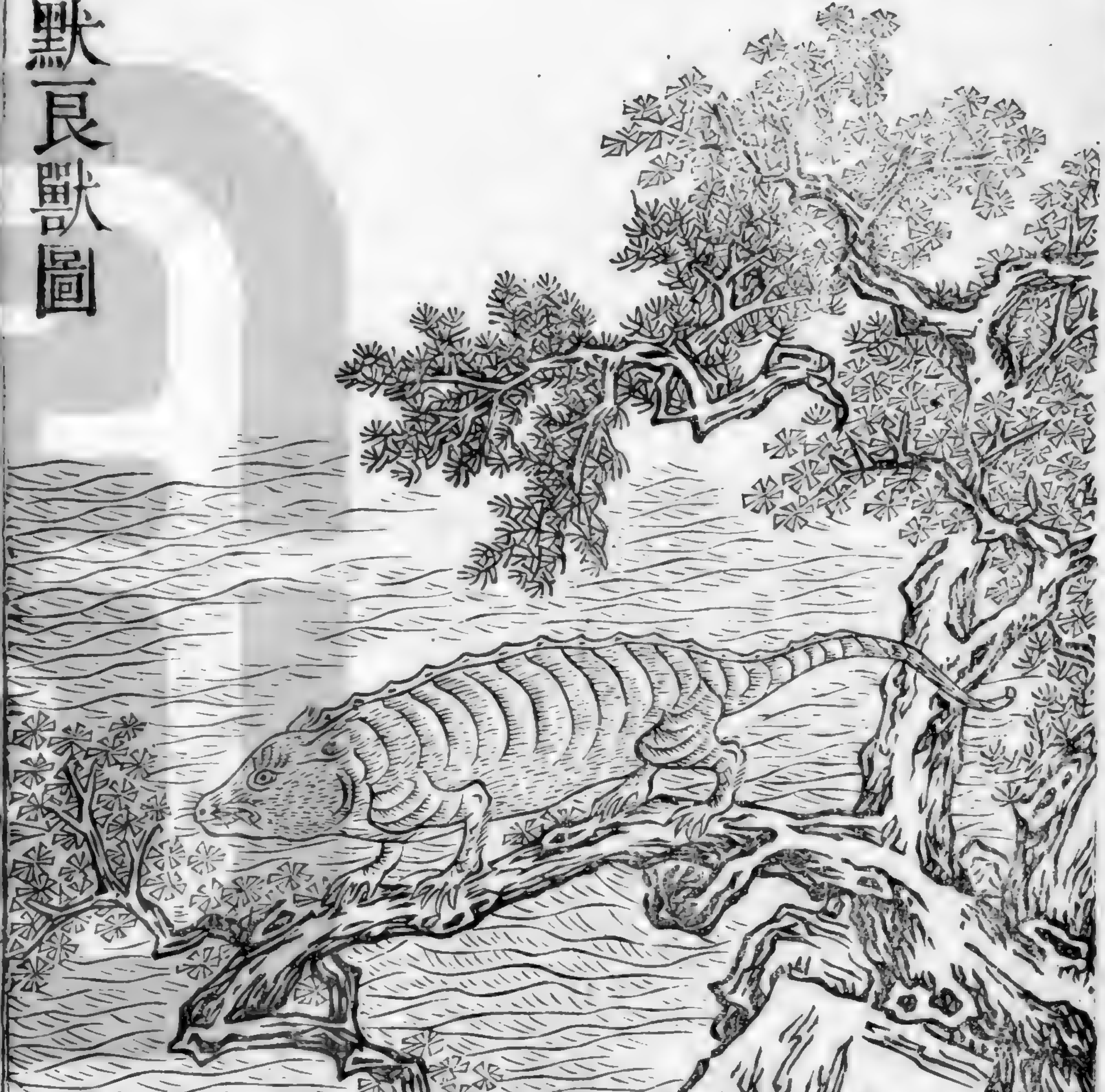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鼻角獸

亞細亞州印度國剛霸亞地產獸名鼻角身長如象足稍短遍體皆紅黃斑點有鱗介矢不能透鼻上一角堅如鋼鐵將與象鬬時則于山石磨其角觸象腹而斃之

加默良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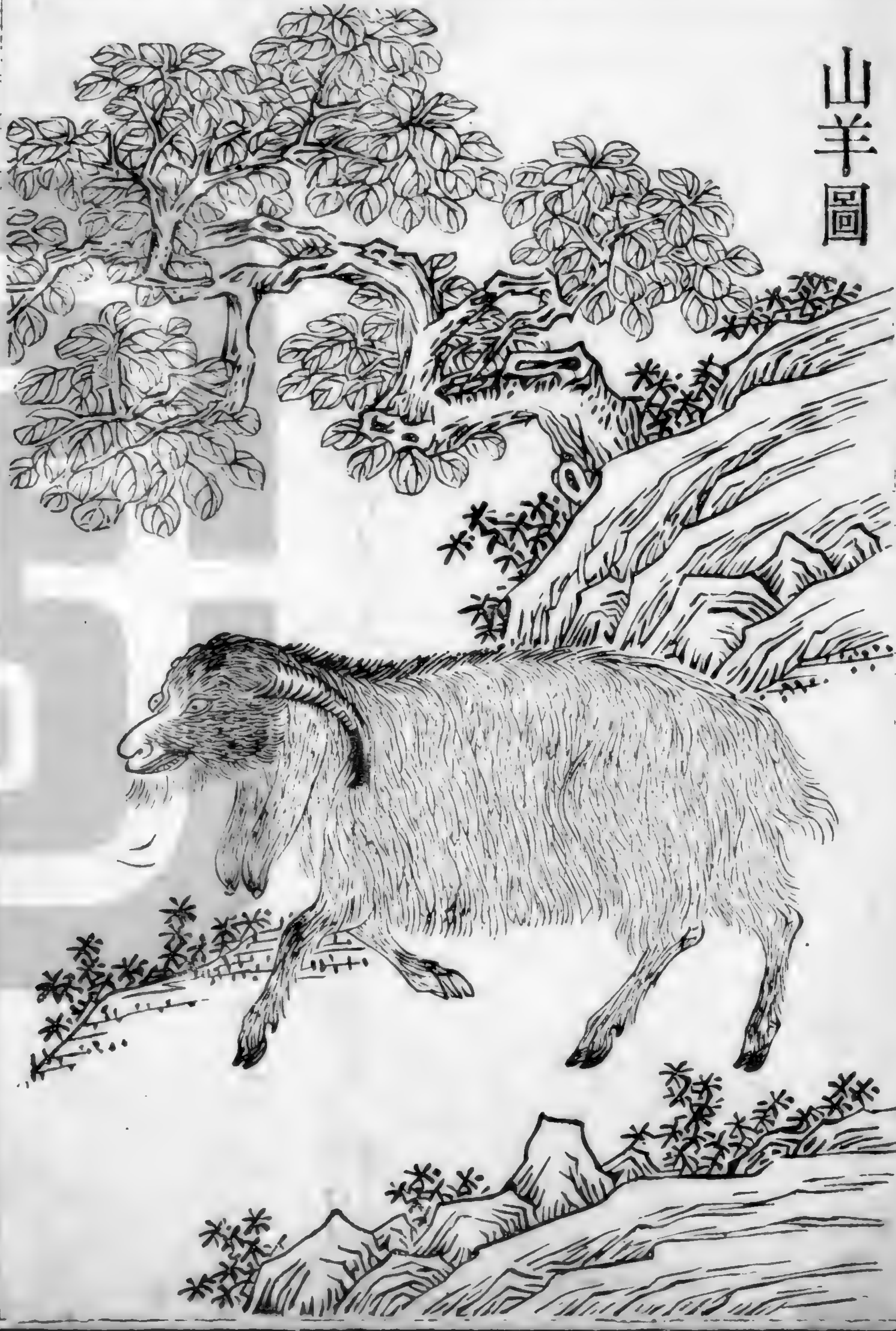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加默良獸

亞細亞州如德亞國產獸名加默良皮如水氣明亮隨物變色性行最漫藏於草木土石間令人難以別識

山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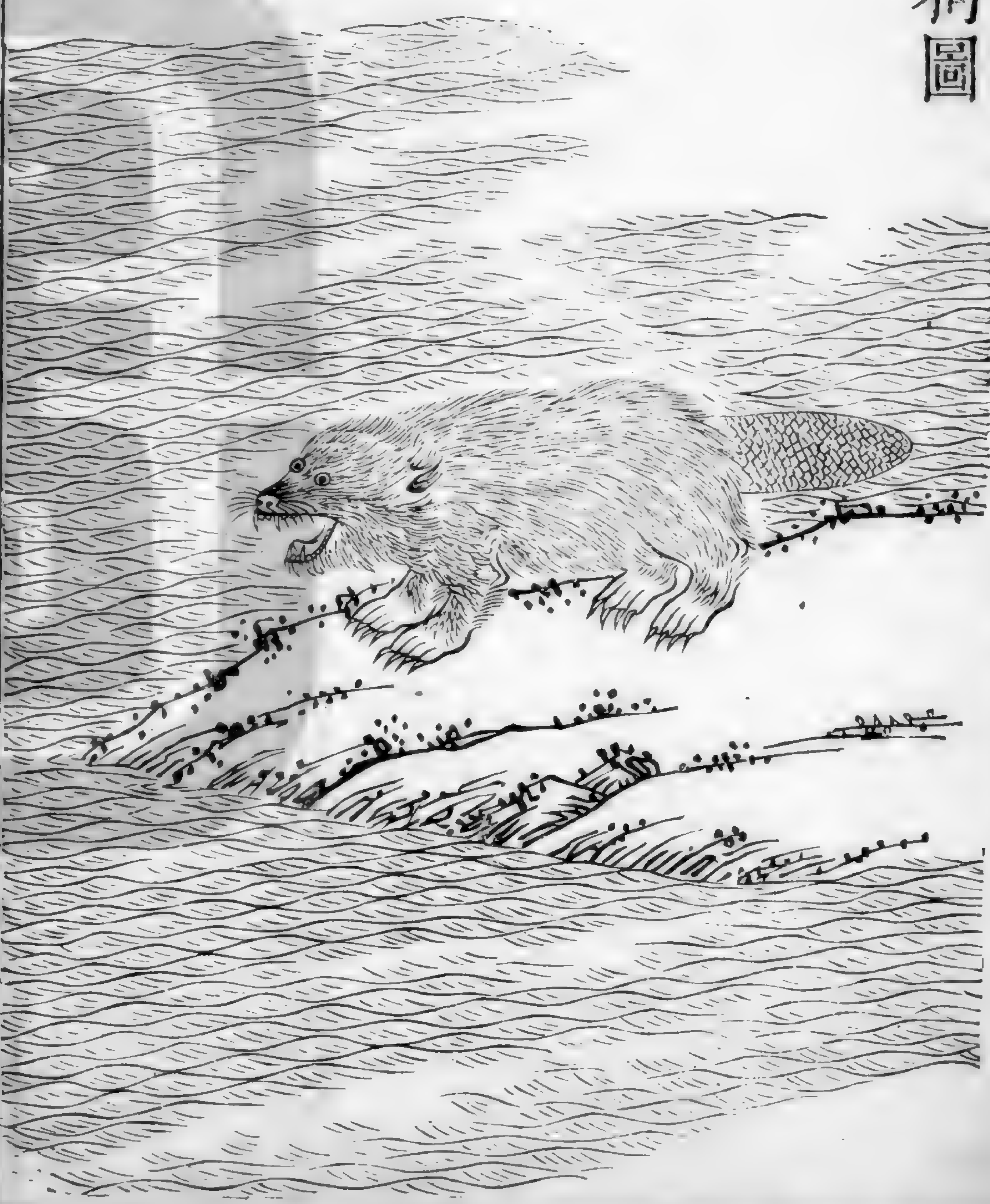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山羊

亞細亞州南印度國產山羊項生兩乳下垂乳極肥壯眼甚靈明

般第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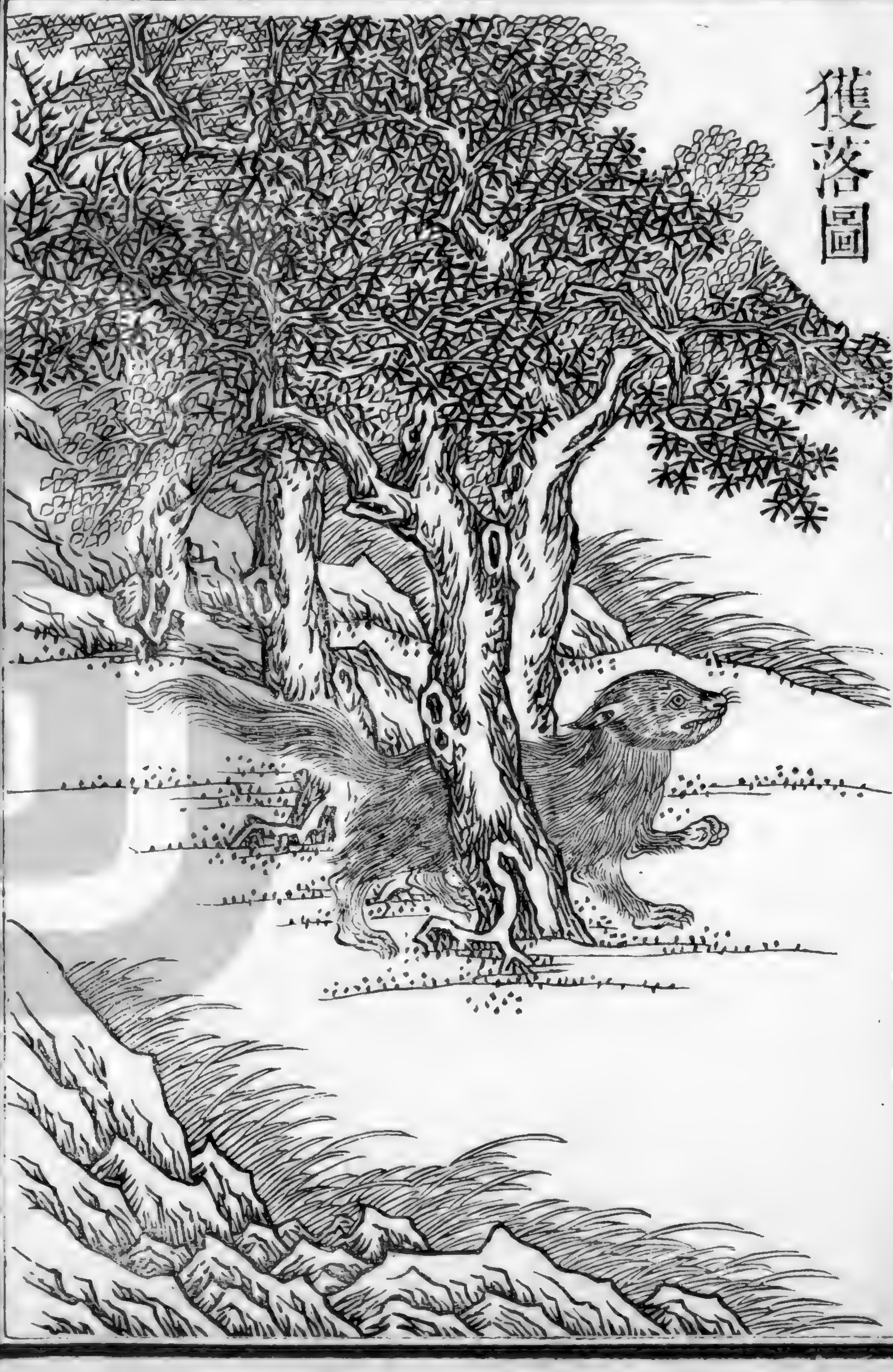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般第狗

歐邏巴州意大理亞國有河名巴鐸入海河口產般第狗晝潛身於水夜臥旱地毛色不一以黑爲貴能嚙樹木其利如刀

獲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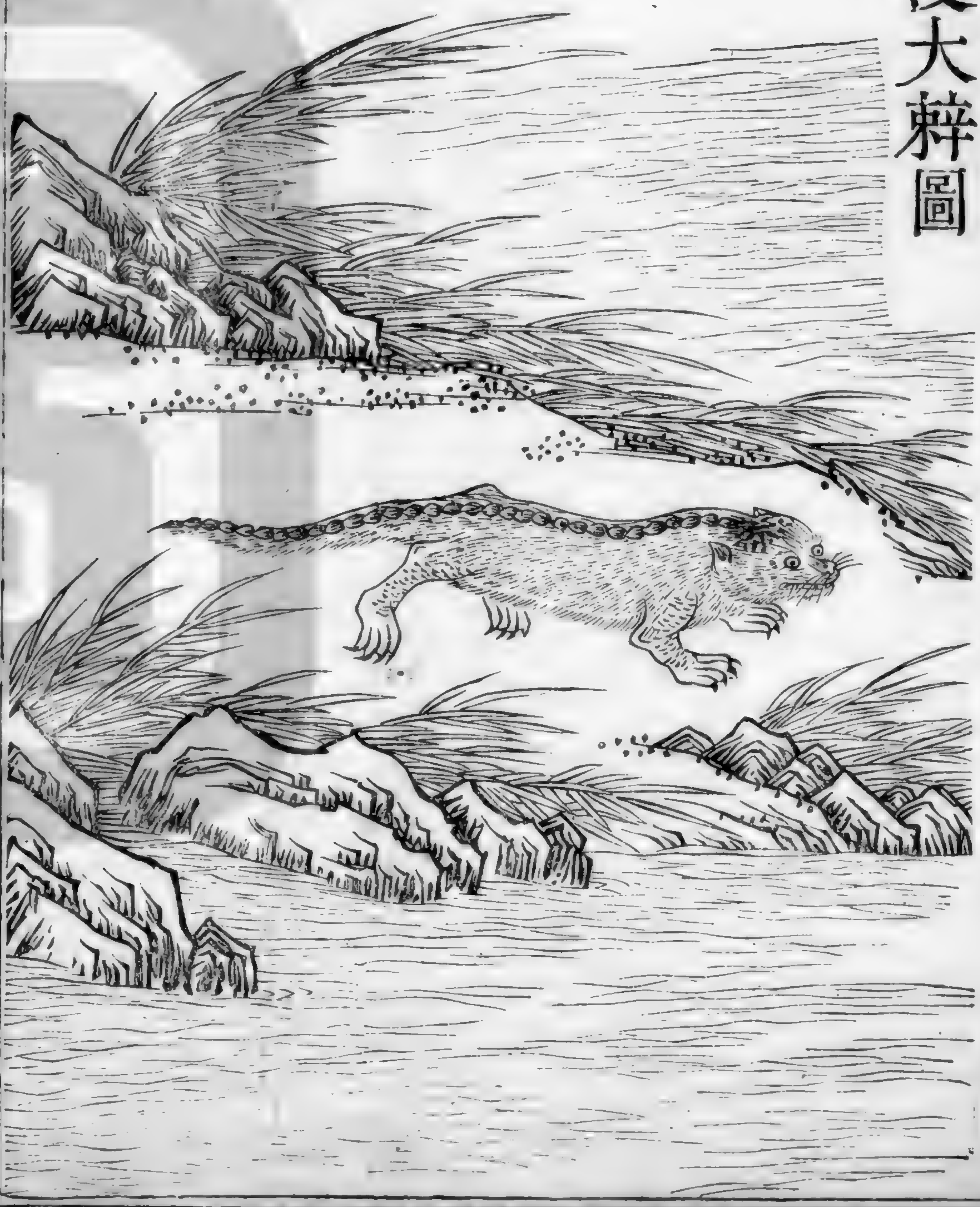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獲落

歐邏巴東北里都瓦你亞國產獸名獲落身大如狼毛黑光潤皮甚貴性嗜死屍貪食無厭飽則走入稠密樹林夾其腹令空仍覓他食

撒辢漫大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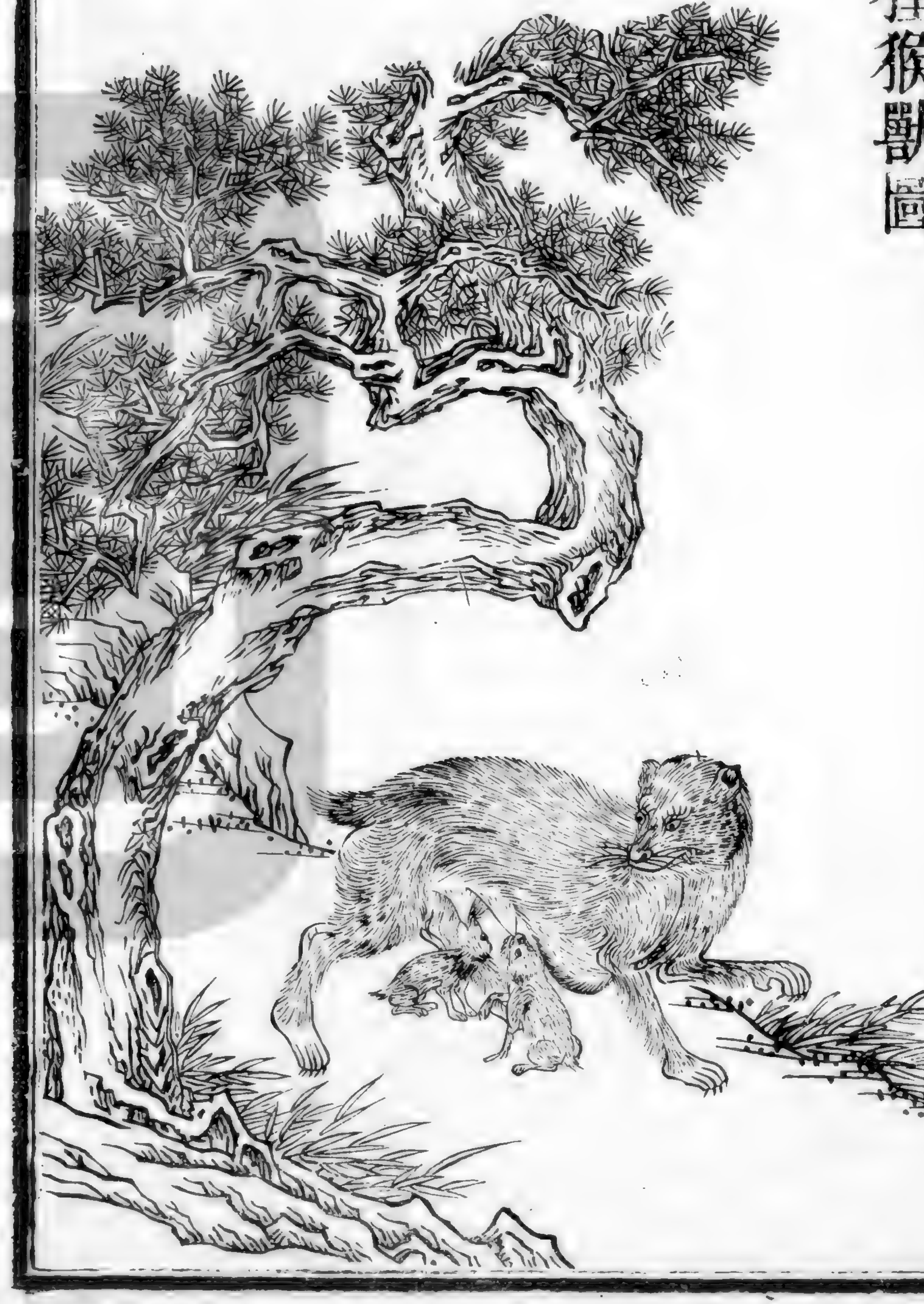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撒辢漫大辢

歐邏巴州熱爾瑪尼亞國獸名撒辢漫大辢產于冷濕之地性甚寒皮厚力能滅火毛色黑黃間雜背脊黑長至尾有斑點

狸猴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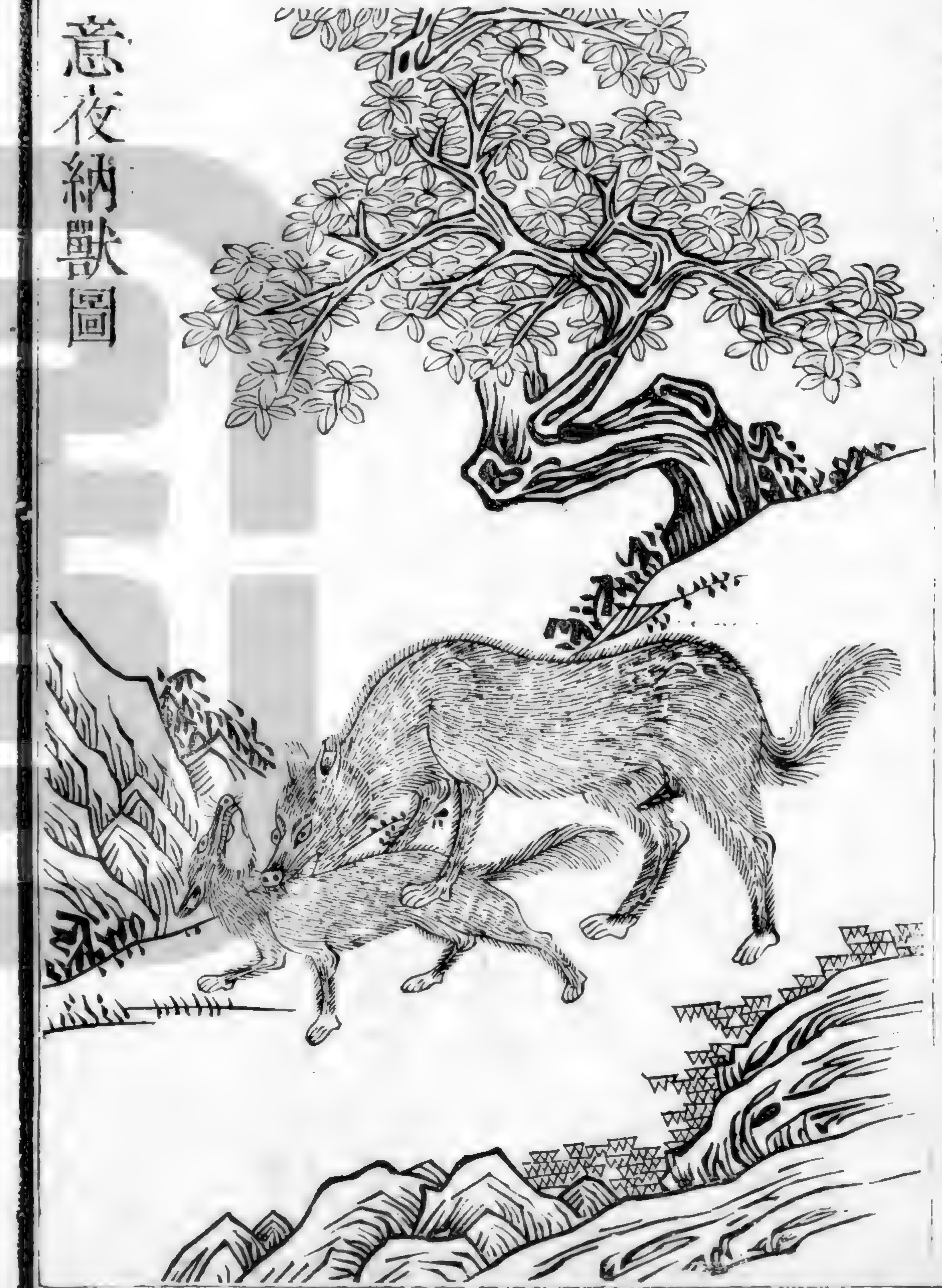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狸猴獸

利未亞州額第約必牙國有狸猴獸身上截如狸下截如猴色如瓦灰重腹如皮囊遇獵人逐之則藏其子于皮囊內竄于樹木中其樹徑約三丈餘

意夜納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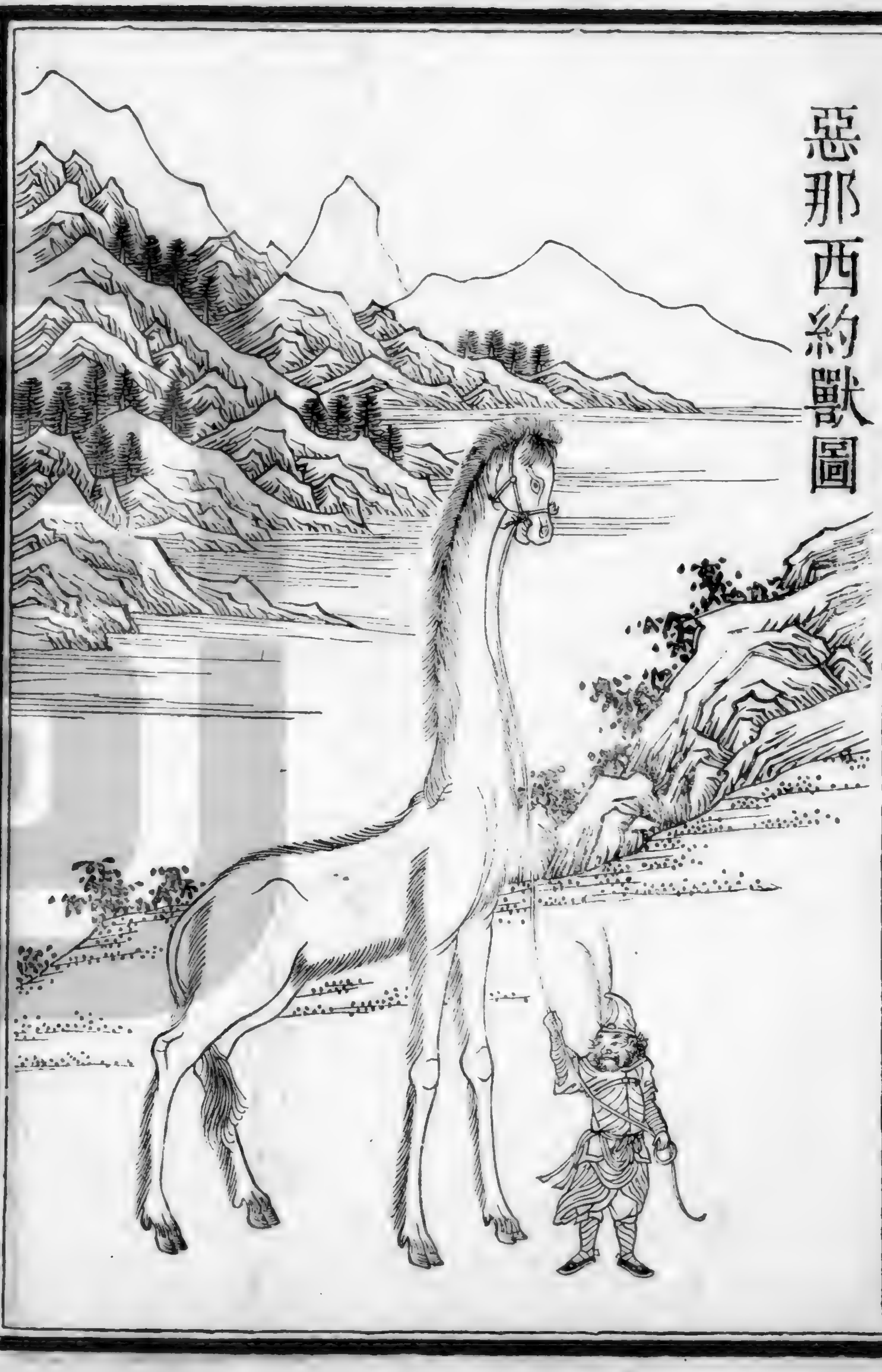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意夜納獸

利未亞州有獸名意夜納形色皆如大狼目睛能變各色夜間學人聲音喚誘人而啖之

惡那西約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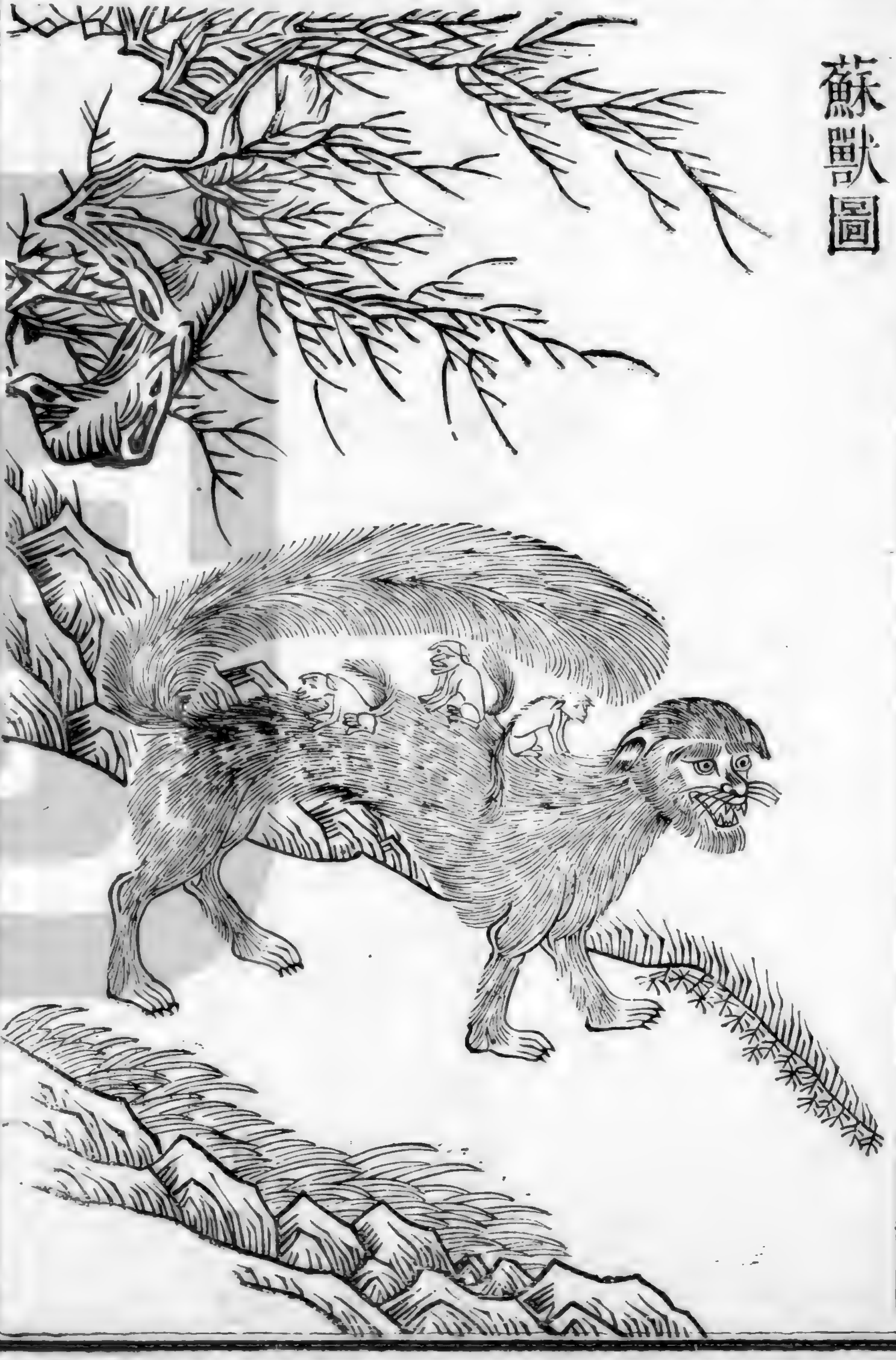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惡那西約獸

利未亞州西亞毘心域國產獸名惡那西約首如馬形前足長如大馬後足短長頸自前蹄至首高二丈五尺餘皮毛五彩芻畜囿中人視之則從容轉身若示人以華彩之狀

蘇獸圖



坤輿圖說

蘇獸圖說

南亞墨利加州智勒國產異獸名蘇其尾長大與身相等凡獵人逐之則負其子于背以尾蔽之急則吼聲洪大令人震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六卷目錄

異獸部彙考四

圖缺
爾雅（釋獸）
呂氏春秋（本味）
韓詩外傳（婁）
十洲記（火光獸）
神異經（無損之獸　訛獸　渾沌獸　齧鐵　猻　綢順）

博物志（異獸）
拾遺記（嗅石　鰍月）
南越志（獺婦）
宋書（符瑞志）
述異記（格　怒毛獸）
新論（貪愛）
酉陽雜俎（在子　木僕　蝇）
續博物志（駝牛）
太平御覽（竹犺　猳蛤　猛氏　飛遽　騰遠　射干　蒲勞）

爾雅翼（婦終）
瑯嬛記（馬見愁）
獸經（含利）
本草綱目（豣　封　集解）
珍珠船（虎僕毛）
異獸部藝文（詩）
題異獸圖　明歸有光
異獸部紀事
異獸部雜錄

異獸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六卷

異獸部彙考四

名目

貀　貄

威夷　贙

時　闕洩

述蕩　婁

火光獸　無損獸

訛獸　渾沌獸

齧鐵
綢順
嗽月
一角獸
怒毛獸
在子
螝
竹㹠
猛氏

㺊
嗅石
懶婦
格
貌
木僕
駞牛
瑕蛤
飛遽

騰遠
蒲勞
馬見愁
豻
虎僕毛

射干
婦終
含利
封

圖缺

爾雅

釋獸

貀無前足

註晉太康七年名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足卽此種類也或說貀似虎而黑前無兩足 疏 字林云獸無前足似虎而黑者名貀

貄修毫

註毫毛長 疏 修長也廣雅云乾毛謂之毫言貄獸體多長毛

威夷長脊而泥

註泥少才力 疏 泥弱也威夷之獸長脊而劣弱少才力也

贙有力

註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疏 贙似犬之獸名也

時善乘領

註好登山峯 疏 好登山峯之一獸也

闕洩多狃

註說者云脚饒指未詳 疏 舊說以爲闕泄獸名其脚多狃狃指也然其形所未詳

呂氏春秋

本味

肉之美者述蕩之掔

獸名掔讀如棬椀之椀掔者踏也形則未聞

韓詩外傳

婁

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

十洲記

火光獸

炎洲在南海中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卽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

神異經

無損之獸

南方有獸似鹿而豕首有牙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之獸人割取其肉不病肉復自復其肉惟可作鮓使䊩肥美而咋肉不壞吞之不入䊩盡更添肉復作鮓如初愈美名曰不盡鮓是也

訛獸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眞矣一名誕

渾沌獸

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子也空居無爲常咋其尾囘轉仰天而笑

齧鐵

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爲兵器其利如鋼名曰齧鐵

㺊

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食人吹人則病名曰㺊恆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

綢順

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

緣高木皆雌無雄名綢順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强牽男人將上絕冢之上取菓并竊五穀食之更合三畢而定十月乃生

博物志

異獸

小山有獸其形如鼓一足如蠡

拾遺記

嗅石

瀛洲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

嗽月

岱輿山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

南越志

懶婦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奇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習懶

之性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峒俱有狀如山豬而小喜食苗田夫以杼軸之類掛於田頭則不敢復近矣

宋書

符瑞志

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

述異記

格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臺榭名曰女媧宮有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愛之則可馴狎欲執害之則去不來

怒毛獸

封徵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嗔毛短三寸若嗔毛長三尺

新論

貪愛

寒山有獸其名曰貔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憒心而死

酉陽雜俎

在子

在子者髓身人首灸之以藿則鳴曰在子

术僕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螝

螝似黃狗圖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則以草塞其尻

續博物志

駞牛

撥拔力國有異獸名駞牛皮似豹蹄類牛無峯項長九尺身高一丈餘

太平御覽

竹㹠

竹㹠野生長一尺三寸在土穴中常食竹根味如鴨肉

瑕蛤

孟康注上林賦曰瑕蛤猛氏皆獸名

猛氏

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

飛遽

張揖注上林賦曰飛遽天上神獸鹿頭而龍身

騰遠　射干

子虛賦曰騰遠射干張揖注曰騰遠獸也射干似狐能緣木

蒲勞

李善注東都賦曰海畔獸蒲勞性勇鯨每食於海畔輒躍蒲勞則鳴聲如鐘今人多鑄蒲勞之形於鐘上斲木作鯨形以擊鐘天子出則擊之

爾雅翼

婦終

萬畢術曰婦終知來猩猩知往婦終神獸

瑯嬛記

馬見愁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獸經

含利

含利吐金

文選東京賦注云含利獸名性吐金故名含利

本草綱目

豻

豻禽書云豻應井星胡狗也狀似狐而黑身長七尺頭生一角老則有鱗能食虎豹蛟龍銅鐵獵人亦畏之（按豻諸書俱云胡犬故附犬部此云能食虎豹蛟龍銅鐵則近異獸故並附異獸部）

封集解

李時珍曰按江鄰幾雜志云徐稹於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無血懼而埋之此白澤圖所得封食之多力者也田九成西湖志云董表儀撤屋掘土得一肉塊術士云太歲也棄之亦無害又山海經敦隅之山及開明南北東南海外並有視肉郭璞注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舊也此皆封類可食者但人不知耳又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五寸大如小兒臂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可炙食此又

蟲魚之屬類乎封者也

珍珠船

　虎僕毛

羽民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緑毛似豹毛可作筆名虎僕毛

異獸部藝文 詩

題異獸圖

明歸有光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眞西旅底貢名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雕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一角馬尾出絶壁緑毛忽向人間行

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迺誕漫不足憑考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圜題隨丹青嗚呼孰謂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異獸部紀事

芸窻私志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銜一草歸搗汁服之卽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

雲笈七籤黃帝有茂德有獸名㺊如獅子食虎而腯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奏於天徙之北荒

黃帝時有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出日本國壽二千歲註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或曰古黃又曰翠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萬里乘此令人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無常

元池說林少昊出野遇一獸牛首而人身驚歸告皇娥娥曰昔余聞之帝子牛首人身其名師親見之者百福胥臻天將福汝汝何妄驚乎帝乃釋然

淮南子本經訓堯之時猰貐鑿齒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而殺猰貐萬民皆喜註猰貐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

論衡是應篇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舟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

穆天子傳春山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麕小頭大鼻

國語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

漢書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三月詔曰元康四年九眞獻奇獸（注）蘇林曰白象也晉灼曰駒形麟色牛角仁而愛人

續博物志漢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幷銅馬置上西門外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

珍珠船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縣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好出水邊石上張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獸果出

博物志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獅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帝車軛獅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獅子頭上獅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

鷄犬皆無鳴吠

晉書五行志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於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

太康七年丙辰四角獸見於河間河間王顒獲之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南齊書祥瑞志宋泰始末武進舊塋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永明十年鄱陽郡獻一角獸麟首鹿形龍鸞共色瑞應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

魏書靈徵志魏氏世居幽朔至獻帝世有神人言應南遷於是傳位於子聖武帝命令南徙山谷阻絕仍欲止焉復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積

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後軍將軍尒朱新興獻一角獸

天下平一則至

肅宗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獻一角獸

神龜二年九月徐州獻一角獸

舊唐書波斯國傳波斯隋大業二十一年遣使獻一獸名活褥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冬十一月禁獻異獸

冊府元龜武德三年二月鄯州言一角獸見鹿身五色牛尾馬蹄

貞觀二十年三月鄆州言一角獸見

偃曝談餘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

冊府元龜顯慶元年二月岐州獻一角獸

開元七年閏七月揚州奏揚子縣一角獸見

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

殷鮮光軟無比

唐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于淮中釣得古鐵鏁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鏁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鏁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祁

鳳陽府志龜山在縣東北三十里上有絕壁下有重淵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相傳獲淮渦水神無支祁鎖於山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龜山之下其釣爲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狠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一云永泰中李陽以牛五十引鎖出之鎖末有一青猿高丈許復曳牛沒水

集異志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宋史五行志仁宗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阯貢異獸初本國稱貢麒麟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

辨其非麟詔止稱異獸

司馬光傳光爲開封府推官交阯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丙辰馬八兒國遣使進奇獸一類騾而巨毛黑白間錯名阿塔必卽

太平清話西川有一孽龍似馬日行千里南海有一虬龍與鴑駘交之遂生一獸前二足如龍後二足如虎有肉翅飛而食

異獸部雜錄

莊子秋水篇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淮南子俶眞訓眞人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方外休乎宇內（注）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

緗素雜記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事始作此蚩尾既是水獸則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聳尾出於頭上遂謂之鴟尾

鼠璞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獇獇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于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于獇字下云獇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獇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芸窻私志客問瑤卿曰溺器而曰虎子何也答曰神

鳥之山去中國二十五萬里有獸焉名曰麟主服衆獸而却百邪此獸欲溺則虎伏地仰首麟主於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國制溺器名虎子也

金臺紀聞牐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虬蝮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鈕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虬蝮好飲卽今牐口所置是也

太平清話愴王孫文王孫者湘山間獸名與猿異攫人又有獸名福祿者似驢而花紋可愛出忽魯謨斯等國

偃曝談餘檮杌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與獸鬬終不退却惟死而已甚哉史官之宜死于其職也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紫陽訓爲紀惡者又一義也

賢奕古諸器物異名屭贔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

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全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煙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虭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蚴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於門鐶上金吾其形似美人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異獸部外編

十洲記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貍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言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螣蚿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

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蹊路於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夭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眞乎是臣國占風之繆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元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驚處於太上之廐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玃天之元王辟邪之

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卽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舐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礔礰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犬豕之屬皆絕絆離繫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

洞冥記翕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爲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拾遺記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獅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

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元洲之上化爲五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旣失兩手使傍人割裹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

異苑永康舒壽夫與同里獵于遠山羣犬吠深茂處異而看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蒙然面縐齒落通身黃服裁能動搖因問爲是何人而來在此直云我有三女姿容兼多伎藝彈琴歌詩閒究五典壽夫等共縛束令出女公曰我女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喚不可得來請解我繩當呼女也獵人猶不置俄而變成一獸黃色四足其形似皐又復似狐頭長三尺額生一角耳高于項面如故壽夫等大懼狼狽放解倏忽失處

原化記義興吳堪爲縣吏家臨荊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子號螺婦縣令聞而求之堪不從乃以事虐堪曰今要蝦蟆毛鬼臂二物不獲致罪堪語螺婦卽致

之令乃謬語曰更要禍斗堪又語螺婦婦曰此獸也須臾牽至如犬而食火糞以爲火令與火試之忽遺糞燒縣宇令及一家皆焚死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七卷目錄

龍部彙考
　龍圖
　應龍圖
　斗牛圖
　螭圖
　易經乾卦　坤卦　繫辭下傳　說卦
　禮記（禮運）

周禮（地官）
易緯（通卦驗）
春秋緯（元命苞）
孝經緯（援神契）
古三墳（連山易）
大戴禮記（易本命）
方言（雜釋）
說文（龍行　龍飛）
博雅（釋魚）
博物志（物理）
孫氏瑞應圖（黃龍）
述異記（龍化）
酉陽雜俎（尺木）
爾雅翼（龍）
埤雅（龍）
暘谷漫錄（釋龍）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龍骨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龍齒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龍角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龍腦主治　龍胎主治　龍涎　附方）

龍部藝文一

龍虛篇 後漢王充
亂龍篇 前人
龍見賀表 魏曹植
青龍賦 繆襲
龍瑞賦 劉劭
元龍銘 晉傅元
皇太子賀白龍見表 唐崔融
赤龍據桉賦 潘炎
黃龍見賦 前人
黃龍再見賦 前人
黃龍負舟賦 呂溫
雜說 韓愈
謫龍說 柳宗元
愬螭文 前人
西海雙白龍見賦 錢起
黑龍飲渭水賦 白居易
葉公好龍賦 張隨

封孚澤侯勅　宋寧宗

龍賦　吳淑

龍賦　王安石

豢龍說　明劉基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七卷

龍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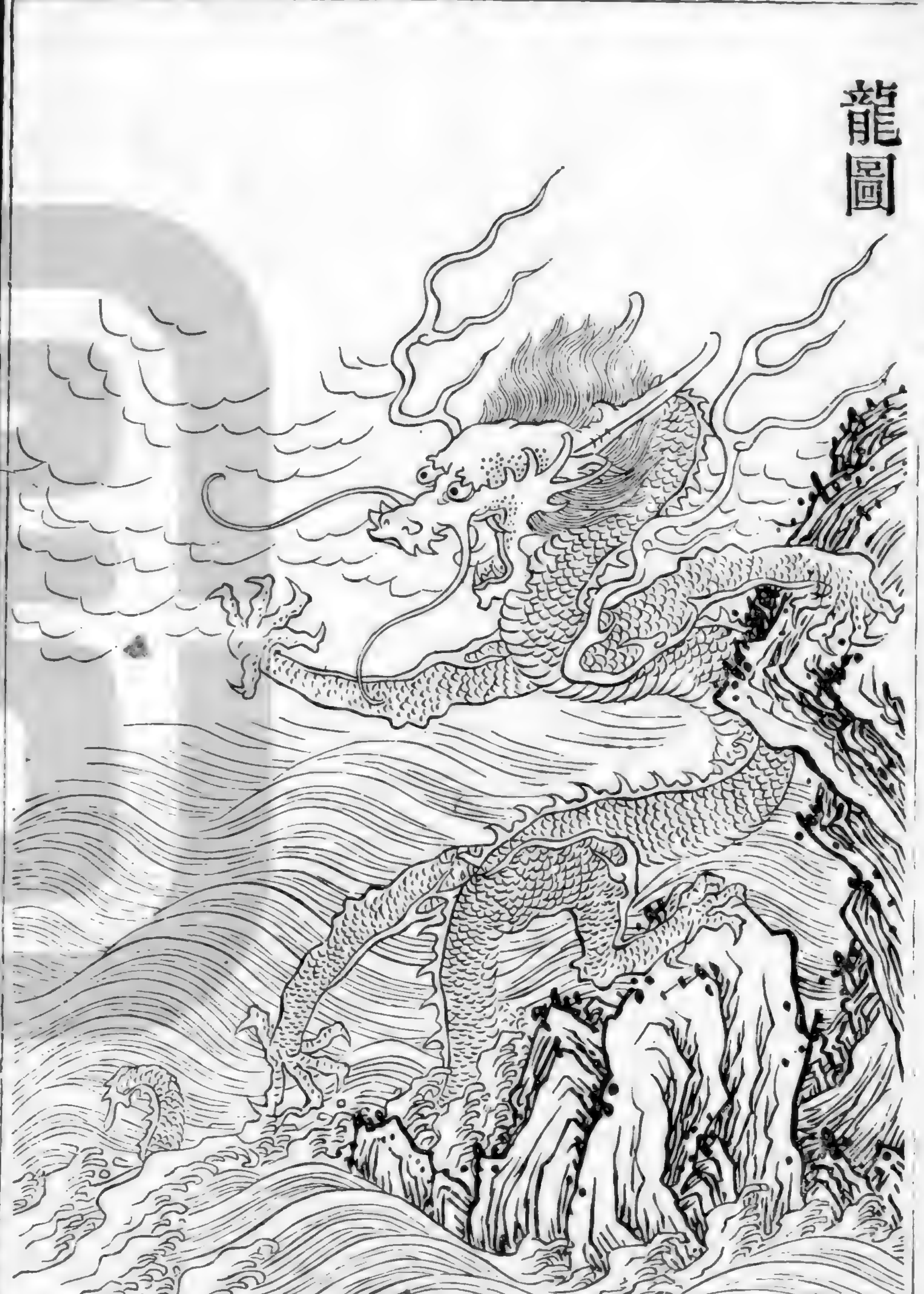
飛龍（易經）　應龍（淮南子）

先龍（淮南子）　蟠龍（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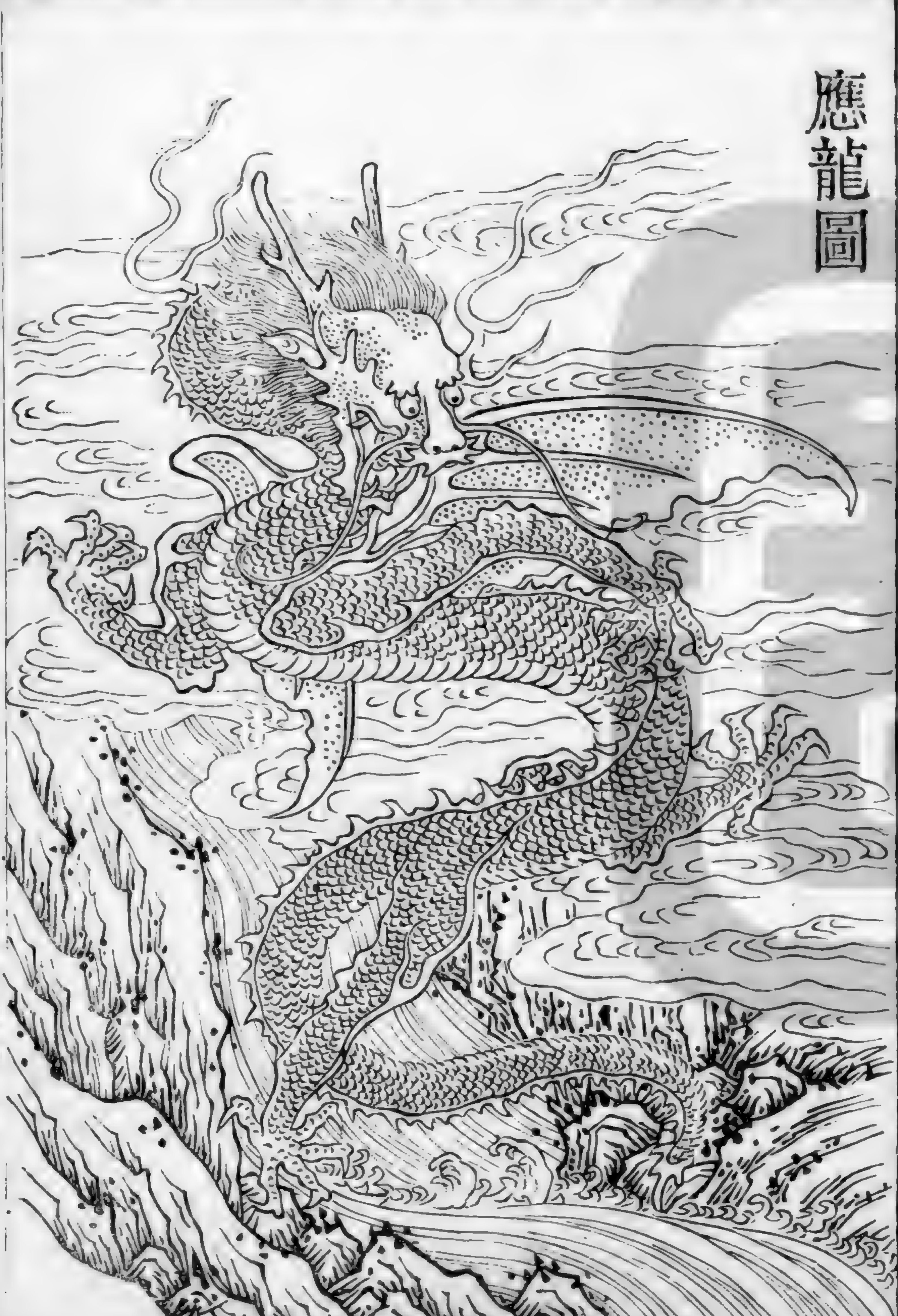
虬龍（博雅）　螭龍（博雅）

斗牛（三才圖會）　那伽（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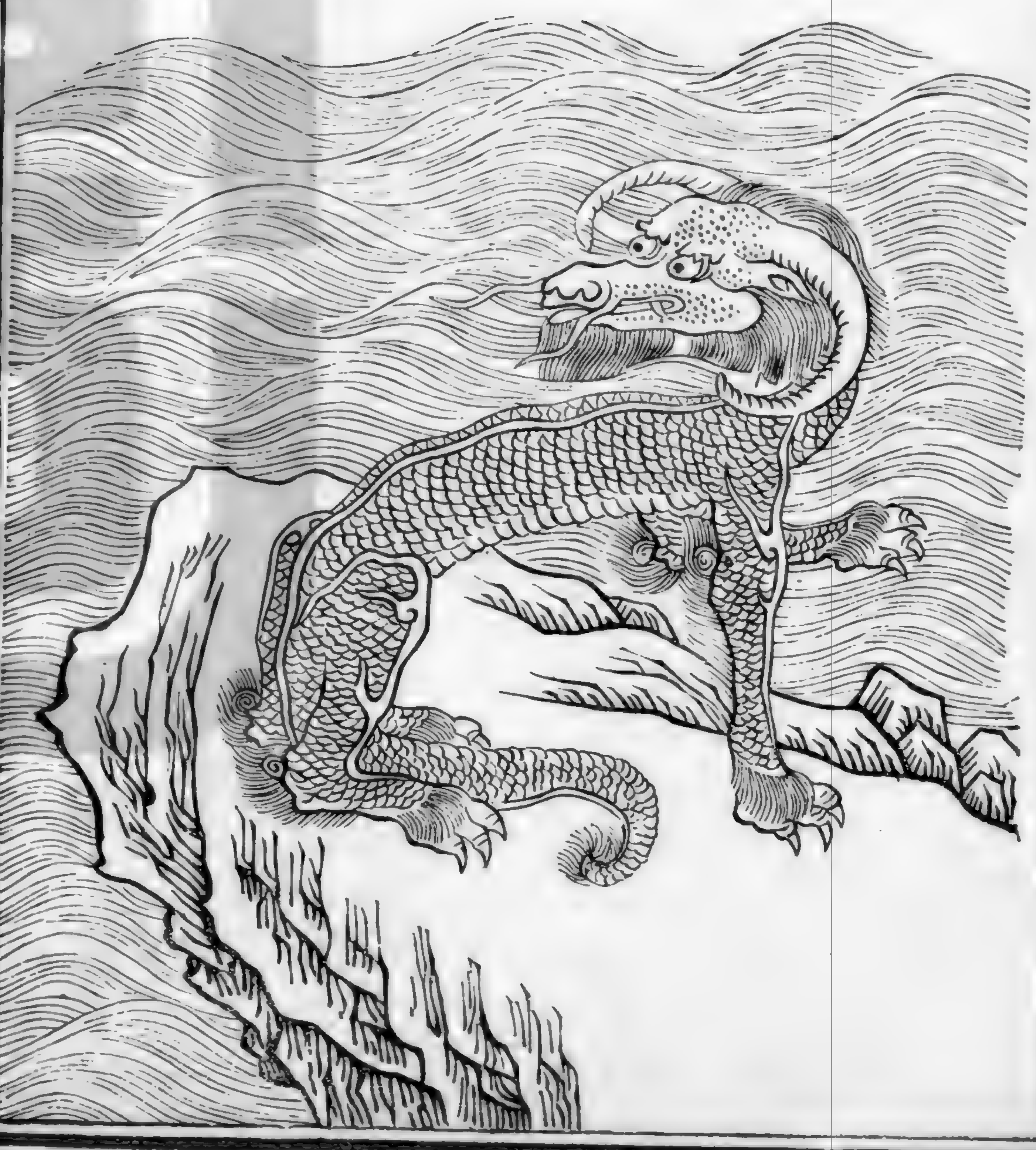
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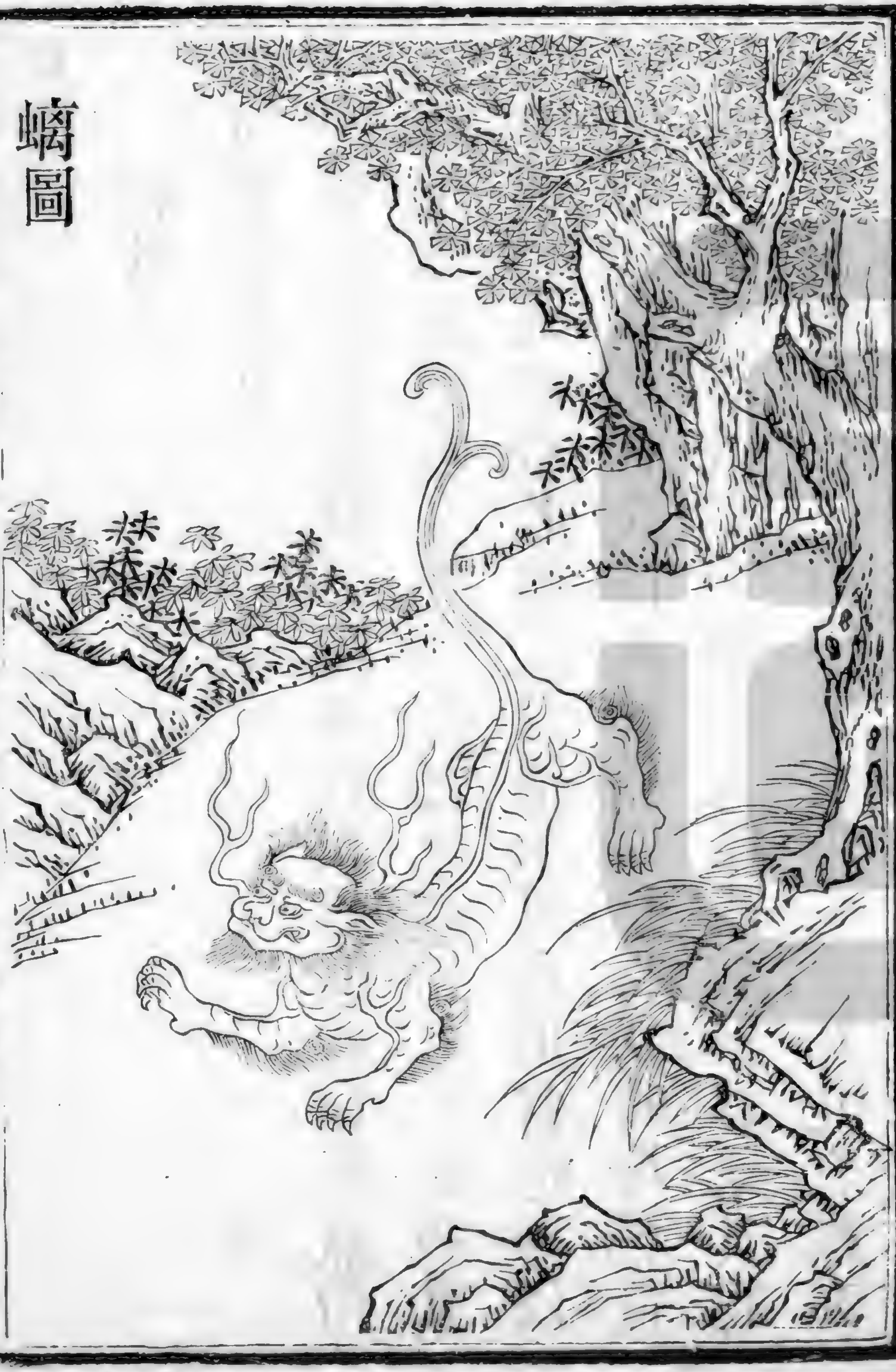
應龍圖



斗牛圖



螭圖



易經

乾卦

初九潛龍勿用

（程傳）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大全）沙隨程氏曰水經龍以秋日爲夜埤雅龍秋分而降則蟄寢于淵聖人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如此李氏仁父曰龍鱗八十一爲九九之數亦以象乾也雙湖胡氏曰六爻取六龍象固以純陽之物而象純陽之爻然亦實取其變也龍之爲物神變不測能大能小能隱能見潛則入於淵飛則升於天亦猶乾爲純陽卦若其動而變則六爻可變三百八十四爻眞活動不拘爾隆山李氏曰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陽體之健其潛見惕躍飛亢者初終之序變化之迹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

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大全）括蒼龔氏曰此非龍之所可爲故以君子言之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大全）沙隨程氏曰初與二既皆稱龍此爻雖不稱龍卽上文知其爲龍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大全）白雲郭氏曰三過而惕故

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本義）六爻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爲羣龍无首之象（大全）朱子曰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

象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本義）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大全）朱子曰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不曰當天而曰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耳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清江張氏曰以上下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陽氣之變化言之謂之六龍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正義）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大全）程子曰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

坤卦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繫辭下傳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正義）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是後動也（大全）朱子曰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又曰龍蛇於冬若不

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臨川吳氏曰龍蛇不蟄則其來歲之身不能奮既奮於來歲則又蟄也

說卦

震爲龍

（正義）震動象龍動物（大全）臨川吳氏曰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

禮記

禮運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

（注）淰之言閃也（疏）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解飲食有由之義也淰水中驚走也魚鮪從龍者龍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淰然驚走也

周禮

地官

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易緯

（訂義）鄭氏曰鱗物魚龍之屬

通卦驗

立夏風至而龍升天

春秋緯

元命苞

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曰龍舉而雲興

孝經緯

援神契

德至水泉則黃龍見

古三墳

連山易

君物龍

龍善變化能致雲雨爲君物也

大戴禮記

易本命

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

方言

雜釋

未陞天龍謂之蟠龍

說文

龍行　龍飛

龍行曰龘龍飛曰龖

博雅

釋魚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

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

博物志

物理

龍肉以醯漬之則文章生

孫氏瑞應圖

黃龍

黃龍者神之精四龍之長也王者不漉池沼水得達深淵則應氣而游池沼

述異記

龍化

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化爲角龍千年化爲應龍

酉陽雜俎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爾雅翼

釋龍

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物之至靈者也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祖於龍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而後鸞鳥庶鳥凡羽者以次生焉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而後麒麟庶獸凡毛者以次生焉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而後建邪庶魚凡鱗者以次生焉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黿而後靈龜庶龜凡介者以次生焉王符稱世俗畫龍之狀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如博山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其爲性麤猛而畏鐵愛玉及空

靑而嗜燒燕肉故嘗食燕者不可渡海又言蛟龍畏楝葉五色線故漢以來祭屈原者以五色絲合楝葉縛之古者有豢龍御龍氏徒以知其欲惡而節制之爾將雨則吟其聲如戛銅盤涎能發衆香其噓氣成雲反因雲以蔽其身故不可見今江湖間時有見其一爪與尾者唯頭不可得見自夏四月之後龍乃分方各有區域故兩畝之間而雨暘異焉又多暴雨說者云細潤者天雨猛暴者龍雨也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溼而燄遇水而燔以火逐之則燔息而燄滅養魚及三百六十則蛟龍將魚飛去龍以變化無方物不能制故在人比君在卦比乾之七爻象天蒼龍七宿乾七爻以龍爲用天七宿以龍爲體蓋自下數之其第一爻潛龍則未見也故蒼龍第一宿不取龍之象第二爻爲見龍在田則或見其尾矣故龍之宿其二爲尾第六爻爲亢龍有悔故龍之宿其六爲亢第七爻爲見羣龍无首吉故其七爲角今易讀亢龍與角亢之字異音然其義實相通蓋順則降升則逆龍之喉下有逆鱗一尺而不可攖也則爲能升而不及反

故曰亢龍有悔然則乾之亢龍雖以角亢之亢讀之可也

埤雅

釋龍

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蓋蟲莫智於龍龍之德不爲妄者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易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龍天類也馬地類也易曰震爲龍震爲龍以動故也周易以變者爲占故乾六爻皆動皆謂之龍所謂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是也蔡墨曰龍水物也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乾初九變而之姤九二變而之同人九五變而之大有上九變而之夬六者俱動變而之坤是以蔡墨之言如此知此則知震所以爲龍之義矣賈誼新書曰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

用者不可也觀誼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爲潛龍也故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蓋止使人無爲謂之勿所謂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爲也俗云龍精於目蓋龍聾故精於目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驪龍之眸見百里纖芥又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又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孫綽子曰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耿鄧之類是也法言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取也言雖容有飛禍而非其所取詩曰賓載手仇手取也酈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秋日爲夜豈謂是乎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此言技術雖高而應世稍疎則無所用之是以君子因時施宜事在於適而已豈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今相家說龍人臣得其一體當至公相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內典云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按葬書以龍言山以虎言水六龍九

虎是也直山直水謂之死龍死虎故曰小頓大起宛轉如盤龍奮迅如舞鶴謂之住岡

暘谷漫錄

龍

龍五指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許慎說文龍字篆文象形生肖論云龍耳虧聰故謂之龍梵書名那伽

集解

李時珍曰龍口旁有鬚髯頷下有明珠旣能變水又能變火陸佃埤雅云龍火得濕則焰得水則燔以人火逐之卽息故人之相火似之釋典云龍交則變爲二小蛇又小說載龍性麤猛而愛美玉空青喜嗜燕肉畏鐵及菵草蜈蚣楝葉五色絲故食燕者忌渡水祈雨者用燕鎭水患者用鐵激龍者用菵草祭屈原者用楝葉色絲裹糭投江醫家用龍骨者亦當知其性之愛惡如此

龍骨

別錄曰生晉地川谷及太山巖水岸土穴中死龍處採無時

陶弘景曰今多出梁益巴中骨欲得脊腦作白地錦文舐之著舌者良齒小強猶有齒形角強而實皆是龍蛻非實死也

雷斆曰剡州滄州太原者爲上其骨細文廣者是雌骨粗文狹者是雄五色具者上白色黃色者中黑色者下凡經絡不淨及婦人采者不用

吳普曰色青白者良

蘇恭曰今並出晉地生硬者不好五色具者良其青黃赤白黑亦應隨色與臟腑相合如五芝五石英五石脂而本經不論及

蘇頌曰今河東州郡多有之李肇國史補云春水至時魚登龍門蛻骨甚多人採爲藥有五色者龍門是晉地與本經合豈龍骨卽此魚之骨乎又孫光憲北夢瑣言云五代時鎭州鬬殺一龍鄉豪曹寬取其雙角角前一物如藍色文如亂錦人莫之識則龍亦有

死者矣

寇宗奭曰諸說不一終是臆度曾有崖中崩出一副皮骨頭角皆備不知蛻耶斃耶謂之蛻斃則有形之物不得生見死方可見謂之化則其形獨不可化與

汪機曰經文言死龍之骨若以爲蛻終是臆說

李時珍曰龍骨本經以爲死龍陶氏以爲蛻骨蘇寇諸說皆兩疑之竊謂龍神物也似無自死之理然觀蘇氏所引鬬死之龍及左傳云豢龍氏醢龍以食述異記云漢和帝時大雨龍墮宮中帝命作羹賜羣臣博物志云張華得龍肉鮓言得醋則生五色等說是龍固有自死者矣當以本經爲正

修治

雷斆曰凡用龍骨先煎香草湯浴兩度搗粉絹袋盛之用燕子一隻去腸肚安袋於內懸井面上一宿取出研粉入補腎藥中其效如神

李時珍曰近世方法但煅赤爲粉亦有生用者事林廣記云用酒浸一宿焙乾研粉水飛三度用如急用以酒煮焙乾或云凡入藥須水飛過曬乾每斤用黑

豆一斗蒸一伏時攤乾用否則著人腸胃晚年作熱也

氣味

甘平無毒

別錄曰微寒

甄權曰有小毒忌魚及鐵器

徐之才曰得人參牛黃良畏石膏

李時珍曰許洪云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良有以制伏也其氣收陽中之陰入手足少陰厥陰經

主治

本經曰心腹鬼疰精物老魅欬逆洩痢膿血女子漏下癥瘕堅結小兒熱氣驚癇

別錄曰心腹煩滿恚怒氣伏在心下不得喘息腸癰內疽陰蝕四肢痿枯夜臥自驚汗出止汗縮小便溺血養精神定魂魄安五臟白龍骨主多寐洩精小便洩精

甄權曰逐邪氣安心神止夜夢鬼交虛而多夢紛紜止冷痢下膿血女子崩中帶下

李日華曰懷孕漏胎止腸風下血鼻洪吐血止瀉痢渴疾健脾澀腸胃

李時珍曰益腎鎮驚止陰瘧收濕氣脫肛生肌斂瘡

發明

雷斅曰氣入丈夫腎臟中故益腎藥宜用之

李時珍曰澀可去脫故成氏云龍骨能收斂浮越之正氣固大腸而鎮驚又主帶脈爲病

龍齒修治

同龍骨或云以酥炙

氣味

澀涼無毒

李當之曰大寒

徐之才曰平得人參牛黃良畏石膏鐵器

主治

本經曰殺精物大人驚癇諸痙癲疾狂走心下結氣不能喘息小兒五驚十二癇

別錄曰小兒身熱不可近大人骨間寒熱殺蠱毒

甄權曰鎮心安魂魄

陳日華曰治煩悶熱狂鬼魅

發明

李時珍曰龍者東方之神故其骨與角齒皆主肝病許叔微云肝藏魂能變化故魂遊不定者治之以龍齒即此義也

龍角修治

同骨

氣味

甘平無毒

徐之才曰畏乾漆蜀椒理石

主治

別錄曰驚癇瘈瘲身熱如火腹中堅及熱洩久服輕身通神明延年

甄權曰小兒大熱

蘇頌曰心熱風癇以爛角磨濃汁二合食上服日二次　出韋丹方

發明

蘇頌曰骨齒醫家常用角則稀使惟深師五邪丸用

之云無角用齒而千金治心病有角齒同用者

龍腦主治

陶弘景曰其形肥輭能斷痢

龍胎主治

產後餘疾女人經閉

陶弘景曰比來巴中數得龍胞形體具存云治產後餘疾正當末服

蘇頌曰許孝宗篋中方言龍胎出蜀中山澗大類乾魚鱗煎時甚腥臊治女經積年不通同瓦松景天各少許以水兩盞煎一盞去滓分二服少頃腹中轉動便下按此物方家罕知而昔人曾用世當有識者

李時珍曰胞胎俱出巴蜀皆主血疾蓋一物也

龍涎

汪機曰龍吐涎沫可制香

李時珍曰龍涎方藥鮮用惟入諸香云能收腦麝數十年不散又言焚之則翠煙浮空出西南海洋中云是春間羣龍所吐涎沫浮出番人採得貨之每兩千錢亦有大魚腹中剖得者其狀初若脂膠黃白色乾

則成塊黃黑色如百藥煎而膩理久則紫黑如五靈脂而光澤其體輕飄似浮石而腥臊

附方

健忘久服聰明益智慧用白龍骨遠志等分爲末食後酒服方寸七日三（千金方）

勞心夢洩龍骨遠志等分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硃砂爲衣每服三十丸蓮子湯下（心統）

暖精益陽前方去硃砂每冷水空心下三十丸（經驗）

睡卽洩精白龍骨四分韭子五合爲散空心酒服方寸匕（梅師方）

遺尿淋瀝白龍骨桑螵蛸等分爲末每鹽湯服二錢（梅師方）

老瘧不止龍骨末方寸匕先發一時酒一升半煑三沸及熱服盡溫覆取汗卽效（肘後方）

泄瀉不止白龍骨白石脂等分爲末水丸梧子大紫蘇木瓜湯下量大人小兒用（心鑑）

傷寒毒痢傷寒八九日至十餘日大煩渴作熱三焦有瘡䘌下痢或張口吐舌目爛口舌生瘡不識人用

此除熱毒止痢龍骨半斤水一斗煑四升沉之井底冷服五合漸漸進之（外臺方）

熱病下痢欲死者龍骨半斤研水一斗煑取五升候極冷稍飲得汗即愈效（肘後方）

久痢休息不止者龍骨四兩打碎水五升煑取二升半分五服冷飲仍以米飲和丸每服十丸（肘後方）

久痢脫肛白龍骨粉撲之（姚和衆方）

鼻衄眩冒欲死者龍骨末吹之（梅師方）

吐血衄血九竅出血並用龍骨末吹入鼻中昔有人

衄血一斛衆方不止用此即斷（三因方）

耳中出血龍骨末吹入之（三因方）

男婦溺血龍骨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千金方）

小兒臍瘡龍骨煅研傅之（聖惠方）

陰囊汗癢龍骨牡蠣粉撲之（醫宗三法）

龍部藝文一

龍虛篇　後漢王充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

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荊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菑（或作魯）丘訢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飮馬馬飮因沒訢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

天有蒼龍白虎朱雀元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愼子曰蜚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

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盛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亯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愼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摶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

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菑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蛇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

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考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亂龍篇

前人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眞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眞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眞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眞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眞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眞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眞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眞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雞鳴而眞雞鳴和之夫雞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以盧爲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眞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牆壁盂樽皆畫龍象眞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眞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臥夢寤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眞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

木鳶飛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眞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眞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

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眞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知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眞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眞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

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鼇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惚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雲雷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

龍見賀表

魏曹植

臣聞鳳凰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鳳於林囿豢龍於陂池爲百姓旦夕之所觀

青龍賦

繆襲

懿矣神龍其知惟時覽皇代之云爲襲九泉以潛處當仁聖而覿儀應令月之風律昭嘉祥之赫戲敷華耀之珍體耀文彩以陸離曠時代以稀出觀四靈而特奇是以見之者駭聞之者奔馳觀夫神龍之爲形也蓋鴻洞輪碩豐盈修長容姿溫潤委蛇成章繁

虵蚪蟉不可度量遠而視之似朝日之陽邇而察之象列缺之光爚若鑒陽和映瑤瓊瓓若望飛雲曳旗旌或蒙翠黛或類流星或如虹蜺之垂耀或如紅蘭之芳榮煥璘彬之瑰異實皇家之休靈奉陽春而介福賚萬國以嘉禎

龍瑞賦（有序）

劉劭

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燿侍衞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於邦國卓犖於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頫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於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歲在析木時維仲春靈威統方勾芒司辰陽升九四或躍於淵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紆體鞶縈摛藻布文靑耀章采雕琢璘玢爗若羅星蔚若翠雲光烏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不澹固保險而常寧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

曁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元眞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於泰淸

元龍銘

晉傅元

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躍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汙泥上淩太淸

皇太子賀白龍見表

唐崔融

臣等言伏見某官等奏稱某月日玉山宮西南王谷上有白龍見臣聞大地和平聖人所以乘九五帝王符命神物所以寤黎蒸粵若皇家旣高居而遠望於惟史閣亦舒圖而負璽（疑）服星晨之冕袞彩奪華蟲建日月之旂常文騰翠鳳出東方而攄木天下知春臨北荒而御火容光是燭風雨順陰陽和五穀登百寶用豈孫氏所謂出入應命上下以時無道則處有聖則見矣木火中星長風季月詳乎戴禮則帝嚳乘龍之時校以河圖是黃軒夢龍之會裁金別宇挺玉名區宮模抗殿之基山接陵陽之路翩翩素翼矯矯白鱗異彩霜封風姿雪操（一作澡）徵鄴城之故事若下神祠探吳郡之遺塵疑過象穴臣聞感通之效人事

可尋嘉瑞之來天心容察地稱玉谷先題王者之名壞號玉山實兆南山之固天皇以帝出乎震自天鍾有德之期天后以致養乎坤承天得西南之位披圖按牒影響合符漢朝之出在上封特其小者晉國之來從京兆會何足云唯我后能得之固前王所不逮方使見龍於甸一人繫年月之書豈宜囿龍於池百姓爲朝夕之觀而已臣業謝溫文觀聞絕瑞雖四靈爲畜未足以舞之蹈之而萬國歡心敢忘於美矣盛矣不勝鳧藻之至

赤龍據桉賦（并序）

潘炎

景龍二年夏四月十七日帝在廳事假寐白鶴觀道士宋大辯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桉至矣哉神妙無方不可得而稱也

元天之龍兮見而在田我后之龍兮飛以御天據聖人之大寶與列祖而同元高出而潛躍以自試來定天寶居然假寐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若窺於牖若施於堂且據桉而向明負扆以當陽日月在身有祇天之嘉夢風雨合氣將振翼而雄驤羣居愕視聖作物

覩赫然龍光眞我明主折劵表異亦惟前聞曠然振古卓有吾君王人之瑞比之龍首高居而遠望以臨乎九有天子之威比之龍鱗皇王之可畏以肅乎萬人徒稱其象未覩其眞恭惟我后近取諸身於昭巨唐其命惟新亦據九五斯焉萬春

黃龍見賦（有序）　前人

景龍二年秋九月五日黃龍見於上黨伏牛山之南岡留久之彰聖人之德也賦曰

龍之來兮乘其陽躍於泉兮臨高岡龍之至兮歸有德符於黃兮土之色精曜曜光雄雄上不在天兮接於物下不在田兮蟠於空列四靈智稱其首居五位色表其中將銜甲以無比輿負舟而不同明皇家之王氣符曆數於聖躬飛煙噴霧若動若顧聲虩虩非同三尺之劍色乃煌煌下映五花之樹誠帝王之嘉兆寧朝夕之可遇何虵蟥之足言諒騰黃之匪騟同翠龜之薦籙圖彰大人兮告元符覽史墨之言未之聞也驗登殿之祀不其然乎

黃龍再見賦（并序）　前人

景龍三年六月十五日黃龍再見於牛山天意汲汲於聖人賦曰

龍之見也春分而登於天龍之潛也秋分而入於川假崇山而再見應元聖而通元蜿蜒孤蟠雲霧四發目中精耀光飛列缺之火頷下珠懸色奪蟾蜍之月方將游彼池囿豈徒止于郊野非同上天之五虵有異渡江之一馬孫權象之而置於軍中魏帝範之而在於殿下永言於此我皇是宜秦王之夢立乎鄜畤漢后之時見於成紀彼皆一至此則重光采色炫耀文明焜煌錯甲鏤鱗既以來乎字分官紀號可以表其祥超紫鳳於丹穴越青鸞於女牀龍德相成而無悔天家久久而蕃昌

黃龍負舟賦　　　呂溫

夏后氏奠山疏滯拯溺開泰元珪錫命既成天下之功黃龍發祥始躍域中之大當其駐軫江甸艤舟洪川天行健而時有未濟地設險而瞻之在前思利涉以撫俗遂精誠而告虔於是雲氣滃起神光爛然奮角於勿用之窟驤首於或躍之泉光波澄瀾奉天意

以顯若拖尾垂鬣夾王舟而負焉合靈符於百代表聖運於千年徒偉夫出無情馳不測如驅風雷若有羽翼觀竭誠以効用似就列而陳力電目流光金鱗耀色天吳奔走陽侯屏息巨險汔濟孰假刳木之能潛怪莫逢寧資畫鷁之息應變化以昭盛出沉潛而剛克其慶惟大賴祉福者兆人其觀惟榮孰玉帛者萬國若非平土堙水泣辜罪已非飲食以昭儉卑宮室而思理德掩乎生成之初功齊乎開闢之始安有非常之神物不名而萃止濟其不通而彰其具美者也至若漢橫汾水秦抵滄溟實逞心欲匪崇德馨蒼生之虛瘁靡念方士之空言是聽始幸免於覆溺夫何望乎炳靈於戲動罔軌模言非善教則人雖愚弱或使之而不効其志惟純其德孔殷則龍雖神化將不役而自勸信矣哉國家俾人其蘇在理無鬱超乎大禹不務舟車之勞蜿彼黃龍但爲宮沼之物而已

雜說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淵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

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謫龍說　柳宗元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墮地有光熠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女頩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氏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愬螭文　前人

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

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釃江司者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瀲瀲湘流淸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覲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涎沫重淵物莫威兮蟉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顚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祗兮舟者欣欣遊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西海雙白龍見賦（以天下安樂龍見於海爲韻） 錢起

唐六葉嘉祉降皇威宣師出以律將有事於金天赫矣神武感通上元雙龍呈瑞一色皎然惟白也昭素秋誕聖惟龍也主殺氣淸邊不爾者寧出乎海不躍於泉穆乎白龍之爲物也潛依水德利用天下精異

冥通騰驤神假苟非君行其道物有其官則鬱湮不育潢汙而蟠隱見罔知其旨窅冥孰見其端故我君宣八風之惠化澄四海之波瀾覆幬斯極生靈以安惟此上瑞灼然可觀其始見也精光暠耀溟澥清廓曳冰雪於半空晏雷霆於萬壑若長雲帶冰而不散雙劍倚天而中落忽虹立而電迴其儀不可彌度表其祥同乘黃之偶運處其度掩嘉魚之有樂偉夫鱗介之族莫智於龍苟靈應無兆豈休明再逢昔軒以負圖爲景福舜以入壇爲神變殊旨同歸千載一見是以天祚明德幽贊禎符彼二龍之萃止合一聖之有孚皓爾其眞異葉公之藻繪超然將舉同正理之友于是時也西戎駭目莫不感化而風趨夫如是則在宥之理足徵無疆之休可待洋洋歌頌日聞於四海者也

黑龍飲渭水賦（以出爲漢祥下飲渭水爲韻） 白居易

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亹亹之清流浴彬彬之元質翻若下降賁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烟鱗錯落而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

靈於漢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忒動靜有儀睛眸炫燿文彩陸離下泉於焉表異守黑於以標奇不一徒爾異心有以順春秋而隱見隨晦暝而行止叶聖人之昌運飛而上天表王者之休徵見而飲水於是下長流俯高岸狀騤騤以蟜蟜光燦燦而爛爛紫雲隨而瑞氣氤氳白日照而文章炳煥聞之者心駭而易色覩之者目眙而改觀呼吸而聲起風雷宛轉而勢超雲漢爾其蟜首陸梁拖尾迴翔蹈流鳴躍劈波騰驤飲清瀾之澹澹噴素浪之湯湯頓頷而碎珠逆落奮髯而細雨飛揚讋水族則鱣鮪奔走駭泉室則黿鼉伏藏信可符帝王之度叶邦家之光表三秦之嘉瑞呈二漢之徵祥且夫順時出處憑虛上下度若水而斯馭知鼎湖而是駕同張華之劍飛見長房之竹化豈若炎精冥契水德潛稟黑質黯以凝黛元文斐以摛錦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以遊遠而望之疑長虹截澗而飲旣而跨白雲騰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度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展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葉公好龍賦（以所好非眞見而增懼爲韻）

張隨

惟彼龍兮潛水府翔天路何葉公之多尙獨神物之是慕假手於繪對蜿蜒以好之其形在堂俄惝怳而反懼初其終朝念兹寤寐求之嗟豢氏之莫遇望雲津之遠而載雕其宇爰寫其姿周屋壁環堦墀輝輝之章不離其行坐蟜蟜之質常在於夢思至於春風啓序自暄而暑則謂仰重陰而可竚雨歇雲收杳不知其處所其求雖阻其志無沮及其寒律方凝自霜而冰則謂窺濬壑而可徵天高日朗空有見於泓澄其覩未能其誠益增既而天縱其欲物應其好龍乃拖其尾而登其堂矯其首而窺其奧垂錦帶張翠鱗光流電轉聲發雷振起雲而棟凝積氣乘水而庭若通津而見於斯人得不撓其性而駭其眞觸類而廣可明其徵惟龍也世好之必歸惟士也國招之必依姑務乎辨眞去僞寧求乎似是而非故好龍如之何期眞假無變好士如之何在賢愚無眩蜿蜿之狀且逢子高之儀堂堂之賢莫失哀公之眷勉矣凡今君子必審之於聞見

封孚澤侯勅　宋寧宗

江西通志白龍泉在瑞昌西二十里昔李成寇境白龍顯應泉霧四起賊不敢近傍有顯濟廟宋慶元六年勅封

勅江西顯濟廟潛龍在淵有帝司雨隨禱輒應錫命惟彰已昭靈雨之嘉名盍寵元侯之顯號祗予茂渥慰彼輿情時其雨暘無或災害可特封孚澤侯

龍賦　吳淑

龍者神靈之精能幽能明或元黃其血或蠶蠋其形

劍化延津漦藏夏庭張華嘗辨於餉鮓孝和亦聞於賜羹賀呂光於龜茲負吳猛於宮亭見號雨師亦名水物沉木既產於哀牢浮水亦聞於素弗爾乃九色駕王母之車五彩負帝舜之圖困河津而曝顋降荆山而垂胡美董父之見擾哂朱泙之學屠盤齊祖之齋臥南陽之廬則有見於絳郊禱於溠口爲夏禹而負舟助隋師而驤首至若承光御於南海符生謠於洛東戒乘危於頷下美借譽於人中或解角而昭瑞或曳尾而告凶脅五花而爲食萃四蛇而見從韓子

畏禍於逆鱗墨翟避屠於黑邑推華歆而爲首驚葉公而喪魄潛則無用見則時乘鱗旣成字膏亦爲燈子先跨之而輕舉安公騎之而上昇及夫登元雲生積水黑見渭川黃聞成紀八郎荀家六爲十氏劉累以事於孔甲仲尼莫闚於老子亦有候清風而昇天盼層雲而躍淵顏稱高祖醉駭陳宣復聞在宮洺而爲畜與金玉而昭瑞毒龍而或能致雨討賊而當須伺睡至其出武庫而劉毅不賀見臨平而無量靡觀張駿厭之而鑄銅太皞用之而紀官復聞生大澤輿景雲或雩而起陸或蟄以存身亦有子明見放馮孫是養旣爲東方之宿亦號鱗蟲之長雷澤得陶侃之梭葛陂投長房之杖變魚見困於清泠爲怪嘗借於罔象雕聞鄒奭章美嵇康或漬之而復活或吹之而則長騁神變於三池備文彩於五方非網罟之可害豈螻蟻之能傷覿而不求旣聞於子產針而見負更記於師皇

龍賦

王安石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

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己而未始至乎喪己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豢龍說

明劉基

有獻陵鯉於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螘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曲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甓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迹則悼惜不已乃養螘以俟冀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雹眞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矢螘以邀之龍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眞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八卷目錄

龍部藝文二（詩）

封禪頌之四章　漢司馬相如

應龍篇　陳張正見

飛龍引　北齊蕭愨

龍　唐李嶠

續古　陳陶

詠龍　宋韓琦

百子坑賽龍詩　歐陽修
起伏龍行　蘇軾
偶題　王安石
應龍吟　邵雍
蛟龍歌　何夢桂
玉龍圖　元虞集
龍卵　前人
僧傳古湧霧出波龍圖歌　柳貫
題王宰所藏墨龍　前人
題陳所翁墨龍　薩都剌
題陳所翁九龍戲珠圖　張翥
題蒼龍戲海圖　陳泰
墨龍　張雨
題吳彥嘉所藏張秋蟾龍圖　明方行
題畫龍　劉溥
銅井迎送龍辭二首　唐肅
龍　商輅
龍姑廟作神絃曲　失名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八卷

龍部藝文二（詩）

封禪頌之四章　漢司馬相如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熿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

應龍篇　陳張正見

應龍未起時乃在淵底藏非雲足不蹈舉則冲天翔
譬彼野蘭草幽居常獨香清風播四遠萬里望芬芳

隱居可頤志自見焉得彰

飛龍引　北齊蕭慤

河曲銜圖出江上負舟歸欲因作雨去還逐景雲飛
引商吹細管下徵泛長徽持此凄清引春夜舞羅衣

龍　唐李嶠

銜燭曜幽都含章擬鳳雛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
帶火移星陸騰雲出鼎湖希逢聖人步庭闕正晨趨

續古　陳陶

景龍臨太極五鳳當庭舞誰信壁間梭升天作霖雨

詠龍　宋韓琦

育德知何宅逢辰或見靈配乾雖有象作解本無形
浹物周寰宇遺功在杳冥丹青如可狀試下葉公庭

百子坑賽龍詩　歐陽修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水
黑沈沈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拏
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訇電走先後驅傾崖倒澗
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滋濡青天却掃萬里靜但見綠
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

醉飽廟門闔狠籍烏鳥爭殘餘

起伏龍行　蘇軾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至今顱骨帶霜牙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欹蒼石擁巖竇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擺烟縷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羲軒詔神禹邇來懷寶但貪眠滿腹雷霆瘖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倒捲黃河作飛雨嗟吾豈樂鬭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

偶題　王安石

山腰石上千年潤石眼全無一日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應龍吟　邵雍

龍者陽類與時相須首出瑞物周遊六虛能潛能見能吸能呼能大能小能有能無

蛟龍歌　何夢桂

世間怪物有蛟龍三百六十蟲之長神靈出噓吸變化互來往布爪層雲與鼓鬐欻電放無欲不受劉累

馴假形豈被葉公誑時飛則飛潛則潛所以隨時知得喪莫道魚蝦性不靈相依煦末豈敢嗔江瀆鱣鯨久失水聞此鼓舞威相親安得此身化爲雲隨龍上下雲無心

玉龍圖　　元虞集

貝闕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鮫綃剪得霓裳就却擁冰髯上太清

龍卵　　前人

入眼圓如領下珠也知靈物化生殊淋漓猶帶元氣濕混沌終含太極初雨施雲行待時至海涵江育有神扶明當一躍天池去滂沛恩波及涸魚

僧傳古湧霧出波龍圖歌　　柳貫

葉公好龍致眞龍精氣所感無不通僧中劉累有傳古夜夢捷入驪龍宮陽暉睒睒陰精動左右給侍皆魚蟲探珠不得逢彼怒轟然鼓鬣興雷風潛窺竊識領其妙寫之萬楮將毋同目睛數月纔一點波浪咫尺如層空乘雲執鏡魔電母跨海獻寶招河宗劉嘗善豢古善畫得意忘象象乃工爲龍爲畫了不識有

項嘆水投長虹龍乎龍乎德正中超忽變化天爲功絳冠帝子秉節從九淵喚起赤鯶公永奠鼇極開鴻濛

題王宰所藏墨龍　前人

飛廉爲御豐隆車憑陵九淵傾尾閭誰與發墨啓元奥神光躡斗旋其樞湖邊竹屋淸夜徂防有沒人來摘珠

題陳所翁墨龍　薩都剌

畫龍天下稱所翁禿筆光射驪珠宮長廊白日走雲氣大廈六月生寒風興來一飲酒一石手提元兎追霹靂漲天煙霧晴不收頭角崢嶸出牆壁全形具體得者稀今日海邊親見之滿堂光燄動鱗甲倒挾海水空中飛凌風直上九天去天下蒼生望霖雨太平天子居九重黍稷穰穰千萬古

題陳所翁九龍戲珠圖　張翥

兩龍頡頏出重淵白日移海空中懸一龍囘矯一倒起側磔虬髯怒噴水大珠炎炎如彈丸爪底雲頭爭拏搏一龍昂首逆鱗露兩龍旁睨蒼厓蟠怪風狂電

浩呼洶天吳倅立八山動一龍後出尤崛奇牛尾戲繞蜿蜒兒兒生未角已神猛一顧却走千蛟螭陳翁硯池藏霹靂往往醉時翻水滴便覺天瓢入手來雨氣模糊渾是墨我嘗見畫多巨幅簸蕩驚濤駭人目何如此筆窮變化三尺微綃形勢足是翁前身定龍精故能吸歘奔精靈卷圖還君慎封鐍但恐破壁飛空冥

題蒼龍戲海圖　陳泰

天孫織雲春錦紅玉梭誤落乘剛風一夕變化雲冥濛海水起立爲珠宮坐令年年杼軸空誰與黼黻上帝躬求梭不得愁鬼工安知入君懷袖中

墨龍　張雨

高昌世子寫墨龍此龍乃出開元中東井水與天河通龍下取水遺其蹤道人識爲黑帝子逃入世子之筆鋒井頭夜半飛霹靂元氣淋漓雪色碧一鎖銀牀五百年纔點目睛生羽翼

題吳彥嘉所藏張秋蟾龍圖　明方行

張公畫龍人不識筆法遠自僧繇得挂向高堂神鬼

驚恍惚電光來破壁夜當渤海開筆力元氣霖霪浸無極吞吐日月天地昏摩盪雲雷太陰黑江翻石轉窈莫測雪濤卷空銅柱側洞庭扶桑非爾誰顛倒滄溟爲窟宅乃知茲圖只數尺坐令萬里起古邑何當置我君山湖上之高峯聽此老翁吹鐵篴

題畫龍　劉溥

古來畫龍稱葉公後來又說陳所翁嗚呼二人不可見神妙誰復追其蹤此圖知是何人作一見令人卽驚愕勢翻滄海起風雷身湧長空奮頭角雙睛潑電鱗鬣分左盤右蹴拏飛雲軒然天地動光彩此時不顧魚蝦羣滿堂慘澹凝烟霧相對咨嗟毛髮豎田疇歲旱望甘霖破壁須看天上去

銅井迎送龍辭　唐肅

伐鼓兮吹簫迎我龍兮山椒龍之都兮何所泉淵淵兮石爲戸叩龍車兮乞靈龍不出兮我心若醒我心若醒兮龍寧勿聆

又

我叩龍兮龍卹風旋波兮龍出龍之出兮福于變旱

熯兮爲澍龍爲澍兮我弗饑返山椒兮雲旗風泠然兮龍歸

龍　　商輅

神龍神龍天下奇爪牙鱗甲光陸離潛藏顯見各有時頃刻變化誰能知有時鼓鬛靑冥端風雲慘黯白晝寒有時揚鬐入海底奔濤翻浪摧羣山馮夷海若愁欲逸黿鼉胆落蛟螭泣固知靈異乃如此豈比尋常池中物畫師巧奪造化工揮毫染素有神通須臾又出眞頭角便覺烟霧飛空濛耳底轟轟聞震霆簷外颯颯疑雨聲古來張繇擅奇絕衆史紛紛奚足評嗟公好古尤好畫得之不復論高價相看自足豁心目萬里滄溟在堂下邇來盛夏旱爲雲安得致之昇碧落捲木作霖被八荒收却神功入寥廓

龍姑廟作神絃曲　　失名

香熏畫壁光如漆旋風吹旛海腥入龍姑佩馬夜鈴釘飛裙織翠蘭葉濕海童騎魚歸杳冥魚鬛鼓浪玻璃聲鱗堂曲讌鼉鼓鳴燕酣喝潮潮倒行玉皇無勅催行雨淵都羣蛟眠貼尾廟下誰歌白石郎共賀雌

龍產龍子

龍部紀事一

通鑑前編外紀曰太昊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釋義曰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爲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

尺五寸類骼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于孟河之中焉

史記補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

拾遺記炎帝神農時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

述異記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竹書紀年黃帝軒轅氏龍圖出河

春秋感精符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元龍御雲

拾遺記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元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

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

負圖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祐眉八彩鬢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

述異記堯爲仁君一日十瑞神龍見于宮其一也

玉符瑞圖虞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路史帝舜有虞氏自即位以來盡由堯道十有二牧貢亡不時君子人來效龍求能食之高陽之後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賜之氏曰豢龍封於鬷川於是始有豢龍之官

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蟠龍奮迅於其藏

舜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昃榮光休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

禹治水既畢青龍止於郊

禹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

哉龍於是曳尾而逝

淮南子本經訓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栖崑崙

史記夏本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竹書紀年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

史記周本紀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元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

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

竹書紀年周公與成王觀于河洛沉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昃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

管子輕重丁篇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于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服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

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說苑正諫篇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

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莊子列禦寇篇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水經注尸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墨子貴義篇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

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不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南越志昔有溫氏媼者端溪人居常澗中捕魚以資日給忽於水側遇一卵大如斗乃將歸置器中經十日許有一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長二尺便能入水捕魚日得十餘頭稍長五尺許得魚漸多常遊波水縈洄媼側媼後治魚誤斷其尾遂逡巡而去數年乃還媼見其輝色炳耀謂曰龍子今復來也因盤旋游戲親馴如初秦始皇聞之曰此龍子也朕德之所致乃使以元珪之禮聘媼媼戀土不以爲樂至始興江去端溪千餘里龍輒引船還不踰夕至本所如此數四使者懼而止卒不能名媼媼殞瘞於江陰龍子常爲大波至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墳人謂之掘尾龍今人謂船爲龍掘尾卽此也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

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漢書五行志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西京雜記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燋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漢書文帝本紀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

郊祀志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曆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

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名公孫臣拜爲博士

武帝內傳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名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爲劉世盛主也

史記平準書天子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

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述異記當陽南有龍川云漢武時八龍常見於此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有白鳳黑龍駢足來戲於閣邊

西域獻火龍高七尺暎日看之光如聚炬火

十洲記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

漢書宣帝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二年春正月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孫寶傳寶爲大司農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

王莽傳莽天鳳二年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

水經注允街縣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遠亭也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

撓破之蕁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産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

東觀漢記黃龍見於河馮異勸上卽位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十二年夏六月黃龍見東阿

公孫述傳述自立爲蜀王李熊復說述宜卽大位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建元曰

龍興元年

水經注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尺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

後漢書楊終傳終徙北地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

章帝本紀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泉陵（注）伏侯古今注曰見零陵泉陵湘水中相與戲其二大如馬有角六枚大如駒無角

論衡驗符篇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巖下淦水深不測二黃龍出見長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遊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移一時乃入

述異記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

後漢書五行志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瑯琊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朱穆傳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

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淸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桓帝本紀元嘉二年秋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金城言黃龍見允街

五行志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爲夫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桓帝本紀延熹八年春正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

五行志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

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爲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所在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與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單颺傳颺遷太史令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元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魏志華歆傳（注）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鼎錄蜀先主章武二年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袞黃初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眞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

吳志胡綜傳黃武八年夏黃龍見樊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

魏志明帝本紀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

爲龍陂

晉書五行志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況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於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因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卽此旨也

漢晉春秋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

吳志孫權傳赤烏五年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

魏志高貴鄉公本紀正元元年冬十月戊戌黃龍見於鄴井中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

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注）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陳留王本紀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

世說（注）環濟吳紀曰孫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瑯琊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

華陽國志蜀五城縣郡東南有水通於巴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後因以爲縣出龍骨云龍升其山值天門閉不達墮死於此後沒地中故掘取得龍骨

晉書五行志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

雒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皓降晉

武帝本紀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龍三白龍二見於郡國

二年青龍十黃龍九見於郡國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於弘農澠池

五年春正月青龍二見於滎陽二月辛巳白龍二見於趙國

六年夏四月白龍二見於東莞

水經注晉泰始九年黃龍二見於慈池縣令董元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改護龍縣也

晉書武帝本紀咸寧二年六月白龍二見於新興井中十一月白龍二見於梁國

太康元年八月白龍三見於永昌

三年閏月癸丑白龍二見於濟南

五行志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

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逆僭竊神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劉毅傳毅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至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

孫楚傳楚遷衞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於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於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宮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幷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武帝本紀太康六年八月白龍見於京兆

九年十二月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於魯國

張華傳陸機嘗餉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

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

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開封府志惠帝永平七年春二月己酉成臯獄有龍昇天

前涼錄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于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十餘丈

晉書五行志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前趙錄劉聰建元二年三月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

晉書陶侃傳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呂光載記光討西域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妙於陰陽算曆庾冰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俄而爲桓溫所滅

五行志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臥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爲美瑞或曰龍

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爲呂超所殺

馮跋載記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

前秦錄壽光三年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

後涼錄龍飛元年五龍見於浩亹

異苑晉太元中東陽西寺七佛屋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沫噴洒氣若雲霧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覺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殷若小雷

晉書武昭王李暠傳暠字元盛段素分燉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元盛持節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鎭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

氣起於元盛後園龍跡見於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元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二州牧護羌校尉元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

利鹿孤載記利鹿孤立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

慕容皝載記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

後燕錄慕容熙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

異苑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爲業居室內地忽自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鄰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拾遺記崐崘山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

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

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暴腮龍門

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逮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異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爲名

搜神後記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旱禱之卽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蓮社高賢傳法師慧遠至潯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

異苑沙門釋慧遠棲神廬嶽常有遊龍翔其前遠公有奴以石擲中乃騰躍上升有頃風雲飈煜公知是龍之所興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於是霹靂囘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除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適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貲日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知神龍效矣

趙牙行船於闔廬見水際有大槎人牽不動牙往舉得之以著船船破槎變爲龍浮水而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二十九卷目錄

龍部紀事二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九卷

龍部紀事二

宋書符瑞志高祖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內可入共飲酒此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嫗遽入之見帝已覺矣嫗密問何所見門生曰見有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結厚帝自

少至長目中常見二龍在前始尚小及貴轉大

南史宋武帝本紀帝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室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帝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覩焉

宋書符瑞志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龍見義興陽羨八月青龍二見南郡江陵

南史宋文帝本紀帝武帝第三子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鎮西將軍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皆以爲帝王之瑞

宋書王曇首傳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幷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

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叅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

異苑東海徐羨之字宗文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以凶終

宋書符瑞志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會稽郡西南向曉忽大光明有青龍騰躍凌雲久而復滅吳興諸處並以其日同見光景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永寧見黃龍自雲而下太守臧藝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龍見元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聞戊戌黑龍見元武湖東北隈八月辛亥黃龍見會稽太守孟顗以聞廣陵有龍自湖水中升天百姓皆見

孝武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黃龍見石頭城外水濱

中護軍湘東王諱以
三年五月己未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禕以
聞
大明元年五月癸亥黑龍見晉陵占石邨改邨爲津
里

南史齊高帝本紀始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上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籍以左道厭之上後於所樹華表柱忽龍鳴響震山谷泰始三年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舊與帝款是行也帝與奉伯同室臥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腳不得及覺敘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

齊武帝本紀帝將產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爲龍兒

南齊書祥瑞志元徽三年太祖在清溪宅齋前池中忽揚波起浪湧水如山有金石響須臾有青龍從池中出左右皆見之

鼎錄齊高祖於齋中池內見龍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眞書三足

南齊書祥瑞志昇明元年青龍見齊郡

建元四年青龍見順陽郡清水縣平泉湖中

南史齊始興簡王鑑傳永明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七年黃龍見曲江縣黃池中一宿二日

蕭穎冑傳永元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冑領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卽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並勸進穎冑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

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殿

祥瑞志中興二年山上雲障四塞頃有元黃五色如龍長十餘丈從西北升天

南史武德郗皇后傳后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隋書五行志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闘噴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闘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闘是時帝初卽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闘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處樹木皆折占同天監二年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爲務不從耕戰將輕卒惰君道既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闘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

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以憂崩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後侯景反果幽殺簡文於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紀爲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紀總戎發益鎮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劍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爲

王僧辯傳侯景旣陷郢城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僧辯發鵲頭中江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

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逆寇悉平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洪雅降納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爲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咸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

集異志梁元帝時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彩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秦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遘禍此眚祥也

述異記冀州鵠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出龍腦

普寧縣有龍葬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龍輿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骨脊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丈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采取見之

獨異志梁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曰點睛則飛去衆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陳書武帝本紀梁敬帝太平元年九月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牋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見龍迹自大社至象闕亙三四里

永定三年正月己丑青龍見於東方丁酉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表稱白龍見於州江南岸長數十丈大可八九圍歷州城西道入天井岡

隋書五行志陳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與梁大同十年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南史陳宜黃侯慧紀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肅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

陳軍大敗

魏書靈徵志世祖神䴥三年三月有白龍二見于京師家人井中

眞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龍見於京師家人井中龍神物也而屈於井中皆世祖暴崩之徵也

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門躍而上穿門樓下而出魏衰之徵也

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井中久不去莊帝暴崩晉陽之徵也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城乙卯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爲治未足恃此爲慶

波知國傳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水經注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淵東注之耆諺云有潛龍出於茲浦形類青牛焉故淵潭受名矣

荆水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

有井與荊水通昔常有龍出入於其中故世亦謂之龍臺城也

龍陂古天井水也廣圓二百餘步在靈溪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

隋書五行志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占同大同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損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廢帝爲濟南王幽而害之

北齊書武成本紀太寧二年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

隋書五行志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而歸彥遂立長廣王湛是爲武成帝而廢百年爲樂陵王竟以幽死

天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木得一黃龍折脚死於孔中齊稱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寺涸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誅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於亳州而死龍君之象黑周所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時皇太子不才帝每以爲慮直臣王軌宇文孝伯等驟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歲帝崩太子立虐殺齊王及孝伯等因而國亡

開封府志大象元年榮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鬬汴水側黑龍死

隋書高祖本紀高祖集義兵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於水濱高五丈許五采鮮耀軍民觀者數萬人

五行志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爲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爲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又近射妖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幽四也是時漢王諒潛謀逆亂故變兵戒之諒不悟遂興兵反事敗廢爲庶人幽四數年而死

王劭傳劭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按龍君象也

前闘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闘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闘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闘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按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尙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闘者亳州滎陽龍闘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元說陵當爲除凡闘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元

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

唐書高祖太穆順聖皇后傳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

冊府元龜武德三年七月靈州言白龍見

唐書五行志貞觀八年七月汾州青龍見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墮地地陷掘之得元金廣尺長七寸

冊府元龜貞觀十二年十月隰州言青龍見

十四年七月白龍見於富平九月杭州言青龍見

十五年二月開州言白龍見六月滁州言青龍見九月滄州言龍見

十六年七月朔鄜州言白龍見九月金州言青龍見十二月宋州言青龍見

十七年七月辛卯常州言青龍見

十八年正月嘉州言青龍見四月豫州言白龍見七月會州言青龍見朗州言青龍見九月汝州言青龍見

十九年渠州言青龍見

二十年七月安州言白龍見十一月兗州言青龍見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則元金之形團斜廣高六七寸（按此卽唐書五行志貞觀八年事也冊府元龜載於貞觀二十年姑并存以備參考）

二十一年六月壬申白龍見於鄆州七月鄆州言白龍見九月崖州言白龍見

二十二年六月洮州言白龍見

顯慶元年五月岐州五龍見於皇后泉

龍朔元年益綿等五州皆言龍見於是改元六月兗州青龍二十九見

廣西通志唐龍朔二年靈川大水有龍出時縣西山風雨雷電七晝夜旣霽山腹洞貫成巖廣百餘丈巖中石壁皆印龍鱗溪水從巖流出可通舟楫而舊溪爲平陸

山西通志中宗景龍元年潞州黃龍昇天紫雲見時明皇爲潞州別駕境內黃龍昇天出獵所至紫雲如蓋

唐書褚無量傳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

續前定錄明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回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爲天遣龍致於樹卽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嘆異之

酉陽雜俎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元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眞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

明皇十七事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奏旱數當耳召龍興雲烈風迅雷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强之曰苦暑人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徹之獨盛一鉢水以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有若龍狀

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直上數尺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疾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出若一匹素練者既而昏霾大風震雷以雨力士纔及天津橋之南風亦隨馬而至矣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

宣室志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中巨龍爲患民甚苦之凡吏茲土者皆先備牲醴往祀河滸然後敢視事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卽命致祭密令左右挈弓矢侍其側俄有巨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委首於席伸其舌且長數尺將食未及爲矢所斃於時中右脅遽伏於地聲若山摧龍既死觀者如市嵩命封其腹具表以獻上壯之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降優詔勞之因賜號爲龍舌張氏

唐書李嗣業傳嗣業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阤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蕝祠以祭城遂不壞

傳信記上封太山進次榮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

因話錄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元宗詣太清宮有龍見於殿之東梁元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春渚紀聞昔唐明皇顧視一龍橫亙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俱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名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一同

開元天寶遺事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座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四載七月有二龍鬬於南陽城西

明皇十七事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蜒奇狀靡不瞻覩及鑾輿西幸一夕乘雲雨

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泫然流涕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之於是龍振甲而登天

舊唐書五行志乾元二年九月通州三岡縣放生池中日氣下照水騰波涌上有黃龍躍出高丈餘又於龍旁數處浮出明珠

唐書五行志建中四年九月戊寅有龍見於汝州城壕龍大人象其潛也淵其飛也天城壕失其所也

貞元末資州得龍丈餘西川節度使韋皐匣而獻之百姓縱觀三日爲煙所薰而死

杜陽雜編元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鷄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而至引水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勃勃焉若生雲霧

酉陽雜俎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

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虫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蠕如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瀰於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集異記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修永舟船燠熱一日晚凉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筝絃周纏蘆心宥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

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于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即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蠕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于江纔及中流風浪大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拏攫升天衆咸覩之良久乃滅

舊唐書五行志元和七年四月舒州桐城縣有黃青白三龍各一翼風雷自梅天陂起約高二百尺凡六里降於浮塘陂

九年四月道州二青龍見於江中

太和二年六月七日密州卑產山北面有龍見初赤龍從西來續有青龍黃龍從南來後有白龍黑龍從山北來並形狀分明自申至戌方散去

唐書五行志太和三年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鬬

劇談錄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爲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怪石

古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名士交扇不暇將期憩息於清凉之所既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之慮及別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爽氣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者有新羅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於漁扈其初以爲鱗介之屬會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贖之而獻又援金帶辟塵簪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爲惡溪沉溺使崐崘沒水求之在鱷魚穴不能取

尚書故實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强駈逐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戸處

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唐國史補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洲遇海島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攜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雨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霽見遠岸城邑問之乃萊州也

銷夏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名中貴人頗以絺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

五色線杜昇能沙書好作水椀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

中朝故事長安有豢龍戸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龍戸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刺史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二小瓶子中倒於盆內乃二細魚也訥怒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尺許注水其間投魚水內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

陷水亦暴漲逡巡已闊數尺其人云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搦入瓶中訥方奇之攜歸輦下

劇談錄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壟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迴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亙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符旅無不枉道而觀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汎其上或覩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歘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爲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莫有敢犯者

唐年補錄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百姓胡舉家有青龍鬬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繭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有擊觸聲血如醲雨灑繭箔上血不汙箔

旋漸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泔桶卽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丈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鬣皆魚惟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自相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剸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

劇談錄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可五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視異於常魚令僕投於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人戴金翠冠著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飾有一人吏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間付雙鬟青衣著於繡衣案上吏引韋生東廡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於江海湫湄雖人所食卽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噉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與崔廣

爲佛道功德庶幾消滅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説話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纔經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寛刑辟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見繡衣操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爲時節在冬季其母方爲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

雲笈七籤玉局九海神龍會稽山處士孫立畫也乾符庚子年九月庚辰辰時下筆巳時已畢蟠拏蹴縮者七十三尺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鼓波頗爲奇狀

燕國公劉景宣因夢神龍降於玉局遂畫其像潁川王陳公敬瑄濬井於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禱祈者率言有應一日川境亢旱有一健步者恃酒臥於龍前井欄之上嫚罵曰天旱如此用汝何爲以大石擊畫龍之脚其痕尚在旣還家足疾忽甚痛不可忍使人焚香告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殂

山東通志龍井堂在高唐州北二十里唐僖昭時魏州人羅弘信微時逃難至高唐田氏之里投寄田氏後里有井將涸命工淘之淘者多傷田氏使弘信淘之乃有龍見焉弘信揮刃傷之俄而雷雨交作衆皆驚悸弘信自井出神色自若

錄異記荆州當陽縣倚山爲廨內有劉文龍井極深井中有龍窠傍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商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滓穢流漬盡入于井中或有譏之者飾辭以對歲餘馴及馬皆瞽

稽神錄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

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凡鄱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土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爲患矣既深數丈果得大木長數丈交加構疊之累之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瓦盆貯之中有一鱓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

雲仙雜記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耳血墮地故生此李

司馬伯殊買得鴨卵一枚非常珍重夜猶未食夢曰此卵乃徐龍幼子清水郎君也不殺將富殊乃放之

王積薪夢青龍吐棋經九部授己其藝頓精

尚書故實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江西通志豢龍池在建昌府廣昌縣城西南一里有潭深無際龍居焉潭上有石盆唐伍之奇常以食餘置盆中龍化爲黑犬食之至今豢龍池尚存後人卽其地建龍泉觀

緯略鄭內翰獬未貴時病疫困甚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曰吾病煩熱思凉浴以清肌膚吏曰辦之久矣遂導至一室中有小方池甃以明玉水光瀲灩以手測之清冷可愛公坐其上引水沃身俄頃兩臂皆生白鱗顧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去吏云此玉龍池惜乎公不入其水入當大貴但霑灑而已幸而公是白龍翁雖貴不至一品乃覺大汗而愈公後登第爲天下第一乃戲爲詩云文闈數載奪先鋒變化須時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元是白龍翁

王賈傳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人

之龍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大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衰震驚自投於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知之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眞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旣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白諸父駛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

傳載五臺山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盛午昏霧漸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尼及女子近卽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爲毒氣所吸逡巡而沒

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河中府河東郡土貢龍骨

太原府太原郡土貢龍骨

一統志烟塘在永州府城東北十里其深莫測相傳昔有民得一白鱔將烹之有老叟曰此湘江之龍恐禍及民怒以爲虛誕排之翌日一村俱陷

金華子雜編一家燕窠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處呼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則有火焰亙天居旬日間人聲漸博日或聚衆其家老父懼偶以拄杖探燕窠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惶速以裀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越其屋騰空而去亦不損物然其家不三四年皆隳敗焉

北夢瑣言大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睡龍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爲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軍高郁酬其價而强取於時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得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

吳越備史臨安大旱宰君命道士東方氏起龍祈雨對曰茅山前池中有之然不可起起必大異遂止明年宰君復名至將臨池遽指王所居曰此龍生彼家矣時王已誕數日

浙江通志湖州卞山有黃龍洞頂有洞出泉名金井泉亦名金井洞竇穴深邃莫窺其際梁時黃龍見於洞吳越王因立宮以祀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天寶二年六月戊申王至自東府是役也王行次餘姚丈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旣而大雨震電有二龍負王舟鎮遏使翁元軻拽舟而進二龍自舷升焉

楚張文表傳初文表將叛猶豫不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領上繞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決意舉兵及敗識者以龍神物而出於領是禍將作神去焉之兆也

北夢瑣言同光中滄州民子路逢白蛇以繩繫之擺其頭落須臾雷電撮此子于上空中爲雷火燒死墜地而背有朱書曰此人殺安天龍爲天符所誅

錄異記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闊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纍纍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爲兩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

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新康縣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漳浦溪源極深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豬羊糞擲潭中卽有洪雨

大水至今有驗

遺史記聞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爲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野人閒話僞蜀大軍未至前及春自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川什邡縣石井中夜有十丈火龍騰躍而出浩浩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耀粲然大風吼天草木皆拔餘燼墜地延燒數百家

清波雜志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饋食甚恭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

幸蜀記廣政二十三年正月八日祀謁和陵龍見於壘關時藝祖皇帝見龍元年也

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五年夏五月庚辰有龍見於拽剌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內府

天顯元年秋七月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卷目錄

龍部紀事三

龍部雜錄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卷

龍部紀事三

宋史五行志太祖從周世宗征淮南戰于江亭有龍自水中向太祖奮躍

乾德五年夏京師雨有黑龍見尾于雲際自西北趨東南占主大水明年州府二十四水壞田廬

開寶六年四月單父縣民王美家龍起井中暴雨飄廬舍失族屬及壞舊鎮廨舍三百五十餘區大木皆折

七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墮于城北門樓有物抱東柱龍形金色足三尺許其氣甚腥旦視之壁上有煙痕爪跡三十六

茅亭客話郭嚂者忘其名以其語聲高大因謂之曰嚂本成都豪族不事生業唯好畜鷹鷂常募能以鷹犬從禽獸者爲伍焉雍熙中將鷹犬獵于學射山鷹拏一雄雉救之得活其雉每足有二距徒侶皆異之以巾包而負之覺其漸煖行一里間如火彷徨間俄而陰晦乃風雷震雹林木擺簸不知所歸遂棄雉於澗下奔及至眞觀避之時雨如注中宵方霽不勝其驚因爾時有范處士者聞其說卽云雉者龍也龍爲五蟲之長無定形寄居十二位爲鷄猪牛馬之屬斯龍爲雉服也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爾

宋史禮志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內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靑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餈餌率羣吏鄉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中餘

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之里數器之大小及龍之修廣皆以五行成數焉詔頒諸路

景德三年五月旱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刊行其法擇潭洞或湫濼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守令帥耆老齋潔先以酒脯告社令訖築方壇三級高二尺闊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枝張畫龍其圖以縑素上畫黑魚左顧環以元黿十星中爲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皂旛刎鵝頸血置槃中柳枝洒水龍上俟雨足三日祭以一豭取畫龍投水中

山西通志祥符元年五月五龍躍於丹水

餘干縣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龍墜李梅峯西麓大七十五圍長一十五丈黑質白文骨節脫七日不死里人章豹聞之于官屠之風雨大作

山西通志祥符四年八龍見榮光溢河是年祀后土司天監言黃氣繞壇月重輪太角光明祀畢鑾輿還

縣東北十五里見八龍垂象宛然八羊俄頃不見又榮光溢河

歸德府志眞宗大中祥符六年五月二龍見奉迎聖祖于穀熟舟中幢節上得之

江寧府志陶隱居稱茅山龍池右有方池丈餘育龍子宋祥符間遣中使致祭使禱取一龍以獻因取其二緘閉器中中道風雨遂失其一語具御製觀龍歌中今禱雨皆驗閩黃孝翌遊茅山使道人導行披蒙翳中得小池有小黑龍游藻間色如漆頭類蜥蜴腹下如丹砂五爪微白神物變化信自古有之人謂龍子非至虔莫覩孝翌獲觀甚以爲異

玉海祥符中名輔臣於崇政殿北觀中使任文慶於茅山郭眞人池所獲龍體長二寸許腹如玳瑁

宋史程顥傳顥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

茅亭客話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卽開元二十八年長史章仇公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

也今棄番陬來歸唐化投問諸巫其言不異尋表爲立祠錫號會昌祠在少城舊跡近揚雄故宅每旱潦祈禱無不尋應乾符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祠在城內工徒設板至此驟有風雨朝成夕敗以聞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某是西山龍母池龍君今築城請將某祠置於門外所冀便於往來公夢中許之及覺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葺之風雨乃止城不復壞焉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祈禱感應封睿聖夫人天禧己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歲二月寺觀諸廟禱祈寂無影響知州諫議大夫趙公稹躬詣其祠冥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逹旦屬邑皆告足是歲豐登民無札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後山談叢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鄢陵鄰之謹僧有學解客嘗問之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爾未以爲然也他日至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某生曰狂夢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于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

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澈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冰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福

南墅閑居錄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掬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繹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於石

春渚紀聞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取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摭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談圃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於

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宋史禮志天聖三年九月帝宣諭近內臣南中勾當廻言諸處名山洞府投送金龍玉簡開啓道場頗有煩擾速令分析投龍處不得開建道場

夢溪筆談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如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聞見後錄仁皇帝幸天章閣召兩府以下觀瑞物十三種其十二龍卵有紫斑而小

宋史陶弼傳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倜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鬬君宜急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圮木拔又出大雲倉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

墨客揮犀滑州韋城縣有廟曰龍王廟中有井曰豢

龍井其泓澄人莫敢汲汲則井有恠不然水且沸汲者病圖經曰春秋時周侯治滑病目久不愈醫者曰當得龍肝治之乃平復捨此不可治周侯詢左右皆曰龍蟠韋城池中歲旱民禱皆有應屠而取其肝可矣侯下令俾人取之是日驚雷怒風化作龍由南而去衝其城缺補之復壞如故慶曆年有知縣門客馬存秀才因醉入廟乃以礫投井試其靈異俄有金雀自井底飛出至井口化爲烈焰存鬚髮俱爇盡無子遺臥病歲餘方愈

澠水燕談錄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珙旦坐廳事僚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龍鬬于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畋請爲備云虹顏穿府署龍角陷城門

東坡志林扶風有大白山至靈禱無不應天寶中封爲靈應公後奏改爲濟民侯自此禱遂不驗因復改原號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許歷酒殽上齅而不食父老曰龍也是嘉祐七年

戊辰雜抄有大龍蛻於太湖之湄其鱗甲中出蟲頃刻化爲蜻蜓朱色人取之者病瘧今人見蜻蜓朱色者謂之龍甲又謂之龍孫不敢傷也

青箱雜記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已過續有一龍蜿蜒騰上有一駱駝繼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在其後

聞見後錄麗孝祖言昔提舉成都茶馬夏日坐後圃堂上忽聞其後鐵鏁鋃鐺之聲遽窺窻外一物自小池中出龍形面如猫曳其尾石砌上鱗甲有聲少頃雷雨暴作失去孝祖疑世所畫龍皆非是予讀華嚴合論龍類最衆有如猫者豈孝祖所見乎

泊宅編奉議李時婺州人守官江外得替北歸次金陵忽小龍見於舟中急以銅盤盛之整衣冠焚香設拜明日視之小龍已僵死盆中時尋病至眞州卒

夢溪筆談北狄黑山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下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眞州卽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囘南康世傳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竟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旣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溼胭脂爛然有光穿一翦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囘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

辨之

春渚紀聞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莊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煜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于室遂寶之于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其從兄爲青州幙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揮麈後錄黃太史魯直本傳及文集序云太史罷守當塗奉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採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也明清後閱徽宗詔旨云大觀二年二月壬午淮南轉運副使陳舉奏臣巡按至泗州臨淮縣東門外忽見一小蚰長八寸許在臣船上尋以燭照之已長四尺有餘知是龍神以箱複金紙迎之遂入箱中舁箱複送至

廟中知縣黃犖差人報稱所有箱內揭起金紙錢已失小虵止有開通元寶錢一文小青蟲一個次日早差人賫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龍之示人以事必以其類以臣承乏漕事實主財賦不示以別物而示以錢者以其如泉之流行於天下而無窮也不示以別錢而示以開通元寶以其有開必有通而無壅也示之以青蟲一者其蟲至微背首皆青腹與足皆金色青東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謂神龍伏見陛下復修神考漕運與鹽法使內外財賦豐羨流通不滯一方而無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窮竭故見斯異臣不隱默謹述事由幷開通元寶錢一文及小青蟲一個盛以塗金銀合子謹專人詣闕進呈奉聖旨陳舉特罰銅二十斤其進開通錢幷青蟲兒塗金銀合封並於東水門外投之河中以戒詭誕

異聞總錄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旣至不肯

致謁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有小竅柙與袱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柙處遂絕卽開柙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鐵圍山叢談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舟尾有柂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柁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般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諧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卽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攜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釂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爲龍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

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王仍大敞其祠宇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隷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于是家人大小咸嘆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名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憩渚宮之沙頭一倉官廨舍纔弛檐則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泣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謗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毋加意于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宋史五行志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犬大蹲踞臥榻下細視之身僅六七尺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聲牛鳴與世所繪龍

無異荼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已而京城大水訛言龍復雠云

揮麈後錄宣和中燕諸王於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惕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卽返驚愕默然內侍請於上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長丈餘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由是異待焉

江西通志石壁龍潭在南城縣東四十里父老相傳潭中常有龍見紹興丙子雷電晦冥忽有物鳴聞數里如是者月餘人以爲龍吟

宋史五行志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龍入其舟纔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近龍孽也

紹興二十五年六月湖口縣赤龍橫水中如山寒風怒濤覆舟數十艘士卒溺者數十人

乾道五年七月乙亥武寧縣龍鬬于復塘村大雷雨二龍奔迯珠墜大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連歲有水災

浙江通志江山縣徐王山有青雲洞宋乾道間里人鑿石遇一穴多白骨皆龍所蛻也

宋史汪綱傳綱提點浙東刑獄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

括異志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城西門外之焚化院昔有白毫高數丈民以爲祥乃作寺有白龍潭在寺前以白龍穴於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劍鎮之後遂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伽藍順德龍王也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攬龍事告太守以長繩繫虎骨縋于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繞廳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陳山在縣東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週圍二十五里有白龍湫顯濟敷澤龍王廟山頂有龍穴深不數尺春夏不涸百姓遇旱則禱於穴必有異物見因取其水祀之雨卽滂沛又有龍母塚在焉每歲常在七月多風雨人謂龍洗墓云

老學庵筆記張眞甫舍人爲成都帥未至前旬日大

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宇爪跡宛然人皆異之

齊東野語吳興漳南朱教授嘗江行舟人忽報小龍見請禱之朱出視之小蛇也以箸夾入沸湯中蛇躍出自投於江却行波面盻朱再四乃沒有頃片雲霹靂烟霧蔽舟既而舟上一竅如錢朱已斃于舟中矣

又王村芮祭酒煜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卽舉笏擊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士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爲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茅亭客話蜀有蠶市每正月至三月蠶將興以爲名也因是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草藥什物有鬻龍骨叟與孫兒輩將龍骨齒角頭脊之類凡數擔至暮貨之亦盡因問所得之處云某住靈池縣分棟山山去

府城七十餘里北連秦隴南接資瀘山阜岡岫之間溪洞土穴之內有能興雲雨之處卽有龍蛻骨焉齒角頭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綿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數丈小三五丈掘而得之甚多龍之蛻骨與蟬蛻無異又聞龍有五苦謂生時眠時婬時怒時蛻骨時也每年秋夏中一兩度愚遙見分棟山上陰雲勃起其間一物白色拖尾及夭矯入雲如曳練長七八十尺時濯錦江橋上千人縱觀食頃方拏奮而沒旋有暴雨滂沱雷震數聲倏忽開霽得不爲蛻骨者龍乎

世傳乖龍者苦於行雨而多方竄匿藏人身中或在古木楹柱之內及樓閣鴟甍中須爲雷神捕之若在曠野無處逃避卽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所累遭雷震死

慈母池亦云滋茂池去永康軍入山七八十里池水澄明莫測深淺每至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泛其上或墜片葉纖芥必有飛禽銜去之每晴明水面有五色彩如舒錦焉或以木石投之卽起黑氣雷電雨雹立至或歲旱祭禱無不尋應休復曾見道門訪龍

經水有五色及沙在石上者皆是龍居之處也

青浦縣志淳熙甲辰歲大風有二龍戰于澱湖殿宇浮屠爲之飛動頃之一龍蟠護其上遠近皆見

麗水縣志宋紹定戊子六月二日郡守高似孫持香麗陽祠至第二殿有龍見扇上初如飛螢熠熠俄成金色長出扇外頃又化五色晶采異常羣自驚悚似孫賦詩皈拜麗陽峯輕烟鎖亂松一香通有象五色化成龍但只飛靈雨須教慰老農平生知己處神獨最于儂

江西通志撫州府化龍池在崇仁縣治北宋樂史家池傍有巨蟒鱗甲爪距如金一日風雨大作史登科正此日也以是得名

黃土潭在廬陵紫瓊山下有龍潛焉宋文革齋嘗夢潭中龍卽居隨產文山雲霧暝室潭日淺塞及燕市全節土人復夢有乘輿擁入潭中者旦大雷電風雨潭漲復舊

癸辛雜識廣王昺貌類理宗卽位之日有黑龍見兩足一尾改號祥興

壬辰水禍已作往往龍物示現多至十餘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數僕駕舟往田所點視塍岸至漾中忽舟若湊淺不能進極力撐挽略不爲動意必爲暗石所碍及令僕下水負乃知舟正閣龍脊上而篙亦正刺龍鱗間驚窘無策遂捨舟急令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逃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其處田疇數百畝皆爲巨浸其人歸舍皆臥病一人死焉

吳子明居杭之橫塘晚年閑步水濱忽見泥中一物蠕動疑爲虵類細視之乃一鳥卵大可如拳心異之遂取歸寘之聖堂淨水盂中旋卽漲大忽發大聲穿屋而出或以爲龍卵云然吳竟以此驚悸成疾而殂

乙未歲五月宜興近湖之地忽有二龍交鬬俱墜于湖其長無際項刻大風駕水高丈餘而至卽有火塊大如十間屋者十餘自天而墜二龍隨卽而升蓋天恐其爲禍驅神火逐之使少緩須臾則百里之內皆爲巨壑矣余向者舟經德清之桃園其稻田皆焦黑凡數十畝遂艤舟問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龍自天而墜下隨卽爲地火所燒而飛去蓋龍之所畏者火也

金史太祖本紀收國元年九月克黃龍府遣辭剌還遂班師至江徑渡如前丁丑至自黃龍府己卯黃龍見空中

五行志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

皇統九年四月丁丑有龍鬬於利州榆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十六七木死人畜皆飄揚十餘里死傷者數百同知州事石抹里壓死

海陵正隆六年六月壬戌大風壞承天門鴟尾是歲世宗居貞懿皇后憂在遼陽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於室上又夜有大流星入其邸八月復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見之

世宗大定十四年八月丁巳朔次乣里舌日午白龍見於御帳之東小港中旣而乘雷雲而上尾猶曳地良久北去

章宗明昌五年七月丙戌天壽節先陰雨連日至是開霽有龍曳尾於殿前雲間是月河決陽武故堤灌

封丘而東

六年八月大雨雷電有龍起於渾儀鰲趺臺忽中裂而摧儀仆于臺下

宣宗貞祐二年六月壬戌上亥宜村有黃龍見于西北

夷堅志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絕近嘗觀龍掛或爲黃金色或爲青或赤或白或黑蜿蜒天矯隨雲升降但不覩其頭角土人云最畏龍窠每出則必有漲潦大爲鹽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出一巨竅傍穿深竅蓋龍出入處也塲衆往視無復蹤跡滿穴皆龜鼈螺蚌殼

潼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爲業其家極豐腴乃立十窰皆燒瓦器惟一窰所成最善餘九窰每斷火取器率窳邪不正及鬻於市則人爭售之凡出盡然莫知其所以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谷得名靈響寂寂不爲鄉社所敬梁夢龍化爲人來見曰吾有九子今皆長立未有攸處分寄身於汝家窰下前此陶甑時往往致力陰助於汝梁曰九窰之建初

未嘗得一好器物何助之云龍曰汝何不悟器劣而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耶梁方悚然起拜謝龍曰汝苟能創廟異時又將大獲福矣許之而覺即日呼匠治材立新祠於舊址其後以亢陽祈雨不擇日而降梁之生理益厚於昔矣

元氏掖庭記大德間尾灑夷於清源洞得一物如龍皮薄可相照鱗鱗攢簇玉色可愛又間成花卉之形或白或綠暑月對之凉氣自生遣人進貢時無識者有一胡僧言曰此斑花玉虬殼也

歸安縣志天聖寺殿柱塑有二龍一日老僧曉起見二龍戲於池僧叱之二龍復蟠於柱但東西相錯非復舊處趙松雪讀書其中因作錯龍盤殿記

輟耕錄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船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舐石壁間小石絕不飲啗于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啗之頓忘飢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

騰升纔知其爲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攜所啗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鴉鶻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檇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烈風惟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爲戰鬭之地凡龍所過處荊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浙江通志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六月晦龍鬭於樂清江中有光如毬上下颶風大作死者萬餘人

廣西通志元至正二十四年象州清規院旁一池其中有龍寺鐘自脫入與龍鬭夜去曉回勝則聲振林木不勝則一日不回僧往視之見龍雄據鐘於池寺

尋廢值冬水落淸徹猶見其形

翦勝野聞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來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於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震澤紀聞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問諸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信上甚悅

懸笥瑣探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予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艸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

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鬭云

成化五年六月初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黳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匹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甚恐以手撼之中汩汩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潤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壁且書其上曰元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陝西通志成化二十一年郃陽民王興左拇甲出龍先是甲內見紅紋如線紆曲每雷雨輒旋動小苦與數欲剔去之後夢一男子形容甚異謂興曰余乃龍也謫託君體三日後當去幸勿訝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裂甲飛去

江西通志魚蜦山龍潭在南城縣東九十里其深莫測人呼爲海眼有龍居焉側有龍王廟歲旱以鐵符

投潭雨隨如注明成化間有巫者主潭命兒投鐵符於潭雷雨暴至一黑犬迫兒甚隨死焉或曰龍怒而傷之

見聞錄弘治最爲盛世而一時奇變如九年六月初五日宣府鎮南口墩天雨降火光明發腰刀鞘內龍起煉化刀尖一處燒傷軍人二名及損壞軍器什物龍者陰物其潛也淵其飛也天出入有時今起自邊墩刀鞘之間近龍孽也

三才圖會斗牛龍類甲似龍但其角彎其爪三嘉靖西內海子中有斗牛形類虬螭遇陰雨能作雲霧常蜒蜿道傍及金鰲玉蝀之上世皇齋居西內宮女換班過此見必驚仆或有奔溺水中者宮監以聞上曰此畜只宜在山後何爲在此駭人乎是夜但聞跋浪跳擲之聲平旦視之湖水破裂逶迤一道蓋已徙去矣自是出沒不過在萬歲山後

猗氏縣志明萬曆十八年七月大水烏停村有二龍鬬浹旬縣西百里店灘獲一巨卵甚馨中搖硜硜置縣前鮮能辯者送黃儀古剎後復大水載去咸謂龍

所遺也

濟南府志范瑟字孔和生十餘歲讀書芙蓉山嘗有二龍頭窺於牖諸生辟易去公不動亡何復天樂作雲中聲殷於庭二十二舉於鄉壬辰進士選庶吉士

山棲志太白中峯絕頂有一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常持楞嚴經遇西湫有毒龍久而爲患而僧以器貯之

瀛涯勝覽滿剌加旁海有鼉龍患其龍高四尺四足身皆鱗甲露長牙遇之則齧

太平清話西川有一孽龍似馬日行千里南海有一虬龍與鴛駘交之遂生一獸前二足如龍後二足如虎有肉翅飛而食

霏雪錄山東民間婦人右臂有物隱然膚中屈結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堊壁中瑟瑟有聲少間堊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澤州志明崇禎戊辰夏陽城西隅民家見一龍頭面

如羊俯飲甕中水飲訖乘霧上昇形漸長大將近屋脊鄰婦新產登樓望之龍蜿蜒不能去垂首簷際者數大雷一聲火光爛爛始入雲際語云龍忌產婦其信然乎

淮安府志安東長樂北鄉地名團墟民有張姓者家甚富畜牛至百隻入林則失其一歸則如數張疑之一夕夢中告云吾已成龍與桑墟湖龍鬬不勝但角上少刃可繫以助之夢覺至旦起視羣牛中一牛最大驗之腹下有鱗乃知其異以刃繫角而去遂與鬬勝之桑墟湖龍傷目而遯牛自是不歸竟化爲大湖之龍每歲一次風雨作于團墟魚蝦隨至爲驗至今人過大湖諱牛字過桑墟湖諱瞎字否則風濤驟作

青州府志安丘海邊人家有室女及笄者夏月大雨女兩手作掬接簷溜濯手後右手拇甲內若有紅線寸許作盤屈之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女信之心恍惚不安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于窻外忽震雷砰訇從窻間起有龍自女手甲中出騰空而去但甲分裂餘無恙

鄱陽縣志峽山李氏婦孀居忽中堂地裂水湧有物蜒起婦取紅錦掛其角曰龍耶好去毋壞吾廬龍若俛伏漸去竟無漂沒太守李榮有記

江寧府志高淳李溪有虞媼者因驟雨以杯承簷間水水中浮紅絲縷飲之遂孕及期産一蛇身具五色媼怖褁而投之溪每至溪浣洗蛇輒來就乳乳亦湧射蛇以咽承之旣而厭之斫以刀正中其尾忽變頭角巨幹絳章風雨大作掉母入溪壅土成墩而媼已葬其中矣龍出溪去行輒回首顧凡回者二十有四而成二十四灣俗稱爲望娘灣因湖達江不知所往自後每歲寒食及冬至必有風雷遶葬處雨雹交下皆云龍祭掃至則河魚上擁居民持網以俟有一人而獲魚數石者至今猶然

諸城縣志王生存義高士也城南九仙社人言曾於夏月行九仙山後天微陰未雨見一龍赤色從東來距地不高止二三丈許首正如馬一角四爪攫空按步而行如履平地鱗甲翕張出火須臾又一黑龍從西來行步亦如赤龍相遇初若相悅交頸而靡俄而

若怒相嚙而鬭口若有聲俄黑雲漸濃蔽之二龍皆不見已而風霆大作雨下如注

登州府志蓬萊羽山有龍自天而下一時力田之人多聚觀之旋入石壁人從其尾割肉旋割旋縮其肉似魚土人有食之者

新泰縣志龍池在龍堂山下兩崖如削壁立數仞闊三尺亙二十里許源發惡溝上口爲大龍池水勢湍急石峽陡峻噴激如珠吼聲如雷繞百餘步有石突起如龍門中有大淵深不可測爲小龍池相傳龍潛此土人以茶取魚雷電交作電灼若龍飛漁者盡仆始名龍池明末土人姚典取魚以火燒石滾入雲煙陡起雨大滂沱龍騰而去典數日而斃池遂塞

龍部雜錄

易經乾卦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程傳）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大全）厚齋馮氏曰龍在田則雨澤膏潤之象故曰德施普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大全）進齋徐氏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飛而在天猶大人作而居位雲峯胡氏曰乾上九陽之盈盈則必消故不可久坤上六陰之虛虛則必息故稱龍焉東萊呂氏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

首萬物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程傳）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本義）在下故隱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程傳）在卦之正中（本義）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大全）臨川吳氏曰貴釋九之爲龍高釋上之爲亢无位者陽不得陽位无民者純陽无陰九三之賢在下而敵體不應是无輔也此所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程傳）以在下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程傳）隨時而止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程傳）得位而行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程傳）窮極而災至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本義）雖不在上位天下已被其化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本義）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程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書經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蔡註）龍取其變也

禮記禮運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鳳凰麒麟皆在郊陬龜龍在宮沼

禮器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周禮地官掌節澤國用龍節

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訂義）鄭鍔曰袞之爲言卷也畫升降二龍

司常交龍爲旂

冬官畫繢之事水以龍（訂義）趙氏曰龍水中神物畫水不畫龍則無以見變化之神

儀禮鄉射禮於竟則虎中龍旜（註）畫龍於旜尚文章也

易乾鑿度帝王始興將起河洛龍見皆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正

孝經左契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管子水地篇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于水

被五色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于天下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

形勢篇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于水則神立失于水則神廢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家語困誓篇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

文子精誠篇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

道德篇積道德者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

上德篇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

韓子說難篇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呂氏春秋舉難篇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及魚丘其螭耶

新書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

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能平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

易林蒼龍單獨與石相觸摧折兩角室家不足

黑龍吐光使陰復陽

六龍共怒戰於陂下蒼黃不勝旅人艱苦

龍游鳳舞歲樂民喜

淮南子覽冥訓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寧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元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鱓之類乎

說林訓神龍不匹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

泰族訓蛟龍伏寢于淵而卵割于陵 注 蛟龍乳于陵而伏于淵其卵自孕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鱉爲伍及

其升天鱗不可覩

說苑辨物篇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

法言問神篇龍蟠于泥蚖其肆矣蚖哉蚖哉烏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旣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班固答賓戲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而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論衡奇怪篇讖書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實虛妄也堯高祖實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

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施受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

江表傳孫策敎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

博物志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抱朴子嘉遁篇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

逸民篇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

貴賢篇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階也

名實篇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

尚博篇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

博喻篇翠虬無翅而天飛

廣譬篇設象於槃盂而翠虬降於元霄

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古今注蒼龍闕畫蒼龍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于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妄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

新論知人篇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鼈爲鄰

雲仙雜記取蛻龍牙一枚手握之臨局自然機變橫出

酉陽雜俎畜生有三十四億種龍佳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瞿陁尼不降濁水西州人食濁水則夭單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

龍與虵師爲親家

龍血入地爲琥珀

避暑錄話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

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簇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掛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足怪屋廬林木之間時有震擊而出往往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龍之懶而匿藏者也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類蓋不一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其勤惰材不材爲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游宦紀聞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眞者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其有龍睡在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嚼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海洋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

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積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于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汎水香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顥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癸辛雜識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

蒼龍虵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虡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義得而通若張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太歲而言駮（右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爲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爲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疊指太歲其誤甚矣又蒼龍甲寅在東宮此以歲在寅德與甲相値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註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云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也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見按此即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抱朴子有諸皐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大賓辱語龍壽萬年不死今之龍骨或以爲脫也見

本草按造化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由此言之信乎龍之骨脫骨也

長松茹退憨憨子曰龍爲鱗蟲之長孰不賓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豢之豢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豢之豈眞龍也哉

太平清話龍性極嬾道士行雨禹步吹炁驅而出之則雨沸遽走大水即隨其後

廣莊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鰍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嘗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

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

田家雜占龍下便雨主晴凡見黑龍下主無雨縱有亦不多白龍下雨必到水鄉諺云黑龍護世界白龍壞世界

龍下頻主旱諺云多龍多旱

龍陣雨始自何一路只多行此路無處絕無諺云龍

行熟路

玉笑零音神龍無蝦卵

書蕉福龍優樂過逾于人薄福諸龍日苦熱沙摶身爲諸小蟲之所唼食又如人間畜生驅策鞭打担輕負重馳騁走使不得自在

珍珠船四分律文中說諸龍初生時睡時嗔時行欲時不能變形餘時皆能變形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一卷目錄

龍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一卷

龍部外編

三才圖會女媧之時乘畜車服應龍

路史柏皇氏姓柏名芝是爲皇柏出摶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

列仙傳馬師皇者黃帝馬醫有病龍下垂耳張口師皇鍼其脣飲以甘草湯而愈後一日負之而去

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

（上無復作雨者故也）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者）

大荒北經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注）言龍水物以類相感故也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髯龍髯拔墮

拾遺記虞舜時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放河汭

瑯嬛記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於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

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恆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爲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於朝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盡畫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

博物志穿胷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胷民

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而乘兩龍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

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注）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

拾遺記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

青州府志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兒也齊女喪夫毎思家國後葬常熟海隅葬畢化龍冲天而去號爲丹塚

拾遺記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鬭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

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光著地凝堅可爲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或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

南海古蹟記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爲九童子泉遽涌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爲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

列仙傳子先者東海關中卜師也老壽百餘年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汝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子先持一一與嫗各騎之乃龍也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也一旦有朱雀止冶上云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至安公騎之而去

騎龍鳴者渾亭人池中得龍子如守宮十餘頭養之長大稍有去者一旦水壞廬而乘龍仙去

陵陽子明者銍人也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十洲記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夷妻田氏女朔生三日而田氏死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祕識一覽闇誦于戶居常指撝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經年乃歸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旣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

武帝內傳七月七日帝登延靈臺二更之後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

洞冥記武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妹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得此非耶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名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東方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

龍銜火以照山之四極

有鵲銜火於淸溪之上鵲化成龍

南康記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婦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靑竹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彩滿堂俄爾飛失杖乃御雙鵠還

神仙傳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公與所用杖騎之忽然如睡已到家以所騎竹杖投葛陂中顧視之乃靑龍也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天下大旱時到淵中名龍出催促便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瑯嬛記張茂先名華遊洞宮遇一人於途相與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峩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

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眞七瑛丹書紫字諸祕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

雲笈七籤吳猛豫章人後得道至蜀見王敦時多疫病猛標浦水百步飲者皆愈日中求水者將千人敦惡之於座收猛奄然失去還船天地冥合乘風迅逝一宿至家弟子見兩龍負船眼如甕大

十二眞君傳許眞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因與吳君同游江左南出晉關抵廬江口因名船師載往鍾陵是時舟師曰我雖有此船且無人力乘駕無由載君二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輙有潛窺於是騰舟離水凌空入雲二君談論端坐頃刻之間已抵廬山金闕洞之西北紫霄峯頂二君意欲暫過洞中龍行既低其船拽撥林木戞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偷目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峯頂委舟而去二君謂船師曰汝違吾敎驚觸二龍委棄此船萬仞峯頂汝旣失船徒返人世可隱此紫霄

峯上遊覽匡廬示以服餌靈草遁跡地仙之術由是舟師之船底遺跡猶存

畿輔通志石井岡在順德府西北七里一名龍岡後趙石勒時天旱佛圖澄於此岡掘一死龍潤以水乃甦呪而祭之騰空而上遂大雨

佛國記有國名僧伽陁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處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與此衆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

搜神記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爲一翁求治曰

疾痓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圜室以充祭祀

沐胥之國有道術人名尸羅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胷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

抱朴子案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卽浮出初出乃長十餘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著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齎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斂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

南陽府志麻衣子李和泰中人年二十八棄家修道遂入終南山遇一道者授以祕訣戒曰終南非汝宅也南陽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岩洞其旁神開汝鄉汝

其往之麻衣往求遇樵者導至其所遂居內鄉之靈堂洞中義熙甲寅夏大旱居民張爽率衆請禱麻衣以無術拒之請者不輟一夕忽有少年十二人謂麻衣曰若再請但許之麻衣許焉雨果大至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勅令輔師行化耳眞人推洞以居龍而別處一穴龍自洞入雲霧晦冥雷電交作抉裂山背各潰穴而去於是道法大行鄉人益神之

北京錄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

水經注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攀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又曰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尙一冷一暖

恆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

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

洛陽伽藍記西方不可依山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値龍忿怒呪殺商人槃陀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復王位就池呪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乃徙之

西方烏場國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珍珠船德叉迦龍王舊云多舌龍由多言故此是第六般若波羅密門善說多法故云多舌託此龍位寄顯法故

寧海縣志屈坦尙書晃之子偕其母隱湫水山後化爲龍母亦尸解葬其處世所謂龍母山也隋開皇九年僧智覬自建業至薄暮睹一大廈莫知何所扣戶有老嫗出迎覬已悟爲龍遂託宿焉姥云師遠來何

以幸敎遂爲鋪說且戒曰旱宜施雨姥受令惟謹翌日覬去回視其處已成湫矣

霏雪錄禹廟梅梁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

埤雅廣要李靖射獵山中宿一朱衣家夜半扣門急一老嫗謂靖曰此龍宮也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何如命取驄馬幷一小瓶戒曰馬躩嘶鳴取水一滴馬鬃上此一滴乃地下一尺愼無多也既而雹擊雲間連下二十餘滴夜半平地水二丈

柳毅傳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

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惟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鎡帶東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

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愼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廻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

宮門洞開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窻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

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迴告兄曰向者辰發靈

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慙懼不知所懷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矛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淸音婉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

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鬟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

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哉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壞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鏁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元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似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

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名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

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戸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嗚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菲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愼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初言愼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

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醻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

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揮麈後錄昭靈侯南陽張公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侯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

龍城錄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龍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塡左耳中綽素剛胆以藥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獨異志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皇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

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旣成而白日冲天

夷堅志釋元照講經於嵩山有三叟日來諦聽自言是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絕重不奉命擅行詬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解弟子之禍照爲謁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爲獺匿於孫所居後沼遭使者捕執孫解而釋之

五色線孫思邈見小青虵被傷血出脫衣贖而救之後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迎至一城郭若王者之居見一人白帢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延入宮門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再三拜謝云此兒癡騃爲人損傷賴救免害後以輕綃珠金贈之思邈不受遂取龍宮藥方三千首與之云此可以濟世救人云

酉陽雜俎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

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悋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

錄異記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眞人碑言是羅眞人曾于鄂州化見頭爲雙髻年可四十餘于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于衆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曰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眞人也今羅公遠眞人于蜀頻見多主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幽怪錄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來禮自云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冤炎沙之罰今爲

僧呪水欲殺幸師以符救之

碧雞漫志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

楊妃外傳云上夢豔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衞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後於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

異聞錄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照日背有盤龍勢如飛動明皇覽而異之進鏡官李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引一小童衣黑衣呼爲元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解造眞龍鏡爲汝鑄之扃戸三日已失所在爐前獲書一紙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輝等五月五日移爐於揚子江心鑄之背龍有異後大旱祠之乃雨

杜陽雜編大曆中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

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爲二龍騰空東去

酉陽雜俎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檝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沿泝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攷名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名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勑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名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

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宣室志唐建中初樂安任頊者讀書深山中忽有一

黃衣翁曳杖叩門貌甚秀項延坐與語旣久詰其邑沮問之曰君得無有憂耶老人曰然吾誠有憂賴子而釋耳吾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將厄於一人非子不能脫項曰某塵中人獨知書耳非有他術何以能脫翁老人曰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項曰願授教翁曰閱二日當有一道士自西來用術竭我湫水子卽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再竭再呼如是者三卽脫我矣項許之如期往果見一道士長可丈餘乘片雲自西來立湫岸出墨符數道投湫水中頃之水盡涸見一黃龍困沙中項果厲聲呼翁所授詞湫水盡溢道士怒更出丹字數道投之湫又竭項又呼如前湫亦再溢道士怒甚乃出赤符數道向空擲之盡化爲赤雲入湫中水又竭項又呼之水忽又再溢道士顧謂項曰我遲之十一年始得此龍爲食于儒也何救此異類耶詬責而去項亦還是夕夢黃衣老人來謝曰幸賴君子得不死道士手無以報德謹奉一珠於湫岸幸取之項往果得一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色洞徹項後持至廣陵市有

胡賈見之拜曰此眞驪龍之寶也世人莫可得以錢數萬售之

樹萱錄李贏遇神女遺以匹素云鮫室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乃龍頷下小髯織緝成三十封方斷一綜

博異志許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一青衣雙鬟若鵶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嗣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

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盎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酒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玻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

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敝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濡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

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天中記唐乾符中有僧日以課誦爲事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持念之際忽覺有腥氣見水面有一人漸近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許姓名道坤唐初爲夔牧以貪殘暴虐沒受業報爲灩澦堆龍王三千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故來遜謝耳僧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實繁皆業報所作非常力能制也僧將復問忽失

大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華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土俗輕僄人性怯懦國爲龍護遂雄鄰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國志曰國地本龍池

也昔佛世尊自烏伏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飜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土總施願恆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爲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此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

錄異記柳子華唐朝爲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車騎犢

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衞升堦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爲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爲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柳孫君慶乾符中爲節度押衙青城鎭遏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健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爲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但皆倒立耳

瑯嬛記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鱗集海內幾徧晚年修道懶於舉筆人有絹素輙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間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於嵩山中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玉甫視珠而女忽不見

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於川上見一大魚浮於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於桑氏乎魚遂仰

首奮鱗開口作人言曰諸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闔聲從門隙覘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覘之惟見地上彤霞牋一幅

水仙子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恆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爲經鎭一日誦陰符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蟲走出狀若綠螈就硯池飲少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江西通志唐蕭福保寧都人故樵者一日偕其侶入山道逢蛇戲一珠福保拾而置之衣帶間行不數武珠墮地蛇隨後來戲如前福保異之復取含諸口不覺下咽須臾徧體燥熱竟化爲龍去

稽神錄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新衣恐汚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異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靂取龍子鬬之乎范固不知也

廣信府志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持所墜角於廡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回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誡吹角井上角復墜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在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皆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于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冥間不令出既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禱則應宋理宗朝三十代眞人赴闕雩旱檄井龍致雨大驗遂言于朝勅封廣潤侯

鶴林玉露士有謁京師龍母廟者見塑像美姿容悅之意謂他日居官安得良匹若是出時乘馬忽見虵蟠於鞌方駭之乃轡也後獲美除至中道宿旅邸見舍後簾箔內處女往來須臾主人出款敘寒暄動履乃許以姻好遂諧伉儷之任所三載生二子有從婢

擔水常棄桶不食一日喚婢入室忽雷電大作化爲二龍而去

江西通志宋釋宗受能仁寺僧有二童子常來廚中索飯與之一日師出執饌者怒其亟來弗與二童子跳井中激水水爲迸湧衆懼奔告師以木盤掩井跏趺井上坐化水得不湧衆乃知二童子乃龍也

夷堅志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效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爲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身老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是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從之如期叟至李卽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於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穀不實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仁慈亟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大神之威靈唯神念之叟無言少頃顰蹙而歎曰噫泄吾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帝立降誅罰吾卽死尸墜於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證

明使閩郡民爲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三日外邑虞鄉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名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供事畢龍見於空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菩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豢龍谷

湖廣通志羅致福黃梅人居縣北鳳凰臺一日於簷下洗手水腥乃曰龍有病乎可瘳也明晨有秀士以首疾謁福曰可示眞形俟我北郊毋驚人民尋往見一龍伏坎中斫其腦出白蜈蚣一傅以丹丸龍徐徐騰去後名其地爲乾龍池

雲南通志省城沙浪里有龍湫相傳龍昔出游變形爲人委其鱗甲於石間有賈人憩石上見甲冑一具如龍鱗乃服之忽腥風起湫中水族迎之而入有頃龍至覓其甲不得走入水中水族不能辨相率拒之賈遂爲龍據其湫鄉人識之呼爲貨郎龍

山西通志翼城縣張大本妻晨出見淵旁一巨卵心悅之持歸一女子忽從卵中躍出曰我龍女也能富

爾家大本妻遂留與同居飲食共起處不經營而饒足久之稍失大本妻意怒女走去大本妻亦逐之至石姑山一巨石入焉呼之輒從石中應大本妻驚復歸而號里人覔之見石縫間露蛇尾尺許斷之無跡

汝寧府志息縣廳事前每旦灑掃甚潔不見其人縣令異而窺之忽一白衣人操帚而來令曰爾爲誰白衣曰某潭中白龍也近有烏龍來與吾爭潭將與之戰願求一助令許之後果相搏風雨交作天日晦冥令使人發矢誤斃白龍烏龍遂據其潭乃立廟以祀白龍事在嘉靖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二卷目錄

蛟部彙考

蛟圖

禮記（月令）

山海經（南山經　中山經）

養魚經（蛟）

述異記（蛟化）

埤雅（蛟）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精氣味　髓主治）
蛟部藝文一
蛟贊　晉郭璞
漢武帝射蛟賦　唐獨孤授
蛟部藝文二（詩）
蛟　宋梅堯臣
題老蛟化江叟吹笛圖　明袁凱
蛟部紀事
蛟部雜錄
蛟部外編
鼉部彙考
鼉圖
詩經（大雅靈臺）
禮記（月令）
山海經（中山經）
大戴禮（夏小正）
古今注（俗呼）
毛詩陸疏廣要（鼉鼓逢逢）

爾雅翼（釋鼉）

埤雅（釋鼉）

三才圖會（鼉）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鼉甲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肉氣味　主治　脂）
（主治　肝主治　附方）

鼉部藝文

黿鼉爲梁賦　唐王起

鼉部紀事

鼉部雜錄

鼉部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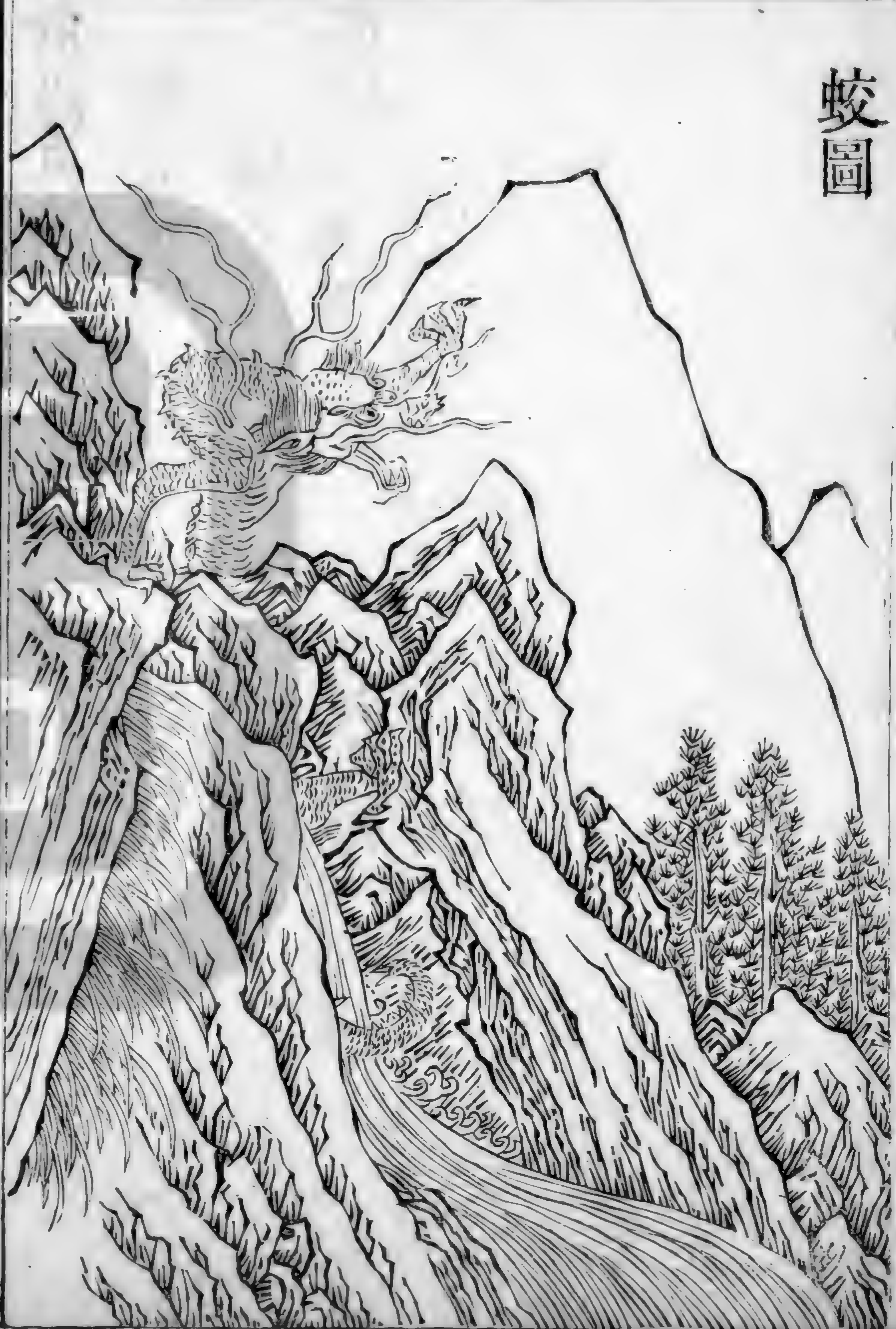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二卷

蛟部彙考

釋名

虎蛟（山海經）　宮毗羅（梵書名）

蛟圖



禮記

月令

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

（註）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衞也（陳註）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

山海經

南山經

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郭曰蛟似蛇四足龍屬　任臣案景純江賦水物怪錯則有虎蛟鉤蛇謂此也圖贊曰魚身蛇尾是謂虎蛟

中山經

翼望之山貺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漢其中多蛟

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其中多蛟

葴山視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蛟

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

養魚經

蛟

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將魚飛去

述異記

蛟化

水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

埤雅

蛟

蛟龍屬也其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亦蛟能交首尾束物焉故謂

之蛟也俗呼馬絆以其如此述異記曰蟒蛇目圓蛟眉連生連生則交矣相書所謂交眉則蛟蜃之眉是也一說蛟尾有肉環束物則以首貫之舊云鳳骨黑蛟骨青記曰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衞也龜言登尊之按古有蛟鮓又有龍醢夫龍神物也而可豢是亦豕類爾非眞龍也犬豕曰豢夫惟可豢是以可醢而食字从肉蓋以此故君子不欲豢於人也俗說虎中有眞虎龍中有眞龍星禽衍法曰角木蛟亢金龍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壁水貐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獬或作蟹犴或作鴈蓋非是按角木曰蛟亢金爲龍奎木曰狼婁金爲狗觜火曰猴參水爲猿翼火曰蛇軫水爲蚓之類是皆以類相從特其氣數有深淺爾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也梵書名宮毗羅

集解

李時珍曰按裴淵廣州記云蛟長丈餘似蛇而四足形廣如楯小頭細頸頸有白嬰胷前赭色背上青斑脇邊若錦尾有肉環大者數圍其卵亦大能率魚飛得鼈可免王子年拾遺記云漢昭帝釣于渭水得白蛟若蛇無鱗甲頭有軟角牙出唇外命大官作鮓食甚美角青而肉紫據此則蛟亦可食也

精氣味

有毒

李時珍曰按張仲景金匱要略云春夏二時蛟龍帶精入芹菜中人食之則病蛟龍癥痛不可忍治以硬糖日服二三升當吐出如蜥蜴狀也唐醫周顧治此用雄黃朴硝煑服下之

髓主治

李時珍曰傅面令人好顏色又主易產　出東方朔別傳

蛟部藝文一

蛟贊　晉郭璞

匪蛇匪龍鱗彩炳煥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飮羽佽飛疊斷

漢武帝射蛟賦（以省括能中淸除水害爲韻）　唐獨孤授

有漢武徹惟時巡省窮楚之望極江之永舳艫塞川旗甲蕩景洶洶旭旭蚪盤龍騁駐淸蹕則洪波可遏赫皇靈則濳恠可怛何彼蛟之夭矯據積水之空闊謂佽飛之劍莫前滅明之璧是奪天子乃戒無譁於

羽衛思有用於弦括命舟牧迴靑翰而止詔弓人奉烏號以登肅天儀以山立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雄猜跨騰古冶之倫皆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頓飛命處而幽姿必中欻飈飀其電霍卒頸彈而胸洞贊履者鼓殿天之雷稱慶者躍如熊之衆始乎發若神兵爆其有聲洪波雪湧白羽月傾突紫肉裂素纓餘怒蚴蟉上浮泓澄踣質已靡於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能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派徐淸然後海若匽蹕陽侯洗兵山川肅其宴如雲霧廓其四除涉者利乎涉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趨進執簡以書曰天子幸尋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翻龍旆韜象弭筩工奮櫂歌起威勵乎斷白蛇氣雄乎組靑兕險秦王之觀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夫君以勝殘爲大臣以反德爲害亦將制於彀中靜此宇內俾貫革之藝息垂衣之道泰豈徒與射夫漁父校勇而論最

蛟部藝文二　詩

蛟　宋梅堯臣

橋邊三尺劍江上六鈞弧漢武帝何在周將軍已無纖綃深有室泣淚自爲珠誰謂九淵害人猶能爾圖

題老蛟化江叟吹笛圖　明袁凱

吳頭楚尾老髯翁千里烟波有故宮日暮江亭不歸去猶將玉笛倚秋風

蛟部紀事

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蛟魚踴躍於其淵

呂氏春秋知分篇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韓詩外傳東海有勇士菑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飲馬果沈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神仙傳劉憑者沛人也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勑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

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拾遺記宣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鉤繡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爲神異之物

潯陽記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符沈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

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幷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雲仙雜記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數節有黑蛟蹁去

異苑荊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極深常有蛟殺人浴汲死者不脫歲升平中陳郡鄧遐字應遙爲襄陽太守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之便舉拳曳著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忍殺之今可呪令勿復爲患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遂無此患一云遐拔劍入水蛟

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勇冠當時於後遂無蛟患

搜神後記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渚次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鮧魚女以己所生甚憐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爲破阻小者爲撲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方去經年後女亡三蛟子一時俱至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

幽明錄晉安帝隆安初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船廻避蛟又從其後盛便以叉殺之懼而還家經年無患至元興中普天亢旱盛與同旅數人步至湖中見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是我叉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得心痛還家一宿便死

廣州記新寧縣東溪甚饒蛟及時害人會於魚梁上得之其長丈餘形廣如楯修頸小頭胷前赭背上青斑脇邊若錦

龍城錄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名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賸强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涖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一萬人夾江岸鼓譟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岩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昱斬蛟時年二十六

明皇雜錄開元中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方拜舞於殿下時國醫紀朋顧之謂上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二子則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曰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旣困且渴於路旁飲野泉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卽以滑石雄黃煑而服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俱備

龍城錄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吳江有恠士人謂蛟爲害宣伯以數刀圭投之潭中明日老蛟死浮於

水

五邑線曹德體行符符藥有一女子爲蛟所魅德體與符投之忽見潭水翻湧水中霹靂蛟已死矣而女子會失其病

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溫州永嘉郡土貢蛟革

台州臨海郡土貢蛟革

北夢瑣言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某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役夫鉤至岸濱忽爲大蛇沒入潭中白以爲不祥因而致疾愚爲誦岑參賦云瞿唐之東下有千歲老蛟化爲婦人彩服靚糚於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於柳州江岸爲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呼而止之亦蛟也

佛祖歷代通載南安巖尊者示寂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棄家依建興臥像寺僧契緣爲童子十七爲大僧遊方至廬陵謁西峯耆宿雲豁豁乃淸涼智明禪師高弟雲門嫡孫也太宗嘗詔至闕館于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還山公依止五年

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公爲說偈誡之而蛟輒去

聞見近錄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石中蛟宛轉而死血流數里

唐子西文錄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

聞見後錄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壁門皆塞以土汴流漲溢宮廟危甚宰執廬于天漢橋上一餅師家早起見有蛟螭伏于戶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狀萬人聚觀之道士林靈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從出識者已知爲兵象矣

括異志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歲湖中羣蛟競鬬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

江西通志蛟湖在南城縣東五十里宋時一日雷電

䀲瞑湖中有聲人以爲蛟蜃相鬭

豐縣志嘉靖四十三年吾豐黃河在縣南卲家口有一物逆水而上昂首數尺約長六七十丈面黑鬚白額止一角鼻類牛而大有時吐舌舌純紅長尺許雙目烱烱射人身尾或隱或浮舟皆避匿兩岸觀者如堵自華山至許家樓而沒有西河船云此蛟也蛟行必變後數月河果沙爲平陸

蛟部雜錄

古諺一淵不兩蛟

管子形勢篇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于水則神立失于水則神廢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家語困誓篇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

荀子勸學篇積水成淵蛟龍興焉

易林蛟虬當道民困愁苦

淮南子說林訓君子之居民上若蹍薄氷蛟在其下

泰族訓蛟龍伏寢于淵而卵割于陵（注）蛟龍乳于陵

而伏于淵其卵自孕

述異記虎魚老者爲蛟

酉陽雜俎魚二千觔爲蛟

墨客揮犀蛟之狀如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下聲如牛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腥涎繞之旣墜水卽於腋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爲蛟所毒但見於水上嘻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下有穴如杯焉小說言漢武帝曾得蛟作鮓甚美又周處亦曾斬蛟然此物似神通人或見其首尾能殺者亦少

玉壺清話唐陸禋續水經常言蛇雉遺卵于地千年而爲蛟焉按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于江中獲之乃是其蛟出殼之日害于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

廣莊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

蛟部外編

拾遺記虞舜在位十年萬國重譯而至有大頻之國其民來朝乃問其災祥之數對曰昔北極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潏高隱於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闇振鬐則五嶽波盪當唐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縈天則山河俱溢海瀆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邑俱溢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於天故誣妄也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墜抑亦

似是而非也故使後來爲之迴惑託以無稽之言特取其愛博多奇之間錄其廣異宏麗之靡矣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烏如鵬以翼覆蛟魚之背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

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

博物志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洞冥記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者不老服何藥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其國人邀臣入雲端之幕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爲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

集異志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梁上有一公長九寸

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帝爲暫止後幸河渚前梁上公淩波而出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坐草中用之產易

列仙傳馬明生捕蛟爲蛟所傷道間見一神女以肘後管中一丸藥與服即愈隨女入岱宗山石室金牀玉几安期生從六七仙人見神女稱下官請陽九百六之數神女曰自頊四海水減溟湖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蛟不達於海惟叩天索水詞訟紛紜有干上府三官煩於省察司陰亦疲於謹案矣

吳記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於天台山時熱息橋下忽見溪中有一小青童長尺餘執一青蒲而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四望見海上風雲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於虛樹中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

中乃黑蛟耳

江西通志晉許眞君遜字敬之汝南人父肅避地南昌因家焉少好道從大洞君吳猛傳三淸法要太康初爲旌陽令尋棄官謁女貞諶母於丹陽黃堂授以仙訣遂歷廬山抵豫章煉丹於艾之黃龍山丹成得寶劍梅山之下後於豫章遇一美少年與語遽告去眞君謂弟子曰此江湖老蛟精故來見試跡其所之化黃牛臥沙磧命弟子施岑往岑揮劍中其左股奔入城西井中從長沙井中尋跡戮之并其餘醜念豫章爲蛟螭所穴因於牙城南井鑄爲鐵柱下施八索鉤鎖地脈自是水妖屛迹城邑無虞

南昌府蛟穴有二一在豐城縣東二里一在豐城縣治西其中積水四時不竭舊傳蛟精常蟄於此許旌陽以符呪逐之蛟遂遁去

惜母嶺在南安府治東二里舊志云許旌陽斬蛟追至嶺下小蛟回顧其母故名

搜神後記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

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牀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淼漫將淹尹兒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異苑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一作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焉爲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

珍珠船伶人刁俊朝妻項癭如雞卵漸如數斛之囊癭裂一猱跳出曰吾老猴精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亡匿夫人蠐螬之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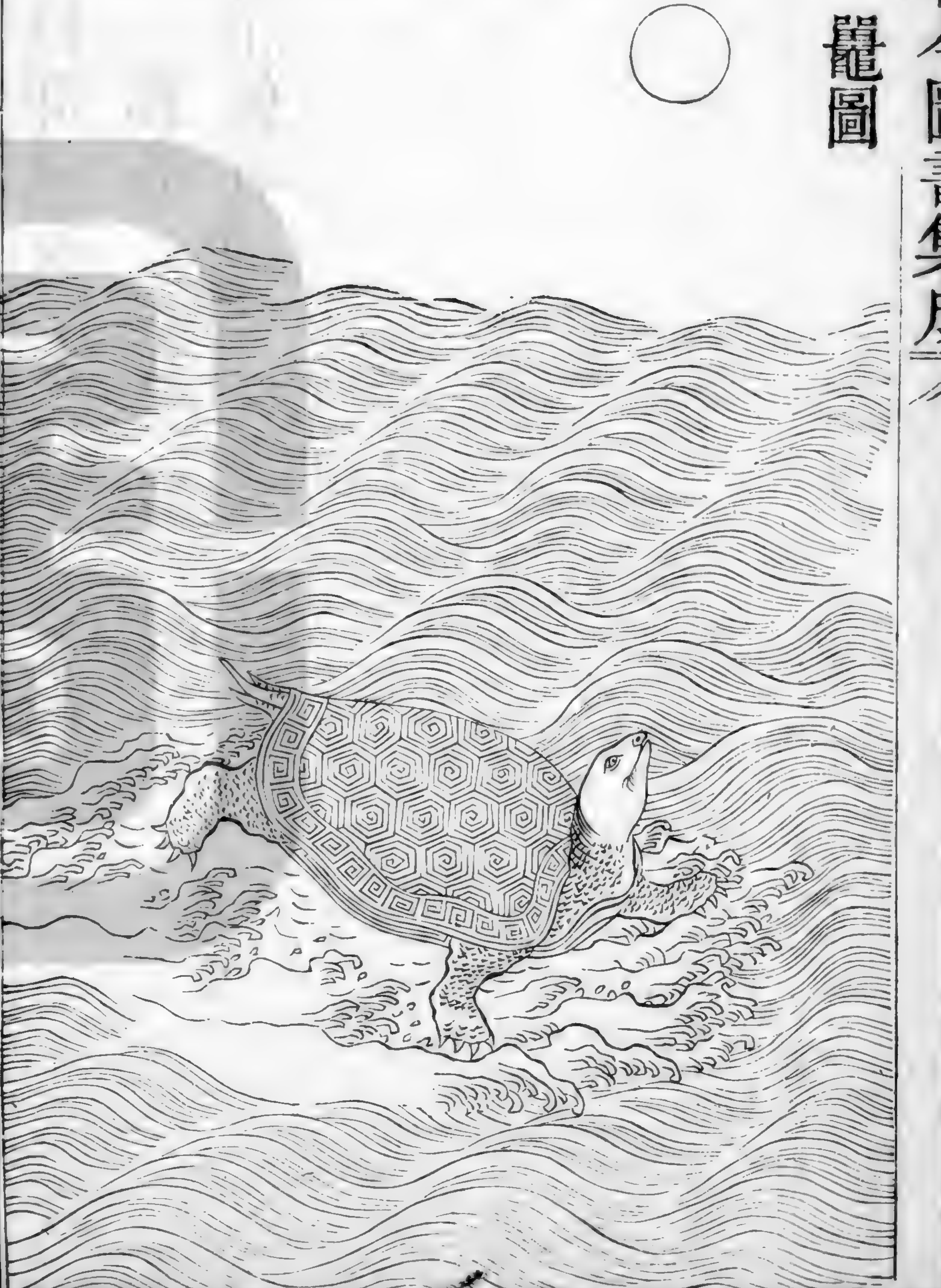
黿部彙考

釋名

河伯使者（古今注）

土龍（本草綱目）

黿圖



詩經　大雅靈臺

黿鼓逢逢

（傳）黿魚屬逢逢和也（正義）書傳注云黿如蜥蜴長六七尺

禮記

月令

季夏之月命漁師取黿

（註）黿言取羞物賤也黿皮又可以冒鼓（陳註）黿言取

易而賤之也

山海經

中山經

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海其中多鼉

大戴禮記

夏小正

二月剝鱓以爲鼓也

古今注

俗呼

江東人呼鼉爲河伯使者

毛詩陸疏廣要

鼉鼓逢逢

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堅如鎧今合藥鼉魚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

馬融廣成頌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本草作鮀生南海池澤取無時陶隱居云鮀即今鼉也甲可療疾皮可以冒鼓肉至補益于物難死沸湯沃以入腹良久乃剝爾此等老者多能變化爲邪魅自非急

勿食之蜀本圖經云生湖畔土窟中形似守宮而大長丈餘背尾俱有鱗甲今江東諸州皆有之陳藏器云俗音鱓魚音善字或作鱓諸書皆以鱣爲鱓本經以鱣爲鼉仍作魚字殊爲誤也

按鱓字本音鮀與鼉同故埤雅云一名鱓吳越人謂之鱓更與呂氏春秋所用皆以鱓爲鼉又音上演切者乃圖經所載似鰻鱺魚而細長又羅氏所云似蛇無鱗體有涎沫之魚即俗所書鱔字

爾雅翼

鼉

鼉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灰五色背尾皆有鱗甲如鎧能吐霧致雨力猶健善攻碕岸夜則出邊岸人甚畏之聲亦可畏性嗜睡目常閉大者自嚙其尾極難死人於穴中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亦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其老者多能爲魅梁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爲鼉所噴便爲惡瘡其肉白如雞其皮堅厚宜以冒鼓詩云鼉鼓逢逢李斯亦云樹靈鼉之鼓是周秦皆以冒鼓也又鼉枕可爲用勝於魚

枕鼉水族本草謂之鮀魚是也

埤雅

鼉

鼉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皮中冒鼓夏小正曰剝鼉以爲鼓也今鼉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風以鼉識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爲鼉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蓋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或謂鼉更更則以其聲逢逢然如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今鼉象龍形一名鱓夜鳴應更吳越謂之鱓更蓋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卽再鳴也一曰獨鳴早鼉鳴夜趙辟公雜說曰鼉聞鼓聲則鳴博物志曰鼉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三才圖會

鼉屬陽

鼉小于黿向日吐水日沉則沒此屬陽也

本草綱目

釋名

陳藏器曰本經鮀魚合改作鼉鼉形如龍聲甚可畏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雲致雨既是龍類宜去其魚

李時珍曰鼉字象其頭腹足尾之形故名博物志謂之土龍鮀乃魚名非此物也今依陳氏改正之

集解

蘇頌曰今江湖極多形似守宮鯪鯉輩而長一二丈背尾俱有鱗甲夜則鳴吼舟人畏之

李時珍曰鼉穴極深漁人以篾纜繫餌探之候其吞鉤徐徐引出性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里人聽之以占雨生卵甚多至百亦自食之南人珍其肉以爲嫁娶之敬陸佃云鼉身具十二生肖肉惟蛇肉在尾最毒也

鼉甲修治

酥炙或酒炙用

氣味

酸微溫有毒

甄權曰甘平有小毒

日華曰無毒蜀漆爲之使畏芫花甘遂狗膽

主治

本經曰心腹癥瘕伏堅積聚寒熱女子小腹陰中相引痛崩中下血五色及瘡疥死肌

別錄曰五邪涕泣時驚腰中重痛小兒氣癃眥潰

孟詵曰小腹氣痛及驚恐

甄權曰除血積婦人帶下百邪魍魎

日華曰療牙齒疳䘌宣露

陳藏器曰殺蟲治瘰癧瘻瘡風頑瘙疥惡瘡炙燒酒浸服之功同鼈甲

李時珍曰治陰瘧

發明

李時珍曰鼉甲所主諸證多屬厥陰其功只在平肝木治血殺蟲也千金方治瘋癲有鼉甲湯今藥肆多懸之云能辟蠹亦殺蟲之意

肉氣味

甘有小毒

蘇頌曰肉色似雞而發冷氣痼疾

陳藏器曰梁周興嗣嗜此肉後爲鼉所噴便生惡瘡

此物有靈不食更佳其涎最毒

陶弘景曰肉至補益亦不必食

主治

別錄曰少氣吸吸足不立地

陳藏器曰濕氣邪氣諸蟲腹內癥瘕惡瘡

脂主治

張鼎曰摩風及惡瘡

肝主治

肘後曰五尸病用一具炙熱同蒜虀食

附方

腸風痔疾蘇頌曰用皮及骨燒灰米飲空心服二錢

甚者入紅雞冠花白礬爲末和之

鼉部藝文

黿鼉爲梁賦　唐王起

周穆窮轍跡之所經駕黿鼉而感靈所以濟浩汗所以通杳冥蜲蜲蜿蜿以代造舟之利匪彫匪刻皆連外國之形諒人力之不勤信神功而永寧當其師旅闐闐旌旗肅肅臨九江而澶汗駐八駿而踡跼望既濟于未濟終嘆無梁思載沉而載浮孰能刳木得不乞靈于水府假道于介族則黿也不得而深藏鼉也不得而潛伏既而擘波有聲異狀可驚出層潭而櫛

比駕飛浪而砥平連足俄維比浮柱之初立鏤甲迭映同版築之相成齊首而繩墨勿用曳尾而規模自呈其利惟溥其安無傾殊滄海之鼇構異銀河而鵲征彼詭類之可覽實至誠之所感假贔屭以臨深託盤跚而習坎其勢邐迤其狀參差無遠不屆惟危具持照赫燓之五刃度張皇之六師乘以周旋且異琴高之鯉載于沉溺還符毛寶之龜漁者徒驚工人有恥同罛共羅而罔及畫鯢雄虹而莫擬題之不可殊長卿之見書抱之則難謝尾生之沉水是知伐黿以冒鼓其用匪良解黿而染指其謀匪臧孰若奮功于舟楫感聖于君王昔在深泉懼屑沒于其穴今符至德忽結構而成梁固蹂躪而無害將騰躍而有光我皇化洽道豐文修武偃要荒畢服淳離斯返何必驅鼉而駕黿勞師以襲遠

鼉部紀事

汲冢周書王會解會稽以鼉皆西嚮（注）其皮可以爲鼓首似塵

竹書紀年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

晉書五行志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鎭公安亦見襲融刋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

之象又曰白祥也

唐書鄧景山傳景山曹州人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有鼉集城門鄧班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太平廣記道州營陵中鼉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龜踏龜有時行或踰山越水俗莫敢犯

猗覺寮雜記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牀下大驚都人競往觀之禁中取驗之乃鼉也杖殺之已而大水數年有金人之禍

國獻家猷南都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蓋豬婆龍於此搜抉故也以與國姓同音嫁禍於黿及下令捕黿盡而崩岸如故有老漁曰當炙犬爲餌以甕通其底貫鈎緡而下之所獲皆鼉老漁曰鼉之大者食犬即世之所謂豬婆龍也

鼉部雜錄

荀子王制篇聖王之制也黿鼉魚鼈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其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淮南子主術訓埳井無黿鼉隘也

新序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

春秋繁露恩及介蟲則黿鼉大咎及介蟲則黿鼉呴

華州巵辭川深矣鼉鼈猶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于畢弋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

鼉部外編

呂氏春秋古樂篇帝顓頊令飛龍作八風之音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神仙傳董奉侯官人也解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卽名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卽愈奉遂納女爲妻

搜神記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

色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往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是一大鼉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廟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刦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鍤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于是竝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聞喜縣志郭璞人有見其睡形變鼉云是鼉精也

異苑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

及升車女忽然失性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于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慟哭云失其姻好于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元嘉初建康大夏營寡婦嚴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答曰我華督造府徑沿西牆而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爲鼉察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爲魅殺之乃絕

志怪沙門僧竺瑤得神呪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瑤治之入門瞋目罵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殺我夫魅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因

獻欷又曰此神不可與爭乃成老鼉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

酉陽雜俎毗訶羅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鼉作禮于是飲食悉具

獨異志唐開元中燉煌李鵠爲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登岸因鼻血衂沙上爲江鼉所舐俄與鵠一其形體言語衣服不異鵠本形爲鼉所制繫於水中其妻子家人隨鼉就任州人亦不能覺爲郡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元宗急召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曰君何爲者鵠以狀對靜能書一符貼巨石上石卽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晨衙爲巨石所擊遂復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以舟檝送鵠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相戒不瀝鼻血於沙中以此故也

傳奇貞元中有湘媼常以丹篆救人病一日告鄉人曰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一巨舟泊一島上而碎所載近百人各星居於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於河上數十人撾殺之分

食其肉明日有雪城圍島漸窄如東其廣不三數丈岳陽人亦遥望雪城莫能曉也媼登島飛劍刺之白城如一聲霹靂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媼乃劉綱妻樊夫人也

艾子雜說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三卷目錄

魚部彙考

禮記 曲禮 王制 月令 內則 少儀

周禮 天官 夏官 冬官考工記

爾雅 釋魚

山海經 中山經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大戴禮記 夏小正

淮南萬畢術（聚魚鼈）
古今注（魚子）
述異記（化蝗鼠）
齊民要術（養魚　作魚池法　作魚醬法　又魚醬法　作鱁鮧法　作裹鮓法　作魚鮓法　作長沙蒲鮓法　作夏月魚鮓法　作乾魚鮓法　作鯢魚法　蒸魚法）
酉陽雜俎（廣動植）
續博物志（魚勞）
北戶錄（魚類）
宋史（天文志）
物類相感志（魚虱）
後山談叢（鱁魚）
長安志（渼陂魚）
中饋錄（魚醬法　煑魚法）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魚品）
本草綱目（魚釋名　主治　鮑魚釋名　集解　正誤　肉氣味　主治　附方　鱁鮧釋名　鰾氣味　主治　附方　鰾膠氣味　主治　附方　鱠釋名　氣味　主治　發明　鮓釋名　氣味　主治　魚脂釋名　氣味　主治　魚鱗釋名　主治　魚子集解　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遵生八牋（魚鮓　風魚法　又風魚法）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三卷

魚部彙考

禮記

曲禮

凡祭宗廟之禮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

註槀乾也商度也商度其燥濕之宜脡直也魚之鮮者不餒敗則挺然而直

王制

庶人夏薦麥麥以魚

（大全）方氏曰麥南方之穀陽類也故配以魚魚陰物也

月令

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

內則

醬魚膾

（大全）陸氏曰膾星肉也

濡魚卵醬實蓼

註濡烹煮之也以蓼實其腹而煮之卵醬魚子爲醬也用醬以調和其汁耳

麋膚魚醢魚膾芥醬

註食麋肉者以魚醢配之

魚宜苽

註苽雕胡飯也

夏宜腒鱐膳膏臊

註鱐乾魚（大全）方夏物有餒敗故以乾者爲宜

冬宜鮮羽膳膏羶

註鮮生魚

魚去乙

註　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爲鯁人也

魚曰作之

註　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餧一說作猶斮也謂削其鱗

魚爲菹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少儀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註　擘濕魚從後起則脊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腴腹下肥處鰭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氣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膴者刳魚腹下大臠以祭也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如此祭祀及享食正禮者不然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註　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爲大臠而後切之爲膾也

周禮

天官

䱷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

徒三百人

（訂義）賈氏曰馬融云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掌以時𢿝爲梁

（訂義）賈氏曰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者二也鼈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是十月得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惟夏不取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以其非時

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𢿝者掌其政令

（訂義）鄭康成曰鮮生也薧乾也　賈氏曰共王膳羞者共於膳夫以共王也祭祀賓客喪紀所共者共於內外饔以膳夫不掌祭祀之事也政令者凡取魚者所有政令漁人掌之以其知取之時節及處所也　鄭鍔曰魚之爲物或用其鱻者或用其薧

者𩺰人當辨之以共用事至尊則先事而預辨故言辨而後言共祭祀賓客喪紀則臨事而始共故言共而不言辨漁者取魚受政令於漁人稟命而行則無數罟竭澤之害靈沼於牣圉圉洋洋常有以共禮食而無闕也

凡𩺰征入於玉府

訂義賈氏曰謂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獺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水族之類其中鬐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所有征稅漁人主收之送入於玉府以當邦賦也

鼈人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訂義鄭鍔曰貍藏泥中者宜以簎取若魚則游浮水中此亦兼言簎魚者冬寒則魚貍於泥至春乃上水此以簎言之殆取魚於冬也

秋獻龜魚

訂義劉中義曰秋獻龜魚用之秋也　王氏曰魚美於秋冬而冬爲尤美不以冬獻則鼈人所獻以簎得之故先爲梁之時而獻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膴鮑魚鱐

（正義）膴䐑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鱐者析乾之

夏官

大司馬之職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訂義）易氏曰大祭祀謂廟享之禮饗食則禮公侯等於廟　鄭康成曰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　賈氏曰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祭者魚之大臠卽少牢云主人主婦尸侑食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膴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也若王祭則膳夫之授王祭是　鄭鍔曰先儒謂司馬授之司馬夏官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陰類故也竊謂魚者沉潛深渺之物夏官之政足以及深遠則雖沉潛隱伏者可得而制之　劉迎曰魚者易潰之物而不可擾也魚擾之則潰民擾之則離大司馬之於民作其徒役而用之於師田易以擾之故耳此祭饗所以命羞魚牲者不擾之意默寓於中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正東曰青州其利蒲魚

（訂義）易氏曰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曁魚周并徐於青其餘皆兼此二州而言

河東曰兗州其利蒲魚

（訂義）李嘉會曰蒲魚蒲蘆葦及魚也　易氏曰利與青州同

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

（訂義）易氏曰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冬官考工記

弓人魚膠餌

（訂義）鄭康成曰餌色如餌　王昭禹曰膠或用皮或用角或用膘如魚膠用其膘

爾雅

釋魚

鱦小魚

（註）家語曰其小者鱦魚也今江東亦呼魚子未成者爲鱦（疏）案家語宓子賤仕魯爲單父宰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期陰免衣弊裘入界見敏得魚

輙捨之期問焉曰凡斂者爲得魚也何以得魚却捨之曰魚之大者名爲鱄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輙捨之也引之證鱦是小魚之名也

鯤魚子

疏 凡魚之子總名鯤詩云其魚魴鰥鄭云鰥魚子鯤鰥字異葢古字通用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

魚有力者徽

註 强大多力 疏 凡魚之强大多力異於羣輩者名徽

魚枕謂之丁

註 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

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註 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禮記曰魚去乙然則魚之骨體盡似丙丁之屬因形名之 疏 此釋魚之骨體腸尾之名也其魚頭中骨爲枕其骨形似篆

書丁字故因謂之丁其腸似篆書乙字尾似篆書丙字亦因名之也註禮記曰魚去乙此禮記內則文也鄭元註云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者與此經違非郭義也

山海經

中山經

雅山灃水出焉東流注於視水其中多大魚

汲冢周書

時訓解

立春後十日魚上冰魚不上冰甲冑私藏

雨水之日獺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盗賊

大戴禮記

夏小正

正月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淮南萬畢術

聚魚鼈

苓皮蟥脂魚鼈自聚注曰取苓皮漬水斗半燒石如

炭狀以碎螾脂置苓皮水中七日已置洛則魚鼈日聚矣

古今注

魚子

魚子亦曰鮇言如散稻米也

述異記

化蝗鼠

江中小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齊民要術

養魚

陶朱公養魚經云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居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內鼈者魚滿

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

如朱公收利未可頓求然依法爲池養魚必大豐足終年靡窮斯以無貲之利也

作魚池法

三尺大鯉非近江湖倉卒難求若養小魚積年不大欲令生大魚法要須截取藪澤陂湖饒大魚之處近水際土十數車載以布池底二年之內卽生大魚蓋由土中先有大魚子得水卽生也

作魚醬法

鮐魚鱭魚第一好鯉魚亦中鱭魚鮐魚即全作不用切去鱗淨洗拭令乾如膾法披破縷切之去骨大率成魚一斗用黃衣三升一升全用二升作末白鹽二斤黃鹽則苦乾薑一升末之橘皮一合縷切之和令調勻內甕子中泥密封日曝勿令漏氣熟以好酒解之作魚醬肉醬皆以十二月作之則經夏無蟲餘月亦得作但喜生蟲不得度夏耳

又魚醬法

成膾魚一斗以麴五升酒二升鹽三升橘皮二葉合和於瓶內封一日可食甚美

作鱁鮧法

昔漢武帝逐夷至於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以至土覆之法香氣上達取而食之以爲滋味逐夷得此物因名之置魚腸醬也

取石首魚鯊魚鯔魚三種腸肚胞齊淨洗著白鹽令鹹內器中密封置日中夏二十日春秋五十日冬百日乃好熟時下薑酢等

作裹鮓法

臠魚洗訖則鹽和糝十臠爲壤以荷葉裹之唯厚爲佳穿破則蟲入不復須水浸鎮迮之畢三日便熟名日暴鮓荷葉別有一種香奇發起香氣又勝凡鮓有茱萸橘皮則用無亦無嫌也

作魚鮓法

削去畢便鹽醃一食頃漉汁令盡更洗淨魚與飯裹不用鹽也

作長沙蒲鮓法

治大魚洗令淨厚鹽令魚不四五宿洗去鹽炊白飯漬令見水中鹽飯穰清多飯無若

作夏月魚鮓法

臠一斗鹽一升八合精米三升炊作飯酒二合橘皮薑半合茱萸二十顆仰著器中多少以此爲率

作乾魚鮓法

尤宜春夏取好乾魚若爛者不中截却頭尾煖湯淨疏洗去鱗訖復以冷水浸一宿一易水數日肉起漉出方四寸切炊粳米飯爲糝嘗鹹淡得所取生茱萸

葉布甕子底少取生茱萸子和飯取香而已不必多多則苦一重魚一重飯飯倍多且熟手按令堅實荷葉閉口無荷葉取蘆葉無蘆葉篛葉亦得泥封勿令漏氣置日中春秋一月夏二十日便熟久而彌好酒食俱入酥塗火炙特精脡之尤美也

作䰾魚法

四時皆得作之凡生魚悉中用唯除鮎鱯耳去直腮破腹作鮍淨疎洗不須鱗夏月時須多著鹽春秋及冬調適而已亦須倚鹹兩兩相合冬直積置以席覆之夏須甕盛泥封勿令蠅蛆甕須鑽底數孔引去腥汁汁淨還塞肉紅赤色便熟食時洗却鹽煑蒸炮美於常魚作鮓醬爊煎悉得

蒸魚法

裹蒸生魚方七寸准又云五寸准豉汁煑秫米如蒸熊生薑橘皮胡芹小蒜鹽細切熬糝膏油塗箬十字裹之糝在上復以糝屈牖篭之又云鹽和糝上下與細切生薑橘皮葱白胡芹小蒜置生篸箬蒸之既奠開箬蒸魚菜白魚鱝魚最上淨治不去鱗一尺已還

渾鹽豉胡芹小蒜細切著魚中與菜並蒸又魚方寸准亦云五六寸下鹽豉汁中即出菜上蒸之奠亦菜上蒸又云竹籃盛魚菜上又云竹蒸並奠

酉陽雜俎

廣動植

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爲蛟龍引飛去水

魚二千斤爲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東海大魚瞳子大如三斗盎

續博物志

魚勞

魚勞則尾赤

北戶錄

魚類

魚之異者則澧水之魚名朱鼈六足有珠又歷澗潭有五色魚又丹水出丹魚割肉以塗足下則可步履水上又朔法師云鰲魚一首十身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婆塞江又吳王食鱠有餘棄江中爲

魚今名吳王鱠魚者長數寸又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制草出豫章白髮魚戴髮形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又郭延生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堯母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者捕不得又臨海異物志云鱵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曝作燭極有光明又比目魚一名鰈一名鰜沈懷遠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介亦作魪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異物志南方鏡魚圓如鏡也又異苑云鮹魚凡諸魚欲產鮹魚輒以頭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又臨海水土異物志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又云鯪魚腹背有刺如三角菱又神異經黃公魚長七八尺狀如鱧魚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食之無鯁

宋史

天文志

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明大則河海水出不明則陰陽和多魚亡則魚少動搖則大水暴出出則河大魚多死月暈或犯之則旱魚死熒惑

犯其陽爲旱陰爲水塡星守之爲旱赤雲氣犯出兵起將憂入兵罷黃白氣出兵起

物類相感志

魚虱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

後山談叢

鱁魚

鱁魚大魚白也今謂之魶子

長安志

渼陂魚

五渼陂陂魚甚美

中饋錄

魚醬法

用魚一斤切碎洗淨後炒鹽三兩花椒一錢茴香一錢乾薑一錢神麯二錢紅麯五錢加酒和勻拌魚肉入磁瓶封好十日可用吃時加葱花少許

煑魚法

凡煑河魚先下水燒則骨酥江海魚先調滾汁下鍋

則骨堅也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魚品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鰣魚刀鰶河豘外有鯉青黑色有金光隱閃大者貴有鯶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黑有青魚類鯶而鱗微細有鱣巨口細鱗蘇子所謂狀似松江之鱸者也鬣利如錐肉緊而無刺類蟹螯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鯿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鰫腹脊多腴有鱗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箭觜也善啗諸魚而品下有鱘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啗爲鮓良其鰓曰玉梭衣有鱧身似鯶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鮰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卽此第此魚惟秋爲美俗曰菊花鮰有鮎頭扁而口哆闊身黃黑曰錯尾如鮰小者曰汪刺有鯽水中自產爲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有鰱頭巨而身微類鱣

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爲上味有麪條魚身狹而長不踰數寸銀魚之大者也裹以麪糊油煠而薦之又有黃鱓鰻鱺皆以魚名其形質實一也別爲一族與蝦鼊同

本草綱目

魚釋名

李時珍曰諸魚腦骨曰魫曰丁魚尾曰魩音抹曰丙魚腸曰鮰曰乙魚骨曰鯁曰刺魚脬曰鰾曰白角翅曰鰭曰鬣魚子曰鮞曰鱶

主治

陳藏器曰能消毒

李時珍曰解蠱毒作器盛飲食遇蠱輒裂破也（延壽書）

鮑魚釋名

李時珍曰鮑即今之乾魚也魚之可包者故字從包禮記謂之薧魏武食制謂之蕭折皆以蕭蒿承曝而成故也其淡壓爲腊者曰淡魚曰鱐魚音搜以物穿風乾者曰法魚曰鮿魚音怯其以鹽漬成者曰醃魚

曰鹹魚曰𩸞魚音葉曰鰎魚音蹇今俗通呼爲乾魚舊注混淆不明今並削正於下

集解

別錄曰鮑魚辛臭勿令中鹹陶弘景曰俗人以鹽𩸞成名𩸞魚𩸞字似鮑也今鮑乃鱅魚淡乾者都無臭氣不知入藥者正何種魚也方家亦少用之蘇恭曰李當之言以繩穿貫而胷中濕者良蓋以魚去腸繩穿淡暴使乾則味辛不鹹魚肥則中濕而彌臭似尸氣無鹽故也若鰎魚則沔州復州作之以鹽𩸞成味鹹不辛臭亦與鮑不同濕亦非獨胷中以有鹽故也二者雜魚皆可爲之蘇頌曰今漢沔所作淡乾魚味辛而臭者是也或言海中自有一種鮑魚形似小鱅氣最臭秦始皇車中亂臭者是此然無的據李時珍曰別錄既云勿令中鹹卽是淡魚無疑矣諸注反自多事按周禮注云鮑魚以魚置楅室中用糗乾之而成楅室土室也張耒明道志云漢陽武昌多魚土人剖之不用鹽暴乾作淡魚載至江西賣之饒信人飲食祭享無此則非盛禮雖臭腐可惡而更以爲奇據

此則鮑魚卽淡魚益可證矣但古今治法不同耳又蘇氏所謂海中一種鮑魚豈顧野王所載海中鮇魚似鮑者耶不然卽今之白鯗也鯗亦乾魚之總稱也又今淮人以鯽作淡魚法頗佳入藥亦當以石首鯽魚者爲勝若漢沔所造者魚性不一恐非所宜其鹹魚近時亦有用者因附之

正誤

韓保昇曰鮧魚口小背黃者名鮑魚李時珍曰按鮧魚注所引是鮠魚非鮑魚也蓋鮠鮑字誤耳

肉氣味

辛臭溫無毒

李時珍曰李九華云姙婦食之令子多疾

主治

墜墮骽（與腿同）蹷（厥）

別錄曰踠折瘀血血痺在四肢不散者女子崩中血不止

李時珍曰煮汁治女子血枯病傷肝利腸同麻仁葱豉煮羹通乳汁

附方

姙娠感寒腹痛乾魚一枚燒灰酒服方寸匕取汗瘥（子母祕錄）

雜物眯目鮑魚頭二枚地膚子半合水煮爛取汁注目中即出（聖惠方）

魚臍疔瘡似新火針瘡四邊赤中央黑可刺之若不大痛即殺人也用臘月魚頭灰髮灰等分以雞溏屎和塗之（千金方）

預辟瘟疫鮑魚頭燒灰方寸匕合小豆末七枚米飲服之令瘟疫氣不相染也（肘後方）

鱁鮧釋名

陳藏器曰鱁鮧音逐題乃魚白也李時珍曰鱁鮧音逐夷其音題者鮎魚也按賈思勰齊民要術云漢武逐夷至海上見漁人造魚腸於坑中取而食之遂命此名言因逐夷而得是矣沈括筆談云鱁鮧烏賊魚腸也孫愐唐韻云鹽藏魚腸也南史云齊明帝嗜鱁鮧以蜜漬之一食數升觀此則鰾與腸皆得稱鱁鮧矣今人以鰾煑凍作膏切片以薑醋食之呼爲魚膏

者是也故宋齊丘化書云鱁鮧與足垢無殊鰾卽諸魚之白脬其中空如泡故曰鰾可治爲膠亦名縼膠諸鰾皆可爲膠而海魚多以石首鰾作之名江鰾謂江魚之鰾也粘物甚固此乃工匠日用之物而記籍多略之

鰾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竹木入肉經久不出者取白傅瘡上四邊肉爛卽出

李時珍曰止折傷血出不止

李珣曰燒灰傅陰瘡瘻瘡月蝕瘡

附方

折傷出血但不透膜者以海味中鹹白鰾大片色白有紅絲者成片鋪在傷處以帛縛之卽止（普濟方）

鰾膠氣味

甘鹹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燒存性治婦人產難產後風搐破傷風痓止嘔血散瘀血消腫毒伏硇砂

附方

產難魚膠五寸燒存性爲末溫酒服（皆效方）

產後搐搦强直者不可便作風中乃風入子臟與破傷風同用鰾膠一兩以螺粉炒焦去粉爲末分三服煎蟬蛻湯下（產寶）

產後血暈鰾膠燒存性酒和童子小便調服三五錢良（事林廣記）

經血逆行魚膠切炒新綿燒灰每服二錢米飲調下即愈（多能鄙事）

破傷風搐口噤强直者危氏香膠散用魚膠燒存性一兩麝香少許爲末每服二錢蘇木煎酒調下仍煮一錢封瘡口　保命集治破傷風有表證未解者用江鰾半兩炒焦蜈蚣一對炙研爲末以防風羌活獨活川芎等分煎湯調服一錢

嘔血不止鰾膠長八寸廣二寸炙黃刮二錢以甘蔗節三十五箇取汁調下（經驗方）

便毒腫痛已大而軟者直指方用魚鰾膠熱湯或醋煑軟乘熱研爛貼之　戴氏治露瘒即羊核用石首膠一兩燒存性研末酒服外以石菖蒲生研盦之效

八般頭風魚鰾燒存性爲末臨臥以葱酒服三錢

赤白崩中魚縼膠三尺焙黃研末同雞子煎餅好酒食之

鱠釋名

李時珍曰劊切而成故謂之鱠凡諸魚之鮮活者薄切洗淨血腥沃以蒜虀薑醋五味食之

氣味

甘溫無毒

陳藏器曰近夜勿食不消成積勿飲冷水生蟲時行病後食之胃弱勿同乳酪食令人霍亂不可同瓜食

李時珍曰按食治云凡殺物命旣虧仁愛且肉未停冷動性猶存旋烹不熟食猶害人况魚鱠肉生損人尤甚爲癥瘕爲痼疾爲奇病不可不知昔有食魚生而生病者用藥下出已變蟲形鱠縷尚存有食鼈肉而成積者用藥下出已成動物而能行皆可驗也

主治

陳藏器曰溫補去冷氣濕痹除膀胱水腹內伏梁氣塊冷痃結癖疝氣喉中氣結心下酸水開胃口利大小腸補腰脚起陽道

孫思邈曰宜脚氣風氣人治上氣喘咳

孟詵曰鯽鱠主久痢腸癖痔疾大人小兒丹毒風眩

發明

汪穎曰魚鱠辛辣有劫病之功予在蒼梧見一婦人病吞酸諸藥不效偶食魚鱠其疾遂愈蓋此意也

鮓釋名

李時珍曰按劉熈釋名云鮓醖也以鹽糝醖釀而成也諸魚皆可爲之大者曰鮓小者曰鮗一云南人曰鮗北人曰鮓

氣味

甘鹹平無毒

陳藏器曰凡鮓皆發瘡疥鮓內有髮害人吳瑞曰鮓不熟者損人脾胃反致疾也李時珍曰諸鮓皆不可合生胡荽葵菜豆藿麥醬蜂蜜食令人消渴及霍亂

凡諸無鱗魚鮓食之尤不益人

主治

陳藏器曰癬瘡和柳葉搗碎炙熱傅之取酸臭者連滲和屋上塵傅蟲瘡及馬瘑瘡

李時珍曰治聤耳痔瘻諸瘡有蟲療白駁代指病主下痢膿血

魚脂釋名

李時珍曰脂旨也其味甘旨也

氣味

甘溫有小毒

李時珍曰魚脂點燈盲人目

主治

陳藏器曰癥疾用和石灰泥船魚脂腥臭者二斤安銅器內燃火炷令煖隔紙熨癥上晝夜勿息火又塗牛狗疥立愈

李時珍曰南番用魚油和石灰艌船亦用江豚油

魚鱗釋名

李時珍曰鱗者粼也魚產於水故鱗似粼鳥產於林

故羽似葉獸產於山故毛似草魚行上水鳥飛上風恐亂鱗羽也

主治

李時珍曰食魚中毒煩亂或成癥積燒灰水服二錢

別錄曰諸魚鱗燒灰主魚骨鯁

魚子集解

孟詵曰凡魚生子皆粘在草上及土中冬月寒冰過後亦不腐壞到五月三伏日雨中便化爲魚李時珍曰凡魚皆冬月孕子至春末夏初則於湍水草際生子有牡魚隨之灑白蓋其子數日卽化出謂之魚苗最易長大孟氏之說蓋出謬傳也

氣味

缺

主治

李時珍曰目中障翳

發明

李時珍曰魚子古方未見用惟聖濟總錄治目決明散中用之亦不言是何魚之子大抵當取青魚鯉鯽

之屬耳

附方

決明散治一切遠年障翳弩肉赤腫疼痛用魚子活水中生下者半兩以硫黃水溫溫洗淨石決明草決明青葙子穀精草枸杞子黃連炙甘草枳實麩炒牡蠣粉蛇蛻燒灰白芷龍骨黃蘗各一兩白附子炮白蒺藜炒黃芩炒羌活各半兩虎睛一隻切作七片文武火炙乾每一料用一片右通爲末每服三錢五更時茶服午夜再服赤白翳膜七日減去弩肉赤腫痛不可忍者三五日見效忌豬魚酒麪辛辣色欲凡遇惱怒酒色風熱卽疼者是活眼尚可醫治如不疼是死眼不必醫也（總錄）

遵生八牋

魚鮓

鯉魚青魚鱸魚鱘魚皆可造治去鱗腸舊筅箒緩刷去脂膩腥血十分令淨掛當風一二日切作小方塊每十斤用生鹽一斤夏月一斤四兩拌勻醃器內冬二十日春秋減之布裹石壓令水十分乾不滑不韌

用川椒皮二兩蒔蘿茴香砂仁紅豆各半兩甘草少許皆爲粗末淘淨白粳米七八合炊飯生麻油一斤半純白葱絲一斤紅麴一合半搥碎已上俱拌勻磁器或水桶按十分實荷葉蓋竹片扦定更以小石壓在上候其自熟春秋最宜造冬天預醃下作坯可留臨用時旋將物料拌之此都中造法也鱭魚同法但要乾方好

風魚法

用青魚鯉魚破去腸胃每觔用鹽四五錢醃七日取起洗淨拭乾鰓下切一刀將川椒茴香加炒鹽擦入鰓內并腹裏外以紙包裹外用麻皮紮成一箇掛於當風之處腹內入料多些方妙

又風魚法

每魚一斤鹽四錢加以花椒砂仁葱花香油薑絲橘細絲醃壓十日掛煙熏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四卷目錄

魚部藝文一

公矢魚于棠傳　周公羊高

公矢魚于棠傳　穀梁赤

觀魚賦　晉摯虞

謝趙王賚乾魚啓　北周庾信

窮魚賦（并序）　唐盧照鄰

北溟有魚賦　獨孤授

魚躍龍門賦　元弼
魚登龍門賦　苗秀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珠賦　王起
結網求魚賦　前人
羨魚賦　前人
魚在藻賦　李夷亮
羨魚賦（有序）　敬括
得魚忘筌賦　陳仲節
魚說　無能子
放盆池魚賦　宋張詠
水族加恩簿　毛勝
魚賦　吳淑
臨川羨魚賦　范仲淹
養魚記　歐陽修
漁樵對問　邵雍
養魚說　程頤
御溝魚賦　明劉定之
青鯽歌　張如蘭

魚部藝文二（詩）

周頌潛一章
枯魚過河泣　缺名
詠躍魚應詔　梁張率
賦得魚躍水花生　陳張正見
賦得蓮下游魚　阮卓
放魚　前人
詠魚　隋岑德潤
觀打魚歌　唐杜甫
又觀打魚　前人
白小　前人
賦得巨魚縱大壑　錢起
魚登龍門　元稹
點額魚　白居易
放魚　前人
魚上冰　王季則
前題　王公亮
前題　吳晃

巨魚縱大壑　姚康
小魚詠寄涇州楊侍郎　盧綸
叉魚招張功曹　韓愈
襲美以巨魚之半見分因以酬謝　陸龜蒙
奉和魯望謝惠巨魚之半　皮日休
洞庭魚　李商隱
射魚曲　前人
觀魚軒　宋韓琦
答梅堯臣達頭魚　歐陽修
渼陂魚　蘇軾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前人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陳師道
又　前人
觀魚　方岳
白小　唐庚

觀捕魚　明劉炳
觀魚　楊基
題程亞卿所藏劉進畫魚　李東陽
題網魚圖　倪宗正
畫魚　何景明
觀魚　孫一元
侶魚　前人
捕魚圖　孫蕡
和比玉賦游魚唼花影　程嘉燧

觀魚　僧宗林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四卷

魚部藝文一

公矢魚于棠傳　周公羊高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公矢魚于棠傳　穀梁赤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

也

觀魚賦

晉摯虞

觀鱗族于滮池兮覞羽羣于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之鰋瀺灂涌躍沒浪赴遠集於曲涯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蹙或躍或沉修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羨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構橫羅編筦爲筏摵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達于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往而無反炰鮨膾鯉亦有庶羞肴核並陳既旨且柔汎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倦願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舍惟修名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懼流連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懷湛遁需於酒食盤衎宴安歡情未極選興之言矯枉以直悅而不繹莫不歎息

謝趙王賚乾魚啓

北周庾信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鰩夜觸翼似青鸞兕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

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惟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竄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窮魚賦（并序）

唐盧照鄰

余曾有橫事被拘爲羣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竊感趙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之篇首云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靜月浦涵丹錦津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宕而失水屆于陽瀨漁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黨晁趨雀躍風馳電往競下任公之犗爭陳豫且之網螻蟻見而甘心獱獺聞而舐掌於是長舌利嘴曳綸垂鉤拖鬐挫鬣撫背扼喉動搖不可騰躍無由有懷纖潤寧望洪流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予爲鯤也與是遊乎自予羽化之子其孤俄撫翼而下負之而趨南浮七澤東汎五湖是魚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漁者猶悵望於泥塗

北溟有魚賦（以擊水三千搏風九萬爲韻）

獨孤授

次天地之量者海爲之大首鱗介之雄者鯤靡有敵

稟形徒恠其恢詭造物孰根乎朕迹慌北溟之安流考南華之遺跡好奇焉得以心駭乘理可同乎目擊且魚之狀有踰七日之尾而海之深蓋積八紘之水静則高浪爲之中輟動則連山爲之四起鮮鱗俛首以駿奔元冥投足而却視其有適也越孟諸之夕宿其自縱也豈鹽田之陸死况風濤作息空水相涵橫巨鱗而海分爲二豝雙目而日爲之三涾淹迆延載囘載旋嚇鰓則飛沫成雨擊尾乃跳波盪天任公之術靡措龍伯之力徒然生無以傷庸識其長久大不可度莫知其幾千固非海若之所俟屬天鷄之所犯干不吞龍舟以作暴豈貪牛餌而自殘遵坎德以獨適隨混元而變觀本於鱗而孰知終始化爲鳥而何足控摶一氣潛融飛沈以通刺天之鬐拂日垂雲之翼從風櫂靈韜映以騾晦溟漲豁落而半空方鼓怒於澔漾歘騰凌於鴻濛觀其羽之化也將飛風之積也未厚六翮之力相切萬流之波却走恐天衢之不容顧水府其何有嗟鷙鳥之累百異亢龍之上九彼黿鼉之穴處而釣絲或困彼鴻鵠之雲飛而網羅纔

遠曷若縱溟渤而搏扶搖其勢固以相萬

魚躍龍門賦（以揚鬐鼓鱗撇波直上爲韻）

元弼

彼龍門之津流水激射斷山嶙峋厥功彰於夏禹斯險際乎蒼旻是河源炳靈以峻極水族候時而薦臻副大用也佇龍行兮驤首參神選也同鯤化兮脫鱗徒觀其向天倪辭水府望霄漢之九越泥沙之五來如及門出若由戶雖懸波而千仞終作氣而一鼓我鬣既張彼川何長仰雲路而抑揚終不息而自強我功既獎彼河徒廣揖天衢而直上誠擇利而攸往變化伊何升沉亦多瀠洄曲渚泛灩長波背蛟室而大集指龍門而遠過至於激厲果決乘陵險絕雖迅湍奔雷駭浪噴雪終瞬息而上膺騰而撇揮其尾而不勞騁其力而不竭於是俄變魚服倏爲龍姿志氣自負威靈自持豈同途於點額寧較力於掀鬐哉於戲道有行藏運有通塞天資性靈神輔正直始有水而呀鰓忽升天而振翼然後隨方受變千里一邑風雲際會未始有極慕李膺之往哲孰不願遊追老氏之元蹤而其不測儻眞宰之可仰終進德於君門之側

魚登龍門賦（以躍白波入青雲爲韻）

苗秀

有客有客棲於草澤觀龍門壯禹跡目送跳沫千有餘里心驚懸流千有餘尺氣濛濛而霧蒸聲隱隱而雷激於是吞舟之倫吹潦將適奮泥沙而撥刺簸鬐鬣以投擲鱗櫛比而映木星攢目瞳曨而中流月白翔疊浪凌洪波當用取之既逞志而浩汗何往不可豈失溜而蹉跎遂脫魚服入龍渦上既親於天水下不離於黿鼉天吳芒昧而莫測其以馮夷聘貽而孰知其他出彼處此載騰載躍達任公之釣餌遠漁父之罾繳昔嘗未達伏艱難以如茲今則獲伸觀變化之何若既稟受乎靈遂隱見乎形鶩寥廓昇窅冥却訝泥蟠免翻身於尾赤旋驚意逸摩正色於天青然後知遊濠浮沉在藻出入嗟所處之齷齪恨中區之於邑豈若一朝豹變千古名立當天衢而翱翔近日域而呼吸懸水之人文莫比赤鱗之巨鯉何及末無涸轍之憂寧有窮波之急別有志士卓然不羣名嗟歲晚寢必夜分思拜手於丹闕願獻賦於明君儻獲比魚而變龍必能行雨而吐雲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珠賦　王起

漢武帝出咸京遊昆明覩潛魚之躍吐靈珠之英珍不藏川是獲媚川之色仁苟及物必能動物之誠先是撥剌巨鱗傍畔水裔或詹何所中或任公所制利鈎貫鰓而錯落長絲縈岸而掣曳殘瘁不振沉浮未濟是用脫其鋒解其綴索於枯肆初同患於波臣銜以圖書終乃小於軒帝他日擇良辰鏡清流捨鑾輅登龍舟不疾不徐以遨以遊於是傍臨桂棹遠映珠旒或銜或垂似驪龍之頷將吐若明若滅比瓊蚌之胎未收光芒稍逼輝赫難儔實有意於豐報固無情於暗投含幽育明轉煌煌於晝鴿振鬐掉尾時熠熠於牽牛既而千官動色百辟咸覩且曰修其文耀其武澤之廣恩之溥雖彼池中之物亦懷天下之主報德而入於隋掌比類蛇銜惑音而失於晉庭彼慙鶴舞況乎燭龍奮豔石鯨獨吐泣鮫人之目固不可倫綴神女之軀會何足數由是儼天儀俯洪池映噞喁而未出炫的皪而方施然後得兼寸之彩失圓折之規則皎皎駒來自掩白狼之美翩翩雖至徒稱赤雀

之奇是知人能博施物亦幽贊無煩罔象之索詎假闌干之貫向若安其忍棄其難俾頒首長逝刦灰永散安得此樂于江湖見託于河漢則玉殿之側誰綴其玲瓏金輿之傍莫矜其照爛以言于魚也厥道斯存以言于人也如何勿敦則受加惠蒙渥恩得不效節於當代而垂名於後昆

結網求魚賦　前人

網則結緒魚方躍泉其結也疎而不失其躍也瞻之在前一縱一橫既克張於萬目無小無大亦何逃於百川是以揚鬐振鬣噴沫飛涎初同求於發笱終取義於忘筌於是當巧孜孜抗精屑屑細緝絲枲解紛結絕想江湖之相忘遂綱維之備設搖頳尾以游泳爾不厭深運素手以繽紛我思善結俾晝作夜日居月諸成茲密網念彼嘉魚庖犧之舊制無改良罟之新規有餘獻鮮豪之時茲爲謀始烹釜鬵之日此乃厥初且注目劬勞甘心健羨於結網兮何有徒喩喁而可見金盤既設無霍靃以霏霏錦質乍窺徒赫赫而戰戰孰若氣奪九罭網殊一面始結繩而爰設終

在藻而咸蔫疎密由己卷舒從心此紛紛而不紊彼潑潑而方禽亦何必不綱而爲子釣斷罟而諫君臨其動則紛其力不費事有類於組織志未殊於經緯蔫尾安在提綱尚未想飛鴻而則羅曷遊魚兮不畏向若臨河廣忝心賞隨揭厲之淺深當鱗甲之來往出彼赫鰓亦同反掌營鱣鮪方同濊濊之施罛禁鯤鮞豈比恢恢之漏網則知無其備者其功略有其具者其利博此不傚其經營彼無憚於潛躍夫然觸類斯長緣情可託結詩書而爲網網則有條驅爵祿而爲魚魚兮咸若吾所以考先賢之微言悟臨川之妄作

羨魚賦　　前人

客有羨魚者立河壖俯臨泉窺綠藻瞰紅蓮彈鋏之歌逾切觀濠之意彌堅則有頳尾殊品紫鱗異質或依蒲而自娛或擁荇而爭出揚鬐奮鬣已見其由戢尾貫鰓未知其術是用乘良辰守通津望喚喁而注目聆瀺灂以勞神乃嘆曰深不測者水藏諸水者鱗營之何及獲之何因彼不脫於泉徒求於泉下彼不

蕩於水奚求於水濱喪志而退問於漁人漁人曰噫子過矣君子謀不失利動必合禮禽之中也先夫矰繳獸之獲也資乎弓矢夫吾子坐金堤降玉趾無罶而窺其發發無笱而思其唯唯此所謂自包其羞不求諸己向若有具施之於水則和羨可待食肉玆始不爲緣木之難自叶忘筌之美斯言富哉感激而同求詹公之術盡任子之才器必備藝咸該將中否之不惑希取舍之無猜羨之可以已也是以結網而復來

魚在藻賦（以潛泳水府形諸雅什爲韻）

李夷亮

鴻鈞之代兮動植斯慶至德旁流兮潛魚在泳忻藻荇之是依美陰陽之克正載頒其首將同宴鎬之觀不脫於泉自樂觀濠之性極浦風霽澄潭月虛鮮鱗繚繞聚沫紆徐或在鮫人之室或過陵鯉之居蓮花東西信可遊而可息文竿上下徒欲釣而求諸豈不以當在宥之時處恬然之水乘灝灝之元氣得生生之至理大信波及湛恩草靡無慮竭澤之災自保深泉之美伊元風之扇物物無細而不沾惟廣運之鋪

時時或與之發潛

羨魚賦（有序）

敬括

閏正月旬有八日李崔二侯命余於邑之南澗以求魚也洎至止人鮮力微網則虛設遂無所獲願莫我從且漁者卑事非其人猶不可力行特取豈容易哉因貽賦云

南有澗兮湜湜其流北有人焉溫溫寡侔涉春水兮以遨以遊羨嘉魚兮載沉載浮且人以功爲志魚以水爲利功高則其事易成水深則其魚易致況我網孔張我心匪臧網無及則魚以遐遁魚已遁而人猶未忘亦何異驅倚市者就戰俾善駕者持航雖終朝而筋骨之勞備盡徒悉力而尺寸之功不揚振振者李胡爲乎至此平陸不可以行舟干將不可以補履歸止歸止振振者崔胡爲乎忽來過屠之嚼何益臨川之羨空迴歸哉歸哉

得魚忘筌賦（以適道知歸言象皆遺爲韻）

陳仲節

魚也者重泉之微因筌而索與元珠而同歸筌也者虛舟是依因魚而棄將緣木而有違始鉤深以假器

於是終釋手而喻指之非詎比弓藏方隨喬木靡因火化奚貴焚機所以乍觀象於十日終遺形於九圍其得也且非貪餌誰曰在藻旣涉無而恬鱗斯獲將遺有而虛室是寶其忘也寧捨不材匪投有昊陶唐絕巧棄智故然雖愛必捐若遁圓離方孰謂不由其道故無用者木上之罾則虧有情者在梁之翼何爲彼用拙徒觀於進退此情畱寧識於推移故曰因動而忘筌爲後覺投虛自得魚匪前知豈殊舟旣焚而空闊先濟屣將脫而止足由斯於以探幽落焉藏往方之俯拾亦何啻於盈筐爰取坐遷義非同於解網必也窺淸泚憑浩蕩是務得一不矜牽兩貪緣而來爲得魚之象必也祛其意窒其源舟無五覆道遺三幡展轉而棄爲忘筌之言使彈鋏嘉賓不樂烹鮮之味投竿公子何勞餌犗之煩若然投者諒非赴澤在虛心而自適諒非卷懷將適道以孔皆然後蟬蛻萬象鴻毛百骸有漁人聞而辨之曰是言也始以神遇將終理遺謂鱗介非掩豆之實以互浸爲覆盆之淺然乎哉吾何必鳴榔而遊衍

魚說　無能子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羣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壖纖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壖而遊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殖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鶩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沉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羣而姤泝瀑而怒意撓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于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鬐鬣一也吾鬐鬣而遊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壖遊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放盆池魚賦（有序）　宋張詠

皇宋有天下十一年予自洛徂陝陝牧以近戚得倖不喜儒墨遂憩駕於易兵部之館庭戸之間有

盆池焉綠萍小鮮雜其中以節兒童之樂樂則樂矣大達夫物之性也遂命放之感而成賦

粵若金張貴孫風臺露軒珠翠爛目煙華斷魂未盡瓌異憀然綺思遂命破苔紋陷陶器上兮紅杏之陰下決漣塘之水於以誡童僕責女胥繫蛛絲之罥網鍼纖之魚魚亦繼致爰適我意宅於綠萍恩留香餌日兮夕兮戲汝弄汝想其魚乎寧忘意歟稟天仁兮化質飲靈泉兮孕軀豈不有蹻狀運海之類豈不有慕力嗔雷之徒旣履漸於鱗鬣安蹶蹀於汚瀦今者不樂動乃觸乎四隅客有詞軫窮轍詩歌行葦將間童子之欲用汲生生之理無毀爾缶無覆爾水江湖可待與彼游泳之因罇俎不離解彼囚拘之恥去去魚兮丁丁我私遊必避其醜類食無貪於童飴比目義而可友文鰩賢而可師壯禹門之燒尾擬碣石之曝鰭如此則脫地塹排天池鯨鯢爲之戢鬛波神爲之驚嘻彼貴尺澤者曾何足知自邇圖遠通溪泛谷一動一息爰長爰育斜流可畏畫蛙之聲下多非淺渚邪輕牧豎之鉤頭更曲得有悅若前事放乎大流

欽王澤之下及職昆蟲之盛遊時奔雲雨之鄉神其救旱日警螻蟻之制慍莫吞舟無忽我誡無後爾羞聊勝乎銜珠顧印之儔者也

水族加恩簿　　毛勝

江伯夷鱁鮧也

令惟爾江伯夷宋帝酷好鰾則別名宐授宋珍都尉南海詹事

錦袍氏鱖也李本鯉也鮮于羹鯽也楚鮮白魚也縮項仙人鯿也食寵侯鰣鰉也單長福鱓也管統葱管也備員居士東崇也唐少連崇連也

令以爾錦袍氏骨疎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蘇暘御史仙盤遊奕使以爾李本三十六鱗大烹允尚宜授跨仙君子世美公以爾鮮于羹砍鱠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饗德郎以爾楚鮮隱釜沉糟價傾淮甸宜授傾淮別駕以爾縮項仙人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授槎頭刺史以爾食寵侯支節班駁標致高爽宐授添府大監以爾單長福曲直靡常鮮載具美宜授泥蟠掾以爾管統省象菜伯可備煎和宐授長

白侯同盤司箸局平章事以爾備員居士腥粗無狀見取俗人宜授錬身公子以爾唐少連池塘下格代匱充庖宜授保福軍節度使

鱸名紅文生盧清臣

令惟爾清臣銷醒引興鮮鬣之香宜授橙虀錄事守招賢使者

鯆名時充

令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鍇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衙効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

鱭名白圭夫子

令惟爾白圭夫子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

魚賦

吳淑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多且旨若夫魴魚頳尾王室如燬或逢秋而憶鱸或當春而薦鮪大盈一車長及千里爾乃昭帝之養昆明任子之蹲會稽鄙奉車之不足美弦章之見辭加美名於孔鯉獻有餘於仲尼陶朱則養之而富龍陽則棄之而悲憂在脫淵樂宜在藻形備丙丁用稱鱻薧宿沙善漁詹何能釣考

信及於中孚美於物于靈沼則有形侔刀劍價貴牛羊化舒姑之泉歸青田之倉或釣於渭或觀於棠掣三牽兩析縷分芒夜飛嘗駭於文鰩陵處亦驚於龍鯉緯書載其虎銜時令標其獺祭別有姜詩雙鯉楊震三鱣或買之而啖茹或得之而忘筌躍武王之舟入仲御之船琴高初見于涿水務光始返於盧川獲靈符者涓子寄丹書者葛元莊周比之於貸粟淳于笑之於祝田鮔則似蛇鰼聞有翼陳囂遺之於竊盜王弘致之於親識林邑凌雲見明刻石入羽淵而遷化厭武昌而不食乞伏買之而盡放王固祝之而不得釋小傳單父之政貢大見王龔之德亦聞謝允致鯉左慈化鱸專諸奏炙陳勝置書入舟豫知其解甲有錄則比於負圖周發會傳於嗜鮑漢徹常聞於得珠既自適於濠梁亦相忘於江湖片則王餘雙稱比目或墜眼而爲珠或燃膏而作燭祭而獲應者周平懸以示廉者羊續鮒惟宜暑儵可忘憂長鬪橫海大記吞舟或七日而逢尾或一斤而千頭幸遁水而相致無乾谷而見求亦有梁水之魴洞庭之鮒應王祥

之剖冰感蔡仲之廬墓楚國悟之而爲治越王養之而致富又有感王延之孝養陸政之養內藥則戲于湯中塗血則行於水上若其噴水爲雲吐氣成風介象釣之於殿前王肅羨之於洛中戒螻蟻之所制豈蹏涔之見容出丙穴而赴水度禹門而化龍或義不及賓或功稱微禹必芳其餌乃先於俎既見射而流血亦高飛而乘雨爾其金虀玉膾青鱸碧鱗有負函盛水之嗜有當乳輟網之仁復聞杜孝罝筒而寄歸張昭結網以供膳吳隱嫌其用意公儀辭其爭獻效雙角于元海革陽鱎于子賤鯨死而彗星乃出鱷去而潮人無患苟耕田而可種奚臨河而見羨若乃林邑變鐵流淵出瓊嬾婦羞聞于同類水君可駭于人形既得書而加飯亦逼人而延齡烹之則忌其屢擾致之則嫌其至清取澤戒竭察淵惡明斯足以驗人事制國經豈徒誦毛詩之九罭觀天文之一星

臨川羨魚賦

范仲淹

彼何人斯在水之湄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羨之瞻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求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

徒觀其紋浪不驚錦鱗咸遂或在藻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但見嬉遊固難馴致當自適於淸流若有待於芳餌在淵遊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岸噞喁訝平子之書至潑潑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庖爲籩豆之俎可以升鼎俟鹽梅之和顧絲緡而則不俯漪漣而奈何凝盻依依控鯉之方安得含情默默思鱸之典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頫首止疚懷而肆目自朶頤而爽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詠於南有心乎愛矣媿疎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速馮河之咎謀之未喜烹鮮尚睬弗經營於綱網空顧慕於鱨鯊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邪胡不爲施罟之功豈勞彈鋏胡不學投竿之術自取盈車又何必其志營營其圖瑣瑣徘徊乎水澤之畔怏悵於泉源之左亦猶射雉之子卽亡矢以胡爲待兎之人非設罝而奚可然則有爲者必先其器所羨者何止於魚器則可爲詎見力不足者魚或空羨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己將觸類而起乎五餌不陳釣四夷而莫至三綱不緝羅兆民而則疎至如居人之常爲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蹈當崇

德而無倦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養魚記

歐陽修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不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漁樵對問

邵雍

漁者垂釣於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於磐石之上而問於漁者曰魚可鉤取乎曰然曰鉤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鉤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

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鉤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鉤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於動水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

木體也用生於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可以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

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養魚說

程頤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子魚食貓見其呴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終觀之戚戚然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

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汙池魚不盈尺不中殺不市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思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此魚而已乎

御溝魚賦

明劉定之

有玉堂先生曳輕霞之裾綰明月之佩雍容而朝委虵以退蘊照世之文章負超羣之意態不自覺舉武軒昂而揚袂慷慨也行盡乎龍尾之道漸涉乎鼇背之橋循玉闌之迤邐俯碧波之動搖若潛觀而契志因緩步以逍遙顧而語予曰子亦知夫御溝之魚乎揀羣鮮於江湖擇衆鱗於淮海窮孟瀦之藏磬洞庭之匯河伯獻其間生川后貢其妙英莫不金梭璀璨玉尺晶熒欲飛騰而現異能變幻而通靈然後得以

濯天潢入銀漢遊漸池之淪漪泳太液之汗漫鳳沼逼其淪漣龍光映其煥爛簫韶時聽豈比瓠巴之音翠輦間臨奚啻蒙莊之翫誠可謂奇逢希遇難得罕儔然而跼蹐近地涵濡安流逐光景而出沒隨羣隊而沉浮雄不足以掣餌巨豈至於吞舟而僅足免虞人之網逃任公之鉤儻決諸滄溟放諸渤澥豈不能鼓浪而霆轟喣沫而霧灑見頭角而陽侯驚張鬐鬣而馮夷駭者哉而吾儕養望明時叨榮中祕沐皇澤之漑霑濫詞源之浸漬上之所以優我有樂而無所憂我之所以報上有志而無所事覩斯魚之冥然而忘羞因重我之惕爾而增愧也予曰先生之託喻則已似矣先生之自期固尚賒也物不貴於速化靜以待其來而時莫能舍事不貴於顯施隱以操其機而功無能加不見溝中之魚今爲帝前之龍邪夭矯鬱屈騰驤蟠拏不動而奉日御不怒而鞭雷車沛爲雨澤散爲天葩民以之濟國以之華孰與馳騁於雲水決驟於泥沙與蝦蟹而爭能共蝘蜓而眩誇也哉先生無言微笑相視若謂余之深望而淺謀短才而長

志

青鯽歌

明張如蘭

海味索隱曰青鯽魚身扁而鱗色俱白以背上一條青脊得名非青鯽魚也其膏腴甚美出奉化縣士庶咸珍之在諸魚之上過清明時候腦中生蟲名魚蝨其蝨漸大而魚亦漸瘦便不堪食蓋不時不食矣豈張將軍食此魚時正在生蝨之候爲過時之食耶歌刺稍嚴矣然以脊爲鯽土人故自訛耳以白爲元未深覩厥狀也

探茅積得元鯽顏如漆味如腊煮白石防中咽咲蟠桃吐崐核比五葷是雞肋中間棄之殊可惜

魚部藝文二（詩）

周頌潛一章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也）

（朱注）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

枯魚過河泣　缺名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

詠躍魚應詔　梁張率

戢鱗隱繁藻須首承淥漪何用遊溟澥且躍天淵池

賦得魚躍水花生　陳張正見

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鏡浮
凌波銜落蘂觸餌避沈鉤方遊蓮葉外詎入武王舟

賦得蓮下遊魚　阮卓

春色映澄陂涵泳且相隨未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
觸浪蓮香動乘流葉影披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

放魚　前人

金錢贖得免刀痕聞道禽魚亦報恩好去長江千萬
里不須辛苦上龍門

詠魚　隋岑德潤

劍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觀打魚歌　唐杜甫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發發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
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棄却赤鯉騰出如
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

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前人

蒼江漁子淸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强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鬬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白小　　前人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

賦得巨魚縱大壑　　錢起

巨魚縱大壑遂性似乘時奮躍風生鬣騰凌浪鼓鬐龍攄回地軸鯤化想天池方快吞舟意尤殊在沼嬉傾危嗟幕燕隱晦笑泥龜喻士逢明主才猷得所施

魚登龍門　　元稹

魚貫終何益龍門在苦登有成當作雨無用恥爲鵬
激浪誠難泝雄心亦自憑風雷潛會合鬐鬛忽騰凌
泥滓辭河濁煙霄見海澄迴瞻順流輩誰敢望同升

點額魚　白居易

龍門點額意何如紅尾青鬐却返初見說在天行雨
苦爲龍未必勝爲魚

放魚　前人

香餌見來須閉口大江歸去好藏身盤渦峻激多傾
覆莫學長鯨擬害人

魚上冰　王季則

北陸收寒盡東風解凍初冰消通淺溜氣變躍潛魚
應節似知化揚鬐任所如浮沉非樂藻沿泝異傳書
結網時空久臨川意有餘爲龍將可望今日愧才虛

前題　王公亮

春生寒氣滅稍動伏泉魚乍喜東風至來觀曲浦初
近冰朱鬣見望日錦鱗舒漸覺流澌退還欣掉尾餘
噞喁情自樂沿泳意寧疎倘得隨鯤化終聽戾太虛

前題　吳晃

春水潛鱗發寒潭舊藻疎揚鬐順氣縱振鬣上冰初戲廣憐空潔浮淸媚景虛戒貪常避餌思達每懷書濕映流澌薄狂游觸浪餘終希泮渙澤爲化北溟魚

巨魚縱大壑　姚康

水府乘閒望圓波息躍魚從來暴泥久今日脫泉初得志寧相忌無心任宛如龍門應可度鮫室豈常居掉尾方窮樂游鱗每自舒乘流千里去風力藉吹噓

小魚詠寄涇州楊侍郎　盧綸

蓮花影裏暫相離纔出浮萍値罟師上得龍門還失浪九江何處是歸期

叉魚招張功曹　韓愈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燃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饒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志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冪冪拂棹影寥寥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

如棠名旣悞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鱠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强問鴞

襲美以巨魚之半見分因酬謝　陸龜蒙

誰與春江上信魚可憐霜刃截來初鱗殘似撤騷人屋腸斷疑傷遠客書避網幾跳山影破逆風曾蹙浪花虛今朝最是家童喜免泥荒畦掇野蔬

奉和魯望謝惠巨魚之半　皮日休

釣公來信自松江三尺春魚撥刺霜腹內舊鉤苔染澀腮中新餌藻和香冷鱗中斷楡錢破寒骨平分玉筋光何事貺君偏得所祇緣同是越航郎

洞庭魚　李商隱

洞庭魚可拾不假更垂罾鬧若雨前蟻多於秋後蠅豈思鱗作簟仍計腹爲燈浩蕩天池路翺翔欲化鵬

射魚曲　前人

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尋潮背日伺泅鱗貝闕夜移鯨失色纖纖粉簳馨香餌綠鴨迴塘養龍水含冰漢語遠於天何由廻作金盤死

觀魚軒　宋韓琦

雨過方塘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荇駢頭戲忽見開萍作隊遊喜擲舟前翻亂錦靜潛波下起圓漚吾心大欲同斯樂肯揷筠竿餌釣鉤

答梅堯臣達頭魚　歐陽修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鰕淺水間羸蜆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拾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既若斯大者固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析骨節駭專車鬚芒侔劍戟鰓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京國乾枯少滋味治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君詩虛名從此得

渼陂魚　蘇軾

霜筠細破爲雙掩中有長魚如臥劍紫荇穿腮氣慘悽紅鱗照坐光磨閃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爲解顏香秔飽送如塡塹早歲嘗爲荊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

棄無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儵瑣細空自鯹亂骨縱橫動遭砭故人遠餽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贍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鄰幸有庖虀釄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前人

東池浮萍半黏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尙涵空舞闊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瀺灂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湖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陳師道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露沙背大魚蟠泥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鱠修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著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爲小濠上之意誰詣得會枯魚

雖泣悔何及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　前人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舷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騈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鱠寧容網目漏呑舟誰能烹鮮作苛碎我亦江湖釣竿手悞逐輕車從下瀨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墮鳶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觀魚　方岳

林光漏日煙霏濕鸕鷀簇立春沙碧湘竿擊水雪花飛鸕鶿沒入春溪肥銀刀撥刺爭三窟烏兔追亡健於鶻搜淵剔藪無噍類餘勇未厭心突兀十十五五斜陽邊聽呼名字方趨前吐魚鎊籃不下咽手捽項碎勞爾還鳴呼奇哉子漁子塞上將軍那得爾

白小　唐庚

二年遵海濱開眼即浩渺謂當飽長鯨餬口但白小百尾不滿釜烹煮等芹蓼咀嚼何所得鱗鬣空紛擾向來巨魚戲海面橫孤嶠噞喁噴飛沫白雨散晴曉

終然不省錄從事此微眇短長本相形南北無定表泰山不爲多毫末夫豈少詞雄兩月讀理足三語妙人生一漚發誰作千歲調安能蹲會稽坐待期年釣

觀捕魚

明劉炳

柳條風脆已梳黃潮落溪毛露石梁帆腳壓霜寒撒網枕牙移月夜鳴榔載車有獵會占渭鼓枻無歌豈濯湘又得錦鱗長尺半鄰翁新酒正吹香

觀魚

楊基

池陰樹影涼白小粉成隊吹絮圓漚續觸荷清露碎俄沉靜却浮忽遇驚還退幸免釣絲憂江鱸且充膾

題程亞卿所藏劉進畫魚

李東陽

劉生亦是丹青豪近來作畫無此曹平明退直呼濁醪半酣脫却宮錦袍戲將禿筆作鱗介已覺四壁生風濤風濤洶湧向何處岸闊江空起煙霧東風一夜吹水渾翠鬣紅鬐不知數桃花柳絮時吐吞輕蘋亂荇交縝紛圓光倒射日成凸滅影下沒天無痕羣嬉若共衆芳狎遠逝忽與洪波奔千形萬化極幻化倉卒逢之安可論就中巨者稱赤鯶卓犖頗似鯨與鯤

仰窺河漢若咫尺俯視江海如覺盆巖巒變風雨作走天吳驅海若流雲掣電同揮霍噴沫浮漚滿寥廓鋒鏑參差見齦齶劍戟崢嶸露頭角直遣飛騰動鬼神寧誇震撼傾山嶽若非溟渤即洞庭不然豈得通幽靈幽靈汗漫入恍惚始信丹青有奇骨劉生劉生良已工誰其愛者司徒公華堂錦軸粲盈丈髣髴坐我龍門中龍門高高幾許葉公畫龍龍出走此物胡爲在庭宇知公自是人中龍會向人間作霖雨玉如意金叵羅激高堂揚練波文王在洛民共樂君子有酒吾當歌我生解詩不解畫潦倒不覺雙顏酡吁嗟乎吾當奈爾丹青何

題網魚圖　倪宗正

白白江波紅尾魚蒲花初發柳花疎江洲日暮忘歸去江魚上網不知數風雨欲來猶不來篛笠且掛磯頭樹

畫魚　何景明

大魚昂藏若人立衝波跋浪江風急旁觀一一鯉各有神倏忽波濤隨出入中堂髻鬣動杳冥坐久始識爲

丹青青天萬里拂絹素筆力咫尺開滄溟禹門天池
雲霧裏白晝雷霆行地底何人有力移置此酒酣相
視一改容只恐化作三蛟龍

觀魚
孫一元

苔礫石池上觀魚坐短蒲飜萍銀撥刺吹浪雪模糊
沙白雲光淨日斜島嶼孤濠梁相對處吾亦偶忘吾

侶魚
前人

清池耀明鏡綠萍淨相依水面散寒花樹底風生微
主人時夕來釋杖坐苔磯叢石圍小島游魚吹浪飛
眼中銀潑刺鱗光亂斜暉物我澹無言相對兩忘機
余亦觀化者願與子同歸

捕魚圖
孫蕡

小孤舟前春水綠泛湖小船如小屋白頭漁父不解
愁往來捕魚湖水頭得魚換米納官稅妻孥衣食長
優游大兒十三學網罟小女七歲能搖櫓江口賽神
夜吹角村邊賣魚朝打鼓雨來維梢依古岸風起鳴
榔入長浦荻芽短短桃花飛鱖魚上水鰣魚肥鱠魚
燒笋醉明月蠻歌唱和聲咿咿月明在天光在水但

願年年只如此無風無浪長安眠湖中有魚魚得錢

和比玉賦游魚唼花影　程嘉燧

無數輕鰷蓮葉東泳芳吹沫競浮空疑追戲蝶來天上誤餌游絲沒鏡中點額冷光如吸露濯鱗香陣欲飱風相忘樂事江湖外捉影還堪嚼蠟同

觀魚　僧宗林

魚在水中生人在水中死貪餌魚上鉤失脚人下水人死魚腹肥魚死人口美吁嗟魚與人惡乎不知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五卷目錄

魚部紀事一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五卷

魚部紀事一

竹書紀年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於洛水庚申大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敎以賜帝帝勿犯也名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

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既降游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塞門谷口是也

通鑑前編帝始受河圖帝夢見兩龍授圖乃齋戒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流而上負圖而進帝跪受之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

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蛟魚踊躍於其淵

雲仙雜記大禹治水功成令江淮河海神曰魚鼈衰盛隨世安危自此之後年必小減使其價遞增以食晚末之民應天意也

書經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註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與

竹書紀年帝芒十三年東狩於海獲大魚

尚書大傳呂尚釣於磻溪得魚腹中有玉璜

論衡紀妖篇太公釣得巨魚剖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

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

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周禮天官內饔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訂義）史氏曰鱐魚之已槁者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饋食之豆其實豚拍魚醢加豆之實筍菹魚醢（訂義）史氏曰魚出於水故以陸產配之

儀禮昏禮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註）魚之正十五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魚水物以頭枚數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欲其敵偶也者夫婦各有七也

士昏禮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

少牢饋食禮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疏）凡載魚爲生人首皆向右進鰭其祭祀亦首皆在右進腴生人死人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故也鬼神進腴者腴是氣之所聚故祭祀進腴也生人進鰭者鰭是脊生人尚味也

有司徹司士枇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於其上（註）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膴讀如殷冔之冔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可用祭也

穆天子傳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

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

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權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淮南子人間訓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

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祖而捕魚

公羊疏晉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韓子外儲說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其儉偪下

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蘗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蓺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吳越春秋公子光謀殺王僚伍子胥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公子光伏甲士於窋室中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愼王僚乃被棠鐵之甲三重使兵衞陳于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窋室裏足使專諸置魚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

吳郡諸山錄吳王魚城在田間當時養魚於此

晏子外篇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名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陂池之魚入於權宗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

景公乃下席而謝之

雜上篇公遊於紀得金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公曰紀有書何以忘也晏子對曰有以忘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其不亡何待乎

呂氏春秋必己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

孔子家語致思篇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餽而無祭者乎

屈節篇宓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輙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

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輙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說苑君道篇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

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荀子大略篇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

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

戰國策蔡靈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如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列子殷湯篇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荆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惟魚之念投綸沉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制重也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

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淮南子齊俗訓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

韓子外儲說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鷮在吳子寧能爲我報之乎對曰臣來道旁見野人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

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

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爲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涂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

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韓子內儲說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飢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搜神記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

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

符子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六年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涓跪於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若背其跗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本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涓曰不見康王父之釣乎涉蓬萊釣巨海摧崖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

史記秦始皇本紀八年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註 索隱曰言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爲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而去

漢書五行志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爲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毒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

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三齊略記始皇祭青城山築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魚水變色如血者數里於今猶爾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死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

漢書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陶朱新錄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憑欄俯窺雖

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漉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後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

三輔黃圖昆明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鉤三日戲於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耶乃取鉤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

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

郭憲東方朔傳武帝暮年好仙術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漢書食貨志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

宣帝本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東濟大河天氣淸靜神魚舞河

五行志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尺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尺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

遁甲開山圖遼東有襄平山多饒鬼目之菜生而有神虎龍蛇大魚守之

玉壺氷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攻拔樂陽從至廣阿（注）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

劉盆子傳盆子入長安城更始來降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千百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

羊續傳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

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范丹傳丹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以黨錮有時絕粒窮居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五行志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爲徵寧獨二王之妖也

風俗通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外史燕言篇徵君歸見郭泰立於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於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爲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爲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於縱而憂於烹今吾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爲士者皆餌之魚乎

龜丘篇晉人練刺士假爲謁者以刺楚王於是楚王始疑晉人之讎楚項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憲設刺客計也遂收徐淵周岑於獄徵君將避難以歸故邦魯狷曰子之歸善矣其若岑淵何莫若返楚以調二國之釁徵君曰汝不見遊魚之逝千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沉得揚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逝君益信則士益歸而況士之於諸侯哉使遊魚遇無水之壑則偃蹇而困於泥求咫尺之遊亦不可得已今楚無水之壑也欲以藪澤之魚而遊之必蹇矣故魚不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

後漢書董卓傳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爲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費長房傳長房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

華佗傳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

東夷傳濊其海出斑魚使來皆獻之

邛都夷傳（註）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

夫餘國傳初北夷索離國王侍兒生男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曰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鮮卑傳鮮卑檀石槐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

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汝南先賢傳周燮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在於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食則不食也

宋書符瑞志魏文帝初鑊中生赤魚

拾遺記吳主潘夫人以姿色見寵權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吳主於是罷宴至於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

魏志郭皇后傳黃初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衞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漕運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王肅傳肅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晉書五行志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於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劉元海載記劉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日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水經注郭頒世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

吳志孫皓傳建衡三年司空孟仁卒（注）吳錄曰仁本名宗避皓字易焉除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於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

避嫌也

孝子傳孟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宗初爲雷池監奉魚於母母還其所寄遂絕不復食魚後宗典知糧穀乃表陳曰臣昔爲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拾遺記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

世說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注）晉陽秋曰祥母患病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

宜都記限山縣東六十里有山名下魚城四面絕崖唯兩道可上皆險絕山上周迴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人田種於山上昔永嘉亂土人登此避賊守之經年食盡取池魚擲下與賊以示不窮賊遂退散因此名爲下魚城

孝子傳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

草視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汲乃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壻所寄熟而進之聞者嘆駭

世說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注）幽明錄曰陶公在潯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爲此說

郗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語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桓車騎在荊州張元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

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

法苑珠林晉桓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旣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湖中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

晉書劉弘傳弘都督荆州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敎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幷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

王承傳承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

王延傳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至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

吳隱之傳隱之爲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苻生載記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異苑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

交州記有一湖去合浦四十里每陰雨日百姓見有銅船出水上又有一牛在湖中以鷄酒爲祭便獲大魚若此禮不設唯得牛糞而已

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

酉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簄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簄

幽明錄成彪兄喪哀悼結氣晝夜哭泣後釣於湖經所共飲處釋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號慟俯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自船躍出

異苑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宰牲禱祭以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衆侶忿怨棄業將罷其夕並夢見一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剉以爲鱠頓獲百簿故因以百簿名瀨

宋書王弘之傳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兩頭置門內而去

南史江泌傳泌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

卞彬傳彬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府則以清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

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

戴僧靜傳僧靜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齎錦出事發繫南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剖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五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眞表獻金色魚一頭

五行志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燕取其肉食之

虞愿傳愿還中書郎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鱁鮧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鱁鮧積多胷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

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

南史齊武陵昭王曄傳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䱒魚而已儉重其率眞爲飽食盡歡而去（註）䱒音謁鹽漬魚

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子良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

樂頤之傳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南齊書五行志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稱浦一入永興江皆暍岸側百姓取食之

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食乃去

南史齊廢帝海陵王本紀時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

皆詬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

孔休源傳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節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蒼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隋書五行志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瀆中及元武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而睥睨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亂

南史王僧辯傳侯景既陷郢城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仍攻郢景歸建鄴僧辯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

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

述異記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

梁書何遠傳遠爲武昌太守車服尤儉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傅昭傳昭爲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餧於門側

陳書王固傳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誠實論義而於元言非所長嘗聘於西魏因宴享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張昭傳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南史周迪傳迪陰與畱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文帝討迪迪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

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文牙執之令取迪自效誘迪出獵伏兵斬之

水經注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

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村側有谿谿中多靈壽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

肥川之北石盧塘塘池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輒一奮躍水湧數丈波襄四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大魚將欲鼓作諸魚皆浮聚水側

洽聞記汾陽有天池在燕京山上周迴八里陽旱不耗陰霖不溢故老言常有人乘車風飄墮池有人獲車輪於桑乾泉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於桑乾原得穿魚猶爲不信又以金縷掩羊箭射著此大魚久之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

北史魏任城王雲傳雲薨長子澄襲封車駕還洛引

見王公侍臣於淸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酉陽雜俎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隋書五行志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鸕鷀泊魚盡飛去而水涸洪範五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明年而國亡

北齊書陸法和傳法和所泊江湖必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晩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

顏氏家訓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

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周書陸通傳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眞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隋書乞伏慧傳慧爲荆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

虞慶則傳慶則子孝仁授候衞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大業雜記大業四年二月帝自京師還東都造天經仙都二宮九月自漠北還至東都改胡牀爲交牀胡瓜爲白路黃瓜改茄子爲崑崙紫瓜梁都有淸泠泉水周闊二里許卽衞平所得火龜之處淸泠水南有

橫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泠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六卷目錄

魚部紀事二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六卷

魚部紀事二

大唐新語隱太子嘗至溫湯李綱詹事以小疾不從有獻生魚者太子名饔者鱠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百匹走迎之

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常以長箭一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

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廣五行記唐儀鳳元年博州僧正滿行同凡俗市魚數頭於房作膾食之至夜四更忽聞窻外有暴風聲乃夢一佛二金剛語滿云爾是何物小兒將穢汚伽藍金剛手執棒遣閉目因而兩目不開矣

唐書酷吏傳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鬬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鬬得之刺史大笑

雲仙雜記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答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二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疏謬今見二物乃釋然矣

酉陽雜俎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寢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擢鰓貫

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寘碪斮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痴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遣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郢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覩其事

唐書五行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著江水臭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以李林甫爲相後因名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爲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數頭魚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美九齡之忠直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一年二月衢州獲魚有銘獻之侍中裴光庭等奉賀

銷夏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蟹號魚藻洞

舊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京師自七月霖雨八月盡方止街市溝渠中漉得小魚

唐書五行志貞元三年潤州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十年四月江西溪澗魚頭皆戴蚯蚓

宣室志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甚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爾亦與敗縷將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俯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

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卽命駕詣郡宴旣而以夢詰荆帥且名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唐書五行志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長尺餘墜於鄆州市良久乃死

記事珠寶曆中酉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酉陽雜俎衛公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嘴似雞身如魚

唐書五行志開成二年三月壬申有大魚長六丈自海入淮至濠州招義民殺之

酉陽雜俎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劇談錄李德裕有巨魚脅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

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

玉泉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澠池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魚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疏而不漏

苗躭以進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謂將來通塞可以響卜卽命姪兒灑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躭復祝其至而諦聽之其家僮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見或徵刳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

宣室志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致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沂悸然而悟果聞嬰兒啼曰向夢一大魚嚙我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同沂異之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

北夢瑣言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廚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雲仙雜記蘇蠙郎中名客無魚念曲江多有而禁釣乃令掌吏用油幕偷數頭適濟其事

喬數嗜魚而貧日向漁人貸食漁人送魚一斤則以白堊標門記之後日償價年律一終白堊盈門

揚州太守閭丘惠會僚友於轉沙亭集境內漁戶令曰所得魚多者有金帛之賞有一漁人以肉物作塊散懸於網上取魚倍衆力凡十網得魚三千六百無甚小者衆慚而退太守詢之曰魚喜鹿胎之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下網名之萬魚畢聚矣

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名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五行記唐杭州富陽縣韓珣莊鑿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

靈怪集唐吳郡漁人張胡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

酉陽雜俎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

瑯嬛記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北戶錄南海諸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著草上懸於竈煙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內如蝦蟆子狀鬻於市號魚種育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

唐書五行志乾符六年汜水河魚逆流而上至垣曲

平陸界

光啓二年揚州雨魚

金鑾密記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爲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杯叩帝頤頷坐皆憤其無禮

錄異記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柏君懷於漢江勒漠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漠命屬柏君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揚州廣陵郡土貢魚臍魚鮬江南道蘇州吳郡土貢鯔皮飯鰭鴨胞肶魚魚子白石脂蛇粟

北夢瑣言李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遊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有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鱠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於上施一甌

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胷中豁然眼花不見因揭甌啜之趙卿探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喫鱠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胷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

稽神錄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獲網中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祝之曰爾能爲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爲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

委巷叢談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累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云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租

五代史鄭遨傳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錄異記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清異錄劉鋹僞宮中有魚英托鏤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人亦以爲罕有魚英蓋魚腦骨熁治之可以成器

清異錄吳越功德判官毛勝多雅戲以地產魚蝦海物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簿

十國春秋南唐僧深傳深一日同智明過淮見漁人布網有魚從網出者深曰此却與衲僧相似智明曰爭如當時不入網羅深曰公少悟矣智明至中夜方省

珍珠船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索之良苦陶不

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出地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墨客揮犀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饔人膾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矣屍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比夜卒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之虛實先是城西南倚險素不設備卒乃引三帥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

宋史錢氏世家孫承祐俶納其姊爲妃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恣爲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筯所居室中爇龍腦日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以橐駞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

五行志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剪黑光紙團靨又裝縷魚腮中骨號魚媚子以飾面黑北方色魚水

族皆陰類也面爲六陽之首陰侵於陽將有水災明年京師秋冬積雨衢路水深數尺

至道元年十二月廣州大魚擊海水而出魚死長六丈三尺高丈餘

歸田錄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鄰幾雜志范希文戍邊行水邊甚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不好裏面有蟲謂之蟲乃是魚也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蟲也

于役志癸亥次新治禱江神得大魚

澠水燕談錄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云我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天衣義懷禪師姓陳氏溫州樂淸人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於屋除而光照戶遂娠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尾父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

投江中父怒笞訴甘甜之不以介意

後山談叢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

避暑錄話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匿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

東坡志林予在東坡嘗親執鎗匕煮魚羹以設客客未嘗不稱善意窮約中易爲口腹耳今出守錢塘厭水陸之品今日偶與仲夫貺王元直秦少章會食復作此味客皆云此羹超然有高韻非世俗庖人所能彷彿歲莫寡欲聚散難常當時作此以發一笑也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談苑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磚甃四圍皆

屋凡三十餘年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皆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說不以龜守則爲蛟龍所取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志精神不衰久而飛去自然之理

游宦紀聞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爲博戲

明道雜志漢陽武昌濱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剖之不加鹽曝江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爲蠅蚋所敗不顧也候其乾乃以物壓作鯆謂之淡魚載往江西賣之一觔近百錢饒信間猶重之若飲食祭享無淡魚則非盛禮雖臭腐可惡而更以爲佳一船淡魚其直數百千稅額亦極重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憂

辟寒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嫗焚香誓天即

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宋史五行志政和七年夏中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

宣和二年三月內出魚純赤色蔡京等乞付史館拜表賀

鷄肋編北人南牧上皇遽遜位彼將及都城乃與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綱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買魚酬價未諧估人呼爲保義上皇顧攸笑曰這漢毒也歸猶賦詩就用紅魚羹故事初不爲戚

宋史吳皇后傳高宗爲康王后被選入宮王卽帝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后紿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

齊東野語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弟之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

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爲己子

賢奕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連有巨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剜目乃覺轉鬣而傍艦皆覆又漁人獲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之腹藏人骼膚髮如生

淳熙十三年二月庚申錢塘龍山江岸有大魚如象隨潮汐復逝

十六年六月甲辰錢塘旁江居民得魚備五色鯽首鯉身民詭言夢得魚覺而在手猶躍事聞有司令縱之

慶元三年二月饒州景德鎮漁人得魚頳尾鯉鱗而首異常魚鎮之老人言其不祥紹興二年嘗出後爲水災蓋是歲五月鎮果大水皆魚孽也

嘉定十七年海壞畿縣鹽官地數十里先是有巨魚

橫海岸民鬻食之海患共六年而平

茅亭客話青城縣漁者李克明釣歸傾其魚於竹器中有一魚化爲石長四寸許鱗鬣燦然若活漁人婦見而愛之將與豎子爲戲其豎子將石魚於椀水中或搖鬣振鱗浮泳而活漁者驚異取出置土罌中因是鄰里求觀者衆在水則活離水則爲石率以爲常時巡轄柏舍人處舟取此魚看敲之中斷致於水中不復活矣

捫蝨新話陳文壽嘗語予人有於庭楹間鑿池以牧魚者每鼓琴於池上即投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屢矣其後魚但聞琴聲丁丁然雖不投餅餌亦莫不跳躍而出客不知其意餅餌也以爲瓠巴復生予曰此正宋齊丘所謂食化者齊丘曰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如此則庭下之魚可名丁丁文壽大笑

田間書余嘗步自橫溪有二叟分石而釣其甲得魚至多且易取其乙日亡所獲也乙乃投竿問甲曰食餌同釣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耶甲曰吾方下釣時

但知有我而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爲我故易取也予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游矣奚其獲乙如其教連取數魚予笑曰旨哉

山家清供蓮花中嫩房去截底剜穰留其孔以酒漿香料和魚塊實其內仍以底坐甑內蒸熟或中外塗以蜜出楪用漁父三鮮供之向在李春坊席上曾受此供得詩云錦瓣金房織幾重遊魚何事得相容湧身既入花房去好似華池獨化龍李大喜送端硯一枚龍墨五笏

春渚紀聞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章適坐其旁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卽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撝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

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爲饌無物爲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且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藺村大王僧遂合掌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誠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我獻僧我甚增威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聞見近錄張大夫幼子嗜鮮鱭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刳腸芼羹羹沸刳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刳者視之則刳矣遂絕烹鮮

齊東野語吳興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爲詮試魁既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籍甚後爲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

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湧舟掀簸如桔槹見三魚皆長十餘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衆皆戰慄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略無懼意

虛谷閒抄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盌中傾出皆是茘枝仁初未嘗有魚幷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

五色線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登州府志崑崙山石落村劉氏嘗於海濱得百丈巨魚取骨爲梁構屋曰鯉堂

金史溫敦昌孫傳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性復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

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

崔立傳立天興元年授西面元帥性淫姣常思亂以快其欲藥安國者年二十餘有勇力貧無以爲食立將爲變潛結納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

白雲時議金國有一太守得巨魚令庖人烹焉熟而薦之求魚之舌庖人曰魚元無舌不信其說疑其竊而食之鞭背數十

元史胡光遠傳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鄰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於官

輟耕錄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闊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鵰鶚之類是可怪也日昳時縣市人

闃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一細民家取欲烹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眞臘風土記魚鼈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鯉鯽草魚最多有不識名之魚亦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來者至若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鱔魚湖鰻田鷄土人不食入夜則縱橫道塗間

賢奕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會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見聞錄蔣恭靖公瑤正德時守維揚適大駕南巡時遊擊將軍江彬擅權怙勢太監丘得者且素惡公不能慇懃從而讒諂其間橫肆要索誅求無厭彬負上

所賜銅瓜脅公以死以求必得公殊不爲動會上出觀魚得巨魚一戲言直五百金彬從傍言請以畀守促値甚急公卽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以進且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不能多具上目之爲酸儒勿較也

冠縣志正德十年三月隕魚於市

見聞紀訓朱筆峯名觀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於街石上鏗然一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蹰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僞徑去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煑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煑魚煖酒間忽鄰猫突跳釜上媳以杖撲猫猫竟銜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簪化爲蚓似可怪矣而猶强索之其能食乎

林水錄始興縣北湯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

投之俄頃卽熟其中時有細赤魚游之不爲灼也

見聞錄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閤中諳此機緘也

見聞錄張廉察受所公云余外祖朱旅溪在南京時江中得大魚解進公其大如舟而魚腹中呑一虎以撐腹致死受所公至余讀書臺舟中言之

賢奕泉海有魚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衆持刀斧梯上魚背恣意砍取其肉數十百石魚猶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之去此猶其小者雷海有魚海濱人望之連亙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乃休其長奚啻千里或曰如此魚者必大海乃有之若井非不淸潔也味非不甘冽也求三寸之魚不可得矣

歷城縣志濯纓湖廣數十畝蓄魚無算大者數尺陰雨往往起龍韓觀察宅有芙蓉亭下卽芙蓉池蓄魚數千頭于太僕池亭在龍潭西北亦蓄魚數百計天

晴魚多暴出水淸極鱗鬐畢見

江西通志聖井在廣信府貴溪縣東南八十里龍虎山三井相連一井在絕頂人跡罕到世傳有龍居之投金鐵重物則浮楮帛輕物則沉苟不精潔盤旋而出受之必泛物以酬水黝黑中產異魚雩者迎以致雨屢驗

聖水堂在南康府安義縣北二十里一山高起可五里許四圍孤峭山頂一池池南稍容數十步東西但容數武池水四時不溢不竭中多四足紅腹魚大小二三寸許捕之有聲

魚泉在九江府瑞昌縣歸義鄉春震有小魚湧出色皆花居民聞雷則候之取食

郡縣志溫泉南有魚洞歲穀雨先金鯽浮游少焉大魚湧出不竭三日乃止有鱗鬣異常者名魚龍泉

如皐縣志施食池舊廣六畝有梵僧施麪池中後人得魚剖之腹中皆有麪故一名洗鉢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魚部雜錄
魚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七卷

魚部雜錄

易經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

姤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程傳）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本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四包无魚起凶（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

中孚豚魚吉（程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

詩經齊風敝笱章敝笱在梁其魚唯唯（註）唯唯行出入之貌

陳風衡門章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大全）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檜風匪風章誰能亨魚漑之釜鬵

小雅魚麗章魚麗于罶鱨鯊魚麗于罶魴鱧魚麗于罶鰋鯉（大全）埤雅云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鱨魚黃魴魚青鱧魚元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

鶴鳴章魚潛在淵或在于渚魚在于渚或潛在淵（註）言理之無定在也

無羊章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註）人不如魚之多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

正月篇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註 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魚藻章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註 頒大首貌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註 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大雅旱麓章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靈臺章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註 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韓奕章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箋 鮮魚中膾者也（正義）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故云

禮記曲禮毋反魚肉

水潦降不獻魚鼈 註 水涸魚鼈易得故不獻

王制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禮器居山以魚鼈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樂記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樂記水煩則魚鼈不大

儀禮公食大夫禮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註）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少儀云祭膴膴詁爲大魚肉之臠是亦祭之也

賓出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魚腊不與

特牲饋食禮魚十有五（註）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

逸詩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古諺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

事歷終古以魚爲魯

道德經微明章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文子上德篇川廣者魚大

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名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因下爲淵卽深而魚鼈歸焉

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結網

上仁篇先王之法魚不長尺不得取

列子楊朱篇吞舟之魚不游枝流

莊子齊物論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

大宗師篇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胠篋篇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至樂篇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荀子王制篇聖王之制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法行篇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及其得也必以餌

韓子外儲說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

呂氏春秋功名篇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

察今篇魚鼈之藏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精論篇求魚者濡非樂之也

黃石公安禮章水淺者大魚不遊

韓詩外傳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

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

易林灼火泉源釣魚山巔魚不可得火不肯燃

探巢捕魚費日無功

淮南子天文訓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月虛而魚腦減

原道訓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

主術訓魚得水而遊焉則樂塘决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

水濁則魚噞

繆稱訓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

齊俗訓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其便

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

詮言訓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後末也

兵略訓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說山訓釣魚者務在芳其餌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

好魚者先具罟與罛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

上求魚臣乾谷

說林訓魚無耳而聽有然之者也

使水濁者魚撓之

釣魚者泛杭（註）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

泰族訓天之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

說苑政理篇吞舟之魚不遊淵何則其志極遠也

尊賢篇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亦困

指武篇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

雜言篇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化矣

後漢書劉陶傳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

論衡龍虛篇魚食於濁游於清

答佞篇魚鼈匿淵捕魚者知其源

効力篇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

亂龍篇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眞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眞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

潛夫論卜列篇呼鳥爲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爲鳥可棲之木耶

外史時勢篇三寸之魚畜乎方渚憑依乎茂藻之間蕩漾回瀾之際以爲是魚之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潰於淫雨而方渚之波通於川瀆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藪澤而東躍乎滄海若鯤之變化而飛翔爲雲行雨施周流八埏而鼓宇內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於渚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於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

抱朴子博喻篇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

廣譬篇懸魚惑於芳餌

喻蔽篇牛迹之中無吞舟之鱗

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辰日稱河伯者魚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虞喜志林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人也

新論愛民篇水濁無掉尾之魚

辯施篇江湖非爲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

殊好篇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

顏氏家訓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

元眞子眞修篇夫鳥飛於空魚遊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遊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

酉陽雜俎分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

二目不同連鱗白鬐腹下丹字並殺人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續博物志魚子合豬肝食之殺人

觀魚制帆

譚子化書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

而漁之

有愛鮑魚若鳳膏者

歸田錄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字爾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

東坡志林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謂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有之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物類相感志薄荷去魚腥

枳實煮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

煑魚羹臨煑熟入川椒多則去腥

後山談叢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潁諺云子過母當暑而涼水退而魚潛皆爲大水之候潁人謂前水爲母後水爲子後水大於前水爲子勝母水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於食鮮水退而魚不出爲潛云

夢溪筆談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鱁鮧乃

今之烏鰂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加糖蜜蓋便于北俗也

補筆談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煑用止水則不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惟鰌䱇入江水輙死乃知鰌䱇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異不可不信夫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矣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西溪叢語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

談苑小池中魚至九月十月間宜取投大水中不爾冬間俱凍死鯇魚惟食草人刈草以飼之至八月則不食至三月復食如初

魚躍龍門化龍時必須雷電爲燒其尾乃化

避暑錄話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

種於江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爲食如食蠶謂之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於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中水邊十餘日即生其法取魚產子著菰蔣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既曝乾安得復生必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青箱雜記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柏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於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世之鴟吻是也

筆記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清波雜志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

芥隱筆記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波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墨莊漫錄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魚千里多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墩然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不窮也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感應類從志木瓜翻魚以木瓜灰和麥飯糠及米投水中魚乃食之魚皆翻目矣

鷄肋編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難得故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為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

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蠡海集水族乃陰中之陽何以知其然歟蓋羽禽卵生者陽也水族亦多卵生剛在外之物皆陽者螺蚌

龜鼈鰕蟹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管是以能高飛魚乃陰物而得陰氣多故腹內生脬是以能浮躍魚目晝夜不瞑因知其爲陰物而得陽多者也

聞見後錄魚枕骨作器皿人知愛其色瑩徹耳不知遇蠱毒必爆裂尤可貴也

溪蠻叢笑癆魚山猺無魚具上下斷其水採蓼葉困魚魚以痳出名癆魚

岳陽風土記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鉤其一綸繫其兩端度江所宜用餘皆軸之中至十鉤有大如秤鉤皆相連每鉤相去一二尺鉤盡處各置黑鉛一斤形如錘以候水勢深浅錘上䈂以五寸許正鉤使攲側絕江往來牽挽以待魚行亟取之謂之擺鉤數舟聯比而下每中魚則候其緩急急則縱緩則收隨之上下待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至有相逐數日者雖數百斤之魚皆可鉤綸用一百二十絲成魚至大者力不能勝卽以環循綸投副鉤助之亦須漁人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

貴耳集魚聚北道此物之靈也

山家清供河樞粥禮記魚乾曰薧古詩有酌醴火枯魚之句南人謂之鮝多煨食早有造粥者比游天台山取乾魚浸洗細截同米煑入醬料加胡椒言能愈頭風適放陳琳之檄亦有雜豆腐爲之者鷄跖集云武夷君食河樞脯乾魚也因名之

五色線風俗通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按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之池水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人之滋井中傷良善也

雜俎曹植說庾冰曰鹹水之魚不游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寧去累世宅不去鬻魚額

癸辛雜識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於夏皆取之出售以此爲利販子輳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絲爲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於中細若針芒戢戢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別有小籃製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圓底尖如罩籬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椀又擇

其稍大而黑鱗者則去之不去則傷其衆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則專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不可謂勤矣至家用大布兜於廣水中以竹掛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盡縱苗魚於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爲陣順水旋轉而游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飼之後並不育子

輟耕錄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貢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脬是也

輟畊錄藏魚（說文鮓藏魚也）

空同子橄欖爲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

偶談遊魚不解五音鼓琴出聽偶然而不必盡然

玉笑零音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於魚腦之光減而信之矣蓋魚鰕水畜也水者月之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蜩笑偶書食祿宜却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

產受生魚不爲傷廉

海槎餘錄江魚狀如松江之鱸身赤色亦間有白色者產於鹹淡水交會之中土人家以其肉細膩初爲膾烹之及有味皮厚如錢此品不但絕勝海鄉雖江左時魚鱸鱖之味亦無以尚也（按石首亦名江魚未審是係專指石首或另有一種姑附錄魚部以備考）

豫章漫抄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河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挹取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贏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撈戶

廣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常

書傳正誤燕窩海粉二物俗以爲海味之素食誤也燕窩係銀魚之初生者海燕啣以結窩故曰燕窩海粉是海魚尸吐之物以其形似粉故曰海粉魚去而海粉浮上人即收之其色綠若日曬過收之其色黃是二物者一本魚質一爲魚吐非素物也

讀史訂疑岑嘉州詩魚龍川北蟠溪雨鳥鼠山西洮水雲以魚龍對鳥鼠絕工然讀水經註方知魚龍乃龍魚也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靈故稱龍魚水又曰龍魚川

夷白齋詩話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元亭涉筆水畜魚也又川禽亦魚也

長松茹退憨憨子曰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兹請實之萬物一體物我同根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古今諺魚見秤水面水來渰高岸

田家雜占魚躍離水面謂之秤水主水漲高多少增水多少

偃曝談餘諸魚目中瞳人眵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

珍珠船漁人以猢猻毛罝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見錦繡也有人見垂釣布網但志心默禱揭

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麵爲餌

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

日知錄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淸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

考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

平陽府志平屬瀕河州縣俱產魚然黃河急湍漁人

又無網罟之具水漲時則持木棒伺河岸而擊之中者百或得一焉此何異馬上健兒彎弓矢以射河伯也汾河產亦不多味肥美惟臨晉五姓湖魚甚廣漁人畜鸕鷀取之味差減黃河矣

魚部外編

山海經海外南經結胷國在其西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海外東經元股之國在其北其爲人衣魚（註）以魚皮爲衣也

海內南經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爲人人面而魚身（註）盡胷以上人胷以下魚也

大荒南經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

之國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於海

大荒西經互人之國（人面魚身）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註）淮南子曰后稷龍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爲魚蓋謂此也

大荒北經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盼姓食魚

拾遺記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爲元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元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鯀之靈化其事牙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元魚黃熊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元也羣疑衆說並略記焉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

如薄蝕矣

尚書中候天乙在亳都鄰國襁負歸德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三分沉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烏以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瑯嬛記湯既伐桀讓於務光務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天下於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沉於水有只尺之魚負之而去

酉陽雜俎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慧善陶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赬鬐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首因斫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欝棲之下逾

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麤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其洞鄰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强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卽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人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卽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禖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

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

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攜錢而去斯須即以鮓至母食畢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逕險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嘗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抱朴子論僊篇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無藥者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

神仙傳葛元字孝先元手拍牀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見賣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漁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元

日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靑色如大葉而飛去吳大帝請元相見欲加榮位元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元曰易得耳卽便書符著竈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元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元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

搜神記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勍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晝進勍乃步於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進勍驚而異之伺聽於岸其音淸亮非常勍卽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勍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廻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旣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簰筏載薪於

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簰筏一時沉沒惟進勍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颺竹數竿至於進勍身側進勍扶此竹而獲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勍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拽竹而行于時到於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卽栖於洲上將更深矣進勍卽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嗟身之蹇躓一至於茲忽見荻叢碎鎒中光芒然進勍卽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著白衣向波心湧立謂進勍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汝前者所放諸魚今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卽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橈棹俱備進勍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常覽佛書見論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羅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

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異苑晉吳隷爲魚塞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隷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隷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羣魚從之隷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爲飛魚徑

廣古今五行記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帢黃練單衣來詣之卽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愼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七八丈逕來衝網其人卽捕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在其人家死亡略盡

元中記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則百里水爲血

搜神後記錢塘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南康記南康有狂人周可大見魚必置數十頭食餘棄於几上人謂隨卽臭腐可大以手摩之皆爲石魚後年餘友人訪之見其紙裹石魚煨以啖客新香不

異常魚

古今五行記安城民尹兒宋元嘉中父暫出令守舍忽一人年可二十騎馬張斗繖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來於門呼尹兒求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牀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五色斑爛似鱗甲而非也有頃雨將至此人上馬去顧語尹兒曰明當更來乃西行躡虛而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冥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湧丘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魚長三丈餘盤屈當水衝尹族乃免漂蕩之患

江表異同錄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遙呼萬年謂曰君與今帝姓族近遠萬年曰望異姓同一人曰汝雖族異恐禍來及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卽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用何見酬萬年欲請歸鎭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爲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

宣城縣志宣城郡民劉成李暉鬻魚蟹吳越間天寶十三年自新安往丹陽郡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天暮泊舟時暉往浦岸村舍獨成在江上忽聞舫中有聲見一大魚振鬐搖首呼阿彌陀佛成懼匿身蘆中俄聞羣魚俱躍呼佛聲動地登舫投魚江中有頃暉至成具以告暉怒曰豎子安得妖妄乎成用衣貲酬其直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於岸明日遷入舫中重不可舉視之得緡十五千題云償汝魚直

酉陽雜俎虢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飢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麞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二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笞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第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

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宣室志有石旻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元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於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爲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旻亦在坐其家童網得一魚長數尺致於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旻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甚及明日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童將棄之旻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於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而搖鬣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塵俗聾瞽望先生高蹤若井鮒之與雲禽焉得而爲伍乎

錄異記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臥於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

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旣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梃宣勅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削除言訖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年三十五

瑯嬛記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於川上見一大魚浮於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於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攄其戶鶩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形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惙惙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化作瀸瀸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竭余款馳想託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紈素製魚盛書更是一事

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其旨一時傳誦中有云製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杳冥出玆針線鱗甲彷彿

成彼丹青雖辜彈鋏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手得蒙一水寧辭鮫室嚼珠綵毫儻點雙睛尚冀龍門燒尾

計曰昔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小丸散土中卽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葱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卽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顧士思少時見鄰家捕魚恆買放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門贈以明珠曰此鮫室上珠報君活我士思後爲吏部郎沈明遠畫一魚不點雙睛嘗戲詑人曰若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稽神錄洛陽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恆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膾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卽名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卽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卽杖背二十械

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九國志廖光圖與伊岳道士尹用昌爲林泉之交母病思鱠值江暴漲不可得用昌探懷得一木獺長三寸許再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騰沸遂擒一巨鱗出因取作鱠母食而愈

十國春秋南唐許堅傳堅失其家世或云晉長史穆之裔也形怪而陋嘗往來雲泉寺所居地重巒喬山人號小蔣山堅喜作詩夢中多吟咏詩句旦則負一布囊遊廬阜白鹿洞茅山九華間性嗜魚輒炙之火上不去鱗而食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放所炙魚於池中頃之化生魚逝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八卷目錄

鯨魚部彙考

鯨魚圖

爾雅（釋魚）

古今注（蟲魚）

述異記（鯨目）

金樓子（鯨潮）

爾雅翼（鯨　鯢）

鯨魚部藝文（詩）
詠石鯨應詔　　陳周弘正
鯨魚部選句
鯨魚部紀事
鯨魚部雜錄
鯨魚部外編
鼉魚部彙考
鼉魚圖
博物志（鼉魚）
交州記（鼉卵）
南州異物志（鼉擊虎鹿）
嶺表錄異記（物相攝伏）
洽聞記（鼉魚別名）
太平廣記（熊制鼉魚）
爾雅翼（鼉）
眞臘風土記（鼉肚）
鼉魚部藝文
戮鼉魚文　　宋陳堯佐

鱷魚部紀事
鱷魚部雜錄
鱘鰉魚部彙考
鱣魚圖
鮪魚圖
詩經（衛風碩人）
爾雅（釋魚）
山海經（東山經）
大戴禮記（夏小正）
古今注（魚蟲）
南越志（含光魚）
嶺表錄異記（黃蠟魚）
毛詩陸疏廣要（有鱣有鮪）
埤雅（鱣　鮪）
爾雅翼（鱣　鮪）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鱘）
本草綱目（鱣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肝氣味　主治　鮪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鼻肉主治　子主治

直省志書（丹徒縣）

鱘鰉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鱘鰉魚部藝文二（詩）

黃魚　唐杜甫

鱘鰉魚部紀事

鱘鰉魚部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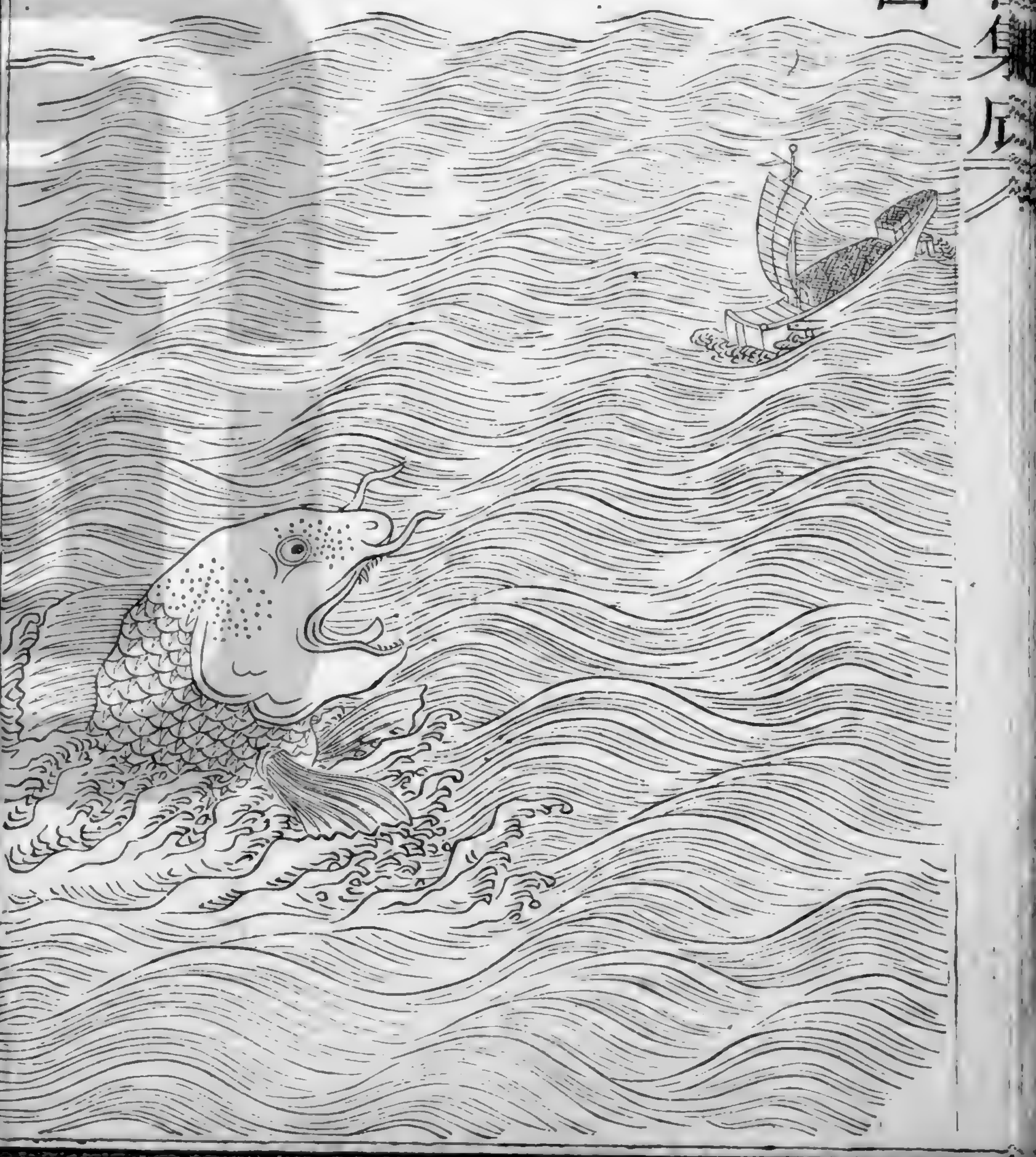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八卷

鯨魚部彙考

釋名

鯢（爾雅）　鰕（爾雅）

鯨魚圖



爾雅

釋魚

鯢大者謂之鰕

（註）今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疏）鯢雌鯨也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按鯨之名鯢與鯢之爲鯢名同而物異者也今玩爾雅註則鯢之爲鯢魚者既別名鰕而疏又謂鯨之名鯢者亦別名鰕似鰕之名無專屬故兩載之）

古今注

蟲魚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述異記

鯨目

南海有明珠卽鯨魚目瞳鯨死而目可以鑒謂之夜光

金樓子

鯨潮

鯨鯢出穴則水溢爲潮鯨出入有節故潮有期

爾雅翼

鯨

鯨海中大魚也其大横海吞舟穴處海底出穴則水溢謂之鯨潮或曰出則潮下入則潮上其出入有節故鯨潮有時江賦曰介鯨乘濤以出入春秋左氏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蓋鯨鯢有力能驅食小魚故

以喻夫強暴而凌弱者如獸之有猰㺄如蟲之有長蛇如鳥之有鴟鴞然京觀之喻不取於彼而獨言鯨鯢者葢鯨鯢導從數萬子跋扈大海中有渠魁之義且其死也有彗星應之而出吳都賦所謂戕鯨輩中於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是也王者之行戮亦除舊布新之義故以鯨鯢言之鯨從京京大也亦京觀之義歟不惟小族畏之而已海畔之獸有蒲牢者大聲如鐘而性畏鯨食於海畔鯨魚或躍蒲牢輒鳴故鑄鐘欲聲大者作蒲牢形其上斵撞爲鯨形天子出則擊之故因謂鐘之撞爲鯨魚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鐘是也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擊之不鳴張華請以蜀桐作魚形扣之聲徹十里豈鼓亦有蒲牢狀耶三輔舊事清淵北有鯨魚刻石爲之長三丈

鯢

鯢者鯨之雌亦長千里吳都賦曰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言其爲患同也說文以鱷爲海大魚或從京鯢刺魚也則似異類然或各即其異者而言之未可知爾

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鯢時死岸上膏流九頃異物志曰鯨鯢或死於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詳此等大魚似不爲物所制然屢有死者蓋形體旣大易至於碭而失水也隋書倭國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今海中有鯽魚長三尺許無鱗身中正四方如印扶南俗云諸大魚欲死鯽魚皆先封之然則魚死自有時爾鄧析子曰釣鯢者不於清池池之清淺者不應有鯢也

鯨魚部藝文 詩

詠石鯨應詔

陳周弘正

石鯨何壯麗獨在天池陰鬐鰭類橫海半出似浮深
吞航本無日吐浪亦難尋聖帝游靈沼能懷躍藻心

鯨魚部選句

賈誼弔屈原文彼尋常之汙瀆兮何以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夫螻蟻

木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巨鱗刺雲洪鬛挿天頭顱成嶽流膏成淵

鯨魚部紀事

拾遺記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驚鯢爲之深入

春秋後語楚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九千里翺翔乎窈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崐崙之墟暮宿於孟津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漢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

而魚有鯨士亦有之

廣異記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鬬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

寰宇記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囷頂上一孔大如甕俗以爲珠穴

東軒筆錄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鬢竿直兩目星溢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鯨魚部雜錄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註）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俗說出入穴卽爲潮水

鄧析書獵猛虎者不與後園釣鯨鯢者不與淸池何則園非虎處池非鯨淵

文子上仁篇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

淮南子天文訓鯨魚死而彗星出

春秋繁露恩及鱗蟲鱣鯨不見咎蟲則鯨出見

魏武四時食制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丈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二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大骨可爲方臼

鯨魚部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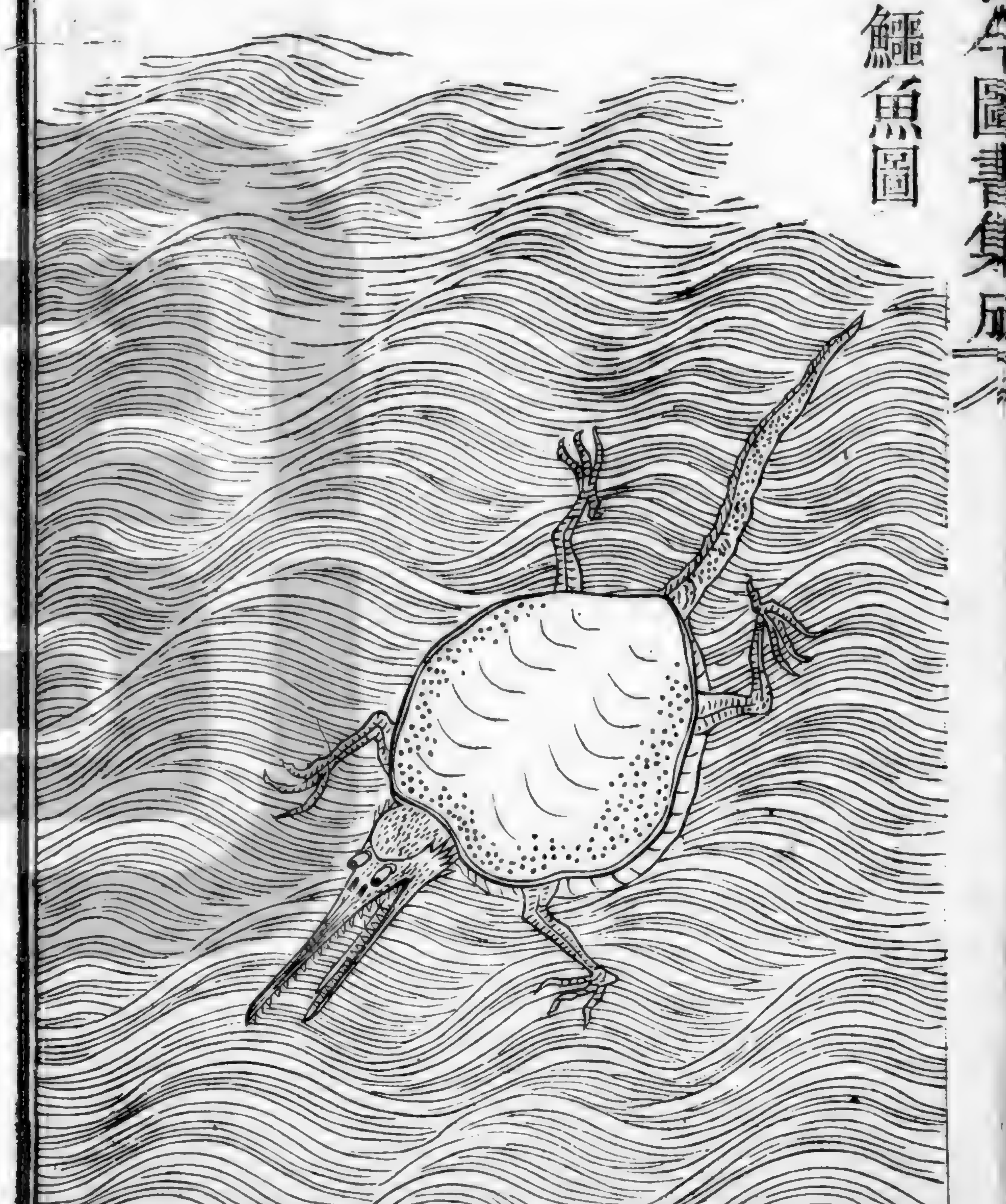
十洲記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鱷魚部彙考

釋名

忽雷（洽聞記）

鱷魚圖



博物志

鱷魚

南海有鱷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交州記

鱷卵

鱷魚好出沙上卵大如鵝卵可食

廣州異物志

鱷擊虎鹿

鱷魚長者一丈餘有四足喙長七尺齒甚利虎及鹿渡水鱷擊之皆斷喙去齒旬日更生

嶺表錄異

物相攝伏

鱷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羣鱷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爲鱷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

洽聞記

別名

鱷魚一名忽雷

太平廣記

熊制鱷魚

鱷魚熊能制之握其觜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爲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臨海英潘村多有之

爾雅翼

鱷

鱷魚南海有之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

利齒虎及鹿渡水鱷擊之皆中斷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往卷取人家所畜羊豕食之其多處大爲民害亦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之狀今虎食人後亦復肉醉蓋其類也土人伺其醉殺之其生子則出沙上乳之卵如鵞卵亦有黄白可食人有得鱷者斬其首而乾之琢去其齒旬日間更生如此者三乃止吳都賦曰烏賊擁劒鼅鼊鯖鱷涵泳乎其中潮州舊多韓愈移文祭之一夕雷雨皆遠徙是亦靈矣鱷又作鰐咸平中陳堯佐捕得戮之圖其形爲贊鱷大者數丈或元黄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睅目利齒見之駭人卵化山谷間大率爲鱷者十二三餘或爲黿或爲龜說文鰐似蜥蜴長一丈吞人卽浮出日南

眞臘風土記

鱷肚

鱷魚大者如船有四脚絕類龍特無角耳肚甚脆美

正字通

釋鱷

鱷一名魚虎一名怪魚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乃名爲鱷

鱷魚部藝文

戮鱷魚文　宋陳堯佐

乙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爲之讚凡好事者卽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於江涘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

昆蟲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諮郡吏楊勛挐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亢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恃遠與險毒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之是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遂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於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余言告之是日乃投網輒止伏不能舉繇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閩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於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

之威刑焉于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既而鳴鼓名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而食之胡爲虐兮煢煢母氏俾何説兮于實命吏顔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名衆舂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鱷魚部紀事

南史扶南國傳國法無牢獄城溝養鱷魚有罪者輒以餧鱷魚魚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鱷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虞喜志林南方有鱷魚喙長八尺秋時最甚作患舟邊或出頭食人故人持戈於船側而禦之

唐書韓愈傳愈貶潮州刺史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

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旣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

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嶺表錄異故李太尉貶官潮州經鱷魚灘沉櫝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沉失遂召船上崑崙取之但見鱷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鱷魚窟宅也

宋史陳堯佐傳堯佐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澠水燕談錄咸平中陳文惠謫官潮州時州人張氏子濯於江邊爲鱷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爲吏部遠徙今鱷魚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

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於市圖其形爲之贊至今多傳之

鱷魚部雜錄

感應經河有怪魚乃名爲鱷其身若豹其齒三作博物志云南海有魚如鼉斬其首乾之椓去齒而更復生南州亦云然淳風又聞廣州鱷魚能陸追牛馬殺之水中覆舟殺人值網則不敢觸如此畏懼其一孕生卵類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鼈有魚有鼉有蛟者凡數十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爲雷電風雨殆神物龍類也

夢溪筆談嶺表異物志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

時王皋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抵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鉤極銛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鼉黿其爲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鉤於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爲所斃

鱘鰉魚部彙考

（按鱘與鰉魚之異類而相似者也諸家剖晰雖精但其形狀性質實多不甚相懸故載籍中每連類而及其引證亦間有相同者今二物在魚部中自當相次而序若諸書所載兩魚合一之處均入則厭複偏入則嫌略故不分部）

釋名

鱣（詩經）　鮪（詩經）

王鮪（周禮）　鮥（爾雅）

鮛鮪（爾雅）　含光魚（南越志）

蠟魚（南越志）　尉魚（毛詩陸疏廣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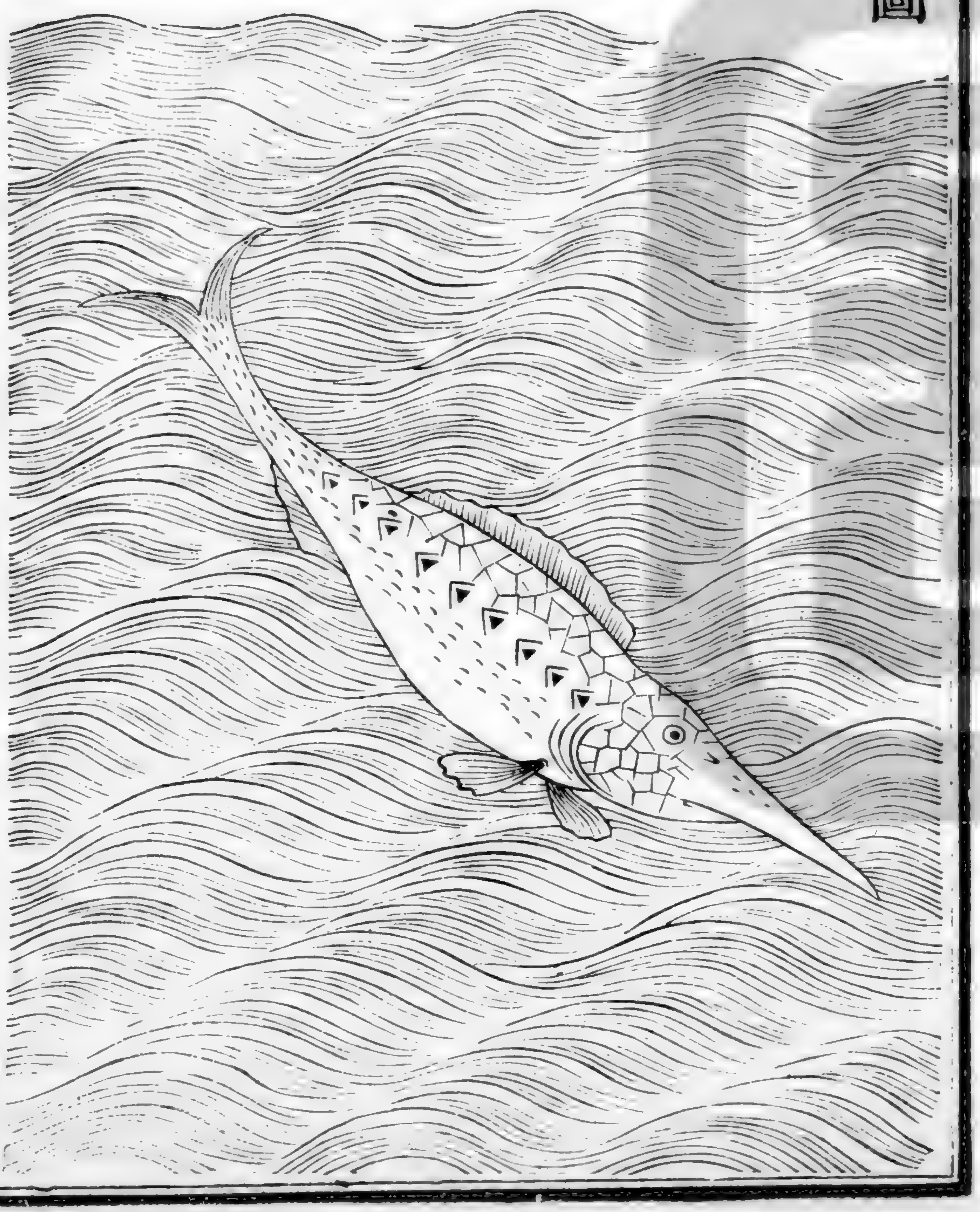
仲明魚（毛詩陸疏廣要）　玉版（埤雅）

黃魚（埤雅）

乞里麻魚（本草綱目）

阿八兒忽魚（本草綱目）

鱣魚圖



鮪魚圖

詩經

衛風碩人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傳 鱣鯉也鮪鮥也（正義）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陸璣云鱣身形似龍鮪魚形似鱣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謂之王鮪小者爲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

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朱註）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

爾雅

釋魚

鱣

（註）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

鮥鮛鮪

（註）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

山海經

東山經

孟子之山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

大戴禮記

夏小正

二月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古今注

魚蟲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南越志

含光魚

含光謂蠟魚黃而美故謂爲蠟魚夜則有光

嶺表錄異記

黃蠟魚

黃蠟魚即江湖之橫魚頭嘴長而鱗皆金色南人欒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煿乾夜即有光如燭

毛詩陸疏廣要

有鱣有鮪

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從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臛又可爲鮓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

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又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

鱣爾雅云鱣郭註云鱣大魚似鱏而短今江東呼爲黃魚鄭註云黃鱏魚也大者重千餘觔亦能化爲龍毛傳曰鱣鯉也陸德明曰鱣陟連反大魚江東呼黃魚與鯉全異詩緝云鱣鰉也大魚似鱘顏氏家訓云鱣魚純灰色無文

按鱣之非鯉猶鰋之非鮎也舍人孫炎誤人深矣郭孔陸羅諸家駁之甚當何毛公亦云鱣鯉也但郭鄭二氏俱云短鼻陸羅二氏俱云長鼻未知孰是

鮪爾雅云鮥鮛鮪郭註云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鄭註云鮪似鱣而小亦似鮎毛傳云鮪

鮥也

按陸氏音義云大者王鮪小者尗鮪一作鮇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鮥若崔豹云鯉之大者爲鮪益謬矣

埤雅

鱣

鮪肉白鱣肉黃鱣大魚似鱏口在頷下無鱗長鼻輭骨俗謂之玉板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古今注曰鯉之大者爲鮪鱧之大者爲鱣非是也按詩曰有鱣有鮪鰷鱨鰋鯉言鮪矣而又言鰋鯉則鮪與鯉異明矣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鱣鮪健魚故其跳躍發發然不麗於罛而碩人以刺莊公詩於鱣鮪言發發於魴鱮言唯唯則魚之健弱可知也義訓曰鱍掉尾口上下噞喁

鮪

鮪魚似鱣而青黑長鼻體無鱗甲肉色白味不如鱣大者長七八尺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言漆沮及河通道此

魚夏小正曰祭鮪祭不必記而記鮪何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禮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而序詩者亦曰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於魚其來尚矣故鮪仲春從河而上得過龍門便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蓋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魚莫能上大魚薄集龍門上則爲龍不得上輒暴鰓水次故曰暴鰓龍門垂耳轅下善爲魚者不求爲龍望禹門輒逝是以無暴鰓點額之患水經曰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周禮春獻王鮪然非時及佗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

爾雅翼

鱣

鱣大如五斗奩長丈口在頷下長鼻輭骨常三月中從河上集龍門人常於孟津捕之淮水亦有之肉黃惟以作鮓而骨可啖蓋鱘屬也鱣蓋鮪之類但鱣肉黃鮪肉白以此爲別今江東呼鱣爲黃魚大者曰王鱣孔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謂魚類也鱣鮪之類雖食於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

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游冬乃岫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許愼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爲龍蓋鱣亦其類酈元注水經曰漢水東經西城縣胡城爲鱣湍洪波漭盪淵浪雲頽者舊言有鱣魚奮鬣望濤直上至此暴鰓因以名湍焉

鮪

鮪以季春來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其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肉色白味不如鱣然周禮䲣人春獻王鮪周頌季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皆特獻之者以其及時可貴也東京賦稱王鮪岫居山有穴曰岫其穴在河南小平山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以獻天子用祭或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或曰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爲龍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

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尉蓋鮪聲之訛仲明之說又相沿而生萬物變化亦不可知也周洛曰鮪蜀曰䱹鱛唐韻尌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丹邑也淮南子曰河魚不得明目稺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說文鮪鮥也一曰水名鞏縣西北臨河周武王伐紂使膠鬲禦鮪水上蓋其處也相傳山下有穴通江穴有黃魚春則赴龍門故曰鮪岫今爲河所侵不知穴之所在集韻云交趾記交趾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暴鰓點額流血此水常如丹池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鱘

江東魚國也有鱘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啗爲鮺良其鰓曰玉梭衣

本草綱目

鱣釋名

李時珍曰鱣肥而不善游有邅如之象曰黃曰蠟言

其脂色也玉版言其肉色也異物志名含光言其脂肉夜有光也飲膳正要云遼人名阿八兒忽魚

集解

李時珍曰鱣出江淮黃河遼海深水處無鱗大魚也其狀似鱘其色灰白其背有骨甲三行其鼻長有鬚其口近頷下其尾岐其出也以三月逆水而上其居也在磯石湍流之間其食也張口接物聽其自入食而不飲蟹魚多誤入之昔人所謂鱣鮪岫居世俗所謂鱘鰉魚喫自來食是矣其行也在水底去地數寸漁人以小鉤近千沉而取之一鉤著身動而護痛諸鉤皆著船游數日待其困憊方敢掣取其小者近百斤其大者長二三丈至一二千斤其氣甚腥其脂與肉層層相間肉色白脂色黃如蠟其脊骨及鼻并鬐與鰓皆脆軟可食其肚及子鹽藏亦佳其鰾亦可作膠其肉骨煑炙及作鮓皆美翰墨大全云江淮人以鱘鰉魚作鮓名片醬亦名玉版鮓也

肉氣味

甘平有小毒

孟詵曰發氣動風發瘡疥和蕎麥食令人失音

甯源曰味極肥美楚人尤重之多食生熱痰作鮓奇絕亦不益人李時珍曰服荊芥藥不可食

主治

李時珍曰利五臟肥美人多食難尅化

肝氣味

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惡血疥癬勿以鹽炙食

鮪釋名

李時珍曰此魚延長故從尋從覃皆延長之義月令云季春天子薦鮪於寢廟故有王鮪之稱飲膳正要云今遼人名乞里麻魚

集解

陳藏器曰鱘生江中背如龍長一二丈李時珍曰出江淮黃河遼海深水處亦鱣屬也岫居長者丈餘至春始出而浮陽見日則目眩其狀如鱣而背上無甲其色青碧腹下色白其鼻長與身等口在頷下食而

不飲頰下有青斑紋如梅花狀尾岐如丙肉色純白味亞於鱣鬐骨不脆羅願云鱘狀如鬵鼎上大下小大頭哆口似鐵兜鍪其鰾亦可作膠如鱁鮧也亦能化龍

肉氣味

甘平無毒

孟詵曰有毒味雖美而發諸藥毒動風氣發一切瘡疥久食令人心痛腰痛服丹石人忌之勿與乾筍同食發癱瘓風小兒食之成咳嗽及癥瘕作鮓雖珍亦不益人

主治

陳藏器曰補虛益氣令人肥健

孟詵曰煑汁飲治血淋

鼻肉

作脯名鹿頭亦名鹿肉言美也

主治

陳藏器曰補虛下氣

子

狀如小豆

主治

陳藏器曰食之肥美殺腹內小蟲

直省志書

丹徒縣

鱘出揚子江中大者長丈餘鼻端有脊骨兩頰有肉名鹿頭土人呼爲鱘鰉魚作鮓舊以充貢

鱘鰉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食寵侯鱘鰉也

令以爾食寵侯友節斑駁標致高爽宂授添府大監

鱘鰉魚部藝文二（詩）

黃魚

唐杜甫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
筒桶相沿久風雷肯謂神泥沙卷涎沫迴首怪龍鱗

鱘鰉魚部紀事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大全）方氏曰乘舟示親漁也魚品多矣薦必以鮪爲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周禮天官𩺰人春獻王鮪（訂義）鄭康成曰王鮪鮪之大者王氏曰王言大也物之大者多謂之王鄭鍔曰王鮪則鮪之尤大者非常時所有唯春乃獻周頌之潛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月令於季春言薦鮪於寢廟此𩺰人亦言春獻王鮪王者皆周人之事宗周在西鮪

魚非西周之水所有前輩謂鮪魚岫居出河南鞏縣至春浮陽乃入西河至漆沮上龍門以俟變化故周人取以獻新獻所無也觀其字從有謂不常有

賈氏說林梁鱣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色形若鱣飛入室中即不見是夜生鱣故名鱣及長從孔子游

雲仙雜記皇甫彙謁韓愈愈贈以詩彙退有言怒愈不爲置酒愈曰豈不勝以爛黃魚待汝耶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孟州土貢黃魚鮓

江南道潤州丹陽郡土貢鱘鮓

太平廣記黃蠟魚鱗皆金色或煎煿乾夜即有光如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於糞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各啓食奩窺其餘臠亦如螢光達明遍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憂疑頓釋

鱘鰉魚部雜錄

詩經小雅四月章匪鱣匪鮪潛逃於淵

禮記禮運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註）鮪魚之大者故特言之淰羣隊驚散之貌

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鱣鮪之醢（註）鱣鮪大魚也以爲醢醬

易林水流趨下逮至東來求我所有買鱣與鯉

淮南子齊俗訓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

抱朴子釋滯篇採燕巢而求鳳卵投井底而捕鮪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

逸民篇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

酉陽雜俎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括異志人有以黃魚與銑肉同食立遭雷震

筆記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卽今黃魚也形如豕口與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爲鮓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鮪岫居者

岳陽風土記岳州人極重鰉魚子每得之瀹以皁角水少許鹽漬之卽食味甚甘美

嬾眞子老杜遺悶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所說不同筆談以爲鸕鷀能捕黃魚非也黃魚極大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故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又有小白詩云小白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蓋言魚大小之不同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彚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九卷目錄

鯉魚部彙考

鯉魚圖
詩經（陳風衡門）
爾雅（釋魚）
博雅（釋魚）
古今注（蟲魚）
齊民要術（作魚鮓　脯腊　羹臛法）

酉陽雜俎（朱砂鯉）
埤雅（鯉）
爾雅翼（鯉）
中饋錄（風魚法）
瑯嬛記（樨龍）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遵生八牋（水醃魚）
直省志書（馬邑縣　丹徒縣　山陰縣　餘姚縣　萬安縣　肇慶府）
鯉魚部藝文一
漳河赤鯉賦（有序）　唐潘炎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鯉魚部藝文二（詩）
古樂府　無名氏
鳳艒歌　隋煬帝
鯉魚　唐章孝標
題赤鯉圖　元李祁
畫躍鯉送人　明徐渭
鯉分三色　許穀

前題　皇甫汸
鯉魚部紀事
鯉魚部雜錄
鯉魚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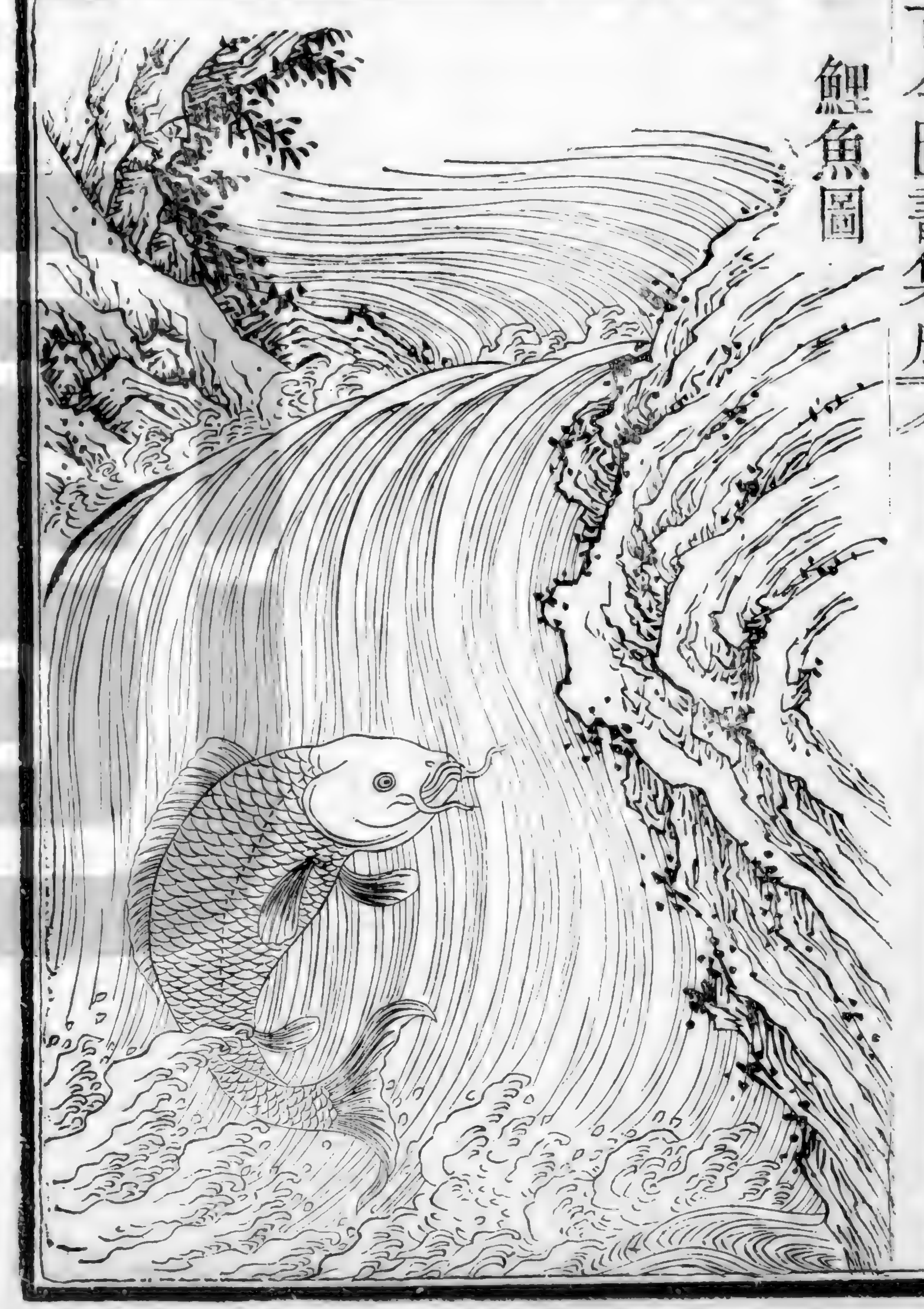
鯉魚部彙考

釋名

赤鯉（爾雅注）
赤驥（古今注）
元駒（古今注）
黃騅（古今注）
稺龍（瑯嬛記）
鯉花（山陰縣志）

鯶（博雅）
青馬（古今注）
白騏（古今注）
朱砂鯉（酉陽雜俎）
赤梢（丹徒縣志）
桃花春（萬安縣志）

鯉魚圖



詩經

陳風衡門章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大全）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爲魚最

爾雅

釋魚

鯉

（註）今赤鯉魚（疏）赤鯉魚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是也

博雅

釋魚

黑鯉謂之鱓

古今注

蟲魚

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雉

齊民要術

作魚鮓

食經作蒲鮓法取鯉魚二尺以上削淨治之用米三合鹽二合醃一宿厚與糝

凡作鮓春秋爲時冬夏不佳寒時難熟熱則非鹹不成鹹復無味兼生蛆

取新鯉魚

魚雅大爲佳瘦魚彌勝肥者雖美而不耐久肉長尺半已上皮骨堅硬不任爲膾者皆堪爲鮓也去鱗訖則臠臠形長二寸廣一寸厚五分皆使臠別

有皮

臠大長外以過熟傷醋不成佳食之始可噉近骨上生腥不堪食常三分收一耳臠小則均熟寸數者大率言爾亦不可要脊骨宜漸方其肉厚處薄收皮肉薄處小復厚取肉臠別斬過皆使有皮不宜令有無皮臠也

手擲著盆水中浸洗去血臠訖漉出更於清水中淨洗漉著盤中以白鹽散之盛籠中平板石上榨去水世名榨水鹽水不盡令鮓臠爛經宿榨者亦無嫌也

水盡炙一半嘗鹹淡

淡則更以鹽和糝鹹則空下糝不復以鹽接之

炊秔米飯爲糝

飯欲剛不宜弱弱則爛鮓

井茱萸橘皮好酒於盆中合和之

攪令糝著魚乃佳茱萸全用橘皮細切並取香氣不求多也無橘皮草橘子亦得用酒辟諸邪惡令鮮美而速熟大率一斗鮓用酒半升惡酒不用

布魚於甕中一行魚一行糝以滿爲限腹腴居上

肥則不能久熟須先食故也

魚上多與糝以竹篛交橫帖上

八重乃止無篛菰蘆葉並可用春冬無葉時可破葦代之

削竹插甕子口內交橫絡之

無竹用荊也

著屋中

著日中火邊者患臭而不美者穰厚茹勿令凍也

赤漿出傾却白漿出味酸便熟食時手擘刀切則腥

脯腊

作鯉魚脯法

一名鮦魚也

十一月初至十二月末作鹹湯令極鹹多下薑椒末灌魚口以滿爲度竹杖穿眼十箇一貫口向上於屋北簷下懸之經冬令瘃至二月三月魚成生刳取五臟酸醋浸食之雋美乃勝逐夷其魚草裹泥封煻灰中煨之去泥草以皮布裹之而槌之白如珂雪味又

絕倫過飯下酒極是珍美也

美臛法

鯉魚臛用極大者一尺已下不合用湯鱗治斜截臛葉方寸半准豉汁與魚俱下水中與研米汁煑熟與鹽薑橘皮椒末酒鯉澀故須米汁也

鯉魚湯肉用大鯉一尺已上鱗治及臛葉斜截爲方寸半厚二寸豉汁與魚俱下水中與白米糝煑熟與鹽薑糊橘皮屑米半奠時勿令有糝

酉陽雜俎

朱砂鯉

句容赤砂湖出朱砂鯉帶微紅味極美

埤雅

鯉

此今之赬鯉也一名鱣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三十六鱗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養魚經曰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是也神農書曰鯉最爲魚之主今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蓋健魚也詩曰魚麗于罶鱨鯊魚麗

于罶魴鱧魚麗于罶鰋鯉蓋鱨魚黃魴魚青鱧魚元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具備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爲龍唯鯉或然亦其壽有至千歲者故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也鱗鄰也鯉里也鯉進于魚矣殆亦龍類是以仙人乘龍亦或騎鯉乃至飛越山湖

爾雅翼

鯉

鯉者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孟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冰獺于是時取而四面陳之謂之祭魚故淮南子時則訓孟春之月魚上負冰獺祭魚許慎皆曰鯉也今人但謂之赤鯉然按之古種類至多崔豹云兗州人謂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騅皆取馬之名以其靈仙所乘能飛越江湖故也其種易蕃陶朱公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至來年二月

得鯉魚長一尺者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按此二十魚一歲之間生七萬枚計每頭生三千五百枚不盈尺者蓋不道此有以見其蕃息也故魚麗美萬物盛多終之以鯉盛之極也必言尺者蓋古者之制淮南子曰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朞年不得食也唐用魚符蓋取象于鯉至武后革李氏則代之以龜古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三十六鱗按是脇正中一道爾非脊也

中饋錄

風魚法

用青魚鯉魚破其腸胃每斤用鹽四五錢醃七日取起洗淨拭乾腮下切一刀將川椒茴香加炒鹽擦入腮內以紙包裹外用麻皮扎成一箇挂於當風之處腹內入料多些方妙

瑯嬛記

稱龍

鯉一名稱龍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鯉鱗有十字文理故名

集解

別錄曰生九江池澤取無時蘇頌曰處處有之諸魚惟此最佳故爲食品上味陶弘景曰鯉爲諸魚之長能飛越江湖所以仙人琴高乘之也山上水中有此不可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日華曰凉有小毒寇宗奭曰鯉至陰之物其鱗三十六陰極則陽復故素問言魚熱中脉訣言熱則生風食之多能發風熱日華言凉非也風家食之貽禍無窮李時珍曰按丹溪朱氏言諸魚在水無一息之停皆能動風動火不獨鯉也孟詵曰鯉脊上兩筋及黑血有毒溪澗中者毒在腦俱不可食凡炙鯉魚不可使烟入目損目光三日內必驗也天行病後下痢及宿癥俱不可食服天門冬朱砂人不可食不可合犬肉及葵菜食

肉主治

別錄曰羹食治欬逆上氣黃疸止渴治水腫脚滿下氣

日華曰治懷姙身腫及胎氣不安

李時珍曰羹食下水氣利小便

陳藏器曰作鱠溫補去冷氣痃癖氣塊橫關伏梁結在心腹

心鏡曰治上氣欬嗽喘促

李時珍曰燒末能發汗定氣喘欬嗽下乳汁消腫米飲調服治大人小兒暴痢用童便浸煨止反胃及惡風入腹

發明

李時珍曰鯉乃陰中之陽其功長於利小便故能消腫脹黃疸脚氣喘嗽濕熱之病作鱠則性溫故能去痃結冷氣之病燒之則從火化故能發散風寒平肺通乳解腸胃及腫毒之邪按劉河間云鯉之治水鶩之利水所謂因其氣相感也

附方

水腫范汪用大鯉魚一頭醋三升煮乾食一日一作外臺用大鯉一尾赤小豆一升水二斗煮食飲汁一頓服盡當下痢盡卽差

妊娠水腫（方同上）

水腫脹滿赤尾鯉魚一斤破開不見水及鹽以生礬五錢研末入腹內火紙包裹外以黃土泥包放竈內煨熟取出去紙泥送粥食頭者上消食身尾者下消一日用盡屢試經驗（楊拱醫方摘要）

妊娠感寒用鯉魚一頭燒末酒服方寸七令汗出（祕錄）

胎氣不長用鯉魚肉同鹽棗煮汁飲之（集驗）

胎動不安及婦人數傷胎下血不止鯉魚一個治淨阿膠炒一兩糯米二合水二升入葱薑橘皮鹽各少許煮臛食五七日效（聖惠方）

乳汁不通用鯉魚一頭燒末每服一錢酒調下（產寶）

咳嗽氣喘用鯉魚一頭去鱗紙裹炮熟去刺研末同糯米煮粥空心食（心鏡）

惡風入腹久腫惡風入腹及女人新產風入產戶內如馬鞭噓吸短氣咳嗽者用鯉魚長一尺五寸以尿

浸一宿平旦以木篦從頭貫至尾文火炙熟去皮空心頓食勿用鹽醋（外臺）

反胃吐食用鯉魚一頭童便浸一夜炮焦研末同米煑粥食之（壽域）

一切腫毒已潰未潰者用鯉魚燒灰醋和塗之以愈爲度（外臺）

積年骨疽一捏一汁出者熬飴餹敷瘡上仍破生鯉魚滃之頃時刮視蟲出更洗傅藥蟲盡則愈（肘後）

小兒木舌長大滿口鯉魚切片貼之以帛繫定（聖惠）

聤耳有蟲膿血日夜不止用鯉魚鮓三斤鯉魚腦一枚鯉魚腸一具洗切烏麻子炒研一升同搗入器中微火炙暖布裹貼耳兩食頃有白蟲出盡則愈慎風寒（千金方）

小兒咽腫痹痛者用鯉魚膽二十枚和竈底土以塗咽外立效（千金方）

大人陰痿鯉魚膽雄雞肝各一枚爲末雀卵和丸小豆大每吞一丸（千金方）

睛上生暈不問久新鯉魚長一尺二寸者取膽滴銅

鏡上陰乾竹刀刮下每點少許（總錄）

赤眼腫痛聖濟總錄用鯉魚膽十枚膩粉一錢和勻瓶收日點十便良方用鯉魚膽五枚黃連末半兩和勻入蜂蜜少許瓶盛安飯上蒸熟每用貼目眥日五七度亦治飛血赤脉

耳卒聾竹筒盛鯉魚腦於飯上蒸過注入耳中（千金方）

耳膿有蟲鯉魚腦和桂末搗勻緜裹塞之（千金方）

痔漏疼痛鯉魚鱗二三片綿裹如棗形納入坐之其痛卽止（儒門事親）

諸魚骨鯁鯉脊三十六鱗焙研凉水服之其刺自跳出神妙（筆峯雜興）

鼻衄不止鯉魚鱗炒成灰每冷水服二錢（普濟方）

久痢禁口病勢欲死用金絲鯉魚一尾重一二斤者如常治淨用鹽醬葱必入胡椒末三四錢煑熟置病人前嗅之欲吃隨意連湯食一飽病卽除根屢治有效（楊拱醫方摘要）

遵生八牋

水醃魚

臘中鯉魚切大塊拭乾一斤用炒鹽四兩擦過淹一宿洗淨晾乾再用鹽二兩糟一斤拌勻入甕紙箬泥封塗

直省志書

馬邑縣

魚桑乾上流處有之其有大重數斤者則鯉也味不亞保德州之石花然在淵泉最深之處尋常人不能見不可以餌釣邊人不習網罟取之無術惟入夏以後遇雷雨瀑漲爲洪水所衝激而出或有於河岸拾得者在盛暑之際逾時則餒

丹徒縣

鯉出江中者謂之赤稍

山陰縣

鯉郡志云越人謂鯉之小者爲鯉花

餘姚縣

鯉分三邑自出黃山港至汪姥橋曰姚江其鯉口尾青自橋而西至西石廟曰舜江其鯉尸尾赤自廟而西曰蕙江其鯉尸尾白而微黃共在一水中而分界

不亂

萬安縣

有鯉名桃花春桃盛開則魚多而味美又謂之時鯉以因時而生也崔注云取桃花鯉以小韭雜之不必流三雅汎五經濁酒數盃已陶然天際矣于此可徵鯉種之佳

肇慶府

海鯉出陽江狀與池鯉無二花色五采成龍文海人鬻於市人不敢食曝乾玩之

鯉魚部藝文一

漳河赤鯉賦（有序）

唐潘炎

景龍三年春二月帝巡屬縣至於襄垣漳水有赤鯉躍聖帝之瑞也賦曰

魚在在藻兮躍於中流吾君戾止兮樂我王游惟赤鯉之呈祥殊白鱗之入舟非竹箭之危湍無聞點額同君明之望幸匪爲吞鉤豈其爲祥必河之鯉用表皇族克繁帝祉雖云水物宜紫鼉綠鼇之同身是曰元符亦赤鳫丹烏之可比赬鱗耀彩碧水無波非應

瓠巴之清角何言甯戚之高歌周文之時躍於沼漢宣之代舞於河且合符於圖牒宜入頌於猗那豈徒鏤甲葺鱗下沿上泝皆爲儔匹文鰩是喻吐尚父之兵鈐傳遠人之尺素事稱嘉瑞匪琴高之所乘詩有樂胥似相如之獻賦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李本鯉也

令以爾李本三十六鱗大烹充尚食授跨仙君子世美公

鯉魚部藝文二　詩

古樂府　　無名氏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有加飧食下有長相憶

鳳艒歌　　隋煬帝

廣五行志曰隋煬帝三月三日江上作鳳艒歌乃唐興之兆

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垂鉤往撩
取恐是蛟龍還復休

鯉魚　唐章孝標

眼似眞珠鱗似金時時動浪出還沉河中得上龍門
去不歎江河歲月深

題赤鯉圖　元李祁

風翻雷吼動乾坤赤鯉騰波勢獨尊無數閒鱗齊上
下欲隨春浪過龍門

畫躍鯉送人　明徐渭

鱗鬣何殊點額歸丰神却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
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三色鯉（即餘姚三江所產）　許穀

江流一泒碧波浮分出三江各自流何事潛鱗亦三
色揚鬐分界不同游

前題　皇甫汸

三江橫貫兩城中同是潛鱗色不同更道芳州多蕙
草幾叢花發倚春風

鯉魚部紀事

河圖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列仙傳呂尚釣於磻溪三年不獲比周曰可止矣尚曰非所及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

說苑呂望釣於渭濱獲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于齊

家語本姓解孔子娶於宋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故

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范蠡養魚經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松子在越爲范蠡有諸曰有之曰公居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多蓄茭荇水草壘折爲之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水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納鼈者魚二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魚將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得錢五百一十五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千餘萬池中九洲仍分八谷使大小各

爲一類不相錯雜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不費也

山陵雜記碣山梁孝冢以石爲藏行一里許到藏中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靈異人不敢犯

林邑記王范文初牧牛洞中得鯉魚私將還欲食之其主檢求文恐紿曰將礪石還非魚也主往看果是石文知異看石有鐵鑄石爲兩刀祝曰魚爲刀若斫石入者文當爲此國王斫石卽入人情漸附之

後漢書列女傳姜詩妻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爲龍又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卽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

晉書王祥傳祥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

五行志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雲仙雜記王武子以九芒珠穿爲紉索編華架用之每月洗以鯉魚涎

搜神記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瘥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嘆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卽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宋書五行志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饑

南史崔祖思傳祖思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旣爲齊王置酒爲樂羮膾旣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羮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鼈膾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羮豈關魯衞帝甚悅曰蓴羮故應還沈

渚宮故事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旣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

冀州圖經太和三年文明太后馮氏幸金河摩磷宮湯泉釣得鯉魚一雙皆長三尺以黃金鎖穿鰓放於池內後皆長五尺沈泛相從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聞池內鏘鏘聲水中驚沸須臾雷電其一浮天化作五色虹而去久之乃滅一在池中至孝昌元年六月元淵頓此決池取魚鱗甲非常淵令殺之得金二斤八兩淵明年爲葛榮所殺

隋書五行志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鬬也明年帝崩國失

政尉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羅郎郭至女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嘉平四年魚集武庫屋上王肅以爲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有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月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爲所敗男女死者萬餘人

大業雜記梁都有清泠泉水周闊二里許卽衞平所得火龜之處清泠水南有橫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泠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海山記煬帝在西苑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赬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

酉陽雜俎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

朝野僉載唐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水而死

玉海景龍三年春二月明皇至於襄垣漳水有赤鯉騰躍靈皇之瑞也潘炎作賦

括異志開元中瑯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匹崐崘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覔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

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廣異記開元中台州臨海大虵與鯉魚鬬其虵大如屋長繞孤島數匝引頭向水其魚如小山鬐目皆赤往來五六里作勢交擊魚用鱗鬐上觸虵虵以口下咋魚如是鬬者三日虵竟爲魚觸死

林下詩談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詩極佳陸氏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于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江行雜錄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遥望海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櫂小舟直至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擕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一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髯爪悉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

中及相國蕘鏡亦亡去

酉陽雜俎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脉良久曰都無疾乃煑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鰓鯉魚毒也其子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鰓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

雲仙雜記孫願夜行横塘見池中大魚映月吸水移時不去池外數步有一小坎正涵北斗有蝦蟆數十共來飲吸願異之明日汰池中惟有一大鯉身已五色復來坎所訪求蝦蟆得三足者數十

前定錄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嘗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曆二年春賓于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共一宿明旦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但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第矣賓于乃書於進昌里

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于靖宮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憇于從孫聞禮之舍旣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瑛且紿之曰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

唐書孝友傳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氷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

稽神錄溧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養於盆中盆長乃置投金瀨中頃之有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卽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一至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爾

十國春秋吳黃冠道人傳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高祖改元開國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一木刻爲鯉魚形行歌於市

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個個圓如紫磨眞爲甚竿頭挑著定世間難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後徐知誥禪代復姓李氏其言始應

青箱雜記李昪先爲徐溫養子冒徐姓名知誥爲昪州刺史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天後竟卽僞位

茅亭客話僞蜀皐人張洸字海上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漑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嚴白衣華煥于洸前俯伏求救洸覺惟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洸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魚撓其寢遂扶棧取魚棄于江中旣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于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筭爾洸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仇池筆記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于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

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

東坡志林吾久戒殺到惠州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甕中須其死而食生即赦之聊記以爲一笑

春渚紀聞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刦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即舉手謝衆踴身沉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即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昂首久之沉波而去

上虞縣志宋漁人于曹娥江得一鯉腹中有小玉印宮門張提舉獲之以獻高宗曰此我故物手鐫德基二字建炎避敵墜海中今四十五年矣不謂復見

澹山雜識余爲海州太守或云郡門外有魚戶飯店家一婦產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爲痛楚生畢而斃魚獨無恙予初未之信臨行飲天寧正見其夫爲作齋呼來問之信然

春渚紀聞編修元時敏夜夢項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廚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啓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剌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岳陽風土記啞潭在白荆隄側歲壞邦人方完築忽有大鯉魚躍其中役夫殺而食之往往皆死然瀕江漁人不以魚之長大爲奇恠但鈞網不能制者皆殺之

茅亭客話于生名元字元之成都人也庚子歲遇賊據城謂愚曰某家之物今皆不顧所寶唯一刀爾開房令愚視之于昏黑處見光芒丈餘細辨之乃刀也

因問所得之處云某故父于僞蜀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是年冬遊青城廻至溫江縣泛舟而歸見百花潭側漁人釣獲鯉魚一雙長尺餘買之歸家時當寒沍煖酒炙魚且禦凝冽食魚棄骨侍婢云一魚骨黑乃鐵也使匠辨之眞鐵爾遂煉成此刀今遭厄難陷在賊中城破之日刀與人孰存此刀先喪吾亦喪矣吾若先喪不知刀歸誰氏此刀非常宜見賞他日爲吾善誌之于生於賊中憂憤而卒城陷日家遭焚掠其刀果不知存亡因叙其言以記之

元史胡光遠傳永平鹿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樂清縣志泰定甲子夏虹見九頭其狀如血望莱橋南居民徐景遂家一罾獲九鯉比至水面復一鯉躍入皆長二尺許人甚異之八月廿七日風潮大作橋壞其家九口盡溺惟景遂僅免未幾亦病而死

在田錄上潛時漁于川上日獲鯉三十五置之篆中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罩罩聖躬既而上持魚歸

啓箓已失其五知爲陳所竊往問之陳諱不認上欲毆之陳笑出以還上

先進遺風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幷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値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眞酸子邪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値矣由是淸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江西通志武泉在瑞州府上高縣北十里泉深莫測溢爲沼中多頳鯉俗云不可食取食輒死

貴州通志跪井在貴陽府羅永庵前文君隱此山高無水傳有神龍爲之涌泉恆雨不溢恆暘不涸時雙

鯉出沒其間出則雨沒則晴其應不爽取水者必跪汲乃可得

鯉魚部雜錄

詩經小雅六月章飲御諸友炰鼈膾鯉

古諺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易林灼灼泉源釣鯉山巔魚不可得火不肯燃

臨河求鯉燕婉笑弭屏氣攝息不得鯉子

曳綸江海釣魴與鯉王孫列俎以饗仲友

淮南子俶眞訓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所以然者何也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

說山訓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

鹽鐵論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撜掏鮐鯉

博物志婦人姙身不欲令食鯉魚頭

抱朴子博喻篇鱣鯉積而元淵涸

酉陽雜俎道書以鯉魚多爲龍故不欲食非緣反藥

庶子張文規又曰醫方中畏食鯉魚謂若魚中豬肉也

清異錄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眞書王字者名王字鯉此尤通神

涪翁雜說燕人鱠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故杜子美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嬾眞子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潭中土人集船數百艘以竹竿攪潭中以金鼓振動之候魚驚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赤鯉魚最能躍出至高丈餘後入他網中則不能復躍矣蓋不能三躍也故禹門化龍者是大赤鯉魚他魚不能也杜子美觀打魚歌云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潑潑色如銀魚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材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僕親見捕魚故知

此詩之工

夢溪筆談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卽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夷白齋詩話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田家雜占車溝內魚來攻水逆上得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鮎乾鯉濕

凡鯉鯽魚在四五月間得暴漲必散子散不盡水未止盛散水聲必定

鯉魚部外編

吳地記乘魚橋在交讓瀆郡人丁法海與琴高友善高世不仕共營東皐之田時歲大稔二人共行田畔忽見一大鯉魚長可丈餘一角兩足雙翼舞於高田法海試上魚背靜然不動良久遂下請高登魚背乃舉翼飛騰冲天而去

水經注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爲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游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乘赤鯉魚

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千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

廣輿志鯉石在巴山世傳琴高先生於此得道所乘之鯉化而爲石

博物志甘始老而少容曹子建密問其所行始言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投數萬斤於海又取鯉魚一雙藥其一同入沸中藥者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無藥者已熟而食言此藥去此踰遠萬里已不可行不能得也

搜神記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還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姿容可愛路見一貴人端坐卽蔣侯像也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

謝紀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躍出卽

命作膾一坐皆得徧

搜神後記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鬐水中

搜神記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惟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湧出

宮亭湖孤石者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幷箱盛之自市書刀亦納箱中旣還以箱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

述異記江陰北有子英廟子英卽野人也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將著家池中養之後長徑一丈有角翅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升于天爲神仙晉時人

東園友聞列仙傳子英者舒鄉捕魚得赤鯉愛其色

養之經年長丈餘角翼皆具子英乘之飛昇而去後歸亦乘此赤鯉人爲立祠焉

廣古今五行記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晉末已來絕不復見

異苑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楂取爲研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識及紙皆內魚研中常以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游湘水過湘君廟爲二妃所留今復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詣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後人有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

幽明錄平都縣南陂上有冢行人於陂取得鯉道逢冢中人來云何敢取吾魚奪著車上而去

酉陽雜俎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于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

鱗俄天黑失所在卽女媧神也

魚服記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溼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卽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爲我覷羣官方食鱠否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飡而來偉曰諸公勑司戸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間得藏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戸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奕棊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旣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凉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旣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于江畔見江潭深靜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遂

脫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于懷淸江厭巘崿之情授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于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于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已魚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舍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旣而張彌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

幹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于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河得不拜我弼不聽提我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而奕棊大聲呼之略無應者惟笑曰可長魚直三四斤餘旣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於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堦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棄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至華陽丞乃卒

耳目記唐會昌中有王瑤者任恆州都押衙嘗爲奕邑宰瑤將赴任所夜夢一人身被甲冑形貌堂堂自

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羅網罟爲漳川漁父之所得將寘之刀几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儻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爲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鯉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卽鼓鬣揚鬐軒軒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

列異傳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壻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爲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視之爲何物後所與宿者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牀壻捉之曰夜夜出何爲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壻放之與共臥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之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

瑯嬛記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

宛然腹藏短櫝但未畫鱗甲耳芸叟試爲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者賣之買者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即放去謂神魚云芸叟諱舜民

稽神錄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爲業嘗烹鯉魚十枚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期年所蓄犬恆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撤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

茅亭客話袁氏不記名人皆目爲袁野人嘗居廣都縣莊時盛暑有一老人衣白詣袁莊求見袁及席謂袁曰某李氏家於此縣之南特來有託於君子願君憫宥當有厚酬袁亦不甚諾之但寬勉而已且留食水飯鹹豉而退復三日因暴雨溪漲莊民舉網獲一鯉魚可三尺許鱗鬣如金撥剌不已袁呼童就机割之腹有飯及鹹豉少許袁因悟李者魚也且曰李老雖靈固難逃吾之一醉爾或云蟲莫智于龍彼魚神龍也若斯變化安有難而難逃哉如是則智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耶吁迍難困厄凡聖與龍蠢蠕皆一時免與不免何得異哉

陝西通志鯉魚墳在漢中府西鄉縣西十里邑人修水馬河堰有二道士求食與之粟飯曰少頃當有二龍至勿殺殺則河立決堰不可成矣頃之二鯉魚戲波上堰工捕得之剖其腹視粟飯出焉堰遂決魚埋山上成二塚

分水縣志龍潭在邑東三里眞人廟下深數丈相傳中有金色鯉魚二尾漁者獲之則雙履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十卷目錄

魴魚部彙考

魴魚圖

詩經（周南汝墳　齊風敝笱）

禮記（內則）

爾雅（釋魚）

齊民要術（脏脂煎消法　炙法）

毛詩陸疏廣要（維魴及鱮）

埤雅（魴）
爾雅翼（魴）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鯿）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烏程縣）
正字通（釋⿰魚巠）
魴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魴魚部藝文二（詩）
峽口食鯿魚詩　金元好問
魴魚部紀事
魴魚部雜錄
鱒魚部彙考
鱒魚圖
詩經（豳風九罭）
爾雅（釋魚）
毛詩陸疏廣要（九罭之魚鱒魴）
埤雅（鱒）

爾雅翼 鱒
本草綱目 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鱒魚部選句
鱸魚部彙考
鱸魚圖
本草綱目 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 丹徒縣 山陰縣 定海縣
鱸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鱸魚部藝文二 詩
秋日田園詩 宋范成大
食鱸魚詩 元王惲
鱸魚部紀事
鱸魚部雜錄
鱸魚部外編
鱖魚部彙考
鱖魚圖
爾雅翼 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尾主治　膽氣味　主治　附方）

鱖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鱖魚部藝文二（詩）

上巳日午橋石瀨中得雙鱖魚　宋梅堯臣

鱖魚部紀事

鱖魚部雜錄

鯧魚部彙考

鯧魚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腹中子氣味）

閩書（鯧魚）

八閩通志（鯧有二種）

正字通（釋鯧）

鯧魚部雜錄

禽蟲典第一百四十卷

魴魚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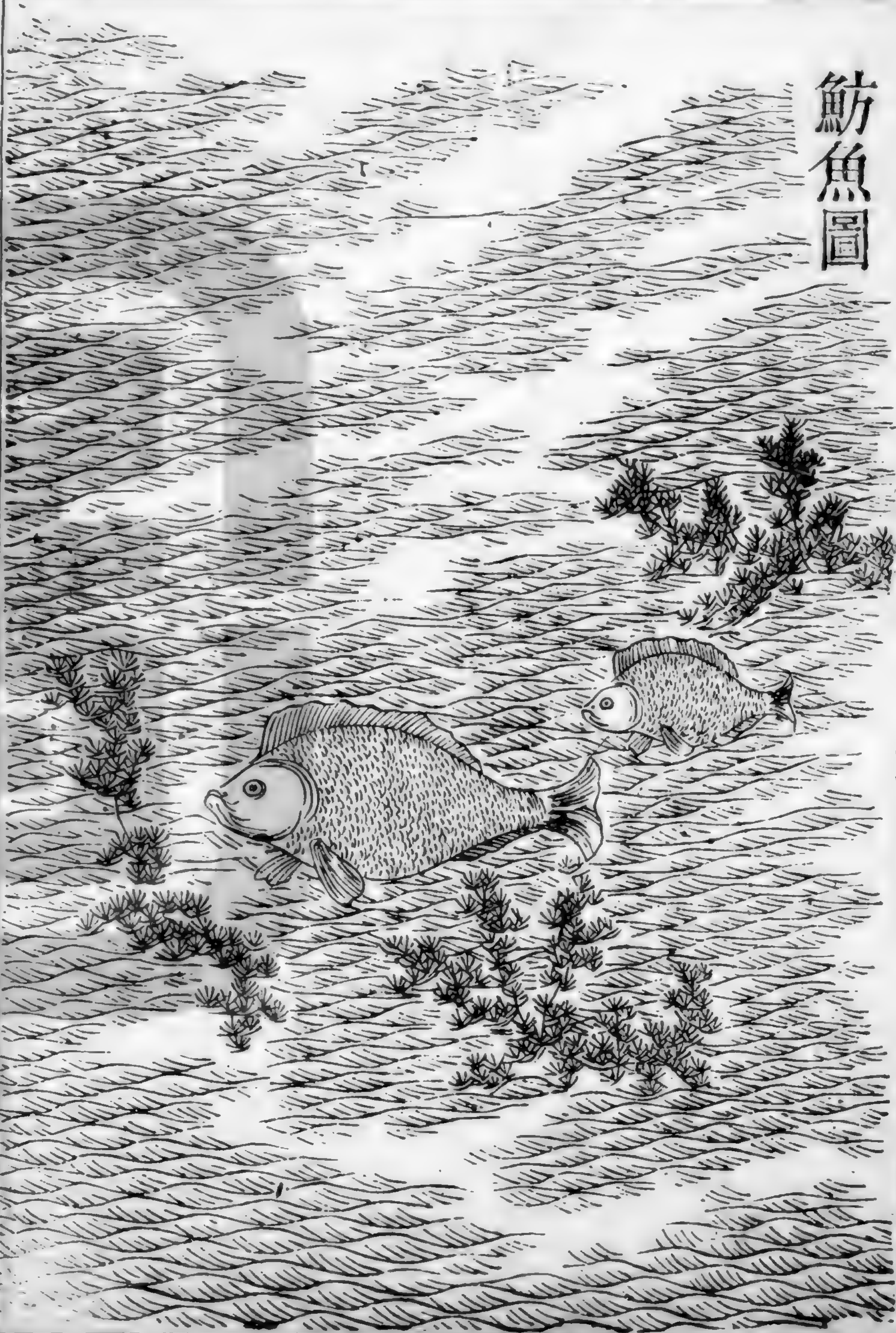
釋名

魴（詩經）　鰟（禮記）

魾（爾雅）　鯿（爾雅注）

鮥（遯園居士魚品）　䲔（正字通）

魴魚圖



詩經

周南汝墳章

魴魚赬尾

（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疏）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色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喩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朱注）魴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

（大全）藍田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

齊風敝笱章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傳）鰥大魚（箋）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正義）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鯤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箋以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敝敗爲喻且魴鱮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朱注）魴鰥大魚也（大全）渤海胡氏曰魴鰥鱮皆魚之可制者也爲笱之敝敗而不能制

禮記

內則

魴鱮烝薌無蓼

（陳注）魴鱮二魚烝而食之故曰魴鱮烝薌謂香草言

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大全）陸氏曰魴鱮弱魚也烹或易爛烝之可也

爾雅

釋魚

魴魾

註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

齊民要術

胚脂煎消法

純蒸魚法一名缹魚用鱝魚治腹裏去腮不去鱗以鹹豉葱白薑橘皮酢細切合煑沸乃渾葱白將熟下酢又云切生薑令長奠時葱在上大奠一小奠若大魚成治准此

炙法

炙魚用小鱝白魚最勝渾用鱗治刀細謹無小用大為方寸准薑橘椒葱胡芹小蒜蘇欓細切鍛盤豉酢和以漬魚可經宿炙時以雜香菜汁灌之熟而止色赤則好雙奠不惟用一

毛詩陸疏廣要

維魴及鱮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一本作漁陽泉物刀戶）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云居就糧梁水魴

埤雅

魴

魴一名魾此今之青鯿也郊居賦曰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魚之美者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詩曰川澤訏訏魴鱮甫甫甫甫美也魴之爲美舊矣今更與鱮魚連道以著韓國水土之善者蓋魴魚雖等美而緣水之異則有優劣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糧梁水魴蓋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厚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言無臣而不可使所以誘掖其君也且河性宜魚故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必河之鯉也列女傳曰傅弓以燕牛之角纏弓以荆麋之筋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爲燕角

善楚筋細河膠黏詩曰魴魚赬尾以譬君子勞於王事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爾雅翼

魴

魴縮項穹脊博腹色青白而味美今之鯿魚也漢水中者尤美常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獻齊高帝一千八百頭卽此也說苑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大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今網罟者乃以魴爲易取豈難于釣而易于網耶詩稱魴魚赬尾說者以爲魚勞則尾赤左傳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鄭氏以爲魚肥則尾赤二說雖不同然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魴言之其體博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衡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赬也蓋詩之赬尾以喻宗周臣下之勞左氏之赬尾則有志大心勞之象故以衡流竀尾爲言也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編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鯖魚刀鱭河豚外有鯿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鮥腹脊多腴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魴方也鯿扁也其狀方其身扁也

集解

李時珍曰魴魚處處有之漢沔尤多其色青白腹內有肪味最腴美其性宜活水故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俚語云伊洛鯉魴美如牛羊又有一種火燒鯿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如蝙蝠之翼黑質赤章色如烟熏故名其大有至二三十斤者

肉氣味

甘溫無毒

肉主治

孟詵曰調胃氣利五臟和芥食之能助肺氣去胃風消穀作鱠食之助脾氣令人能食作羹臛食宜人功與鯽同疳痢人勿食

直省志書

烏程縣

鯿一名魴湖魚之最佳者所謂小頭魚出太湖者鱗白出龍溪者鱗黑吏肥味美

正字通

釋⿰魚巠

⿰魚巠音擎魚名按埤雅廣要魴一名⿰魚巠音京或謂⿰魚巠同鯨非是

魴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縮項仙人鯿也

令以爾縮項仙人鬼腹星鱗道亨裏漢宜授槎頭刺史

魴魚部藝文二（詩）

峽口食鯿魚詩　金元好問

無奈微雲疎雨何孟公詩律費研磨憑君莫愛襄陽好縮頸鯿魚刺鯁多

魴魚部紀事

山海經海內北經大鯾居海中（注）鯾音鞭即魴魚也

說苑政理篇宓子賤爲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大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癸辛雜識賈師憲當柄日尤喜苕溪之鯿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撥剌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

魴魚部雜錄

詩經小雅采綠章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大雅韓奕章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注）甫甫大也

古諺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易林敝笱在梁魴逸不禁漁父勞苦連室乾口

曳綸汀洲釣掛魴鯉公孫得利以享仲友

博物志鯿魚相亂以有大小相異

酉陽雜俎鯿與鱟魚車螯與移角並相似

墨莊漫錄宋景文詩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

楊淵五湖賦云連瓶抑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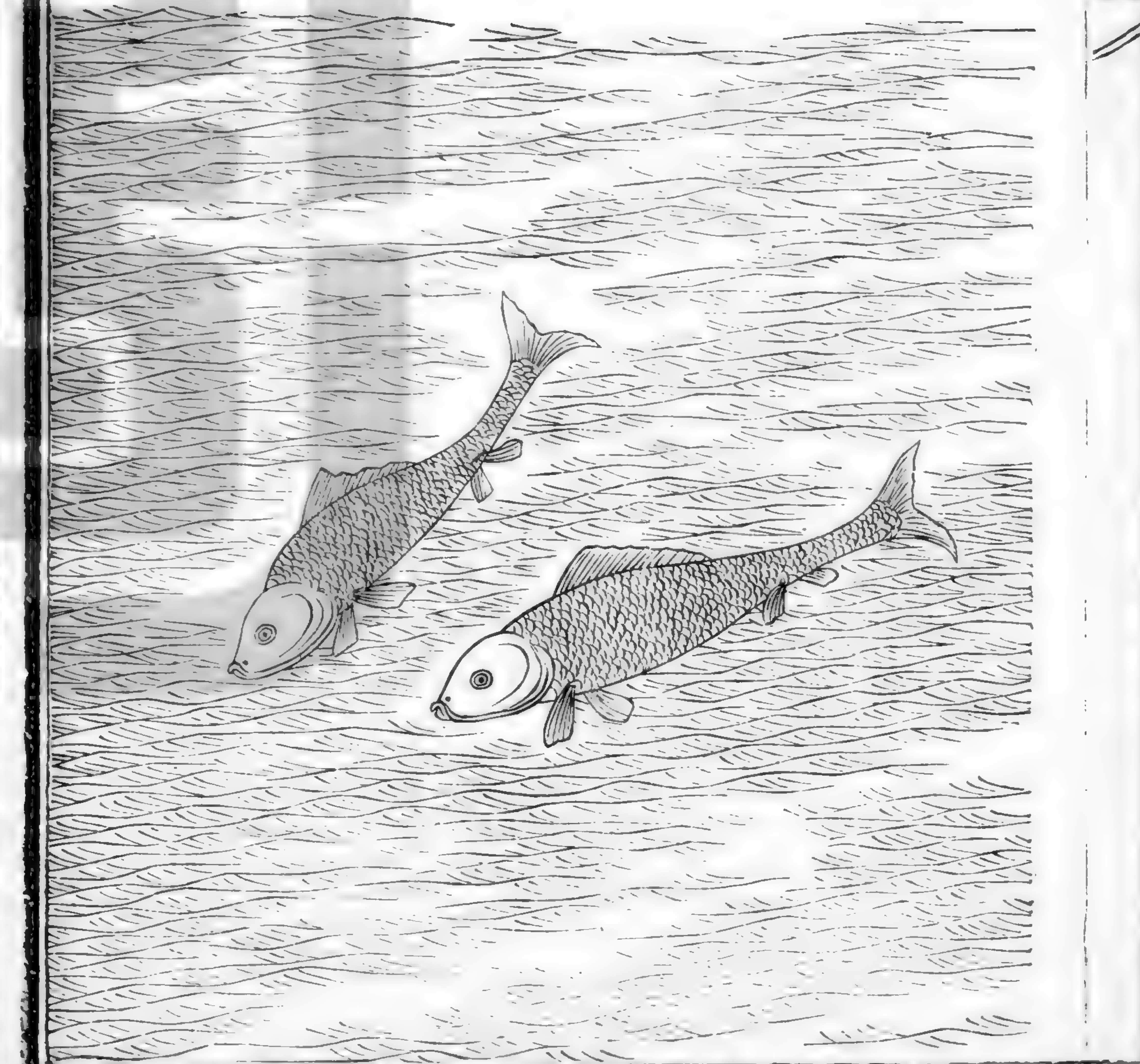
鱒魚部彙考

釋名

鱒（詩經）　鮅（爾雅）

赤眼鱒（爾雅翼）

鱒魚圖



詩經　豳風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正義　郭璞曰鱒似鯶子赤眼者

爾雅　釋魚

鮅鱒

註　似鯶子赤眼　疏　鮅一名鱒

毛詩陸疏廣要

九罭之魚鱒魴

鱒似鯤魚而鱗細于鯤也赤眼多細文

鱒多生溪澗傅麗水底難網捕詩緝云鱒魴毛以爲大魚今赤眼鱒及鯿魚皆非大魚亦常魚也

埤雅

鱒

鱒似鯶而鱗細于鯶赤眼詩云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蓋鱒魚圓魴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故是詩主以言之然則鱒象公之圓而袞衣者道也魴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元袞纁繡而後可以見周公猶之九罭之取鱒魴也爾雅曰鮅鱒蓋鱒一名鮅孫炎正義曰鱒好獨行制字从尊殆以此也

爾雅翼

鱒

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人謂之赤眼鱒其音乃如蹲踞之蹲食螺蚌多祇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輙遁詩稱九罭之魚鱒

魴鱒既如此魴則說苑所謂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也周公有聖德遭時之未信退避于東有難進易退之操故以鱒魴言之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說文云鱒鮅赤目魚也孫炎云鱒好獨行尊而必者故字從尊從必

集解

李時珍曰處處有之狀似鯶而小赤脉貫瞳身圓而長鱗細于鯶青質赤章好食螺蚌善于遁網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暖胃和中多食動風熱發疥癬

鱒魚部選句

後漢張衡七辯鞏洛之鱒割以爲鱠分芒析縷細亂蝱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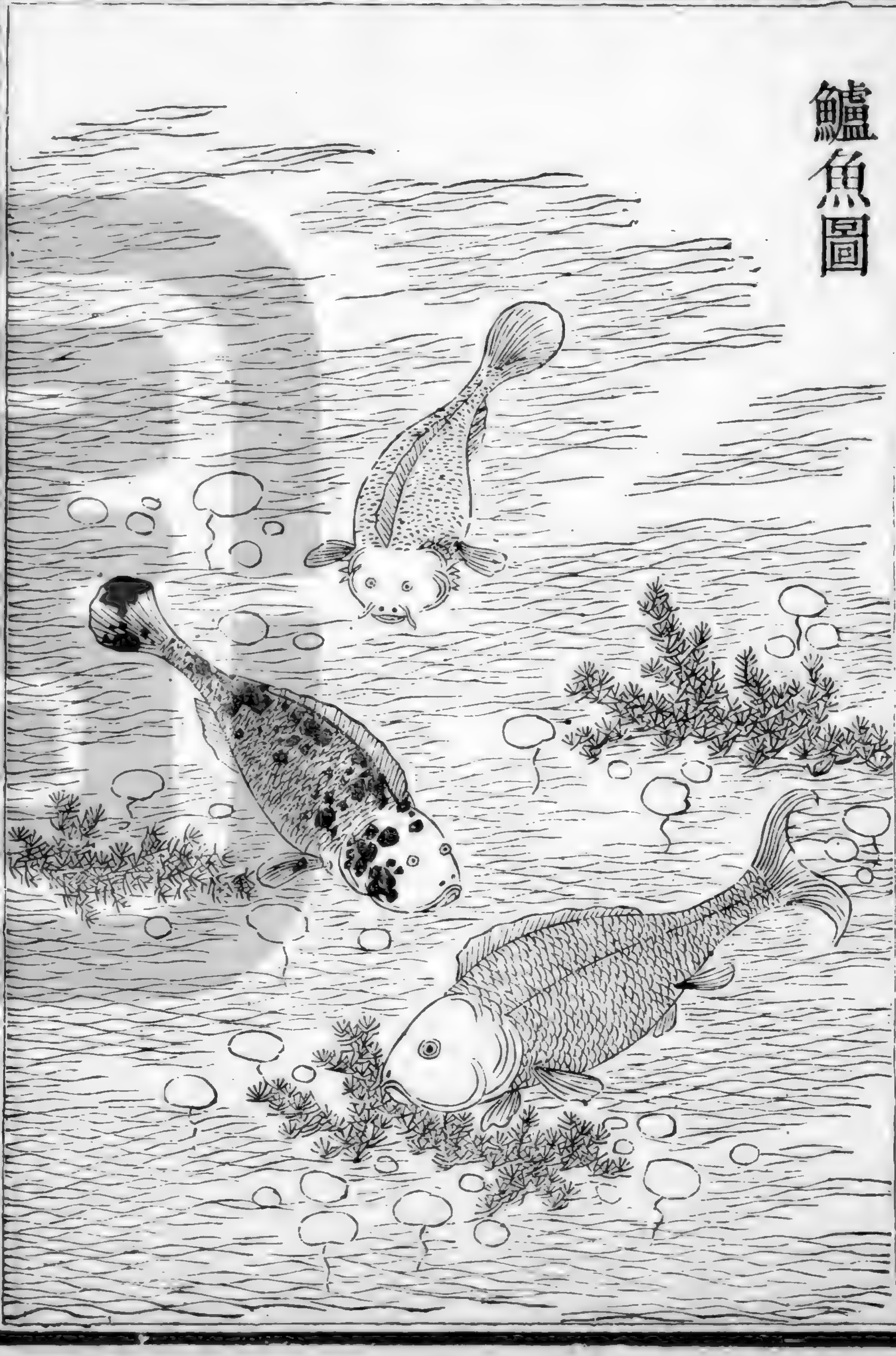
鱸魚部彙考

釋名

四腮魚（本草綱目）　脆鱸（丹徒縣志）

爛鱸（丹徒縣志）　鱸軗（山陰縣志）

鱸魚圖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黑色曰盧此魚白質黑章故名松人名四鰓魚

集解

李時珍曰鱸出吳中松江尤盛四五月方出長僅數寸狀微似鱖而色白有黑點巨口細鱗有四鰓楊誠齋詩頗盡其狀云鱸出鱸鄉蘆葉前垂虹亭下不論錢買來玉尺如何短鑄出銀梭直是圓白質黑文三

四點細鱗巨口一雙鮮春風已有眞風味想待秋風更迥然

肉氣味

甘平有小毒

寇宗奭曰雖有小毒不甚發病掌禹錫曰多食發痃癖瘡腫不可同乳酪食李廷飛云肝不可食剝人面皮孟詵曰中鱸魚毒者蘆根汁解之

主治

嘉定曰補五臟益筋骨和腸胃治水氣多食宜人作鮓尤良曝乾甚香美寇宗奭曰益肝腎

孟詵曰安胎補中作鱠尤佳

直省志書

丹徒縣

鱸出江中有二種曰脆鱸曰爛鱸

山陰縣

郡志云越人謂鱸之小者爲鱸鮁

定海縣

鱸魚海中四鰓鱸皮緊脆而肉厚呼曰脆鱸有江鱸

差小而兩鰓味淡有塘鱸形雖巨而不脆

鱸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鱸名紅文生盧清臣

令惟爾紅文生盧清臣銷醒引興鮮虀之鄉宜授橙虀錄事守招賢使者

鱸魚部藝文二　詩

秋日田園詩　宋范成大

細擣橙虀有膾魚西風吹上四腮鱸雪鬆酥膩千絲縷除却淞江到處無

食鱸魚詩　元王惲

鱸魚昔人貴我行次吳江秋風時已過滿意蓴鱸香初非爲口腹物異可闕嘗口哆頰重出鱗纖雪爭光背華點玳斑或圓或斜方一脊無亂骨食免刺鯁防肉膩勝海薊味佳掩河魴燈前不放箸愈啖味愈長

張翰爲爾逝我今赴官忙出處要義在不須論行藏倚裝足朝睡且快所欲償夢驚聽吳歌海日方蒼涼

鱸魚部紀事

晉書張翰傳翰入洛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烟花記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之佳味也

全唐詩話元稹廉問浙東有劉採春自淮甸來容華莫比元贈以詩在淛河七年因醉題東武其詩曰因循未歸得不是憶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

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老學菴筆記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名于予予曰思鱸至能大以爲佳

鱸魚部雜錄

談苑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鰓天生膾材也味美肉緊切終日色不變橋北近崑山大江入海所出者三鰓味帶鹹肉稍慢迥不及松江所出

釣磯立談謝元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秋來有大鱸魚一手釣得四十九枚

長松茹退憨憨子曰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

蓴菜衆人以爲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噎如舌根不搖初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哉

野客叢談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皆作香字魚未爲美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蕈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虀李巽伯詩曰香虀何處煮鱸魚魚作香字未爲非也余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云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强牽引蘇李二詩以証鱸魚香之說且謂芼以蕈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鱸魚部外編

雲笈七籤黃帝與天老五聖遊於河洛至翠嬀之泉有大鱸魚於河中泝流而至殺三牲以醮之卽甚雨七日七夜有黃龍負圖而出於河

後漢書左慈傳慈字元放盧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

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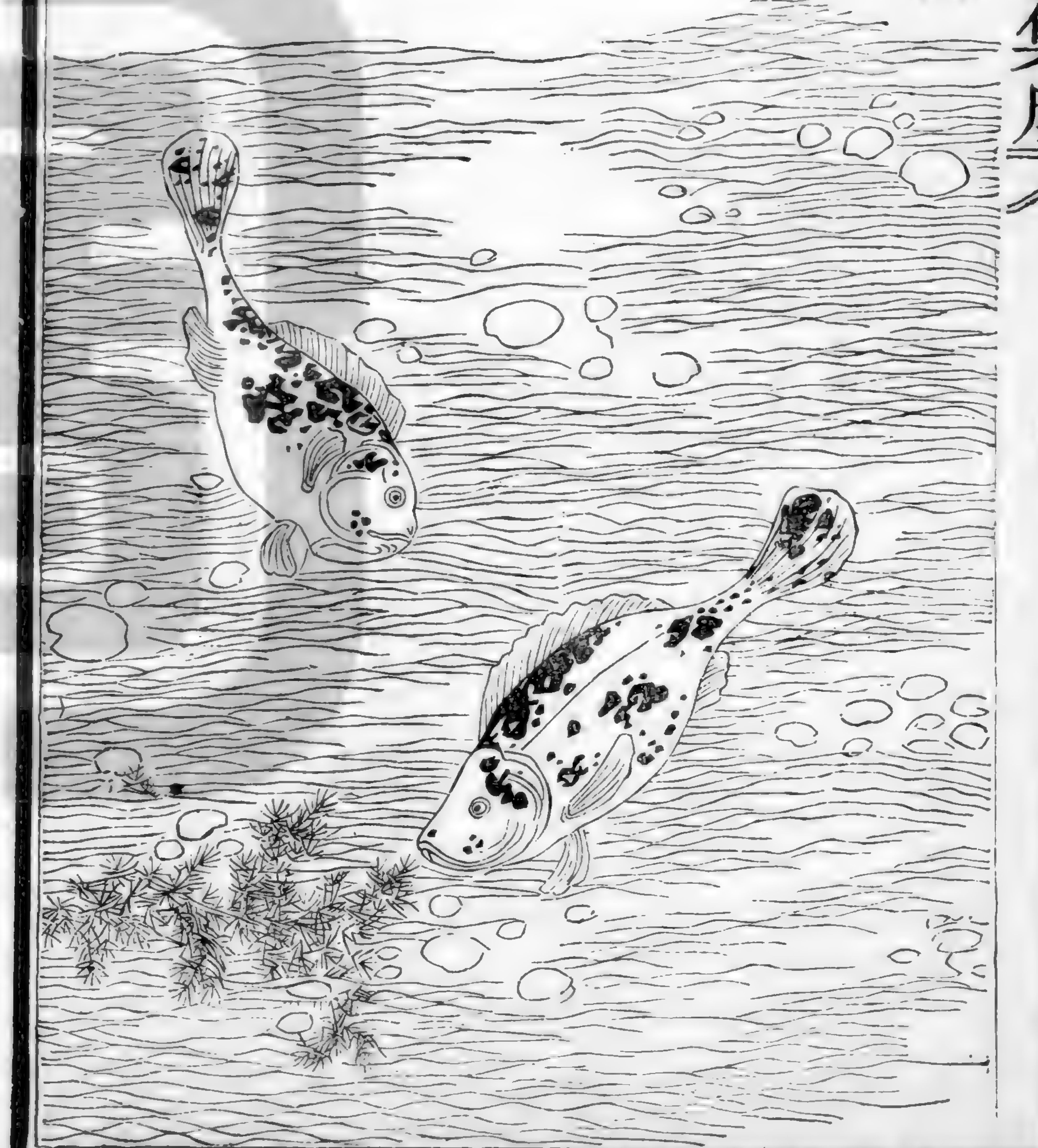
鱖魚部彙考

釋名

石桂魚（爾雅翼）　罽（本草綱目）

水豚（本草綱目）　鱖豚（本草綱目）

鱖魚圖



爾雅翼

鱖

鱖魚巨口而細鱗鬐鬣皆圓黃質黑章皮厚而肉緊特異常魚夏月盛熱時好藏石罅中人即而取之又其斑文尤鮮明者雄也稍晦昧者雌也漁者以索貫一雄置之谿畔羣雌來齧曳之不捨掣而取之常得十數尾說者以爲昔仙人劉憑常食石桂魚今此魚猶有鱖名恐即是也能食小魚今人以爲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魚無肚不嚼鱖獨有肚能嚼山海經

曰鱖大口而細鱗有斑彩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鱖蹶也其體不能屈曲如僵蹶也罽繝也其紋斑如織繝也大明曰其味如豚故名水豚又名鱖豚馬志曰昔有仙人劉憑常食石桂魚桂鱖同音當卽是此

集解

李時珍曰鱖生湖中扁形闊腹大口細鱗有黑斑采背有鬐鬣刺人厚皮緊肉肉中無細刺夏月居石穴冬月偎泥魚之沈下者也小者味佳至三五斤者不美李廷飛延壽書云鱖鬐刺凡十二以應十二月誤鯁害人惟橄欖核磨水可解蓋魚畏橄欖故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日華曰微毒

主治

開寶曰腹內惡血去腹內小蟲益氣力令人肥健

孟詵曰補虛勞益脾胃

日華曰治腸風瀉血

發明

李時珍曰按張杲醫說云越州邵氏女年十八病勞瘵累年偶食鱖魚羹遂愈觀此正與補勞益胃殺蟲之說相符則仙人劉憑隱士張志和之嗜此魚非無謂也

尾主治

李時珍曰小兒軟癤貼之良

胆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骨鯁不拘久近

附方

骨鯁竹木刺入咽喉不拘大人小兒日久或入臟腑痛刺黃瘦甚者服之皆出臘月收鱖魚膽懸北簷下令乾每用一皂子煎酒溫呷得吐則鯁隨涎出未吐再服以吐爲度酒隨量飲無不出者蠡鯇鯽膽皆可

勝金
方

鱖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錦袍氏鱖也

令以爾錦袍氏骨疎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蘇腸御史仙盤遊奕使

鱖魚部藝文二（詩）

上巳日午橋石瀨中得雙鱖魚

宋梅堯臣

修禊洛之濱湍流得素鱗多慙折腰吏來作食魚人

水髮粘篙綠溪毛映渚春風沙暫時遠紫綠憶江蓴

鱖魚部紀事

宋史李道傳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

續夷堅志咸淳間部武一寺僧專爲人持水陸佛事此僧會與一旅店婦通一日爲人建齋去店前遇有鱖魚賣僧遂買之命店婦烹煮加豉之時存想留俟僧食次早設齋罷僧將饅頭二雙與寺鄰鄰曰夜來夢至齋所見三寶飲食及兩班筵上并孤魂等處即

無齋俱是溪魚不知如何僧莫之知次日過店家婦以所留鱖魚出與飲食方悟寺鄰之夢乃誤齋存念之差遂不敢食回至寺門跌地而死背有鐵鞭一痕

江寧府志李宗定在秣陵夢一人云我元武湖鎮殿將軍也宜救我次日有餽鱖魚長三尺者云得自元武湖宗定憶其夢親送歸湖中是夜仍夢前人謝救己之恩因言魚皆人變不宜快餐自後宗定見魚不復舉箸

鱖魚部雜錄

空同子鱖魚性癡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己也又其性畏寒

田家雜占漁者網得死鱖謂之水惡故魚著網卽死也口開主水立至易過口閉來遲水旱不定

鯧魚部彙考

釋名

鯧魚（本草綱目）

狗磕睡魚（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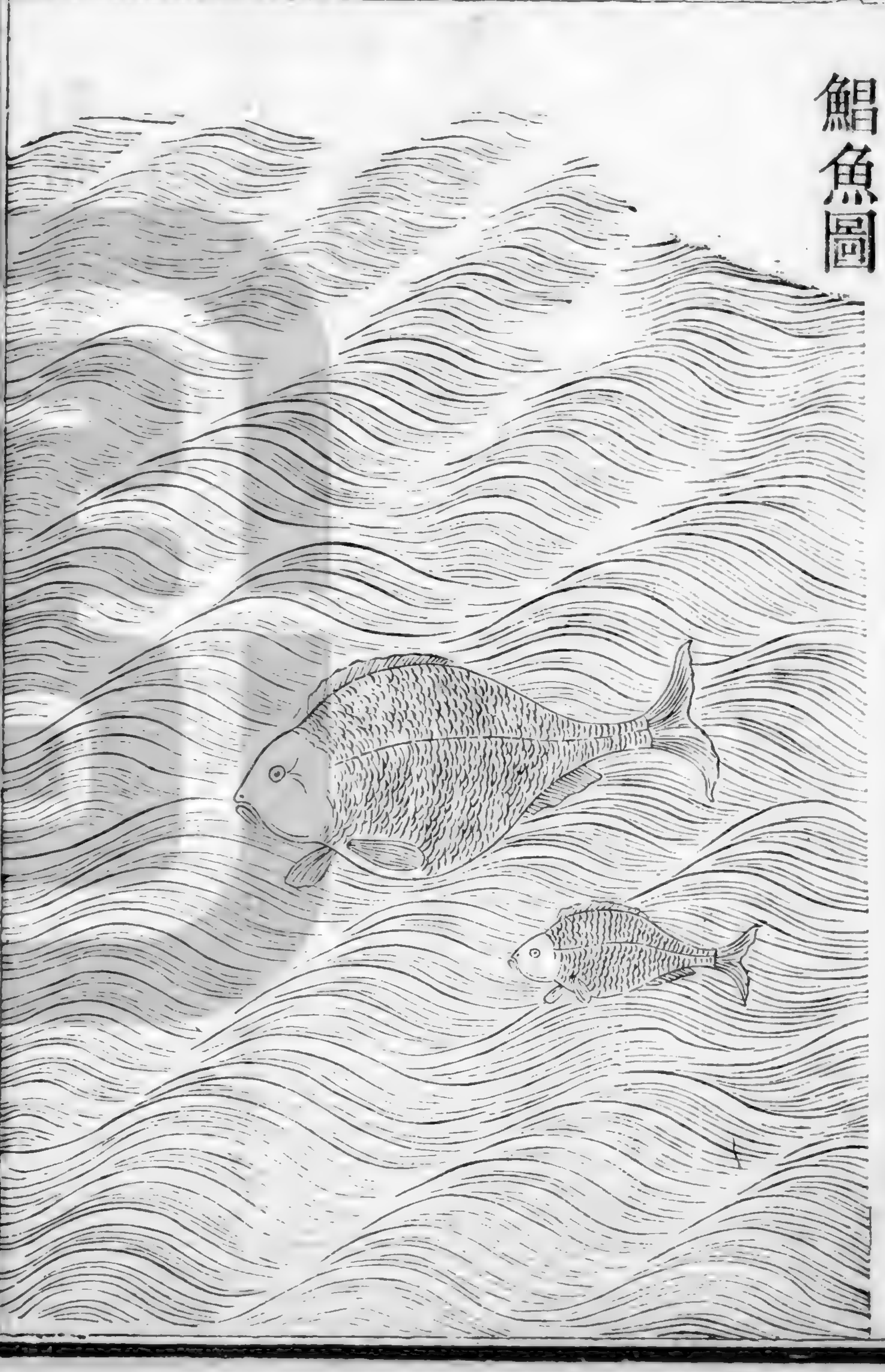
斗底鯧（閩書）

黃蠟鱆（閩書）

鯧鯸魚（正字通）

鱂（正字通）

鯧魚圖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昌美也以味名或云魚游于水羣魚隨之食其涎沫有類于娼故名閩人訛爲鯧魚廣人連骨煮食呼爲狗磕睡魚

集解

陳藏器曰鯧魚生南海狀如鯽身正圓無硬骨作羹食至美李時珍曰閩浙廣南海中四五月出之嶺表錄云形似鯿魚腦上突起連背身圓肉厚白如鱖肉

只有一脊骨治之以葱薑炰之以粳米其骨亦輭而可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肉主治

陳藏器曰令人肥健益氣力

腹中子氣味

陳藏器曰有毒令人痢下

閩書

鱂魚

鱂魚屠本畯疏鱂板身口小項縮肥腴少鯁小者形匾曰鯧又小者形圓曰斗底又黃蠟鱆亦鯧也鱗金點而差厚

八閩通志

鶬有二種

鶬魚黑白二種尾如燕形扁而闊味美蓋即鯧魚也

正字通

釋鯧

鯧名鯧鯸魚亦作鱂

鯧魚部雜錄

賢奕古優女曰娼後稱娼老婦曰鴇考之鯧魚爲衆魚所淫鴇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呼鴇意出于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三〇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十一卷目錄

鱵魚部彙考
鱵魚圖
詩經（齊風敝笱）
山海經（東山經）
異苑（鮹爲魚母）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鱵魚部紀事

鱧魚部彙考
鱧魚圖
詩經（小雅魚麗）
爾雅（釋魚）
博雅（釋魚）
毛詩陸疏廣要（魚麗于罶魴鱧）
埤雅（鱧）
爾雅翼（鱧）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鱧）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萬安縣）
鱧魚部紀事
鱮魚部彙考
鰱魚圖
詩經（齊風敝笱）
禮記（內則）
博雅（釋魚）
毛詩陸疏廣要（維魴及鱮）

埤雅（鱮）
爾雅翼（鱮）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鰱）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山陰縣　烏程縣　新蔡縣）
鱮魚部紀事
鰷魚部彙考
鰷魚圖
詩經（周頌潛）
爾雅（釋魚）
埤雅（鰷）
爾雅翼（鰷）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丹徒縣）
鰷魚部紀事
鱨魚部彙考
鱨魚圖
詩經（小雅魚麗）

毛詩陸疏廣要 魚麗于罶鱨鯊
錄異記 鱨魚爲怪
埤雅 鱨
本草綱目 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 福州府
鱨魚部雜錄
鯊魚部彙考
鯊魚圖
詩經 小雅魚麗
爾雅 釋魚
齊民要術 羹臛法
毛詩陸疏廣要 魚麗于罶鱨鯊
埤雅 鯊
爾雅翼 鯊
本草綱目 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 定海縣 瑞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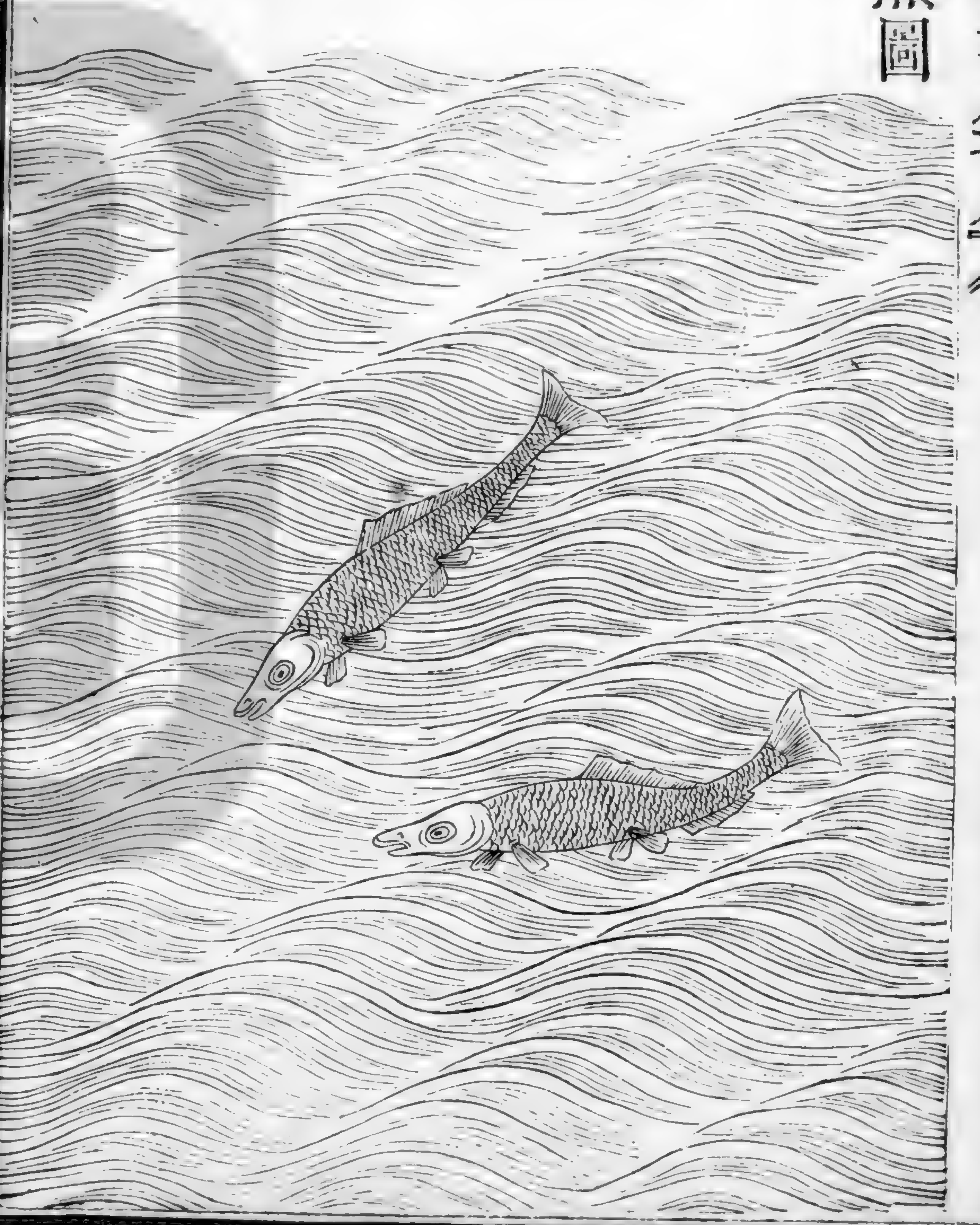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一百四十一卷

鱵魚部彙考

釋名

鰥（詩經）⿰魚舀（異苑）

鱤魚圖



詩經

齊風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傳）鰥大魚（箋）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正義）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鯤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

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箋以鰥若大魚則彊笱亦不能制不當以敝敗爲喻且魴鱮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

（朱注）魴鰥大魚也（大全）渤海胡氏曰魴鰥鱮皆魚之可制者也

山海經

東山經

番條之山減水出焉北流注於海其中多鱤魚

姑兒之山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海其中多鱤魚

異苑

䱜爲魚母

䱜魚凡諸魚欲產䱜輒以頭衝其腹䱜魚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爲衆魚之生母也

本草綱目

鱤魚釋名

李時珍曰鱤敢也䱜臽也臽音陷食而無厭也健而難取吞臽同類力敢而臽物者也其性獨行故曰鰥詩云其魚魴鰥是矣

集解

李時珍曰鱤生江湖中體似鯮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啖魚最毒池中有此不能畜魚東山經云姑兒之水多鱤魚是也異苑云諸魚欲產鮨以頭衝其腹世謂之衆魚生母然諸魚生子必雄魚衝其腹仍尿白以蓋其子不必盡是鮨魚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肉主治

李時珍曰食之已嘔暖中益胃

鱵魚部紀事

孔叢子抗志篇子思居衞衞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鱧魚部彙考

釋名

鮦（詩經注） 䱰（詩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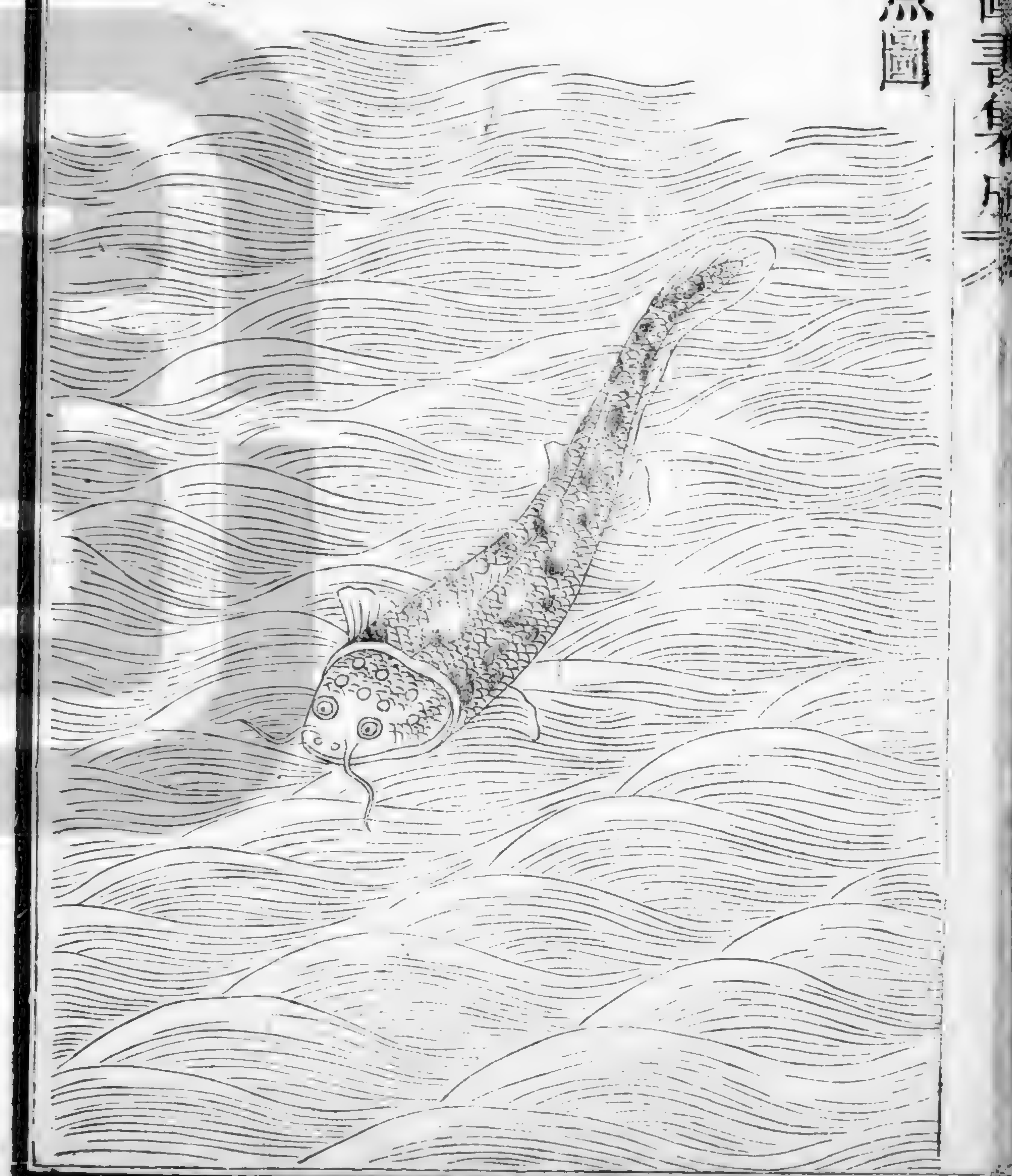
鰹（爾雅） 鱧（爾雅）

鮵（爾雅） 鱺（博雅）

文魚（埤雅） 烏魚（遯園居士魚品）

火柴頭魚（本草綱目）

鱧魚圖



詩經　小雅魚麗

魚麗于罶魴鱧

（傳）鱧鮦也（正義）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云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鯶或作鱧鯇或作鱧鰥定本鱧鮦鮦與鯶音同（大全）新安胡氏曰嚴氏云毛郭皆以鱧爲鮦本草云今黑鯉魚道家以爲厭者也

爾雅

釋魚

鱧

（注）鮦也（疏）鱧今䱰魚也鮦與䱰音義同又詩小雅云魚麗于罶魴鱧是也

鰹大鮦小者鮵

（註）今青州呼小鱺爲鮵（疏）此即上云鱧也其大者名鰹小者名鮵故註云今青州呼小鱺爲鮵鱺與鱧音義同

博雅

釋魚

鱺鰑鮦也鮜䱭也大䱭謂之鱯

毛詩陸疏廣要

魚麗于罶魴鱧

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鱧鮦也許慎以爲鯉魚

爾雅云鱧郭注云鮦也邢疏云鱧今䱰魚也鄭注云今只謂之鱧多在泥水中服食家忌食爾雅又云鯇郭注云今鯶魚似鱒而大舍人云鱧一名鯇郭氏所不取也鄭注云鯇今鯶魚也其性健急舍

人以鯇爲鱧誤矣毛傳云鮦也朱傳云鮦也又曰鯇也孔疏云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鮦或作鱧鯇若作鮦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無異或有本作鱧鰥者定本鱧鮦本草蠡魚一名鮦魚生九江池澤取無時圖經曰蠡通作鱧字今處處有之廣雅云鱺鯣鮦也說文云鱧鱯也鰥鱧也埤雅云鱧今元鱧是也與蛇通氣舊云鱧是公蠣蛇所化至難死猶有蛇性故或謂之鰹也爾雅云鰹大鮦小者鯇邢疏云即鱧也爾雅翼鱧郭氏解釋魚稱爲鮦然今鮦又別一種詩緝毛氏以鱧爲鮦本草云蠡一名鮦今黑鯉魚道家以爲厭者也郭璞云鱧鮦山陰陸氏云鱧今元鯉與蛇通氣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鯉爲今之鳥鯉魚也今不從舍人云鱧名鯇陸璣云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爲今之鯇魚也今從之鯇今鯶魚似鱒而大

按釋魚篇首列鯉鱣鰋鮎鱧鯇六種俱無釋文鄭漁仲曰六者之名顯而易識故但載之而已不復

重釋也可見鱧鯇是二種毛氏郭氏俱云鱧鮦也山陰陸氏從之確是定見元恪晦庵曰鯇又曰鮦則兩岐矣若許愼以爲鯉魚羅氏以爲鮦又別一種不解何故嚴華谷考據甚核乃以舍人之說爲然豈其然乎

埤雅

鱧

今元鱧是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嚮蓋北方之魚也詩曰魚麗于罶鱨鯊其次曰魴鱧又其次曰鰋鯉蓋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亦其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今魚品齊魯之間魴爲下邑鰋爲中邑鯉爲上邑衡門之詩先魴後鯉亦以此故也舊云鱧是公蠣蛇所化至難死猶有蛇性故或謂之鰹也爾雅曰鰹大鮦小者鮵

爾雅翼

鱧

鱧魚圓長而斑點有七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向北而拱焉有自然之禮故从禮膽獨甘也故从醴魚麗於罶有鱨魦魴鱧鰋鯉鱧者古人所重今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又指爲厭故有天厭雁地厭犬水厭鱧之說皆禁不食又是公礪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死猶有蛇性故令人亦畏焉郭氏解釋魚稱爲鮦然今鮦又別一種鱧比他魚爲最鮏說文鱧鱯也鰈鱧也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鱧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鯆魚刀鱭河豘外有鱧身似鱓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鱧色黑北方之魚也故有元黑諸名俗呼火柴頭魚即此也其小者名鮦魚蘇頌圖經引毛詩諸註謂鱧即鯇魚者誤矣今直削去不煩辯正

集解

別錄曰生九江池澤取無時李時珍曰形長體圓頭尾相等細鱗元色有斑點花文頗類蝮蛇有舌有齒有肚背腹有鬣連尾尾無岐形狀可憎氣息鮏惡食品所卑南人有珍之者北人尤絕之道家指爲水厭齋籙所忌

肉氣味

甘寒無毒

別錄曰有瘡者不可食令人瘢白

甯源曰有小毒無益不宜食之寇宗奭曰能發痼疾療病亦取其一端耳

主治

本經曰療五痔治濕痹面目浮腫下大水陶弘景曰合小豆白煑療腫滿甚效

孟詵曰下大小便壅塞氣作鱠與脚氣風氣人食之良

蘇頌曰主姙娠有水氣

附方

十種水氣垂死鱧魚一斤重者煑汁和冬瓜葱白作羹食（心鏡）

下一切氣孟詵曰用大鱧一頭開肚入胡椒末半兩大蒜片三顆縫合同小豆一升煑熟下蘿蔔三五顆葱一握俱切碎煑熟空腹食之至飽幷飲汁至夜洩惡氣無限也五日更一作

腸痔下血鱧魚作鱠以蒜虀食之忌冷毒物（外臺）

一切風瘡頑癬疥癩年久不愈者不過二三服必愈用火柴頭魚一個即烏鱧也去腸肚以蒼耳葉塡滿外以蒼耳安鍋底置魚于上少少著水慢火煨熟去皮骨淡食勿入鹽醬功效甚大（醫林集要）

浴兒免痘除夕黃昏時用大烏魚一尾小者二三尾煮湯浴兒遍身七竅俱到不可嫌腥以淸水洗去也若不信但留一手或一足不洗遇出痘時則未洗處偏多也此乃異人所傳不可輕易（楊珙醫方摘要）

直省志書

萬安縣

鱧即黑魚頭有七竅如北斗象子夜昂首向北又謂

之朝天魚

鱧魚部紀事

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蒸以蜜沫淇漳之鱧

韓詩外傳南假（說苑作瑕）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

而已矣（按此似非鰻魚疑即鱧魚鱺與鱧同已見彙考說苑作鯢魚又兩載之）

南史林邑國傳林邑王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用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異之范幼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譏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鄰國迓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

林邑國記范文得鱧魚變爲鐵斫石如斬蘆世傳魚刀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滄州景城郡土貢鱧鮬

靈應錄雲溪有漁人將箄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箄上將鐵叉篸之不中看箄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箄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尺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箄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

山寺爲僧至今存焉襲明子疑斯事名其僧詢之不虛

郿縣志駱谷東曰赤谷俗呼紅河源出太白湫名太白峽水來山巖噴飛類瀑布一名瀑布泉泉產魚岐背斑文若梅名七星魚人弗食云

鱮魚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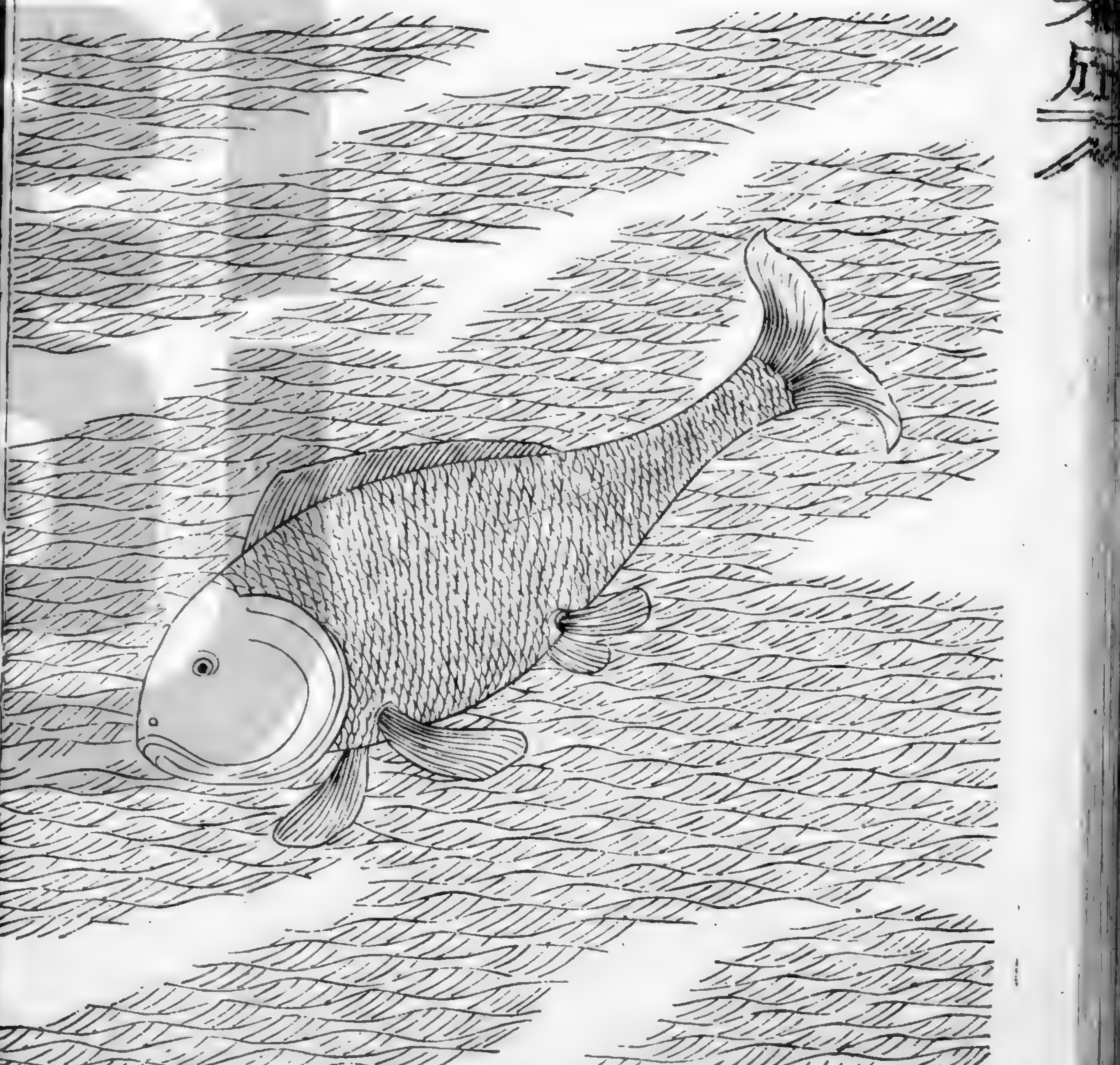
釋名

鰱（博雅）

胡鱅（毛詩陸疏廣要）

鴞鴞（毛詩陸疏廣要）

鰱魚圖



詩經

齊風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傳）鱮大魚（箋）鱮似魴而弱鱗

禮記

內則

魴鱮烝薌無蓼

（註）魴鱮二魚烝而食之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

（大全）陸氏曰魴鱮弱魚也烹或易爛烝之可也

博雅

釋魚

鰱鱮也

毛詩陸疏廣要

維魴及鱮

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鶚或謂之胡鱅

爾雅翼鱮鱅鰱魚也郭璞曰鰫似鰱而黑嚴氏曰今鱅鰱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

埤雅

鱮

鱮魚似魴而弱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曰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性亦旅行故其制字從與亦或謂之鰱也傳曰連行魚屬若此之類是已失水即死弱魚也今吳越呼鱅鰱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庸鱅魚也故其字從庸蓋魚之不

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啖茹而鱅讀曰慵者則又以其性慵弱而不健故也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笱雖敝尙足以制魴鰥之魚非特制魴鰥而已尙足以制魴鱮之魚非制魴鱮而已蓋魚無不聽從者以刺魯桓微弱會敝笱之不如也其從如雲者言雲無定性隨風而已雲升而生雨故如雨繼之雨降而生水故如水繼之言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其傾從如雨之從天其順從如水之從地者初亦生於如雲積以浸大而已故傳曰如雲言盛也如雨言多也如水言衆也蓋一爲盛二爲多三爲衆

爾雅翼

鱮

鱮鱅鰱魚也大頭而細鱗魚之不美者蓋魚雖一類而所食不同今鯇惟食草鱒食螺蚌鱮乃食鯇矢則宜其味之不美爾今人亦不珍此族往往以爲鮑魚詩稱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夫鱮不美魚也

而何足特稱以爲韓土之樂蓋言川澤之善者以其美惡之並畜魴美而鱮不美今皆甫甫然則其土之樂可知矣猶之稱周原之膴膴者必以堇荼如飴言之也鱮性羣故從與又徐人謂之鰱故從連敝笱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又曰其魚魴鱮其魚唯唯蓋笱之守魚猶禮之守國也說文云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蛟卽去夫蛟陰類難制之物欲率魚而去笱雖敝而能制之使其在水者有魴鰥焉有魴鱮焉有唯唯之衆焉不以蛟而徙也今魯桓公微弱無守國之器使從文姜者如雲如雨如水而不能少爲之制則曾敝笱之不若也言魴鱮者亦美惡兼存之義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鰱

江東魚國也有鰱頭巨而身微類鱓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爲上味

本草綱目

鰱魚釋名

李時珍曰酒之美者曰醑魚之美者曰鱮陸佃云鱮好羣行相與也故曰鱮相連也故曰鰱傳云魚屬連行是矣

集解

李時珍曰鱮魚處處有之狀如鱅而頭小形扁細鱗肥腹其色最白

肉氣味

甘溫無毒

肉主治

李時珍曰溫中益氣多食令人熱中發渴又發瘡疥

直省志書

山陰縣

鰱土人呼白鱗者爲白鰱赤鱗者爲紅鰱

烏程縣

鰱有花鰱白鰱皂鰱

新蔡縣

鰱取子于湖廣團風謂之魚秧

鰅魚部紀事

漢中志沔陽縣州治有鐵官又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二曰濁檢有魚穴清水出鰅濁水出鮒常以二月八月取

吳地記匠門南三里有赤門赤門東南角又有魴鰅門吳曾魴鰅見因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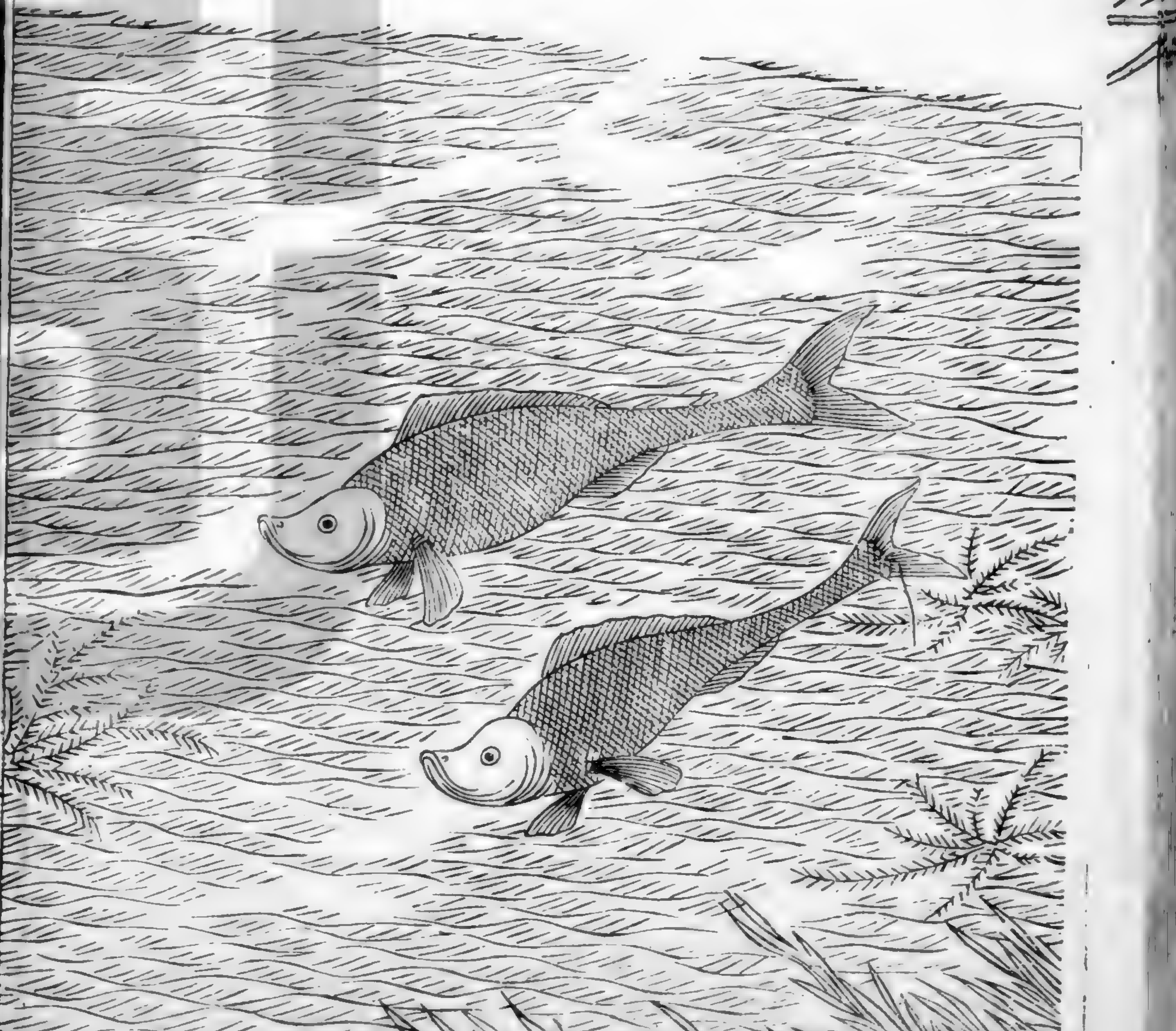
鰷魚部彙考

釋名

鮂（爾雅）黑鰦（爾雅）

儵（莊子）䱥魚（埤雅）

鰷魚圖



詩經

周頌潛

鰷鱨鰋鯉

（朱註）鰷白條也

爾雅

釋魚

鮂黑鰦

（注）即白鯈魚江東呼爲鮂（疏）鮂一名黑鰦郭云即白鯈江東呼爲鮂者以時驗而言之也詩頌曰鰷

鰷鱨鰋鯉是也

埤雅

鰷

鰷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鰲魚性浮似鱨而白蓋鱨从嘗鱝謂之殰其義一也詩曰鰷鱨鰋鯉先鰷後鱨先鰋後鯉者鱨大於鰷鯉大於鰋亦其美之遞不如也

爾雅翼

鰷

鰷白鰷也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曰白儵此魚好遊水上故莊子觀於濠梁稱儵魚出遊從容以爲魚樂明遂其性也淮南子曰不得其道若觀鰷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此魚好遊也而詩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潛者椮也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椮蓋潛之詩爲季冬及春寒氣方盛故魚止椮中因而薦之非其出遊之時今人謂鰷爲參魚參音近於椮或以其伏椮中得名耶去其腸作鮝謂參魚鮝又謂其魚爲白儵

魚山海經儵魚食之已憂

本草綱目

鰷魚釋名

李時珍曰鰷條也鰲粲也鮂泗也條其狀也粲其色也泗其性也

集解

李時珍曰鰷生江湖中小魚也長僅數寸形狹而扁狀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性好羣遊荀子曰儵浮陽之魚也最宜鮓葅

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煮食已憂暖胃止冷瀉

直省志書

丹徒縣

鰷土人名曰儵江中者亞于淮白又有赤尾者名魵魚形質相類

鰷魚部紀事

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惠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鱨魚部彙考

釋名

鱨（詩經）

䱀䰳（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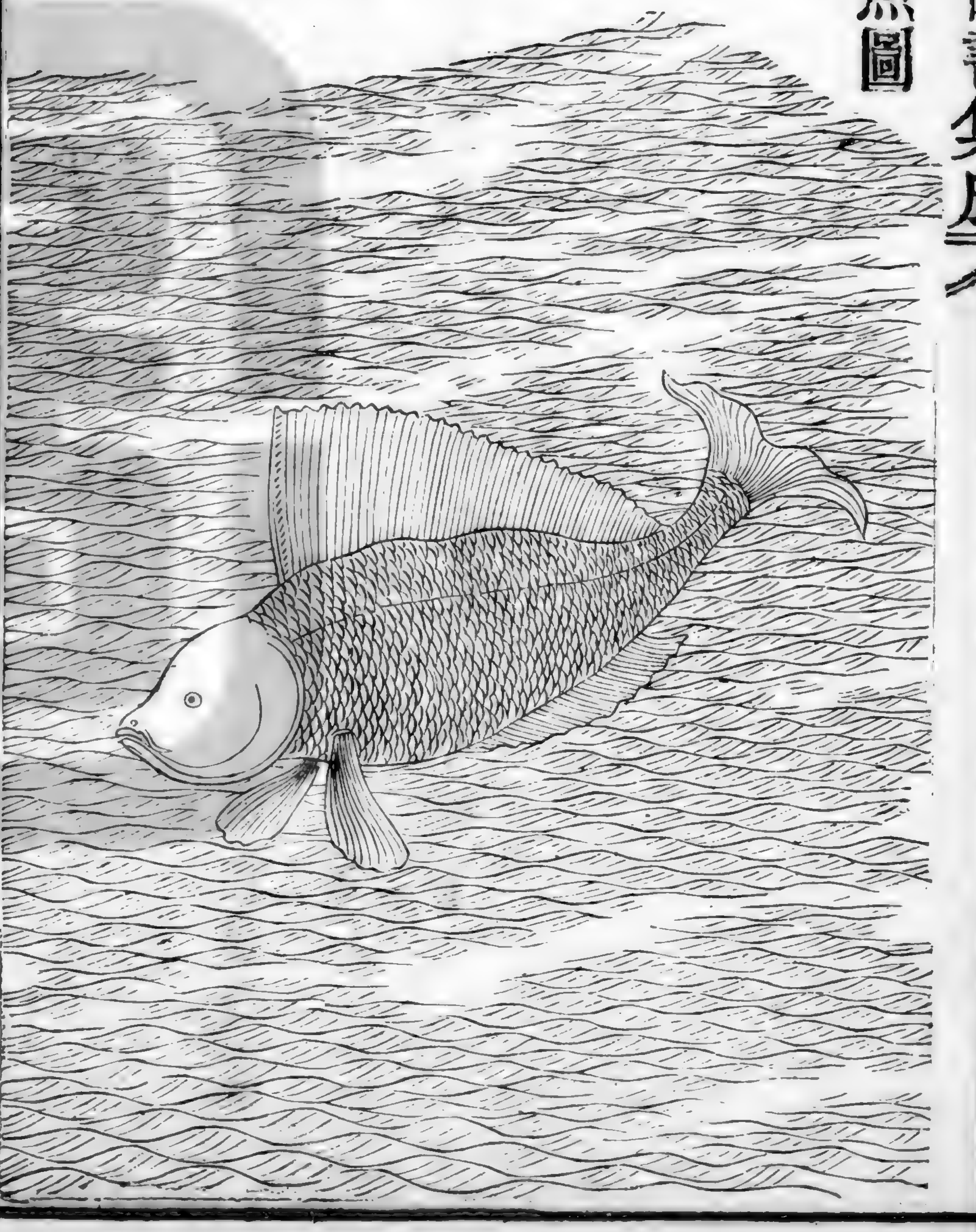
黃䰳（本草綱目）

黃頰魚（毛詩陸疏廣要）

黃䱀（本草綱目）

黃顙（本草綱目）

鱨魚圖



詩經

小雅魚麗

魚麗于罶鱨鯊（傳）鱨揚也（正義）鱨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璣疏云鱨一名黃頰魚是也

毛詩陸疏廣要

魚麗于罶鱨鯊

鱨一名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

語也今江東呼黃鱨魚亦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

錄異記

鱨魚爲怪

鱨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汚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佃之厚其租直田即倍豐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振人面目及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魍符書於磚石之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能行之

埤雅

鱨

今黃鱨魚是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陸璣曰今黃頰魚燕頭魚身頰骨正黃魚之有力解飛者一名黃揚舊說魚膽春夏近下秋冬〻近上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顙頰以形鱨以味䱀魟以聲也今人析而呼曰黃䱀黃魟陸璣作黃揚訛矣

集解

李時珍曰黃顙無鱗魚也身尾俱似小鮎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有胃羣遊作聲如軋軋性最難死陸璣云魚身無頭頰骨正黃魚之有力能飛躍者

氣味

甘平微毒

孟詵曰無鱗之魚不益人發瘡疥李時珍曰反荊芥害人

主治

陶弘景曰肉至能醒酒

吳瑞曰祛風

李時珍曰煑食消水腫利小便燒灰治瘰癧久潰不收斂及諸惡瘡

附方

水氣浮腫用黃顙三尾綠豆一合大蒜三瓣水煑爛去魚食豆以汁調商陸末一錢服其水化爲淸氣而消詩云一頭黃顙八鬚魚綠豆同煎一合餘白煑作羮成頓服管教水腫自消除（集要）

瘰癧潰壞用黃䰲魚破開入蓖麻子二十粒扎定安厠坑中冬三日春後一日夏半日取出洗淨黃泥固濟煅存性研香油調傅

臁瘡浸淫方同上並普濟

生津丸治消渴飲水無度以黃顙魚涎和靑蛤粉滑石末等分丸梧子大每粟米湯下三十丸

直省志書

福州府

䱀䰲魚似鮎而腮邊有刺能螫人

鱣魚部雜錄

田家雜占夏至前後得黃鱣魚甚散子時雨必止雖散不甚水終未定最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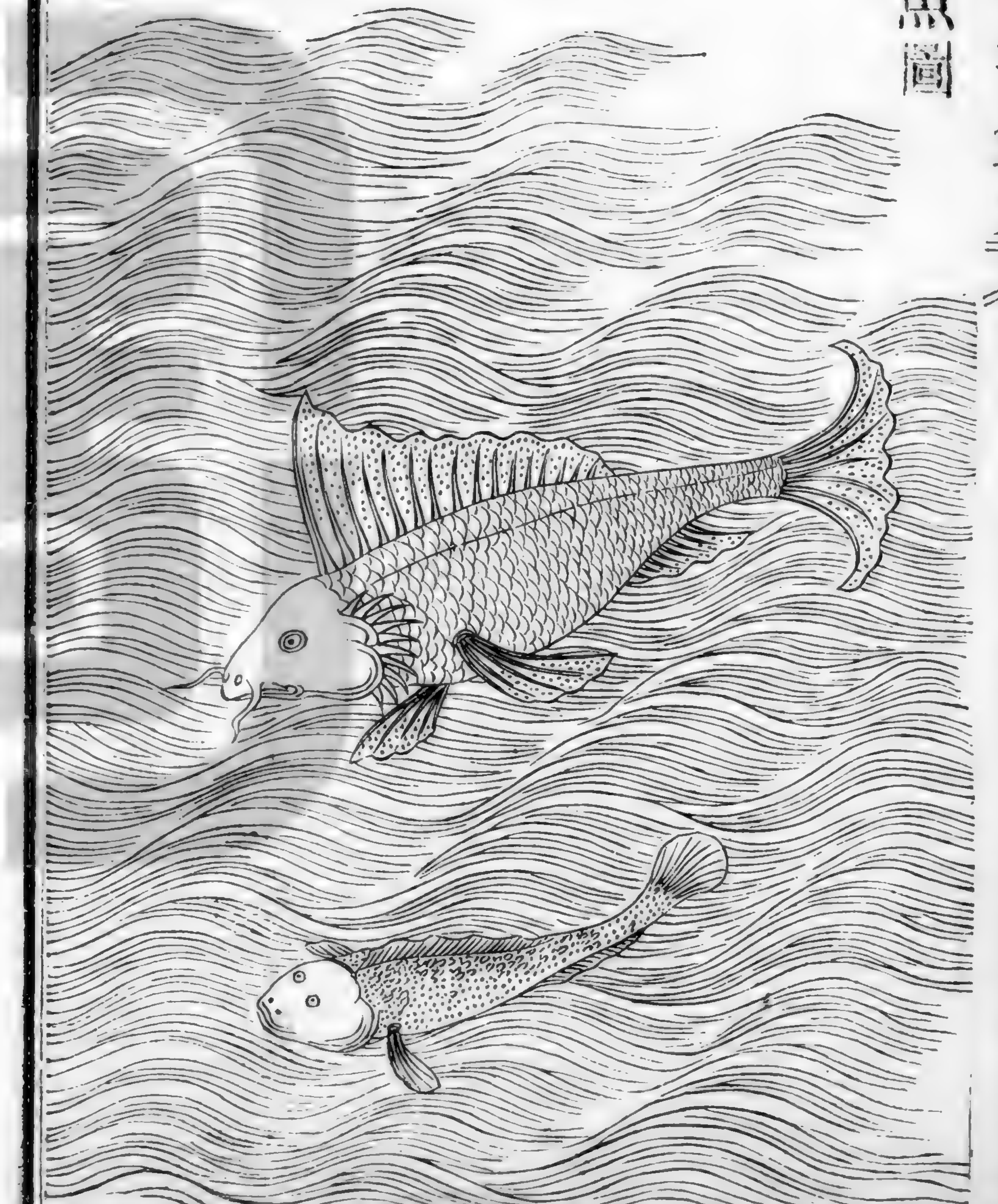
鯊魚部彙考

釋名

鮀（爾雅）　吹沙（毛詩陸疏廣要）

阿浪魚（本草綱目）

鯊魚圖



詩經　小雅魚麗

魚麗于罶鱨鯊

傳　鯊鮀也（正義）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大全）濮氏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爲刀劍鞘吹沙小魚耳

爾雅　釋魚

鯊鮀

註　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　疏　鯊一名鮀詩小雅云魚麗于罶鱨鯊陸璣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郭氏云今吹沙小魚也

齊民要術

羹臛法

鮀臛湯燖去腹中洗淨中解五寸斷之煑沸令變色出方寸分准熬之與豉清研汁煑令極熟葱薑橘皮胡芹小蒜並細切鍛與之下鹽醋半奠

毛詩陸疏廣要

魚麗于罶鱨鯊

鯊吹沙也似鯽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重脣籥鯊常張口吹沙

鯊陸德明云鯊音沙亦作魦舍人曰魦石鮀也又杜父魚色黑斑如吹沙而短濮氏曰鯊魚多種極大者皮如沙可爲刀劍鞘吹沙小魚耳詩緝孔氏以鱨鯊皆爲大魚陸璣以鱨爲大魚鯊爲小魚山陰陸氏以鱨鯊皆爲小魚鱨魚黃魴魚青鱧魚元鰋魚白鯉魚赤又云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

魚又云鰽鯊長魚魴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鰋鯉之魚則一俯一仰又鰽鯊魴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沉意謂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沉之不同也寧波府志云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鳥獸考云鯊有二種魚麗之鯊蓋閩廣江漢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文鼉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化爲虎唯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

埤雅

鯊

鯊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嘗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縣淵沈之鯊鰡也字指云鰡鯊屬詩曰魚麗于罶鰽鯊魴鱧鰋鯉蓋鰽也魴也鯉也其性浮鯊也鱧也鰋也其性沉而罶則婺婦之笱其用功寡又以待魚之自至今魚麗于罶鰽鯊魴鱧鰋鯉沉浮小大美惡與其形色之異俱有則餘物盛多可知也俗云鯊性沙抱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記曰鯊似鯽而狹小

爾雅翼

鯊

鯊魚狹而小其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毛氏解魚麗于罶鱨鯊之義曰太平然後微物衆多則鯊是物之微者孔氏正義乃曰此寡婦笱而得鱨鯊之大魚是衆多也蓋鯊雖小魚在笱中爲大耳今人呼爲重脣厚特甚有若鼉黽故以爲名今江南小谿中每春鯊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亦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輒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此魚生流水之中非畜于人又其至而多以明萬物自然蘩育亦其先至故鱨鯊魴鱧鰋鯉或其序爾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此非海中沙魚乃南方溪澗中小魚也居沙溝中吹沙而游咂沙而食鮀者肉多形圓陀陀然也

集解

李時珍曰鯊魚大者長四五寸其頭尾一般大頭狀似鱒體圓似鱓厚肉重唇細鱗黃白色有黑斑點文背有鬐刺甚硬其尾不岐小時卽有子味頗美俗呼爲阿浪魚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暖中益氣

直省志書

定海縣

吹沙魚俗呼爲新婦臂味極甘人頗以爲珍品

瑞安縣

鯊魚種類多有⿰魚戔鯊白蒲鯊犂頭鯊丫髻鯊⿰魚居鯊刺鯊香鯊牛鯊鹿鯊青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十二卷目錄

鮎魚部彙考

鮎魚圖

詩經（小雅魚麗）

爾雅（釋魚）

酉陽雜俎（瀹鮎法）

埤雅（鰋）

爾雅翼（鮧）

三三〇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十二卷目錄

鮎魚部彙考

鮎魚圖
詩經（小雅魚麗）
爾雅（釋魚）
酉陽雜俎（瀹鮎法）
埤雅（鰋）
爾雅翼（鮧）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鮎）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附方）
鮎魚部紀事
鮎魚部雜錄
鮎魚部外編
鯽魚部彙考
鯽魚圖
博雅（釋魚）
齊民要術（腤魚法　蜜純煎魚法）
酉陽雜俎（祖州鯽　潯陽鯽）
埤雅（鮒）
爾雅翼（鮒）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鯽）
遵生八牋（酥骨魚　酒發魚法）
本草綱目（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直省志書（江寧府　錢塘縣　山陰縣　餘姚縣　浮梁縣）
鯽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書城北放魚　蘇軾

井鮒賦　明徐階

鯽魚部藝文二（詩）

古樂府罩辭　缺名

鯽魚部紀事

鯽魚部雜錄

鯽魚部外編

鱓魚部彙考

鱓魚圖

山海經（北山經）

爾雅翼（鱓）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山陰縣　萬安縣）

鱓魚部藝文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鱓魚部紀事

鱓魚部雜錄

鱓魚部外編

鱅魚部彙考
鱅魚圖
山海經（東山經）
埤雅（鱅）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閩書（鱃魚）
鱭魚部彙考
鱭魚圖
爾雅（釋魚）
山海經（南山經　北山經）
魏武四時食制（望魚）
齊民要術（乾鱭魚醬法）
爾雅翼（鮆）
遵生八牋（炙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鮓　主治　附方）
閩書（鰶魚）
直省志書（江寧府　招遠縣）
正字通（釋鮆）

鱭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鱭魚部藝文二（詩）

走筆謝王去非遺餽江鱭　宋劉宰

鱭魚部雜錄

禽蟲典第一百四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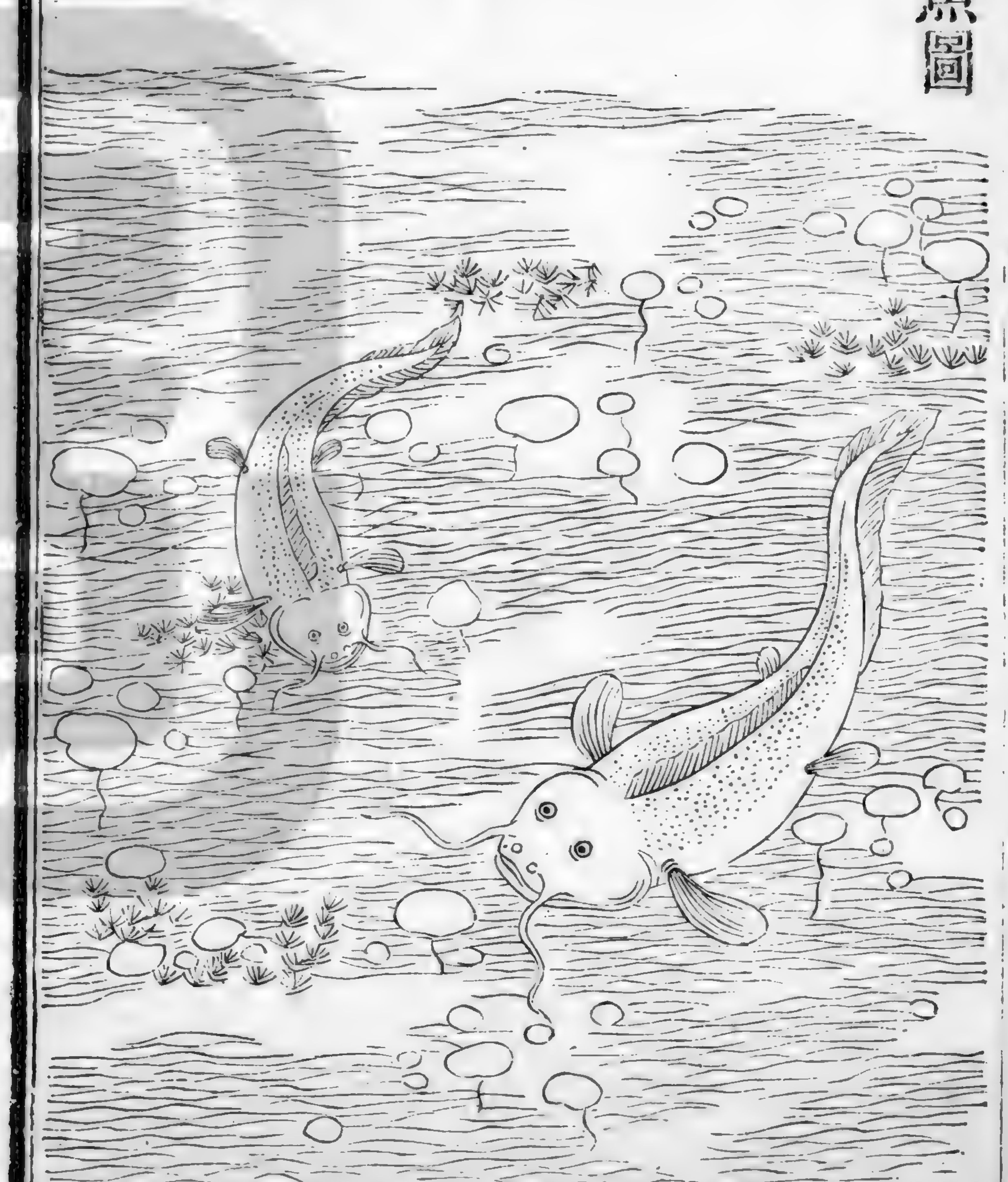
鮎魚部彙考

釋名

鰋（詩經）　鯷（詩經注）

鮧（爾雅注）　汪刺（遯園居士魚品）

鮎魚圖



詩經

小雅魚麗

魚麗于罶鰋鯉

傳 鰋鮎也（正義）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鯇四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鱣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朱注）鰋鮎也（大全）本草注曰大首方

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卽鯷魚也華谷嚴氏曰毛以鮎釋鰋郭璞云各自一魚鰋卽今鰋額白魚也只當言似鮎耳

爾雅

釋魚

鰋

注今鰋額白魚 疏今鰋額白魚郭氏以目驗言之也詩周頌云鰷鱨鰋鯉是也

鮎

注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 疏郭氏云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按此經鯉鱣鰋鮎舍人曰鯉一名鱣孫炎曰鰋一名鮎則是舍人以鯉鱣爲一魚孫炎以鰋鮎爲一魚郭氏以爲四魚者如陸璣之言又以時語驗之則鯉鱣鰋鮎皆異魚也故郭氏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之爲一物是郭氏所以異也

酉陽雜俎

瀹鮎法

治鮎頭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如月

埤雅

鰋

鰋魚偃鯉魚俯鱧魚圓魴魚方魚麗之詩一章曰鱨鯊二章曰魴鱧三章曰鰋鯉蓋鱨鯊長魚也而魴鱧則言其魚一方一圓鰋鯉則言其魚一偃一俯又以著萬物衆多也

爾雅翼

鮧

鮧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言其黏滑也一名鯷魚此魚及鰌鱓之類皆謂之無鱗魚食之蓋不益人孟子稱緣木求魚不得魚今鮧魚善登竹以口銜葉而躍於竹上大抵能登高其有水堰處輒自下騰上愈高遠而未止諺曰鮎魚上竹謂是故也或曰口腹俱大者名鱯背青口小者名鮎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鮠一名河鲀今有黃頰魚與鮧相類但鮧白而彼黃爾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鮎

江東魚國也有鮎頭扁而口哆闊身黃黑白錯尾如鮦小者曰汪刺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魚額平夷低偃其涎粘滑鮧夷也鰋偃也鮎粘也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鰋南人曰鮎

集解

陶弘景曰鯷卽鮎也又有鱯似鯷而大鮠似鯷而色黃人魚似鮎而有四足韓保昇曰口腹俱大者名鱯背青口小者名鮎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鮠

李時珍曰二說俱欠詳覈鮎乃無鱗之魚大首偃額大口大腹鮠身鱧尾有齒有胃有鬚生流水者色青白生止水者色青黃大者亦至三四十斤俱是大口大腹並無口小者鱯卽今之鮰魚似鮎而口在頷下尾有岐南人方音轉爲鮠也今釐正之凡食鮎鮠先割翅下懸之則涎自流盡不黏滑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孟詵曰無鱗有毒勿多食蘇頌曰寒而有毒非佳品也赤目赤鬚無鰓者並殺人不可合牛肝食令人患風噎涎不可合野豬肉食令人吐瀉陶弘景曰不可合鹿肉食令人筋甲縮李時珍曰反荊芥

主治

別錄曰百病

陶弘景曰作臛補人

蘇恭曰療水腫利小便

李時珍曰治口眼喎斜活鮎切尾尖朝吻貼之即正

又五痔下血肛痛同葱煮食之

附方

身面白駮鮎魚半斤一頭去腸以粳飯鹽椒如常作鮓以荷葉作三包繫之更以荷葉重包令臭爛先以布拭赤乃炙鮓包乘熱熨令汗出以綿衣包之勿令見風以瘥爲度（總錄）

骨鯁在喉栗子肉上皮半兩研末乳香鮎魚肝各一分同搗丸梧子大以綿裹一丸吞下釣出（總錄）

鮎魚部紀事

錄異記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鮧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

永嘉郡記樂城縣三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鏡曩昔有得一死鮎鬐大五六圍一鬐輒得數十斛鮓此灣無所不容有人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原灣無所不容

唐書五行志如意中濟源路敬淳家水碾柱將壞易

之爲薪中有鮎魚長尺餘猶生

間燕常談梅聖俞受敕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

一統志龍母葬在豐縣南宋呂國公記崇寧間農夫游賤妻劉浴於溪遇黃犬迫而有娠產兩鮎魚以大缸貯之須臾雷霆晦暝魚失所在後三日劉亦死葬溪東磯阜之上數日雨溪大漲衆見兩魚循繞墓所疑以爲龍也

宋史五行志乾道六年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鮎魚部雜錄

田家雜占車溝內魚來攻水逆上得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鮎乾鯉濕

鮎魚部外編

搜神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皁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

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鯽魚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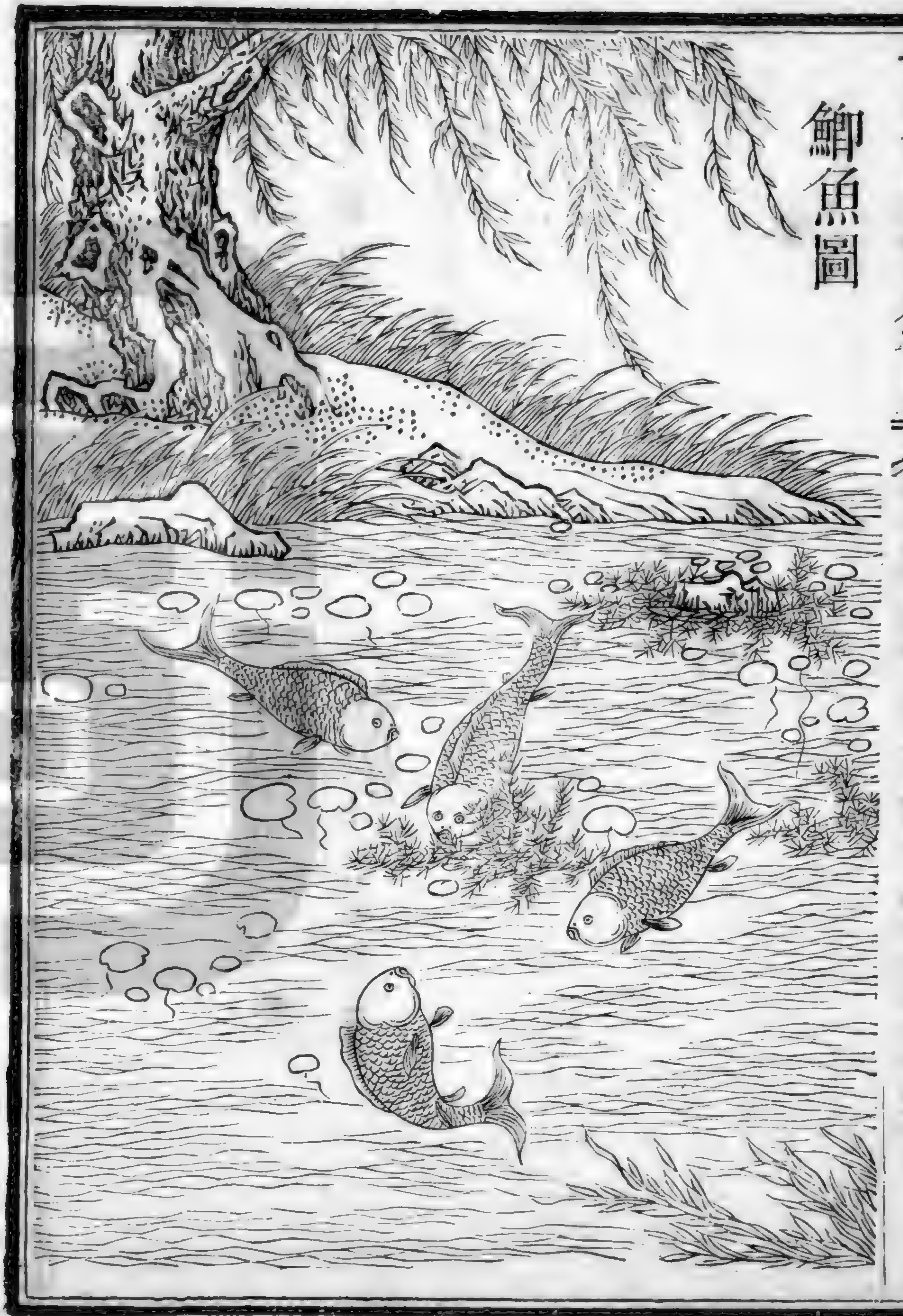
釋名

鰿（博雅）　鮒（博雅）

鯽（爾雅翼）　鯽核（山陰縣志）

佛鯽（浮梁縣）

鯽魚圖



博雅

釋魚

鰿鮒也

齊民要術

腤魚法

用鯽魚渾用軟體魚不用鱗治刀細切葱與豉俱下葱長四寸將熟細切薑胡芹小蒜與之汁色欲黑無醋者不用椒若大魚方寸准得用軟體之魚大魚不好也

蜜純煎魚法

用鯽魚治腹中去鱗苦酒蜜中半和鹽漬魚一炊久漉出膏油熬之令赤渾奠焉

酉陽雜俎

祖州鯽　潯陽鯽

鯽魚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風此魚狀即與江河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埤雅

鮒

呂子曰魚之美者洞庭之鮒鮒小魚也即今之鯽魚其魚肉厚而美性不食釣本草所謂鯽魚一名鮒魚形亦似鯉色黑而體促腹大而脊隆所在池澤皆有之是也孟詵云鯽是稷米化之其魚腹上猶有米色易之井曰井谷射鮒甕敝漏蓋九二以陽居陰不正者也不正則旁出而下流以與初矣故曰井谷射鮒以此上行則亦趨乎下而已故曰甕敝漏初六陰也

而又居下流且其賴井之功微矣故稱鮒焉莊子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吾得斗升之水而活爾少牢饋食曰魚用鮒十有五而俎蓋魚水物也故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淮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今此魚旅行吹沫如星然則以相卽也謂之鯽以相附也謂之鮒

爾雅翼

鮒

鮒今謂之鯽魚其味最美吳人以菰自爲羹以鯉鯽爲鱠謂之金羹玉鱠古者謂鮒爲鰿其字從責今之鯽字乃烏鰂之鰂後世借用爲鮒之別名耳魚小而耐寒大者止二三斤所在有之易井卦九二曰井谷射鮒甕敝漏井以上出爲用者也九二上無其應反下比於初若谷中之水下注轍鮒又若甕之漏而水下流皆反養下而不與上交失井之道故其象曰無與也然子夏易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案莊子稱埳井之鼃則井者鼃所宜集然又言還虷蟹與科斗皆以爲井中之物則亦應有小魚故羊舌鮒樂王鮒

皆以魚爲字今井谷中亦自往往有魚不特蝦蟇也說者又云有鰤魚與鯽狀同而味殊鰤是櫛化鯽是稷米化之其魚腹尚有米色寛大者是鯽背高腹狹小者是鰤未知其審山海經鯩魚黑文狀如鮒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鯽

江東魚國也有鯽水中自產爲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

遵生八牋

酥骨魚

大鯽魚治淨用醬水酒少許紫蘇葉大撮甘草些少煮半日候熟供食

酒發魚法

用大鯽魚破開去鱗眼腸胃不要見生水用布抹乾每斤用神麯一兩紅麯一兩爲末拌炒鹽二兩胡椒茴香川椒乾薑各一兩拌勻裝入魚空肚內加料一層共裝入罎內包好泥封十二月內造了至正月十五後開又翻一轉入好酒浸滿泥封至四月方熟取

吃可留一二年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鯽喜偎泥不食雜物故能補胃冬月肉厚子多其味尤美酈道元水經注云蘄州廣齊青林湖鯽魚大二尺食之味美辟寒暑東方朔神異經云南方湖中多鯽魚長數尺食之宜暑而辟風寒呂氏春秋云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鮒觀此則鯽爲佳品自古尚矣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張鼎曰和蒜食少熱同沙糖食生疳蟲同芥菜食成腫疾同猪肝雞肉雉肉鹿肉猴肉食生癰疽同麥門冬食害人

主治

陳藏器曰合五味煮食主虛羸

大明曰溫中下氣

韓保昇曰止下痢腸痔又云夏月熱痢有益冬月不

宜

孟詵曰合蓴作羹主胃弱不下食調中益五臟合茭首作羹主丹石發熱

蘇恭曰生搗塗惡核腫毒不散及瘑瘡同小豆搗塗丹毒燒灰和醬汁塗諸瘡十年不瘥者以猪脂煎灰服治腸癰

李時珍曰合小豆煮汁服消水腫炙油塗婦人陰疳諸瘡殺蟲止痛釀白礬燒研飲服治腸風血痢釀硫黃煅研釀五倍子煅研酒服並治下血釀茗葉煨服治消渴釀胡蒜煨研飲服治膈氣釀綠礬煅研飲服治反胃釀鹽花燒研摻齒疼釀當歸燒研揩牙烏髭止血釀砒燒研治急疳瘡釀白鹽煨研搽骨疽釀附子炙焦同油塗頭瘡白禿

發明

朱震亨曰諸魚屬火獨鯽屬土有調胃實腸之功若多食亦能動火

附方

鶻突羹治脾胃虛冷不下食以鯽魚半斤切碎用沸

豉汁投之入胡椒蒔蘿薑橘末空心食之（心鏡）

卒病水腫用鯽魚三尾去腸留鱗以商陸赤小豆等分塡滿扎定水三升煮糜去魚食豆飲汁二日一作不過三次小便利愈（肘後方）

消渴飲水用鯽魚一枚去腸留鱗以茶葉塡滿紙包煨熟食之不過數枚即愈（吳氏心統）

腸風下血百一方用活鯽一尾去腸留鱗入五倍子末塡滿泥固煅存性爲末酒服一錢或飯丸日二服又用硫黃一兩如上法煅服亦效酒積下血酒煑鯽魚常食最效（便民食療方）

腸痔滴血常以鯽魚作羹食（外臺）

腸風血痔用活鯽魚翅側穿孔去腸留鱗入白礬末二錢以椶包紙裹煨存性研末每服二錢米飲下每日二服（直指方）

血痢禁口方同上

反胃吐食用大鯽魚一尾去腸留鱗入綠礬末令滿泥固煅存性研末每米飲服一錢日二（本事）

膈氣吐食用大鯽魚去腸留鱗切大蒜片塡滿紙包

十重泥封曬半乾炭火煨熟取肉和平胃散末一兩杵丸梧子大蜜收每服三十丸米飲下（經驗）

小腸疝氣每頓用鯽魚十個同茴香煮食久食自愈（生生編）

姙娠感寒時行者用大鯽魚一頭燒灰酒服方寸匕無汗腹中緩痛者以醋服取汗（產乳）

熱病目暗因差後食五辛而致用鯽魚作臛食之（集驗方）

目生弩肉鮮鯽魚取一片中央開竅貼於眶上日三五度（聖濟總錄）

婦人血崩鯽魚一個長五寸者去腸入血結乳香在內綿包燒存性研末每服三錢熱酒調下（葉氏摘元方）

小兒齁喘活鯽魚七個以器盛令兒自便尿養之待紅煨熟食甚效一女年十歲用此永不發也（集簡方）

小兒舌腫鮮鯽魚切片貼之頻換（總微論）

小兒丹毒從髀起流下陰頭赤腫出血用鯽魚肉切五合赤小豆末二合擣勻入水和傅之（千金方）

小兒禿瘡千金方用鯽魚燒灰醬汁和塗　一用鯽

魚去腸入皁礬燒研搽　危氏用大鯽去腸入亂髮塡滿燒研入雄黃末二錢先以虀水洗拭生油調搽

小兒頭瘡晝開出膿夜卽復合用鯽魚長四寸一枚去腸大附子一枚去皮研末塡入炙焦研傳搗蒜封之效（聖惠方）

走馬牙疳用鯽魚一個去腸入砒一分生地黃一兩紙包燒存性入枯白礬麝香少許爲末摻之

牙疳出血大鯽魚一尾去腸留鱗入當歸末泥固燒存性入煅過鹽和勻日搽（聖惠方）

揩牙烏鬚（同上方）

刮骨取牙用鯽魚一個去腸入砒在內露於陰地待有霜刮下瓶收以針搜開牙根點少許欬嗽自落

又方用硇砂入鯽魚內煨過瓶收待有霜刮取如上法用

諸瘡腫毒鯽魚一斤去腸柏葉塡滿紙裹泥包煅存性入輕粉二錢爲末麻油調搽（普濟方）

浸淫毒瘡凡卒得毒氣攻身或腫痛或赤痒上下周匝煩毒欲死此浸淫毒瘡也生鯽魚切片和鹽搗貼

頻易之方（聖惠）

髈上便毒鯽魚一枚山藥五錢同搗敷之卽消（醫林集要）

骨疽膿出黑色鯽魚一個去腸入白鹽令滿扎定以水一盞石器內煑至乾焦爲末豬油調搽少痛勿怪（危氏方）

手足瘭疽累累如赤豆剝之汁出大鯽魚長三四寸者亂髮一鷄子大豬脂一升同煎膏塗之（千金方）

臁脛生瘡用中鯽魚三尾洗淨穿山甲二錢以長皂莢一挺劈開兩片夾住扎之煨存性研末先以井水洗淨膿水用白竹葉刺孔貼之候水出盡以蔴油輕粉調藥傳之日一次（直指方）

小兒撮口出白沫以艾灸口之上下四壯鯽魚燒研酒調少許灌之仍掐手足兒一歲半則以魚網洗水灌之（小兒方）

婦人陰瘡（方見主治）

赤痢不止鯽魚鮓二臠切秫米一把薤白一虎口切合煑粥食之（聖惠方）

小兒腦疳鼻痒毛髮作穗黃瘦用鯽魚膽滴鼻中三

五日甚效（聖惠方）

消渴飲水用浮石蛤蚧蟬蛻等分爲末以鯽魚膽七枚調服三錢神效（本事）

滴耳治聾鯽魚膽一枚烏驢脂少許生麻油半兩和勻納入葱管中七日取滴耳中日二次（聖惠方）

直省志書

江寧府

魚之美者其次則元武湖之鯽魚其脊黑而厚鱗之在腹下者尤堅大者可二三斤顧以禁地人閒不恆有也

錢塘縣

湖魚有鯽近生西湖中有烏背紫鱗最美

山陰縣

郡志云越人謂鯽之小者爲鯽核

餘姚縣

鯽魚燭溪上林二湖產者佳

浮梁縣

鯽出北湖中者名佛鯽

鯽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鮮于羹鯽也

令以爾鮮于羹斫鱠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鬖德郎

書城北放魚

蘇軾

儋耳漁者漁於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舁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

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昇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井鮒賦（有序）　明徐階

余以避喧息機武水惟時歲在巨蟹月在夷則有舊井在西廡之庭棄而勿收適掩扉讀易井之九二曰井谷射鮒因念困蹇未升重坎日習余春秋邅暮同學少年翩翩待詔金馬而余浪遊如故陲壺欲碎坐井之觀所自懼也遂感而作賦云

伊人事之尚逼兮爾獨臨深而及泉淸渫爲我心惻兮寧不材以得全開井養之不窮兮覩泓流之涓涓挹注茲而利用兮曾不施夫繘綆曰王明可用汲兮怵他人之我先哀飛禽之莫顧兮歷道傍之厭憐尺

鯉不集於汚泥兮神龜左足之難前蛙鳴鼓腹自適兮惟涸鮒激射而扶顛懼羸瓶以中止兮似彭祖跰躃而指天雨露初滴疑淚咽兮日月忽忽如急轡孰云甘者易竭兮耿恭當出而相詈彼望林猶潤吻兮疇鼎食其終委果奧援之無階兮抑九仞尚虧一簣苟置通衢而遇高士兮齊得喪於一器豈知神龍之失水兮螻蟻蕩而得意縱扶搖可上下兮等蝘蜓而未試谷與澤其通氣兮魚泃沫兮自媚觀至人之變化兮與尺波而未墜爛泥沙之欲離兮豈朕時之難待舟野渡兮卬舷空歌車攻堅兮坎坎臨河棄捐非前轍止水無風波怒洞庭兮一方吞雲夢兮瀟湘轆轤兮飲皇后之洌貪泉兮囘狂藥之觴樂濠上兮跳東海止鯢桓兮夢蒙莊過臨卬而滌罍兮非酒泉而薦香蝦蟹不跨兮科斗成章痔漏過河兮魚鳥兩忘何異鵬翼三千兮奮起俄驚擊波萬頃兮汪汪媿此枯魚之肆兮幾同珠露之長揖帝子於北渚兮防漏巵若瓊漿觀勞民而勸相兮渺孌蜿與蛣蜣

鯽魚部藝文二（詩）

古樂府罩辭　缺名

罩初何得端來得鮒小者如手大者如履孝子持歸遺我公姥安得此魚適與罩迮從今以後但嘗求鮒

鯽魚部紀事

莊子外物篇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可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說苑復恩篇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名淳于髠曰楚魏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髠大笑曰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鯽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臣笑其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曰善立爲上卿

伽藍記王肅字恭懿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巵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何如茗飲酪漿何如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

漢中志沔陽縣州治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二曰濁檢有魚穴清水出鱮濁水出鯽常以二月八月取

太康地記武昌南湖通江夏有水冬則涸於時靡所

產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於此常自不竭因取瑯琊郡隔湖魚菱以著湖內菱甚甘美異於他故所產鮒魚乃長三尺

陝西通志景龍池在長安城東明皇嘗取洞庭鯽魚養池中以爲鱠日以遊宴

五行記唐封令貞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泝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如刻安之

夢溪筆談西湖南屏山興敎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故東坡詩我識南屏

金鯽魚

避暑錄話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鱠者以爲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父諸人每思食鱠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鱠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有買鯽魚八九尾尚鮮活永叔許相過留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問其故舉前數

題日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春渚紀聞趙子立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石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刺於地急取之亡矣

續文獻通考宋彬州支邑村民圍地昔之達官故宅基其畔有池水泓澄常見雙鯽比翼而嬉經數歲無他鱗民投網取之不可得後澤竭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與向見者不異注水魚撥刺如前

霏雪錄越州馮裱褙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卽鼠變也

陝西通志魚龍泉在鳳翔府郿縣東北湯谷每歲穀雨日先有金鯽數對出游後有大魚湧出三日乃止

吉安府志蜜湖有絲蓴鯽魚其魚味甘如蜜故名

鯽魚部雜錄

易經井卦井谷射鮒

儀禮士昏禮魚用鮒

莊子外物篇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抱朴子刺驕篇寸鮒遊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

守塉篇蜉蝣忽忽于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鯈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

東坡志林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

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遊此寺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也

山家清供鄱江士友命飯供以酒煮藥非藥也乃純以酒煮菜鯽魚也且云鯽稷所化以酒煮之甚有益第以魚名藥私竊疑之及觀趙好古賓退錄所載靖州風俗鮮食肉惟以魚作蔬俗謂之魚菜杜陵小白詩亦云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始信魚卽菜也趙好古博雅君子也宜乎先得其詳矣

田家雜占夏初食鯽魚脊骨有曲主水

珍珠船江陵號衣冠藪人言措大多於鯽魚

鯽魚部外編

太平廣記謝康樂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自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蹤何處覓吟罷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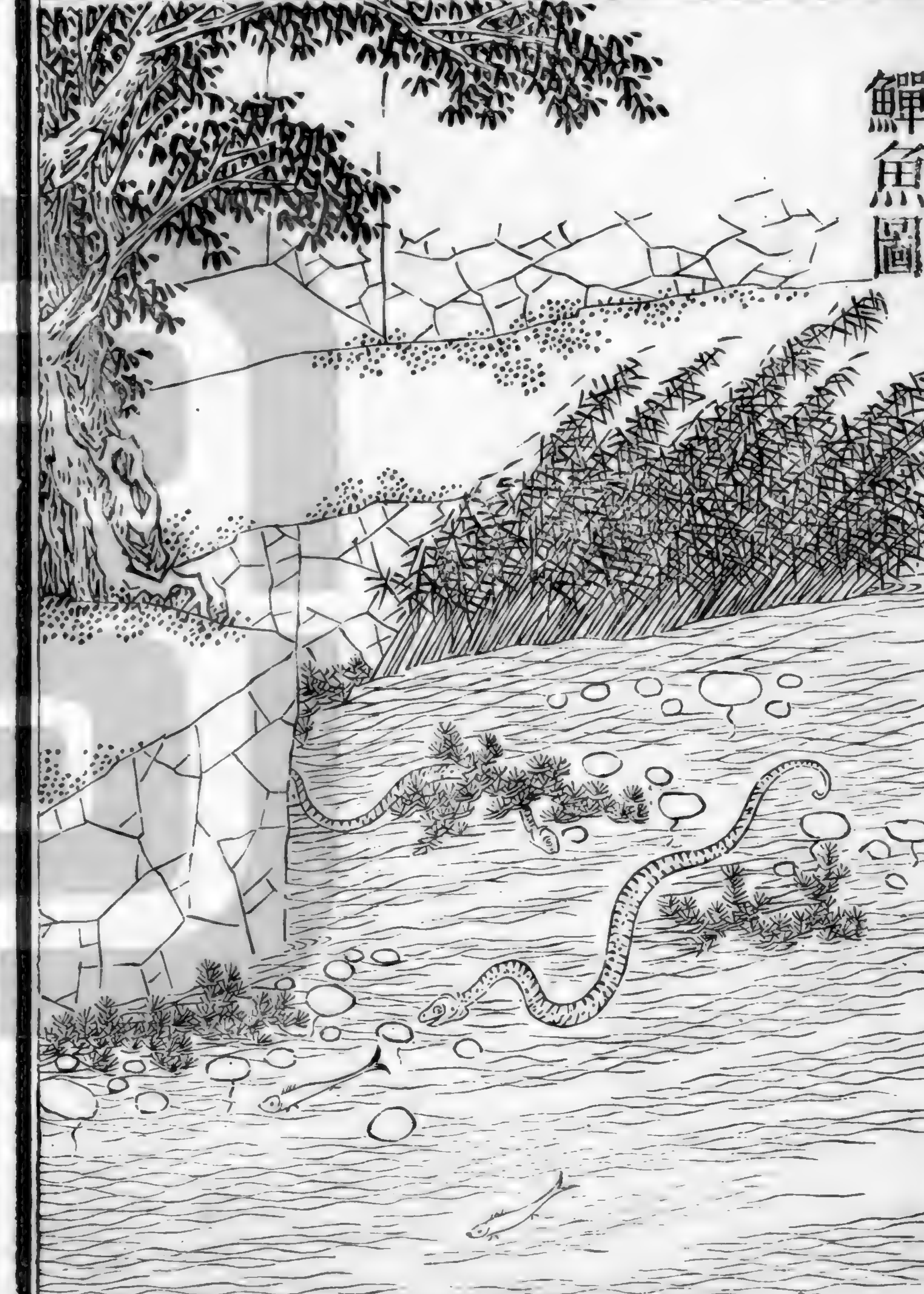
鱓魚部彙考

釋名

䱇（山海經）

微鱗公子（萬安縣志）

鱓魚圖



山海經

北山經

姑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海其中多䱇

爾雅翼

鱓

鱓似蛇而無鱗黃質黑文體有涎沫生水岸泥窟中所在有之或云荇芩根及人髮所化然其腹中自有子不必皆物化也狀既似蛇又夏月於淺水中作窟如蛇冬蟄而夏出亦名蛇鱓荀卿子曰蟹非蛇鱓之

穴無所寄託淮南子曰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靑墜定嚐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湖之中後漢楊震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亦云蛇鱓者卿大夫之服象皆謂此鱓耳然古者鱓字多假借用鱣字故後漢注直以鱣鮪之鱣解之後之說者據郭氏注爾雅則鱣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冠雀卽鸛尚不能勝其一况三頭乎且又純灰色無文章此鱣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又黃地黑文故云卿大夫之服象爾然近代詩人猶有作鱣鮪字用之者要非其義也鱓性好睡今鬻者必寘鰌其中使之動撓不然往往睡死一作鱣又作䱇

本草綱目

釋名

寇宗奭曰鱓腹黃故世稱黃鱓李時珍曰異苑作黃䱇云黃疸之名取乎此也陳藏器言當作鱣魚誤矣鱣字平聲黃魚也

集解

韓保昇曰鱓魚生水岸泥窟中似鰻鱺而細長亦似蛇而無鱗有青黃二色李時珍曰黃質黑章體多涎沫大者長二三尺夏出冬蟄一種蛇變者名蛇鱓有毒害人南人鬻鱓肆中以缸貯水畜數百頭夜以燈照之其蛇化者必項下有白點通身浮水上卽棄之或以蒜瓣投於缸中則羣鱓跳擲不已亦物性相制也陳藏器曰作臛當重煑之不可用桑柴亦蛇類也

肉氣味

甘大溫無毒

孫思邈曰黑者有毒陶弘景曰性熱能補時行病後食之多復寇宗奭曰動風氣多食令人霍亂曾見一郎官食此吐利幾死也李時珍曰按延壽書云多食發諸瘡亦損人壽大者有毒殺人不可合犬肉犬血食之

主治

別錄曰補中益血療瀋脣

陳藏器曰補虛損婦人產後惡露淋瀝血氣不調羸瘦止血除腹中冷氣腸鳴及濕痹氣

朱震亨曰善補氣婦人產後宜食

孟詵曰補五臟逐十二風邪患濕風惡氣人作臛空腹飽食暖臥取汗出如膠從腰腳中出候汗乾暖五枝湯浴之避風三五日一作甚妙

李時珍曰專貼一切冷漏痔瘻臁瘡引蟲

附方

臁瘡蛀爛用黃鱓魚數條打死香油抹腹蟠瘡上繫定頃則痛不可忍然後取下看腹有針眼皆蟲也未盡更作後以人脛骨灰油調搽之（奇效方）

內痔出血鱓魚煮食其性凉也（便民食療）

直省志書

山陰縣

鱓土人夏至以後始食入秋則不食

萬安縣

鱓其味宜麪淮北呼爲微鱗公子

鱓魚部藝文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單福長鱓也

令以爾單福長曲直靡常鮮載具美宜授泥蟠掾

鱓魚部紀事

後漢書楊震傳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啣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

異苑晉義熙五年盧循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事平之後人往蔡州見死人髮變而爲鱣今上鎮西參軍與司馬張逝瞻河際有一棺棺頭有鱣衆試

令撥看都是髮亦有未即化者一說云生以秋瀋沐死則髮變爲鱣又昔有人食不能無鱣死後改棺䱇滿棺中䱇即鱣也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滿溢有估客載生鱣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以爲狡獪村民見之以魚鱣非樹中之物咸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遂名鱣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返見其如此即取作臛於是遂絕

風土記陽羨俗五月以薙蒸䱇爲食凡䱇魚夏出冬蟄亦以將氣陽和時節也

南史梁邵陵王綸傳綸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恆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呑䱇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

何引傳初引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

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愼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酉陽雜俎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於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䱇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䱇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慙冬鯉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䐢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飄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虀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顏氏家訓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以下方爲人耳

酉陽雜俎鄆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自此輕健

靈應錄有人常煠鱔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撮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鱔頭戢戢焉而卒

清異錄京洛白鱔極佳烹治四方罕有得法者周朝寺人楊承祿造脫骨獨爲魁冠禁中時亦宣索承祿進之文其名曰軟釘雪籠

善誘文周豫學士嘗煑鱔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之故

雲烟過眼錄余家有瑪瑙盞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鱓魚一條

天台縣志鮑湖在天台縣東二十里六都舊傳有鮑鐵脚居其地年少時於湖側養鴨往往爲物所掣後旱湖涸獲一巨鱔其大如杵因煑食之身覺有力後沒於四明數顯神異土人祀之號鮑大王

鱓魚部雜錄

韓子說林篇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育

淮南子說林訓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

抱朴子釋滯篇搜井底而捕鱓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

羣居解頤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紡績爲功但窮庖廚勤刀机而已善醯醢葅鮮者得爲大

好女矣俚民爭婚娉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的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鱓即一條必勝一條矣

緗素雜記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註云冠音鸛鱣音善其字借爲鱣鮪之鱣俗因謂之鱣及按郭璞註爾雅鱣長二三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鱓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孫卿云魚鼈鰌鱣說苑曰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爲鱓其來久矣又杜少陵云勑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

鱓魚部外編

山海經海外西經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䱇

太倉州志穿山農家兒保保肢體無骨數歲柔不能行立談禍福頗應家因以饒一日謂母曰道士來兒死矣請厚賂祈免俄道士來焚符柳下保保卽嘔血再焚一鱣死水面大倍常首如拳保保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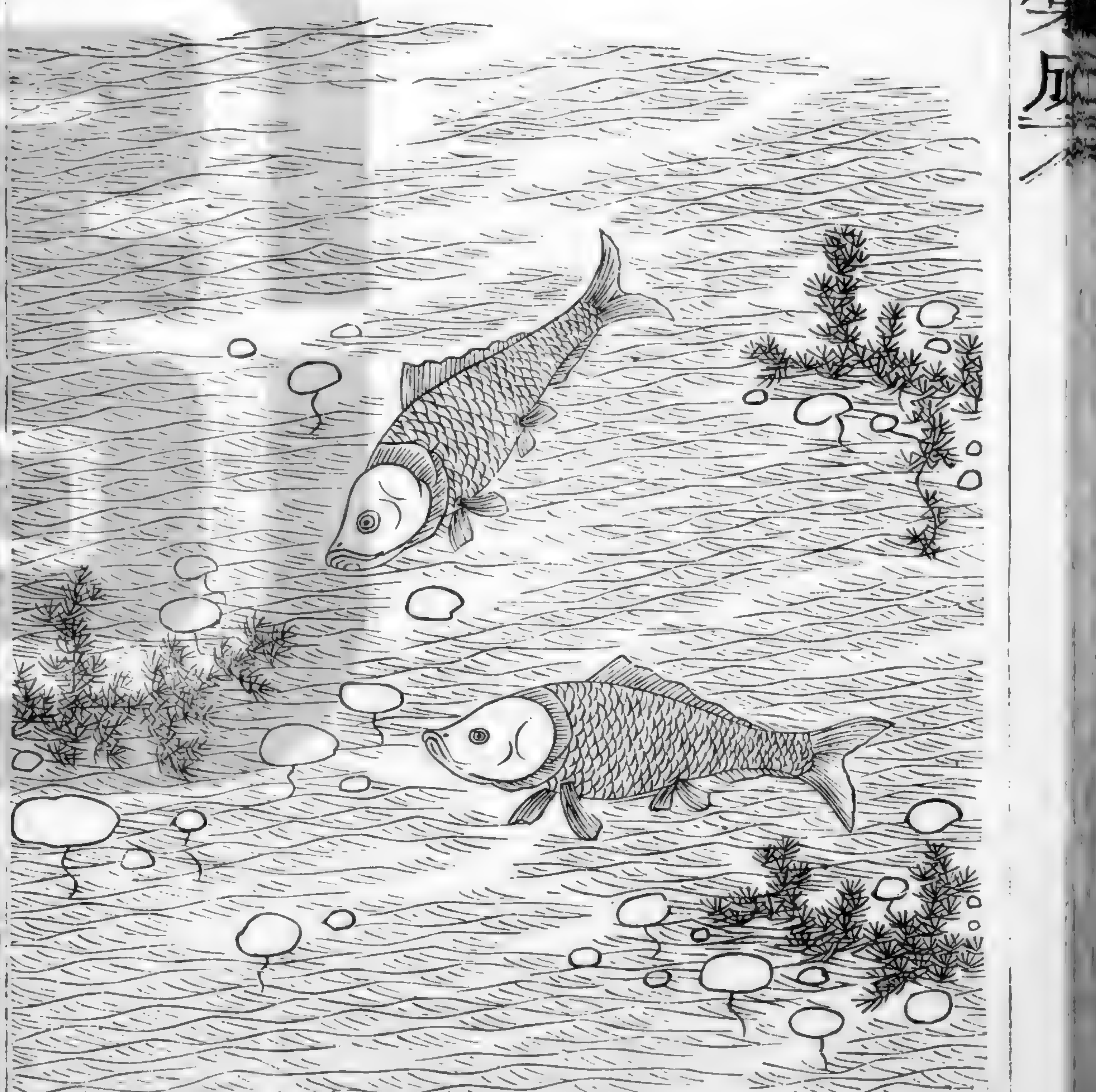
鱅魚部彙考

釋名

鱃（山海經）

溶魚（本草綱目）

鱅魚圖



山海經

東山經

旄山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展水其中多鱃魚其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

欽山師水出焉而北流注於皐澤其中多鱃魚

太山鉤水出焉而北流注於勞水其中多鱃魚

埤雅

鱅

鱅魚今吳越呼鱅鰱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

鰱或謂之鱅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鱅庸魚也故其字从庸蓋魚之不美者而鱅讀曰慵者則又以其性慵弱而不健故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此魚中之下品蓋魚之庸常以供饈食者故曰鱅曰鱃鄭元作鰫魚

集解

陳藏器曰陶註鮑魚云今以鱅魚長尺許者完作淡乾魚都無臭氣其魚目旁有骨名乙禮記云食魚去乙是矣然劉元紹言海上鱅魚其臭如尸海人食之當別一種也李時珍曰處處江湖有之狀似鰱而色黑其頭最大有至四五十斤者味亞於鰱鰱之美在腹鱅之美在頭或以鱮鰱爲一物誤矣首之大小色之黑白大不相侔山海經云鱃魚似鯉大首食之已疣是矣

肉氣味

甘溫無毒

陳藏器曰祇可供食別無功用

肉主治

李時珍曰食之已疣多食動風熱發瘡疥

汪頴曰暖胃益人

閩書

鱃魚

鱃魚青色無鱗首有石如枕去之迺不腥俗呼松魚泉州名成魚其名鱃魚或謂魚之庸常以供鱃食者雌生卵雄吞之成魚其卵如鼈卵大

鱭魚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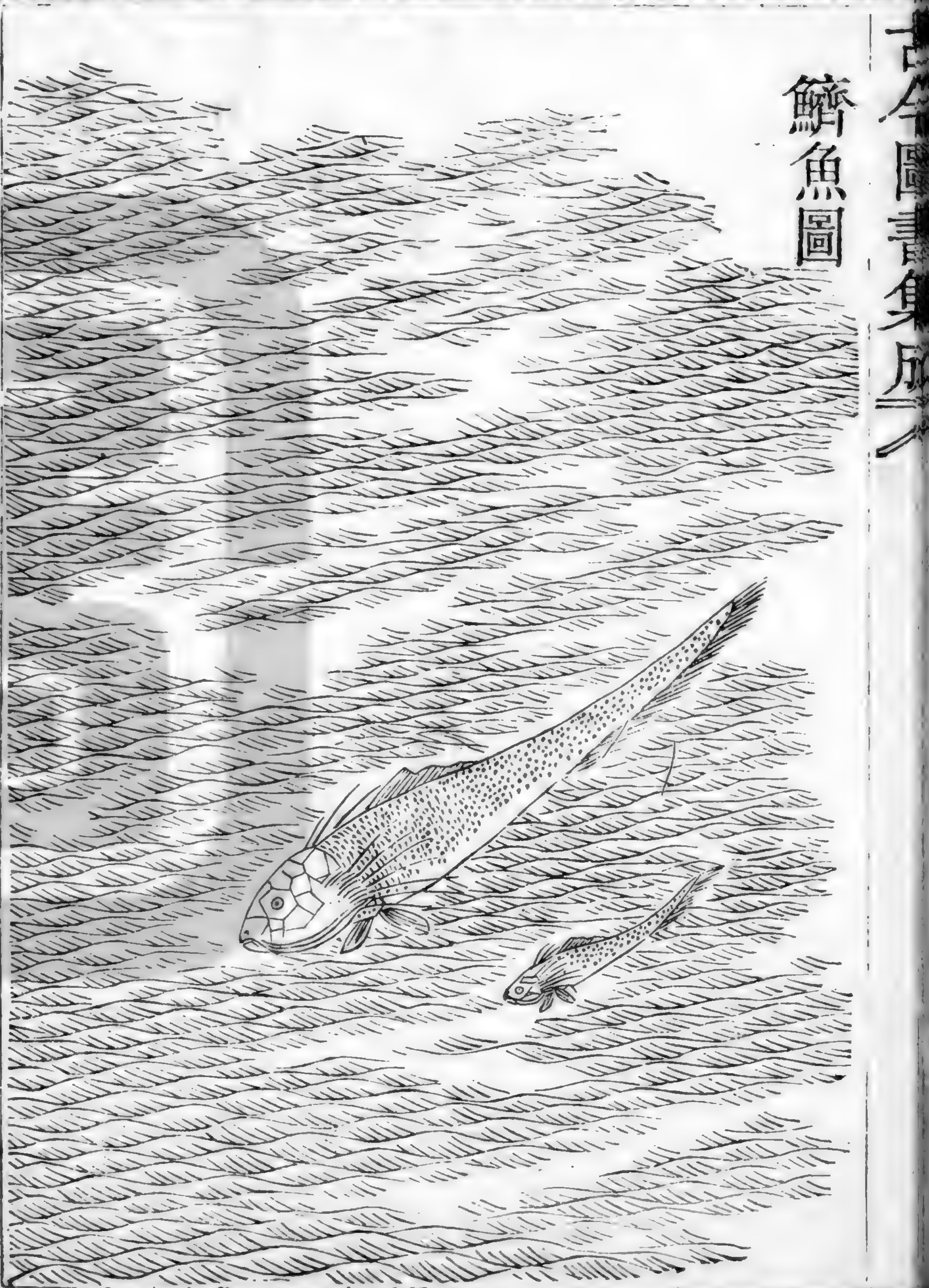
釋名

鮤（爾雅）　鱴刀（爾雅）

鮆（山海經）　望魚（魏武四時食制）

刀魚（爾雅翼）　鰽魚（本草綱目）

鱭魚圖



爾雅

釋魚

鮤鱴刀

注今之鮆魚也亦呼爲魴魚（疏）鮤名鱴刀郭氏云今之鮆魚也說文云鮆飲而不食刀魚也九江有之亦呼爲魴魚是則此魚一名鮤魚一名鱴刀一名魴魚一名鮆魚也

山海經

南山經

浮玉之山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具區其中多鮆魚

注　鮆魚狹薄而長

北山經

縣雍之山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汾水其中多鮆魚其狀如鯈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

注　驕或作騷騷臭也

魏武四時食制

望魚

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

齊民要術

乾鱭魚醬法

一名刀魚六月七月取乾鱭魚盆中水浸置屋裏一日三度易水三日好淨漉洗去鱗全作勿切率魚一斗麴末四升黃蒸末一升無蒸用麥櫱末亦得白鹽二升半於盤中和令調均布置甕子泥封勿令漏氣二七日便熟味香美與生者無殊異

爾雅翼

鮆

鮆刀魚也長頭而狹薄其腹背如刀刃故以爲名大者長尺餘可以爲膾與石首魚皆以三月八月出故江賦云鰻鮆順時而往還也周禮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鄭司農以爲互物有甲䓣胡者貍物自貍藏於泥中者皆曰龜鼈之屬故後鄭云貍物亦謂鱴刀含漿之屬也釋魚稱鮤鱴刀蜯含漿蓋鄭以鮤爲鱴刀蜯爲含漿與郭氏注意同孫氏則以爲刀魚與鱴別也凡物之情乃有不可曉者說文曰鮆飲而不食淮南子曰鱣鮪水入口若露而死鮆小魚也飲而不食固以爲異鱣鮪之大生與水俱乃食而不飲尤可怪也史記鮐鮆千斤鮿千石鮑千鈞亦比千乘之家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鮿三十斤鮑百二十斤乃比鮐鮆一斤物價之相什伯如此

鮿鱄魚鮑鮑魚也

遵生八牋

炙魚

鱭魚新出水者治淨炭上十分炙乾收藏一法以鱭

魚去頭尾切作段用油炙熟每段用箬間盛瓦罐內泥封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魚形如剃物裂篾之刀故有諸名魏武食制謂之望魚

集解

李時珍曰鱭生江湖中常以三月始出狀狹而長薄如削木片亦如長薄尖刀形細鱗白色吻上有二硬鬚腮下有長鬣如麥芒腹下有硬角刺快利若刀腹後近尾有短鬣肉中多細刺煎炙或作鮓鱐食皆美烹煮不如淮南子云鮆魚飲而不食鱣鮪食而不飲又異物志云鱭魚初夏從海中泝流而上長尺餘腹下如刀肉中細骨如毛云是鱭鳥所化故腹內尚有鳥賢二枚其鳥色白如鷺群飛至夏鳥藏魚出變化無疑然今鱭魚亦自生子未必盡鳥化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孟詵曰發疥不可多食甯源曰助火動痰發疾

鮓主治

李時珍曰貼痔瘻

附方

瘻有數孔用耕垡土燒赤以苦酒浸之合壁土令熱以大鯗鮓展轉染土貼之每日一次（千金方）

閩書

鰶魚

鰶魚如鰣而小鱗名青鯽又名青鱗以其鱗脊俱青也冬月味腴

江鰶魚三四月有之味美但小而多刺淡鹹之間江溪之匯泉人謂之刺芒

直省志書

江寧府

刀鰶魚出水而死類鰣魚頭有長鬣二一漁者言鰶魚最愛鬣捕用絲網最柔稍罥其鬣魚輒伏不動隨網舉矣

招遠縣

鮆魚麥黃時始肥八月尤美

正字通

釋鮆

鮆此禮切齊上聲爾雅鮤鱴刀魏武食制謂之望魚一名鱭魚又名鰶魚春到上側薄類刀大者曰母鮆宜膾說文鮆飲而不食刀魚也九江有之長箋曰今江南在在有之海出者佳而孕子江出者大而不孕湖出者分大小二種味薄

鱭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鰶名白圭夫子

令爾白圭夫子貌則淸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

鱭魚部藝文二　詩

走筆謝王去非遺餽江鱭　宋劉宰

環坐正無悰駢頭得嘉饋鮮明訝銀尺廉纖非蠆尾肩聳乍驚雷腮紅新出水芼以薑桂椒未熟香浮鼻河豚愧有毒江鱸慚寡味更吝座上客送歸煩玉指飣餖雜青紅百巧出刀匕翩翩鶴來翔粲粲花呈媚頗疑壺中景髣髴具盤底又疑三神山幻化出人世更於屬饜餘想像無窮意知君束裝冗不敢折簡致厚賜何可忘因筆聊舉似

鰣魚部雜錄

異苑蝴蝶變作鰣

輟耕錄鰣魚子名螳螂子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

三三一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十三卷目錄

鱅魚部彙考

鱅魚圖

爾雅（釋魚）

遵生八牋（蒸鱅魚）

本草綱目（釋名　出產　集解　肉氣味　肉主治）

閩書（訓鱅魚）

直省志書（江寧府　丹徒縣　寧波府　餘姚縣　永昌府）

正字通（釋魱　釋鰊　釋鰲）

鰣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鰣魚部藝文二（詩）

賜鮮鰣魚　明于慎行

鰣魚詩　何景明

鰣魚部紀事

鮫魚部彙考

鮫魚圖

詩經（小雅采薇）

山海經（中山經）

博物志（鮫鯌魚）

述異記（虎魚爲鮫）

酉陽雜俎（河伯健兒）

毛詩陸疏廣要（象弭魚服）

倦游雜錄（沙魚）

埤雅（鮫）

爾雅翼（鮫）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皮氣味　主治　附方）

閩書（閩産）

直省志書（肇慶府）

鮫魚部藝文

鮫贊　晉郭璞

鮫魚部紀事

鮫魚部雜錄

鮫魚部外編

鯇魚部彙考

鯇魚圖

遯園居士魚品（鱓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膽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萬安縣　邵武府）

鮹魚部彙考

鮹魚圖

本草綱目（集解　氣味　主治）

鮹魚部雜錄

鱵魚部彙考

鱵魚圖
山海經（東山經）
臨海異物志（銅吮魚）
雅俗稽言（鰔口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丹徒縣）
鱵魚部藝文
鰔口魚賦　宋梅堯臣
鱎魚部彙考
鱎魚圖
爾雅（釋魚）
古今注（別名）
中華古今注（魚婢魚童）
爾雅翼（鱖鯞）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肇慶府）
鮀魚部彙考
鮀魚圖

爾雅（釋魚）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鯽）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正誤　肉氣味　主治）
鮠魚部藝文（詩）
戲作鮰魚一絕　宋蘇軾
鮠魚部紀事
鰛魚部彙考
鰛魚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肉主治）
閩書（閩產）
直省志書（丹徒縣　餘姚縣）
鰛魚部藝文一
鰛魚頌　明張如蘭
鰛魚部藝文二（詩）
鰛魚　明謝文正
前題　孫文恪
鰛魚部紀事
鰛魚部雜錄

鯔魚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四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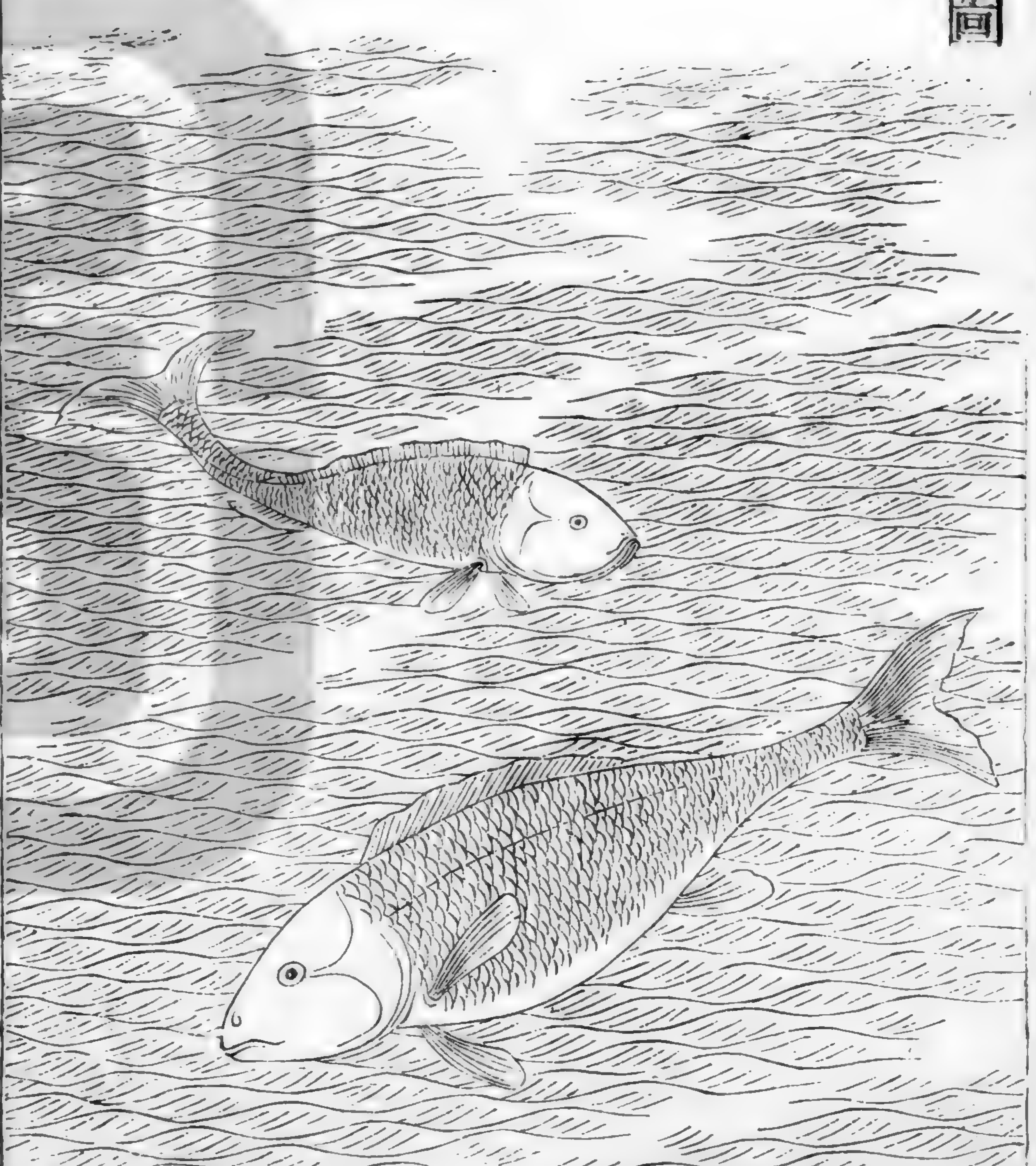
鯽魚部彙考

釋名

鮥（爾雅）當魱（爾雅）

瘟魚（本草綱目）箭魚（寧波府志）

鰣魚圖



爾雅

釋魚

鯦當魱

註　海魚也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魱（疏）鯦一名當魱海魚也註云似鯿而大鱗者案鯿似魴而大腹細而長今鯦魚似之但鱗大耳云肥美以下者以時驗而知也

鰲鯠

註　未詳按正字通以鰲鯠爲鰣魚別名

遵生八牋

蒸鰣魚

鰣魚去腸不去鱗用布拭去血水放盪鑼內以花椒砂仁醬擂碎水洒葱拌勻其味和蒸去鱗供食

本草綱目

釋名

甯源曰初夏時有餘月則無故名

出產

李時珍曰按孫愐云鰣出江東今江中皆有而江東獨盛故應天府以充御貢每四月鰣魚出後即出云從海中泝上人甚珍之惟蜀人呼爲瘟魚畏而不食

集解

李時珍曰鰣形秀而扁微似魴而長白色如銀肉中多細刺如毛其子甚細膩故何景明稱其銀鱗細骨彭淵材恨其美而多刺也大者不過三尺腹下有三角硬鱗如甲其肪亦在鱗甲中自甚惜之其性浮游漁人以絲網沉水數寸取之一絲挂鱗即不復動才出水即死最易餒敗故袁達禽蟲述云鰣魚挂網而

不動護其鱗也不宜烹煑惟以筍莧芹荻之屬連鱗蒸食乃佳亦可糟藏之其鱗與他魚不同石灰水浸過曬乾層層起之以作女人花鈿甚良

肉氣味

甘平無毒

孟詵曰發疳痼

肉主治

孟詵曰補虛勞

甯源曰蒸下油以瓶盛埋土中取塗湯火傷甚效

閩書

訓鯯魚

訓鯯魚板身多鯁而肥美爾雅謂之當魱

直省志書

江寧府

魚之美者鰣魚四月出時郭公鳥鳴捕魚者以此候之

丹徒縣

鰣本海魚季春出揚子江中游至漢陽生子化魚而

復還海鱗細白如銀多骨而速腐

寧波府

箭魚即江湖鰣魚海出者最大甘肥異常腹下細骨如箭鏃俗名箭魚味甘在皮鱗之交

餘姚縣

時魚其大如筯小麥熟時一時有之故名亦呼小麥魚產積慶寺前溪舊志即作鰣魚者非

永昌府

時魚出蘭滄江味美雷鳴始出

正字通

釋魱

魱音互鰣別名一名鯦爾雅鯦當魱郭註海魚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魱六書故云郭註大字屬上文鱗下或有細字按此說近理

釋鯠

鯠音來鰣魚別名爾雅鯬鯠郭註未詳

釋鯬

鯬音黎鮷別名廣州謂之三鯬之魚六書故作鯬子例切海魚似鯿而小肥美舊註鰻鯬與鰻鱺之鱺相溷鯬與鱺非一類也

鮷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珍曹必用郎中鮷也

令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鐺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衙効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

鰣魚部藝文二（詩）

賜鮮鰣魚　明于慎行

六月鰣魚帶雪寒三千江路到長安堯廚未進銀刀鱠漢闕先分玉露盤賜比羣卿恩已重須隨元老遇猶難遲迴退食慚無補仙饌年年領大官

鰣魚詩　何景明

五月鰣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應先賜鮮徧及中官第薦熟誰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路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筯金盤敢望傳

鰣魚部紀事

沂陽日記韓苑洛性剛直初舉進士値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年多往謁之有約公者公卒不往爲浙江按察僉事分巡杭嚴獨持風裁鎭守太監王堂幷織造中官有所求爲于有司率裁抑之積忤旣久後因富陽縣產茶與鰣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公目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

兮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頹富陽江何日枯山頹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頹江不枯吾民何以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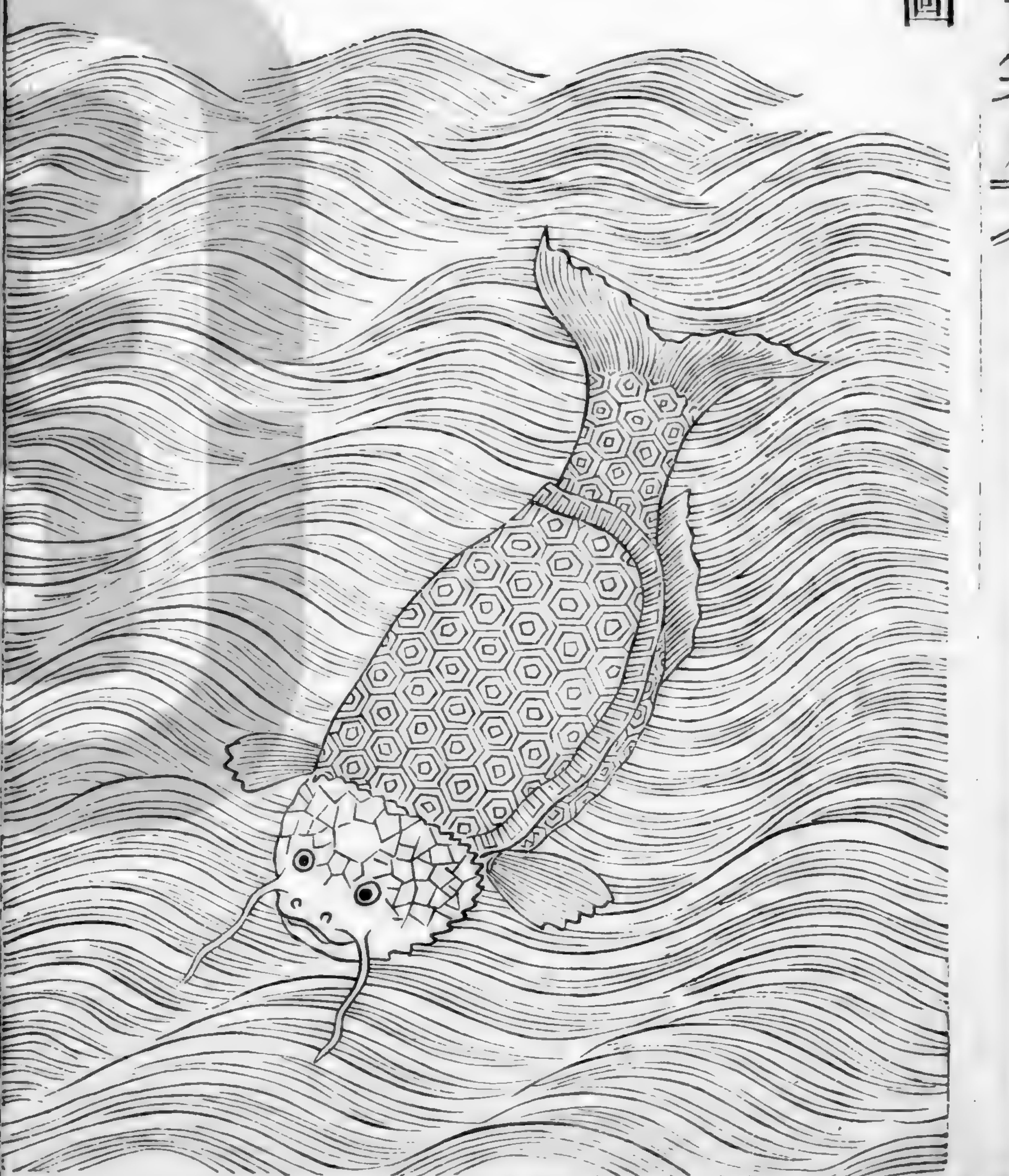
鮫魚部彙考

釋名

鮫鯌魚（博物志）　鯌魚（酉陽雜俎）

沙魚（倦游雜錄）

鮫魚圖



詩經 小雅采薇

象弭魚服

（正義）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

山海經

中山經

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其中多鮫魚

博物志

鮫鯌魚

東海鮫鯌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腹尋復出

述異記

虎魚爲鮫

虎魚老則爲鮫

酉陽雜俎

河伯健兒

鯌魚章安縣出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

毛詩陸疏廣要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毛傳魚服魚皮也左傳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夏官司弓人職曰仲

冬獻矢服註云服盛矢籠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爲之服也爾雅翼云鮫出南海狀如鼈而無足

按沙魚皮有甲珠文可以飾物古今皆然但云似鼈無足似與陸疏似豬者不同

倦游雜錄

沙魚

嶺南海魚之異沙魚之斑者化爲鹿

埤雅

鮫

鮫海魚也背文麤錯皮間有珠可以飾刀其子驚則入母腹中蓋龍珠在額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也按天元主物簿敘魚珠曰魚之懷珠至五十年則無復鼓鰓腦上有汗其鬐鱗口眼皆異鬐當紫色眼當紅色口當赤色又曰懷珠之蛇多喜投暗見人張口向人吐氣如燼是則蛇珠暨魚亦有懷者述異記曰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爾雅翼

鮫

鮫出南海狀如鼈而無足圓廣尺餘尾長尺許皮有珠文而堅勁可以飾物今總謂之沙魚大而長喙如鋸者名胡沙性良而肉美小而皮麤者曰白沙肉强而小有毒南人皆鹽爲脯刮皮去其沙煎以爲鱠可寄千里食味之珍者至用爲器物之飾則從古以然伊尹請令正東符婁仇州之屬以魚鞞鮫瞂利劍爲獻鞞刀鞘也瞂盾也荀子曰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又詩象弭魚服衛夫人乘魚軒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如鉅鍦慘如蠭蠆輕利僄迅卒如飄風漢乘輿佩刀黃金通身雕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明以此爲貴也至黃門虎賁則以白珠鮫爲鏢口之飾以其近君也今人亦以飾手靶之屬以其皮有珠故水中織綃泣而出珠者亦謂之鮫人任昉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泣則出珠木元虛海賦所謂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是也鮫一名䱜謂之鮫䱜魚唯吳都

賦既有鮫又有鱕鮨故釋者以背上有甲珠文堅强可以飾刀口爲鑢者爲鮫其有橫骨在鼻前如斧者爲鱕鮨是胡沙也要是一類特彼以鼻上有斧爲異耳又有出入鮨子嘗隨母行驚則從口入母腹中尋復出或曰子朝出求食暮還入母腹鮫既世所服用人多識者特其音與蛟龍之蛟同先儒解者或有差互淮南子曰一淵不二鮫許叔重以爲鮫者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劍之口者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爲鮫是以二物爲一物也皮有珠飾刀劍者是鮫鮨之鮫滿二千斤爲魚之長是蛟龍之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鮫皮有沙其文交錯鵲駮故有鮫魚沙魚鮨魚鰒魚溜魚諸名古曰鮫今曰沙其實一也或曰本名鮫訛爲沙陳藏器曰鮫與石決明同名而異類也

集解

蘇恭曰鮫出南海形似鼈蘇頌曰有二種皆不類鼈

南人通謂之沙魚其皮刮治去沙煎作鱠爲食品美味食益人其皮可飾刀靶寇宗奭曰鮫魚沙魚形稍異而皮一等李時珍曰古曰鮫今曰沙是一類而有數種也東南近海諸郡皆有之形並似魚青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並肥美南人珍之大者尾長數尺能傷人皮皆有沙如眞珠斑其背有珠文如鹿而堅彊者曰鹿沙亦曰白沙云能變鹿也背有斑文如虎而堅強者曰虎沙亦曰胡沙云虎魚所化也鼻前有骨如斧斤能擊物壞舟者曰鋸沙又曰挺額魚亦曰鱕䱜謂鼻骨如鐇斧也音蕃沈懷遠南越志云環雷魚䱜魚也長丈許腹有兩洞腹貯水養子一腹容二子子朝從口中出暮還入腹鱗皮有珠可飾刀劍治骨角陳藏器曰其魚狀貌非一皆皮上有沙堪揩木如木賊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孟詵曰作鱠補五臟功亞於鯽亦可作鱐鮓

蘇頌曰甚益人

皮氣味

甘鹹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心氣鬼疰蠱毒吐血

蘇恭曰蟲氣蠱疰

陳藏器曰燒灰水服主食魚中毒

李時珍曰燒研水服解鯸鮧魚毒治食魚鱠成積不消

附方

治疰鮫魚皮散蘇頌曰胡洽治五尸鬼疰百毒惡氣鮫魚皮炙硃砂雄黃金牙細辛蜀椒鬼臼乾薑莽草天雄麝香雞舌香各一兩貝母半兩蜈蚣蜥蜴各炙二枚爲末每服半錢溫酒服日二亦可佩之時珍曰千金鮫魚皮散治鬼疰用鮫魚皮炙龍角鹿角犀角麝香雄黃蜈蚣硃砂乾薑蜀椒蘘荷根等分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亦可佩

閩書

閩產

魦魚一名鮫一名鰒一名錯一名鰡圖經云鮫魚今南人但謂之魦是魚胎生皮肉皆同種類不一

直省志書

肇慶府

海鯊即鮫魚大者數十丈皮可飾刀鞘其翅一名金絲菜

鮫魚部藝文

鮫贊

晉郭璞

魚之別屬厥號曰鮫珠皮毒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劍刀

鮫魚部紀事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

西京雜記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萄錦四匹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燋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

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唐書地理志江南道厥貢鮫革

漳州漳浦郡土貢鮫革

嶺南道循州海豐郡土貢鮫革

潮州潮陽郡土貢鮫革

封州臨封郡土貢鮫革

安南土貢鮫革

松江府志黃公希英令上海時海濱有物隨潮入港潮退爲蘆葦所梗居民共搏得以獻其頭與牙類虎尾如鹿徧身如牛其皮又甚厚人俱不識蓋虎頭鯊魚也

鮫魚部雜錄

禮記玉藻笏大夫以魚須文竹（疏）以鮫魚飾竹以成文（大全）應氏曰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

鮫魚部外編

錄異記萊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爲美婦人或爲美男子至於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後爲雷電所擊此塘遂乾

王度古鏡記大業十年度弟勣將遍遊山水求寶鏡爲贈度卽與之勣得鏡入箕山渡頴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

大黿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鬣大于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觜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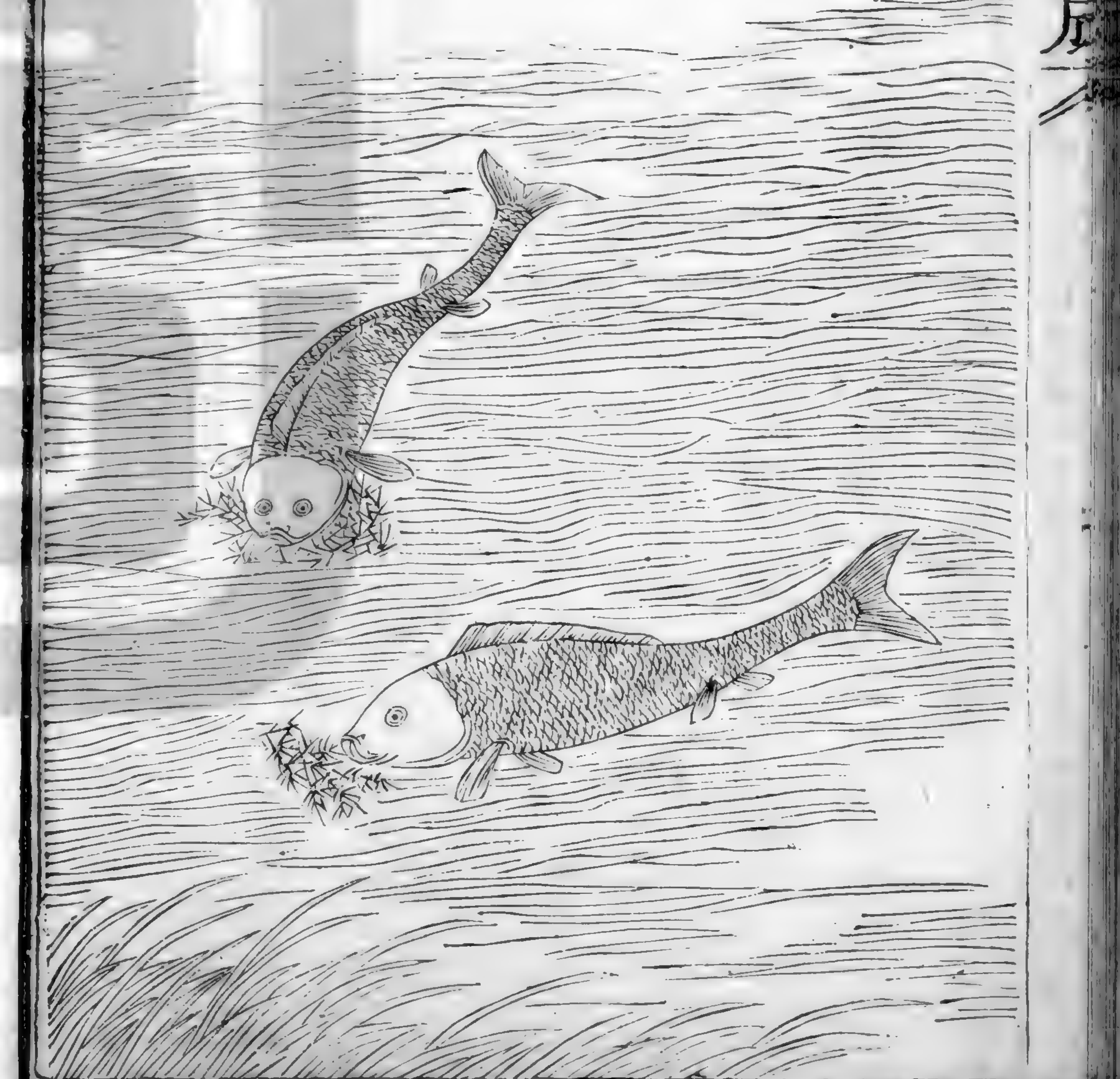
鯇魚部彙考

釋名

鯶魚（遯園居士魚品）　鰀（本草綱目）

草魚（本草綱目）

鯇魚圖



遯園居士魚品

鯶魚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鰣魚刀鰶河魨外有鯶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黑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鯇又音混郭璞作鯶其性舒緩故曰鯇曰鰀俗名草魚因其食草也江閩畜魚者以草飼之焉

集解

陳藏器曰鯇生江湖中似鯉李時珍曰郭璞云鯶子似鱒而大是矣其形長身圓肉厚而鬆狀類青魚有青鯇白鯇二色白者味勝商人多鮑之

肉氣味

甘溫無毒

李時珍曰李廷飛云能發諸瘡

肉主治

李時珍曰暖胃和中

膽

臘月收取陰乾

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喉痺飛尸水和攪服

李時珍曰一切骨鯁竹木刺在喉中以酒化二枚溫呷取吐

直省志書

萬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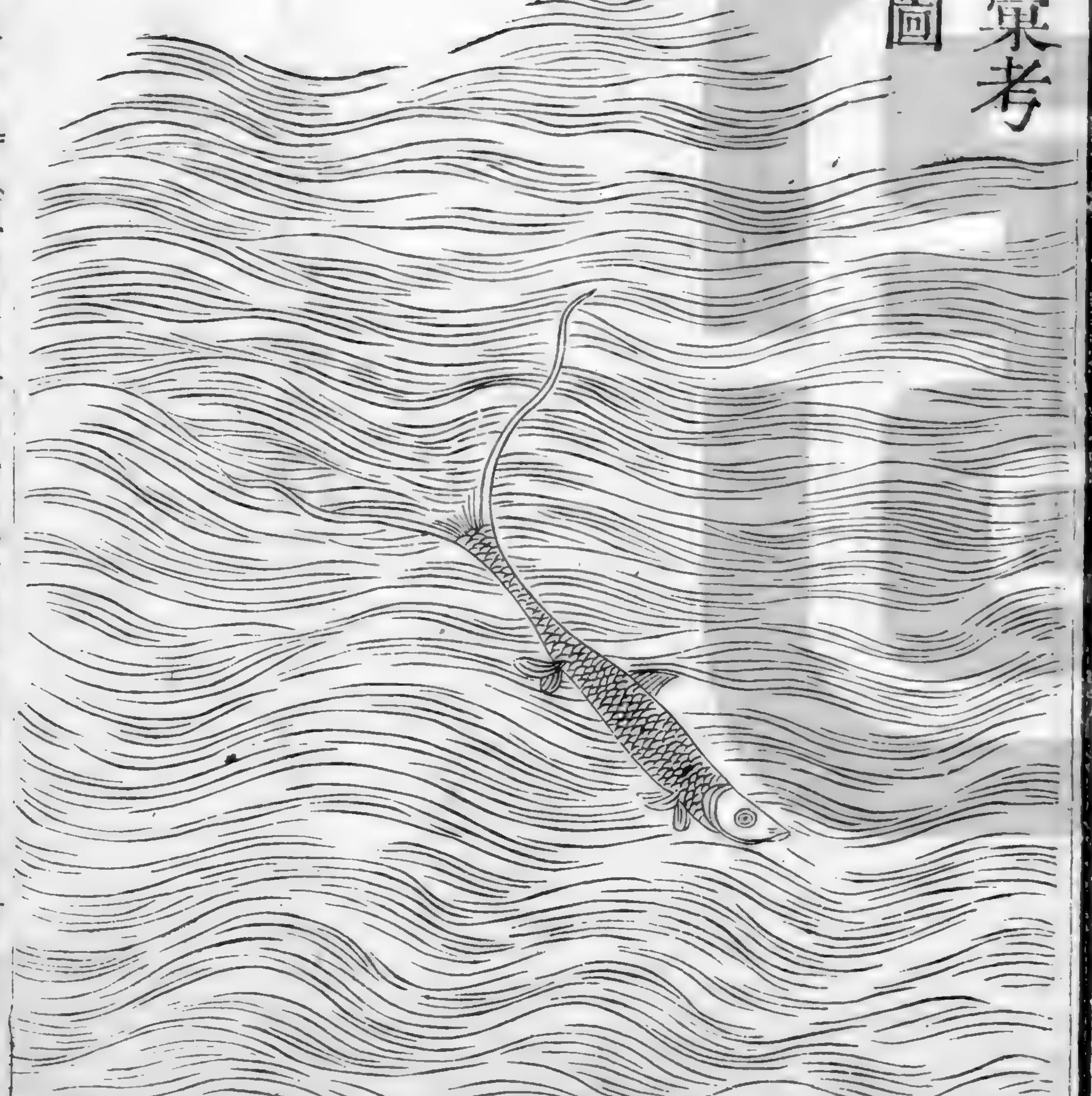
鯇春水暴漲則此種逆流而上其味異美疊山揚州賦云魚旨西江之鯇即此魚也又云鯇魚藏石中故味鮮黃塘巖近溪數里魚亦有類此種生石巖內土人深沒於水乃得較蘇溪之魚則稍大而肉厚其色白似閩川所稱鰉魚

邵武府

邵武府有草魚仲春取子於江曰魚苗畜於小池稍長入葦塘曰葦鰱可尺許徙之廣池飼以草九月乃取

鮹魚部彙考

鮹魚圖



本草綱目

鮹魚集解

陳藏器曰出江湖形似馬鞭尾有兩岐如鞭鞘故名

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五痔下血瘀血在腹

鮹魚部雜錄

抱朴子微旨篇寸鮹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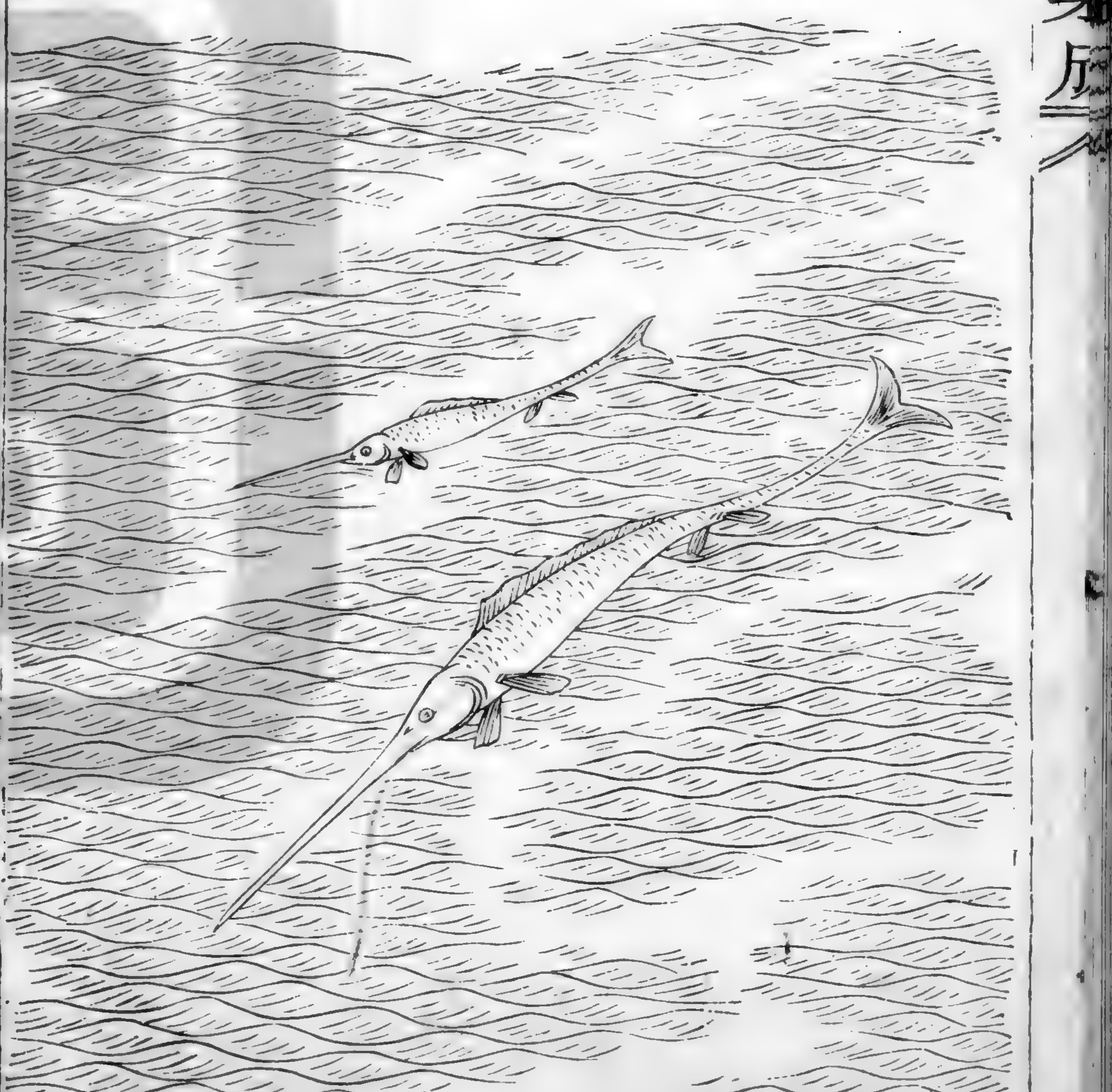
鱵魚部彙考

釋名

銅哾魚（臨海異物志）　鍼口魚（雅俗稽言）

姜公魚（本草綱目）

鱵魚圖



山海經

東山經

栒狀之山沢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

（注）出東海今江東水中亦有之

臨海異物志

銅哾魚

銅哾魚長五寸似儵魚

雅俗稽言

鍼口魚

鍼口魚魚口似鍼頭有紅點兩旁自頭至尾有白路如銀色身細尾岐長三四寸二月間出海中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此魚喙有一鍼故有鱵魚姜公魚銅哾魚諸名俗云姜太公釣鍼亦傳會也

集解

李時珍曰生江湖中大小形狀並同鱠殘但喙尖有一細黑骨如鍼爲異耳

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食之無疫

直省志書

丹徒縣

針魚首戴針芒身長五六寸許舊出揚子江蒜山下今徧他所

鱵魚部藝文

鍼口魚賦

宋梅堯臣

有魚鍼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掬不重乎銖秒其爲鍼也頴不能刺肌膚目不能穿絲縷上不足以附醫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終親技女大非膾材唯便鮓滷烹之則易爛貯之則易腐嗟玉巵之可愛聊用實乎雕俎過此已往未知其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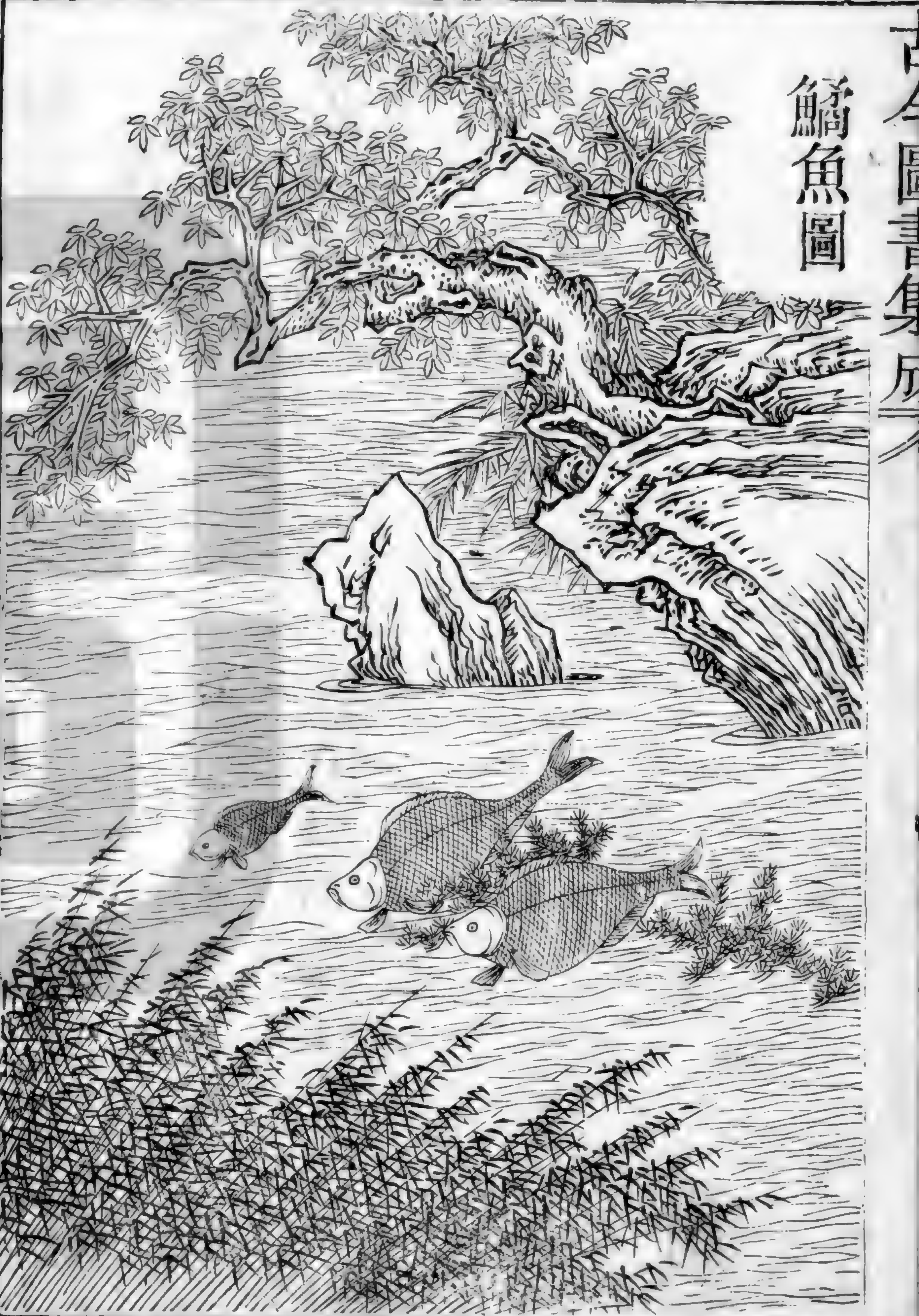
鱎魚部彙考

釋名

鱖鯞（爾雅）　魚婢（爾雅注）

妾魚（爾雅注）　春魚（本草綱目）

鱊魚圖



爾雅 釋魚

鱊鮬鱖鯞

注 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 疏 郭云小魚也似鮒子而黑廣雅云鮒鰿也此魚似其小者故云鮒子而黑色爲異也江東呼爲妾魚說文云鯜魚也樂浪潘國是也

古今注

別名

江東人呼青衣魚爲婢𩸢

中華古今注

魚婢魚童

江東人謂青衣魚爲婢𩸢魚爲童（𩸢音未詳）

爾雅翼

鱖鯞

鱖鯞似鯽而小黑色而揚赤今人謂之旁皮鯽又謂之婢妾魚蓋其行以三爲率一頭在前兩頭從之若媵妾之狀故以爲名釋魚郭氏云小鯽也本草孟詵云鰤魚爲鯽其狀頗同味則有殊鰤是櫛化鯽是稷米化之其魚腹上尚有米色寬大者是鯽背高腹狹小者是鰤鱖鯞似鮒而小謂之妾魚豈鰤之僞耶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爾雅云鱊鯞小魚也名義未詳春魚以時名也鵝毛脡以乾腊名也

集解

李時珍曰按段公路北戶錄云廣之恩州出鵝毛脡

用鹽藏之其細如毛其味絕美郭義恭所謂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爲醬者也又一統志云廣東陽江縣出之卽鱊魚兒也然今興國州諸處亦有之彼人呼爲春魚云春月自岩穴中隨水流出狀似初化魚苗土人取收曝乾爲脡以充苞苴食以薑醋味同蝦米或云卽鱧魚苗也

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和中益氣令人喜悅

直省志書

肇慶府

鵝毛魚出陽江一名鱊魚

鮠魚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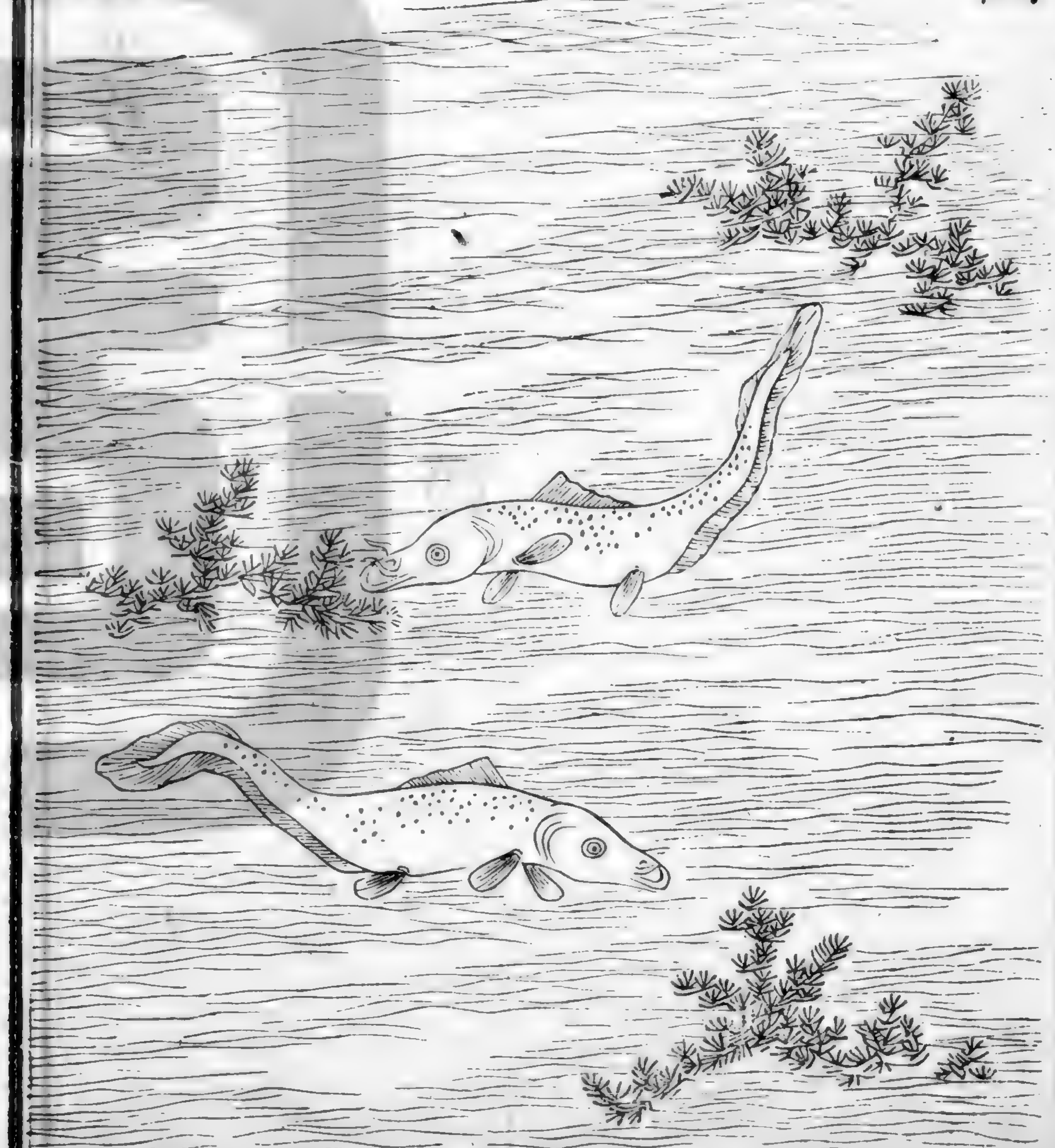
鱯（爾雅）

鮰（遯園居士魚品）

𩸞（本草綱目）

䲅（本草綱目）

鮠魚圖



爾雅

釋魚

魾大鱯小者鮡

注 鱯似鮎而大白色 疏 鱯魚名大者別名魾小者別名鮡也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鮰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鰣魚刀鱭河豘外有鮰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

花流水鱖魚肥即此第此魚惟秋爲美俗曰菊花鮰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北人呼鱯南人呼鮠並與鮰音相近邇來通稱鮰魚而鱯鮠之名不彰矣鯉又鱯音之轉也秦人謂其發癩呼爲鱑魚餘見鮎魚

集解

李時珍曰鮠生江淮間無鱗魚亦鱘屬也頭尾身鬐俱似鱘狀惟鼻短爾口亦在頷下骨不柔脆腹似鮎魚背有肉鬐郭璞云鱯魚似鮎而大白色者是矣

正誤

陳藏器曰鮠生海中大如石首不腥作膾如雪隋朝吳都進鮠魚鱠取快日曝乾瓶盛臨時以布裹水浸用與初鱠無異李時珍曰藏器所說出杜寶拾遺錄其說云隋大業六年吳郡獻海鮸乾鱠其法五六月取大鮸四五尺者鱗細而紫無細骨不腥取肉切曬極乾以新瓶盛之泥封固用時以布裹水浸少頃去水則皎白如新也珍按此乃海鮸即石首之大者有

鱗不腥若江湖鮠魚則無鱗極腥矣陳氏蓋因鮸鮠二字相類不加攷究遂致謬誤耳今正之

肉氣味

甘平無毒

蘇頌曰能動痼疾不可合野豬野雞肉食令人生癩

主治

陳藏器曰開胃下膀胱水

鮠魚部藝文 詩

戲作鮰魚一絕

宋蘇軾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魨不藥人寄語天公與河伯何妨乞與水精鱗

鮠魚部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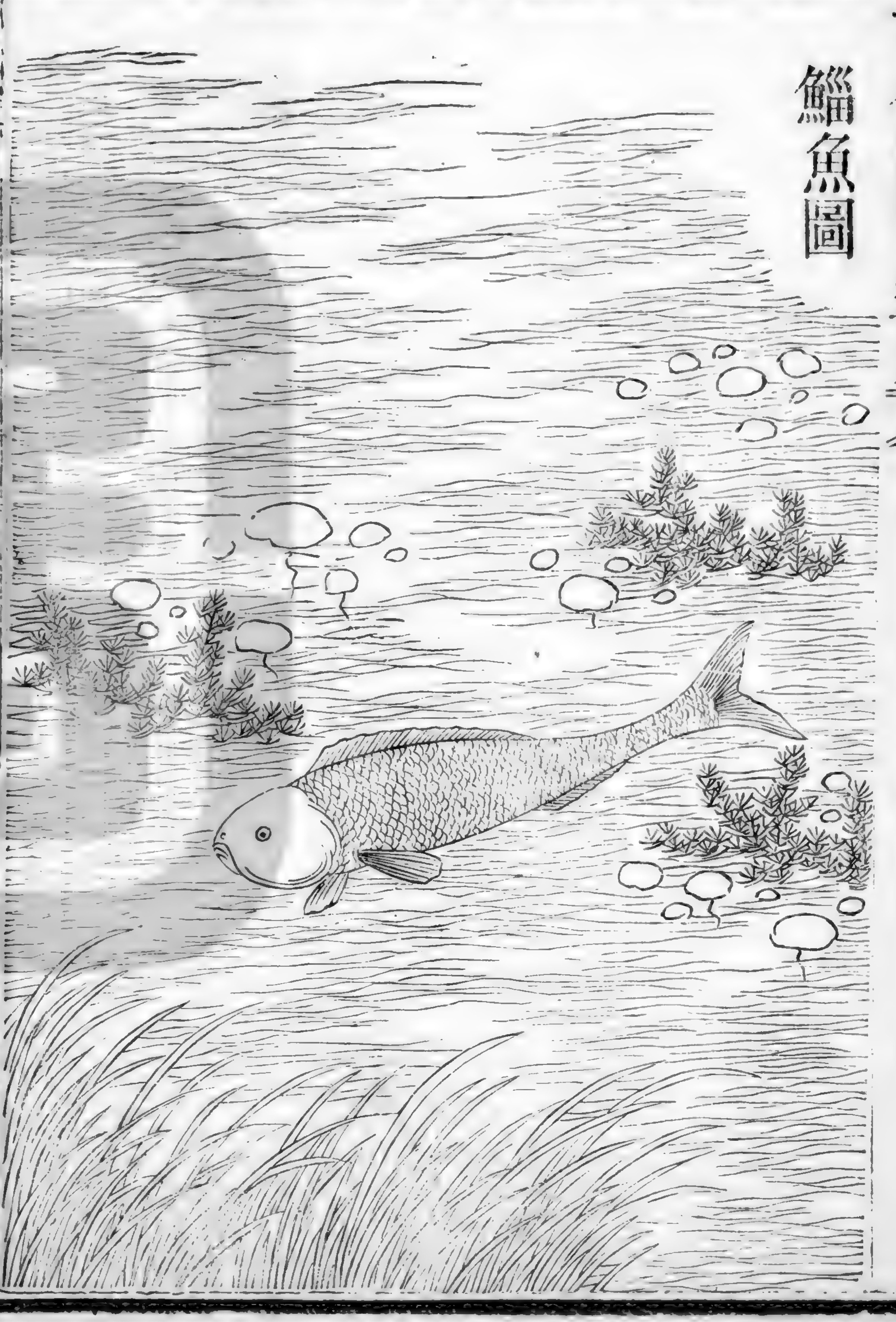
明道雜志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余在眞州會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鮰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鮰而過之

鰡魚部彙考

釋名

子魚

鯔魚圖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鯔色緇黑故名粵人訛爲子魚

集解

馬志曰鯔魚生江河淺水中似鯉身圓頭扁骨軟性喜食泥李時珍曰生東海狀如靑魚長者尺餘其子滿腹有黃脂味美獺喜食之吳越人以爲佳品醃爲鮝腊

肉氣味

甘平無毒

肉主治

開寶曰開胃利五臟令人肥健與百藥無忌

閩書

閩產

烏魚本草所謂鯔魚澤首喙員其質則緇又有赤目烏此魚產江南大江中春時羣來至湖打子蓋魚子須跳擊乃出大江無石彭湖海石廉利於此犯擊方得出子

魣魚似烏魚而小身員口小赤目細鱗味似鯽子月脂膏滿腹尤佳一名鮐又有撥尾蓋魣魚之小者

直省志書

丹徒縣

鯔身圓頭匾謂之蛇頭鯔生江中味埒鯽魚謂之鯽舅

餘姚縣

鯔魚其色黑如緇頭微匾杭人謂之蛇頭魚瀕海處多有之槩不如姚產佳桃花時尤勝其子曰鰿子亦

道地佳品

鯔魚部藝文一

鯔魚頌

明張如蘭

駕青虬驂元螭肥而癡涅而緇似烏鰂比黑魚不嫌入淤而食泥猶堪哺糟與啜醨

鯔魚部藝文二　詩

鯔魚　明謝文正

我家舊住東海濱盤餐市遠惟鮮鱗腐儒麤糲自安分筵前不慕羅奇珍十年謬竊黃扉祿堂膳虛叨大官肉大牢滋味違賤腸翻憶魚羹常不足秋風蕭瑟吹早寒蓴鱸野興歸張翰鹽梅調劑邈無效廻思鼎耳殊汗顏江湖悠悠隔霄漢從今取足魚羹飯食芹知美敢忘君欲獻無由發長嘆

前題　孫文恪

思歸夜夜夢鄉居何事南宮尚曳裾家在越州東近海鰡魚味美勝鱸魚

鰡魚部紀事

續齊諧記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鰡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鰡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

唐書地理志江南道蘇州吳郡土貢鰡皮

續聞見近錄蔡君謨重鄉物以子魚爲天下珍味嘗

遺先公多不過六尾云所與者不過諫院故人二三公耳今子魚盛至京師遺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魚之價減十倍

世說補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鯔魚部雜錄

遯齋閒覽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雞肋編通應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應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即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之傳聞以帶印子魚爲披錦黃雀之對也至云

鯗魚皆一通三印則傳者亦誤正可謂一魔爲比矣以子名者謂子多爲貴也

物產志鯔魚性慧不入網罟海人以長網圍之俟潮退取之

鯔魚部外編

神仙傳介象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閤莫有見者如此不一嘗爲吳主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坎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坎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生膾安敢

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廚下切膾適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鰌魚部彙考

鰌魚圖
爾雅（釋魚）
埤雅（鰌）
爾雅翼（鰌）
海槎餘錄（海鰍）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馬邑縣）

鰌魚部藝文（詩）

海鰌行　元鮮于樞

鰌魚部紀事

鰌魚部雜錄

鰻魚部彙考

鰻魚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鯢魚部彙考

鯢魚圖

爾雅（釋魚）

山海經（北山經　中山經）

博雅（釋魚）

水經注（伊水注）

酉陽雜俎（食鯢魚法）

臨海異物志（人魚不可食）

益部方物記（魶魚）

本草綱目（䱱魚　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鯢魚　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澤州）
鯢魚部紀事
鯢魚部雜錄
白魚部彙考
白魚圖
古今注（蟲魚）
齊民要術（炙法）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白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白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白魚部藝文二（詩）
初食淮北魚詩　宋楊萬里
白魚部紀事
白魚部雜錄
白魚部外編
青魚部彙考
圖缺

遯園居士魚品（江東青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鮓 氣味 頭中枕主治 眼睛汁主治）
膽 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青魚部紀事
青魚部外編
牛魚部彙考
牛魚圖
博物志（牛體魚）
臨海異物志（牛魚聲）

本草綱目（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肇慶府）
正字通（釋鮩）
牛魚部紀事
嘉魚部彙考
嘉魚圖
詩經（小雅嘉魚）
酉陽雜俎（丙穴魚）
益部方物記（嘉魚）

桂海蟲魚志（嘉魚）

埤雅（嘉魚）

方輿勝覽（丙穴魚味）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直省志書（肇慶府）

嘉魚部藝文

南有嘉魚賦　唐李蒙

嘉魚部紀事

禽蟲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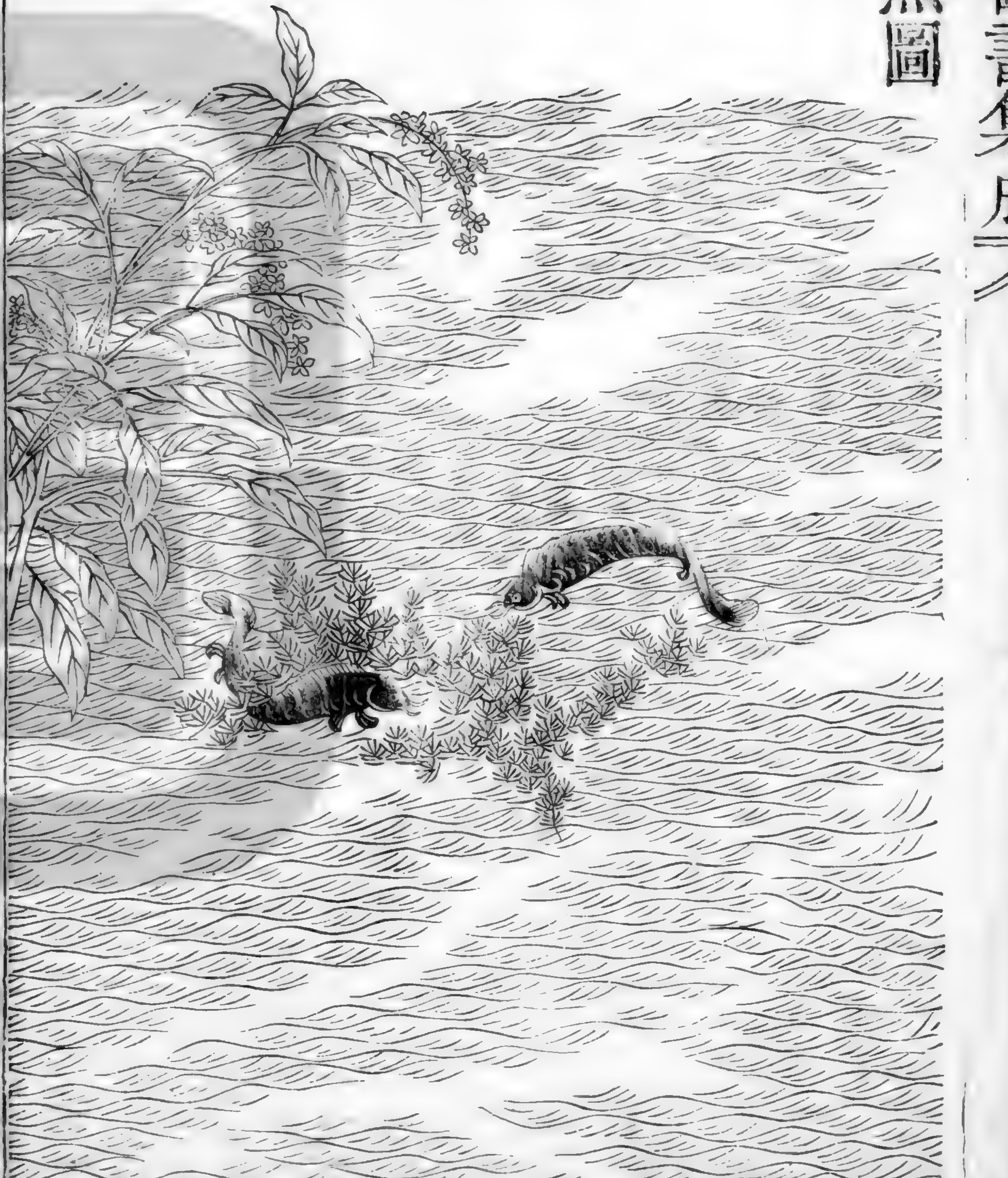
鰌魚部彙考

釋名

鰼（爾雅）　海鰍（海槎餘錄）

鱮（本草綱目）

鰌魚圖



爾雅

釋魚

鰼鰌（註）今泥鰌（疏）鰼一名鰌即今泥鰌也穴於泥中因以名云

埤雅

鰌

鰌今泥鰌也似鱓而短無鱗以涎自染難握與魚而爲牝牡莊子所謂麋與鹿交鰌與魚游一名鰼孫炎

爾雅正義曰鰼鰌也鰌習其泥厭其淸水舊說守魚以鼈養魚以鰌蓋鰌性酋健善擾令魚利轉制字从酋豈爲是乎恩平郡譜云鰌謂之蜱蝦謂之籠鱟謂之衫蛇謂之訛案古方有言須用流水煑藥者今鰌鯝入江水輒死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韓文公江魚不池活今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爾雅翼

鰌

鰌亦魚之類首尖銳色黃黑身有褩似魚而非魚故衞史鰌字子魚然與他魚爲牝牡則又所謂鰌與魚游者也海中鰌乃有大者水經曰海中鰌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溢爲潮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今人作舟謂之海鰌船言如鰌之利水猶古舟之有鯿魚船也鰌伏於泥中見在沙中者則有文彩隴西有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鰌泊鮒如以漆描畫鱗鬣逼眞燒之尚作魚腥

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魚生其中遇岸頽塞久而土凝爲石故中有魚形耶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西者

海槎餘錄

海鰍

海鰍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横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鰍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鰍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舴艋裝載藤絲縤爲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杪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於其上遡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索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棹船並岸剏置沙灘徐徐收索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臠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鰌小者名鰀魚

集解

李時珍曰海鰌生海中極大江鰌生江中長七八寸泥鰍生湖池最小長三四寸沉於泥中狀微似鱓而小銳首肉身青黑色無鱗以涎自染滑疾難握生沙中者微有文采閩廣人劙去脊骨作臛食甚美相感志云燈心煑鰌甚妙

氣味

甘平無毒

陶弘景曰不可合白犬血食

主治

李時珍曰暖中益氣醒酒解消渴

吳瑞曰同米粉煑羹食調中收痔

附方

消渴飲水用泥鰌魚十頭陰乾去頭尾燒灰乾荷葉等分爲末每服二錢新汲水調下日三名沃焦散（普濟方）

喉中物哽用生鰍魚線縛其頭以尾先入喉中牽拽出之（普濟方）

揩牙烏髭泥鰍魚槐蕊狠把草各一兩雄燕子一箇酸石榴皮半兩搗成團入瓦礶內鹽泥固濟先文後武燒炭十觔取研日用一月以來白者皆黑（普濟方）

陽事不起泥鰌煑食之（集簡方）

牛狗羸瘦取鰌魚一二枚從口鼻送入立肥也（陳藏器）

直省志書

馬邑縣

魚桑乾上流處有之粗如指長一二寸許所謂鰍也土人編柳爲罩於河中取碎石子砌爲兩壁由寬而狹安罩壁口每月明夜魚順流而下取之如寄

鱠魚部藝文（詩）

海鱠行

元鮮于樞

至元辛卯之季冬浙江連日吹腥風有物宛轉泥沙中非黿非鼉非蛟龍神物失勢誰爲雄萬刃刲割江水紅九州之外四海通出納日月涵虛空汪洋浩瀚足爾容胡爲一出蕩忘返糜軀鼎俎蝦蜆同吁嗟人有達與窮無以外慕殘厥躬古來妄動多災凶

鰌魚部紀事

南史羊元保傳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恆熂爈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恆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

崔慧景傳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爲吳王先是衞尉蕭懿爲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

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慧景人情離沮餘衆皆奔慧景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既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內鰌籃中擔送都

朱异傳异聲勢薰灼內外好飲食極滋味子鵝炰鰌不輟於口

梁吳平侯景傳景子勵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塡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岍山村有一老姥以盤擎鰌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嶺表錄異記海鰌魚卽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有千餘尺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安貨易路經調黎深闊處或見十餘山或出或沒篙工曰非山島鰌魚背也日閃髻鬣若簸朱旗日中忽雨霢霂舟子曰此鰌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及魚卽鼓舟而譟倏爾而沒

十國春秋南唐後主本紀潯陽有海鰍形如大堤長

數十丈食其肉者多死以脊骨爲橋脊骨爲臼識者曰鰌者鯉類今死則國亡矣（註）釣磯立談云後主時潯陽潮退有一大鰌環體於洲上時時舉首噞喁水自腦而出數日乃死瀕江之人饜食其肉世說以爲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斃

補筆談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惟鰌鮰入江水輒死乃知鰌鮰但可居止水也

宋史羅必元傳必元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鰍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

宋紀趙鼎謫珠崖自雷州浮海而南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疑爲海寇或外國兵華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恐怖之色可掬惶遽入舟被髮持刀出篷背上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令閉目危坐凡經兩時頃聞舟人呼曰更生更生頃所見者巨鰌也能吞舟卽舟人平生未嘗見

夷堅志紹興二十年四月秀州海鹽縣瀕海之民未

晚將趨縣忽聞海中謳歌之聲讙沸盈耳驚而東望遙覩大舟從洋波間來頃刻抵岸則元非舟艫乃一巨鰍因閣沙上時時揚鬐撥刺額上有竅徑尺其中空經日有架梯躡其背者兩日尚能掉尾轉動遭壓死者十人或疑爲謫龍弗敢食一無賴子先烹嘗之云極珍美於是厥價陡貴至持入州城每斤錢二百涉旬乃盡縣宰祝次騫命取其目睛大如桃光彩可鑑儼然雙明珠也凡數日水滴盡而枯頷骨長二丈五尺縣後溪闊二丈祝遣人輿致用以爲梁每脊一節堪作臼搗米

寧海縣志宋淳熙五年八月鐵場港有魚乘潮而上長十餘丈皮黑如牛揚鬐鼓鬣噴水至半空成烟霧人疑其龍也潮退閣泥塗中兩日而識者以爲海鰍爭斧其肉煎爲油以其脊骨作臼其後海濱人多疫焉

癸辛雜識壬午歲忽有海鰍長十餘丈閣於浙江潮沙之上惡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臠割而食之未幾大火人以爲此鰍之示妖其說無根辛卯歲十二月二

十二三間又有海鰍復大於前者死於浙江亭之沙上於是閧傳將有火災然越二日於二十四日之夜火作於天井巷回回大師家行省開元宮盡在煨燼中凡毀數千家然則溢傳有時可信也（注）此欠考耳此即出於五行志中云海魚臨市必主火災行省即宋祕書省畜書井板甚多故時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

[illegible]

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龜鼈鰍魚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即沉別復呼其他次第呈技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可謂異也

輟耕錄余至松江見一全眞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鰍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衞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

諸城縣志海鰍魚巨甚每春深來洋中産子跳波鼓浪鳴聲如雷子方成魚未開目者已大如三間屋隨潮而上偶失水滯於灘間人不敢近俟其既死方羣

趨之以巨木撐其口入割其肋以煎油可得數十斛肉腥腮不堪啖脊骨節斷之可爲臼鱗可爲箕鬚本可爲梳末可爲筋日照分水嶺蔡氏園中有鰍魚尾骨照壁高五尺闊四尺

長子縣志靈湫之池有魚曰鰍色青黑人罕得見每祭畢拋羹饌於水中卽羣出就而食之邑少魚惟此池有之人莫敢取土人世傳以爲神鰍取則其人多生瘡痍惡疾

鰌魚部雜錄

莊子齊物論篇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

庚桑楚篇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

荀子王制篇聖王之制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富國篇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

易林探巢捕魚耕田捕鰌費日無功右手虛空

雲麓漫抄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山海經以爲海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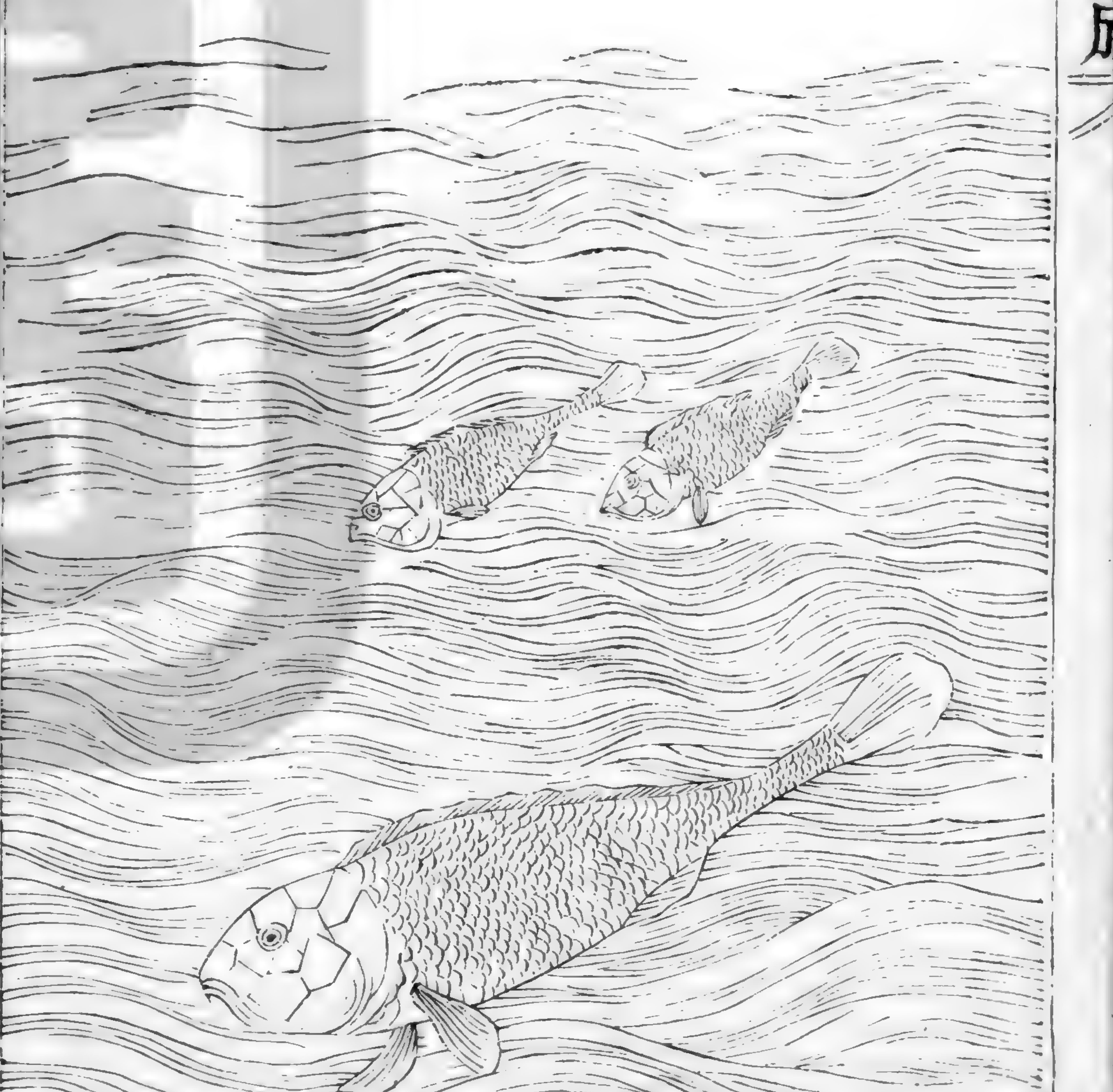
出入穴之度

鰻魚部彙考

釋名

鯮　本草綱目

鯼魚圖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鯼性啖魚其目䁓視故謂之鯼異物志以為石首魚非也食療作鯮古無此字

集解

李時珍曰鯮生江湖中體圓厚而長似鱤魚而腹稍起扁額長喙口在頷下細鱗腹白背微黃色亦能噉魚大者二三十斤

肉氣味

甘平無毒

肉主治

孟詵曰補五臟益筋骨和脾胃多食宜人作鮓尤宜曝乾香美亦不發病

鯢魚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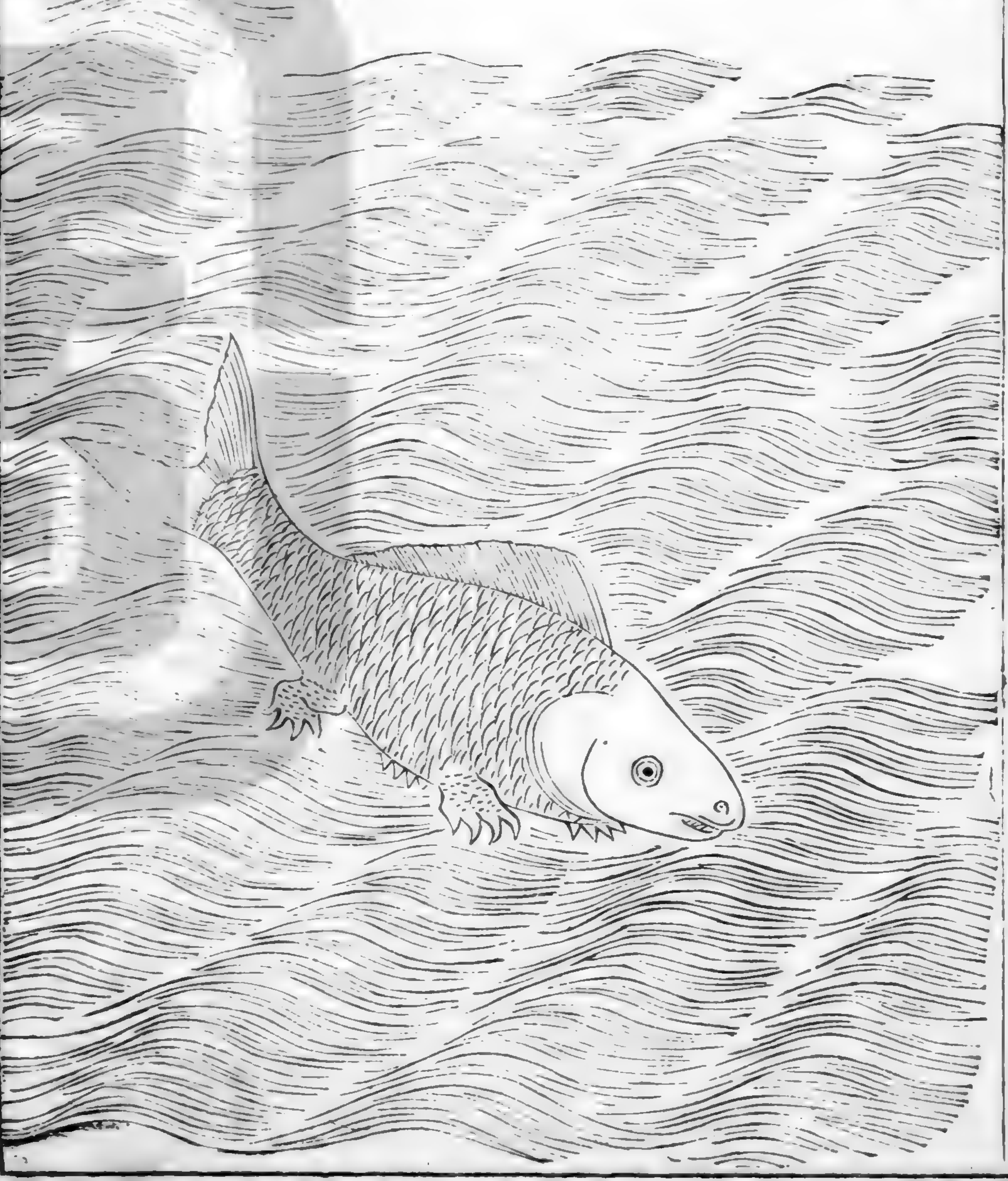
釋名

鰕（爾雅）　人魚（山海經）

鯑魚（山海經）　孩兒魚（山海經注）

魶魚（益部方物記）　鰨（本草綱目）

鯢魚圖



爾雅

釋魚

鯢大者謂之鰕

註　今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　疏　鯢雌鯨也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

山海經

北山經

龍侯之山決決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其中多人

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

郭曰鯑人魚卽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鮎爲鯑音啼　任臣按鯑魚鯢魚皆名人魚此則鯢魚也爾雅鯢大者謂之鰕又名孩兒魚

中山經

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洛其中多人魚

傅山厭染之水出於其陽而南流注於洛其中多人魚

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洛其中多人魚

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洛其中多鯑魚狀如盩蜼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滎其中多人魚

博雅

釋魚

魶鯢也竹頭也

水經注

伊水注

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卽鯢魚也

酉陽雜俎

食鯢魚法

峽中人食鯢魚縛樹上鞭至白汁出如構汗方可食不爾有毒也

臨海異物志

人魚

人魚似人長三尺餘不可食

益部方物記

魶魚

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有足能緣木其聲如兒啼蜀人養之

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緣木弗墜

本草綱目

鯑魚釋名

李時珍曰鯑聲如孩兒故有人魚孩兒魚諸名作鯷鮧者並非

集解

陶弘景曰人魚荊州臨沮青溪多有之似鯷而有四足其膏燃之不消耗秦始皇驪山冢中所用人膏是也寇宗奭曰鯑魚形微似獺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鮠相類嘗剖視之中有小蟹小魚小石數枚也李時珍曰孩兒魚有二種生江湖中形色皆如鮎鮠腹下翅形似足其顋頰軋軋音如兒啼卽鯑魚也一種生溪澗中形聲皆同但能上樹乃鯢魚也北山經云決水多人魚狀如鯢四足音如小兒食之無瘕疾又云休水北注於洛中多鯑魚狀如蟄蜼而長距足白而對食之無蠱疾可以禦兵按此二說前與陶合後與寇合蓋一物也今漁人網得以爲不利卽驚異而棄之蓋不知其可食如此也徐鉉稽神錄云謝仲玉者見一婦人出沒水中腰已下皆魚乃人魚也又徂異記云查道奉使高麗見海沙中一婦人肘後有紅鬛問之曰人魚也此二者乃名同物異

非鯑鯢也

氣味

甘有毒

主治

陶弘景曰食之無瘕疾

李時珍曰已蠱疾

鯢魚釋名

李時珍曰鯢即鯑魚之能上樹者俗云鮎魚上竿乃此也與海中鯨同名異物蜀人名魶秦人名鰨爾雅云大者曰鰕異物志云有魚之體以足行如鰕故名鰕陳藏器以此爲鱯魚欠考矣又云一名王鮪誤矣王鮪乃鱘魚也

集解

陳藏器曰鯢生山溪中似鮎有四足長尾能上樹大旱則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李時珍曰按郭璞云鯢魚似鮎四脚前脚似猴後脚似狗聲如兒啼大者長八九尺

氣味

甘有毒

主治

山海經云食之已疫疾

直省志書

澤州

山海經載人魚在太行之東北二百里凡記鯑魚鯢魚孩兒魚名鰨名魶能緣木聲如嬰兒今青羅河有之土人云聞雷則奔竄山谷

鯢魚部紀事

說苑雜言篇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按程太子韓詩外傳作程本疑太子二字卽本字之脫文也）

嶺表錄異記全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

貫一溪號爲靈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金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魶魚

泛舟錄宜興善權寺水洞時有四足鮎魚出游村夫或擊而食之

鯢魚部雜錄

異物志鯢魚有四足如龜而行疾有魚之體而以足行故曰鯢魚

北戸錄全義之西南有山曰盤龍山有乳洞乳洞有金沙龍盤魚皆四足修尾丹腹狀若守宮游泳水濱人莫敢犯按御覽云龍蟠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水有四足魚皆如龍形人殺之卽風雨也然唐韻云鰨魚各四足山海經云人魚如鯑魚四脚出丹洛二水有鯢大者謂之鰕爾雅注鯢似鮎四足聲似小兒但未

見言其可致風雨耳公路因思道書說五頭魚三足鹿皆神化所致不可以類而推也

白魚部彙考

釋名

触（古今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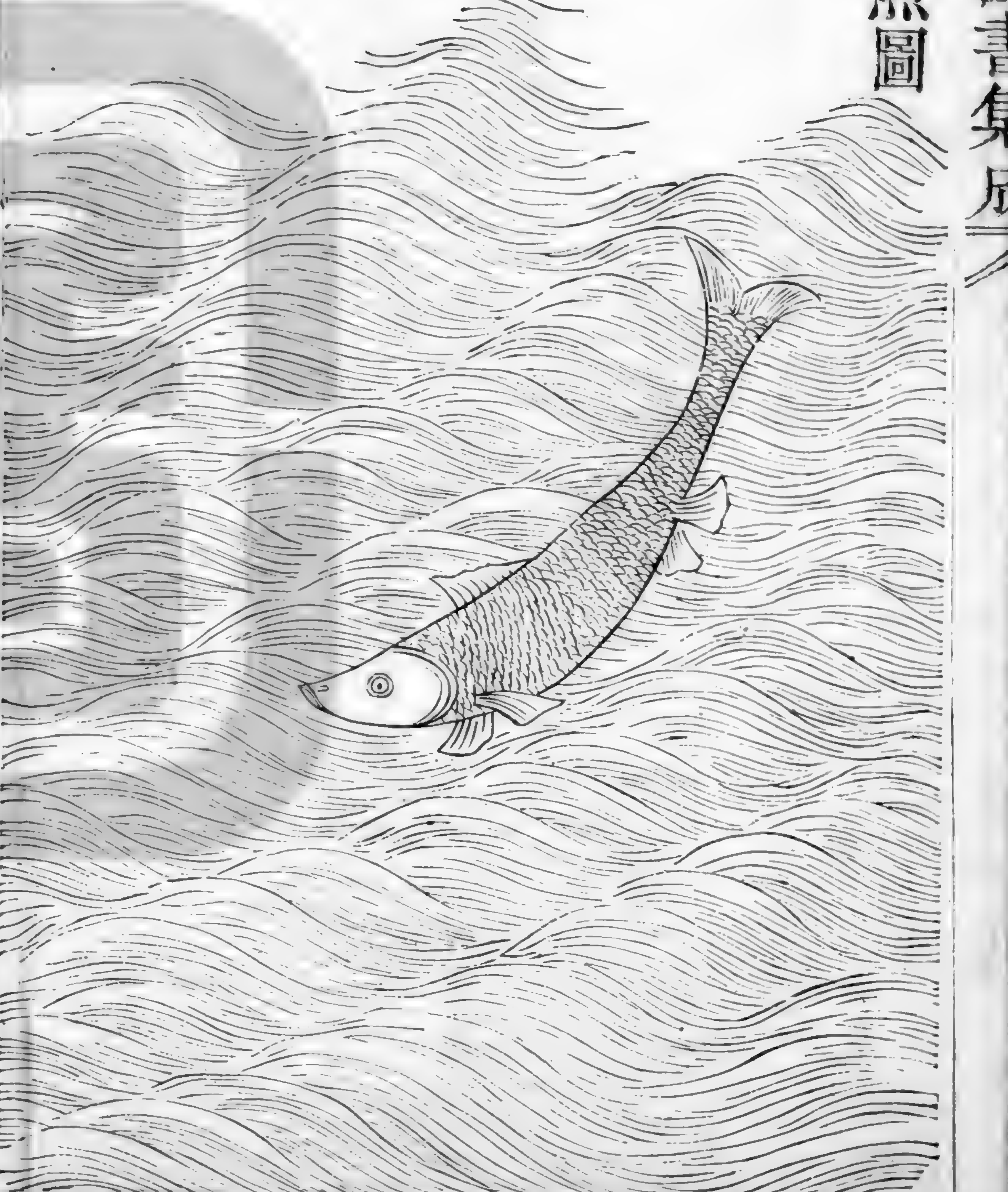
魧（古今注）

白萍（古今注）

鮊（本草綱目）

鱎（本草綱目）

白魚圖



古今注

鱻魚

白魚赤尾者曰觸一曰魧或云雌者曰白魚雄者曰觸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

齊民要術

炙法

釀炙白魚法白魚長二尺淨治勿破腹洗之竟破背以鹽之取肥子鴨一頭先治去骨細剉作鮓一升瓜葅五合魚醬汁三合薑橘各一合葱二合豉汁一合

和炙之令熟合取後背入著腹中炙之如常炙魚法微火炙半熟復以少苦酒雜魚醬豉汁更刷魚上便成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白魚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鯿魚刀鰶河魨外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

本草綱目

白魚釋名

李時珍曰白亦作鮊白者色也鱎者頭尾向上也

集解

劉翰曰生江湖中色白頭昂大者長六七尺李時珍曰鮊形窄腹扁鱗細頭尾俱向上肉中有細刺武王白魚入舟卽此

肉氣味

甘平無毒

孟詵曰鮮者宜和豉作羹雖不發病多食亦泥人經宿者勿食令人腹冷炙食亦少動氣或醃或糟藏皆

可食吳瑞曰多食生痰與棗同食患腰痛

肉主治

開寶曰開胃下氣去水氣令人肥健

食療曰助脾氣調五臟理十二經絡舒展不相及氣

日華曰治肝氣不足補肝明目助血脈灸瘡不發者作膾食之良患瘡癤人食之發膿

發明

李時珍曰白魚比他魚似可食亦能熱中發瘡所謂補肝明目調五臟理十二經絡者恐亦溢美之詞未足多信當以開寶注爲正

白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楚鮮白魚也

令以爾楚鮮隱釜沉糟價傾淮甸宜授傾淮別駕

白魚部藝文二（詩）

初食淮白魚詩　宋楊萬里

淮白須將淮水煑江南水煑正相違霜吹柳葉都落盡魚喫雪花方解肥醉臥糟丘名不惡下來鹽豉味全非饔人且莫供羊酪更買銀刀二尺圍

白魚部紀事

史記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註）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

竹書紀年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

而天下歸之

謝承後漢書陳蕃爲郡法曹吏正月朝見其主龔客有貢白魚於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由明府之德

晉書夏統傳統字仲御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統並弗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曰卿居海濱頗能水戲乎答曰可乃操柁正櫓折旋中流於是風波振駭俄而白魚跳入船中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

前凉錄金城太守胡勛叛張軌遣都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敵必解甲歸我矣勛請降軌宥之

水經注聖水出上谷東南流經大坊嶺下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有沙門釋惠珍者常尋之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爲二一穴漸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入經五六日方還不測短長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及人有採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

異苑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堰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塘水速竭若見巨鱗愼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可發明往尺水翕然而盡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剖而治之見胙所祭餘食充溢腸內須臾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於今猶名此湖爲五百陂

宋書符瑞志宋明帝太始二年十月己巳幸華林天淵池白魚躍入御舟

南齊書祥瑞志昇明三年世祖遣人詣宮亭湖廟還福船泊渚有白魚雙躍入船

南史何引傳初引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

隋書五行志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

溢射人皆溺死

冊府元龜天寶五載五月乙卯河東郡太守李知柔奏桑泉縣潘水修功德處有白魚引舟望宣付史館從之

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七月壬戌至益昌郡濟州於吉伯渡有雙白魚夾御舟而躍識者謂之兩隻飛龍焉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潁州汝陰郡土貢白魚

山南道江陵府江陵郡土貢白魚

幸蜀記咸康元年四月遊浣花龍舟綵舫十里綿亙自浣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間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宮

宋史高登傳登字彥先攝歸善令編管容州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於前

白魚部雜錄

避暑錄話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内海中水邊十餘日卽生其法取魚產子著菰蔣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既曝乾安得復生必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白魚部外編

列仙傳陵陽子明釣於溪得白龍子明解釣謝之後數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三年白龍來迎之

三吳記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

俱至素所持貲財以爲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因問素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吾所不幸故產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著衣服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踣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剌素斫斷之投江中女後別嫁

九江記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臥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爲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閑退故來相話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閑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閑退何詞保宗曰今世

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桓元之志耶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元盜國盜國未幾爲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爲誰答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也保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訣去及曉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驤首四望移時乃沒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爲元興元興二年十一月壬午桓元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元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受晉禪一如魚所言

異苑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東陽長山縣吏

李瑁義熙中遭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獨異志三峽錄云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之見一美女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高唐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曰旣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女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卽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

太平廣記唐元和初天水趙平原漢南有別墅嘗與書生彭城劉簡辭武威段齊眞詣無名湖捕魚爲鱠須臾獲魚數十頭內有一白魚長三尺餘鱗甲如素錦耀人目睛鬐鬣五色鮮明可愛劉與段曰此魚狀貌異常不可殺之平原曰子輩迂闊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畢忽見湖中有羣小兒俱著半臂白袴馳走水上叫嘯來往略無畏憚二客益懼復以白魚爲請平原不許之叱庖人曰速斫鱠來逡巡鱠至平原

及二客食方半風雷暴作霆震一聲湖面小兒脚下生白煙大風隨起二客覺氣候有變顧望三里內有一蘭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復下筯於時飛沙折木雨火相雜而下霆電掣拽天崩地坼二客惶駭相顧失色謂平原已爲虀粉矣俄頃雨霽二客奔詣鱠所見平原坐於地冥然已無知矣二客扶翼呼問之良久張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鱠盡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擲於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僕遂亾失所在經數月方歸平原詰其由云初

見青衫人於電火中嗔罵遂被領令負衣襆行僅十餘日至一處人物稠廣市肆駢雜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復至一繁會處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領入曠野中言曰汝隨我行已久得無困苦耶今與汝別因懷中取乾脯一脡與某云飢卽食之可達家也又曰爲我申意趙平原無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惡再犯之必無赦矣平原自此終身不釣魚

青魚部彙考

釋名

鱫魚（本草綱目）

圖缺

江東青魚

遯園居士魚品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鰣魚刀鱭河魨外有青魚類鱓而鱗微細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青亦作鯖以色名也大者名鱋魚

集解

蘇頌曰青魚生江湖閒南方多有北地時或有之取無時似鯇而背正青色南人多以作鮓古人所謂五侯鯖即此其頭中枕骨蒸令氣通曝乾狀如琥珀荊楚人煮拍作酒器梳篦甚佳舊註言可代琥珀者非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日華曰微毒服朮人忌之

肉主治

張鼎曰同韭白煑食治脚氣脚弱煩悶益氣力

開寶曰脚氣濕痹

鮓氣味

開寶曰與服石人相反

陶弘景曰不可合生胡荽生葵菜豆藿麥醬同食

頭中枕主治

開寶曰水磨服主心腹卒氣痛

日華曰治血氣心痛平水氣

李時珍曰作飲器解蠱毒

眼睛汁主治

開寶曰注目能夜視

膽

臘月收取陰乾

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開寶曰點暗目塗熱瘡

李時珍曰消赤目腫痛吐喉痹痰涎及魚骨鯁療惡瘡

發明

李時珍曰東方青色入通肝膽開竅於目用青魚膽以治目疾蓋取此義其治喉痹骨鯁則取漏泄係乎酸苦之義也

附方

乳蛾喉痹青魚膽含嚥

一方用汁灌鼻中取吐

萬氏用膽礬盛青魚膽中陰乾每用少許吹喉取吐

一方用朴硝代膽礬

赤目障翳青魚膽頻頻點之

一方加黃連海螵蛸末等分

龔氏易簡用黃連切片井水熬濃去滓待成膏入大青魚膽汁和就入片腦少許瓶收密封每日點之甚妙

一切障翳魚膽丸用青魚膽鯉魚膽青羊膽牛膽各半兩熊膽二錢半麝香少許石決明一兩爲末糊丸梧子大每空心茶下十丸（龍水論）

青魚部紀事

南史臨川靜惠王宏傳宏縱恣不悛奢侈過度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

虞悰傳悰遷祠部尚書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世說補秦檜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

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西湖志憲聖名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於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青魚部外編

廣異記唐天寶中荊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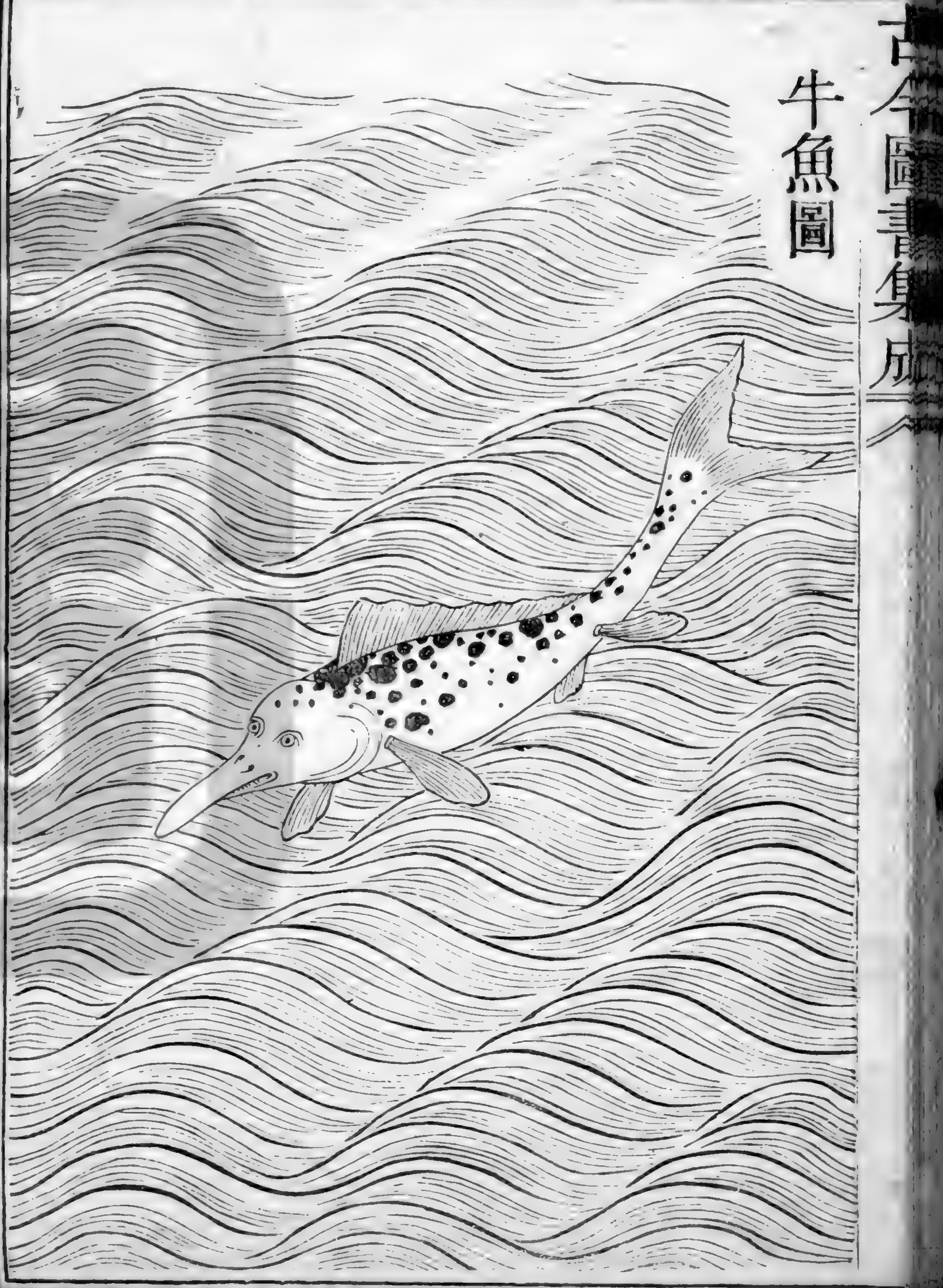
也

牛魚部彙考

釋名

引魚（本草綱目）

牛魚圖



博物志

牛體魚

東海有牛體魚其形狀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

臨海異物志

牛魚聲

牛魚形如犢子毛色青黃好眠臥人臨上及覺聲如大牛聞一里

本草綱目

集解

陳藏器曰生東海其頭似牛李時珍曰按一統志云牛魚出女直混同江大者長丈餘重三百斤無鱗骨其肉脂相間食之味長又異物志云南海有牛魚一名引魚重三四百斤狀如鱧無鱗骨背有斑文腹下青色知海潮肉味頗長觀二說則此亦鱏屬也鱏引聲亦相近

肉氣味

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六畜疫疾作乾脯爲末以水和灌鼻卽出黃涕亦可置病牛處令氣相熏

直省志書

肇慶府

牛魚出陽江海中牛首魚身魚尾肉似牛肉

正字通

釋𩵽

𩵽音牛魚名又音委義同按通雅曰牛魚北方之鮪

類也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爲歲占王易燕北錄曰牛魚觜長鱗鰒頭有肥骨重百斤卽南方鱏魚程大昌非之牛魚非必似魚物易地而少變則理有或然

牛魚部紀事

談苑契丹鴨綠水牛魚鰾製爲魚形婦人以綴面花

清波雜志顯仁上仙遣使告哀北虜時宗樞持節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餉金瀾酒二尊牛魚一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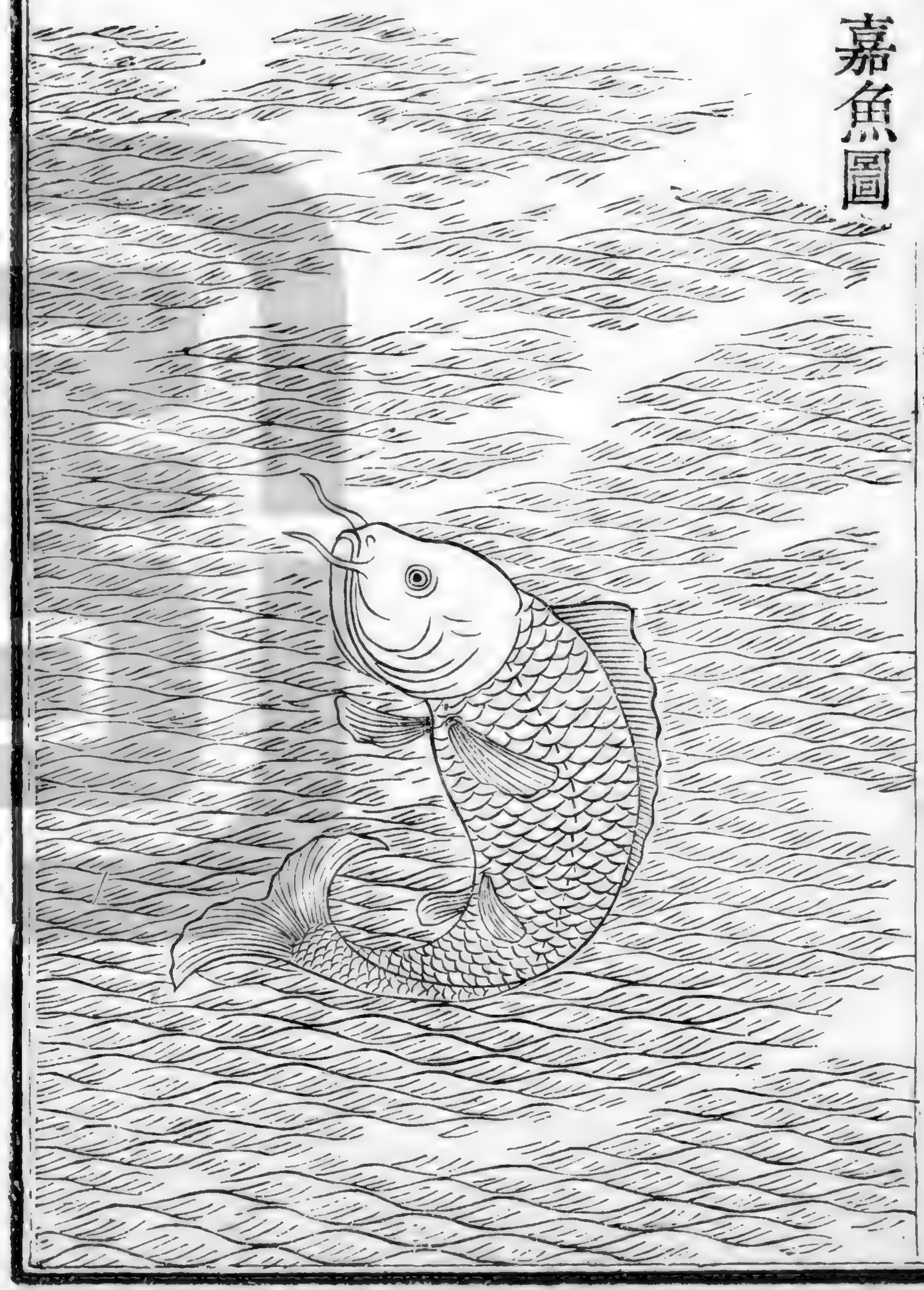
嘉魚部彙考

釋名

丙穴魚（酉陽雜俎）　鮇魚（本草綱目）

拙魚（本草綱目）

嘉魚圖



詩經

小雅嘉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正義）南方魚之善者（朱註）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大全）羅氏曰爾雅疏今楚篧也以竹爲之或以荆故謂之楚篧鄭氏曰樔今之撩罟也

酉陽雜俎

丙穴魚

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

益部方物記

嘉魚

丙穴在興州有大丙小丙山魚出石穴中今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左思所謂嘉魚出於丙穴中二丙之穴厥產嘉魚鯉質鱒鱗爲味珍腴

桂海蟲魚志

嘉魚

嘉魚狀如小鰣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火山人以爲鮓餉遠

埤雅

嘉魚

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于丙穴故南都賦云嘉魚出于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故曰丙也舊言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禮

曰魚去乙乙腸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也南有嘉魚烝然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也求賢之道如此而已爾雅曰罩謂之汕今之橑罟是也太平君子樂與賢者共之而所以求者上籠之如罩下橑之如汕此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

方輿勝覽

丙穴魚味

丙穴在巴郡明通縣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產嘉魚其出也止於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身長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鹽泉也

本草綱目

釋名

陳藏器曰左思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李善注云魚以丙日出穴或云穴向丙耳魚豈能擇日出入耶按抱朴子云燕避戊己鶴知夜半魚豈不知丙日乎

李時珍曰嘉美也杜甫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矣河陽呼爲穌魚言味美也蜀人呼爲拙魚言性鈍也

丙穴之說不一按文選注云丙穴在漢中沔縣北有二所常以三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水經云丙水出丙穴穴口向丙故名嘉魚常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黃鶴云蜀中丙穴甚多不獨漢中也嘉州雅州梁山大邑順政諸縣皆有丙穴嘉魚常以春末出游冬月入穴

集解

馬志曰嘉魚乃乳穴中小魚也常食乳水所以益人

李時珍曰按任豫益州記云嘉魚蜀郡處處有之狀似鯉而鱗細如鱒肉肥而美大者五六斤食乳泉出丙穴二三月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夔州志云嘉魚春社前出秋社後歸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味頗鹹食鹽泉故也劉恂嶺表錄云蒼梧戎縣江水日出嘉魚似鱒而肥美衆魚莫及每炙食以芭蕉隔火恐脂滴火中也又可爲脡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孟詵曰微有毒而味多珍美

肉主治

開寶曰食之令人肥健悅澤

陳藏器曰煮食治腎虛消渴勞瘦虛損

發明

馬志曰此魚食乳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於乳有似英鷄孟詵曰常於崖石下孔中食乳石沫故補益也

直省志書

肇慶府

嘉魚高要小湘峽至德慶有之性潔不入濁流居石潭中食苔冬月水清乃出食霧

嘉魚部藝文

南有嘉魚賦（以樂得賢者次用韻）

唐李蒙

惟帝王之應運孰無賢而能作雖道洽於唐虞尚翹翹於林壑彼嘉魚之發興實思賢而共樂蓋風俗之盛衰以廢興爲善惡惟魚在淵兮其跡惟深賢在野兮其道惟默植忠信以自保俟休明而觀國屬王度之淸夷復何求而不得然後爲衡爲衡是傚是則成天下之亹亹定衆人之惑惑國家化造往古政在求賢釣嘉魚於丙穴得奇士於茲川故開闢之功作之

於我太平之人匪降自天余是以知玉帛之禮至矣嘉魚之詩大焉若乃日旰而食思彼賢者念茲在茲誰與天下心不忘於寢處足流詠於風雅斯蓋嘉魚之義故可得而述也

嘉魚部紀事

水經注褒水又東南得丙水水口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

江水東右合陽元水口水口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東北流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初入穴抑亦褒漢丙穴之類也

陝西通志魚洞在鞏昌府兩當縣東四十里馬家寨

每歲暮春其中魚湧出不絕不知從何來即嘉魚與丙穴出者同

三三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十五卷目錄

竹魚部彙考

圖缺

嶺表錄異記（竹魚）

本草綱目（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肇慶府）

勒魚部彙考

勒魚圖

雅俗稽言（勒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鰓主治）

鰻鱺魚部彙考

鰻鱺魚圖
埤雅（鰻）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正誤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海鰻鱺集解　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山陰縣　餘姚縣　烏程縣）

鰻鱺魚部紀事

章魚部彙考

章魚圖
嶺表錄異記（章舉）
本草綱目（集解　氣味　主治）
閩書（別名望潮魚　石距）
直省志書（福州府　漳州府）

章魚部藝文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章魚部雜錄

金魚部彙考
金魚圖
考槃餘事（金魚品）
本草綱目（集解　附方　附丹魚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仁和縣）
金魚部藝文一
金魚賦　明王世貞
金魚部藝文二（詩）
金魚　明朱之蕃
金魚部紀事
金魚部雜錄
河豚魚部彙考
河豚魚圖
山海經（北山經）
爾雅翼（鯢）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肝及子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江寧府　瑞安縣）
正字通（釋鯢）

河豚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鯸鮧魚賦　張詠
河豚魚部藝文二詩
河豚魚詩　宋梅堯臣
河豚魚部紀事
河豚魚部雜錄
河豚魚部外編
河豚魚部彙考
江豚圖
爾雅（釋魚）
魏武四時食制（䱐鯆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肪主治）
直省志書（定海縣）
海豚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海豚魚部藝文二詩
江豚詩　宋孔武仲

海豚魚部紀事

海豚魚部雜錄

禽蟲典第一百四十五卷

竹魚部彙考

圖缺

嶺表錄異記

竹魚

竹魚出溪澗形如鱧魚大而少骨青黑色鱗下間以朱點鬣可翫或烹以爲羹臛肥而美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出桂林湘灕諸江中狀如青魚大而少骨刺色如竹色青翠可愛味如鱖魚肉爲廣南珍品

肉氣味

甘平無毒

肉主治

李時珍曰和中益氣除濕氣

直省志書

肇慶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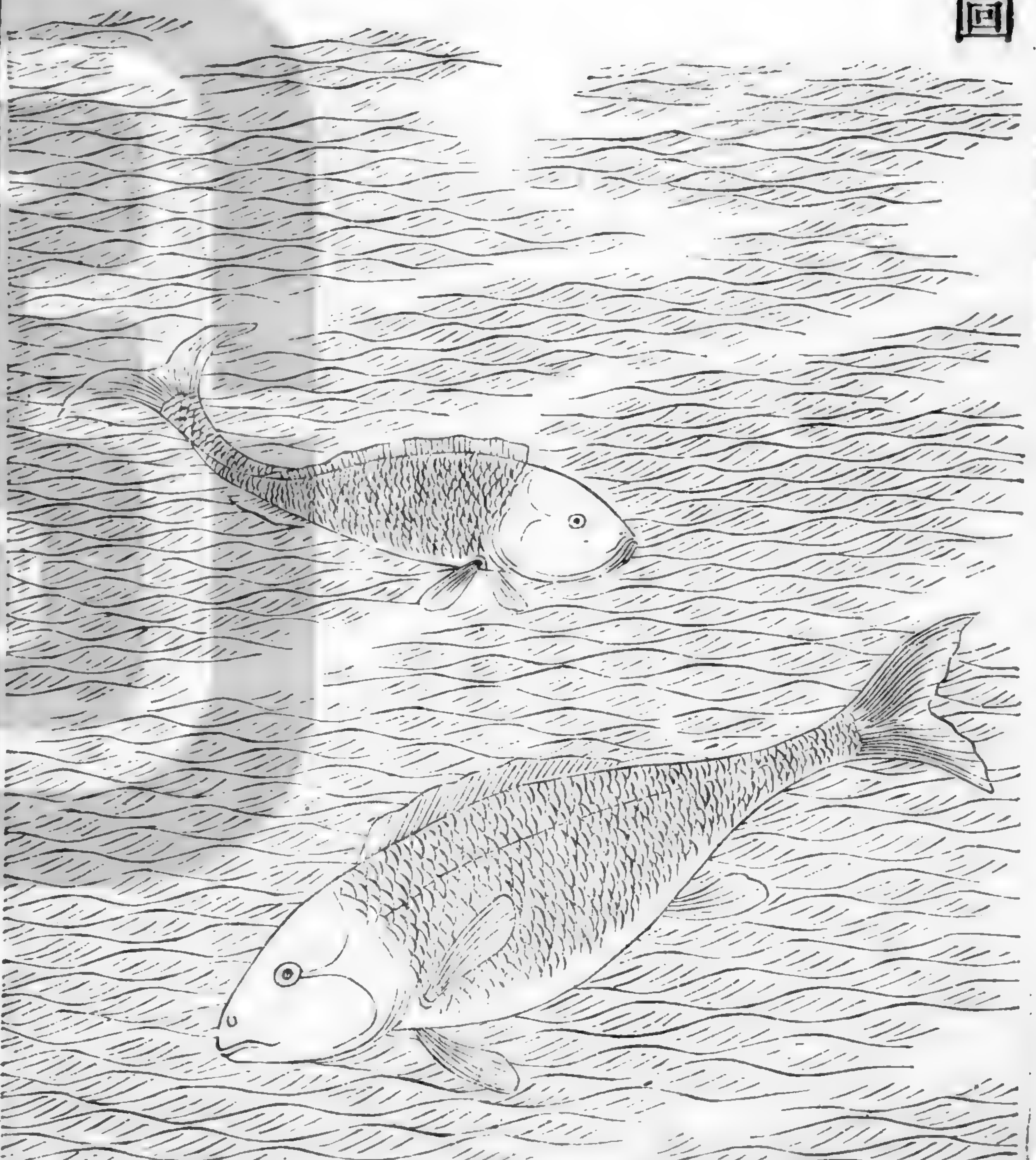
竹魚出封川形似魿色似竹葉身有青綠點

勒魚部彙考

釋名

雪映魚（雅俗稽言）

勒魚圖



雅俗稽言

勒魚

勒魚似鰣而小身薄骨細冬天出者名雪映魚味佳至夏則味減率以夏至前後以巨艘入海捕之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魚腹有硬刺勒人故名

集解

李時珍曰勒魚出東南海中以四月至漁人設網候

之聽水中有聲則魚至矣有一次二次三次乃止狀如鰣魚小者細鱗腹下有硬刺如鰣腹之刺頭上有骨合之如鶴喙形乾者謂之勒鯗吳人嗜之甜瓜生者用魚骨插蔕上一夜便熟石首鯗骨亦然

肉氣味

甘平無毒

肉主治

李時珍曰開胃暖中作鯗尤良

鰓主治

李時珍曰瘧疾以一寸入七寶飲酒水各半煎露一夜服（摘元方）

鰻鱺魚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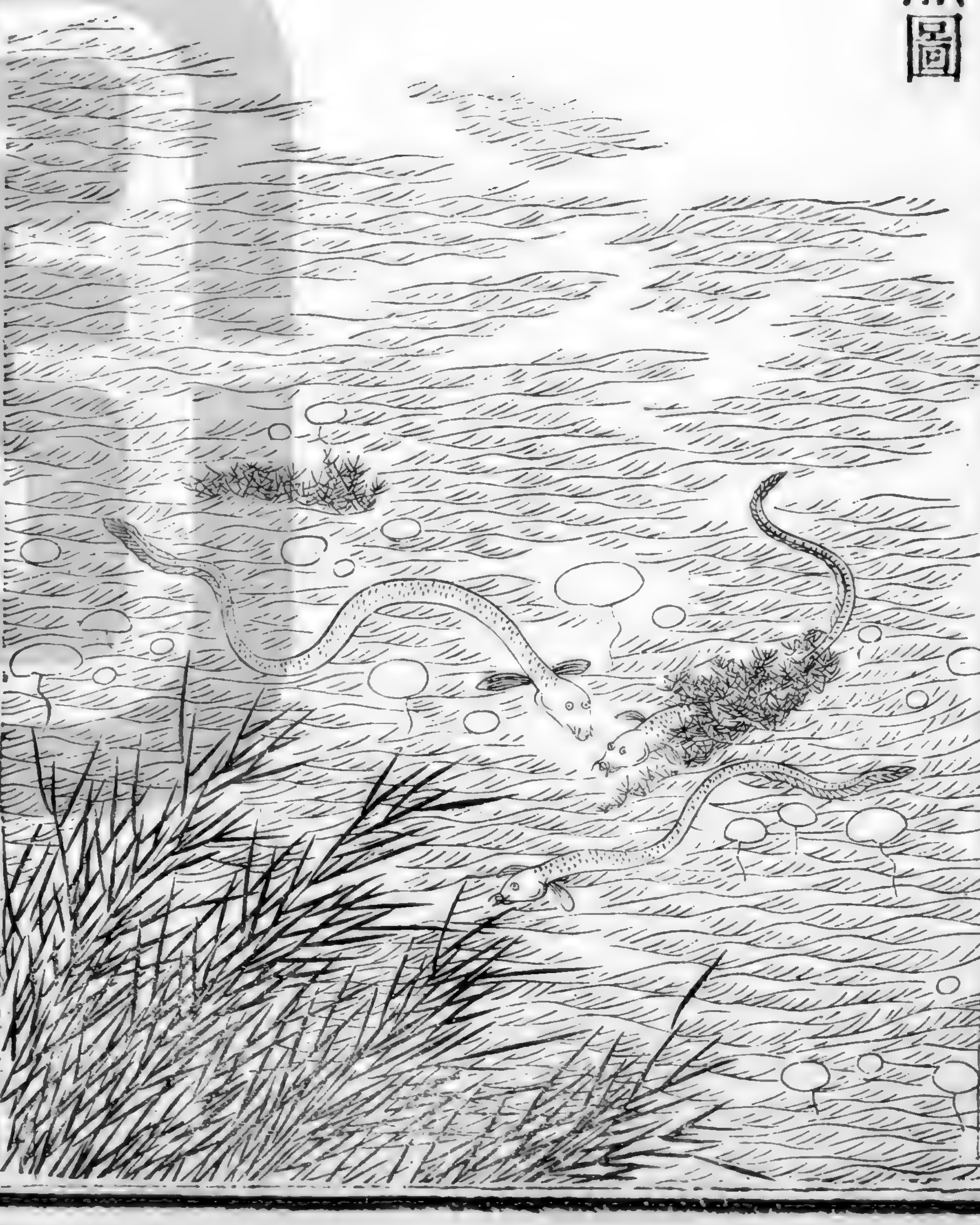
釋名

蛇魚（本草綱目）　白鱓（本草綱目）

金絲鰻鱺（本草綱目）　狗魚（本草綱目）

箭鰻（山陰縣志）　風鰻（山陰縣志）

鰻鱺魚圖



埤雅

鰻

鰻無鱗甲白腹似鱔而大青色焚其煙氣辟蠹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子趙辟公雜說云凡聒抱者鵂鷊鸛雀也影抱者黿鼈黿也有鰻鱺者以影漫於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鬣而生故謂之鰻鱺也一曰鮎亦產鰻蓋其乳子三分之二爲鮎其一鰻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鰻鱺舊注音漫黎按許愼說文鱺與鱧同趙辟公雜錄亦云此魚有雄無雌以影漫於鱧魚則其子皆附於鱧鬐而生故謂之鰻鱺與許說合當以鱧音爲正曰蛇魚曰白鱓象形也

集解

蘇頌曰所在有之似鱓而腹大青黃色云是蛟蜃之屬善攻江岸人酷畏之孟詵曰歙州溪潭中出一種背有五色文者頭似蝮蛇入藥最勝江河中難得五色者李時珍曰鰻鱺其狀如蛇背有肉鬣連尾無鱗有舌腹白大者長數尺脂膏最多背有黃脉者名金絲鰻鱺此魚善穿深穴非若蛟蜃之攻岸也或云鮎亦產鰻或云鰻與蛇通

正誤

陶弘景曰鰻鱺能緣樹食藤花蘇恭曰鯢魚能上樹鰻無足安能上樹耶謬說也

肉氣味

甘平有毒

孫思邈曰大溫陳士良曰寒寇宗奭曰動風吳瑞曰

腹下有黑斑者毒甚與銀杏同食患軟風汪機曰小者可食重四五斤及水行昂頭者不可食嘗見舟人食之七口皆死李時珍曰按夷堅續志云四目者殺人背有白點無鰓者不可食姙娠食之令胎有疾

主治

五痔瘡瘻殺諸蟲

孟詵曰痔瘻熏之蟲卽死殺諸蟲燒炙爲末空腹食三五度卽差

日華曰治惡瘡女人陰瘡蟲痒治傳尸疰氣勞損暖腰膝起陽

孟詵曰療濕腳氣腰腎閒濕風痹常如水洗以五味煑食甚補益患諸瘡瘻癧瘍風人宜長食之

李時珍曰治小兒疳勞及蟲心痛

張鼎曰婦人帶下療一切風瘙如蟲行又壓諸草石藥毒不能爲害

發明

蘇頌曰魚雖有毒以五味煑羹能補虛損及久病勞瘵李時珍曰鰻鱺所主諸病其功專在殺蟲去風耳

與蛇同類故主治近之稽神錄云有人病瘵相傳死者數人取病者置棺中棄於江以絕害流至金山漁人引起開視乃一女子猶活取置漁舍每以鰻鱺食之遂愈因爲漁人之妻張鼎云燒烟熏蚊令化爲水熏氈及屋舍竹木斷蛀蟲置骨於衣箱斷諸蠹觀此則別錄所謂能殺諸蟲之說益可證矣

附方

諸蟲心痛多吐清水鰻鱺淡煑飽食三五度卽差（外臺）

骨蒸勞瘦用鰻鱺二斤治淨酒二盞煑熟入鹽醋食之（聖惠）

腸風下蟲同上

一切惡瘡用蛇魚骨炙爲末入諸色膏藥中貼之外以紙護之（經驗）

海鰻鱺集解

日華曰生東海中類鰻鱺而大功用相同

同鰻鱺

氣味主治

日華曰治皮膚惡瘡疥疳䘌痔瘻

李時珍曰按李九華云狗魚暖而不補卽此

直省志書

山陰縣

鰻大者爲箭鰻八月最肥俗呼爲風鰻

鰻線鰻之初生者數寸瑩白如線產三江惟清明後十日有之味美鮮

餘姚縣

箭鰻產海壖其大如箭味甘美

烏程縣

鰻寄生烏鱧鬣上春深有細花卽鰻稍能遊泳卽脫去

鰻鱺魚部紀事

入越記飛來山巔有塔采絢甚華塔下有鰻井乃小石竅自唐以來神之謂鰻能時出祅祥近世不復見矣

夢溪筆談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嘗以劍剸之凡鰻出遊越中必

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稽神錄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瘦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卽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鰻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至今尚無恙

清異錄江南紫微郎熙載酷好鰻鱺庖人私語曰韓中書一命二鰻鱺

續明道雜志沈存中爲客話越州鰻井事曰初視見鰻上井時如常鰻鱺耳俄頃稍大已而緣柱而上大與柱等客曰啓內翰好麤鰻世謂無理誣人爲粗謾余亦數問人說鰻井亦信神異

金臺紀聞袁凱爲御史太祖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釋之名凱問之凱持兩端下之獄凱詭得風疾放歸田里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鱺何處尋得

一統志奉化縣靈濟泉深不盈尺中有九節鰻鱺禱雨獲之卽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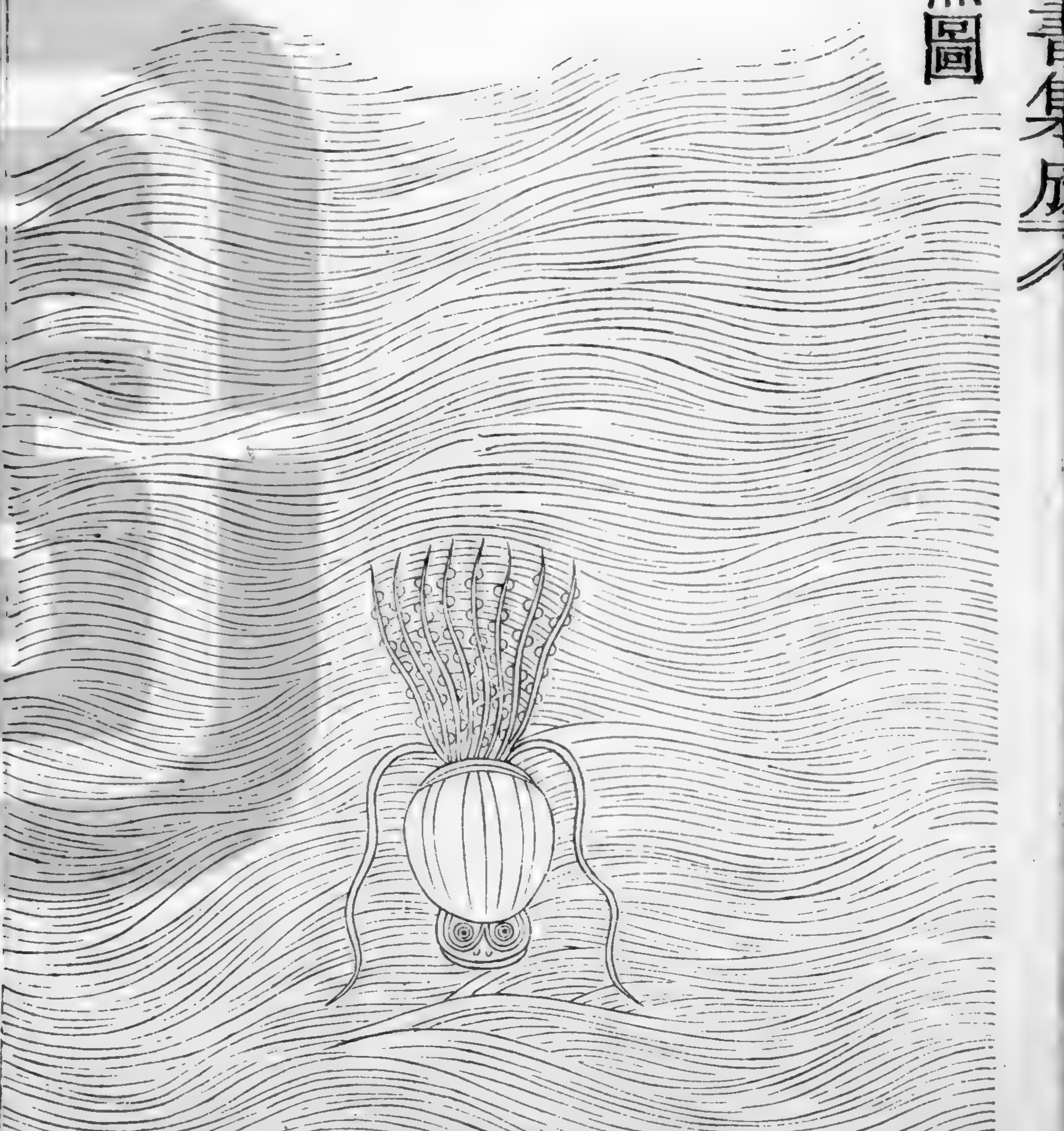
章魚部彙考（石距附）

釋名

章舉（嶺表錄異記）

望潮魚（閩書）

章魚圖



嶺表錄異記

章舉

章舉形如烏賊閩越間多采鮮者煜如水母以姜醋食之

石距乃章舉之類也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

本草綱目

集解

蘇頌曰章魚石距二物似烏賊而差大更珍好食品所重不入藥用李時珍曰章魚生南海形如烏賊而

大八足身上有肉閩粵人多採鮮者韓退之所謂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者也

氣味

甘鹹寒無毒

李時珍曰按李九華云章魚冷而不泄

主治

李時珍曰養血益氣

閩書

別名望潮魚

鱆魚一名望潮魚紫色腹圓有腹無頭頭在腹下多足而長皆環口上有圓文星聯凸起腹內有黃褐色質如卵黃有黑如烏鰂墨有白粒如大麥味皆美

石距

石距似章魚一名八帶大者至能食豬居石穴中人或取之能以足黏石拒人章舉一名紅舉味更珍好又有塗婆章舉別名似石距而帶短

直省志書

福州府

黃蠟鱆亦鮨也鱗金點差厚

漳州府

章魚卽韓昌黎所謂章舉其身圓其首八脚攢聚當中有口脚上有窩如臼歷歷成章囊中有黑膏及黃膏或結子如柑瓤俗呼爲飯行則手足向下身向上高舉而疾逝謂章舉者以此石距朝鮮人謂之八帶魚以此修貢脚長四五尺往往緣石拒人不知者空手探取則八脚夤緣而上纏身塞鼻不可解脫近海以竹梃探之俟衆脚皆緣衆梃然後總執而出其肉柔韌不如章舉爲脆

章魚部藝文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滄浪頭章舉也

令章丘大都督忠美侯滄浪頭隱浪邑奇入甌稱最可靈淵國上相無比公

章魚部雜錄

酉陽雜俎章舉每月三八則多

泉南雜志章魚清脆頗踰諸肴然其形酷似病瘂小兒臂指所切不堪寓目

閩部疏莆人於海味最重鱆魚卽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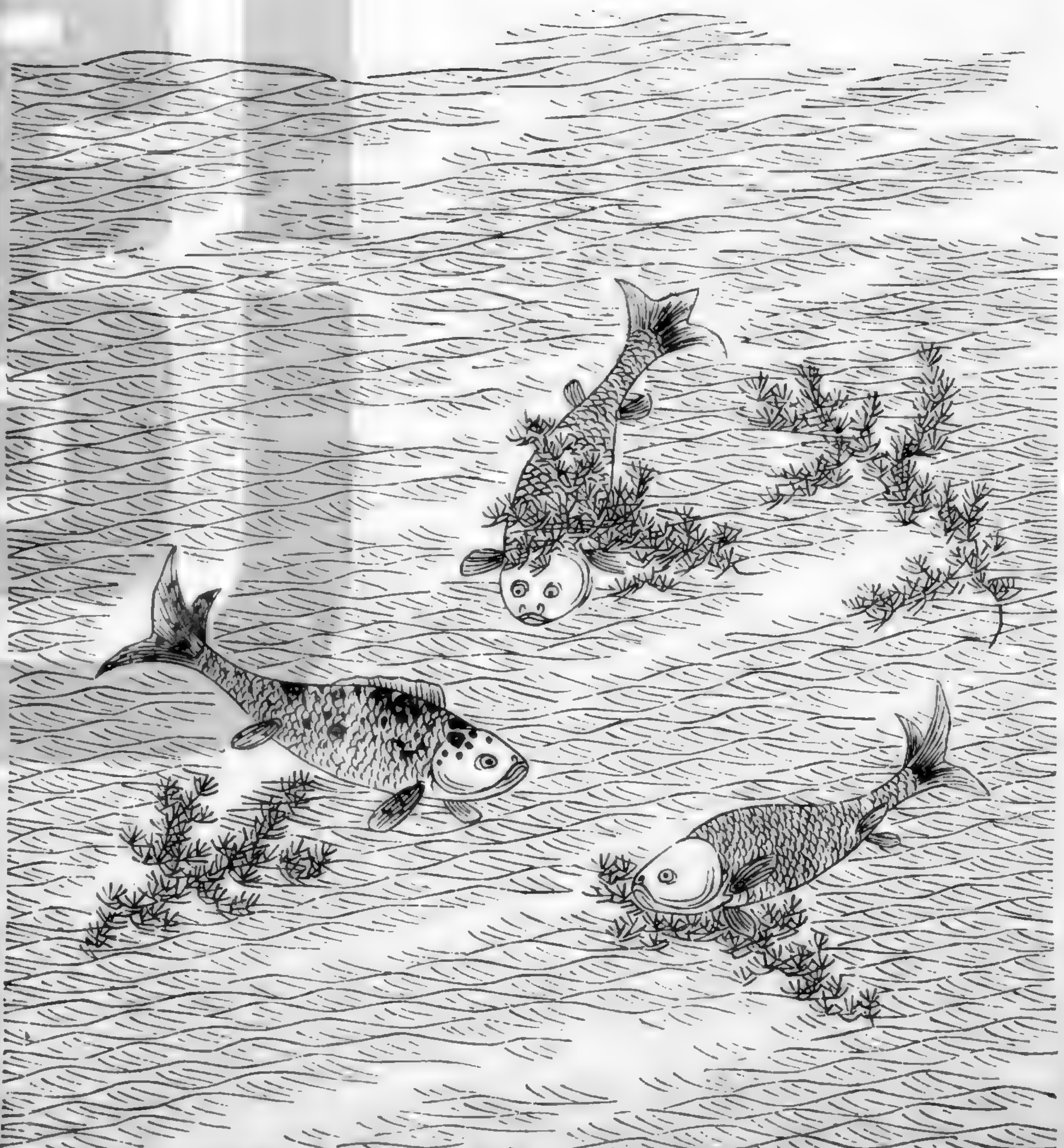
金魚部彙考

釋名

金鯽（本草綱目）

丹魚（附）（本草綱目）

金魚圖



考槃餘事

金魚品

嘗怪金魚之色相變幻遍考魚部卽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讀子虛賦有曰網玳瑁釣紫貝及魚藻洞置五色文魚因知其色相自來本異而金魚特揔名也顧品有姸媸而謂巧在配育者又不可盡非之也惟人好尚與時變遷初尚純紅純白繼尚金盔金鞍錦被及印紅頭裹頭紅連鰓紅首尾紅鶴頂紅若八卦若骰色又出贋偽繼尚黑眼雪眼硃眼紫眼瑪瑙眼

琥珀眼四紅至十二紅二六紅甚有所謂十二白及堆金砌玉落花流水隔斷紅塵蓮臺八瓣種種不一揔之隨意命名從無定顏者也至花魚俗子目爲癩不知神品都出自花魚將來變幻可勝記哉而紅頭種類竟屬庸板矣第眼雖貴於紅凸然必泥此無全魚矣乃紅忌黃白忌蠟又不可不鑑如水晶魚自是陂塘中物知魚者所不道也若三尾四尾品尾原係一種體材近滯而色都鮮豔可當具足第金管銀管廣陵新都姑蘇競珍之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金魚有鯉鯽鰍䱗數種鰍䱗尤難得獨金鯽耐久前古罕知惟博物志云出功婆塞江腦中有金蓋亦訛傳述異記載晉桓冲遊廬山見湖中有赤鱗魚即此也自宋始有蓄者今則處處人家養玩矣春末生子於草上好自吞啗亦易化生初出黑色久乃變紅又或變白者名銀魚亦有紅白黑斑相間無常者其肉味短而韌物類相感志云金魚食橄欖渣

肥皂水即死得白楊皮不生蝨又有丹魚不審即此類否今附於下

丹魚

按抱朴子云丹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嶺山入於汋水中出丹魚先夏至十夜伺之魚浮水側必有赤光上照若火割血塗足可以履水

肉氣味

甘鹹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久痢

附方

久痢禁口病勢欲死用金絲鯉魚一尾重一二斤者如常治淨用鹽醬葱心入胡椒末三四錢煑熟置病人前嗅之欲喫隨意連湯食一飽病即除根屢治有效（楊拱醫方摘要）

直省志書

仁和縣

盆魚有金玳瑁水晶藍其異品者若梅花點鶴頂

紅天地分之類名色甚衆不能盡識說者謂魚本傳沫而生即紅白二色雌雄相感而生花斑之魚以溪花魚與白魚相感而生翠色之魚又取蝦與魚感則魚尾酷類蝦至有三尾五尾者皆近時好事者所爲也明弘治以前蓋無之

金魚部藝文一

金魚賦

明王世貞

何水族之微淼承金儀之熠艴形表端乎帝符色徵緣於灼日冠蹙浪之瓊丙抱含書之丹乙鱗奕奕而垂錦沫霏霏而布瑟容與如泰彷徨如隘駢集如礌倏散如避乍遠乍近疑訢疑畏縱橫兮微颸之蕩朝霞浮湛兮鉤月之澹煙蘿衡穿兮綽約曳奪而渡銀河順流兮芙蓉折苞而委素波欲躍兮四觸鬣而皆隅將潛兮小罣尾而就游唼喋兮指萍苴充旦餔委

翳兮藉荇藻託宵居甘霖霈霂兮似有鐲白日黯黮兮竟焉舒從龍邁兮乘風好中獺忌兮幾不保江湖邈兮故鄉風雨淹兮中道念比目之傷折若刳腸而就槁幸脫身於鼎鼐敢辭羈乎盆洺鰍鱔迫兮自言親蚌羸狎兮忘匪倫交呴沫兮匹儔寄食息兮他人君不見兮南溟之巨鱗穢天津兮戞崑崙粻餘皇兮噏洪淪揚鬐甲兮恣膏肉龍伯逝兮緡不屬嗟生命兮在天汝何爲兮惆悵涸轍兮見憐清泠兮蒙放決兮蕩溔兮朗擕負滉瀁縱心調暢何莊惠之足論竟相忘于波浪辭曰款女麗罶芳其餌兮委身受紲中怖痗兮咫尺滳連隔千里兮凶吉樛伏曷終始兮譬彼吞舟制螻螘兮優哉游哉聊卒歲兮

金魚部藝文二一（詩）

金魚

明朱之蕃

誰染銀鱗琥珀濃光搖鬐鬣映芙蓉淸池躍處桃生
浪綠藻分開金在鎔丙穴靈源隨地湧離宮正色自
天鍾羣魚漫爾同游泳竚見飛空化赤龍

金魚部紀事

述異記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錢塘縣志日月眼魚與他魚種不同尤異者有梅花點鶴頂紅天地分之類宋以來始有蓄者蘇子瞻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不喻此意後倅錢塘從塔後觀金魚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因曰金鯽之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又詩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

散齋餘今園亭遍養玩矣

癸辛雜識趙節齋之父國公祖墓在括蒼青田以地本一蜀人所定約三年復來已而見者皆言其中有水當謀改厝啓之未畢而前人至見之曰水自有之無害也既啓穴水綠色以盞勺飲極甘撓之數四一金魚躍出擊殺之又撓之有二魚復擊其尾縱之曰當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復掩之後乃生景獻太子

畿輔通志魚藻池在順天府正陽門東南金故有魚藻池今曰金魚池池上有殿榜以瑤池殿之址今不可尋池泓然也居人界而塘之柳垂覆之歲種金魚以爲業魚之種深赤曰金瑩白曰銀雪質墨章赤質黃章曰瑇瑁其魚金貴乎其銀周之其魚銀貴乎其金周之而別以管若籠管者鬣下而尾上周其身者也籠者不及鬣周其尾者也魚有異種者有蝦種者種故善變飼以渠小蟲魚則白白則黃黃則赤無生而赤者天將雨魚拍拍出水面水底蒸如熱湯也歲穀雨後魚則市大者歸他池若沼小者歸盆若盎若

琉璃瓶可得旦夕遊活耳歲盛夏遊人攜罌飲此投餅餌唼呷有聲其大者銜餌竟去

江山縣志弘治初城南徐氏得金魚於烟蘿泉畜之沿數年黑雲俄起池水盡裂見一物蒼鱗赤鬣若麒麟然騰空冉冉而去

金魚部雜錄

桯史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曰我識南

屛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游宦紀聞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爲博戲昔有鬭禽未見有鬭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有之

河豚魚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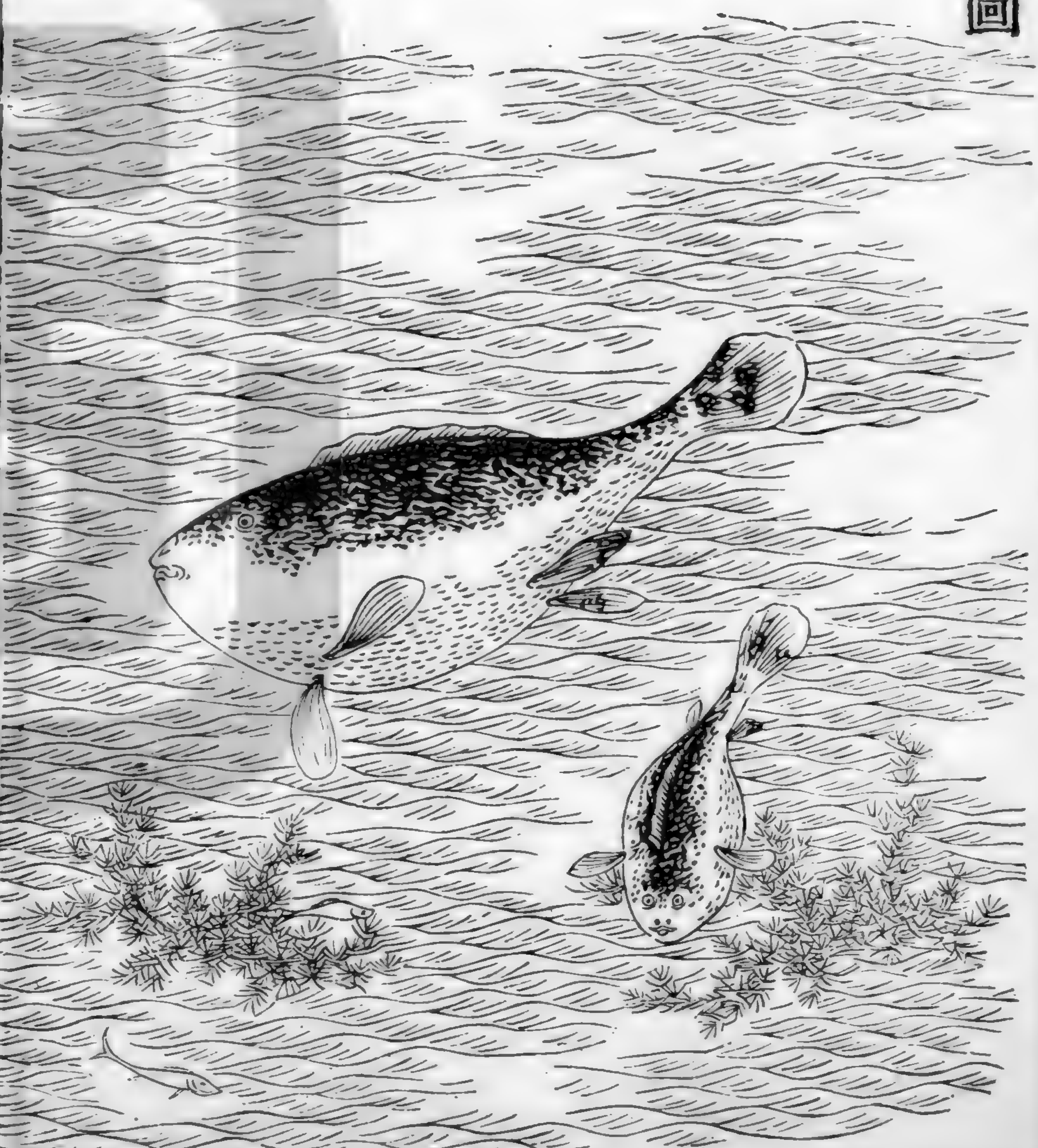
鮭（山海經）　𩵖（山海經）

鯢（爾雅翼）　鯸鮧魚（爾雅翼）

鰗鮧魚（爾雅翼）　吹肚魚（本草綱目）

氣包魚（本草綱目）

河豚魚圖



山海經

北山經

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爲河源其中多赤鮭

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於鴈門之水其中多鰤鰤之魚食之殺人

爾雅翼

鯢

鯢今之河豚狀如科斗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眼

能開能閉觸物輒嗔腹張如鞠浮於水上一名嗔魚今人取之者亦多作鐵須如理絮鈀至水中觸而浮則取之或云以橄欖木爲棹撥著魚皆浮出此其性之所畏也味至美然有毒獺及大魚不敢啖也烹者必覆蓋蒙密忌炲煤落其中雜以橄欖荻牙煮之令過熟其腹無膽頭無腮故肝最毒舊言心肝及頭毒於野葛又云肝及子入口爛舌入腹爛腸今浙人習之者亦不甚忌正爾啖之耳大抵海中有大毒江中者次之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來每三頭相從號爲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衿言烹和所用多也今江陰得之最早率以冬至日輒有之故說者解易信及豚魚或以爲卽此物蓋中孚十一月冬至之卦此魚應之而來是信之著者也鯢又作鮭鮭音如鰇浙人所常御故有鮭菜鮭珍之語又一名鯸鮐吳都賦所謂王鮪鯸鮐者其音如胎魯頌所謂黃耇台背未必不謂老人背若此魚邑亦猶黎老之如凍梨耳然昔或謂此魚爲鯸鮧魚又謂之鵜夷魚則與今之鰸魚所謂鮧者相亂蓋鰸魚之鮧亦有題夷二音故也是以

漢書貨殖傳鮐鮆千斤說者讀鮐爲夷顏監以爲非唯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但解爲海魚則顏之意當謂此河豚不欲音夷與彼鰸相類耳鹽鐵論萊黃之鮐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豚言其味美也鯸鮧狀其形醜也鯢謂其體圓也吹肚氣包象其嗔脹也北山經云名𩶘魚音沛

集解

馬志曰河豚江淮河海皆有之陳藏器曰腹白背有赤道如印目能開闔觸物卽嗔怒腹脹如氣毬浮起故人以物撩而取之李時珍曰今吳越最多狀如蝌斗大者尺餘背色青白有黃縷又無鱗無腮無膽腹下白而不光率以三頭相從爲一部彼人春月甚珍貴之尤重其腹腴呼爲西施乳按雷公炮炙論云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狗膽塗之復當榮盛陶覽云河豚魚雖小而獺及大魚不敢啖之則不惟毒人又能毒

物也王充論衡云萬物含太陽火氣而生者皆有毒在魚則鮭與鯸鮧故鮭肝死人鯸鮧螫人

氣味

甘溫無毒

寇宗奭曰河豚有大毒而云無毒何也味雖珍美修治失法食之殺人厚生者宜遠之陳藏器曰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煑之不可近鍋當以物懸之李時珍曰煑忌煤炲落中與荊芥菊花桔梗甘草附子烏頭相反宜荻笋蔞蒿禿菜畏橄欖甘蔗蘆根糞汁陶九成輟耕錄凡食河豚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犯荊芥二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河豚子必不可食曾以水浸之一夜大如芡實也世傳中其毒者以至寶丹或橄欖及龍腦浸水皆可解復得一方惟以槐花微炒與乾胭脂等分同搗粉水調灌之大妙又按物類相感志言凡煑河豚用荊芥同煑五七沸換水則無毒二說似相反得非河豚之毒入於荊芥耶寧從陶說庶不致悔也

主治

開寶曰補虛去濕氣理腰脚去痔疾殺蟲

王宿本草曰伏硇砂

肝及子氣味

有大毒

陳藏器曰入口爛舌入腹爛腸無藥可解惟橄欖木魚茗木蘆根烏蓲草根煮汁可解李時珍曰吳人言其血有毒脂令舌麻子令腹脹眼令目花有油麻子脹眼睛花之語而江陰人鹽其子糟其白埋過治食此俚言所謂拚命喫河豚者耶

主治

李時珍曰疥癬虫瘡用子同蜈蚣燒研香油調搽之

直省志書

江寧府

魚之美者其次爲河豘形醜而性易怒顧獨愛五色綵縷漁者繫綵縷以鉤沉數十丈之下豘見綵縷羣趨之鉤纔著皮輒勃然怒腹膨脝反白上浮水面矣捕者手拾而擲船中燕尾者獨眼者膈而不熟與其

子未經鹽淹者若血滌除未淨屋上塵墮者食之能殺人解之用蘆筍或橄欖甘蔗或曰鴨卵生啗之良

瑞安縣

黃駒俗名烏郎吳人呼爲河豚

正字通

釋鯢

鯢河豚別名通雅曰鯸鮔鯢鮐鮭皆今之河豚亦曰烏郎亦曰探魚

河豚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河豚名黃鷹可

令黃鷹可澤嫩可貴然失於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爲爾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

鯸鮧魚賦（有序）

張詠

太平甲申歲余知邑罷歸浮江而北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移晷不藏舟人曰此嗔魚也觸物即怒多爲鴟鳥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鯸鮧魚耳因

而賦此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

鴻濛積氣化生品類順天者自得美名逆天者謂之凶器天亦不問任性而已鯸鮧微物江漢有諸性本多怒俗號嗔魚其或天晴日暖風微氣和鱗者介者潛泳江波被大君之惠化共委委而佗佗鯸鮧憤悱迎流獨逝偶物一觸厥怒四起膨欲裂腹不顧天地浮於水上半日未已物或蕩觸怒亦復始意謂天昊曠越不與我遣大江之西流神龍俛默不與我禁水族之勿游何巨魚之矯首何靈龍之縮頭何稱義於比目何爲祥之躍舟此類可怒其甚衆使我卒歲之沈憂有若世之小人兮才荒性昇謂道德不可以稱據謂仁義不可以取資咸呼志狂而識昧獨謂量絕乎天維含妒泄憤冥眸自欺觸藩增咎至死莫知尤恐鯸鮧之遷怒憎此善譬之非宜嗚呼造化不能移爾之性萬類不能與爾之競雖海有納亦物之病乃爲辭曰鯸鮧褊僻常蘊怒邑性不我移仁者爾惜殊不知老飛鳶伺隙翩翾鼓翼啄腹爲食其怒方息鳶非爾賊自貽伊戚者也

河豚魚部藝文二　詩

河豚魚詩

宋梅堯臣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
炮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
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
吾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

河豚魚部紀事

雲溪友議平曾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館則李珪郎中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采擇書記薛重評事皆遠從公可謂蓮幕之盛矣會每與諸公評論則言笑彌日侍於相公則輕佻無所畏怵遂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峰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踰旬又獻鯸鮧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鷂鳶

所獲奈鲂鱮之笑何相公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伯彥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采投贄者無出於會會有過忤不至深罪乃知相公之用心也

錄異記鯸鮧魚文斑如虎俗云煑之不熟食之必死相傳以爲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虧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爲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爲妻族所陵云毆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聞繋狴牢以俟王命吳生親族懼赦命到必有明刑爲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鯸鮧魚以陷之冀其獄中自斃吳生食之無苦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子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凡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陷數四不能爲害此其命歟

宋史張根傳根字知常以朝散大夫終於家性至孝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

聞見後錄經筵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呂元明問其味曰直那一死

楓牕小牘東坡謂食河豚值得一死余過平江姻家張諫院言南來無他快事秪學得手煑河豚耳須臾烹煑對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見顧俱起延款爲猫翻盆犬復佐食頃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奪兩人於猫犬之口也乃汴中食店以假河豚餉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河豚魚部雜錄

酉陽雜俎鯸鮧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

六一詩話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鰕河豚嘗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爲羮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

遂爲絕唱

石林詩話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啖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數稍流入於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談苑河豚瞑目切齒其狀可惡不中度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海水淨洗換海水浸之暴於日中以重物壓其上須候四日乃去所壓之物傳之以鹽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則肉猶活也太守李嘗以三日去所壓之物俄頃肉自盆中躍出乃知淪之不熟眞能殺人也

明道雜志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有毒

能殺人中毒則覺脹亟取不潔食乃可解不爾必死余時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煑亦無法但用蔞蒿荻笋菘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菘以滲其膏耳而未嘗見死者或云土人習之故不傷是大不然蘇子瞻是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州人作倅河豚出時每日食之二人了無所覺但愛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五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贊子瞻但云據其味眞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精要余在眞州會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鮰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鮰而過之又鮰無脂腴也晁無咎謂味似鰻鱺而肉差緊多食不令人逆此魚出時必成羣一網取數十初出時雖其鄉亦甚貴重在仲春間吳人會客無此魚則非盛會其美尤宜再溫吳人多晨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以進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大粟浸之經宿大如彈丸

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論此直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丁鷺吳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風非因食魚

補筆談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為深戒據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腳腰因本草有此說人遂信以為無毒食之不疑此甚誤也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鰞魚亦謂之鮠魚非人所嗜者江浙間謂之鮰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鯸鮧魚本草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為鮠魚吹肚魚此乃是鯸鮧魚或曰胡鮧魚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為註大誤矣日華子稱又名鰞魚此却非也蓋差互解之耳鯢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鯢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脹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為柵待羣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至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水上漁人

乃接取之

輟耕録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頰常怒氣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眞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羮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爲禮腹中之腴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鱭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蟛蜞螯名曰鸚哥嘴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鯸鮔魨也背青腹白觸物卽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魨

河豚魚部外編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

海豚魚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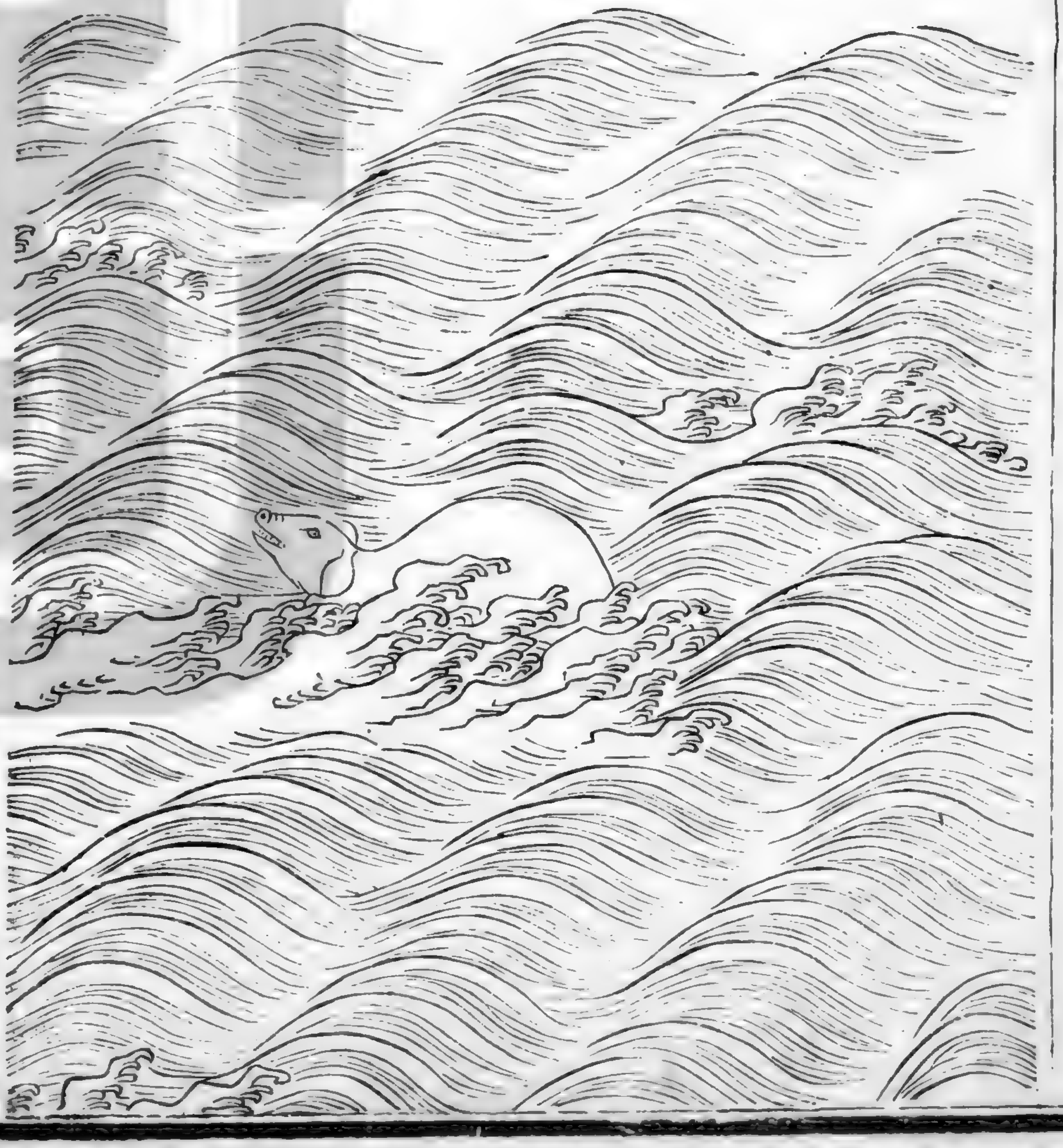
鱀（爾雅） 是鱁（爾雅）

𩶉䱐魚（魏武四時食制） 海豨（本草綱目）

江豚（本草綱目） 水豬（本草綱目）

饞魚（本草綱目） 江豬（本草綱目）

江豚圖



爾雅

釋魚

鱀是鱁

（註）鱀鯌屬也體似鱏尾如鯯魚大腹喙小銳而長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餘江中多有之（疏）鱀一名是鱁鯌之屬也云體似鱏者字林云鱏長鼻魚也重千斤傳曰伯牙鼓琴鱏魚出聽是也鱀魚之體似之也云尾如鯯魚者說文云鯯魚名出樂浪潘

國一曰鯆魚江東有兩乳今鱀魚之尾如鯆魚之尾故云尾如鯆魚也云大腹以下者時驗而言也

魏武四時食制

鯆魮魚

鯆魮魚黑色大如百斤豬黃肥不可食數枚相隨一浮一沉一名敷常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海豚江豚皆因形命名郭璞賦海狶江豚是也魏武食制謂之鯆魮南方異物志謂之水豬又名饞魚謂其多涎也

集解

陳藏器曰海豚生海中候風潮出沒形如豚鼻在腦上作聲噴水直上百數爲羣其子如蠡魚子數萬隨母而行人取子繫水中其母自來就而取之江豚生江中狀如海豚而小出沒水上舟人候之占風其中有曲脂點燈照樗蒱卽明照讀書工作卽暗俗言懶婦所化也李時珍曰其狀大如數百斤豬形色青黑

如鮎魚有兩乳有雌雄類人數枚同行一浮一沒謂之拜風其骨硬其肉肥不中食其膏最多和石灰艌船良

肉氣味

鹹腥味如水牛肉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飛尸蠱毒瘴瘧作脯食之

肪主治

陳藏器曰摩惡瘡疥癬痔瘻犬馬瘑疥殺蟲

直省志書

定海縣

江豚形似豬一名大白

海豚魚部藝文一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屯江小尉江豘也

令惟爾屯江小尉漁工得雋亦號甘肥宜授追風試湯波太守

海豚魚部藝文二　詩

江豚詩　　宋孔武仲

黑者江豚白者白鱀狀異名殊同宅大水淵有羣魚掠以肥已是謂小害顧有可喜大川夷平縞素不起兩兩出沒矜其頰巤若俛若仰若躍若跪舟人相語驚瀾將作亟入灣浦踣檣布筰俄頃風至簸山搖岳浪如車輪氛霧相薄舟人燕安如在城郭先事而告昭哉爾功鰐啗牛馬頭黿象龍暴殄天物安得爾同於人無害所欲易充暴露形體告人以忠又多膏油

以助汝工江湖下貧機杼以農烏鵲知風商羊識雨大厦之下風雨何苦豈知舟航方在積險以爾占天著蔡之驗古之報祭不遺微蟲孰揚爾烈登薦蜡宮世不爾好復惟爾惡我作此歌爲昭其故

海豚魚部紀事

述異記在南有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爲姑所溺而死化爲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

開元天寶遺事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饞魚燈

中山詩話王元之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又曰飱啗蝦魚頗肥腯

丹徒縣志江豚生江中狀如豚其脂能逆風延熾明萬曆間兵部檄取以爲火攻具而黠甚竟不可餌也

海豚魚部雜錄

岳陽風土記江上漁人取江豚冬深水落視其絕沒處布網圍而取之無不獲或用鉤釣若鉤中喉吻雖巨綸亦掣斷或挂牙齒間則隨上下惟人所制略不頓掣然至腥臭不可近惟取脂油以供點照土人間有能食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四十六卷目錄

魚師部彙考
圖缺
山海經（北山經）
本草綱目（集解）
魚虎部彙考
魚虎圖
述異記（虎魚）

臨海水土記（土奴魚）
倦游雜錄（泡魚）
本草綱目（集解　氣味）

魚虎部紀事

海鷂魚部彙考

海鷂魚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齒無毒主治　尾有毒主治）
直省志書（寧波府）
正字通（釋鱝）

文鰩魚部彙考

文鰩魚圖
山海經（西山經　中山經）
呂氏春秋（本味）
林邑記（飛魚）
酉陽雜俎（飛魚）
爾雅翼（鰩）
本草綱目（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閩書（緋魚）

文鰩魚部藝文一
鰩魚贊　晉郭璞
文鰩魚部藝文二（詩）
飛魚　明孫作
文鰩魚部紀事
文鰩魚部外編
石鮅魚部彙考
石鮅魚圖
本草綱目（集解　氣味　主治）

黃鯝魚部彙考
黃鯝魚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油主治）
比目魚部彙考
比目魚圖
爾雅（釋地）
臨海異物志（婢屣魚）
臨海水土記（奴屩魚）
爾雅翼（比目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瑞安縣　福州府）
正字通（釋鰈）

比目魚部藝文

比目魚賛　晉郭璞

比目魚部紀事

比目魚部雜錄

烏賊魚部彙考

烏賊魚圖
古今注（別名）
酉陽雜俎（廣動植）
嶺表錄異記（烏賊魚）
物類相感志（烏賊小有時）
埤雅（烏鰂）
爾雅翼（烏鰂）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骨　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正誤）
附方
直省志書（福州府）

烏賊魚部藝文

水族加恩簿　宋毛勝

烏賊魚部紀事

烏賊魚部雜錄

禽蟲典第一百四十六卷

魚師部彙考

釋名

師魚（山海經）　鰤（本草綱目）

圖缺

山海經

北山經

饒山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陳藏器諸魚注云魚師大者有毒殺人今無識者但唐韻云鰤老魚也山海經云歷虢之水有師魚食之殺人其即此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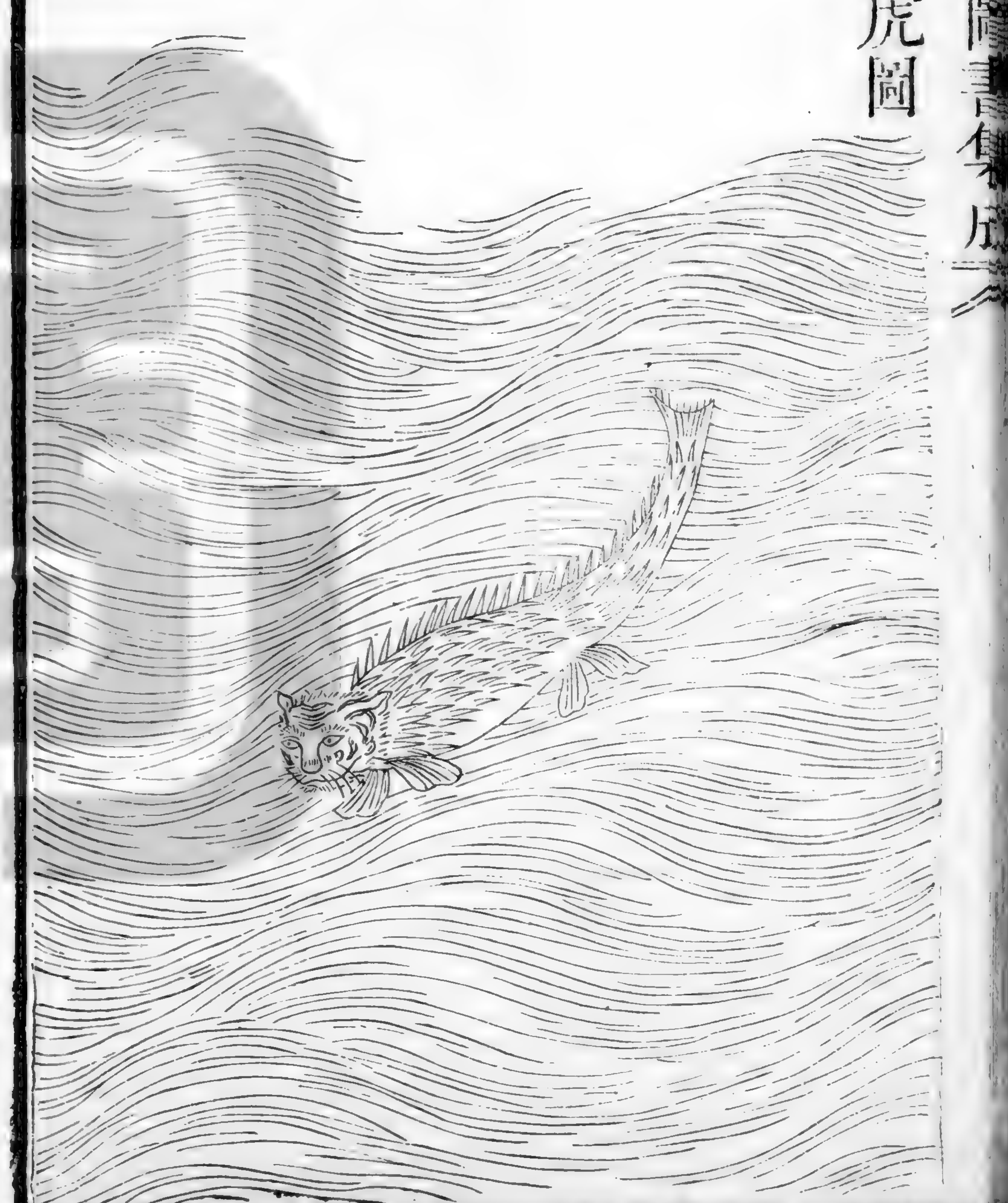
魚虎部彙考

釋名

虎魚（述異記）　土奴魚（臨海水土記）

泡魚（倦游雜錄）

魚虎圖



述異記

虎魚

虎魚老者爲蛟

臨海水土記

土奴魚

土奴魚頭上如虎有刺螫人

倦游雜錄

泡魚

嶺南海魚之異者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豬

本草綱目

集解

陳藏器曰生南海頭如虎背皮如猬有刺著人如蛇咬亦有變爲虎者李時珍曰按倦游錄云海中泡魚大如斗身有刺如猬能化爲豪豬此卽魚虎也

氣味

有毒

魚虎部紀事

夢溪筆談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此物卽虎頭鯊也能變虎

海鷂魚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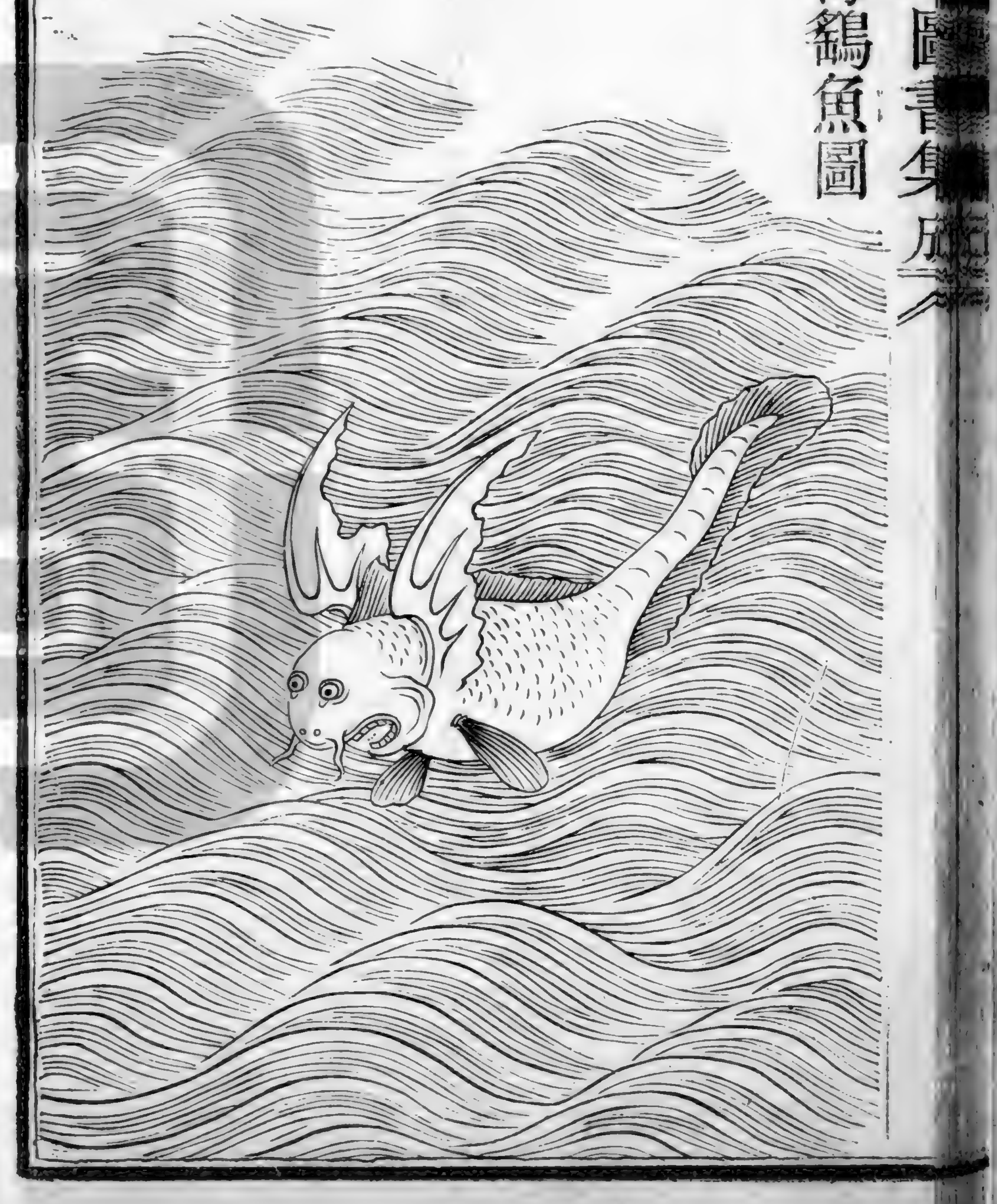
少陽魚（亦作邵陽本草綱目） 荷魚（本草綱目）

鱝魚（本草綱目） 鯆魮魚（本草綱目）

蕃踰魚（本草綱目） 石蠣（本草綱目）

魺（正字通）

海鷂魚圖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海鷂象形少陽荷魚並言形色也鱝魚鯆魮魚蕃蹹魚石蠣義莫詳

集解

陳藏器曰生東海形似鷂有肉翅能飛上石頭齒如石版尾有大毒逢物以尾撥而食之其尾刺人甚者至死候人尿處釘之令人陰腫痛拔去乃愈海人被刺毒者以魚扈竹及海獺皮解之又有鼠尾魚地青

魚並生南海總有肉翅刺在尾中食肉去刺李時珍曰海中頗多江湖亦時有之狀如盤及荷葉大者圍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腹下目在額上尾長有節螫人甚毒皮色肉味俱同鮎魚肉內皆骨節節聯比脆軟可食吳人腊之魏武食制云蕃蹹魚大者如箕尾長數尺是矣嶺表錄異云鷂子魚嘴形如鷂肉翅無鱗色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濤即乘風飛於海上此亦海鷂之類也

肉氣味

甘鹹平無毒

李時珍曰有小毒

主治

陶弘景曰不益人

甯源曰男子白濁膏淋玉莖澀痛

齒無毒主治

陳藏器曰瘴瘧燒黑研末酒服二錢匕

尾有毒主治

陶弘景曰齒痛

直省志書

寧波府

地青魚尾有刺甚長色白者曰地白與魟相類又名邵洋魚鼠尾魚

正字通

釋鱝

鱝音憤魚形如大荷葉韻書作魺魚或曰鯆魮魚隨其方俗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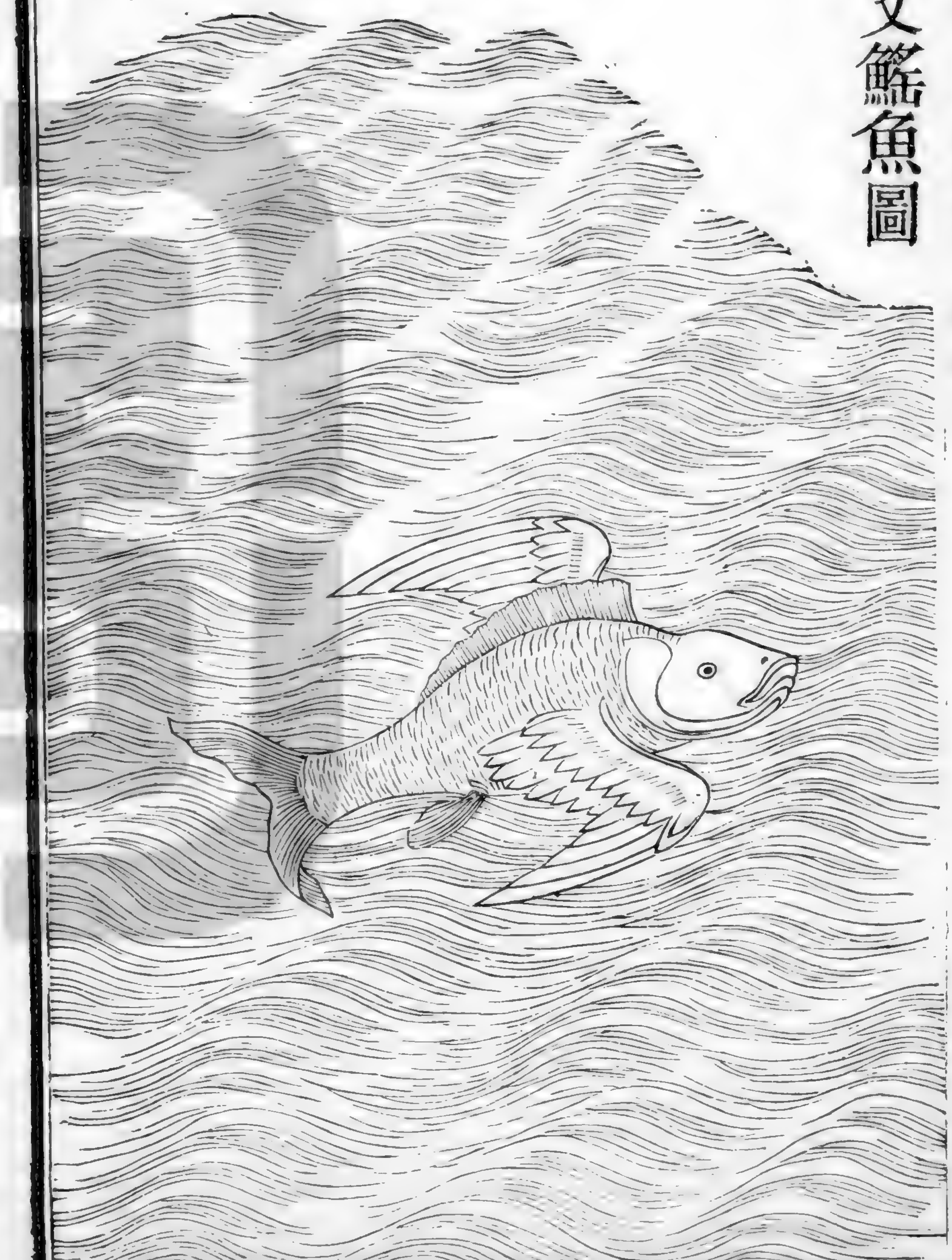
文鰩魚部彙考

釋名

飛魚（山海經）

緋魚（閩書）

文鰩魚圖



山海經

西山經

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

郭曰鸞雞鳥名未詳豐穰收熟也　任臣按左思賦云文鰩飛波而觸綸庾信集云文鰩夜觸翼似青鸞郭璞江賦鮫鰩鯩鰱酉陽雜俎云洞庭之鮒

灌水之鰩稽瑞錄云虬何以驂鰩何以飛曹植七啓贈西海之飛鱗李善注以爲文鰩也駢雅云文鰩長尺許有翼函史物性志文鰩出南海名飛魚羣飛水上則大風薛道衡詩杉樹朝飛向洛陽文魚夜過歷吳洲白氏六帖云獸爲毛羣天馬潛而在水魚非羽族文鰩飛以排空事類賦云夜飛常駭於文鰩皆此也又神異經言東南海中有溫湖其中有鰩魚長八尺不言能飛似別爲一種又簡文詩鰩魚顯嘉瑞謂此也

中山經

騩山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江其中多文魚

郭云有斑彩也

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潏水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

呂氏春秋

本味

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

鰩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

林邑記

飛魚

飛魚翼如蟬飛則凌雲沈泳海底

酉陽雜俎

飛魚

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卽凌雲空息卽歸潭底

爾雅翼

鰩

文鰩魚出南海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一名飛魚羣飛水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吳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是也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飛魚身圓大者丈餘翅如胡蟬出入羣飛

遊翔翳薈沉則泳於海底

肉氣味

甘酸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婦人難產燒黑研末酒服一錢臨月帶之令人易產

李時珍曰已狂已痔

閩書

緋魚

飛魚頭大尾小有翅善跳福人名緋魚以其色紅如緋

文鰩魚部藝文一

鰩魚贊　　晉郭璞

見則邑穰厥名曰鰩經營二海矯翼閑霄唯味之奇見嘆伊庖

文鰩魚部藝文二（詩）

飛魚　明孫作

暨人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洋其長二寸頤兩鬐各廣長寸餘張爲兩翅海風發作從波濤飛集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入水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歟莊周所謂鯤化爲鵬不荒誕也爲賦一詩

海於天地中物不能比大陰陽浩出沒造物窮荒怪
力足浮三山勢欲吞大塊豈惟日月浴兼疑鬼神會
披經按山海異族紛瑣碎我時一徘徊足躡二儀隘

焉知賈客輩入海如入闤風昏白波駛雨慘黑洋邁批石噴火發嚙指愁舟壞飛魚集檣桅翅尾錯珍貝初疑燕雀翻復駭蝗螟墜非類感所稀枯腊拾海外三韓雨霧洗百島風烟帶參差插雙翰敧側張兩旆形模小鮮具意氣鵬鶴類祇慙海若笑狹小矜此輩我復嗤海若萬彙同一態神靈數巨魚鯤鯨鰌鰐魪智屈雲雨能肉大何足膾龍門萬魚躍此翼吾所快

文鰩魚部紀事

欽州圖經欽州赤嶺下有大溪俗傳昔有人造橫溪魚梁魚不得下半夜飛從此嶺過其人遂於嶺上張網以捕之魚有越網而過者有飛不過而變爲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謂之赤嶺而浮梁縣得名因此